

不灭的历史(丛书)

革命的黎明



朝鲜・平壤 4.80

I 312.45
Z 28

不灭的历史（丛书）

革命的黎明

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
四·一五文学创作团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9

8004393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指导共青会议

目　录

第一章　星 ……………………………… (1)

第二章　播　种 ……………………………… (47)

第三章　江南公园的风雪 ……………………… (79)

第四章　浪　涌（一）……………………… (116)

第五章　浪　涌（二）……………………… (146)

第六章　阳光四射 ……………………………… (174)

第七章　码头上 ……………………………… (211)

第八章　幸　福 ……………………………… (230)

第九章　国际歌 ……………………………… (259)

第十章　秋 ……………………………… (294)

第十一章　松涛国的龙床 ……………………… (324)

第十二章　严酷的时代 ………………………… (353)

第十三章　人们哟，你们要满怀
希望啊！ ……………………………… (383)

第十四章　校园里的风雨 ……………………… (409)

第十五章　拥向广场 …………………………… (443)

第十六章　火红的青春 ………………………… (479)

第十七章　颂　歌 ……………………………… (511)

第　一　章

星

一

整个宇宙一片黑暗。天空象泼了一层墨汁，漆黑阴沉，不见一点星光。时而刮过一阵风雪，“呜——呜——”的风声，犹如激怒了的猛兽在咆哮。好象一切都完结了，天地间只充塞着黑暗、寒冷和风雪，此外什么都没有。多么渴望看到光明，得到温暖啊，然而任何地方都没有光明。

这是吉林。黑漆漆的街道上，萤火般的路灯东一盏西一盏地吊在那里发抖。那象一大堆冷灰里就要熄灭的最后一颗火星似的灯光，并没有给黑暗带来一点光明，反而给这令人窒息的夜加重了不安的阴影和黑暗。狂暴的风雪似乎嫉妒这微弱的光亮，一阵阵猛烈地扑打着光滑的灯罩，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

就在这时候，从市区一隅的一个会馆里传出了仿佛是在抗拒黑暗的哽咽的呼声：

“现在，朝鲜是黑魆魆的夜，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在这不知何时才能盼到黎明的黑暗中，整个民族都在伸手摸索着寻找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给他们指出一条道路，指出一条道路……”

学生们争相跳上讲台，敲打着桌子呼喊。有的大讲独立运动的历史，叫喊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摸索出一条出路；有的则大声疾呼，必须把旧的东西全部摧毁，开辟出一条新的前进的道路来。场内顿时响起了一阵喧哗，然而没等喧哗平静下来，讲台上又响起另一个激动的声音：所谓教训指的是什么教训，所谓新的前进的道路指的又是什么道路。

大家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并且都认为自己的对，既不让步，又不妥协。他们的那种气概那种神态，仿佛在问：有谁比我更担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向别人的主张屈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尽管他们这样夜夜脸红脖子粗，声嘶力竭地呼喊，但仍然得不出结论，一个个焦灼地寻找着的朝鲜应走的新的道路，却始终谁也没有发现。

如此喧腾的还不止这一个会馆。

靠近大街的胡同里的一家碾米厂里也挤满了学生。他们也都涨红着脸，围绕着朝鲜独立的问题争论不休，分成几派，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争吵着。

前进的道路在哪里，快给我们指出来！光明在哪里，快给我们光明！

这就是他们的呼喊，他们的挣扎。

不仅学生们是这样沸腾，那些浴血战斗过的独立军也是这样。

独立军的头领们挤在牛马行大街旁的白乐振家开会，在举行独立军的三个团体“正义府”、“新民府”和“参议府”合并会议之前，他们正在商讨怎样才能成功地实现合并，怎样才能挽救日趋衰退的朝鲜独立运动。

“正义府”的头领李甲武老人坐在上座，摇晃着垂在胸前的白胡须连连叹气，他越想越觉得朝鲜独立运动就象晚霞一样越来越淡薄了。卷发的、留了分头的白乐振，精力充沛地坐在李甲武老人旁边，费尽心机地想把会议开好。屋里烟雾蒙蒙，使人们沉闷

的心情更加沉重。

刚从柳河方面开来的独立军的一个中队，在德胜门前面的一家旅馆里卸下武装，一个个瘫软无力地坐了下来，唉声叹气地说，现在没有武装，没有军队，朝鲜的独立没有希望了。长了一脸黑胡须的高个子副中队长，讲了一通他在洪范图麾下作战的往事，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独立军的士兵都长长地叹息着。

往何处去呢？难道要在绝望和叹息中倒下去吗？难道朝鲜的命运终于到了灭亡的悬崖边上了吗？现在，如果从这个悬崖上摔下去，不是就要滚到黑暗的无底深渊，连形体和灵魂全都消失了吗？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难道就这样完结了吗？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闷的黑夜。岁月在流逝，一天过去一天又来了，却总是没有太阳的黑夜、乌云笼罩的世纪，民众在其中彷徨，寻找着出路。只有一份渴望光明的殷切的心愿在这黑魆魆的长夜里，在这闷沉沉的黑暗中无形地蠕动着。

但是夜呀，你这个夜呀，怎么能成为末日呢！

此刻，城外的旷野上有一架马扒犁正扬雪飞驰，车夫嗖嗖地挥动着鞭子，风雪一会儿裹卷着马扒犁，一会儿呜呜地呼啸着掠空而过。旷野上的风雪，格外狂暴骇人。

“吉林还远吗?”

扒犁上的人简短地问了一句。

“啊，快到了。”

车夫的回答也很简短。在这狂暴的风雪和黑暗中，他还是叼着小烟袋抽烟，烟袋锅里的火星就象打火镰时迸出的火花朝后乱飞。扒犁时而腾空，时而落下，疾驰在坎坷不平的雪路上，轧倒了蒿草，扬起了濛濛的雪雾。风雪在头上呼啸，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什么东西崩裂的震耳的响声。

“这是什么声音?”

“是松花江冰崩的声音。”

车夫说着，又挥起鞭子。冰崩的巨响越来越近，终于出现了黑糊糊的城门的轮廓。越是靠近城门，钉了掌的马蹄踢蹬着雪被刮跑了的黑土路发出的声音也就越响。云遮雾罩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齐当中裂开了缝，云彩被挤向两边，撕裂了的云朵边上泛出一抹淡淡的红光。

云缝里出现了一颗耀眼的巨星，笼罩着黑暗的天地顿时明亮起来。星光一泻而出，洒在大路上和雪地上，洒在牢固地粘附着黑暗的城墙上，洒在蜷曲着喘息的房屋和街道上：星光洒满了宇宙。扒犁终于冲进了城门。

"请停一下，好吗？"

扒犁刚停下，一位身穿黑色学生服的青年人走了下来，他的围巾的一头被风吹得飘起，呼拉拉地响。青年人大步走上坡坎。他的脸就象承受了全部星光，顿时明朗、清晰起来，而且深沉地显出一种庄严的神色。

"啊，要在这里迎来黎明，在这里创造庄严的早晨！"这低沉的声音，这感慨万端的声音，是那样的严肃，就象是对漫漫的长夜和失去光明的世纪发出的宣言。

然而还没有人知道。空中迅速飞散的乌云、狂暴的风雪、城门和城墙，甚至整夜盼着光明、怀着殷切的祈愿忍受着熬煎的民众，也还不知道这一句话的巨大含意。

这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历史上发出的一声低沉的音响。

这也是给黑暗的宇宙和混乱的世纪带来风暴和光明的预告。踏上了拯救祖国和民族的道路的革命的伟大太阳，正是他——金星同志，怀着雄心壮志，抱着新的决心，在这里印下第一个足迹。

二

朝阳一升起， 被黑暗笼罩着的吉林市的街道就登时明亮起来，一阵风凉飕飕地从银白色的雪地上刮过。

迎来了金星同志的白乐振的家，屋里屋外十分热闹忙碌。客房里还来了几个独立军的头领。

李甲武老人和几天前来到吉林的“参议府”头领沈学老人来了，“正义府”干部郑敏秀、李必守和徐根河，还有从北满地区来的几个“新民府”的年轻干部也来了。

他们和金星同志对面坐着，都很高兴，就象见到了金亨稷先生一样。沈学老人和李甲武老人不时地用手绢擦着眼角。

白乐振进进出出地忙个不停。他站在廊台上向正在打水的女儿喊着，又是叫她扫院子，又是叫她给花盆浇水。

“见到你，更加怀念令尊啦。你已经长大了， 金先生的遗恨也能消解了。金先生虽然去世了，可是留下了巨大的顶梁柱……”

李甲武老人声音颤抖地说着，擦了擦眼角，然后又望着金星同志炯炯有神的眼睛，接着说：

“家里都是怎么过的呀？你母亲很苦吧？”

“是很苦。”

“咳，真叫人难过。”

李甲武老人耸着肩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弟弟们也都好吗？”

这回是沈学老人问。

“都好。”

“唔，应该如此。只要你们三兄弟扎扎实实地成长起来， 还愁不能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吗?”

沈学老人看见金星同志气宇轩昂，心里非常满意，捋了捋胡须。

一直进进出出的白乐振，这时走进屋里，坐在沈学老人的旁边。

“听人说，你退出华成义塾，回家搞起社会运动来了， 是真的吗?”

白乐振一面往象牙烟嘴上插着香烟，一面问金星同志。

“谈不上什么社会运动。”

金星同志谦虚地微笑着说。

“不，朴杨淑来这里说，你建立了组织， 抚松一带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那是那位大嫂随便说说的，没什么。”

“我不知道你搞的什么运动，不管怎样， 搞运动是好的。不过，你为什么要退出华成义塾呢？保送你入华成义塾的时候，我们对你是寄予很大期望的呀！”

“这个问题，以后慢慢谈吧。”

金星同志不愿多扯这个容易触动他们的怪脾气的话题，便委婉地避开了没有回答。

“你无论如何不能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辜负我们的期望， 也就是继承你去世的父亲的遗志。你也看到了吧？朝鲜独立运动一直在衰退，这个即将翻倒的担子该由谁来挑呢？你们不挑起来，还有谁来挑?”

白乐振吐着烟说。他性情豪放，脸色一向是红润的。

“知道。”

金星同志郑重地回答。话虽短，可是他的声音、举止，都那么稳重，那么有魄力，看不出是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李

甲武老人从他非凡的举止中，看到已故的金亨稷先生的风貌，满意地点点头。

白乐振家的厨房和连灶炕也很热闹。连灶炕上，凤淑的母亲——她的丈夫李奉真是被日本警察逮捕，在狱中牺牲了的独立军干部——也在座，她和康盘石母亲就象妯娌一样，听说金星同志来了，马上就跑了来。

凤淑的母亲抱着金星同志，想起死在狱中的丈夫，想起金亨稷先生，哽哽咽咽地哭了好半天。她现在还没有镇定下来，抽抽噎噎地对白顺基的母亲说：

“见到他，就更想念抚松嫂子了。抚松嫂子心地很厚道，可不是一般的厚道呀。她家日子那么艰难，还总是为邻居操心……我在抚松时嫂子帮了我不少忙，可是去年抚松大哥去世，都没能去看看，我算个什么人啊！”

凤淑的母亲又撩起裙摆擦了擦眼泪。

“得到抚松大妹子帮助的，哪光是你们一家呀，和金亨稷先生有来往的人家都麻烦过她。我那老头子去北京的时候，我一直住在她家。她白天黑夜想的都是独立运动，别的从不放在心上。她常说，朝鲜独立后一起到万景台去种庄稼，这就是她的心愿。”

白顺基的母亲也很想念康盘石母亲，眯缝着双眼追忆着往事。

两个妇女没完没了地交谈着。

过了好一会儿，金星同志才从客房里出来，穿过院子，走进白乐振的儿子白顺基住的正房的上屋。

白顺基正在四壁都是书的屋子里抱着胳膊踱来踱去。

他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卷发，可是身材却和父亲不同，是个腰身细长、脸色白净的人。

“走远道很累吧。”

白顺基在书桌前坐下，说。

“昨夜已经解乏了。你不上学吗？”

金星同志也坐下来，回答说。白顺基是法政学校的学生。

"这就去。可是你为什么到这吉林来呢？我想了一夜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来……"

他这个似乎是随便提提的问题里面，好象包藏着某种复杂的想法。

"我们读书，不一定非在华成义塾不可啊。虽是初步印象，吉林很叫我喜欢。"

"吉林叫你喜欢？你看错了吧。我也不认为华成义塾对于象我们这样的人是合适的，不过，吉林也一样。我们都是要投身独立运动的人，可是在这个地方能学到什么呢？这里是一片黑暗。尽管都在挣扎，大喊大叫，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都在走向末日。"

白顺基眼圈苍白地喊叫着。他肯定是陷进了某种苦闷。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走动，他走到面向后院的玻璃窗前，忧郁地望着白蜡树那边。

"所以我才想离开吉林。"

白顺基望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

"离开这儿？我上吉林来了，你倒说要离开吉林？好象接力赛跑，接过接力棒就跑。哈哈哈。"

金星同志一笑，白顺基也红着脸笑了。

金星同志认为白顺基也陷进了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容易陷进去的苦闷和烦恼的深渊。

金星同志向白顺基问这问那，想了解他心灵深处想的是什么。这时，在华成义塾分手的朴光植叩了一下门，走了进来。

"哎呀，好久不见！我正要去上学，听说你来了，就跑来了。"

朴光植刚一进屋，就一把握住金星同志的手，激动地摇晃着。

"身体好吗？"

"好，好，我的身体还能不好？"

"看来，你已经进了学校了？"

“我进文光中学才个把星期。哎呀，见到你，真高兴！”

朴光植是个身材高大、颧骨突出的青年，他把书包和帽子放在屋角，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哦，白兄，你没上学吗？”

朴光植这才跟白顺基打了个招呼。

“这就去。近来你父亲的病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各种药都用过，就是不见效， 所以他老人家一天到晚发脾气，说是就要做黄泉客了，不能再当独立军了。”

他父亲原是独立军，后来患了骨髓炎躺在病床上。

朴光植用手绢胡乱擦了一阵脸，又笑眯眯地望着金星同志。他鼻梁高高的，耳朵大大的，眼边露出长长的睫毛，谁看了都会认为相貌不凡。

过了一会儿，白顺基首先起身上学去了。

“金星同志，你来得这么快， 我真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虽然我知道你在一月中一定会来……。嗐， 我来到这里还没有做什么事，也没有争取到几个同志。”

白顺基一走，朴光植就瞟着通隔壁房间的隔扇门，说。

“张德顺同志现在怎么样？”

“现在还呆着。要进文光中学倒容易，可我们俩都在一块儿，那怎么行？所以，他现在准备进职业学校。”

朴光植和张德顺都是金星同志从桦甸县华成义塾首先派到吉林来的。 金星同志曾和他们约好了在吉林见面， 并交给他们任务，要他们先去吉林，一面了解吉林市的情况，一面进学校争取同志。

朴光植谈了半天吉林市的情况。他说，一句话，吉林这个城市是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极为嚣张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到底应该怎样宣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怎样争取同志，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他说，他到这里来以后，参加过几次学生的集会，每当听到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拳头就痒得慌，好不容易才忍住了。

金星同志听罢，微笑着责备他说："你想用拳头搞革命吗？"

"所以才忍住了。不过，要想在这个吉林搞革命，首先就得压住刚才出去的那个卷头发的白顺基。你看那墙上都是些什么东西，全是资产阶级哲学，他读了这些玩意儿就带头去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又是学友会会长，所以我们要给学生灌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很困难。我想，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种人压下去。"

"还没有压他，他已经说要离开这儿了。"

"是有这种说法，不过我想，白顺基绝不会到别的地方去。这儿有他父亲，民族主义势力又大，他会上哪儿去？他真的要离开这儿，我可真想用双手给他铺路，请他快走！……"

朴光植说，现在金星同志来了，浑身就有了连山也搬得动的力量。他说晚上再和张德顺一起来，具体地汇报吉林的情况。说罢，就上学去了。

朴光植走后，金星同志在屋里踱来踱去，沉思了一会儿。他还望了望把白顺基赶进烦恼和苦闷之中的满墙的书，他觉得白顺基的精神世界正象那书架一样，根本没有一点能让任何别的东西钻进去的小小的空隙。

"在这复杂的城市里，该从何着手，又如何着手呢？"

金星同志刚踏进吉林，第一步就碰到了这样复杂的现实，这反而使他觉得浑身涌出了一股力量。他走到刚才白顺基站立过的窗前向外边凝望。

明亮的阳光照在白雪覆盖的后院，曾经是那么狂暴的风雪完全停止了，宁静的大气中只有麻雀的叫声在响。金星同志觉得心情非常爽快。

三

早晨的太阳，温暖和煦地照射着廊台，简直不象是严冬的天气。

垂在房檐上的冰凌，也水淋淋地融化了。

房东的女儿凤淑，坐在廊台上的阳光里扮家家玩。

小凤淑独自把盛满细砂的粉盒、瓶盖和雪花膏瓶，往这边挪挪，又往那边挪挪，还不时地歪着脑袋打量这些摆设。

“凤淑，这是什么呀？摆得这么整齐。”

金星同志在廊台上坐下来，问凤淑道。

“锅呗。这是做饭的锅，这是熬汤的锅……”

“这个呢？”

“是饭桌。”

“哈哈哈，那么，这是筷子，那是调羹……”

金星同志嘴边挂着微笑，被吸引着进入了凤淑的天真的世界。

“叔叔。”

正在专心摆弄小家什的凤淑，忽然想起了什么，连连瞟着房门，紧靠到金星同志身边。看她的神情，好象怕什么，又好象强忍住笑。

“我跟你讲个有趣的故事吧？”

“什么故事？”

金星同志也随着凤淑的表情认真地反问。凤淑摇着小手，用眼睛示意别让屋里的舅舅听见。

金星同志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叔叔！”

凤淑紧紧倚着金星同志，把嘴贴在他耳边，悄声说。

“昨天啊，我家的猫叼着一只老鼠跑进屋来，有这么大……”

凤淑赶紧用两只手比划着老鼠的大小。

“后来呢？”

“我舅舅拿起笔盒就打。那猫把两眼瞪得这么大，猛扑过去。”

凤淑用两只手环成眼镜框子那么大的圆圈贴在眼睛上，小声说。

“啊，咬着了？”

“咬着了，还抓破了皮。……我舅舅哎呀哎呀地喊着，踢开门跑了。”

“哈哈哈……”

“叔叔，我舅舅真地打不过猫吗？”

“那你就问你舅舅好了，悄悄地……”

“我不跟舅舅说话，他一天到晚骂我丫头丫头的。”

金星同志笑着把她抱在怀里，站了起来。

“凤淑，唱个歌吧。你一个人会不会唱？”

“都忘了，嘻嘻。”

凤淑笑着把手指头噙在嘴里，眼圈微微泛红，小脸蛋就象苹果一样。金星同志突然想起了留在家里的弟弟们，英柱的笑眼也这样可爱啊……

金星同志轻轻地拍着凤淑的脸蛋，说：

“那就跟我一起唱吧？”

“嗯。”

“别咬手指头呀。”

“嘻嘻嘻。”

金星同志抱住凤淑的肩膀，跟她一起唱起歌来：

小溪旁采下葱绿的青草，
编一只玲珑漂亮的小船，
满载着挨饿受冻的人们，
去找没有眼泪的幸福乡。

孩子清脆的嗓音和金星同志浑厚的嗓音形成一种温柔和谐的声音，在早晨的清新的空气中荡漾。

金星同志起初住在白乐振家，进了毓文中学后就搬到凤淑家来住了。从搬到凤淑家的那天起，金星同志就非常喜欢小凤淑。他放学回家常常让小凤淑坐在书桌前，教她识字，教她唱歌。现在凤淑已经能流利地念国文字母，歌也唱得挺不错。

凤淑跟着唱了一阵，等到唱熟了，便从金星同志的怀里挣出来，拍着小手独自唱起来。金星同志也拍着手给她打拍子。

正在这时候，凤淑妈头顶着豆芽盆推开门走进院子。她顾不得把盆子放下，就站在那里看凤淑唱歌。

"我们的凤淑真了不起。"

"嘻嘻嘻，妈看，我就不唱了。"

凤淑急忙跑到金星同志身边躲起来。

"哎呀，看这个傻丫头，在自己的妈面前还这么怕羞?"

"哈哈哈，凤淑会给妈妈好好唱歌，让妈妈高兴的。"

金星同志温柔地笑着，抚摸着凤淑苹果般的脸蛋。凤淑妈不觉两眼突然模糊起来。在这险恶刻薄的世道上，她失去了丈夫，独自维持一家的穷日子，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和辛酸。可是她总是想着丈夫，鞭策自己绝不能违背为国牺牲的丈夫的遗志。她一直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安慰自己，下了狠心活下来的，可是有谁同情过她的处境呢？现在金星同志为了让她心情开朗，让她高

兴，这样煞费苦心，使她深受感动，同时也使她好象重新接触到了去世的金亨稷先生的崇高品德，心中不由地涌起一股热流。

“是啊，会唱好的。你教她，还能唱不好吗。”

凤淑妈把豆芽盆放在廊台上。

“东浩在屋里吗?”

“在屋里看书。”

金星同志回答凤淑妈。

“哎呀，白天黑夜地尽读些什么书呀?”

“大婶，读书还不好吗？应该多读。”

“我也不是不知道，孩子他爹就是那样读书的。我刚嫁过来，他只有十六岁，头戴着顶冠坐在屋里，一天到晚读四书五经。我给他端水去，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有时候他怕我进去，干脆把门锁上。他可不象现在东浩那样不声不响地看，而是整天大声地念，念什么孔子曰、孟子曰的……”

她的话音里，饱含着看不见的、思念已故丈夫的眼泪。金星同志不由得感到她可怜，便故意做出笑容说:

“他是不是摇晃着身子念?”

“可不是，过去念书都是那么个念法。后来他参加独立运动，认识了抚松大哥，又说是要学新学问，没日没夜地随身带着书读。也许因为是新学问吧，他就不念出声音来了，而是象现在东浩那样光用眼睛看。”

凤淑妈说的抚松大哥就是金亨稷先生。凤淑的父亲李奉真是金亨稷先生建立的朝鲜国民会的会员，是为光复祖国而献身奋斗的战士。

金星同志在临江和八道沟的时候，曾经多次看见身材不高、长得很结实的李奉真来找父亲，有时住上几天，和父亲谈问题，有时夜间两人一起不知到什么地方去。有一次，金星同志看到他们把一个据说是从国外运来的大箱子装在马扒犁上，用烟叶伪装

起来，由李奉真护送着运到什么地方去。那箱子里装的好象是武器。后来金星同志一家搬到抚松，恰巧又住在李奉真家隔壁。

这样一来，不仅是金亨稷先生和李奉真的关系更加密切，母亲和凤淑妈相处得也象妯娌一样亲密无间了。父亲去世的那一年，也就是去年春天，李奉真一家搬到吉林来了。

巨大的不幸同时向这两家袭来，金亨稷先生逝世一个月以后，李奉真到国内去工作，被日寇逮捕，牺牲了。共同的不幸使这两家的情谊更加深厚起来，泪痕斑斑的慰问信从抚松到吉林，从吉林到抚松，来来往往不知有多少次。因为有这样的亲密感情，凤淑妈才生拉硬拽地把住在白乐振家的金星同志请到她家来住。

凤淑妈走进厨房，凤淑的舅舅申东浩才开门走出屋来，他在廊台上站了一会儿，走到院子里吊在单杠上摆动起来。他是个身材厚实的青年。当他在单杠上倒立起来，把两条粗腿朝上伸得直直的，脑袋朝下的时候，凤淑就在下面拍着手笑。申东浩练了一阵单杠，脸涨得通红，才把毛巾搭在脖子上洗脸去了。

吉林这个城市是学生的城市。一到早晨，满街都是学生。

黄包车和马车来往的大街两旁各挖有一条很深的下水道，上面铺了木板，这就是便道。每天早晨，这条便道上就挤满了学生，有的从城里往城外去，有的从城外往城里来。从新开门朝城外走的学生，不知怎么那么多，象决了口的洪水一样，不论是北大街、河南街还是通天街，每条大街都挤满了学生。

他们朝气蓬勃地边走边谈，谈夜里没有解决的作业题，谈在书本上看到的定理。但不论什么时候都使学生兴奋的中心话题，还是关于这个时代的问题，关于青年学生为了解决这个时代的要求应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昨夜的一次讨论会也正是讨论这个问题，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早晨上学的路上。

有的学生坚持说，把现时代断定为文明的时代、进步的时代，这是形而上学的看法，他们认为现代文明只是使人类向后倒

退，对人类社会没有做出丝毫的贡献。有个学生，不知在书包里揣了些什么，把它塞得鼓鼓囊囊的，胳肢窝里还夹着几本厚厚的书。他抬起酒刺的印子斑斑驳驳的脸，激昂地说：

“现在是烦闷的时代，痛哭的时代， 也是为生出某种新的东西而在颤栗着的蠕动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却幻想着、谈论着什么花郎精神、爱国名将等古话，是多么愚蠢啊！这跟和尚被卷进大火里还喋喋不休地念佛求雨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时代的真正的收生婆是谁呢？那就是政治，只有政治，的确……”

可是，满脸酒刺的学生的火热的语言也立刻被另一个声音吞没了。理论的探讨引起了争论，争论产生了矛盾，有时甚至听不出到底谈的是什么。总之，他们都各有各的梦，一个个都固执己见，激烈地争辩着，好象都能把时代和世界掌握在手里随意摆布似的。他们都是翅膀还没长硬的主人公，然而用不着为他们的翅膀的嫩弱而悲观。在奋勇前进的过程中，他们的翅膀和嘴巴经受了时间和环境的锻炼将变得坚硬起来， 他们将敲开新世界的大门，在时代的苍空中翱翔。这是无庸置疑的。

牛马行大街也拥来了许多学生，大多是从德胜门进城的。这里也不例外，许多学校的学生挤满了便道，吵吵嚷嚷地边谈边走。

金星同志夹在这些学生当中。申东浩也在这条街上走着，他默诵着昨晚没有写完的诗《自画象》：

披着熄灭了的热情的苍苔，
被扔在烦恼之梦的湖边，
你，孤独的小石子啊！
…………

申东浩在这嘈杂声中仍在苦苦地思索着一首新诗。他走在幻想的湖边，和青草絮语，和湖水耳语。

金星同志到了学校，快步穿过网球场，走进教室。教室里静悄悄的，隔着一座礼堂，隐约传来了操场上的喧闹声。

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书桌用干抹布擦得亮晶晶的，黑板上隐约留着几何老师在昨天上最后一堂课时写的毕达哥拉斯的定理和直角三角形的痕迹。金星同志坐在凳子上想了一会，马上打开书包拿出《资本论》来读。

他刚读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一节，就到了上课时间，同学们都拥进了教室，教室里顿时闹腾起来。老师们都要求保持肃静，可是学生们还是那么打打闹闹推推搡搡的，喧嚷不止。

“来了！”

一个学生举起一只手喊道。这是老师来的信号，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第一堂课是世界史。历史教师留着八字胡子，头发梳得亮光光的。按照教学计划规定的进度，他开始热心地讲授古代朝鲜的历史。他把两只手端端正正地放在讲桌上，眯缝着眼睛讲述着古代朝鲜人的以崇拜神的思想为主导的生活。

“古朝鲜国家，后有白山，前有阿里水， 无论抬头仰望还是俯首鸟瞰，天地之间无非是神的恩德。”

他的声音并不大，可是语气非常坚定。

“他们信仰这神山圣水，生活的一切都以神为中心。 举个例子来说，……”

他用手绢擦了擦涨红了的脸和鼻梁。学生都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老师。

“可以举一年一度的全民性节日为例。在这个节日里， 举国欢庆，男子比赛射箭，女子比赛纺织，国策和刑罚等重大国事也在这一天决定。这种庆祝活动，不仅是向上天表示谢忱，而且对于加深各部族之间的友爱和社会的团结也是很必要的，同时也成了比才干、比智慧的机会，发展了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供奉着神

举行这天的国家审判和大规模庆祝活动的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的原动力，的确，那个时代，是由于崇拜神，因而生活得到净化的时代。”

老师运用大量的史料认真地做了讲解。他有时以生动的文学形象加以润色， 再加上熟练的推理， 给学生们以生动的感性认识。

学生们眼前仿佛看到了古代朝鲜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才能。当讲解结束让学生提问的时候，有个学生蓦地站了起来。他是身材短小结实，脸上有一对小眼睛的崔振国。

“老师，我提个问题。”

老师两手按着讲桌点了点头。

“老师，我听了今天的课， 对古代朝鲜人崇拜神的生活是明白了。不过，知道了这一点，疑问却更多了。第一个疑问是，崇拜神的这种牧歌式的生活，果真是那么美好吗？第二个疑问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到了现代我们为什么把那个神从我们的生活中赶走了呢？”

“真是个古怪的提问。说崇拜神的生活好，并不是单纯地根据历史记载说的。人应该从赞美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祖先的精神出发去研究历史这门学问，正是要用这种精神去想象古人的生活。看来， 你根本没有这种精神， 所以才提出了这样一个古怪的问题，说是今天把神从我们的生活中赶出去了。”

“老师，那么说，今天的生活里也有神吗？”

“不要把神只看作是神，而要把它理解为生活精神。 我们不管生活在多么复杂的现实中，都应该效法通过历史传下来的古人的生活精神。”

崔振国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就坐了下来。

“继续提问吧，有不懂的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提出来。”

金星同志站起来了。

“老师，我提个问题。”

“你说吧。”

“我想知道的是古代朝鲜的国家统治机构。既然古代人的生活一贯是崇拜神的生活，那么，有关当时国家体制的史料里面也必然有它的痕迹。”

“国家统治机构？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一方面的史料，不过还没有发掘出足以用完整的体系加以叙述的丰富的史料。同学，你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

金星同志从老师的声音里感觉到他有些紧张，可是，这个问题是不能马虎过去的。金星同志对古代朝鲜的生产关系和国家权力问题也不是没有一点研究的兴趣，不过他更重视的是老师根据自己的唯心史观，要把对历史的不正确的认识强行灌输给学生。

“我认为崇拜神，这归根结底是当时的统治者用来压迫和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因此我想，在当时的国家权力机构里一定会有与崇拜神有关的某些官职。”

“什么，把神看作是压迫和剥削的手段？这是什么话？”

老师的声音颤抖起来了。

金星同志瞅了瞅脸色突变的老师，沉着地接着说：

“老师，您说要珍视和爱护古人的生活足迹——历史，我同意老师这话。但是我认为不能把古人的生活本身全盘肯定下来，也不能沉湎于历史之中。如果古代人的生活是那样美好，那么历史为什么否定了那个社会呢？拿根本不存在的神来欺骗人，借神的权威来强迫人们服从，我认为这本身就是非正义的。正因为这样，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那些以神的子孙自居的统治者们就支持不下去了，而拥有更多的土地和奴隶的人便代之而起，用更大的暴力来强行统治人民。手里有史料，却看不到这一点，归根结底，这不是由珍视历史发展到陷进历史之中不能自拔了吗？我认为，我们不能沉在历史之中打瞌睡，而应该从历史中

学到正确的社会发展规律， 推动这个社会向前发展。 正因为这样，我才想了解被崇拜神的生活所掩盖着的当时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也就问到了国家统治机构的问题。”

“唔……”

老师象呻吟似地“唔”了一声，呆住了。他的下巴明显地哆嗦着。

金星同志本想谈国家的本质， 指出它不管披着什么样的外衣，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手段，因此，不能把国家看作是绝对的东西。可是一看到老师脸色惨白，仿佛立刻要倒下去的样子，就坐了下来。

老师确有大梦初醒之感，他直觉到学生当中出现了一个不可随便对待的非凡的学生。铃声一响，他就匆忙下课，慌慌张张地走出教室。

这位历史教师号凭河，从年轻时起就专门研究历史，对亚洲史特别是对朝鲜历史和中国历史造诣很深。年轻的时候，他为了探寻黄色人种发达的足迹，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游历了亚洲许多地方。他还写过几本关于古代史的书。

凭河走进教员室的时候，体育教员王希东身穿运动服，头戴运动帽，正在练哑铃。第一堂课没有体操，他总是独自在教员室里搞这个。王希东个子高大，胸脯宽阔，胡子也没刮，看起来他的体重足有凭河的一倍。

“你下课最早。”

王希东攥着八磅哑铃，一面练一面说。

凭河只是瞟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径直走过去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他下意识地拿出手绢一个劲地擦着额头。

那个学生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提的不是一般的问题，完全是另一种问题。他似乎洞察了事物的本质。

“凭河先生，你也搞搞这个吧。这样才能长寿。”

“那玩意儿我背都背不起来。”

凭河很不高兴地回答。不知为什么，在教室里受到的冲击，变成了对王希东象要撑破运动服的肥胖肉体的厌恶。凭河的性情一向象平静的湖水，从未起过波澜，今天却不知怎的，一反常态，恨不得拿起烟灰缸向王希东身上扔过去。

凭河闭上眼睛，还是镇静不下来。金星同志的提问，老是尖锐地向他袭来。

我为什么回答不了那个问题？他说我陷在历史里，这对我的生平是一个多么辛辣的批判！我把一生献给了历史研究，可是没能超越出翻阅人家的记录的圈子。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树立了“我”没有呢？历史观往往落到二元论的立场，摇摆不定……这不是陷在历史中又是什么呢？

凭河从安乐椅上站起身来，在教员室里踱着步子。不知为什么，他很想同金星同志谈谈。

凭河在休息时间把金星同志叫到教员室，他望了一会儿金星同志的脸，感到确实气度不凡。金星同志紧闭着的嘴角上和眼梢上带着笑意。

“同学，历史你学过多少？”

“没学多少。”

“看来，你对历史懂得很多。”

“我懂什么。我只是想努力去学。”

“应该学。今后你想专攻什么科目？”

“我还没有确定专攻什么。”

“唔……”

凭河仍然望着金星同志的脸，点了一支烟。

“今天我在讲古代朝鲜人的生活的时候，讲了很多关于神的崇拜问题。你对包括原始宗教在内的一般宗教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并不认为老师是以承认神的存在为前提而讲的。我想，老师是站在珍视历史的立场上根据史料讲了当时有过的事实。所谓宗教，不就是蒙昧时代的人们还没有认识世界的能力，当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依靠而制造出来的吗？”

“对，就是这样。我也这样看，你说得完全对。”

金星同志只是微微一笑。

“你最近读什么书？”

“搞不到书，没读什么。”

“你要读什么样的书？”

“不管什么书，只要是有助于我们青年人进步的，我都想读。”

“到我家来吧。我有些藏书，不知有没有可读的……”

“老师，谢谢您。”

过了一会儿，金星同志走出了教员室。凭河用力握住金星同志的手，再三嘱咐他一定到他家来取书。凭河的心情刚才还那么不平静，可是现在就象春天的湖水那样平静了，开阔了。

金星同志走出教员室，崔振国早已等在那里，一见就问凭河老师为什么找他。

“凭河老师没说什么。他说他家有些藏书，要我去借来读。”

“我说嘛，凭河老师尽管对我的提问有点不愉快，但他不是拿这种问题刁难人的人。他是个很好的人，虽然有过于耿直的毛病。他一次也没有坐过黄包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坐黄包车，他说，坐那玩意儿，人就会懒惰松懈。一个人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手劳动，是天赋的义务。如果说体育教员王希东是个蝙蝠，那么凭河老师可以说是白鹤了。真的，你要小心那个姓王的，他可是个警务厅安插进来的密探。”

金星同志面带笑容，望着崔振国短而粗的身躯。崔振国显得

那样纯朴，就象刚在地里扶着犁耕了一阵田，跑到这里来的农村青年。他那一对黄眼珠的小眼睛总是带着微笑。

“你怎么知道王希东是密探呢？”

“知道。那还会不知道？他一天到晚老是监视学生是不是在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管这只蝙蝠怎样监视，也阻挡不住新思潮的渗透。”

崔振国张望着周围，滔滔不绝地说。金星同志想，崔振国可能正在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是个多少有些进步倾向的学生。

下课后，金星同志和崔振国一起走在路上，进一步了解崔振国是什么样的人。崔振国紧挨着金星同志，一面走一面热心地谈他的家庭情况。他父亲原是吉林铁路局的老工人，后来被解雇了，现在在松花江码头做工。崔振国小学毕业后，看到家里生活困难，就不再想念书了；可是父亲一定要他念中学，所以才进了毓文中学。他还学了一下父亲责备他的模样：

“‘砖头’（崔振国的乳名）你这小子，你说不想念中学，这是什么话？古语说，知子莫如父，可我就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思。你爹一辈子是个睁眼瞎，后悔莫及，可你才小学毕业就不想念书啦！你想把浸透了你爹汗水的背架接过去背着过牛马不如的生活吗？如果这是你的愿望，那你从明天起就到码头上背劈柴去！”

崔振国还挥了挥拳头，学他父亲的样子。结果他只好遵从父亲的命令进了毓文中学。他的诙谐劲儿逗得金星同志笑出声来。金星同志心想遇到了一个好同学。

“你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吗？”

“读倒是读了几本，可我这脑袋太笨，弄不大懂，记住的没有多少。”

“哪有那么容易，读一遍就懂！——在吉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学多吗？”

“好象不少。”

"有什么组织没有?"

"好象还没有。这里民族主义的势力很大， 要成立个组织是很困难的。"

"往后咱们经常见面，一起聊聊，一起学习， 有不懂的一块儿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深奥的科学，当作消遣来读是掌握不了它的精髓的。"

金星同志这样说着，和崔振国一起朝牛马行大街走去。

四

吉林的学生，白天象温驯的羔羊，坐在教室里面对着黑板上课，可是一到夜晚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在各处举行讲演会、讨论会和报告会，大喊大叫，大谈政治，大谈主义。形形色色的思潮渗透进来，互相撕斗，汇成了一股浊流。

一天晚上，金星同志和白顺基一起来到青年会馆。会馆挤满了学友会会员。金星同志一走进会馆，早已到场的朴光植和张德顺就亲热地用眼睛朝他打招呼。

张德顺是个身材粗壮的青年。他非常沉着，想问题也和朴光植不同。金星同志到吉林的那天晚上，张德顺向金星同志作的汇报也和朴光植不同，他对吉林的情况作了深刻的说明。他说，他一定要设法进职业学校，只有掌握了那里比较老成的学生，才能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

金星同志有意避开他认识的同学，走到最后一排找了个空位子坐下。

这天晚上，这个青年会馆举行演讲会。

演讲人是几个月前从汉城来的权深。他细高个子，长长的脸，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他一走上讲台就发表了热烈的演说，题目是《朝鲜青年应走的道路》。

“目前，朝鲜民族迷失了前进的道路。三·一运动以后，标榜要实行‘文化政治’的日本帝国主义，却用更为残酷、更为狡猾的手法来束缚朝鲜，妄图扼杀朝鲜民族。现在我们耳边响着受压抑的朝鲜民族呻吟的声音，响着向我们询问前进的道路在哪里的声音。那么，拯救这个民族的责任该由谁来担负呢？那正是同学们！你们在民族和时代面前担负着重大的责任。”

金星同志很认真地听他的演说。学友会会长白顺基，坐在讲桌旁的椅子上听着，时而拢着卷发。离白顺基不远的地方放着几把椅子，坐着学友会的干部们。蔡京坐在第一把椅子上，今晚，就是他把权深请来的。他也是法政学校的学生，身材比白顺基硬实，颧骨突起，眉宇间现出严肃的表情。

到会的也有几个女学生。蔡京的妹妹京珠注视着讲桌，坐在正中间，她脸庞圆圆的，若有所思地紧闭着嘴唇，望了一阵权深，又看看白顺基和自己的哥哥。

“……你们应该为民族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将民族的命运引向那条路。那么，你们应走的正确的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所谓正确的道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在完整意义上的真理的道路，也就是说，除了这条道路以外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那条道路。倘若不走这样的道路，就不能完全解决我们民族的命运问题。我们的民族当然是单一的民族，但是，解决我们民族的问题，如果用那种至今我们所持有的所谓单一民族这一模糊而抽象的概念去认识和解决，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抛开那种用紫红色装饰起来的概念，看一看我们民族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内部到底有些什么问题，要从这一角度来剖析民族的各个侧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我们的民族并不就是那么单纯的一个民

族，而是充满了最深刻的阶级矛盾。”

白顺基抬起涨红的脸盯着权深，好几个学生改换了姿势，动弹了一下。

“肃静点！”

四处响起了喊声。权深继续讲下去。

“不解决这个阶级矛盾，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我们民族的命运问题。这个错综复杂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一头，人们被榨干了血汗干瘪而死，另一头，却有人以用人的血汗熬成的骨胶，盖起高楼大厦，过着锦衣玉食脑满肠肥的生活……”

“等一下，我请问一个问题。”

有个学生蓦地站起来，打断了权深的话。

“什么问题？你说吧。”

权深停住讲演，用微微颤抖的手往杯里倒着水，眼镜片子被灯光照得亮闪闪的。

“先生，你要对我们讲些什么？是要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吗？这样的宣传，我们不愿意听。”

“不愿意听？”

权深吃惊地望着那个学生，下意识地反问道。

“我们为什么要走那条道路？为什么要走阶级斗争的道路？工人反对资本家，佃户反对地主，一定要这样才行吗？”

“对，我们不能容许在我们民族内部挑起那种斗争。”

另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权深的脸色变得煞白，无目的地摘下眼镜来擦着。这么一来，学生们就接连不断地站起来。这回，是那些主张共产主义的学生大显身手了。

“闭眼不看阶级矛盾，只看民族，这归根结底是要葬送民族的未来。不管你们怎么说，马克思的思想就是真理；正因为是真理，所以用任何诡辩、无知和蔑视也是掩盖不了的。”

文光中学的赵昌振，面孔稍长，鼻子特别扁，他站起来挥着

拳头喊道。

“小月波说得对。”

“喂，不要叫小月波，这是对月波先生的污辱。”

赵昌振红着眼睛责备那个给他助威的学生。要是在平时，这会引起哄堂大笑的，可是此刻谁也没有笑。

赵昌振是个学生，他在“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执行委员月波和崔昆的影响下，到处宣扬马克思主义，所以同学们都叫他“小月波”。

“好，我纠正。赵同学说得对， 你们说的无非是污辱真理的愚蠢诽谤。如果你们没有嫉妒，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丁点认识，就不会说那种话了。”

“住口！ 我们也读过马克思的书。”

“读过还不知道那是真理， 那就是白痴的脑袋。”

场内哗然。学生们纷纷举起拳头站起来，朴光植也举起拳头站起来想说话，可是捞不到发言的机会。有的学生急得用卷着的书敲手掌。

白顺基用手理着卷发站起来，场内的骚动稍微平静了些。

“同学们静一静，我说一句。演讲的先生，很抱歉， 今天晚上如果是想宣传马克思的思想，那就请您不要再讲了。现在，马克思的书吉林到处都有，问题是没人读，书倒有的是。所以，如果我们想了解马克思主义，读那些书就足够了，用不着听什么演讲。”

“象你这样的人才说这种话， 我们是要听的。”

蔡京在旁边厉声打断白顺基的话。他一直强忍住怒气坐在那里，可这回看到对方是个头面人物，便愤然站了起来。

“说吉林马克思主义的书有的是，这话太荒唐了。就算有吧，我们听听马克思主义的演讲又有什么不好？现在，马克思主义象春风摧毁阶级社会的冰冻一样吹遍了全球，为什么唯独朝鲜人就

该躲避这一真理之风呢？白顺基躲它，我们可决不回避。”

“难道马克思的思想是适合我们的吗？ 马克思是分析十九世纪欧洲的现实完成他的著作的。”

“别说那种无知的话。 凡是科学， 都不是列举一个个的现象，而是从个别的现象出发，经过概括的过程达到本质的。你说马克思的学说只适合他引证过的国家，而不适合没有引证过的国家，这就是你这个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说的话吗，嗯？”

蔡京和白顺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白顺基挥着拳头，蔡京也挥着拳头。

“权深先生， 请你继续讲下去。”

蔡京的妹妹京珠站起来喊道，可是权深在嘈杂声中没有听见她的话。他掏出一支烟，叼在嘴里，划火柴点烟，老是点不着，划了好几根才点上。

“权先生，继续讲吧。 我们要听。”

京珠再次站起来喊道。可是，权深叼着烟擦了一阵脸，走下讲台，抓起靠在墙上的文明棍推门走了出去。

京珠咬着嘴唇，眼眶里汪满了泪水。白顺基和蔡京的论战在继续着， 场内激动的眼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张德顺很想说一句，刚要站起来又坐下了。他怎么想也觉得权深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讲太走极端，所以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可是一转念，又觉得这样会助长民族主义系统的青年的气焰，就没有站起来。

过了好一阵，论战才停止。学生们吵吵嚷嚷地涌出会馆，一面往外走，一面还在争论，就象捅了红蚂蚁窝似的。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大喊大叫。

有个学生大声喊，共产主义只知道阶级，干吗要学它！朴光植个子高，从学生们的头顶上伸过胳膊，抓住了那个学生的肩膀。

“共产主义怎么就只知道阶级？你说说看。”

“对！问问他， 民族主义是怎样葬送了朝鲜独立运动的？先

把这个说清楚。”

一群学生把那个学生团团围住，一面往外走一面追问他。朴光植被人们推来推去，不料一松手让那个学生逃脱了。他的大鼻孔一扇一扇地喘着粗气，四下里寻找。那个学生早跑到昏暗的街灯下，脱下帽子挥动着喊了些什么，跑进黑暗中去了。后面有一群学生叫他站住，可是他早已无影无踪了。阴暗的牛马行大街骚乱了好一阵。

会馆里安静下来了，但金星同志没有站起身来，低头坐着，在沉思什么。

跟蔡京争论了一场的白顺基，火气未消，喘着粗气在讲桌前踱来踱去。他觉得口渴，拿起讲桌上的水瓶倒了一杯喝下去，然后走到金星同志跟前：

“你怎么还不走？”

金星同志没有回答，白顺基有些不好意思地望着他。过了一阵，金星同志才默默无言地站起来打开窗户，满天星斗在闪烁，他望着夜空，用手绢擦了擦前额。

“吉林就是这样的地方，一天到晚， 总在争论要民族主义还是要共产主义。”白顺基说。

金星同志还是没有吱声。

金星同志望着朝松花江那边坠落的流星， 轻轻地嘘了一口气。白顺基这才看出他是因为今晚的演讲会而在思考着什么，不时地望着他的背影，不停地踱着步。

金星同志感到很难过，今晚的吵闹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吉林就是这样的地方。白顺基说这句话怎么能象谈别人的事一样呢？当然，他的口气中似乎也有点对今晚的吵闹和自己过激的言行感到不好意思。他既然能这样理智地判断这种事态，又能感到一些自疚， 那么刚才为什么竟那样挥动拳头作出越轨的行动？不只是白顺基，刚才在这里大喊大叫的嘈杂声中，不是很难

找到理智吗？当然，权深的演讲也是有错误的。据张德顺说，他是为了搞革命从汉城到这里来的，是个有良心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对于民族问题，他也持有过激的看法。朝鲜革命的实际情况，是首先要实现民族解放，尔后才能实现阶级解放，然而他却以那种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民族问题，这不能说是对的。正因为他说了这种过左的、虚无主义的话，才引起了人们的反驳，说是共产主义只懂得阶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演说刚刚开了个头就讲不下去了，象是被赶下讲台似的。再说，那些主持会议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想收拾这种混乱局面，只热中于互相攻讦，都想把对方打倒。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么多的人浪费了时间和精力，白白送走了这一夜。这难道不是可悲的现实吗。敌人推倒篱笆闯进了院子，而这个国家的青年为什么还这样一味互相争斗呢？应该走在最前面的不就是我们青年吗？说你错了，我对了，这样干吗呀？正确的观点也因为没有正确的方法而弄得糊里糊涂，分不清哪是正确的了。

金星同志看到今晚的这场骚乱， 感触很多。 通过晚上的情景，他好象逐步明确了在准备朝鲜革命的力量方面，首先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怎样解决，从哪里着手以及应该怎样推动工作。

他走近还在踱着步想心事的白顺基，找了个椅子坐下：

“你真的打算到什么地方去留学吗？”

这个问题，他已经跟白顺基谈过一两次。

“我一开始就打算到上海去。”

白顺基也在金星同志旁边的椅子上坐下，说。

“你父亲不是叫你回到国内去吗？”

“父亲是那么说的，他坚决反对我到上海去，训斥我说：哪有钱送你到上海去。再说，上海的‘临时政府’是个什么货色，你还想找它去？又说，汉城故旧多，学费问题也好解决，硬要我到汉城去，可我还是想到上海去。”

金星同志等白顺基说完，用沉着的语气说：

“我不想提出复杂的前提，让我们坦率地谈谈吧。你想到上海去，无非是想排除在这里感到的幻灭。如果上海真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吉林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呢？如果你不单纯是为了扩大眼界，而是要到那里去寻找有关朝鲜独立的思想，那你就不要去了。思想，是不能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或乞求的，是要由自己来创造的。至于‘上海临时政府’和那里的民族运动者的实际情况，我想白乐振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早料到你会这样说，可是如果各自都制造出一套独立运动的思想，那怎么成啊？”

白顺基冷淡地说，他根本无意于敞开来谈。

金星同志并不介意。

“大多数的人终究会接受一个思想的。因为要想完成朝鲜革命，只有通过一个思想才有可能，其他的思想都是虚伪的。问题是人们要尽快地从那种虚伪中摆脱出来。”

“那么，由谁来选择那一个思想？如果各自都有各自的思想，怎么能把它们统一成为一个思想呢？”

白顺基问道，用的还是同样的口气。

金星同志也仍然沉着地说：

“朝鲜的现实和时代的要求将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虽然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是都生活在这个时代，都立足于这个现实之中，如果我们具有真正的热爱祖国和民族的心，真心为祖国的命运着想，那就会归结到一个共同的思想。所谓独立运动的思想，归根结底，是解决祖国和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同一个问题只能有同一种解答，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白顺基很想提出某种不同的意见，可是在金星同志严密的逻辑面前无法开口了。

金星同志接着说：

“我们都是应该献身于独立运动的人。正因为这样，我才真诚地劝告你，你不要到上海去，听你父亲的话，到国内去学习吧。我们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人，不了解祖国，怎么能前进一步呢？首先要了解祖国的现实，要了解祖国的痛苦是什么，祖国迫切地要求什么，同胞们怎样在流着血泪过活，他们在热切地盼望什么。要听听被践踏、受煎熬的同胞们发自内心的呼声，也要听听人们的主张，了解一下谁真正为祖国的命运而痛心，谁决心为斩断缠在祖国身上的铁链而努力……不看这个现实，就找不到正确的道路。”

“听你这么说，我猜到你是共产主义者，也知道你现在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了。”

“我也无意隐瞒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早晚一定会达到思想的一致的，只要我们从祖国的现实出发，怎么会有两条道路呢？”

“可是，我不想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白顺基忽地站了起来。

“我看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吧。”

“也不能说只有祖国的现实才是现实呀。”

白顺基用颤抖的声音喊道。

“哈哈哈，对热爱祖国的我们来说，哪有比祖国的现实更可贵的现实呢？我不认为你不懂这个道理，我看，你还是多想想吧。”

金星同志和白顺基一起走到街上，白顺基脸色冷淡，默默地走着。

金星同志也没有再说什么，在洒满月光的大街上向前走去。

五

窗户渐渐发白了，正房那边响起开门关门的声音，还传来婴儿啼哭的声音。是天亮了，这么说，一整夜都没有合眼了。看来，过敏的神经受到了过重的打击，那不愉快的演讲会会场的情景整夜都没有离开眼帘，那些火冒冒的目光，自以为是的喊叫，……这些情景太令人失望了。蔡京这个人为什么把我引到那样的地方去呢？

“所有的学生都想听听先生的演讲， 目前此地学生的趋势是向往共产主义的。”蔡京是这么说的。

难道昨晚的情景就是学生们向往共产主义的趋势吗？太荒唐了……

权深抬起一阵阵发痛的脑袋坐起来。他一坐起来就戴上眼镜去找烟盒，烟盒里只剩下最后一支烟了。整夜一个劲地抽烟，烟灰缸里装满了烟蒂。他胃不好，每隔一天就得吃稀饭，可是烟却怎么也戒不掉。他点上烟，拿起还没有读完的恩格斯的著作。

权深刚读了几行， 就听到外边有人来找， 连忙打开房门一看，有个学生站在门外。这个学生身材高大，眉目清秀，面带微笑。

“大清早就来打搅你， 对不起。”

“你是谁?”

“我是毓文中学的学生，来看先生的。”

“请屋里坐。”

权深把金星同志领进屋里， 把被褥叠起来推到一边， 让了

坐。

“昨天晚上，我在青年会馆听了先生的演讲。”

金星同志边坐边说。

“哦，是吗?”

权深不觉飞红了脸。昨晚听演讲的学生一清早就找上门来，莫不是带着某种意见要来和我辩论？权深怀着这样的预感，急忙打量了一下金星同志。可是，金星同志的神色是那样温和，举止是那样稳重，看不出是那种学生。

“听说你身体很不好，昨夜休息得好吗?”

“睡了一会儿。”

“你神色很憔悴。是什么病使你这样受苦?”

“胃病。周期性的疼痛，不过最近还好。”

权深下意识地摘下眼镜擦着。听到金星同志关心他的身体，心里很感激。

“从汉城到这里很久了吧?”

“有两个来月了。”

权深的回答仍然是淡淡的。他的神态当中，不知怎的，有着在异国的土地上所受的孤独的苦楚的影子。

权深在汉城某专门学校毕业后，贪婪地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他自己并没有直接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他做过教员，也当过新闻记者，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了不少文章，后来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就带着自己的全部藏书来到吉林。现在他住的房子上下屋，四壁都堆满了书，据说他从车站整整运来三辆马车的书。他一天到晚总离不开书堆，书桌上放着烟灰缸、烟盒和有镀镍钢链的怀表，他就在那里看书，写文章。他慨叹地说，朝鲜革命所以不能向前发展，是因为缺乏理论。

金星同志谈起昨晚的演讲会，说权深没有讲完就中途退场，这样做不见得对。

“尽管会场里很乱， 先生也不该退场。”

权深昨晚的演讲是过左的，但是金星同志觉得权深是个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所以今天就尽可能不谈他演讲的内容，而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去。

“哈哈，你的话是理想主义。……难道你认为昨晚的混乱是用某种忍耐的力量所能制止的？那些人会接受真理吗？”

“不，我们立志要对混乱的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共产主义者，竟然认为一个演讲会的会场都无法收拾，那不是太悲观了吗？”

“如果我坚持在讲台上继续讲下去，石头就会飞到台上来的，怎么能继续讲呢？我本来不喜欢在群众面前发表演说，不过象昨晚的骚乱还是头一次见到，他们还是追求真理的学生，怎么能那样做呢？”

“先生，胸怀应该宽大些。如果共产主义者没有雅量， 群众怎么会投到他的怀抱里来？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不要把昨晚的事态只看成一场混乱，而要善于从群众的呼声中寻找真理。虽然演讲总的内容是好的，但我认为恰恰是在那个引起混乱的民族问题上，你对于自己的看法似乎也可以再想一想。”

权深面部的肌肉微微抖了一下。胸怀应该宽大这句话，使他不得不低下了头。

“对于昨晚的演讲本身，我也有些意见， 这个问题以后还有机会谈。今天我所以一大早来，是怕你昨晚太失望了。请先生决不要失望。”

“…………”

“希望你今后为吉林的青年学生多做些事。象先生这样的人，如果能用正确的理论去启发富有进取心的青年学生，那对我们的运动该有多么大的好处啊！他们不就是将肩负起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前进的革命的新的一代吗？”

权深脸上越来越发烧，他掩饰不住了，又一次想，坐在面前

的学生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重新打量了一下，只见这个学生气度不凡， 两眼闪着光。 这个学生是什么时候、从哪里到吉林来的？是不是本来就住在吉林？

权深沉湎在这种揣测之中的时候，金星同志站起身来。

“以后再来拜访，一清早打搅你读书， 很抱歉。”

金星同志瞥了一眼放在权深身旁的书，说道。

“哪里哪里，希望你一定常来，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交谈。”

权深和金星同志握了握手，还一直送到大门外。他久久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朝阳光灿烂的胡同里走去的金星同志。

权深的心情跟刚才不同，稍微舒畅了一些，觉得吉林这个舞台好象并不是个小舞台。这里既有昨晚造成混乱致使演讲中断的青年，也有象刚才来的这样优秀的青年。尽管不知道他对民族问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吉林能有这样的优秀青年鼓励自己，这是多好的事情呀。

权深呼吸着清凉的空气， 朝北大街走了一阵， 街上人还不多。他正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去散散步，恰巧蔡京从对面的香烟铺门前走过来。蔡京手里提着书包，看来是上学去的。

“先生， 很抱歉。”

蔡京在一棵满是雪白的霜花的行道树下停下脚步，站着说。

“有什么抱歉的。”

权深笑了笑。

“如果早知道演讲会开成那个样子， 我根本就不会请您去，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情况。”

“想没想到，那有什么关系？我也有错， 让我们宽宏大量地对待一切吧，我有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的自豪感，所以对这些毫不介意。”

权深说罢，朝蹲在行道树枝头上的鹡鸰伸出手去连连招着，鹡鸰扑落了雪白的霜花，轻轻地从这个枝头飞到那个枝头。哪儿

飞来的这么好看的小鸟呀？长得小巧可爱，并且有生命，尾巴一翘一翘的，又飞又叫……。权深象小孩子一样想着这些，走到蔡京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你看，那不是童话世界吗？在现实中感到痛苦的时候，暂时沉迷在那种世界里也并不是没有好处的。”

权深好象怕小鸟听见似地小声说。可是蔡京毫不理会那个童话世界，却陷入了沉重而痛苦的思索之中。

六

演讲会失败这件事，对蔡京的打击倒比对权深更大。蔡京生活在吉林一直感到的失望，现在完全变成了幻灭，他越想越不愿意再费心机在吉林搞什么了。尽管权深把自己说得好象还抱着什么马克思主义学生的自豪感，要在这个地方搞些什么活动，可是，对他的话，蔡京根本没有听进耳朵里去。

老实说，要是象权深那样，蹲在书房里写些文章拿出去发表就算搞共产主义运动，那么，即使不是在吉林，在比吉林更混乱的地方也照样能搞。然而，共产主义运动难道是脱离群众，不与群众共呼吸，只是读些书写几篇文章就能搞得成的吗？蔡京觉得，权深这个人虽说在搞共产主义运动，但不知怎的，总象是暮气沉沉的。

白顺基要退学到什么地方去的传闻，对蔡京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冲击。白顺基虽然是站在民族主义一边的青年，可是他的头脑是很灵敏的，正因为是这样的人，他才要离开吉林。蔡京很想和白顺基推心置腹地谈谈。可是自从那次演讲会以后，白顺基一直

没有上学，总也见不到他。

蔡京今天又是神情阴郁地从学校回到家里。

到家一看，在女中念书的妹妹京珠早已回来，正在做晚饭。每逢没有风的天，他家的灶就不好烧，大大害苦了他的妹妹。兄妹俩把炕拆掉改造过好几次，可总是不见效。蔡京看到京珠在烟气蒙蒙的厨房里搬盆子，便说：

"炕是怎么搞的， 老是这个样子。"

"哥哥你回来啦。快把隔扇门关严， 到上屋坐着。"

妹妹还是疼哥哥，不让他待在烟气蒙蒙的灶屋里。

"我来帮你一把。"

"不用了， 快进屋去。"

京珠推了一把正要下厨房的哥哥。

"干吗让你一个人哭啊， 我来陪你。"

"哈哈哈……看你说的……哭还要有人陪？ 我一个人哭就够了。你快进屋去。"

京珠真地用围裙擦着眼泪，她的两眼都被烟熏得发红了。蔡京无可奈何地被推上了炕。因为天冷，门不能全打开，只把厨房门开了一点，屋里的烟出不去。蔡京在灶屋站了一会儿，走进上屋去了，他感到一阵心疼，胸口好象被斧头砍了一下似的。

"多么可怜的孩子！ 我不愿让你受这份苦， 可又有什么办法？你责备我这个哥哥吧，为什么老是那么温顺啊？"

蔡京想起了去世的父母，他觉得父母中只要有一位在世，京珠就不会吃这样的苦了。

蔡京的父亲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东北的一个农村，租种了地主的土地，不久便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 蔡京和母亲一起迁居吉林，母亲来吉林还不到一年，就在这个鸽子窝似的房子里握着孩子的手与世长辞。这样一来，兄妹俩真的就象一对鸽子一样留在世上，受尽了人间的折磨。然而兄妹俩非常刚强、勤劳，所以才

维持住这个家，还能继续上学。蔡京送牛奶、送报，京珠织鱼网拿到松花江码头上去卖，有的星期天，京珠到碾米厂去选米，蔡京到码头上去扛货，有时候，兄妹俩整夜整夜地织鱼网。用这样挣来的钱，哥哥上法政学校，妹妹念女中。

他们的生活，就象扎根在峭壁岩缝里吸取水分的劲松那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任何狂风和寒霜也摧毁不了这种生命力。

京珠焖好饭，厨房里的烟也都散尽了，空气变得清新起来，洁白的蒸气，从锅盖缝里一缕缕地往外冒。京珠把蒙了灰尘的碗碟锅台洗涮了一阵，然后又去准备明天的早饭，端起泡过的高粱走出厨房，把高粱放进石臼里舂着。

京珠没有一点学生气，繁重的劳动，使她的手变得和男子汉的手一般粗大。她用那双大手紧握杵子用力地舂着，舂了一会就停下来用饭勺把高粱往里边扒拉扒拉。京珠舂了半天，撩起围裙擦了擦前额，她的脸上掩饰不住由于从事繁重的劳动而显出的苍白的气色。

四周黑下来了，兄妹俩才在饭桌前对面坐下，蔡京的脸上仍然是一副沉思的神色。京珠觉得哥哥的神色和往常不同，便注意地看了看他，说：

“哪儿不舒服吗？”

“不。”

“…………”

“…………”

两个人都心情沉重地吃了晚饭。吃过饭，蔡京才开了口。

“京珠，要是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你一个人在这里能过活吗？”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不是突然， 我已经想了好久了。”

“我过日子倒不成什么问题，可你想到哪儿去呀？ 学校还没

有毕业……”

“这种学校，毕业又有什么用？既然知道没用，就该退学嘛。”

“怎么没用呢？”

“你说有什么用？在法政学校学的东西， 和我们要走的道路有什么关系？既然毫无关系，又何必浪费时间去学？”

“就是不上学， 也不一定要离开吉林呀。”

“你也想想，在这个吉林能搞什么？现在我们向往社会主义，要干革命，在吉林的大街上这样磨蹭能行？难道要一天到晚跟同学们挤来挤去，靠争论来打发日子吗？也不能象崔昆先生那样卷进派别里面去青筋暴暴地瞎咋唬呀。我看，在这个吉林是没有什么事可做的。”

“哥哥，你怎么只想到崔昆先生那样的人？ 权深先生不也是从汉城来的？跟这样的人一起干不行吗？”

“我就是怕变成权深先生那样的人，才要离开吉林的。 读读书，在报纸上发表几篇文章……，这叫什么搞社会主义运动！前几天我去看权先生，他犯了胃病，喝了点稀粥，坐在那里埋头看书， 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所以我才想把他推上活动舞台，搞了个演讲会， 可是失败了。 一个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然做出那副样子，整天关在屋子里，怎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到什么时候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啊，我可不愿意过那种生活！”

京珠没有说话，惊异地望望哥哥，随即低下头。京珠一向尊敬权深，认为象权深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此刻她的心好象狠狠地挨了一棒。听了哥哥的话，又觉得哥哥说的也有道理。

“哥哥， 你究竟想到哪里去？”

“不管什么地方，反正得走。既然闹不成革命， 那就干脆退出去挣碗饭吃似乎才对。我是为了干革命才让你也受这番苦的，

可这又有什么意思呢？留在这里，早早晚晚总要和熟人见面，我不愿意让他们看见我这个贫困的样子。你已经上学念书，就留在这里念完吧，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设法找个职业。顺熙的哥哥说要到上海去，看来他还打算到别的地方去搞什么运动。依我看，这都是徒劳。形势太糟了，我想索性到朝鲜人多的间岛去，跟那里的老朋友商量商量，当个教员或记者，搞点启蒙工作，这也许会对革命有些帮助。我决心为了遥远的未来的革命，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变成一堆肥料。”

京珠没有说什么，仍然默默地洗着碗。她对哥哥的话，一向尊重，特别是，这个问题是个不能凭她的见识随便插嘴的严肃的问题，这是有关革命的问题，是一个说不定会给哥哥的一生划一道分水线，不，也会给她自己的一生划一道分水线的重大问题。

京珠苦苦思索着，这里的所谓革命运动，在她看来也是前途渺茫的，人们聚在一起就脸红脖子粗地争吵，什么名堂也没有搞出来。京珠也曾想过，挤在这样的夹缝里受折腾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哥哥要为遥远的未来的革命索性变成肥料的想法，不就对了吗？这也许是哥哥充满眼泪的悲伤的想法，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想法。她同情哥哥悲壮的想法，因而感到心酸，一种莫名的悲伤悄悄地占据了她的心。她想起了妈妈，想起了爸爸，又痛苦地想到即将远去的哥哥……不这样就不能干革命吗？这一切千头万绪地交织在一起，给她那小小的心灵灌满了泪水。

第二天，蔡京没有上学，只有京珠心慌意乱地上学去了。不过，她是整天心情忧闷地打发时间，老师在课堂里讲课，她根本没有好好听进去。她的脑子里不时出现这样一个念头：哥哥叫我继续上学，可是十之八九是不能上学念书了。哥哥到外地去独自受苦，我在这个吉林还念什么书呀！她想来想去，总觉得自己也应该退学去挣钱才对。京珠环视着亲爱的同学们的脸，暗自叹了口气。

"京珠，你哪儿不舒服？ 脸色这么不好。"

同桌的同学注意到她的神情，问道。

"没什么不舒服， 就那么回事。"

"你的脸色不好。"

"本来就是这样嘛。"

京珠红着脸，勉强做出了微笑。

晚上回家的路上，京珠仍在想着即将离去的哥哥。夕阳照在雪地上，马车响着鞭子的哨声在马路上匆匆驰过，落了叶的行道树在风中索索发抖。京珠忽然想到，往后哥哥走了，自己是不是也会象这些行道树一样凄凄惨惨地站在路旁，永远等着哥哥呢？

京珠快步走过东兴印书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大杂货商店前面围着许多人，有学生，也有市民，挑着担子的壮汉也放下扁担，踮起脚从人们的头上往里边看。京珠自己有心事，想赶快绕过人群，可是忽然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人，一阵心跳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从一个矮个子学生的学生帽和穿着马褂的壮汉的肩膀中间，她看到一个面熟的黄胡子黄包车夫，那车夫躬着身站在那里，嘴里说着什么。

人们围成圈儿在看热闹。京珠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心却突突地跳起来。这个车夫， 在通天街上见过几次， 在河南街上也见过，他常常拉着乘客，翘起长着黄胡子的下巴，汗流浃背地在街上拼命奔跑。怎么那样象爸爸呢，也许是因为他也有蓬蓬的黄胡子吧，每当遇见他，京珠就想起了爸爸，总要站在那里久久地望着他那好象有人在用鞭子打他似地弯着腰奔跑的凄惨的样子。

正是那个车夫被人群围在那里。他到底在说些什么，竟有这么多人停住脚步看热闹？

京珠走近人群，看了看堆着杂货箱子的商店门口，那里停着一辆经常压在那老人衰弱的脊背上的苦役工具——黄包车。

车夫躬身向一个似乎刚从柔软的车座上走下来的绅士， 伸

手哀求：

“老爷，就算行行好， 再添两分钱吧。”

车夫摇着骨节粗大的手连连哈腰，他那象马皮一样粗糙的手掌上放着两三个铜板，大概是那个绅士扔给他的。

“什么，什么，行行好？你以为我不向车夫行好， 死了会受到什么惩罚吗？ 混帐东西……”

那绅士脖子上围着水獭皮领子，戴着金边眼镜，正在为几个铜板大骂黄包车夫。正是他的詈骂，招来了这么多人。

“老爷，车站到这儿多远哪！ 要是家里没有那些哭着要饭吃的孩子，我可以白给您拉。请您再添两个铜子儿吧！”

京珠感到一阵心酸。车夫说得太可怜了。仿佛他的背后就有许多孩子哭着喊饿。京珠很气愤：坐了车，为什么不付足车钱？这么冷的天，可怜的车夫身穿单薄的衣服，气喘吁吁地拉着车跑到这里，为的是什么？那个人的西服口袋里，难道没有付车费的钱？吝啬鬼，看他那油光光的脸……，怎么没有人给他个耳光？

那绅士还是没有如数付车钱，拄着文明棍想走开。

“老爷，您想想三民主义， 再给添点吧。”

车夫紧挨上去，拉住了绅士的大衣下摆。

“混蛋， 你光知道三民主义， 就不懂五权宪法？ 你这个强盗……”

绅士猛地甩开大衣下摆，举起文明棍。看到这情景，京珠气得牙齿直打战。正在这时，有个学生跑过去抓住绅士举起来的手腕子。

“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要打人？你坐了车就该如数付车钱，你说谁是强盗？”

那个身材高大的学生用炯炯发光的两眼怒视着绅士，绅士被学生抓住手腕子，趔趄了一下，大睁着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瞪着学生：

“学生， 你管什么闲事?”

“少说废话，快如数付车钱——老乡， 再要多少才够?”

学生回头问。瞬间，京珠从这个学生的脸上看到了使人慑服的凛然气概。

“再给两分钱就够了。”

车夫抬起发黄的脸望着学生，说。

“快如数付钱，你身穿西服、大衣,裹得严严的，坐在黄包车上舒舒服服的，可他穿着褴褛不堪的衣服，冻得发抖，把你拉到这儿。要不是为了车钱，他为什么要干这个苦活?”

绅士受到了压力，刚刮过胡子的发青的下巴颤颤发抖，说不出话来。周围的人群中响起了责骂那个绅士的喊声：

“快付车钱！强盗，不肯如数付钱，你才是强盗！ 要是不付足车钱，我们立刻就收拾你。”

人群闹哄起来。绅士偷眼看着站在对面的那个学生的严厉的目光，只好将文明棍的曲柄儿挂在胳膊上，脱下皮手套，用戴着闪闪发光的宝石戒指的手解开大衣钮扣，从西服的里兜掏出了钱包。那学生威严地盯着绅士戴着宝石戒指的手。车夫接了钱，没有向绅士道谢，而向那位学生道谢。

“这有什么可谢的。从车站拉到这儿，还不能说车费收够了。世道就是这样不公平，所以决不要低声下气地过活。拉了座儿，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要车费，为什么要伸手哀求呢? 同样都是人，哪一点不如他们，要向他们哀求? 以后可决不要这样啦。”

那位学生怒视着向杂货商店后面溜走的绅士，说。

黄包车夫连连哈腰道谢，那位学生则默默地离开了人群，向大街上走去。

京珠感到心情舒畅，愤懑的心胸豁然开朗，她觉得那位走在街上的学生的形象是那样高大，仿佛是从哪个理想的和令人憧憬的世界飞来的巨人。周围的人们也纷纷议论起来：

“是哪个学校的学生?”

“是最近住在申东浩家的毓文中学的学生。”

“中学生就那么老成!”

“不光老成，你看他胆量有多大，说话又多合情合理。那个戴眼镜的家伙被他一句话就压住了，真是一筹莫展。”

“反正不是一般的学生。嘿，真叫人痛快!”

人们闹哄哄地散了。放下扁担看热闹的壮汉似乎也很激动，满脸通红地笑着，挑起担子高高兴兴地走了。

京珠站在那里，朝那位学生走去的大街望了半天，才挪动了脚步。刚才她只是觉得心里痛快，现在她的脑子里却满是那位学生对车夫说的话。

这个世道是不公平的，同样都是人，不要低声下气地过活。——奇怪，这些平凡的话怎么使她感到那么深刻呢?京珠首先就车夫和绅士同样都是人这一点想了一想。不错，两个同样都是人，然而在同样的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不平等?虽然在书里读过，也听说过，但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想过这个问题。

从同样都是人这一点出发来想，我们兄妹俩也是这样。有的人家的孩子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地读书，我们兄妹为什么只有织网、选米、给人送牛奶，才能勉强糊口上学呢?为什么要手里攥着几个铜钱，到粮店去买那么一小把刚够喂鸡的粮食，然后就羞红了脸回转身来朝小胡同里跑呢?手里攥着的那几个铜钱和刚才放在车夫手上的铜钱有什么不同?那车夫多么可怜，我们兄妹俩的遭遇也多么可怜!穷人和富翁，这种截然分成两下的不平等……，真是，一边是没吃没穿，抱着孩子痛哭，另一边则有许多象戴金边眼镜的绅士一类的家伙在榨取哭泣的人们的血汗来吃喝玩乐，打着饱嗝……，这种不平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为何产生的呢?怀着愤怒打碎这种不平等的，不正是人的本来的良心和道德吗?

用这种眼光去观察这个社会的底层，不正是这个时代向我们

提出的问题吗？

京珠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在小胡同里走着。她觉得刚才那个学生迫使绅士乖乖地掏出钱来的那种正义而大胆的行动，才是对他们所苦苦思索的迫切问题的有力解答。

“哥哥，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干革命！如果象你说的那样， 在这个吉林不能干革命，那么到别的地方去也一定要干革命。在革命道路上倒退，是对我们的时代的犯罪！真的，这是犯罪。今天我对这个社会的矛盾，看得更清楚了。”

京珠喃喃地说着，加快了脚步，想快点去见哥哥。

第　二　章

播　　种

一

一天晚上，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到松花江畔小土岗上的崔振国家。趴在屋檐下的小狗见有人来也不怎么大声吠叫，只是呜呜几声就又蜷缩着身子趴下不动了。上屋来了好几个学生，都脱了学生帽，个个脸色红润，有的是第一次来崔振国家。有个学生看到崔振国书桌前的墙上贴着马克思像，便会心地笑了。这一笑是有缘由的，有一次，崔振国把马克思像夹在随身带着的书里，被同学们发现了，当时，崔振国硬说那是某个物理学家的像，他不知怎么坚持得那么厉害，以致有些同学上了当，竟信以为真了。现在贴在墙上的就是那张像。

“拉马尔特的灿烂火花变成了卡别涅克的烧夷弹，这是什么意思?”

有个在读《六月革命》的学生，浓黑的眉毛一扬，问道。

“那说的是巴黎起义的经过。诗人拉马尔特执政的时候，奉行稳健的共和主义，可是将军卡别涅克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就实行了野蛮的暴力镇压，也就是说，说的是阶级斗争的无情。”另一个学生回答说。

朴光植也在聚精会神地读着什么书，崔振国坐在他旁边笑嘻嘻地望着朴光植令人感到不好惹的太阳穴和饭勺那么大的耳朵。崔振国这个调皮鬼很想跟朴光植开个玩笑，但却忍住了。在这些人里，显得最稳重的是张德顺，他身材魁梧，岁数也较大。今晚到这儿来的十多名学生，都是跟张德顺、朴光植、崔振国他们合作共事的，是金星同志召集他们来的。张德顺照自己的志愿进了职业学校，今晚还带来一个职业学校的同学，这个学生也象张德顺那样淳朴，身板壮实。

灶屋里，金星同志正跟崔振国的父亲谈话。崔振国的父亲下巴上留着稀疏的胡子，讲着自己在铁路机务段做工时腿部受伤被解雇的事。他说，要是年轻十岁，就不会饶了机务段段长那个坏蛋。

“哟，看你说的！你不放过他又能怎么样？惹了他， 你能担待得起吗？”

正在厨房里洗碗的崔振国的母亲插嘴说。她的长相跟丈夫适成对照。丈夫跟儿子崔振国一样，是矮个子，黄眼睛；她却是高个子，黑眼睛。性情也跟胆大干脆的丈夫不同，有些咋咋呼呼，风风火火的。

“这些家伙太可恶了。我受了工伤，眼看养不活家口了， 他们要是有点人味，懂点道理，就不会把我赶出来。”

崔振国的父亲对老伴的话根本不理，继续说。

“现在您那条腿完全不听使唤了吗？”

“膝盖弯曲不了，膝盖骨给治坏了， 腿弄得根本不能打弯，总是这样伸得直直的， 很不礼貌啊……”

“您太客气了。我常到您家来， 可没看出您的腿是这样子，只觉得您走路有点不方便。”

“走路的时候是看不大出来。”

金星同志摸了摸他伸直的腿。到底是老工人的腿，现在虽然

僵直了，还是令人觉得象铁柱子一样又沉又结实。金星同志一想到这样粗壮的腿现在已经成了残废，成了累赘，就觉得比看到瘦嶙嶙的腿还要难过。

“起初是胫骨被砸断了。吊机车车轮的钢绳断了，悬在半空的车轮掉下来砸在腿上，还会不砸断？抬到了医院，那个狗大夫看了一眼说，既然断了，干脆截掉。真太气人了，我一发火，那个家伙就说‘好，好’，给涂了些碘酒，绑上一块木板包上了。碘酒确实是好药，一涂上，怪清爽的，就象喝了碗浊酒。”

“哎呀，你又说那个浊酒了。”

崔振国的母亲又插上一句。

老头儿并未嗔怪老伴多嘴。

“回家躺了几个月，一直没敢解开，骨头接得好好的，可膝盖却这样直了。胫骨接上就行了，干吗连膝盖骨也给粘住了呢。”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没说让你依着他们的话躺在医院里吗？可你偏不听，硬要回来躺在家里，把腿弄成这个样子，现在你能怨谁？真是个怪脾气。”

“你少罗唆点好不好。幸亏早跟他们断了来往，要是依他们躺在医院里，得花多少医疗费！要知道，医生可是个贼中之诈贼呀。”

崔振国的父亲这下子可生了气，冲了她一句。

“您去的是哪个医院？”

“铁路医院呗，那还算是照顾铁路工人的医院呢。要是在医院里躺几个月，连这个膝盖也治治，那医疗费就会把我坑得倾家荡产。我们朝鲜人反正就是没法活，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没个活路！要是能过上一天不受穷的日子，该多好！”

金星同志深深地感受到象烟雾一样郁积在崔振国的父亲心中的忿恨。

一个工人的变得僵直了的腿——这可是只有劳动力这个商品

可以出卖的工人的腿啊！拖着阶级社会沉重的锁链，还得坚强地挺立在大地上的这条腿，终于折断了，在这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将来他怎样踏破这汹涌的世上的波涛前进呢？

“请您不要太伤心， 我们朝鲜的穷人哪一家不跟您大伯一样。一个亡国的民族，痛心的事还能说得完吗？我们朝鲜人必须全都站起来，去跟日本鬼子和他们的走狗地主、资本家斗争，光唉声叹气是没有用的。我家里也有祖父，他老人家一辈子给人家种地，干活干得手都磨破了，裂了口子，辛苦劳累可真是说不完哪。”

“唔，你祖父还在。对，金亨稷先生是很年轻就去世的， 祖父应该还健在。”

“那么说， 祖母也健在？”

崔振国的母亲用抹布擦着锅，问。

“是的， 祖母也在。”

“啧啧！先生去世的时候，他们该多么难过！ 失去了那么个大人物……”

“靠租种平壤附近的薄田过日子，是够苦的了。”

灶屋里正谈得起劲，厨房门一开，冷不防有人递进来一个报纸包。

“这是什么？”

“大叔喜欢青花鱼， 我给你带来两条咸的。”

这是机务段的小伙子崔基俊。他说了这么一句，脸都没露一露就要崔振国的母亲给他一把斧子。

“要斧子干什么？”

“您快递给我吧。”

崔振国的母亲从厨房角落里找出斧子递给他。小伙子随即关上门。

“咳，老头子被刷掉以后， 他们总是这样照顾我们。”

崔振国的母亲一面打开纸包一面说，崔振国的父亲默默地叹了一口气。外面响起了砰砰的劈柴声，崔振国的母亲赶忙跑出去拦住他说，“夜里这么冷， 还劈什么柴。”

“没啥。”

“哎呀， 那是秋天老头子从松花江里捞出来准备干了再劈的，劈它干吗？”

“劈了， 不是干得更快吗？”

“咳， 哪有象你们这样的好人啊！”

崔振国的母亲知道劝不住，就回厨房里来了。

金星同志心里想，这可是个有工人阶级风格的豪爽的青年。金星同志以往到这家来也曾见过一次基俊，崔振国说基俊在机务段做工，便同他谈了话，觉得他非常直爽，非常稳重。基俊说，他父亲是个能干的石匠，没有哪个筑港工程他没去做过工，后来得了咳嗽病死了。他还谈到他本人在铁路工厂做工，因参加罢工被抓去坐牢的经过，以及后来到了满洲，母亲靠卖小豆粥为生，因穷困而死的事。当金星同志问他有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时，他只是咧着嘴笑。

“你读过哪些书？”

“我哪里读过书， 我只知道应该由工人阶级领导革命。”

“哈哈哈……”

金星同志笑了，基俊也红着脸笑。金星同志暗暗想道，又遇到了一个好同志。因此，他让崔振国叫基俊也参加今晚的会。基俊可能是接到这个通知才赶来的。

砰砰的劈柴声响了一阵，满头大汗的基俊推门走了进来，看见金星同志坐在那里，就咧着长有龅牙的大嘴打了个招呼。

“快上炕来吧。”

基俊脱了劳动鞋上了炕。

“吃过晚饭没有？”

崔振国的父亲问基俊。

“吃过了。”

“住到宿舍去，在那儿吃饭不好吗？别的司炉都在宿舍吃饭，就你那么自个儿做饭吃，多麻烦。”

“住宿舍还能吃得饱？就是麻烦点儿，还是自己做饭吃好。听说学俊也要退出宿舍了。”

“这话也有道理。那个强盗一样的‘麻子’揩工人的油揩得那么厉害，住他的宿舍还能吃得上东西？”

崔振国的父亲让基俊坐下。

在上屋里等着金星同志的人们，正谈着某家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小说。

小说写的是一个佃农被地主抽了地，被迫背井离乡的故事。作者倾吐了满腔的怜悯之情。但这篇小说使学生们感到不满：为什么只是为背井离乡的农民的遭遇洒眼泪，而不去播反抗的火种？有的学生说作者在宣扬屈从思想；有的学生却说，作者的思想尽管不够坚定，但还是抱着阶级感情写的，不过，弄得不好也可能成为象博爱思想一类的东西。然而象崔振国这样的学生却坚持说：批评它有博爱思想，屈从思想，都是因为对这篇小说体会不深，蕴藏在作品深处的痛切的呼吁，恰恰播下了阶级斗争的火种，这就是这部作品的真正生命之所在。

大家正在争得起劲，金星同志和基俊一起走进上屋，学生们都红着脸闭了嘴。朴光植一直坐在那里看书，没有参加争论，这会儿也直起腰抬起了头。

金星同志和几个初次见面的学生一一握手，道了辛苦。基俊也和学生们握手。过了一会儿，金星同志让基俊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

金星同志和那些初次见面的学生交谈了一阵。

在灶屋里的崔振国的父亲，赶忙把烟盒揣在兜里站起身来，

说：

“看样子上屋要开会了，你要勤到外面去看看， 日本鬼子的走狗比警务厅的巡警更厉害。”

他说着，推开门走出去。近来因为码头上没有活干，他每天到制材厂去打夜班。

崔振国的母亲也知道今天夜晚上屋要开什么重要的会，就是老头子不说，心里也早就打算要替他们望风。

她套上一件大袄走出屋子。这是个寒冷刺骨的夜。

她怕发出声响，小心地踩着院子里的冰，走向通往渡口的路口。天上没有月亮，由于白雪的反光，四周还看得清楚，远近没有一个人影。从制材厂传来了电锯的声响。不知道老头子是怎么从通往制材厂的结了冰的坡路上走下去的，她想到老头子拄着拐杖，拖着沉重的腿走下坡路的情景，不禁心里一阵发酸，又回到院子里。上屋里传出了学生们轻轻说话的声音。

“这个牛性的孩子怎么会跟金亨稷先生的儿子这样好的学生交上朋友了呢？俗话说，水找对了渠道才能流进大江。……这回崔成根的儿子也参加独立运动了，还让我这个做妈的也给他帮点忙。”

崔振国的母亲感到心满意足。 她走在从渡口延伸过来的路上，冷不防一条树枝横在头前，吓得差点没喊出声来。她觉得外面太冷，不能久待了。

她回到灶屋，把装着麻线的筛子拿过来坐在窗边卷着纱管，从门缝里望着外面。

上屋，金星同志用低低的声音开始讲话了。

“我知道你们都是向往社会主义的， 所以谈话就毫无顾忌了。基俊同志，你知道今晚开的是什么会？”

“我听崔同志说了。”

“好。今天晚上，我想跟同志们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

要干革命，应该从哪里着手？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金星同志望着每个人的脸，和蔼而又从容地说：

……要干革命，首先就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想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要在各地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把向往革命的力量团结到研究小组里来。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不能干革命。目前在吉林，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许多学生来说，虽然成为某种象海市蜃楼一样灿烂夺目的光芒，成为一种憧憬的对象，但实际上革命还没有成长起来。这是由于还没有那种有意识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干革命的核心分子。因此，我们要成为这种核心分子，深入到各学校和机务段工人中去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

“要想从根本上改革这个动荡不宁的现实，就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说开始时只有一两个人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一两个人再让十个人、一百个人懂得，这些人又让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懂得，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使全社会卷到革命的风暴里来。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事呢？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努力追求新的真理的青年们，怎么会排斥旨在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的科学呢？只要一步一步地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青年们就一定会认识到它是正确的，一定会跟着我们走的。”

大家紧张地听着。朴光植滴溜溜地转动着两只黑眼珠，警惕地望着四周。

基俊象磐石一样坐着，严肃地听着金星同志的话，可他的心里也隐隐地起了波动。他想起几年前亲身参加过的铁路工厂的罢工，当时他才十五岁，在锻造车间做工，替劳动共济会的干部们传递秘密条子。劳动共济会的干部们在一条由于下水道堵塞，得穿上长统胶靴才能行走的泥泞的小胡同里的一家人家，点着鱼油

灯给工人写宣传品和指示。他至今还没忘记那个颧骨突起、两颊凹陷的戴眼镜的干部，《谈工会》这本小册子还是从他那里借来读的。共济会的干部们唤醒了工人，动员他们举行罢工。有几百个工人做工的热闹的大工厂，一下子变得象公墓一样死气沉沉。那时，大家劲头很高，看到工人的力量大，都产生了自豪感，可是不久，日本警察闯进密密麻麻的窝棚，一天就抓走了几十个工人。这样一来，其余的几百个工人就冲到厂里去把工厂的办公室砸了个稀烂，就在这一天，基俊被一个监工用木棒打断了胳膊，被日本警察逮捕了。他在拘留所受了十五天的折磨才释放出来，看见工人们又都被迫上工了，那些劳动共济会的干部不知怎的都不见了。他到那个泥泞的胡同里去打听，才知道他们在工人被捕的那天晚上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基俊经历的是这样一场罢工，因此他认为罢工是根本不该闹的，是光让工人吃亏的勾当。不过，他到吉林机务段做工以来，又看到无法容忍的事情太多了。如果认为工人受剥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认为自己低人一等，那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只要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人、想到同样是人为什么要这样受欺侮和剥削，就会气得一刻也不能忍受。崔振国的父亲被解雇的时候，他也曾想起来闹事，可是每当怒火中烧的时候，就想起了从拘留所出来吊着折断的胳膊伏在海边沙滩上哭泣的情景，觉得闹事也会遭到同样的失败，只会让工人吃亏。 然而今天夜里， 听了金星同志的话，他顿时感到浑身涌出一股力量。他想，正象金星同志说的那样，只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擦亮工人的眼睛，那么，用他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金星同志就如何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的具体方法问题谈了半天。他说，研究小组绝对不能露面，而且必须只吸收向往社会主义的可靠的核心分子， 要深入到下面去一个一个 地 吸收。

他平易近人地真诚地谈着。

在灶屋里，崔振国的母亲卷着纱管打瞌睡，她想再到外面去看看，可是无法克服苦难的生活带给她的疲劳，睡魔缠住眼皮子不放。她不光是打盹，还作了一场梦：头顶一盆从松花江里捉到的鲜鱼，在一条村道上不停地走着，雨后路滑，干脆把草鞋脱下来拿在手里。沉重的鱼盆压得脖子左右摇晃，可是她想到今天得把这些鱼卖完才能回家，就踮起脚尖艰难地走着。

"卖鱼呀，活蹦乱跳的鲜鱼！高粱、小米、 黄豆换鱼咧。"

她不停地用粗嗄的嗓门喊着，走了又走，可是没有一个人来买鱼。她急得真想坐在泥泞的路上大哭一场。

这时，忽然听见什么响动，她猛然惊醒过来，手却还在卷着纱管。

她出了一头冷汗，急忙轻轻敲了敲隔扇门。"哎哟， 我这是怎么了？我这个老婆子给大家望风，怎么打起瞌睡来，巡警来了都不知道……"她以为外面来的一定是巡警。 上屋的说话声顿时停止了。

她胸口直扑腾，象风箱似地喘着粗气，出乎意料的是她家老头子打开厨房门走了进来。

"哎哟，可把我吓坏了， 你进院子怎么连咳都不咳一声？"

老头子没有搭腔。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们说没活儿了，叫我走。混帐东西……"

老头子气得摘下皮帽扔在一边。 崔振国拉开隔扇门探 了 探头。

"你们快开你们的会吧， 刚才我以为不是巡警就是日本鬼子的走狗来了，才敲了敲门。"

"爹上哪儿去了？"

"嗯，到制材厂去，可是那儿也没活儿干，就回来了。"

崔振国这才把门关上。崔成根一屁股坐在炕当央，呼地叹了一口气。他原以为今年冬季有活干，可没想到这个希望也落了空，怎么想也觉得在松花江解冻船只出入码头之前，是再也找不到活儿干了。他无力地垂下肩膀装了一袋烟叼在嘴上。

在上屋，朴光植说，在吉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研究小组固然很重要，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警惕宗派分子并解散在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学友会。他说，白顺基嘛，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也就不成什么问题了。可是学友会的干部全是民族主义系统的青年，要是任他们闹下去，就不能把吉林的学生势力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因此，他主张干脆解散学友会，打倒它的所有干部。对这一主张，崔振国立刻表示赞同，就象干树叶遇到火星子立刻着了一样。

“对， 这是最好不过的妙策。 在吉林， 这个集团是个大毒瘤。只要割掉它，所有的学生就会倾向马克思主义。”

“那还用说， 现在民族主义者把学友会当作立脚点掌握了学生势力，我们应该多做些工作，使这个组织垮台。最好干脆把它打倒。”

崔振国和朴光植一唱一和地嚷起来，另外几个学生也随声附和，表示支持，遇事慎重的张德顺和基俊只是望着金星同志。

“我们办事不能那么急躁，也不能采用那种打倒的办法。 我们自己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要引导那些走上邪路的人改过自新，要启发那些糊里糊涂的人觉醒过来，要对那些没有认识的人进行教育，要把所有的人都争取到我们的怀抱里来，把他们都变成我们的力量。学友会也不应该摧毁，而应该渗透到里面去，把它的组织和成员都变成我们的。”

“对，我支持这个办法。我想这就是跟月波、 崔昆他们的打倒式方法根本不同的方法。”

金星同志刚一停，张德顺就这样插了一句。

金星同志继续说："目前，从表面上看， 学友会好象是在民族主义者的掌握下做什么事情，但实际上什么事也不做。头脑聪明的青年，即使是民族主义者，也都已经陷在深深的苦闷里了。白顺基所谓的幻灭是打哪里儿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这些人教育过来呢？"

"完全可以教育过来的。 我就是原先站在独立军一边惹出了不少麻烦，后来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的。"

张德顺瞪着大眼睛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他那微黄的眼珠好象在熊熊燃烧。

大家这才静下来，朴光植和崔振国喘着粗气低下了头。他们原先恨不得马上把那个叫做学友会的组织打个粉碎，可是现在听了金星同志的话，觉得他提出的方法才行得通，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金星同志接着具体地谈到应该按照什么方向，用什么方法和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

的确，金星同志的话，跟在吉林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执行委员崔昆、月波等人拍着讲桌大喊大叫的内容根本不同，跟权深主张的内容也不同。大家静静地听着，句句都铭刻在心里，都非常兴奋，觉得眼前展现出一条新的道路。他们产生了一种自豪感，浑身涌出新的力量，其中最激动的是基俊。

开完会，基俊快步走出城门。他家在城外朝阳街的一个胡同里，说是家，也不过是租了一小间屋子，和一个小煤水夫一起打伙吃饭。

基俊回家一看，屋子里连灯都没点，象个漆黑的地洞，煤水夫成男刚闹过一场感冒，象吃了黄连似的，嘴发苦，任什么都吃不下。基俊买了几个鸡蛋，替他熬了稀粥，可他还是吃不下，仍旧躺在炕上没起来。

"哥哥， 你怎么才回来？"

“什么哥哥不哥哥的，快起来！想到我给你熬粥的这番心意，你也该吃点才对。什么都不吃，光躺在炕上，感冒就能好了？快起来！”

基俊把成男扶起来。成男身体本来瘦弱，这次闹感冒饿了几顿，显得更瘦削了。基俊怕成男又躺下，把枕头夺过来推到一边，然后把锅里的粥碗端出来，粥倒还没有凉。

“成男，现在你也该拿出点劲儿来。”

“是要拿出劲儿来呢。”

“我这话还有一层意思。”

“什么意思？”

“慢慢地你就知道了。来，快张嘴，今晚我非叫你吃完这碗粥不可。”

“给我，我自己吃就是了。”

“不行。我喂，你才能吃完。”

成男只好象小孩子似地张开嘴，把满满一匙粥吮了一半。

“快把嘴张大一点，大口大口地吃，象小娃娃吃奶还行？”

成男又吃了一羹匙，忽然扑簌簌地落下了眼泪。

“哭什么……”

“我想起了爸爸，爸爸从明川来雄基的时候，就是这样喂我的。他向人家讨了饭来，泡在凉水里喂我……那时我闹痢疾。”

“别说那种哭穷的话了，说些给人鼓劲的话多好。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参加罢工斗争了。传递秘密信件，张贴传单，还被鬼子警察抓去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

基俊哄着成男，把一大碗粥差不多喂完了。成男说肚子饱了，不想把一匙子粥一口吃下去，只是一点一点地舔着，基俊又嗔着他快吃，把羹匙伸到他的嘴边。

这时，金星同志正和张德顺一起在离松花江码头东边不远的路上走着。

“张同志，我今晚很高兴。”

金星同志把手搭在张德顺的肩上，说。

“啊，什么？”

“在这荒凉的大地上，不是已经开始播下我们的种子了吗？”

张德顺这才有所领悟，心里热乎乎的。

“虽然现在播的种子为数还不多，也很脆弱，可是这些种子是会给这荒芜的大地带来革命的阳光和春风的。一想到这儿，就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也觉得很乐观。”

“听了这话，我又想起你在桦甸说的话了。

“那时候，你劝我读《共产党宣言》，还一再启发我说，要翻开旧土，播下新的种子。现在想起来，这番话的真意就更清楚了，我们的革命不正是这样在桦甸扎下根的吗？”

“对，尽管经历了许多吃力的探索，但我们终于翻开了那一片旧土，播下了我们的种子。我相信，在这个吉林，事情也会这样。”

“金星同志，我是随着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诞生而获得新生的，想到这一点，我现在心里还是滚热的。”

“一想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我心里也很热。”

金星同志紧紧地握着张德顺的手，向前走去。真的，在桦甸的生活，仅就同张德顺的关系说，也有着许多难忘的事啊。现在回想起来，那里曾有过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的生活：就是仿佛在他们飞来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天际，升腾起一片浓厚的火云。

二

父亲逝世后，金星同志在难以忍受的极大的痛苦中，怀着对

未来的坚定的决心，动身到华成义塾去。

华成义塾是民族主义者们为培养独立军的干部而设立的学校。

金星同志到学校一看，桦甸城内热闹非凡，真象朝鲜马上就要独立似的。家家户户都住上独立军士兵，身穿军装、腰挎大刀的独立军队长们，骑着马跑来跑去，早晚都听到军号声，还不时有独立军的队伍唱着军歌在街上走着。华成义塾盖了一幢很大很大的校舍，每天吹着军号进行军事操练，学生在严格的军事纪律下生活，锻炼身体，学习知识。在上海、美国、俄国等处的独立志士们也纷纷来到这里，他们鼓励学生说，今后独立运动要由年轻的一代承担起来。

金星同志在这样的环境中埋头学习，通宵达旦地温习学校里教的历史课和地理课，还积极参加裤腿里装砂子跑步的强行军训练。

可是，他的这种兴致并没能长久地持续下去。

最初到这里来的时候，他想这所学校和别的学校不同，是以光复祖国为宗旨的，所以一定能学到一些必要的东西。可是没过多久，他开始注意到别人所看不到也感觉不到的生活的最深处。在这轰轰烈烈的生活里面果真有什么能够推动独立运动前进的基础吗？过去的不少独立团体也都是这样轰轰烈烈的。当他们打起大旗，吹起军号敲起大鼓的时候，真象是朝鲜独立马上就要实现的样子，可是过不多久，大旗就倒在地上， 队伍也溃散了。 这种团体，金星同志所知道的就有几十个。那么，在这桦甸城内的生活里有和造成这种痛苦历史的东西不同的东西吗？不管怎样仔细观察也看不出什么不同的东西来，这里采用的还是别的独立运动团体采用过的老一套的办法：募捐军费，光说大话，不重视任何打击日寇的实际行动；割据地盘，征收税金……难道靠这种做法就能实现朝鲜独立吗？华成义塾教的檀君神话和封建的伦理道

德，能给独立运动以什么思想武器呢？

校方严格防范社会主义，学生思想倾向稍有不同，就刨根问底地进行调查，并把他们赶出学校。就在金星同志来了以后，还开除了好几个学生。金星同志看到这种现象，非常气忿，简直无法容忍。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父亲的思想格格不入，他毅然决然地继续探索他早已开始探索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金星同志瞒着寄宿在同一户人家的同学张德顺和赵学奉，贪婪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有时到河边草地上读，有时放学后到山上去读，这样一步一步地开拓了新的真理之路。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桩使他心里大为震动的事件。在独立军一个中队里当兵的房东的儿子，被派到平安道去募集独立资金时牺牲了，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回来。

一个带着六轮子手枪的独立军士兵哭着讲了事情的经过：房东的儿子和另外两个独立军士兵完成了募捐任务后，在回来的路上同敌人遭遇，受了重伤。他丢了同志和募集的钱，只带着一块某个平安道人捐赠的金表，流着血爬了一百多里路，终于在路上咽了气。张德顺和赵学奉看见担架抬到了，就走出屋子到房前的小溪边去，金星同志在放声痛哭的遗族旁边坐了一会儿，也来到张德顺他们所在的小溪边。

“真是的，生龙活虎的七福哥， 就因为没有象样的武器终于落得这么个下场。你说，七星子顶什么用？拿挽发髻的老头子们用旧了扔掉的七星子，怎么能打死拿机关枪的日本鬼子？”

因为独立军没有武器，总是发牢骚的赵学奉怒冲冲地说，然而没人搭腔。赵学奉又接着说：

“日本鬼子不仅有机关枪，还有大炮、坦克、 军舰和飞机。咱们拿七星子、老套筒和保险装置常常折断的土枪能干什么？前些日子我到一中队去，看见有的连土枪、七星子都没有，怀里只揣着一把匕首。有些人嘀嘀咕咕发牢骚说，从上海买来的匣枪都

是坏的。……”

“别嚷啦。要是我们有大量好武器，样样条件都好， 干吗还说独立运动难搞？正因为没有武器，所以才从老百姓那里收税来买武器。说什么没有武器，武器不好，这都是没有爱国精神的表现。”

张德顺严厉地责备说，他的身材看来几乎比赵学奉大一倍。

“什么，没有爱国精神？你别来这一套。 你以为爱国精神就是拿着七星子朝机关枪冲吗？独立军的队长们总是拿这种话来堵住人家的嘴巴，他们口口声声说，武器从上海来，从美国来，从俄国来，反正来的地方可多咧。可真的来了没有呢？连个武器问题都不能解决，还搞什么独立运动！”

“别说了，这不是我们管得了的事情。 我们只要按照我们的本分在学校里学好独立思想，锻炼好身体就行了。”

张德顺和赵学奉争辩了好一阵。

张德顺是在独立军里打过仗的，在“统义府”时期，他曾和几个独立军一起， 怀里揣着手枪往返于平壤、 顺川等地募集过军费。他的父亲在洪范图部队里作战时阵亡，母亲也在支援独立军时被鬼子抓去，牺牲了。他对日本鬼子是有血海深仇的。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独立军干部们为了把他培养成军事干部，才保送他到华成义塾。

这时，又传来了七福妈的痛哭声。

“七福呀，这是怎么回事？你好端端的……， 这是怎么了。你那么巴望着的独立还没有成功就死了，这个仇该怎么报啊？冤哪，岛国的鬼子们凭啥吞并了我们国家，又杀了你？七福呀，这个仇该怎么报啊？真太冤枉、太气人啦！”

是母亲捶着炕呼喊的声音。接着从黑暗中隐约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好象是七福的妻子，推开门跑出来， 撞着墙哭喊丈夫。

金星同志无法使痛苦的心情平静下来，便朝着小河沟的上游走去。他走在草地上，衣服被露水打湿了。野椒树挡住了去路，他折断弯下来的树枝，走出了林子。流水滚过岩石，发出了喧嚣的声音。水往哪里流，喧嚣些什么？ 此刻， 流水声格外令人断肠。绕过河湾，出现了一条通小胡同的路。

金星同志穿过小胡同走上大街——黑暗笼罩的大街，静悄悄的大街，不知是谁把马拴在大街上，这匹马甩着鬃毛，不停地刨着地， 好象是独立军某个中队长骑的。 它把带嚼子的嘴冲着天空，撒开四蹄跑过多少路啊，那豪放的气概多美好啊！

他刚好经过华成义塾校长的家，从高大的瓦房里面传出了几个人大声争吵的声音，争吵的是年号该用公元还是该用民国。过去的独立运动团体为这个问题发生过分裂，为什么又搬出这个问题来争吵呢？在亡国的厄运下，这个国家的宝贵的儿子，不是又死了一个吗？你们到底知道不知道？年号用公元还是用民国，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金星同志走出城门，走过高粱地，又有溪流发出了凄凉的音响。 树林茂密， 柴草长得过人高。……飘荡的萤火虫在寻找什么？越是往上游走，水声越响。

金星同志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通宵走了又走。

第二天，他连早饭都没好好吃就上学去了。被折磨的心，现在好象安静下来，但心情还是沉重而烦闷。

这天学校里没有课，从一大早起就在操场开演讲会。

一个从汉城来的白胡子老头，由戴黑眼镜的训练教官搀扶着登上了操场上高高的讲坛。校长和学监也恭敬地站在讲坛旁边。

老头刚登上讲坛， 就俯视着站在炎阳下的学生们喊了一声“诸君！”

“嘿，这个老头挺精神呢……”

学生们被老头的喊声吓了一跳，悄声议论起来。

老头说，在满洲土地上这样培养朝鲜的军事干部，是值得为朝鲜的独立和民族的繁荣庆贺一番的，他还强调学生要学习朝鲜的灵魂。他精力充沛，有时挥动胳膊，致使夏布长衫的宽袖子呼拉拉地响，有时使劲跺脚，几乎把讲坛的木板踩塌。老头满脸大汗，忽地掀开长衫前襟，从坎肩的兜里掏出白手绢来擦脸，使劲擦了两下，把手绢甩了甩，又继续讲话。每当他伸出胳膊呼喊的时候，就象挥旗子似地挥动手绢。演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可是学生们听得糊里糊涂，不知讲了些什么。

学生们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听一次这种演说。来桦甸的独立运动志士们没有一个不作一场演说就回去的，他们都要作一场鼓励学生的演说，而他们的演说又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强调大义名分和品质修养，有的冗长地讲一通乙支文德和姜邯赞的历史，有的还讲一些在启蒙期传进来的外国哲学……。前不久，来了一个叫裴健的人，他背诵了一通《是日也放声大哭》，呼吁要把日本鬼子和李完用、孙秉畯一棍子打倒，然后就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他们各自都来发挥自己的热情，大喊大叫一通，可是坐在华成义塾操场上听这许多演说的学生们的脑子里却发生了混乱。听了这种说法，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听了那种说法，又觉得那种说法也有道理。为什么都说得那么不清不楚，而又没有理论的统一呢？

学生们的脑子里自然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

演说结束后，就是整天的军事操练，在三伏天的炎阳下搞两个多钟头的操练，然后往裤腿里装上砂子跑步，进行强行军训练。训练教官把军服上的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跟学生们一起跑，长统靴后跟碰得军刀咔咔响。他怀着满腔悲伤和愤怒，认为为了光复祖国，自己应该比谁都多吃点苦，因此他总是站在学生的前头又跑又喊。在阳光下，军刀不时地在他的头顶上闪亮。跑了三十里路，学生和教官都汗流浃背，衣服透湿。

这天晚上，李七福家里来了许多吊客，在桦甸的独立军干部好象全来了。

华成义塾的校长和学监也来了。训练教官连军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赶来吊唁，他老远就摘下军刀拿在手里，走到廊台前泪如雨下地痛哭起来。过不多久，有两辆马车从吉林急驶而来，到了丧家门前停下，马跑得浑身是汗。身穿麻布长衫、头戴巴拿马草帽的李甲武老人走下马车，随后几个独立军干部也下了车，他们一下车就径直到李七福的灵前吊唁。李甲武老人焚香，手直打颤。

“你为光复祖国拯救民族，洒下了忠义之血，与世长辞了，这死虽有价值，也实堪痛惜。国家仍未回到我们手里。虽然我们切齿腐心，誓将为你讨还血债，可何时才能实现啊?”

老人伏在灵前把长胡须贴在地上呼喊。独立军的干部们都掏出手绢揩拭眼角，李七福的遗族哭得更是悲伤。从吉林来的独立军干部都在哭，只有身体肥胖的徐根河没有哭，他赞扬李七福死得光荣。

“你死得光荣。人一生一死都是定理，有什么可惜的！死在同敌人的战斗中，而没有病死在被褥里，可说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死法。我们两千万同胞怎么会忘记你？好样的，愿你死后有冥福。”

徐根河涨红着脸在灵前磕过头站起来。

为了不让凄惨的哭声进入耳朵，这天晚上，金星同志又来到小溪边，整夜望着夜空，想着已故的李七福的命运。

真是令人气愤！这个国度的青年为什么要这样毫无价值地白白送死？一个决心为光复祖国而投入战斗的人，当他没能实现壮志瞑目而逝的时候，该多么难过，多么悲伤啊！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岂是肉体上的痛苦所能比拟的？

追溯起来，从刘麟锡的“保约社”，经过赵秉俊的“农务契”和洪范图的“猎手团”时代，直至翻越三·一运动之峰顶的漫长岁月里，在这血染的江山上兴衰更替的各种组织，曾把多少个李七福

白白地、毫无价值地埋到了地下？然而那些置他们于死地的人，今天却仍然只是烧香流泪，之后就若无其事地站起来，第二天又照样用毫无胜利希望的老办法驱使新的李七福奔向新的死地。

实在令人痛心！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和愤怒啊，我决不走这条路，决不在这个晚秋的冷风呼啸的荒野上彷徨，一定要把这个陈腐的大地翻开，把新的种子播下去。

三

金星同志努力学习。桦甸城内的现实情况无疑是依然如故，可是在他下了新的决心以后，就觉得看到了剥掉一层外皮的真相。他一面孜孜不倦地热心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一面着手争取同志。

一天，金星同志放学后，在回宿舍的路上，邀张德顺登上路旁的小山岗。他打算首先跟张德顺携手合作。独立军干部把张德顺看作是骨干，张德顺本人在华成义塾也是努力学习的。金星同志想：只有首先使这样的青年认识到新的真理，才容易把别的学生争取过来。

“今天，我有件事想跟你坦率地谈谈。”

金星同志说着，和张德顺一起在一棵松树下坐下来。

“什么事？”

“说起来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我们每天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华成义塾学习，彼此不是都有自己的理想吗？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忽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学习，怎么能跟日本鬼

子打仗呢?"

"你以为在华成义塾象现在这样学习，就能打败日本鬼子吗?为打日本鬼子而学习，我也承认这话是对的。然而，这个华成义塾跟过去的独立运动团体的学校有什么不同?过去的独立运动团体也办过这样的学校，教过我们正在学的科目，搞过训练。可是都没有成功，后来散掉了。"

"你这话很对，这个华成义塾教的也是同样的东西。"

"不只是华成义塾教的完全一样，'正义府'用的方法也完全一样，和过去的有什么不同?有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吗?"

张德顺眨巴着两眼，吁了一口长气。他也觉得，"正义府"虽然大叫大嚷，好象要干什么大事似的，可是看不出它有打败日本鬼子的希望。

没有武器，没有军队，什么也没有，只有闹哄哄的声音。光是这样闹哄就能实现独立吗?不管训练教官怎样拼命喊叫，也鼓不起人们胜利的信心。张德顺虽然平素不说话，可是他心里确实有这种怀疑。今天听了金星同志的话，觉得自己的怀疑并不是没有根据，可是他心地深沉，不轻易流露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可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长期搞独立运动的人，怎么会毫无打算呢?"

"那都是不切实际的期待。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

"果真这样，那不是个大问题吗?要是这样，我们应当怎么办?"张德顺依然眨巴着大眼睛，问。

"我们应该探索出一条我们自己的道路，勇敢地抛开旧的，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开辟我们应走的新的道路。"

"那你的意思是怎么个干法?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张德顺惊讶地望着金星同志。金星同志沉着地说:

"如果说独立军的做法是错误的，那么，真理不是反而会在

他们所反对的那一方吗？最近我读过一些华成义塾的禁书。”

“华成义塾的禁书？你是说马克思主义著作？”

“你为什么这样惊讶？”

“难道你是说我们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既然独立军运动搞得很糟， 那么理应设法加以纠正， 怎么能想到要做社会主义者呢？”

张德顺瞪着两眼喊道， 他那两个大眼珠象是立即布满了血丝。

“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忌讳社会主义？用一句话说，社会主义，就是指永远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工人和农民掌握政权、过幸福生活的那种制度。这有什么不好，要受到排斥？社会主义不是空想，已经变成现实了。你就看占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吧，我们要争取的朝鲜的独立也是一样，首先要决定这个独立是为谁的，是什么样的。即使我们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光复了祖国，如果得到的是没有给被压迫者带来任何东西的那种独立， 那种制度，那么，这对我们老百姓又有什么用呢？我想，只有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独立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我是确信这一点的。不过，我并不想把它强加于任何人，我的意思是要共同探索真理。理应探索新事物的我们，不作研究，一上来就不管青红皂白地加以反对，这是多么愚蠢啊！这是非常有害的惰性。我们现在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自己不作了解，只要一听到那些没能给我们开拓出任何前途的保守分子说不好，自己也就以为不好。我们青年必须放开眼界，看清世界，从中找出自己应走的道路。绝不能象井底之蛙，陷在已经衰退的独立军的精神世界的圈子里。我们要放开眼界，探索真理。”

“可是，我们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 共产主义会考虑民族和国家吗？ 而我们是争取朝鲜独立的， 怎么能走那条路？”

“那是顽固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诽谤， 这种诽谤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因为害怕社会主义而加以中伤的论调，是完全一样的。你好好想想，真正为国家和民族着想的，正是象我们这样被压迫的穷苦民众，解放这些民众，让他们过幸福生活，这怎么不是爱国家爱民族呢？归根结底， 所谓国家是什么？ 不是有民众才有国家吗？正是这条为民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才是真正爱国的道路，才是真正爱民族的道路，不是吗？因此我认为，只有做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能做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张德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手掰着松球，他心里显然起了轻微的波澜。

这天晚上，张德顺一夜没有合眼，金星同志躺在炕头上，不时地瞅瞅翻来复去的张德顺。张德顺朝着映有月光和树影的窗户装睡，一会儿又翻过身来。

金星同志把弄到手的秘密书籍读完以后，借给张德顺和赵学奉阅读。张德顺第一次接到书的时候，两手微微打颤，接过书也没有马上就读，而是藏在抽屉里。他好象又在慎重地想着什么。

“怎么，你不想读它？”

“要是共产主义是对的，那独立军为什么反对？这一点， 我怎么也搞不清楚。”

张德顺这样回答了金星同志的问话。

“你要丢掉那种狭隘的想法。 独立军头领们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尽管国家沦亡了，可是这些人的生活可不象我们饥寒交迫的民众那样窘迫，他们都有钱财，有土地……他们害怕搞了共产主义，这些财产会化为乌有。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本性愚顽，心胸狭窄，没有远见卓识能够理解新的思想，也没有力量跟着时代前进……。因此，他们故步自封，煞费苦心地想在那个圈子里搞出点什么。如果真心真意为朝鲜独立着想，为朝鲜民族的幸福着想，不是应该了解一下世人都赞颂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再作出判断才对吗?"

张德顺没有回答。

第二天，张德顺才慢腾腾地把那本藏在抽屉里的书拿出来读，而赵学奉则早就被书吸引住，每天放学后就到小溪边或树林子里去专心阅读了。

读书的学生逐渐多起来，住在别的宿舍的李炳模、俞大容、黄鹤也听从金星同志的劝告，开始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朴光植也在这个时期参加进来了，于是在华成义塾里掀起了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潮。

有一天，一个叫金福男的学生，在读金星同志借给他的《卡尔·马克思》的时候，被训练教官发现，把书没收了。金福男非常害怕，急忙跑来找金星同志诉说了事情的经过。

"在哪里读的时候被没收的?"

"午饭时间，我正坐在学校后面的树荫下阅读，训练教官忽然出现在背后，问我看什么书。我犹豫了一会儿，又不好说谎，因为他一定会翻开看的，只好回答说是《卡尔·马克思》。他一把把书夺过去，还叫我到办公室去。"

"你去办公室没有?"

"去了，他问我书是哪儿来的，我就低着头站在那里不吭声。他看我总不开口回答，便用拳头猛敲了一下桌子，问我是不是想挨揍，我说你要揍，你揍好了。他听了，就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半天，好象没办法，叫我出去了。"

"书就被没收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 又不能把书偷出来……看来，校方不会放过这件事，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追查，弄不好，会连累你的。所以我想不管什么念书不念书了，今晚就远走高飞，你看怎么样? 我跑了，这件事不也就完了吗?"

"跑，为什么要跑? 你犯了什么罪要跑? 我们是在追求真理，

迫害追求真理的青年，那就是他们犯罪。你要抛弃怯懦的想法，坚强起来。”

金星同志劝金福男要更加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上学去。

第二天。

金星同志认为不能放过训练教官的错误行为，便到办公室去找他。办公室里，有白发苍苍的校长，还有身材魁梧的学监，正在写着什么。训练教官手里摇晃着那本书，正跟地理教员说话。

“有什么事？最近你用功吗？”

听到金星同志问好的声音，校长抬起头来，说。

“是，我是在用功学习。”

金星同志一面回答，一面走向训练教官。他走到训练教官跟前，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那本书的问题。

“老师，昨天您把金福男的书拿来保管了吗？”

“保管？我是没收的！就是这本。”

训练教官不胜厌烦地把手里的书放在桌子上，说。

“这是我的书，还给我吧。”

“什么，这书是你的？你读《卡尔·马克思》？”

训练教官非常惊讶地睁大眼睛望着金星同志。

“老师，我就不能读《卡尔·马克思》？我们是学生，只要有必要，什么书都应该读，用来丰富知识，不是吗？”

“同学，这可是共产主义的书！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鼻祖啊！”

“我也知道。可是，我们要学习，就得了解世界上的各种思潮，要了解这些思潮，不就得读各种书吗？况且，我们是为光复祖国而投身于独立运动的，连马克思都不了解，还能干什么？目前，世界上号称政治家的人都在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如果我们不了解它，我想那不仅是个耻辱，而且也没法搞好独立运动。”

校长、学监听着这话，都抬起头来望着金星同志。金星同志

真诚的说服，使他们吃了一惊。

“反正在我们华成义塾是不许读这种书的。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些政治家读马克思，可是我们华成义塾是不许读的。读了这种书，沾染上共产主义思想，那可就要把国家葬送了。”

“虽然这是令人心痛的事，老师，我们不是已经没有可以葬送的国家了吗？而且光复祖国的途径不是也很茫然吗？因此，我们民族，无论谁都应该多读书，扩大见闻，从中探索光复祖国的途径。既不阅读又不了解，只因为是共产主义就说马克思的学说不好，这怎么行！共产主义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华成义塾果真有人了解过没有？不好好了解就把大批热血青年追求真理的道路堵塞起来，这决不能说是好事。要想进行正确的教育，就应该给学生们以读任何书籍的自由。”

“你，你这是怎么说的？你要读共产主义的书的自由？”

校长停住扇扇子的手，说。金星同志转身面向校长，回答说：

“老师，学生要读书的自由，难道也不对吗？我看，华成义塾的教育太狭隘了，学生们想找寻新事物，却没有新事物。如果这是只限于华成义塾的教育的问题，那还罢了，可是一想到这种教育正是朝鲜独立运动的弊病的反映时，就不能不令人痛心了。”

“朝鲜独立运动的弊病？你这是什么话？”

校长拍着大腿，暴跳如雷，学监、地理教员和训练教官也都惊诧地睁圆眼睛望着金星同志。

“老师，您不必吃惊，好好想想吧。”

金星同志仍用严肃的语调说：

“依我看，大家都在为朝鲜的独立呕心沥血，然而都是在狭窄的小圈子里顽固地坚持旧的见解和方法，而不懂得放眼世界。”

“什么，坚持旧的见解和方法？你这又是哪来的混话？不管怎么说，‘正义府’已经打出新的旗号，铺开了这样的工作，难道

能说‘正义府’也坚持旧的见解和方法吗?”

“‘正义府’搞的有什么新玩意呢? 这里有什么同过去的独立运动不相同的呢?看来好象轰轰烈烈,其实哪有什么变化,我看不到有什么变化。提出了什么新的路线,提出了什么新的策略和新的方法了吗?目前,日本鬼子在朝鲜派驻师团,使用大炮、飞机,而我们准备了能够对抗它的力量了吗?定下了能够打败他们的策略了吗?我看都没有。为了朝鲜的独立,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献出了生命。不久前,我们房东家的李七福也为独立运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今后还要有多少勇敢的朝鲜儿女献出生命啊?当号召这些热血沸腾的人们奔赴决死的战场的时候,那面旗帜上果真有某种值得这许多人献出生命的信念吗?果真有什么策略吗?如果盲目地提出一定要战斗的笼统的口号驱使那些宝贵的爱国灵魂去送死,这不是过分的冒险吗?不,与其说是冒险,倒不如说是罪恶!”

金星同志的声音越来越激昂,两眼射出了逼人的光芒。停了片刻,他掉转视线,用柔和的语调继续说:

“当然, 我知道老师们为已经放到停尸板上的祖国的命运担忧,连觉也睡不好。可是,如果老师们以为只有你们在为国家的命运担忧,而别人都在隔岸观火,那就错了。热爱祖国的权利,怎么能只属于几个独立运动者呢?我们虽然是学生,但也在彻夜不眠地想着怎样才能夺回被霸占的祖国。正是为了这个,我们才大声地争论,在研究世界的动向和各种思潮。这有什么不对?”

盛气凌人的校长终于哑口无言了,不仅是校长,学监、地理教员和训练教官也都被慑服以至无话可说了。金星同志转身向训练教官说:

“请你把那本书还给我。”

“不行。看来,你是为了搞共产主义而想说服我们, 那可不行!”

训练教官霍地站起身来，校长颤动着白胡须喊训练教官坐下。金星同志望着训练教官一上一下颤动的眉毛，说：

“老师，真理并不在呵斥里面，为什么要粗暴地呵斥学生呢？请你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断言这个好那个不好，而要给我们这些甚至在睡梦中也饱尝着亡国奴的悲哀的学生指出光复祖国的途径，给我们这些在黑暗、险峻的道路上摸索的学生照射出真理的光芒。设若如此，我们就会在那条道路上奋勇前进。”

金星同志说罢，伸手拿起放在训练教官桌子上的那本书，默默地走出办公室的门。训练教官的锐气受了挫折，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望着校长发呆。过了好一会儿，办公室里才闹嚷起来。

教员们闹哄哄地说，一个被看成是最可靠的栋梁的青年脱了轨了。只有校长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颤动着白胡须，没有说话，他的两眼甚至闪灼着隐约可见的泪光。

几天后，金星同志被校长叫到办公室去，训练教官也在座。

“上次你说的话是有些道理的，这一点，我们也承认。那天你也说过，你读那本书并不是为了搞共产主义，我们相信这一点。你说，我们可以这样看吗？”

校长微微涨红着脸，问道。训练教官背靠着椅子坐在那里只顾抽烟，看他的神情，似乎怒气还没有全消。

“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辜负我们民族的期望的。”

“你来过的那天晚上，所有的老师都对你的问题谈了很多。你要好好学习，决不能背弃我们的期待。正象你说的，懂得共产主义是好的，因为只有懂得它才能积极地跟它做斗争嘛。不过，你读的书决不要转给别的学生看。”

“…………”

金星同志很想说，这样的书所有的学生都应该看，大家都应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可是转念一想，又没说。

金星同志向校长和训练教官行过礼，走出办公室。

同学们看到金星同志把《卡尔·马克思》要了回来，都大吃一惊，尤其是张德顺，眼睛睁得圆圆的望着金星同志。同学们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来谈论，从他们的气势来看，好象现在可以公开地学习共产主义了。

同学们读书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到处进行着热烈的辩论。革命热情沸腾的学生们卷进了主张立即打倒地主资本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急进的潮流，个个生龙活虎，好象已经拿到了锐利的武器。

可是这个时期，金星同志内心又感到沉重的苦闷。怎样把已经领会的理论和眼前的现实联系起来，怎样规定朝鲜革命的当前目标，用什么方法领导革命，他觉得还难以拿定主意。

一天晚上，金星同志到金福男住的宿舍去，那里已有许多学生聚在一起讨论什么问题，外面还放了哨。有的主张首先要打倒资本家；有的主张不论大小，凡是有产者都是剥削者，都应该打倒；有的说应该彻底摧毁旧社会；有的说应该首先打“乙巳五贼”（一九〇五年把国家出卖给日本的李完用等五个卖国贼——译者注）；有的说应该打倒封建两班阶级，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张德顺坐在炕梢上大声质问：日本鬼子就不打倒了？他现在也成了一名热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徒。他身材魁梧，令人望而生畏地坐在那里听着同学们的辩论，偶而吐出一两句有分量的话。

“日本鬼子也要打倒，不过，既然我们进行的是阶级斗争，那么最重要的当然是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问题。”

俞大容回答了张德顺。

金星同志默默地听着同学们的发言，听了他们的发言，心里的苦闷更加深了。他们的发言都有一定的道理。

要想在朝鲜进行革命，就要打倒日本鬼子，打倒资产阶级，还要打倒封建两班阶级。然而马克思规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并认为完成了这项任务就可以实现

社会主义。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怎么想也觉得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着的朝鲜，用那种单纯的方法是不能进行革命的。那么，在我们朝鲜究竟应该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进行革命呢？

金星同志走出屋子，在黑暗的路上迈着沉重的步子。

在苦闷中，废寝忘食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有一次，金星同志忽然想起了父亲生前指责朝鲜青年不加思索地倾慕外国学问的一段话。

“过去是崇拜东方的儒学家和哲学家，而如今转而崇拜别国的哲学，一会儿死读经书和贤人的文集，一会儿又把它扔掉，死钻另一种学问，把它奉为圣书，实在令人慨叹，鹦鹉学舌似地今天背诵这个国家的哲学，明天背诵那个国家的哲学，怎么能树立起自己的中枢呢？”

这是父亲同一个来自汉城的青年谈话时感慨系之地说的一段话。

金星同志立刻意识到这一段话里包含着一条真理：

“不能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树立自己的中枢。”

金星同志找到了这个真理，涌出了新的力量。他反复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阅读有关朝鲜经济状况的书和其他许许多多新闻杂志。他不光是阅读，还写了很多心得，抄下数目字作过计算。

一天清晨，金星同志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外面。

虽然通宵没睡，但他的两眼炯炯发光，浑身热乎乎的。

金星同志心里想：不能囫囵吞枣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过来，而应该吸收它的原理，根据这个原理，来考虑朝鲜革命应走的道路。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朝鲜革命。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着朝鲜，朝鲜社会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成熟，不考虑这些条件就不能设想朝鲜革命，因此，我们应当从打倒外来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开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朝鲜革命的首要

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也是打倒阶级敌人的斗争。在我们朝鲜，地主、资本家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不是日本鬼子，就是和鬼子相勾结的民族叛徒。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打倒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实现阶级的解放，我们要这样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么，我们现在应该从哪里着手呢？首先应当建立组织，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组织。组织，组织，必须建立组织，必须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的，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被剥削阶级而斗争的组织。……

但是，历史的风暴还在生活的底层徐徐地回旋，等待着一举迸发的时刻。为了新事物的诞生，一切条件都周密细致地一个一个地成熟起来。

暮秋的一个夜晚，在金福男寄居的宿舍里召开了开创伟大革命历史的起点的历史性集会，成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正是经过这样艰苦的路程，播下了革命的第一颗种子。

第 三 章

江南公园的风雪

一

在即将举行三府合并会议的前夕，民族主义团体“正义府”、“参议府”、“新民府”的代表，以及东满侨民代表、青总代表、北满侨民代表，开始汇集到吉林来，吉林市顿时热闹沸腾起来了。在合并会议之前，“正义府”召集干部连日举行预备会议。

李甲武老人等“正义府”的干部，今天又聚集在白乐振家的客屋里讨论了一整天。

“这次合作不成功，独立运动的命脉准会永远被阻塞，这样说，并不过甚其词。因此，我认为，我们‘正义府’也不应该过于坚持己见，使合作会议陷入僵局。”

在预备会议上，白乐振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今天又重复了这句话。他看到“正义府”的干部们总是在嗡嗡地吵嚷，觉得很不放心。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无非是要在三府合并会议上坚决贯彻“正义府”的主张，由“正义府”来掌握领导权。白乐振费尽心机地想要预先把干部们的这种飘飘然的情绪压下去。

“那么说，你是要完全让步，撤回我们的主张吗？”

“要定下一定的原则，在符合原则的条件下，我们也应该作

出让步。'参议府'和'新民府'也必然要拿出他们的主张来的，对他们的主张，应该进行磋商，采取折中的办法，该他们让步的他们让步，该我们让步的我们让步。"

白乐振这样反驳蓄着山羊胡子的李必守的话。他脸色红润，卷发油亮，精力旺盛，性格倔强，有一种谁也压服不了的气派。

"白先生，那么在领导权问题上，我们也应当让步吗？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我们不应该过分担心合作遭到破裂。"

胖子徐根河插了一句。

"我看，应当考虑白先生的意见来制定方针才对， 要是我们拘泥小事而误了大事，那怎么行？"

李甲武老人晃着垂在胸前的灰白胡须，开口说。

"难道我们除了取得领导权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大事吗？"

"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推进独立运动， 这才是比什么都大的大事。"

李甲武老人严厉地驳斥了徐根河的话。他盘腿坐在上首，一有过激的意见出现，他就这样插上几句，告诫人们要以三府合并这件大事为重，要怀着甚至不惜把"正义府"献到祭壇上去的心情去探索成全大事的办法。

屋里整天弥漫着白濛濛的烟气。白乐振独自煞费苦心地拟了一个如何建立即将成立的统一体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的草案，原想今天在会上把它提出来，后来却没有提。

"这场争权夺利和内讧，势必断送独立运动。"

他一肚子愤懑，心中这样想着。

正当各派都在这样举行预备会议的时候，吉林市里传开了一条新的消息："上海临时政府"的头目"兴士团"系统的安默将路经北京前来吉林。一听到这个消息，聚集在吉林的独立运动者就活象要有什么总统来临似地轰动起来。 在白乐振家客屋里开 会 的"正义府"干部们，也都兴奋地纷纷谈论安默，唯有白乐振一个人

没有说一句话。他对安默的依赖外力思想是深恶痛绝的，因此对称颂安默的李甲武老人也失去了好感。

安默是以朝鲜民族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自居的。“韩日合邦”前，他在汉城参加了“独立协会”，从那时起就进行了一些活动，后来到海外去活动了一阵，又回到国内继续从事民族主义运动，还建立了几所学校。“合邦”前，日本帝国主义曾经诱惑他当韩末政府的首脑，他断然拒绝，之后又到海外去了。

这样一个安默，这次从美国回来要到吉林来，独立运动者们对他寄予某种期望，也是自然的。

“李先生，这么乐观可不行啊。安默先生来吉林， 同即将召开的三府合并会议有什么关系？你以为他是为成全这个会议而来的吗？安默先生是带着‘兴士团’路线来的，难道即将成立的统一体要接受‘兴士团’路线吗？无论如何，要由‘正义府’掌握全局！”

俞相朝从白乐振家的客屋里走出来，靠到李必守的身边，小声说。他穿着黑大衣，拄着光滑发亮的文明棍。李必守装做没听见，只顾走路。然而俞相朝又凑近他的耳朵轻声说：

“其实，那个安默先生来与不来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看，李甲武先生的立场倒是个问题。 会议还没有开始， 他就老是主张‘正义府’应站在让步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我真不懂他为什么尽说这些没用的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掌握领导权？”

“所以有这种论调，都是因为有白乐振和郑敏秀这些人。”

李必守恶声恶气地喊了一句。

“要是这样，‘正义府’应当首先排除这种势力， 怎么能保留着这种势力去开合并会议呢！”

李必守没有回答。他虽然对“正义府”在三府合并会议上不采取争取领导权的具体措施， 只顾急于达成合并的目标， 深感不满，但是他认为俞相朝的主张也不能全盘接受。因为他知道白乐振和郑敏秀是不能排除的，要是排除这样的中心人物，就等于毁

灭“正义府”本身。

傍晚，李必守和俞相朝走在行人稀少的马路上。俞相朝不时地转动着他那藏在玳瑁镜框后面的眼珠子，偷看凛然难犯的李必守的半边面孔，他本想再跟李必守谈些什么，但是看看李必守的神情似乎对他的话并不感兴趣，也就没有再开口。

这位玳瑁眼镜的主人，其实是一个色彩不同的家伙， 是“朝鲜总督府”派来的密探。 他的老子是在韩末贼臣的荫庇之下窃据要职，为引进日本帝国主义效过劳的卖国贼，曾从日本帝国主义那里领到一大笔“恩赐金”。

因为老子亲日卖国有功，他到日本去过了一阵花天酒地的生活，还念了大学，毕业后回到朝鲜，在“总督府”谋了一个官职。

他在“总督府”干了一年以后，被警务局长派到吉林来刺探朝鲜独立运动，于是就混进这个独立运动者的队伍。

他同李必守分手以后，拄着文明棍在松花江边的路上走着。当他路过崔振国的院子时，迎面看见崔振国的母亲顶着一盆猪食走过来。

“嘿嘿，你真辛苦，我帮你放下来吧?”

“哎哟，先生，不怕弄脏衣裳吗?”

“弄脏了怕什么?”

他立刻把文明棍往廊台上一放，接过猪食盆放到地上。

“哎哟，真谢谢你了。”

“这有什么可谢的， 都是邻居嘛……学生们最近还来做功课吗?”

“哎，偶尔来几次，一来就看什么小说，吵吵闹闹的。”

“呵呵，敢情是，年轻人嘛。”

俞相朝拿起放在廊台上的文明棍，装模作样地走下坡道。

“我是不是说漏了嘴啦? 上回他也问我学生们是不是聚在这儿做功课，这回又向我打听这个事儿，真叫人犯疑。”

崔振国的母亲从头上拔出黄铜发簪叼在嘴上，一边重新绾着发髻，一边这样想。

安默到达吉林了，日落时分，他在吉林站下了火车。站前空地上的民族主义者和在他们影响下的学生，闹嚷嚷地等着他的到来，人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出口处。不久，安默在“正义府”的头领李甲武、“参议府”的头领沈学、“上海临时政府”的崔活以及李宣烨牧师等人的簇拥下，出现在出口处。在异常拥挤的旅客中，安默的黑色礼帽高人一头， 格外显眼。 他的身后紧随着李宣烨牧师的白净的脸， 那脸只够到安默的脖颈儿。 安默走出出口，同等候在站前空地上的民族主义者一一握手， 跟他同来的两个青年人——一个提着发亮的手提皮包和大皮箱，另一个拿着安默的黑礼帽和文明棍——紧跟在同人们握手的安默身后。安默穿着黑外套和尖头皮鞋，留着乌黑油亮的偏分头，鼻子下两撇胡须，修得满漂亮，身上还散发着浓厚的香水味。他跟民族主义者握过手以后，走到学生面前，含着微笑，抬了一下手，就退了下来。

“尊敬的、信赖的诸位！”

他向把视线集中到自己身上的人们开始发表讲话。李甲武、沈学、崔活、李宣烨等人，都脱下帽子站在他的身边，郑重其事地听他讲，胡须一直卷到眼角上的“新民府”头领李光镇也站在一旁听着。大家的神情都很严肃，其中李宣烨牧师和崔活的神情尤其认真严肃，李宣烨不时干咳着，把手帕拿到眼角上去。

“承蒙诸位惠爱，敝人此次游美归来，得以遍访各地，深感荣幸。此次访问各地之目的乃愿与诸位同胞就我们的宿愿——朝鲜独立问题，推心置腹地进行磋商。当今世界万邦，是一派新生与自由的气象，说明全人类的理想正在迅猛地涤荡着欧洲战乱的痕迹，奋勇地前进。而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朝鲜……”

“天太冷，是不是少讲一点？”

讲话刚要触到本题，李宣烨牧师从旁小声地提醒了一句。安默点了一下头。学生们啧啧地咂着舌头埋怨李宣烨多管闲事，他们都热切地想听听安默究竟要说些什么。

安默讲了三分钟的话，就在人们的掌声中接过随从青年递给他的帽子戴在头上，又接过文明棍，威严地迈开脚步。李甲武和沈学两位老人把他引到早已在等候的黄包车旁边，他坐上黄包车，用手指尖摸了摸漂亮的胡须，眺望着暮色笼罩的城市。

李甲武、沈学等三个府的头领也都坐上黄包车。李宣烨大声吩咐安默的车夫，要他不要走朝阳门大街而走日本领事馆前面的大街。跟所有独立军的头领一样，李宣烨牧师此刻兴奋得简直无法自制，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朝鲜一下子独立了，安默正要去出席第一任总统的就职典礼。所以他想让日本领事馆的鬼子们看看这一威风凛凛的行列，好叫他们吓得魂飞魄散。

"可恶的东西，叫你们看看朝鲜民族的威风！"

李宣烨心潮翻涌， 越来越异想天开。 安默坐的车跑在最前面，随后便是一溜独立军头领们乘坐的黄包车，只有学生们什么也不乘，闹闹嚷嚷地走着。一溜黄包车穿过拐向朝阳门的十字路口，直奔倭人街，独立军头领们坐在颠颠簸簸的黄包车上，用吓人的眼光怒视着在夕阳下闪亮的领事馆的玻璃窗。留着老虎胡须的李光镇，目光更是吓人，他凶狠地怒视左右，无端地把翘起的胡须拧了又拧。一看到领事馆屋顶上摇摆不停的日本旗，安默的神色也起了一些变化，含着笑意的眼睛，射出了锐利而冷漠的光芒。唯有李甲武、沈学两个老人晃着他们的长胡须，装作一切都没看见。 倭人街空无一人， 好象用笤帚扫过似的，商店也都关了门。经过日本领事馆的时候，谁也没有说话，只有黄包车轮子滚动的声音和马路上的薄冰被碾碎的声音在响。

二

在安默到达吉林的当天晚上，金星同志接到铁路机务段的工人要举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第一次集会的通知，准备动身到城外基俊家去。他刚走到外面，就遇见急匆匆地来找他的张德顺。

“出了什么事?”

他同张德顺一起走向大街，一边走一边问道。

“你听到安默到了吉林的消息没有?”

“嗯，听说了。”

“今天，职业学校的同学拉我到车站去看，我就去了。他们欢迎安默，可真够隆重的。”

“肯定是隆重的。他是民族主义者们捧得象总统一样的人物嘛，欢迎他还能怠慢?”

“不光是民族主义者，还去了不少学生，他们听了安默的讲话，为他欢呼鼓掌，着实热闹。我寻思，这个安默这次对学生的影响肯定不会好的，特别是他很快就要举行什么演讲大会。我不知道他在会上要讲些什么，如果他说一些有害于朝鲜革命的话，并且赢得一些人心，可就不好了。”

“哈哈哈，不要害怕。也许一时能赢得人心，但学生们是不会走违背真理的道路的。怎么样，职业学校的研究小组搞得怎样啦?”

“昨天晚上开始活动了。”

“现在吸收了多少人?”

“九个人。今天晚上又要增加一个。”

“那你快去吧，要秘密地很好地加以指导。我们不用那种以冠冕堂皇的演说去博得人心的方式，而要用深入下层，以真理去启发群众，使之提高觉悟把力量团结起来的方式，顽强地进行工作。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法。”

同张德顺分手以后，金星同志在督军署前的大街上快步走去。朔风呜呜地吹着行道树的枝桠，人行道上的薄冰在脚下嘎叭嘎叭地碎裂，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冷，只觉得浑身都是力量，精神爽快。金星同志走进基俊家的院子，早已站在库房前等候着的基俊，双手握着金星同志的手，小声说：

“只有一个人没来，别的都来了。”

“好，进去吧。”

“有个问题事先跟你说说。”

“什么问题？”

“不是别的……”

基俊迟疑了一会，接着说：

“除了上回提到的那些人以外，今天又多了一个。”

“谁？”

“他叫李成男，机务段当煤水夫的少年工，是跟我合伙吃饭的。”

“那一定可靠，让他参加好了。”

“就是太小了点。我跟他谈了你讲的话，他听了非要我让他参加研究小组不可，缠得我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了。”

“小有什么关系？不要紧的。小孩子反而更纯洁，进取心强，他们会更积极地参加革命，进步也会更快。”

基俊这才放了心，噌噌走到廊台前，大声咳了几声，推开房门。门楣太低了，他们都弓着背走进屋。

金星同志一进屋，围坐在冒着煤油烟的油灯前的青年，都忽

地站了起来。

“同志们，这位就是大家渴望见到的金星同志，今晚来这儿指导我们机务段工人的头一个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的集会，大家认识认识吧。”

基俊说着象是预先想好的话，郑重地作了介绍。大家都纷纷伸过手去同金星同志握手，脸色苍白的李成男也推开前面的人，上来握了手。

“哦，你就是李成男同志？你干的是煤水夫的活儿？”

金星同志忽然收起笑容，问道。

李成男看到金星同志先认出了自己，禁不住高兴地张开没有血色的嘴唇笑了。长着胎毛的黄而瘦的脸，露出稀疏的牙齿，更显得一脸孩子气。

“多大了？”

金星同志抚摸着成男的手，沉重地问。

“十三岁。”成男不知所措地回答。

“十三岁……”

年纪固然小，可也没有长足。

“你就用这双手摆弄那个大铁锹吗？”

“我们不叫他干，可他还是拼死拼活地干。”崔基俊插了一句。

“嗯——”

金星同志这才放开成男的手。屋里的空气立刻变得沉重起来，他感到心里一阵剧痛，仿佛触到了被践踏的祖国的血淋淋的伤口。

“李成男同志参加到为了干革命而集合起来的吉林工人的队伍里来，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成男同志干着大人都觉得很吃力的活儿，这多么了不起啊！真想让那些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看看，咱们工人阶级的儿子成男同志是怎样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是不是，同志们？”

金星同志的神情缓和下来，他这样一说，沉重的空气立刻变得热闹起来。有人还捅了捅成男的腰，咬着耳朵嘀咕了些什么，成男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

“来，大家都坐下。”

金星同志朝大家爽朗地说，可是青年们都犹豫着不肯坐。

“怎么都站着？来，都坐下吧。”

他张开两臂按着左右两个青年的肩膀，先坐了，青年们这才一个个坐了下来。煤油灯不停地冒着一缕又细又长的烟，后墙虽然开了个通气孔，但屋里还是烟味刺鼻呛嗓子。有个青年看到油灯冒烟太大，便用吊在灯架上的大针把灯芯往下压了压，这样，烟冒得少了，可灯光也变暗了。

这时候，一个迟到的青年推开房门，不声不响地探进身子来。

“没人看见你到我家来吧?”基俊问他。

“没人看见。可那个石必来了没有？——哦，在那儿呢，你这家伙怎么一个人跑了？我给麻脸两口子拉架，来晚了。那个混帐东西喝得醉醺醺的……”

这个青年不知道金星同志在座，嘟嘟哝哝地上了炕。这时，基俊向金星同志介绍说，他是锻工，叫车得宝。他这才慌忙摆正姿势，说：

“嘿，失礼了。”

“这有什么失礼的，快坐吧。”

金星同志同他握过手，就拉他坐在自己的身旁。身架挺大的车得宝一挤着坐下去，大家都乱了一阵，给他让位子。车得宝大方脸，高鼻梁，长得很英俊。

“金星同志，我们总共十一个人，这是名单，请过目吧。”

基俊说着，把名单放在金星同志面前。这是一本大笔记本，上面用铅笔写着四四方方的大字，名字下面还记上了各人的职业

和年龄，共有两个锻工、一个副司机（基俊本人）、四个煤水夫、一个车工、三个机车修理工。基俊还补充说，这十一个人差不多都是从小就干活的。

金星同志问了每个青年的经历，对李成男则问得更详细些。

“成男同志的父亲是在什么地方去世的？”

“在煤坑里。”

成男垂着头，低声回答。

“是和我父亲一起在煤坑里去世的。煤坑塌了顶，连尸首都没找到。”

车得宝接过成男的话，抬起方脸若无其事地说。他的态度似乎是说，谈那早已过去的事，有什么值得伤心掉泪的。

金星同志问过青年们的种种情况以后，还问了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当中识字的只有基俊、车得宝和另一个煤水工人。

“那么说，大都是文盲了。其实，这也是必然的……”他感到很难过。

“来，同志们，先这样：基俊同志和识字的人都来帮助不识字的人。我们国家的文字容易学，很快就能学会，咱们都拿出工人阶级的气概来好好学吧。”

“伙计，你们觉得怎么样，能学吗？”

车得宝望着大家，问了一句。

“车同志，你这种说话的习惯得改一改，革命同志之间，应当叫同志。”

金星同志笑着提醒道。车得宝马上红了脸，笑了。

“怨我说惯啦，我就改。同志们，学得了吗？”

车得宝就是这样一个淳朴耿直的人。

“只管教我们好啦，把扛大箱子的力气全使出来总行了吧。”

“我还会念一点儿哩。”

大家这才把眼睛睁得圆圆的，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要是会念，学起来就更快了。"

金星同志先这样作了鼓励，然后接着说：

"要尽快地学习文化。文化， 不是什么特殊的人才能学的，人人都能学，而且都应当学，尤其是你们几位同志，都是为推动朝鲜革命而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人，只有学好文化，才能理解马列主义。让我再重复一遍，大家要认识到，从现在起，认字看书就是我们工人阶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资本家的战斗。我们为什么念不起书成了睁眼瞎呢？我们工人不比别人差，都是具有智慧和才干的聪明人。要是没有我们工人，天下人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吃的穿的，都是我们工人制造的，一切现代文明，也都是我们工人创造的，我们工人就是这样有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才能。然而，我们不能不去做苦工，还没有进学校，就把骨头累弯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把我们朝鲜人永远变成他们的奴隶，推行愚民政策的结果。学了文化就会觉醒过来，觉醒了就会团结起来造反闹革命，因此他们处心积虑地要使我们朝鲜人永远做睁眼瞎。这样，我们学习祖国的文字，提高自己的觉悟，难道还不是一场革命斗争吗。"

金星同志把话顿住，朝大家望了一眼。车得宝精神专注地听着，眼睛睁得比平时大一倍。大家的神情都很沉重。

"我们必须学习文化，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把大刀， 用它一层一层地去解剖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 去打击敌人， 消灭敌人。然后在帝国主义遭到覆灭的废墟上，建立起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自由幸福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们能不能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自己，就取决于我们工人阶级能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我们朝鲜的工人阶级诞生还不久，但是，我们朝鲜工人阶级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非人的压迫和剥削。就拿眼前的例子来说吧，你们在机务段每天要干十二个钟头以上的活，整天背煤炭，烧锅炉， 可是你们家里的人却没吃没穿， 挨饿受

冻，你们自己的处境也是一样， 一有病就要被撵出来。 不光这些，你们还受着无法忍受的民族污辱。我们的这种处境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难道就应该一辈子这样被践踏被压迫吗？你们看怎么样？ 车得宝同志， 你说对这种不公平的世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看，用不着说二话，得把日本鬼子统统打跑。”

“你呢？”

金星同志又问一个坐在对面角落里的青年。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看我们工人每人干掉二十个鬼子就行了。”

“二十个鬼子？哈哈哈，真不错。”

大家哄然大笑起来。

“你这个决心是好的。不过，就是爬一座山， 也要先想好应当从哪个方向爬，怎样穿过树林，走哪一条路，何况我们是要打败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呢？要是毫无打算，硬干硬拼，那还行？应当有个用什么方法，怎么干，怎样打日本鬼子这样一套打算，看看，谁能说一说？”

大家都哑口无言，回答不上来。

“说不上来吗？呵呵，同志们的决心都很大，就是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取胜。我们必须学会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不是别的，就是同志们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把全体工人紧紧地团结起来。只要工人阶级钢铁般地团结起来，什么警察、军队、监狱、绞架，就都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不要忘记，团结就是无敌的力量。今天，我们这屋里的十几个人团结起来，明天有一百个人，再往后有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团结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光复被侵占的祖国，建立起我们的政权。”

金星同志的话非常真挚。要从沉睡中醒过来，要手拉手地站起来，要肩并肩地向前进，这些话句句都是那么恳切热情。那一

双双映着灯光的眼睛里都噙着泪珠，李成男抬起胳膊用衣袖擦着眼窝。

这些话，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而且连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考虑过自身的遭遇。尽管在冷酷的社会里颠沛流离，但却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他们只是认为过这种日子是命中注定的。此刻，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很多：想起了在工人们拥挤嘈杂的工地上被工头踢伤胸口而流泪的事；想起了扛着沉重的钢轨踉跄摔倒砸伤脚脖子而大声惨叫的事；想起了站在淫雨连绵的野地里哆嗦着想家的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去世的事；忍痛掩埋弟弟的尸首的事。所有这些，都同时浮现在脑海里，不禁使他们哽咽起来。

“大家不要哭了，这不是哭一场就可以解决的。每个人都应当抱着要在革命斗争中打先锋的坚定决心，拿出勇气来。”

然而，青年们并没有止住哭，都在流泪。车得宝抽出掖在腰间的毛巾擦着眼睛。

夜深了才散会。金星同志同基俊走到外面，轻声地问：

“基俊同志，机务段有没有搞机修的车间？”

“有，还挺大呢。”

“那么，能不能把成男安插到那个车间去当个学徒工？”

基俊一时说不出话，呆立着。

“我们怎么能放着这么个小同志不管，让他被煤筒压得枯萎下去呢？我们不照顾他谁照顾他？成男同志的学习问题由我来负责。”

“明天我到机务段去了解一下，尽可能把他安插到活儿较轻的地方去。”

基俊原以为自己是象照顾亲兄弟一样照顾成男的，可是现在不由得感到惭愧了。想到金星同志对他们工人的处境给以如此深切、温暖的关怀，心里热辣辣的。

“请你务必那样做。”

“好，一定做到。”

金星同志和基俊分手后，走进了黑暗的小胡同。他的心情总是不舒畅，触到那只柔嫩的小手时的感觉还很清楚。——那只令人流泪的小手……，一想到那只手，就想起了前不久看到的黄包车夫的那只象乌龟壳一样粗糙的手。可怜的黄包车夫，在那只又大又粗糙的手掌上托着两枚铜板，一面说要不是孩子哭着要饭吃，宁可不收车费，一面哀求绅士再加一点钱……。那天晚上，为了那难忘的可怜的景象，他是多么气愤、多么难过呀！在街上经历了那件事以后，回到寓所一看，申东浩正趴在桌子上写诗，写的是《自画象》。真不知道申东浩为什么置身在人们流血痛哭的现实中却去描画自己充满哀愁的面孔，难道就不能写一首呼唤人们起来反抗这一充满矛盾、令人窒息的社会的诗吗？对这人压迫人的社会，对这面黄肌瘦、颧骨突出的车夫，满脸大汗地拉完黄包车，却还得哀求坐车的人多给一点钱的社会，对泛着肮脏的光泽的钱包，对满脸肥肉的面孔……难道就不能发出诅咒吗？难道就不能写这样的诗吗？他感到烦闷难过，又走出屋子。他想，要是到松花江边去，心情可能舒畅些，便到江边去了，可心情还是那么烦闷，还是不能消除激愤。江水为什么不是翻腾流动而是那么令人气闷地冻结着呢？看到厚厚的冰层，就想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正是这样用双重三重的某种厚厚的东西来压迫人们榨取人们的膏血的。发蓝的厚冰和资本的锁链，看上去好象凝成了一体。冰面上又浮现出那只手——那只托着两个铜板象马皮一样粗糙的大手，那只高高地伸向空中哆嗦着乞求再给几分钱的手！手啊，你为什么不能甩掉那几个钱，狠狠地掐住那肥胖的脖子呢？为什么不用你那岩石般的拳头象劈雷似地砸碎压着你的厚冰呢？当你把那厚冰砸碎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被推翻，解放和自由的洪流就会在新世界里滔滔奔流，你就将再也不干那种苦役了。

尽管在江边走了又走，金星同志烦躁的心情还是平静不下来，气愤还是消解不了。没想到那只手——另一只受压迫的手，今晚又在他心里注满了郁愤。由于那只柔嫩的小手，今晚又将难过得不行。真叫人气愤哪！难道能不起来打碎这一矛盾，就那么让它过去？难道能放着这一迫切的悲剧不管，就那么活下去？一定要打碎它，一定要尽早砸烂这个充满矛盾的社会！

金星同志异常激动，同时也感到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到星光满地的大街上。

三

安默出现在吉林几天之后，在李宣烨牧师的礼拜堂里举行了安默的关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演讲大会。

这天早晨，李宣烨牧师发动全家扫院子，擦地板，忙了好一阵。他非常兴奋，相信一旦国家独立了，安默会当上总统。因此今天安默的演讲是将在国史上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

人们一大早就拥到礼拜堂来。独立军系统的人和当地的头面人物都争先恐后地赶来了，有穿西服的，有穿朝鲜服拄着文明棍的；吴宝贝的伯父——一个汉学家，戴着一顶漆得油亮的统营乌纱帽，穿着朝鲜长袍来了。地方人士也是一下火车就赶到会场来，也有不少是从车站坐黄包车赶来的。学生们也来了。当礼拜堂里人快要挤满的时候，来吉林参加三府合并会议的各组织的代表又成群结队地走进了会场。“新民府”的李光镇，今天把胡须修得特别漂亮，擦了油似的乌亮的胡须尖，好象笔尖一样翘起来。对他那特别醒目的胡须，没有一个人不看上一眼。

礼拜堂挤得没有插脚的地方，后半部黑压压地挤满了学生。金星同志坐在最后边，和一个同学说着什么。张德顺、朴光植、崔振国也坐在学生中间。

过了好一会儿，李甲武老人、沈学老人和崔活等才簇拥着身材颀长的安默走进礼拜堂，白乐振、蓄着山羊胡子的李必守、胖子徐根河、郑敏秀等也跟着走进来，穿了一身漂亮的藏青色西服的俞相朝走在最后面。

安默走进礼拜堂，用老练的姿势向群众稍微抬了抬帽子，就朝放椅子的地方走去。坐在前排几十张椅子上的人都纷纷站起来，围住还没有就坐的安默。吴宝贝的伯父头上的黑亮的乌纱帽的宽沿，不时地碰着人们的耳垂。李宣烨牧师赶忙请安默坐在有扶手的大椅子上，人们这才都坐了下来。

安默用手指摸了摸漂亮的八字胡须。他那红红的、好象抹了口红的嘴唇显得很小，就是这张小嘴能够高山流水似地慷慨陈词滔滔不绝，确实是令人惊异的。

……就在这个时候，在由奉天开往吉林的专车里，“朝鲜总督府”特派员国孙深深地埋在安乐椅里，读着俞相朝送来的情报。俞相朝在两张美浓纸上用芝麻大的小字详细地写了吉林的情况：三府合并会议讨论的问题以及进展情况，各派的主张和动向，李甲武、白乐振、李光镇、沈学、崔活等个别人物的动向等等，都写得很具体，尤其是有关白乐振的材料写得更为详细；关于月波和崔昆等人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写上了，不过非常简短，对于安默来吉林的消息，则写得比较长。俞相朝还加上自己的意见，说：这个人物来吉林，对即将召开的三府合并会议会发生积极的影响，因此要破坏三府合并会议，就要先把他搞掉。这些材料，国孙已在奉天看过，所以现在只是毫无兴趣地粗略地看了一遍。可是对最后补充的一段材料却很注意，看得也很仔细。

“目前吉林市内发生了一种新的现象，我认为这个材料特别

重要，特向您汇报。目前，在吉林市学生中，阅读马列主义书籍的热情非常高涨，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犹如雨后春笋，到处纷纷成立。‘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所属的月波和崔昆等共产主义者虽然常驻此地，但直到现在从没有这样大规模地传播过马列主义。据悉，这不是该系统人物开展的活动，而是去年在桦甸建立的叫做‘ㅌ·ㄷ’（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共产主义团体的运动者，来到这里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这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危险势力。有关这一组织的材料及其领导人，待查明后另做汇报。我认为最好留心已掌握的材料，从别的方面采取对策，以便推进工作。”

“‘ㅌ·ㄷ’……？”

国孙坐在那里思忖了一会。是哪个系统的组织呢？国孙对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但这个“ㅌ·ㄷ”却是头一次听说。他总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组织，俞相朝这个人有点神经过敏，才说它是什么不可忽视的势力。

“秋田，那个俞相朝是个什么样的人？”

国孙问坐在旁边的“朝鲜总督府”密探秋田。

“他是在日本念完大学，当上总督府的官吏， 后来被我们选拔来的，活动很积极。”

秋田站起来回答。国孙听了，嘿嘿地笑起来：

“什么积极不积极，这样神经衰弱的家伙，能干什么？”

“可是他发誓要单枪匹马破坏三府合并会议哩。”

“罢，罢，朝鲜有句俗话，不会诊脉的先拿针筒。”

这话引起了随员们的哄堂大笑，秋田也红了脸笑着坐下来。

“这次我们这些人要把他们连根拔掉。 朝鲜独立军算得了什么，要是我们动了手，早就把他们送进天堂了。”

国孙这样喊着，腾地从安乐椅上站起来，走到窗前踱来踱去。他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眼里却射出一股利刃般的杀气。他是一手处理过日本共产党事件的检察官，据说，不管什么案件，只要

他一抓，就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因此，“朝鲜总督府”一年前就把这个国孙调来，让他处理朝鲜共产党事件。这次派他到这里来，是为了逮捕安默等朝鲜独立运动者。

为了逮捕安默等人，国孙一到奉天就立刻向张作霖政府的宪兵队司令大肆行贿，推进工作。宪兵司令接受了贿赂，就跟正在奉天的吉林督军张作相进行磋商。他按国孙的指点，向张作相诬告安默是共产主义者，并说聚集在吉林的独立运动者实际上也差不多就是共产主义者。这样，张作相也立即表示同意，当场就指令自己的督军署立即逮捕安默等人。

此刻，国孙象捕到一只母鹿似的，把这个张作相放在另一个车厢里带着，往吉林而来。

这样，安默等朝鲜独立运动者的命运就掌握在“朝鲜总督府”的手掌里了……

安默已经开始演说了，题目是“朝鲜民族运动的未来”。他一开始就概述朝鲜独立运动的历史：

“……我们的独立运动，自从在堤川、芝坪、善山、洪州等地举起义旗以来，已经经过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我们民族越过尸山，渡过血海，以热烈的忠义之心和赫赫战功，为朝鲜独立运动史写下了光彩夺目的血书。我们用的武器是镰刀、锄头、棒锤和棍子，我们甚至用拳头、用肉体去对抗敌人的洋枪大刀。即使散骨骸于荒野，碎头颅于枪尖之下，我们有谁后悔过？

“这样开始的战斗，经过了义兵斗争和三·一运动的大高潮，后来它的基本力量洒着忠诚的热血分散到上海、满洲、俄国或美洲去了。于是，队伍在风餐露宿的道路上逐渐溃散，如今整个独立运动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一派凄凉景象……”

群众望着安默听得入迷，他们好象从安默的举动中看到了义兵的旌旗迎风飘扬，三·一运动时人们喊声震天用锄头和棍棒打日本鬼子的情景。

“讲得好。果然不愧是独立运动的老前辈。”

吴宝贝的伯父连连点着乌纱帽表示赞叹，李宣烨牧师的眼睛里滚出了几滴眼泪。当安默说今天独立运动呈现出一派凄凉景象的时候，李甲武、沈学、徐根河等人恨不得捶着地放声大哭一场。

听众中只有学生表现冷淡。他们期望于安默的并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雄辩，而是演讲的内容，所以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用理智的目光注视着安默。

“那么，该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可以不改变我们运动的这一可悲的状况而呆着不动吗？难道我们能让五千年历史永远埋没在尘土之中，把我们的河山、地下宝藏和我们的后代就这样交给岛国的豺狼吗？万万不能！我们应该在这里回顾三十年的血战史，吸取教训，端正态度。那么，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呢？”

安默呷了一口李宣烨倒的水，然后掏出白手绢擦了擦嘴唇，又轻轻地揩了揩额头。

演讲在继续着。安默断定说，三十年来的斗争是既没有策略和计划又没有武装，只用棍棒、拳头和肉体进行的斗争，也就是说，不是深深扎下了根子的斗争，而是凭一时的冲动，象被触动而发怒一样开始的、以失败告终的斗争。他在讲桌前走来走去，金表链在他西服坎肩的前襟上哗啦哗啦地摇晃着。

“说得对，真对。三十年来的斗争， 难道是作了什么准备的斗争吗？不过是因为日本鬼子打了进来，就象挨了一枪的老虎一样跳了起来……”

坐在前边的民族主义者大都连连点头，并变换了姿势，表示大有同感。只有白乐振对安默连看都不看一眼，紧闭着嘴，一个劲儿地望着人们挤得水泄不通的出口。

学生们黑压压地坐在后面，仍然没有反应，只是望着安默。不管安默讲得多么起劲，后边的座位上还是热不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现在已经不是凭一时的冲

动展开血战的时候了。靠那种血战是不能实现独立的，只能带来被抛进尸山血海的不幸结果。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全民族团结一致，坚韧不拔地培养我们的实力，提高民族的威望。老实说，在世界各民族当中我们是精神修养最差的民族，也是最穷的民族。这一点，即使我们不愿承认，为我们所厌恶，也是非承认不可的。今天，美国怎么会成了那样的世界强国呢?”

安默讲了一阵美国的发展史。他说，经历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这两次流血战争的美国，所以能够在自己的广大领土上积累起今天这样的财富，是因为它的全体国民有一种耐力。他还冗长地谈了他越过落基山脉，横穿西部广阔大地时看到的棉田的情形，然后谈了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的工业。他说，如果土著民——印地安人至今还在美国领土上当家作主，也许就看不到这样发达的工业和农业了。他提出这样的前提之后，就谈起了只能依赖强国的朝鲜的命运。

“诸位想一想，我们用棍棒，顶多用火绳枪能打败日本鬼子吗？这样是不能把倒在停尸板上的我们国家扶起来的。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引进外资，接受援助，象美国那样培养实力。全民族都要动手建立学校，建设工厂，开发农村，复兴工业。我们必须这样培养实力，用这个实力去压倒万恶的日本鬼子。”

会场里响起了掌声。李宣烨牧师红涨着脸用力鼓掌，学生当中也有不少鼓掌的。

金星同志神色严肃地环视着会场。

他看到学生们被安默的雄辩所吸引，觉得再也不能听任不管了。安默正在用民族改良主义和依赖外来势力的毒素来麻醉人们的头脑。

他看到正象张德顺说的那样，这个讲话将对今后的革命运动发生很大的毒害作用，就觉得再也不能容忍了。

金星同志为了扭转这个局面，连忙掏出小本子和自来水笔，

从小本子上撕下一页，飞快地写起来。

“问几个问题，请予答复。

“问：

“第一，你说要振兴产业和教育来培养朝鲜民族的实力，在整个国家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的情况下，这有实际可能吗？请问你的办法是什么。

“第二，你说我们民族是精神修养差的民族，请问哪一点差？

“第三，美国是建立在土著民——印地安人的血泊上的国家，也是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遭受了从海盗船‘舍门号’事件开始的美国鬼子的不断侵略，难道我们还要效法他们吗？

“第四，依赖外来势力是亡国的道路。你说要引进外资，接受‘援助’等等，这不是等于把肥肉投给豺狼吗？

“第五，演讲内容似乎贯穿着民族改良主义和不抵抗主义。对此，你有何看法？

毓文中学　金　星

金星同志把纸条折起来递给前面的学生，说：

“快往前传，传给演讲人，不要打开看。”

条子不断往前传递着。安默仍在高谈阔论，大讲其“自我的人格修养”问题。安默兴奋已极，据他的见解，演讲就跟艺术境界完全一样。所以他为了那创造的快感，很喜欢在讲台上挥汗如雨侃侃而谈。

条子传着传着，不知怎么传到了李宣烨牧师的手里。

“这是什么？”

李宣烨接过条子，惊异地瞪圆眼睛，喊道。

“好象是提的什么问题，快递给安默先生。”

“谁在演讲当中提问题?”

李牧师环视着场内，愤怒地喊道。

“给我吧。”

安默停住演讲，伸出了手。

“有问题应该在讲完以后再提，正在演讲，提什么问题!”

李牧师嘴里这样叨咕着，把条子递给安默。

安默打开条子读着，脸色顿时大变，他木然地站在那里读了好几遍。那气吞山河的雄辩听不见了，讲桌上只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安默越来越象一尊石佛了。

李牧师也猜到那一定是个非同小可的质问。为了把安默从难堪的窘境中解救出来，他想出了一条妙计，干咳了一声，说:

“诸位， 今天大家都是为了恭听安默先生的演讲，特意到我们礼拜堂来的，现在借这个暂停的时间，向上帝祷告吧。请诸位伏身下拜。”

李牧师环视着场内喊道。许多人都按照李牧师的吩咐，伏下了身子，然而学生们没有伏下身来，只是低着头吃吃地笑。

白乐振也望着学生们微笑。

李牧师开始祷告:

“上帝！全知全能的上帝！蒙上帝恩宠， 今天我们民族的代表举行这样的大集会，恭听复兴独立运动的演讲……”

李牧师这样一开始祷告，站在讲桌前的安默就更象一个机器人了。现在演讲早被抛在一边，成了李牧师一个人在演独角戏。结果，李牧师的点子，不仅没能解救安默，反倒使他更加难堪。在李牧师滔滔不绝的祷告声中，安默只是呆立着淌汗，他的热情和精力都受了挫折，就是要继续讲，也已经无法恢复受了挫折的胆力了。纸条上提出的是非常刺心的问题，让人清楚地看到了提问者的理智的面貌。他觉得要是回答得稍微含糊一点，准会大大丢脸。他用直打哆嗦的手去找手绢。

李牧师的祷告非常冗长，过了好半天才喊了一声“阿门”，宣告结束。

俞相朝看到安默淌了一脸汗，赶忙站起身走到讲台后面去，把放在那里的茶盘双手捧到安默面前。安默从盘里拣起一条湿毛巾，慢腾腾地擦脸，然后用两个手指尖理了理散乱的八字胡须。

他想回答问题，几次把条子拿起来又放下，可是终于没有回答。只是提高嗓门讲了一通精神修养。然而现在，不管怎么提高嗓门，他的演讲也已经失去了魄力，不那么热烈、那么天花乱坠了。他竭力想恢复原来的状态，可是越是这样，他的脸就越是显得苍白。群众很快看出正是那张放在讲桌上的条子的神力，把安默的手脚紧紧束缚住了。

“今天我本想多讲一些， 可是现在场内出现很不好的迹象，只好讲到这里了，改日再讲，到此为止吧。”

安默有气无力地说罢，走下了讲台。

坐在前排的民族主义者们纷乱地左右张望，他们不知是怎么回事，大声地朝后问是谁提了什么问题。

“算了吧。那些学生没有什么罪，是我心绪不好才停了的。”

安默这样作了辩白。

场内一开始闹哄，学生们就最先站起来，拥向出口。他们围着金星同志，问他提了些什么问题。金星同志一声不响地和学生们一起走到外边。

“大家都迫不急待地想知道你向安默提了些什么问题， 最好到青年会馆去，告诉同学们安默的演讲错在哪里。”

张德顺挨近金星同志，低声说。

“要避开敌人的眼睛，到别处去吧，我看江南公园好。”

金星同志这么一说，张德顺就走到学生们前面鼓动他们到江南公园去。看见张德顺在喊，朴光植也挺神气地招呼正要走散的学生们暂且不要走。

四

不久，学生们来到了松花江边，几百名学生走上发蓝的冰面，溜着冰奔跑过江。学生的生活到底是富有浪漫气息的，他们总是这样嘻嘻哈哈，吵吵嚷嚷，打打闹闹。有的溜着溜着，一下子摔了个跟头，躺在冰面上哈哈大笑；有的十几个人臂挽臂地唱着歌走过去。兴致最高的是朴光植，他相信金星同志一定会讲一番在学生们的心里燃起革命火焰的话，这样一来，革命就可以在广大群众中打出旗号。他不时在冰上停住脚步，望望黑压压地过江的学生们，脸上乐呵呵的，恨不得放声欢唱一支革命歌曲。

松花江对岸的江南公园，稀稀拉拉地立着一些落了叶子的树木，亭子、茶馆、花店等，一到冬季就显得空落落的，建筑东一处西一处地散布在树丛间。这年雪下得比往年大，可是这里江风很厉害，把积雪几乎全都刮跑了，露出了覆盖着枯草的黑糊糊的土地。今天，没有风，特别暖和。

学生们过了江，闹哄哄地向亭子拥去。顷刻间，亭子周围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有的还爬到亭子上面去了。

这些学生当中夹着一个不是吉林学生的青年，他穿着学生大衣，留着头发，穿着旧皮鞋，年纪显得大一些。

他跟着学生们来到这里，呆呆地站在稍远一点的树底下。

他叫康昌秀，是来吉林找权深的。在汉城，他和权深是邻居。对社会主义运动还没有什么认识的时候，他中途从中学退了学，跑到日本去，想在日本半工半读。可是刚到日本，就碰上了关东大地震，不仅看到大地震的惨剧，还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屠杀

朝鲜人的目不忍睹的惨状。他在鹤见的一个小胡同里哭了好几夜，最后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朝鲜人的人格显示出来，于是毅然地闯出了一条求学的道路。他捡破烂，送报纸，碰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苦挣苦熬，终于念完了中学，考入了某大学的夜授部。然而，他心里民族的郁愤越积越大。一个下雪天，他在泥泞的路上跑来跑去，把二百多份报纸全部递送完，就回到宿舍打起了行李，扯碎了大学生的四角帽，走了。他一回到朝鲜，就立志搞革命，开始热心阅读马列主义的书，同时跑遍汉城，寻找真正的革命同志，但是，汉城的革命运动给他带来了失望。怎样搞革命呢，他感到前途有些渺茫。后来，他通过权深的父亲打听到权深的地址，就急急忙忙找到这里来了。

康昌秀站在树下陷入了沉思。在他看来，这个吉林的空气确实有些不同，不论是青年学生运动还是独立运动，似乎都在大规模地进行着。不，不仅它的规模和范围大，似乎还在进行着时代与时代的更替。他的眼前浮现出被问得直淌汗的安默的面孔，也浮现出向安默提出质问的法政学校学生的面容，——康昌秀以为金星同志是法政学校的学生——反正这个地方有着某种说不出所以然的东西。一个庞然大物在倾倒，另一个更大的正在胎动着。他觉得每一点细微的声响都应该看成是历史的音响。

一个身材短小结实的学生跳上亭子，喊大家静下来。

“有什么事吗?”

康昌秀问旁边的学生。

“刚才提出质问的毓文中学的金星同志要讲话。”

“刚才那位同志是中学生?”

“是的，他已经走到前面来了。”

康昌秀听说金星同志不是法政学校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又重新看了看已经走到那个身材短小结实的学生前面开始讲话的金星同志。怎么看也不象是个中学生，那高大的身材、老练的举

止、宏亮的嗓音，更使他加深了这样的想法。

金星同志开始分析安默演说的讲话。

“同学们都很想知道我提了些什么问题， 就谈 谈 这 个 问题吧。”

金星同志这样开了个头，现在已经讲了不少话，学生们都在静静地听着。

“一个演说， 不管它用什么样的修辞学上的夸张和形象化的说法谈得天花乱坠， 如果它的内容不正确， 听起来也会感到厌烦。 今天安默的演说就是这样。 安默从头至尾高谈什么经济开发，培养实力，精神修养，等等，说得好象这些会给独立运动带来什么似的。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剖析一下它的本质。现在朝鲜的处境如何？侵占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把朝鲜这个大战利品放在地上，踩在脚下，使它不得动弹，然后无限制地掠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首先，让我们看看他们怎样掠夺我们的地下资源吧。他们开矿，掠夺我们的黄金白银，抢走我们的铁矿和煤炭，没有一样东西不掠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为开发朝鲜的地下资源，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他们不但掠夺地下资源，还盖工厂和霸占朝鲜人开的工厂，把铁路、海运等一切运输手段都抓在手里。他们用火车、用轮船把原料运到日本去造机器，织布，制造各种工业品， 甚至生产各种食品， 拿到世界市场去出售，还运到朝鲜来卖。这些东西不仅在日本制造，也在朝鲜的工厂用皮鞭抽打着朝鲜工人去制造。朝鲜出产的大米，朝鲜出产的蚕茧，朝鲜出产的烟叶， 都被他们劫走了。 我们朝鲜人吃稗糠粥。可日本鬼子却把朝鲜的大米全部夺去喂肥了他们的肚子，连朝鲜的牛也都被他们劫走了。你们看，事态就是这样，我们朝鲜人怎么开发经济，怎么振兴产业呀？难道日本鬼子会放手不管，让朝鲜人去开发经济吗？难道他们会说，这是你们的国土，你们可以随便开发地下资源，盖工厂，随便制造东西吗？”

金星同志向前探着身子问道，接着把腰一挺，挥着拳头，说：

“日本鬼子就是这样，这一点，是任何诡辩，任何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都掩盖不了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紧急的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只有斗争，斗争……”

金星同志把拳头举得更高，挥动得更有力。聚集在亭子周围的学生紧张地仰望着金星同志。刚才为安默的演讲鼓过掌的学生，好象挨了一棒，心神恍惚地呆坐着。听安默演讲的时候，他们觉得讲的满有道理，可是一听金星同志的话，安默的错误主张就露了底了。事情本来就是那么简单明白，可当时竟没有察觉到。

“其次，安默谈到了朝鲜民族的自我修养。难道说我们朝鲜民族的精神水平低吗？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安默的前言吧。安默说，朝鲜独立运动三十年来的斗争是凭感情冲动进行的，不仅没有取得胜利，而且出现了象今天这样的凄凉景象。难道三十年来的斗争果真是凭感情冲动进行的吗？只凭感情冲动怎么能打三十年之久呢？难道说我们民族是不懂得热爱祖国的民族吗？且不说乙支文德、姜邯赞的爱国精神，单看看壬辰卫国战争时期，我们的祖先是怎样斗争的吧，全体人民起来用弓箭、长矛、石块和菜刀打击日寇，李舜臣击沉了几百艘敌舰，难道这不是爱国精神吗？义兵斗争和独立军斗争，难道都没有爱国精神而纯粹是凭感情冲动作战的吗？三·一全民抗争，难道也是感情冲动？一只胳膊被砍掉了，就举起另一只胳膊高喊独立万岁的我们民族，难道是凭感情冲动进行斗争的？难道是毫无思想毫无精神力量，凭一时的冲动，视自己的生命如草芥，而作出牺牲的？难道我们的民族就是处于如此未开化的境地吗？”

金星同志停了一会儿，接着说：

“这是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民族所具有的智慧的严重污辱，

因此才会说出‘朝鲜民族精神修养差，必须进行精神开发和自我修养’这样厚颜无耻的话来。汉城有一伙叫嚷什么‘民族改造论’的无耻之徒，有些人竟然说朝鲜民族是‘劣等民族’，主张必须改造‘民族性’。今天的演讲和这种无耻透顶的谬论有什么不同？难道朝鲜人是‘劣等民族’吗？难道我们果真是‘劣等民族’吗？”

金星同志兴奋地环视了一下听众，接着说：

“朝鲜民族决不是民族精神差的民族，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很高尚的。爱国精神最强的民族是朝鲜民族；机灵、聪明智慧、富有正义感和勇气、强烈的斗争精神、非凡的创造力和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民族是朝鲜民族。正因为有着这种能引以自豪的民族性，我们的心里才这样充满作为朝鲜的儿子的自豪。民族主义运动之所以呈现出一派凄凉景象，并不是因为凭感情冲动进行了斗争，而是因为持有这种看法的上层人物进行了错误的领导。错误的原因要到对独立运动没有提出任何路线和方案，只是聚在一起一味地高谈阔论，不懂得组织和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的无能的上层集团里去找。而那种把他们自己的污点转嫁到神圣的民族头上的不可饶恕的行动和谰言，恰恰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民族的恶劣的虚无主义观点。我们必须打破这一无耻的观点，牢牢地维护智慧的民族的荣誉。”

掌声雷动。惊讶地睁大眼睛仰望着金星同志的学生们，禁不住兴奋起来，他们热烈地鼓掌，差不多要把亭子都给震塌了，还连声大喊“完全正确”。站在亭子下边的崔振国忽然举起手来要求发言。

“崔同志，你有什么话要说？”

“请给我发言权。”

崔振国这样回答金星同志，他两腿打战，一眼就看得出他正气愤得厉害。

“那么，我们听听崔振国同志的发言，好不好？”

“好。”

学生们齐声回答，大家都很融洽，好象由于投进了金星同志的怀抱而欢腾起来了似的。崔振国跳上亭子，耳根通红地大声说：

“那么，我来谈谈那个什……什么精神修养。”

他的眼睛里迸溅出火花。

“我亲眼看到过舅舅搞精神修养，请大家听听这个稀奇古怪的故事。”

大家哄然大笑，声音嘈杂，有人喊大家静一静。崔振国半俏皮半气愤地讲了信仰过什么教的舅舅搞了一个月精神修养的故事。

“原来好好的舅舅被什么教迷住了心窍，他开始搞精神修养，每天只吃一小碗松叶粉和三粒生黄豆，整天坐在屋里晃肩膀。可他家的人都在忙着下地春耕播种……。当时我住在舅舅家里，我问他搞精神修养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说：‘孩子，搞精神修养修好了道，就能上天入地，为所欲为。’于是我又问他，那也就可以让朝鲜独立了？他说：‘岂止是能让朝鲜独立，还能反过来由我们去吞并日本，好报仇雪恨哩。’当时我还小，以为他真有什么神通。可是，这样闹了整整一个月，舅舅眼窝陷到脑壳里去了，颧骨尖尖地突出来，简直象个骷髅。这下可把姥姥吓坏了。姥姥打开房门大声喊他：‘孩子，你疯了！’舅舅还是坐在那里摇晃着肩膀，说：‘妈妈，别吵。我要飘了，就要飘起来了。待会儿我飞上天，在天河边上把身上的衣服脱掉扔下来。’姥姥一拍大腿说：‘哎哟，这孩子出事了，眼珠子都不转了。’说着便放开喉咙哭了。这一下，全家人都跑进来扶舅舅，可是怎么扶也扶不起来，他的腿伸不直了。姥姥抱住他的胸脯，其余的人抓住他的脚脖子使劲拽，膝盖嘎叭一响，腿才伸直。”

大家都捧腹大笑，崔振国大声喊不要笑，听他讲下去。他面

带怒气，继续讲道：

“舅舅的腿伸直了，可又伤了筋，结果为了医治筋骨，又吃了三年苦。这就是精神修养的结果。我还见过一个搞精神修养的知识分子，今天在这里不能把这些都讲出来。精神修养是什么玩意儿？是自我修养？是道德修养？今天安默讲的所谓‘精神修养’到底是什么？究竟要叫人做什么？我一听到‘精神修养’就想起舅舅，于是谈了些我舅舅的事。这到底是什么呀？这是要把朝鲜民族推向哪里去呀？请刚才给安默的演说鼓掌的同学们说说。”

崔振国环视着亭子周围。

“让我们对今天安默说的话让一百个步，朝好里解释，把所谓精神修养解释成叫我们发展教育，搞启蒙工作，进行人格修养。即便是这样，难道这又是我们当前最紧要的口号吗？正如刚才金星同志说的，他为什么不号召人们去同侵占我们国家的日本鬼子作斗争，而谈什么教育和启蒙呢？我们必须看穿隐藏在这里面的思想。”

崔振国这样一讲，金星同志就接下去说：

“对，必须看透这个思想，要看透那个民族改良主义。”

涨红了脸的崔振国挥动着胳膊走下亭子。学生们鼓起掌来，有很多学生被他的招人喜欢的俏皮话逗笑了。

金星同志再次强调了鼓吹“精神修养”的背后隐藏着投降和民族改良主义。

这时，毓文中学的一个学生喘吁吁地跑到亭子上来，向站在栏杆旁的金星同志低声说：

“安默先生被捕了。他刚走出礼拜堂，就跟其他好几个人一起被捕了。”

“你是刚才过江来的吗？”

“我刚才在礼拜堂前面看到这个情况就到这里来了。是督军署的宪兵们抓的。奇怪的是他们只逮捕外地来的人和安默先生，

本地人一个都没抓，看样子宪兵都认得他们。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星同志沉下脸，默默地沿着栏杆踱起步来，可是他很快振作精神继续讲道：

“来，咱们接着谈吧。除了刚才说的以外，安默又讲了些什么呢？他赞扬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国鬼子，主张我们朝鲜要向美国学习，从美国引进培养实力的资本，接受它的‘援助’。我们为什么要向满身血腥气的美国学习，依赖他们，向他们乞求独立呢？为什么放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不用，而要去依赖美国佬呢？一个以政治家自居的人，难道能没有一点自主精神，专想靠别人的力量去取得独立吗？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安默说，美国所以能够成为‘强国’，是因为美国国民‘精神志向高，全体国民勤勉而又有耐力’。美国真的是那样的国家吗？是那样被养肥了的国家吗？古时候，有个书生把孙子带到院子里，指着前面的大山问他那是什么，孙子回答说那是山；书生又问那个山是怎样形成的，孙子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于是那个书生哈哈大笑说，答得不错，你怎么会知道开天辟地的历史呢？我很想把这个故事讲给安默听听，并且回答他说，我们很熟悉开天辟地的历史。同学们，我们当中谁不知道美国是灭绝了土著印地安人，在那血泊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谁不知道专事侵略、屠杀和掠夺，双手沾满了鲜血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史？难道我们是只能回答山是从地下冒出来的那种人吗？说什么要依靠美国去争取独立，绝对不行！那是愚蠢透顶的梦话，那简直是求强盗来看家。我们朝鲜人民从一百年以前就知道美国鬼子是强盗，是侵略者。难道‘舍门号’的后裔们，那些强盗们会给我们自由和平等吗？我们不要只看他们胖脸上的笑容，而要看到他们藏在衣襟下面的匕首。我们对美国鬼子决不能有丝毫的幻想。”

金星同志停了一下，再次挥动拳头号召说：

“我们要反对崇美思想， 反对依赖外来势力。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我们的国土，实现国家的独立。”

“对！”

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学生们有的挥舞拳头，有的热烈鼓掌，还有不少人挥着帽子大声呼喊：

“美帝国主义是强盗。”

“是强盗。”

民族主义系统的学生们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之中。

他们对安默的演讲曾经寄予希望，这是事实；在礼拜堂听讲的时候被他的演讲迷住鼓了掌，这也是事实。可是到这里来听了金星同志的讲话， 就觉得安默的演讲简直是一堆破烂， 一文不值。在这里听到的讲话犹如一把利斧，一斧头下去就迸出了明白的真理。 尽管不象安默那样说得天花乱坠， 却讲得这样明白透彻。

“你在想什么？”

学友会的干部宋春甫捅了一下旁边的学生。

“有很多问题需要深思！ 咱们这儿怎么会有这样一位非凡的同学呀！”

“真是惊人的事。他的出现就象是升起了启明星。 他的话句句都是贵重如金玉。那些混帐东西，要搞运动就该好好搞嘛，那搞的是什么，人家当面批他们是改良主义和不抵抗主义，他们也答不出一个字来……。”

宋春甫是最讨厌社会主义的学生。他是个火爆性子，有一次跟到汉城去搞社会主义运动的堂兄辩论，竟然操起刮脸刀猛扑过去。

“叫那些民族主义老头子们到这儿来听听这讲话就好了， 好让他们清醒清醒。”

宋春甫又嘀咕了一句，他的长脖子上突起的喉结冒了出来。

今天，不仅民族主义系统的学生受到教育，那些在崔昆和月波影响下的学生也受到深刻的教育。文光中学的“小月波”赵昌振，眼睛一眨不眨地站在那儿听讲，他不时转过脸朝旁边的大个子学生小声说：

“真新鲜……话又那么通俗明白。听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却对民族问题那样热情，你说这新鲜不新鲜？”

大个子学生也点头表示同意。

事实上，月波和崔昆等的演讲满是难懂的术语，有好多是他们听不懂的。月波等人的演说虽然大喊朝鲜革命，但不知为什么，听起来很不清楚，而且有很多对自己民族的蔑视和虚无主义的言词，听起来非常恶心。而今天，金星同志的讲话则越听越有精神，心里充满了民族的骄傲和自豪感，越发增添了要干革命的愿望。

金星同志接着又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的侵略政策。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一头野兽，是最狠毒的吸血鬼。现在，这个吸血鬼正张着血淋淋的长着利齿的大嘴，舞着沾满鲜血的魔爪，妄图称霸世界。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吧，请看威尔逊的“十四条”，没有一条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无关的，再看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道兹方案”，这也表现了他们对欧洲加紧扩张的政策。美国鬼子所谓的政治是什么货色？昨日的威尔逊，今天的库利己都是些干什么勾当的家伙？他们是给垄断资本没有底的胃袋里按其天生的生理需要灌输掠夺来的血液的刽子手。这就是美国鬼子的政治。美国只有在侵略和掠夺中膨胀起来的垄断资本的财富，根本不存在什么人民的财富。事实就是这样，难道这里会有什么国民的耐力和勤勉？有什么崇高的精神志向？有什么美国人民的财富？要说有，那完全是虚假、欺骗和捏造。

天气起了变化，江面上的风吹进亭子，雪花沙沙地卷了进

来，散落在围在亭子外面的学生们的头上。然而他们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金星同志。

金星同志在雪花飘落的栏杆旁踱了一会，接着讲下去：

“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安默被督军署的宪兵逮捕了。”

学生们吃了一惊，紧张起来，这里那里响起了低语声。

“同学们，静一静！”

张德顺高喊了一声。大家一静下来，金星同志又继续讲下去：

“这一定是督军署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下干的暴行。同学们，看吧，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狠毒的敌人。我们应该怎样看安默被捕的事件呢？‘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国家，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能只是用这种平时就有的感情对待这件事吗？不，通过今天这件事，我们要认识清楚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残酷地镇压我们朝鲜人的一言一语和一举一动。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逮捕安默？我们正在这里批判安默的演说，他在演说中难道说过一句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放一枪的话吗？日本帝国主义者连这样的人也扣上手铐抓走。对这件事我们可以袖手旁观吗？安默的思想当然是不好的，然而，因为他思想不好，我们就可以对被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抓去的朝鲜人坐视不救吗？我们一定要把安默和所有被捕的人从敌人的魔掌里夺回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不是对安默个人的暴行，而是对我们全体朝鲜人的暴行。我们要用钢铁般紧密团结的力量狠狠打击敌人，把被拘押的人救出来，从而向国内外显示尊严的我们民族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

大家齐声欢呼，都为金星同志的宽宏大量所深深感动。宋春甫挥动着帽子欢呼，眼角闪着泪花，可见他对安默的不幸是很同

情的。

金星同志的讲话一结束，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金星同志从亭子上走下来，毓文中学的学生拥上前去握住他的手拼命地摇，法政学校的学生也拥上来围住金星同志。

风越刮越大，雪花纷飞，江南公园一带白濛濛地被风雪湮没了。学生们在风雪中挥着帽子，挥着拳头，闹闹嚷嚷。有个学生跑上茶馆后面的高岗，在呼啸的风雪中举起了拳头。

…………

城市在战斗中被捣毁，
战士们成群地倒了下去，
但平等却用它的铧犁，
深深地翻耕了土地。

他在风雪中朗诵着鲍狄埃的诗。学生们的眼前浮现出了“血的星期日”的庄严画幅，个个精神抖擞。

那是一场大屠杀，
但流了血的地方，
不论哪里都长出了壮苗。
…………

学生们齐声朗诵，他们都觉得自己成了巴黎公社的革命诗人鲍狄埃，激动得脸上发热。风雪更凶狠地吹打着他们火球般的脸颊，站在学生当中的康昌秀兴奋得胸脯猛烈起伏，觉得自己这才到了应该到的地方。他想：朝鲜这样坚强地活着，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我怎么没有早点离开大学到这里来呢？在那暴雨倾盆的大街上，在雪花纷飞的胡同里，抱着报纸东奔西跑……我在那

里得到的是什么？那个可诅咒的地方，令人切齿痛恨的地方……康昌秀浑身打冷战，他想再看一眼金星同志那非凡的面容，在人群中到处张望。

第　四　章

浪　涌　（一）

一

春天到了。夕阳映照在街道上，正在吐叶的行道树的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京珠拉着装了稻壳的手推车，走上碾米厂后面的坡路。为了买稻壳烧炕，每次都在这条坡路上吃苦头，因此往常买稻壳的时候总是和哥哥一起，哥哥在后面推，她在前面拉。今天哥哥要在离开吉林之前把灶修好，没能一起来，所以稻壳买的不象以前多，可是爬坡还是挺费劲。

京珠在铺满金黄色的夕阳余辉的坡路上一步一步往上爬，脸上直流汗，可是现在并不感到吃力，不知为什么，一种莫名的悲伤象傍晚的薄暗一样袭上心头。她虽然近来一再横下心，但一想到哥哥真地要走了，心里就觉得有千斤重。往后自己孤身留在这个吉林，怎么过活呢？即将前往间岛的哥哥和她自己都曾发过誓，今后无论如何要寻找革命的道路，共同进行有意义的斗争。哥哥说，他到了间岛首先找个职业，和志同道合的同志携手合作，共同进行斗争，然后尽力设法让她也能转学到间岛去。可是这怎么靠得住呢？

在这里无法开展斗争，到那里哪会有那么多的同志马上开展

斗争呢？还有，职业就那么容易找到吗？不知怎的，她觉得就要离开的哥哥和行将独自留在这里的自己都那么可怜，那么前途渺茫。不管怎么说，哥哥是为革命努力工作的，为什么一事无成，非得离开吉林不可？难道革命就是这样华而不实的吗？是什么东西背弃了我们，使我们兄妹落到这个地步？

京珠不由得眼圈湿润，泪水合着汗珠滚落下来。

京珠觉得手推车越来越重。要爬过这个坡坎，还得拉好一阵，她用汗湿了的胶鞋尖蹬着地，使劲往上拉。忽然，车子很快地上来了，她连忙回头一看，只见有个学生在后面推车。

"哎哟，是谁呀？"

"你快拉吧，我在后面推。"

两眼神采奕奕的学生抬起头来笑了笑。这一刹那，京珠心里突然跳了一下。就是他，——是在东兴印书馆隔壁杂货商店前看见过的那个难忘的学生，是同情黄包车夫、厉声谴责绅士、叫绅士付出了车钱的学生，是自己曾经把他看成是突然从理想和憧憬的世界里飞来的巨人一样的学生。他怎么会来到这个坡坎上帮我推车呢？京珠心里突突地跳着。

"您别推了，我自己能拉上去的。"京珠不好意思地回过头来说。

"别客气。我也要到坡顶去，顺路推一把有什么关系。"

京珠只好转过身去拉车。也不知道学生是怎么推的，车子不拉也能自动地朝上跑，京珠越发感到不安。她曾听白顺熙说过，这个学生在江南公园作了使几百名学生深受感动的长篇讲话，是个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准备到间岛去的哥哥也多次提到过他，还说过这个学生一来，各校学生都变得很活跃。在江南公园讲话的那天晚上，哥哥不知在什么地方听了什么话，整夜翻来复去地想心思。

这个非凡的学生是从哪儿来到这个吉林的？

京珠使出全身力气， 咬着牙往上拉， 好让这个学生少费点力。

不久，车子拉上了坡顶，京珠放下车把转过身来，向金星同志道谢。

“哪儿的话。你怎么一个人拉这么重的东西？”

“我一个人也满可以拉上来的。”

京珠腼腆地笑着说，拿下头巾拭汗。

“听说法政学校的蔡京同学住在这附近， 你知道是哪一家吗？”

金星同志望着散在坡下的低矮的房子问，京珠红着脸一时回答不上。

“听说是走上坡顶往左边拐……”

“就是我们家。”

“那么说，你就是京珠同学了。你是蔡京同学的妹妹？”

“是，你怎么知道我是……”

“我听说过，听说你们半工半读，该多辛苦啊！”

“没什么。”

京珠脸更红了，下意识地拧着拭过汗的头巾。她的手背全都裂了口子， 有一个手指还用布条包着， 是为了防止指头关节皴裂。

“哥哥现在在家吗？”

“在家。”

“好，那就走吧。是哪幢房子？车子我来拉。”

金星同志刚要跨到车把中间去，京珠连头巾都没扎好就冲过来抓住车把，然后径直拉着车子往前跑，好象生怕金星同志在后边推。

走过曲曲弯弯的小胡同，在红色砖墙旁边有座草房。那是一座小得象个燕子窝似的房子，但还围着经过修修补补的板墙。

京珠把车子拉进用木片拼成的小门，车子碰上门柱，响起了铃声。金星同志忙抬头一看，门柱顶上吊着个黄色小铃铛，张着象鲇鱼嘴似的大嘴，一碰门它就丁丁当当响。

“手艺真巧。”

金星同志这样想着，跟在车子后面走进院子。

“哥哥，你在哪儿？哥哥。”

京珠一走进院子就喊哥哥，可是听不到哥哥的回答。两口锅拔出来扣在院子当中，厨房门也没关。

“可能到外面去了，请稍等一会。”

“干吗把锅都端出来？”

“灶坑不好烧，正在修。”

京珠边忙着解开车上的绳子，边回答。

院子小得象巴掌那么大，还弄了个小花坛。不知播了什么花籽，毛茸茸地长出了象辣椒籽一样嫩黄的花苗。

金星同志帮京珠卸车。

“不用了。”

“没关系。到了你们家，不知怎的很想干点活儿。”

京珠解开绳子，捧起一袋稻壳朝堆房里搬，金星同志也帮着搬。京珠又急忙劝阻，怕他衣服弄上灰，金星同志则装作没听见。他看到这兄妹俩把堆房也收拾得挺利落，墙上架了搁板，上面放着木盆、陶器、扫帚等家什，角落里有几捆劈柴，还有破箱子、废铜烂铁和铁丝等，堆成了一堆。板墙也象是用这样拣来的废料围成的。

金星同志不由得一阵心酸，觉得是一种令人感动的自主精神在支撑着他们兄妹的生活。

卸完稻壳，京珠推着车子走到门外，说是要把借来的车子还给主人，隔着板墙在金黄色的阳光中跑去。那样子仿佛是在倔强地冲破险恶的人间风浪而向前奔跑。

京珠走后，金星同志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走进了厨房，想看看灶坑为什么不好烧。他仔细地看了看拔了锅的灶坑和地面，还用拨火棍捅了捅坑洞。这时，蔡京挑着一担水跨进了大门。这水是从松花江打来的。因为吉林缺水，饮水也要把江水打来过滤，所以用一点水，也要到松花江去挑。

“哎呀，这是谁啊？”

蔡京走到厨房门前，惊讶地喊了一声。

“哈哈哈，对不起。”

“什么事让你到这儿来了？”

“我是来找你的，可是连京珠同学刚才也出去了，我只好一个人这样呆在空房子里……”

“哈哈哈，把我吓了一跳。”

蔡京这才把扁担两头的水桶一个一个地放在廊台上。他的裤腿全湿了，一条裤腿简直就象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蔡京问金星同志说：

“最近还继续上学吗？”

“继续上学。”

“学校里有什么可学的？”

“这是哪儿的话，学校里还能没有可学的？”

蔡京大笑起来，金星同志也笑了。他们只是在权深家见过一面互通了姓名，这次金星同志亲自找上门来毫不见外地对待他，使蔡京感到非常高兴。他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关于金星同志的事情，法政学校的学生在江南公园听了金星同志的讲话，都说吉林出现了一颗启明星，所以，蔡京是暗暗地怀着敬意仰慕金星同志的。

“你来有什么事？”

“日头快要落了，先把灶坑修好再说。”

“这是我的事……”

“我也来帮点忙。”

“呵呵呵，那成何体统。”

“锅都拔出来了，还顾得上什么体统不体统。”

蔡京又大声笑了。他兴冲冲地拿起小锄头走进厨房，金星同志也跟进去。厨房很窄小，两个人都转不开。

这时京珠出现在厨房门前。

“你说见鬼不见鬼，炕洞里没有一点积灰，可是一烧火，就把我们家京珠闹得直哭……”

“哥哥，看你说的……”

“你没哭？”

“那哪是哭？是叫烟熏出了眼泪嘛。”

“那就是哭呀……”

蔡京一说，金星同志也笑了。

蔡京这个人，看起来好象很生硬，实际上却是个心地淳厚的好人。而且他非常诙谐，时常把人们逗得捧腹大笑，所以，法政学校的同学们都喊他叫“孬甫”（朝鲜传说中阴险毒辣、吝啬尖刻、为私利不惜陷害弟弟的恶人——译者注）。不过，同学们喊他这个绰号，实际上是表示对他的好感的。他所以得了这样一个很不光彩的绰号，是因为有着一段令人捧腹大笑的滑稽故事。他每天给好多人家送牛奶，其中一家有个在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每天早晨接牛奶瓶的时候，总觉得送牛奶的人很象她常在操场附近碰见的法政学校的学生，怎么看也象。有一天傍晚，这个女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碰见了那个法政学校学生，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双胞胎？”

“啊，你说什么？”

蔡京猛停住脚步，瞅着那个女学生反问道。

“你是不是有个孪生的哥哥或弟弟？”

“我可不是双胞胎。”

“真奇怪。怎么一模一样呢……”

“什么一样？”

“有个小伙子每天早晨给我家送牛奶，他的脸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哦，哈哈哈，那，那是我弟弟。”

“我说嘛，怪不得长得一模一样。不过，为什么当哥哥的上学念书，让弟弟送牛奶？”

“那个弟弟是继母生的。”

“哎哟，继母生的就那么受欺负吗？”

“不管怎么说，总不如胞弟吧？”

“哎哟，真可怕，你是孬甫。”

那个女学生说完就跑了。从此，每当蔡京送牛奶去的时候，她就愤愤不平地劝他说，你哥哥是孬甫，应当跟他断绝关系。这样，蔡京就得了个孬甫的绰号。

蔡京一会儿捅炕洞，一会儿扫灶坑底，忙了好一阵，可怎么也找不出毛病，就一屁股蹲下不动了。金星同志要他一起去看看烟筒。

“去看看吧。不过烟筒却修得满好，是马口铁卷成的，恐怕整个吉林也找不到这么好的烟筒哩。”

蔡京仍然说笑话，一面说一面跟着金星同志站起身来。金星同志到房后一看，烟筒果然是用马口铁卷成的，生了锈、穿了孔的地方都用纸糊好了。

“你看，该补的补了，该糊的糊了，连一丝风也透不进去，这烟筒哪会有什么毛病？”

金星同志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烟筒仔细地看了一会，然后抱起烟筒就往上拔。

“哎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看看烟筒下面。”

金星同志抱着摇晃的烟筒转过身，蔡京赶紧把烟筒接过来。金星同志用锹挖开立过烟筒的地方。

“唔，毛病在这里。烟筒下面没挖坑，还有不倒烟的？ 这儿应当挖个坑。”

蔡京没有应声， 只是歪了歪脑袋， 他觉得这话似乎有些道理。

“也可以说，是挖个风陷阱。 让吹进烟筒的冷风不朝炕洞里去，陷到这个陷阱里，失去它的冲劲。再说，冷风到了陷阱里慢慢变热，重新钻到烟筒外面去，就把火势带起来了。”

“有道理，好象挺科学。”

“这就和我们干革命差不多。要干革命， 就要把那些在中间动摇的力量也都争取到革命一边来，这样，革命的力量就会相应地得到加强。这跟把冷风引进来加加热让火烧得更旺是一个道理。”

“哈哈哈，比喻也很恰当。把锹给我！”

“不，我来挖，你快去和泥。”

金星同志用穿着白色运动鞋的脚使劲踩着铁锹，一下又一下地挖出满锹的土。

蔡京回到前院跟京珠一起和泥， 京珠早就用斧子把稻草剁碎，掺在泥里。

“同学们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赞不绝口。”

“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还挺朴素，是吗？”

“不仅朴素，看来见识也很广。”

兄妹俩一边和泥一边低声交谈着。蔡京觉得刚才听见的话里也包含着新的真理：即使是动摇不定的力量，如果把它争取到革命一边来，革命力量就会相应地得到加强。这样具有强大吸引力

的话，从崔昆他们那里从来没听说过。

蔡京非常愉快地卷起裤管和泥，觉得往常家里那种冷清清的暗影全被驱散了。他们兄妹每天放学回家，就互相对望着，借以掩饰寂寞的心情，可今天晚上却好象根本没有过那回事似的。兄妹俩连连往烟筒那儿运泥，两个人都渴望灶坑不再倒烟。

没用多大工夫，烟筒就重新竖起来了。金星同志踮起脚把烟筒当腰拴在房檐下的椽子上。

“这房子刚够我的个子高。”

“那是它出生到世上还不久，会长高的。”

蔡京笑眯眯地回答说。京珠正蹲在烟筒下面抹泥，咬着嘴唇不敢笑出声来。

等到把锅都安好了，天也慢慢黑了。

京珠蹲在灶坑前，紧张不安地点着火。灶膛里很潮湿，刚开始火烧不旺，不一会儿，火大起来了，就呼呼地直往炕洞里钻。蔡京在外面喊烟筒冒烟了。京珠跑到外面去一看，马口铁烟筒真地冒出了黑黑的浓烟，她又跑回厨房里。

“他怎么连这些事都会干？人家那么轻而易举地修好了……”

京珠泪汪汪地自语着。她把拨火棍伸到灶膛里划拉了一阵，火也没有熄灭。往常灶坑不好烧的时候，总是用拨火棍划拉，好让火苗旺起来，可是火苗不仅旺不起来，反而灭了。现在再划拉火也不灭，而且越烧越旺。不久，金星同志走进厨房，蔡京也跟着进来，大家都望着灶坑里熊熊的火焰。蔡京在火光中笑容满面地连连说：“奇迹，真是奇迹！”他觉得这好象不是灶坑里的火焰，而是出现在他们一贫如洗的生活中的某种新迹象。他更加兴高采烈地和金星同志一起走进上屋。

京珠忙着做晚饭，想让金星同志也在这里吃晚饭。怎么能不让他吃一顿饭就走呢？虽是高粱米饭，又没有什么菜，可是一定得让他跟哥哥一起吃了饭再走， 这才合乎情理嘛。 京珠这样想

着，又是烧火又是淘米地忙乎着。她到堆房去，从搁板上拿下两条干明太鱼，放在捶衣石上捶打，准备做煎鱼。

在上屋，金星同志和蔡京开始谈话。京珠猜想他们谈的是关于革命的事，便停下手来，侧着耳朵听。

"……就拿旅吉学友会来说， 这是吉林的学生怀着很大的抱负建立起来的组织，总不能那样随随便便丢开吧。对于革命，也应该好好想想。我虽然没有机会跟你深入交往，可心里总认为你是一个可以携手合作共同战斗的可靠的同志，今晚到你家一看，这种信心就更坚定了。你们兄妹尽管在这样孤独的环境里，还一面勇敢地用自己的力量开拓自己的生活，一面在学校和社会运动中起带头作用，这使我深受感动。"

京珠好象在聆听着由远处传来的摇篮曲，手上的棒槌轻轻地捶打着，生怕发出声响来。

"不是有句俗话说，下功夫砌的塔不会倒塌吗？ 你为了干革命呕尽了心血，这会儿怎么能半途而废？坦率地说，我认为白顺基离开吉林和你要离开吉林，是不同的。白顺基是个还没有任何理念而在彷徨的人，你又不是那样的人！"

"你以为我就有什么明确的理念吗？ 我也是感到前途渺茫啊。我带着可怜的妹妹， 吃着她给做的饭， 却无法给她一文学费。也许是这种处境鞭策我们兄妹走上革命道路的吧。不过我所以下定现在这样的决心，并不是因为生活痛苦，或者不忍坐视妹妹的可怜遭遇，而是因为革命本身的前途被堵塞了。我们究竟应该往哪里走？既然无路可走，只好另打主意了。"

京珠听来，哥哥的语调是激昂的。哥哥跟她商量的时候，还没有说过这样令人痛心的话，现在听哥哥这么一说，她才清楚地意识到哥哥的心情有多么复杂和难过。

"今天的现实，是令人痛苦的现实， 凡是有志的朝鲜青年要干革命，无论谁，都必然要跟它碰一下。但是，我们不应该回避

它，而应该勇敢地闯过它向前挺进。无须想得很复杂。你真地觉得在吉林无法干革命吗？ 革命的前途果真被堵塞了吗？ 蔡京同学，你们兄妹俩不为种种考验所屈服，这样顽强地生活着，这事实本身就令人感到非常踏实可靠，觉得你们是对革命抱着乐观的态度前进的。蔡京同学，你还是不要走，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干革命吧。你离开这儿，京珠同学又该多么孤独啊？为了革命，是应该忍受个人的任何牺牲的，可是你的想法，果真是那么了不起，以致于可以要求京珠同学作出某种牺牲吗？”

京珠再也抑制不住了，眼泪滚落下来。

她急忙回到灶坑前，蹲下来捂着脸哭。金星同志的暖人的话语强烈地打动了她的心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突然到我们家来？莫非是为了要给我们驱散面前的黑暗？

“哥哥，他要你一起干革命，你为什么不说话呀？我想， 如果能够在他的领导下干革命，我们的前途是会灿烂夺目的，一定会灿烂夺目的！”

京珠激动得喉咙梗塞，心里这样呼喊着。

二

这天夜里，蔡京未能成眠。他把间岛的朋友韩允秀寄来的信拿出来读了又读。信中洋溢着友情，韩允秀分明也正经受着蔡京所经受的那种苦闷。他在信里反复地说，接到蔡京的信，很是同情。希望蔡京收到回信以后马上就去。他说，他那里目前也不一定能找到职业，但是只要蔡京到他那里去，他可以和蔡京有饭分着吃，一起搞报社支社的工作。暂时一方面做做这种事情，一方

面找职业，也许能找到适当的工作。

“……来吧。我也是因为前途渺茫才开始搞这个报社支社的。当然这工作并非不重要，在教育群众方面，也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可是，我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仍在烦闷中生活。快来吧！如果跟你促膝畅谈，也许能解除一些我的苦恼，实在烦闷忧郁得难以忍受了……”

蔡京把这一段读了好几遍，又想起金星同志的话，陷入了沉思。

“今天的现实，是令人痛苦的现实，凡是有志的朝鲜青年要干革命，无论谁，都必然要跟它碰一下。但是，我们不应该回避它，而应该勇敢地闯过它向前挺进。”

这话很中肯，蔡京觉得应该把一切都重新考虑一下，再决定去不去间岛的问题。他不能不感觉到在自己一直感到幻灭的吉林，有一股跟崔昆和权深之流完全不同的新的力量正在蓬勃发展，这个浪涛也拍打到自己身上来了。

蔡京首先给间岛的韩允秀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信里说，收到信以后本想马上动身，可是出了一件不得已的事情，无法启程，请他原谅。也就是说，这封信的内容没有明确说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为了写这封信，蔡京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他跟往常不同，一清早就起来了。他心情很舒畅，又是扫院子，又是锄花坛的草，补板墙，忙个不停。京珠也是眉开眼笑的，在没有一丝烟味的清新的厨房里，忙着烧火做饭，洗涮碗筷。

“今天早晨才象个人家了，你也不哭啦……”

蔡京到厨房端出一盆洗脸水，跟妹妹逗趣。

“哥，你不用盐？”

“嗯，给我一点。”

京珠用小杯盛了盐递给他。

蔡京洗过脸，正用毛巾擦脸，白乐振的女儿白顺熙来找京珠上学。她穿着白衫黑裙，身材苗条，是个很秀气的姑娘。

“你这么早就上学?”

“这还早？都快八点了。”

“我们家京珠是个瞌睡虫，早饭总是这么晚。”

白顺熙知道这是开玩笑，便咯咯地笑起来。

“哎哟，笑死人了，还说京珠是瞌睡虫！”

“你不知道，我家京珠一睡着，把她抬走她也不知道。有一次险些被偷走呢。”

白顺熙又前仰后合地笑起来，蔡京也笑嘻嘻地用毛巾擦脖子。

“顺熙，你哥哥到哪儿去了?”

“到汉城去了。”

“说是要到上海去，怎么又到汉城去了?”

“我爸爸宣布，如果他到上海去就不供给他学费。哥哥还能犟过爸爸的老虎脾气?”

蔡京听了，不禁哈哈大笑。

“他去汉城，那就对了。不管怎么说，总比在吉林念书好得多。”

“蔡京哥，你什么时候去间岛?”

“是啊，为了不再看到你这个讨厌的顺熙，也该早些动身了！等我一走，你该更勤地来找我们京珠了吧?”

“那我干脆把书桌也搬到这儿来。”

京珠在厨房里听着这些话，悄悄地叹了一口气。昨晚哥哥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今天一早，看到他心情舒畅，进进出出的很愉快，京珠就以为哥哥有了什么新的决心，现在看来，哥哥好象还没有打消动身的念头。京珠心想，哥哥听了那么真挚诚恳的话，怎么不改变主意呢？听说到那里去也没有事做，为什么还一

股劲地要到那里去？

京珠没精打采地匆匆吃过早饭，跟白顺熙一起上学去了。

蔡京也上学了。他原想今天把要带去的行李打好先送到铁路上去托运，可是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径直上学去了。

这天，口吃的法学硕士讲了两个小时最不要听的商法。要是往常，蔡京会坐在那里欣赏着这位鼻子特别大的磕巴子的面孔，可是今天，他却正正经经地做了笔记。

傍晚，蔡京正要回家的时候，学友会的干事宋春甫来找他，说今天晚上开学友会的干部会，要他快点到他家去。

“干部会？你们自己开去吧。”

“看你，摆这个架子干什么？快走。”

宋春甫推了推蔡京的脊背。蔡京虽然也是学友会的干事，可是他对民族主义系统的宋春甫，就象对白顺基一样，一直采取爱理不理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要比讨厌白顺基更讨厌过激的宋春甫。

蔡京只好跟着宋春甫去了。他一路上想，这个民族主义系统的干部集团，为什么特地来找跟他们断了几个月来往的人呢？

蔡京到了宋春甫的家，小屋子里已经挤满了学友会的干部。

“辛苦了，快进屋。”

没想到金星同志坐在屋子中间，看蔡京来了，马上站起来拉住了他的手。蔡京这才知道学友会干部找他的原因。

蔡京很惊讶， 真没想到金星同志还会到学友会干部集团中来。

“等了你好久，没来，就先开始了。看你们来得这么晚， 大概宋春甫同学跑了不少地方吧？”

“找到他家，不在，又跑到学校去。”宋春甫回答说。

蔡京坐在金星同志旁边听着房里的谈话，原来讨论的是如何开展要求释放安默的运动的问题。大家都摩拳擦掌，意气高昂。

都说，日本领事馆里来了个“朝鲜总督府”特使，不设法把那个家伙干掉，安默等人就不能获释。有的学生说，李必守、徐根河等人说要给我们手枪，我们带着手枪藏在领事馆外面，等特使出来时把他干掉。

“干掉那么个家伙， 安默先生怎么能获释呢?”

“是那个家伙在幕后捣鬼嘛。 督军署上了他的当才不肯释放被押的人，难道能就那么放过他?”

“别说蠢话了。那家伙肯定捣了鬼，不过， 督军署关着人不放，单单是因为上了他的当吗?”

“干掉他，督军署也会清醒过来的。我看， 不管是干掉那个特使还是干掉领事，反正得干掉一个才成。”

大家都涨红着脸，情绪激昂。其实，要求释放安默等人的运动已经开始进行，以学生集体的名义向督军署和警务厅、监狱递交了抗议书；前来吉林准备参加三府合并会议的民族主义者们也没有开会，一方面向督军署提出请愿书，一方面送礼行贿，忙了一阵。可是督军署并没有释放安默等人，所以，学生们正在讨论今后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同学们都谈了自己的意见， 我倒有这样的想法。”

金星同志听完大家的话，说：

“这个事件，不是杀一个‘朝鲜总督府’特使就可以解决的。即使督军署起初是因为上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当， 干了这种勾当，可是既然把人关了起来，他们就有了责任。他们必定会继续把人关着，千方百计地给这些人罗织罪名。因此，必须对督军署施加强大的压力。我认为，必须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摺倒督军署，救出被押的人。”

“有办法这样做吗?”

学友会副会长张太浩睁大眼睛，问道。

“我想是可以发动起来的。刚才也说过， 必须把这个问题作

为社会问题提出来。我们应该向广大的社会各界公开这个问题，让社会各界知道张作霖政府上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当，干了无理的勾当。首先要写好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张作霖的声讨书，投寄到各报社去。声讨书不光要寄给报社，还要寄给各大城市的社会团体和学生界，再附上一份呼吁书，呼吁他们开展运动声援我们的斗争。我想，这样做，是一定会有反应的。”

大家都没有作声，都是一副赞同的表情。

“对。我支持这个意见。”

宋春甫说了一句。他最受金星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新见解的感动，因此，只要金星同志提出什么意见，他总是最先赞成。

“这个意见好，是应该点起火来了。”

又有一个学生说了一句。心地深沉的张太浩沉思了一会儿，也表示赞成，说：

“我也不反对这样做，试试看吧。”

“蔡京同学有什么想法?”

金星同志问蔡京。

“我也赞成，这个想法很好。”

蔡京红着脸回答。大家都说这个方案好，纷纷表示赞成。

会议一直开到天黑才散。金星同志走到街上，对蔡京说，以后应当积极参与学友会的工作。又说明天晚上准备成立少年会，要他到李宣烨牧师的礼拜堂去。蔡京满口答应，他感到金星同志正以全部精力，顽强地引导着自己，使得自己简直无法躲避，不禁眼圈发热。

跟金星同志分手以后，蔡京想了很多事情。

他想，金星同志什么时候已经掌握住学友会的干部了？凡是向往社会主义的人，都无法挤进那个集团，而且也不想加入那个集团。正因为这样，自己虽然也是个学友会的干部，却早已不象个干部了。金星同志到底有什么设想？是要引导学友会改变方向

吗？说是明天晚上要成立少年会，这又是想干什么？总之，他觉得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有一个巨大的运动已经开始了。

蔡京回到家里，京珠早已放学回来，做好了晚饭，正等着他。

“哈，从今以后，我们的京珠可以不掉眼泪了。”

蔡京在饭桌前坐下，说。

“那可不，在厨房里真想唱歌！”

京珠以为哥哥说的是灶坑不倒烟，可以不流泪了，所以才这样回答。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这回你丢不了哥哥，用不着哭鼻子抹眼泪了。”

“那么，哥哥你不去间岛了？”

“不去了，我已经改变了主意，干吗要离开这么好的吉林呀？”

“是真的？”

“可不是真的……这回你跟我一块儿在这里干革命吧！”

“…………”

“明天晚上在李宣烨牧师的礼拜堂里成立少年会，你也一块儿去。”

京珠没有回答，转过身去用衣带擦眼泪。她感到内疚，怨自己对心地深沉的哥哥太不了解。难道哥哥不是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作出决定吗？

京珠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觉得哥哥那么可亲可敬。

“快吃饭吧。”

“哎。”

京珠这才擦干眼泪，回过身来吃晚饭。

第二天，京珠上学一看，同学们到处都在起劲地谈论着成立少年会的事。

“你说，到现在为止，除了旅吉学友会， 还有过什么学生组织？要是真地成立少年会，该有多好！”

“我已经报名了，听说咱们学校也有很多同学报了名。”

“你没听说那个少年会是谁组织的吗？”

“有的说是学生们自己组织的， 也有的说是白顺熙的爸爸组织的……管它是谁组织的，反正我们加入就得了。”

同学们满怀着希望和期待这样交谈着。

白顺熙跑来对京珠说：

“喂，你听到要成立少年会的消息了吗？”

“我没听说。”

京珠故意这么回答。

“听说这次成立少年会， 要把吉林的朝鲜青少年都团结到这个组织里，为朝鲜独立，不，为社会主义作斗争。……”

白顺熙的性格总是象明星一样光明磊落和开朗。

“谁说成立少年会是为了搞社会主义？”

“我早知道了。喂，你说怪不怪， 成立这个组织是要搞社会主义的，可我爸爸却在台后边撑腰，还挺起劲呢。”

“那么， 你爸爸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啦？”

“看你说的，他怎么会成为社会主义者？他还蒙在鼓里， 以为那些社会主义青年都是民族主义青年哩。”

“你别瞎说。”

“哈哈哈。喂，今晚你也一起去吧，去听听演说也好。你听过李宣烨老牧师的演说吗？‘呃哼， 我们一定要击退万恶的倭寇的侵略，使倭寇得到象那抱着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凯撒一样的下场……’哈哈哈，哈哈哈。”

白顺熙挥起拳头学了一通李宣烨牧师在礼拜堂里演说的样子，然后就扑在京珠的肩膀上扭着身子咯咯地笑起来。京珠也笑出了眼泪。

三

这天晚上，京珠兄妹俩刚想去李宣烨牧师的礼拜堂，“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执行委员崔昆登门来找蔡京。

崔昆长脸膛儿，乱蓬蓬的“主义者头发”，乍看起来象个女人的发髻。他经常戴一副阔边眼镜，今晚没有戴，长脸上的眼眶显得有些凹陷。

“听说，白顺基最近到什么地方留学去了， 是真的吗？”

崔昆边落坐边问蔡京。

“是啊， 好象是说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吉林？”

“大概是为了念书吧，想找个比吉林好的地方……”

“唔。”

崔昆坐在那里郑重其事地想着什么。他身材魁梧，拿着烟嘴的手也特别大。蔡京看出他是来观察动静的。崔昆他们为了在吉林市扎根，同民族主义者争得很激烈，所以对这种问题，他们是不会不注意的。

“听说今天晚上要组织少年会， 这又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少年组织， 才要建立一个吧。”

“唔……小蔡，那个进了毓文中学的金亨稷先生的儿子， 你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蔡京至今还不知道金星同志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

“不认识？ 他在江南公园讲话时你没去？”

“我没去。”

“唔……”

崔昆又作出慎重的样子，换了一支烟，沉思着。他觉得在吉林越来越频繁地进行着某种活动，可就是弄不清情况。他想，白乐振这个人，即使是为了不丢掉吉林市的学生势力，也不会把儿子送到什么地方去留学，可是都说他已经把儿子送去留学了。还有，听说白乐振还积极帮助金亨稷先生的儿子建立少年会，他怎么想也弄不懂白乐振的心思。安默被捕的时候，白乐振怎么没有被捕呢？ 尽管有许多人被捕， 但因为有白乐振这样的人在支撑着，所以，吉林的民族主义的立脚点还不曾动摇，自己的势力也就无法渗入到青少年中去。

崔昆又问，学生集团发起的要求释放安默的运动好象碰上了暗礁，今后打算怎么办？蔡京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样。

过了一会儿，崔昆站起身来，说他接到邀请，要出席少年会成立大会。蔡京也跟着站起来。

“小蔡，你也参加成立大会？”

“是，我们京珠要加入少年会，准备一起去。”

“唔，应该加入少年会。既要上学念书， 也要参加运动锻炼锻炼。”

崔昆装模作样地干咳着，先走出来，在廊台上穿上皮鞋，拿起了文明棍。

三个人到了礼拜堂，礼拜堂早已挤满了学生。

礼拜堂一侧放着一排椅子，穿着灰色长袍的李宣烨牧师、李必守、郑敏秀和其他重要人物已经坐在那里了。崔昆向他们打招呼，他们都道貌岸然地坐着答礼。

“听说崔先生到间岛去了，原来还在这里。”

脸长得有些轻浮的郑敏秀说。

"唔，还没动身。"

崔昆一面回答，一面走到郑敏秀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把魁梧的身躯往后一仰，环视了一下场内的学生。

很多学生望着崔昆窃窃私语，崔昆满脸堆着笑，向这些学生点头。

过了一会儿，身穿白色长袍的白乐振走进礼拜堂。他仰起粗而短的脖子，连连用手绢擦汗，走到郑敏秀他们坐的地方。

随后，金星同志走了进来，张德顺，崔振国等五、六个学生也紧随着走进来。场内到处响起了提到金星同志的名字的耳语声，似乎在谈论江南公园的讲话，大家都抬起脸来把视线集中在他身上。

"快开始吧，已经晚了。"

白乐振还没有坐下，匆忙地向金星同志说。他仍在用手绢擦脸。

今晚，他着实忙了一阵。他认为不管安默被捕不被捕，三府合并会议还是应该开的，于是他把三府的巨头李甲武、沈学、李光镇请到一块，淌着汗劝说了一番，连晚饭都没有吃，就赶到礼拜堂来了。

过不多久，金星同志走到讲桌前，挤得满满的学生顿时安静下来。金星同志站在讲桌前向场内环视了一下，说：

"诸位，我非常感谢大家今晚都来出席大会。作为朝鲜人吉林少年会筹建人之一，我向各位表示感谢。"

坐在场子里的白顺熙心怦怦直跳。早在一个月以前，她就知道金星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少年会，这不是惊人的事吗？这可能就是在我们学生当中要发生什么事情的征兆吧！是不是不仅要把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而且要把所有的学生都团结起来，呼啦一下打起红旗，大声唱起"起来，不愿做

奴隶的人们……”这支国际歌？要是这样的话，还不知道金星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势必大吃一惊目瞪口呆了。白顺熙暗自感到痛快，抬起闪亮的眼睛环视了一下同学们。

金星同志继续致开会词：

“我不准备多谈，只想表示一点希望，就是希望大家作为亡国的青少年对今晚组织少年会的意义要有个深刻的认识，把会开得意义深远。现在，请帮助我们建立少年会的白乐振先生讲话。”

金星同志一走下讲坛，白乐振就咳了两声，甩着膀子向讲桌走去。他站到讲桌前面，还用手绢擦了一阵涨红的脸，才开始讲话：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禽兽尚且如此，人乃万物之灵，怎会不思念自己失去的祖国，不爱惜自己的历史！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如何疯狂地企图掠夺朝鲜的疆土，扼杀朝鲜民族的灵魂，朝鲜的疆土仍将永远屹立在东方的一角。朝鲜民族的灵魂，如同清澈的流水，将子子孙孙永远流传；仇恨外来敌人的思想，将世世代代越传越广，越传越强。现在，同学们正是继承这种民族精神而出生的。正因为这样，同学们虽然生活在这个吉林，但日日夜夜都在用纯净的眸子遥望着朝鲜的天空，怀念着祖国的土地。还有，你们有着反对强占朝鲜的日寇的思想，这一思想犹如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骨骼和血统一样，牢牢地存留在你们身上。所以，同日寇作斗争，在你们的时代应当比父辈更顽强，也必将更顽强。因此，朝鲜的独立运动必将世代相传，更加蓬勃有力，更加气势磅礴，更加汹涌澎湃。这就是我们应当铭刻在心里的要抱远大志愿的伟大思想。

“这一思想，正是主持今天这次会议的那位学生的父亲——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金亨稷先生的‘志远’思想……”

听了白乐振的这一席话，学生们的视线一下子都集中到金星同志的身上。

看来很多学生是头一次听说这件事的，他们都窃窃私语，场内一时嘈杂起来。

白乐振停了停，等到场内恢复了肃静，才又接着讲下去。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说正因为有了这种"志远"思想，我们的独立运动才是无比有力，不屈不挠，前途光明的。

后来，他讲的内容又转到为了使朝鲜独立运动后继有人，学生们应该怎样接受教育， 怎样锻炼身心上面去了。 最后作为结论，他强调说， 要想把这一切都搞好， 就需要有一个少年会组织，吉林市内的全体青少年都要加入这个组织，严格遵守纪律，认真接受训练。

学生们目不转睛地望着白乐振涨红的脸，听着他的话，只有朴光植、崔振国等几个学生坐在讲桌下埋头整理少年会名单。崔振国手里拿着各校提出的名单，一个一个地报着名字，张德顺和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把名字记在新的表格上。

李宣烨牧师和崔昆被邀请致祝词，都在眯缝着眼睛想词儿。李宣烨不时地干咳着，把一条腿一会儿叠在另一条腿上，一会儿又放下。身材魁梧的崔昆象扎了根的大树一样，一动也不动，不知他在想些什么，紧闭着厚厚的嘴唇，凝视着天棚。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申请加入少年会的学生名单已经核对完毕，纲领和规章也通过了。少年会的目的规定为：谋求朝鲜少年的团结，努力用坚定的反日思想武装起来。不过，少年会的全部目的实际上并不止这一点。

金星同志认为，青年学生运动应该起到在工人、农民和革命运动之间搭桥的重要作用，建立少年会也是从这种考虑出发的。金星同志准备通过这个组织，用反日思想教育青少年学生，对他们灌输阶级意识，在斗争中锻炼他们，从而把他们培养成为可靠的革命后备队。

金星同志熟练地主持会议。选举金星同志做朝鲜人吉林少年

会会长的时候，白乐振特地站起来提了名。他一提名，全场就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坐在女生中间的京珠头一个热烈鼓掌，不知怎的，她的心胸好象开阔起来了，还想起了《共产党宣言》前言中的几句话：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京珠觉得吉林的学生势力提出这种辉煌的宣言展开斗争的时候已经到来，她甚至觉得好象有一面新的旗帜忽然在吉林市中心升起来了。她的心一直在突突地跳着。

李宣烨牧师登上讲坛致祝词，他抬起尖下巴开始讲话：

“今晚成立少年会，确是大好的事情。我们早就应该成立这样的团体，但成立不起来；今晚成立这个组织，未免感到晚了一些。不过，尽管晚了，但吉林出现了这样的团体，可以说是上帝恩宠的光辉照到了吉林的全体青少年身上，这样说也决不过分。凡是青少年，都前途似锦，就和挑着重担走路的旅人一样。在他们中间，既有将来的伟人圣者，也有大学者和大文豪。”

李宣烨牧师强调了民族爱和同胞爱，并主张正是这个爱的精神，最后会培养出可以带来民族独立的巨大实力来。

“呃哼，最后我想嘱托你们的是，希望你们这些生活在复杂的时代的青少年要时常检查自己。稍微有点不注意，就有可能不知不觉地滚到毁灭的道路上去。什么叫毁灭的道路呢？那就是散布在我们时代的各个角落的所谓新思潮。新事物，任何时候都是危险的，最近甚嚣尘上的新思想，乍看起来似乎是真理，很能吸引人，实际上它使人头脑发生混乱去向正义挑战。如果陷到里面去，一切都将毁灭。无论是道德、伦理和人类的爱都将毁灭，到头来就会招致民族的毁灭和人类的毁灭。”

李宣烨用象小孩子那样胖胖的小手敲着讲桌喊着。他本来就非常仇视社会主义，不过今天他攻击社会主义，还有另一层不可消解的刻骨仇恨。在安默被捕的时候，他也同时被捕，在警务厅拘留所关押了十多天。警务厅拷打他，逼他供出安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社会主义的。他这个喜怒无常、易动肝火的人，一气之下就扑上去要打那个审讯者的耳光。后来，不知怎的又被释放出来了。因为有过这件事，他就更加仇恨社会主义，干脆认为，就是因为有社会主义这个怪物，朝鲜独立运动才每况愈下。照他现在的心情，恨不得把社会主义撕个稀烂，骂个狗血喷头，可是他勉强耐着性子，只是用斯文的语气在祝词里加了那么一句。学生们听到李宣烨攻击社会主义，眼睛里都迸出了愤怒的火花，怒视着他。可是崔昆仍然紧闭着嘴，安稳地坐在那里不动，仿佛是说李宣烨的话不值一听。

李宣烨致完祝词，掏出手绢擦着脸回到座位上，装模作样地捋着小胡子坐下。

接着，崔昆默不作声地站了起来。他一登上讲坛，学生们就给他鼓掌。这一来，李宣烨的脸就刷地涨红了。

坐在旁边的白乐振，对李宣烨在祝词中向社会主义挑战很不满意。他自己固然也不喜欢社会主义，但他认为今晚的会议不是搞那种争辩的会议。

“热爱真理的学生诸君！”

崔昆两手扶着讲桌边沿，摇晃着脑袋，喊得整个会场都震动。他声音粗浑有力，一下子就把刚才李宣烨细弱的声音给人留下的印象驱散了。

“诸君是热爱真理，为实现人类的理想，以一骑当千的气概和进取精神向前奔驰的青年学生；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人；是在这个浊流般的社会中举起火炬前进的人。为了履行自己的这一使命，你们争先恐后地赶来参加这个会议，这真是值得举起双手祝

贺的。”

崔昆真地举起双手喊着。他善于演讲，姿态手势都满漂亮。他的声音忽然又变得低沉柔和起来，好象在恳切地呼吁着什么，下颏也快挨到桌上了。

“诸君！在这里，我想向你们提个问题。假定……诸君是热爱正义的，并且是以治病为天职的医生，如果有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到医院来请你们出诊——当然，诸君是人道主义者，是不会拒绝的——那个人惶恐地拎着你们的出诊皮包，在前面带路。诸君跟着那个人走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大街，走进黑暗潮湿的小胡同，那里下水道污水泛滥，细菌猖獗，遍地都是垃圾。那个人穿过这样的小胡同，终于在一个快要倒塌的小草棚前面停住脚步。诸君走进屋里一看，顶棚坍塌，火炕塌陷，一个象生物标本那样皮包骨头的病人躺在那里呻吟，一群骨瘦如柴、小肚子胀鼓鼓的孩子围坐在他旁边。你们熟练地打开出诊皮包，细心诊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的诸君，诊断病症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很快就会诊断出这是一种现代社会里很普遍的社会病——营养不良和疲劳过度。现在你们应该根据这一诊断开出最有效的处方了。热爱正义的青年学生诸君！”

讲到这里，崔昆猛地又象开始时那样提高嗓音，霍地抬起了头。

“请问诸君，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能开出一个适合这种病的处方吗？病人需要有一座空气新鲜和阳光明亮的住房，需要充分的休息和营养丰富的食物。难道诸君果真能够为那个病人开出最好到一个好别墅里去吃美味的食物、充分地休息休息这样的处方来吗？不，能够向他提出这样的劝告吗？诸君！在这种情况下，凭我们的良心，凭我们的正义感，我们只能流下血泪。我们注意到象这样的病人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这一事实，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诸君会产生断然扔掉那无能为力的听诊器和注

射药而投入阶级斗争的决心，诸君正应该这样做。为了给饥饿的孩子们以温饱，给草棚以阳光，给穷人以富裕的生活，你们应当做一名解放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是的，今天这个时代不需要给个别病人治病的软弱的人道主义者，而要求连根推翻腐朽的社会的革命者。我们必须高举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打破这个腐朽的社会的种种矛盾。”

崔昆用大拳头连连敲着讲桌，“主义者头发”也沙沙地晃动。场内响起了掌声。崔昆把从扔在书房里的某个小册子上抹来的话不加任何解释地背诵了一通，这虽然给了知道底细的人以不愉快的印象，但却给了年幼的学生们以强烈的刺激。

“这是干什么？让你致祝词， 你怎么宣扬起共产主义来啦?”

李宣烨挥着胳膊，踢开椅子，准备站起来，郑敏秀和李必守在旁边把他拉住了。场内的空气顿时变得很紧张。

虽然没有一个人起来指名攻击谁，可是大家的眼光都灼灼逼人。

李宣烨先攻击社会主义， 崔昆又上台正面宣扬社会主义革命，场内的气氛自然就紧张起来了。不仅是大人，而且由于这样那样的关系分成两派的学生和少年也都卷进了看不见的暗斗。

崔昆继续用大拳头敲了一阵讲桌，大声号召青年学生投入社会主义革命， 然后才象凯旋将军似地走下讲台。 他用手绢擦着脸，和李宣烨背对背坐下来。尖鼻梁象刀背一样的李宣烨斜了崔昆一眼，蜷缩起身子，生怕碰到崔昆。场内的空气绷得更紧了。

“先生，我来讲几句。”

金星同志向白乐振说。

金星同志原来不准备发言，可是看到场内的气氛，觉得不能再容忍了。

“好，你讲吧，会长应该讲几句。”

白乐振也看到场内气氛不妙，红着脸说。

金星同志一站到讲桌前，学生们就一齐朝前边望。蔡京兄妹紧张地望着金星同志，心想他这样站出来，打算怎样扭转这一触即发的空气呢？过了一会儿，金星同志开朗而有分量的响彻全场的声音，就把场内复杂的感情的波浪压了下去。

“诸位，今天晚上我们成功地举行了少年会成立大会， 这是各位来宾和同学们认真参加会议的结果。今晚，朝鲜人吉林少年会的成立，对我们青少年学生同心同德，团结前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金星同志说，少年会的成立，就象一艘大船扬起风帆，驶进大海。只有船上的人同心协力划好桨，掌好舵，才能冲破惊涛骇浪，到达有灯塔的希望的港口。之后，他对纲领和规章逐条逐项地重新做了解释，并说这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激流上航行的我们必须遵守的规范。

学生们一动不动地坐着静听。

金星同志接着说：

“我们是肩负着朝鲜命运的新的一代。现在， 朝鲜的命运正处在是复活还是永远灭亡这样一个岔路口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把我们三千里锦绣河山变成了黑暗的地狱，目前在朝鲜，工人和农民活不下去，知识分子和中小企业家也活不下去，甚至民族资本家当中也有不少人说活不下去了。在城市和乡村，在海边和山区，人们都在洒着血泪，大声疾呼，渴望救援。工人举行罢工，农民掀起佃农斗争，结果是遭到失业，流浪街头，背井离乡，到处漂泊，这就是今天我们祖国的现实。这一惨淡的现实正在摇撼着我们的肩膀问我们：你们到底为了什么？要走向哪里去？求救的母亲、 老人和孩子的声音， 全民族断肠的呼声萦绕在我们耳边。如果听不到这一呼声，我们怎么能说是朝鲜的儿女呢！”

金星同志扫视了一下会场。头一次听金星同志讲话的蔡京兄妹， 聚精会神地听得入了迷。 今天晚上有好几个人上台大喊大

叫，装腔作势。但金星同志不同，他的讲话是真情的吐露，是想把全民族抱在怀里的无边的热烈的爱的呼吁。不仅是讲话内容，就连容貌、动作和声音也充分地表现出他崇高的品德。

“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把所有的朝鲜人推入了死亡的深渊。不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我们是不会称他为朝鲜人的，应该谴责他们是卖国贼，民族叛徒。在座的诸位尽管政治见解不同，财产多寡和宗教信仰不同，但大家都憎恨日本帝国主义，有决心献出生命为把这些强盗赶出祖国疆土而斗争到底。打个比方说，我们都需要长途跋涉。要走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实现民族繁荣的未来，就需要走一段艰难险阻的漫长的道路。当然，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在怎样走漫长的道路的问题上，可能有而且实际上也真有人持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无论谁都要有一个共同的伟大理想，决心开拓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不管谁有什么想法，如果它不同这个理想连在一起，那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总之，我们大家的心都在为这一伟大理想燃烧着。所以，我愿在这里向大家呼吁：所有的人都要面对这一伟大目的，作严肃的自我反省，丢掉不和与仇视，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我们可爱的祖国的疆土，千千万万的人都紧密地团结起来，扎紧鞋带，一起去走遥远而艰险的道路。在这艰苦漫长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海，翻过陡峭险峻的高山，也可能要流血，作出令人痛心的牺牲。但是我们必须排除万难，奋勇前进，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唯一害怕的是在那艰难的路上失去我们的意志、力量和勇气的源泉——团结。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团结，第二也是团结。受压迫、受歧视的人们，可以团结的一切反日力量，必须紧密团结起来，用统一的力量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赶出我们祖国的疆土，在我们美丽的三千里锦绣河山实现民族的繁荣。

“诸位！让我们大家都紧紧地并肩携手前进吧！ 对于所有抱着这种决心挺身而出的人，我们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将表示热烈的

支持和尊敬。”

金星同志满面笑容地挥手致意，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由于李宣烨和崔昆的祝词而形成的对立的感情，就象春雪一样融化了。所有的人的心里，顿时充满了犹如看到豁然开朗的前程一般的愉快和兴奋。白乐振的脸色也开朗起来，使劲地拍着厚实的巴掌，李宣烨和崔昆也背对背地鼓掌。

“哥哥，真了不起！”

“别太激动啦。”

蔡京安慰着眼泪汪汪的妹妹，可是他自己也激动得心怦怦直跳。他虽然还不能从逻辑上深入理解金星同志的讲话，可是某种崭新的、巨大的东西——好象可以说是金星同志的整个思想的那种东西，已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宣布散会以后，场内更加活跃，更加沸腾。在嘈杂声中，宋春甫站起来大声招呼：当选为少年会干部的请留下。他现在在金星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越发起劲了。

第五章

浪涌（二）

一

申东浩今晚还是坐在书案前写诗。他写了几行，勾掉重写，重写的也不称心，又勾掉了。他把胳膊肘支在书案上，用两只拳头撑着前额，陷入了沉思。

“你还不给家里写信？”

凤淑妈在连灶炕上望着弟弟，说。

“写信干什么？”

“干什么？这次来信说生意破产，活不下去了。你听到这伤心的消息，难道还不写回信？就算不是这种信吧，接到父亲的信，也该写回信呀。”

凤淑妈责备弟弟。

她正在用大针缝补褥子。这床褥子用了多年，破了就补，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面子了。褥子补钉摞补钉的，扎起针来很吃力，她缝几针就在头发上磨磨针尖。

“姐姐，别太操心啦。回信我可以写，不过，写了回信破了产的生意就会好起来吗？再说，哪是什么破产啊，准是象你一样爱操心的爸爸，看到买卖不景气，酒卖不出去，就以为出了大事

才那么写信呀叫苦呀的，闹得人心惶惶。”

“你看了信，还说这种话？”

“看了信也一样。”

申东浩的情绪有些低沉，把散在书案上的书本和纸张叠起来，回答说。

申东浩家在江原道的一个小城里开了一爿不大的酿酒厂。今天家里来信说酿酒厂办不下去了。因为日本鬼子闯进来大量投资开了个大酿酒厂，申东浩家的小酿酒厂受到压制，酒卖不出去。信里说，酿酒厂快要破产了，遭到这么大的不幸，他自己一个人受不了。为了让你们也知道家中的不幸，所以才写了这封信。凤淑妈接到信，背着人哭了一场，可是弟弟申东浩却跟姐姐不一样，没有受到一丁点刺激。这并非象他刚才所说的那样，是把父亲的信当作空话，而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挑着生活的担子走过路。对生活的看法也跟姐姐不同。他认为生活这个东西，只要人在它也在，而且是存在于复杂而险恶的社会浊流之中，受点折磨也是必然的。他还认为，尽管受折磨，生活这个东西仍然存在，因此，为生活哭哭啼啼是毫无必要的。

“我本来就想跟你谈谈，你现在作为一个亡国的百姓，做的和想的都不象个人。要是一般的年轻人，听到家里的生意叫日本鬼子给弄垮了，准会咬牙切齿的。”

“哼，那又有什么用？”

“难道你连恨都不恨？也不想向日本鬼子报仇？”

“恨又怎样？难道姐姐你有什么办法让国家独立吗？”

申东浩霍地站起来，心里感到非常厌烦。

“办法要去找。没有办法就可以抄着手坐着不动？”

“那不是姐夫的老生常谈吗。”

“姐夫说的话难道不对？你姐夫可是在独立运动中牺牲的！”

申东浩没有回答，只是在屋里徘徊。

其实，申东浩并不是把姐姐谈的这个问题当作别人的事情看待的，他自己不是不恨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是没有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朝鲜独立的愿望。然而他的脑子里怎么也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因此，每当姐姐提到她丈夫的牺牲时，他虽然总是感到悲愤难过，但也有一种感觉，心想那有什么办法呢。

在吉林举行的独立运动者的集会和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他不知去见识过多少次了，那种勾心斗角互相攻击的场面，也不知看见过多少次了，他对这种现实心里逐渐产生了厌恶。那么多的人脸红脖子粗地争吵，能怎么样？那样争吵又有什么用？他们一天到晚喊着要探索独立的途径，难道真地有什么争取独立的道路？

他有时也恨不得把这个令人感到幻灭的现实砸个稀烂。不管怎么说，这个让他感到厌恶的现实使他陷入了失望，对一切都死了心——这就是他现在的精神状态。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追求自己的浪漫。他从这里得到的就是那象海螺壳里的世界一样的颓废诗的世界。

过不多久，申东浩走出屋子。他把两只手插在裤兜里，在街上走着。夜已经很深了，喧嚷的生活已躲到屋檐下去了，行道树也沉重地站着睡着了。戴着薄面纱的月亮仿佛在梦里一样洒着银光。

申东浩的精神也在烦恼的梦幻的湖畔游荡着。今天夜里在这个湖畔有个仙女在吹着笛子，申东浩追寻那个笛子的音响，想捕捉一个诗的意境。

当他在行道树下走过时，刚开完少年会成立大会的群众从李宣烨牧师的礼拜堂里涌了出来。敞开的大门里射出了灯光，闹哄哄的学生成群结队地从岗上涌下来。正在构思的申东浩，立刻停在行道树下，他不愿迎着那些学生走过去，踌躇了片刻，就回过身来走进小胡同。申东浩喜欢走幽静的小路，觉得连月光也是照在小胡同里的更亲切。他避开喧闹的大街，在小胡同里走着，走

着……

金星同志会后跟少年会干部们讨论了今后要做的工作，深夜才回到住处。他一推门进去，凤淑妈慌忙从申东浩的书案前退后一步，手里还拿着一叠纸。

“你才回来？”

“您怎么还没睡？”

“你给看看这个，看咱东浩一天到晚在写些什么。就说今天晚上吧，你那么劝他去开会，可他偏不去，一直在家里写这个，刚才又不知到哪里去了。”

凤淑妈把一叠写了又勾、勾了又写的诗稿摊在金星同志面前。

“这是诗。”

“诗？什么叫诗？是‘关东别曲’那种玩意儿吗？”

“哈哈哈，也可以那么说吧。”

“啊？现在还蹲在家里写‘关东别曲’？”

凤淑妈圆睁着眼睛望着金星同志。

“大婶，东浩同学还能走邪路？写诗，也会成为一名为革命写诗的革命诗人的。”

“咳，哪能指望他那样啊！刚才我还说了他一顿。他还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爹上了年纪才有了他这么个儿子，把他当成宝贝娇养惯了，没见过世面。国家怎么样他也不问，家里怎么过日子他也不管，真是个睁眼瞎。”

“大婶，你别操心，他也会走上正路的。”

“我是相信你的。有谁能把他教育成人呢？我娘家只有这么一个小子，我一心想教他学好。我们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我就跟老头子商量，把他领到家来抚养。可他就是不知道我这番心意，自己不学好，有什么办法！”

凤淑妈用沉重的语调说着，把诗稿弄弄整齐放在书案上。和往常一样，她的话里饱含着失去了丈夫的悲哀。

这夜，申东浩快到黎明时分才回家。金星同志还在看书，他望望被露水打得湿漉漉地走进来的申东浩，微笑着说：

“你到哪儿去了，现在才回来？”

“在松花江边散散步。”

“怎么样，诗篇构思好了？”

“哪能那么容易……”

申东浩情绪低沉地说。

过了一会儿，金星同志熄了灯，跟申东浩一起躺下。

“东浩同学。”

金星同志在黑暗中柔和地叫了一声。申东浩一动不动地躺着。

“今天晚上我以为你要去参加大会，一直等你，还想派人去找你，可后来只好算了。”

“…………”

“我真诚地对你说，你写诗我并不反对，问题是写什么样的诗。刚才我看了你写的诗，那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你的才华。可是，老实说，有谁愿意读你的那种诗呢？对诗人来说，哪有比没有人愿读自己写的诗更不幸的事呢？自己的诗没有读者，这不是说明自己没有为社会、为民族写出好诗来吗？你有那么好的才华，为什么不写出革命的诗呢？”

申东浩仍然没有反应，可是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象是暗示他正在听着。这话金星同志已经谈过好几次了。有些夜晚，金星同志一劝告他，他就拿出自己的主张气急败坏地争辩起来。越是这样，金星同志就越是真诚地劝导他，要他走革命的道路，为革命写诗。

“我刚才还听了你姐姐为你担忧的话。你和我到这里来学习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追求自己个人安逸舒适的生活和显赫荣耀的地位吗？目前我们朝鲜青年的遭遇是不许可那样做的，我

们担负着光复沦陷的祖国的重大义务。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目的了，必须为此贡献一切。你的写诗的才能也应该贡献给它。小申，你听着吗?”

“听着呐。我最近也不是没有苦闷，对于自己今后能不能真地搞文学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搞文学？我们多么需要革命的文学呀！为什么不能搞文学？今后一定要多写革命的诗。”

申东浩又沉默了。

金星同志本想再认真地谈谈，但一想到夜已经很深，就没有谈下去。等申东浩睡着了，他爬起来想点上灯继续看书，可又怕惊醒申东浩，便轻轻地站起来走到外面去。

他在院子里踱着步，陷入了沉思。怎样领导刚成立的少年会呢？今天晚上成立的组织，不是象在桦甸成立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在抚松成立的“新日少年同盟”那样的非法组织，而是一个合法组织。要想在展现于吉林的这个复杂的社会性的混浊中，在这乌烟瘴气中，迅速打下群众基础，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共产主义后备队，就得利用这样的合法组织，因此才成立了第一个组织。不过，怎样领导这个组织才能培养出革命的骨干？应该怎样利用这个组织的合法性？他脑子里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问题，培养骨干并以骨干为基础扩大非法组织的问题，等等。对于一直在酝酿着的许多问题，他在反复深入地思考着。

他的脑海里还浮现出今晚会场里的情景：那尖刻的李宣烨的脸，挥舞拳头的崔昆的脸，以及弥漫了会场的、眼睛看不见的不同感情的交织和磨擦。

金星同志觉得，这一切好象就是在革命的前进道路上必须亲身冲过去的纵横交错的丛林。

二

第二天是星期日。

金星同志一大早就去找权深。昨晚请权深出席少年会成立大会，他没来，这使金星同志感到很诧异。据说权深整天闷在书房里不出门，所以，金星同志想把他拉到实践斗争中来，并且认为只要他积极起来，或许可以在革命斗争中独当一面。金星同志怀着期望邀请了权深，可他没有在会上露面。

金星同志到权深家去，权深还没有吃早饭，正坐在书案前专心写什么。

“你写什么，那么专心?”

“哦，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带着论文去找你呢。快请坐。”

“什么论文?”

“准备在报纸上连载的，现在已经写完了，请你先看看。写文章真难啊，写作的乐趣似乎也就在这个‘难’字里。”

权深十分兴奋，深陷的眼眶上，睫毛象针尖一样向外伸着。搁在烟灰缸上的烟头冒着一缕蓝烟。权深把稿子拿起来在书案上戳了戳。然后说，字迹很乱，他来念给金星同志听。说罢，就很流利地读起来。

论文题目是《朝鲜工人运动概观》，概括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半期的朝鲜工人运动。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以引自《共产党宣言》的这一论断为副题的论文，把三・一

运动以后从釜山工人总罢工开始的全国各地爆发的所有罢工全部概括进去了， 还标明了同盟罢工的"按行业年次比较表"和"按人数年次比较表"等统计数字。论文分析说， 朝鲜工人阶级展开这种自觉的斗争，原因在于：增殖资本的资产阶级垄断一切利益，无产阶级就不得不洒着血泪被赶进死亡的港口。

论文说，朝鲜工人阶级大部分来自农村，形成了它的阵地，资本家可以用低于劳动力价值的低廉的价格购买从农村涌来的劳动力，所以工作时间长，工资低。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工作时间平均长达十二小时以上。矿山工人的情况更加悲惨，他们每天被迫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地下劳动。因为完全不考虑任何劳动安全措施，工伤事故和死亡的比率与日俱增。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难以忍受的长时间的劳动和达不到最低生活费的饥饿工资，使资本家得以榨取莫大的超额利润。尤其是，目前在朝鲜的工业中小工业占优势，这些小工业要想同进口商品对抗，同大工厂竞争取得利润，唯一的办法是更残酷地榨取工人，此外就没有别的源泉了。

论文列举了许多工厂资本家的剥削和残暴的行径做例子，其中平壤织袜厂的例子是用震动人心的文字写的。

平壤织袜厂强迫工人用按月分期付款的方法买织袜机。这样买来的织袜机是不是就归工人所有了呢？ 不是的。 这里面有黑幕，你买了，也不让它变成你的东西。你触犯了这个黑幕，就会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利剑飞出来砍你的头，刺你的胸，女工们明知他们叫买的机器不会变成自己的东西，也只好答应。这样一来，从几角钱的工资中扣除什么机器钱、修理费、产品不合格的原料赔偿费以及什么福利费、卫生费等等以后，女工们哪儿还有办法生活呢？

彷徨于街头的姑娘们的命运会怎么样？

正因为这样，朝鲜工人阶级最后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投入

斗争。急剧地推动这些劳动群众投入斗争的，是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和新思想渗透到地下，开始给劳动大众灌输真理，使他们睁开了眼睛，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社会以及对自己的存在，改变了认识。

这种觉悟，使他们携起手来，在各地成立了劳动组合。劳动组合用工人团结的意识和思想（虽然尚未克服分散性）开始在资本的城墙上凿开了缺口。总之，外来资本的急剧渗透，形成了朝鲜工人阶级的阵地，锻造了与资本主义对抗的武器。

但是，我们需要用冷静锐利的眼光观察当前工人运动的状态。这是因为我们为了前进，需要找出这个运动的弱点和缺点，并把这一切作为教训。朝鲜工人运动还处在摇篮期，因此，所有罢工都以局部的、孤立的形式出现，最后总是遍体鳞伤地退缩下来。这种分散的孤立的情况，在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中也可以看到，是工人运动普遍的痛苦的经验。

权深举出了几个外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他强调说，朝鲜工人运动要得到发展，就需要有统一的志向，成为统一的运动。他在结束论文的时候，引用了马克思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命题，然后写道，不管怎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半期，朝鲜的工人运动是装饰了新历史的黎明的响亮的脚步声。

权深念完了论文，把稿子拿起来在书案上戳了戳。

倚墙而坐的金星同志，这时变换了一下姿势。

"请你提提意见。"

权深把烟盒拉过来，点上了一支烟。

金星同志看见他的手指在微微打颤。

"快提吧，听了意见，我才痛快。"

"也得研究研究啊，当场提能说出什么来呢？"

金星同志打算今天尽可能不谈。他想，对一个身体衰弱的人倾其全部热情写出来的长篇论文，很难当场说好说坏。再说，

这篇论文陷入了严重的教条主义，似乎不大可能用一两句话说服他。

“还研究什么？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

权深看到金星同志有些迟疑，便更加迫切地请他提意见。这样，金星同志就只好提了：

“论文还不错。我认为论文诚实地、认真地概括了朝鲜工人运动。不过我想，要是把朝鲜工人阶级的特点阐述得更清楚一点就好了。”

“朝鲜工人阶级的特点？”

“对，据我看，把朝鲜工人阶级不同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特点阐述得突出一点才好。对这一点，论文也提到了一些，但是我看，朝鲜工人阶级所以会迅速地投入斗争，不仅仅是出于阶级觉悟，同时也出于民族觉悟。在日本帝国主义垄断了朝鲜经济命脉的情况下，朝鲜工人阶级是同时受着侵略者的掠夺和资产阶级的剥削的。这两个方面在同时刺激工人阶级急剧地投入斗争。我看对这一点应当强调得更明确一些。”

权深的脸色有些苍白。

“其次，我的意见是，最好从朝鲜的经济是彻头彻尾的殖民地经济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我想应该深入地阐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朝鲜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实现的，而是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的掠夺计划实现的。换句话说，那是完完全全作为掠夺朝鲜的资源和劳动力的结果而实现的。”

权深仍然脸色苍白地听着。可是他看到金星同志又有些犹豫，就恳求继续谈下去。

“你很疲倦，我谈得长一些可以吗？”

“没关系，我一点也不疲倦，请继续讲吧。”

“那么，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金星同志接着说：

“依我看，论文让人感到太偏重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当然，工资问题、劳动时间问题、资本家榨取超额利润的问题等等，是不能不谈的。但是，论文的立脚点应该彻底放在政治方面，再去致力于更明确地叙述经济斗争所追求的目的。我的意思是说——我说的不免有些重复——最好具体地阐明朝鲜工人阶级的特点和它的斗争对象的特点，明确地指出工人运动的目标和途径。”

“请你稍等一下。我想过于强调朝鲜工人阶级的特点，势必导致朝鲜的工人运动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不同这样一个结论，这一点我怎么也搞不通。论文里也写得很清楚，我并不认为，因为这种或那种理由应当把朝鲜的工人运动同别国的，比如马克思所想到的那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区别开来。据我看，朝鲜的工人运动除了打倒资本家以外，再对他们提出任何其他的要求，都是不对的。”

“我想，这种立脚点，这种看法，正是错误的。你不认为这就是不根据实际情况照搬理论的做法吗？正因为这样，你前几天那篇没讲完的演讲就犯了这种左倾的毛病。”

“啊，怎么这样说？”

“前几天已经简单地提过，那天晚上你在演讲中说的一些话确实是走了极端。它与朝鲜革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我想，不能那样虚无主义地解释民族问题。朝鲜革命，只有看作是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密切结合的革命才对。民族解放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首要的任务，把民族问题只看作是阶级矛盾的一个方面，怎么行呢？正因为你这样看，所以才有人反抗，说共产主义只知道阶级斗争，而把民族置之度外。我看，这篇论文和那次演讲，同样存在着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加以消化的缺点。我相信，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加以消化和吸收，我们才能制定出怎样进行我国革命

的方针。我们不能以抽象化的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去考察朝鲜工人阶级。我们是在朝鲜的土地上搞朝鲜革命，因此必须根据我们的特殊性去考察朝鲜工人阶级和朝鲜工人运动。在阐述理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去观察自己的现实，阐述符合本国革命的理论。我们需要的是为革命和实践服务的理论，为理论的理论要它干吗？最近，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常常受到这样的冲动：我们是朝鲜革命的主人，所以必须坚定地站在这个立脚点上考察一切，采取行动。在思维方面也应该成为主人，否则文章写不好，什么事情也办不好。这话当然不单是对这篇论文说的，请你充分谅解。”

权深沉默不语。他掐灭了烟头，又点上一支烟。

“希望你不要太激动，慢慢想想吧。”

“先让脑子冷静一下，再研究研究。问题太严肃，我不想在这里展开论战。”

“我看这样好。”

权深一个劲地吸烟，夹着烟的手微微颤抖。

金星同志认为，权深不经过这种痛苦是不能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的，因此觉得今天乘便坦率地给他提意见，倒是做对了。

结果，金星同志没有顾得上问权深昨晚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他想这个问题以后再找机会谈，便起身告辞了。

金星同志走后，权深觉得非常难受。好象有个什么东西被连根撼动了似的，精神有些恍惚。革命中的主人立场，思维中的主人立场，这确实是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的话。虽然方才说因为问题太严肃不能当场展开论战，但实际上，是无话可说，不，是觉得金星同志的话里有着令人不能不低头的真理，所以无法展开论战。

权深把稿子拿过来，顺手翻着浏览了一下内容。写文章也好，讲话也好，过去他总觉得面前有什么东西挡着，觉得没有达

到应有的高度，而现在好象逐渐明白那是什么了，甚至觉得找到了能够解决自己理论的根本问题的关键。他用发抖的手掏出手绢擦额上的汗。

金星同志走出权深的家，走过河南街的闹市时，偶然遇到崔昆。

崔昆非常高兴， 伸出大手握住金星同志的手， 使劲地摇晃着：

“你这是上哪儿去?”

“哦，我想到书店去看看。”

“学习还是那么热心。——我刚从松花江边散步回来。 书店嘛以后再去，先到我的寓所去吧。月波先生也在那儿，就是那位马克思主义百科辞典月波先生。我把会长同学昨天的讲话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很想见你一面。月波先生已经听到你在江南公园讲话的消息，很想跟会长同学见见面。”

崔昆说着,就拉住金星同志的衣袖,金星同志只好跟他走了。

崔昆穿着一身紫红底黑条子的西装，拄着有胳膊那么粗的文明棍。文明棍不仅粗，还象麻花一样弯曲，把手上系着细皮带。崔昆把皮带缠在手腕上，握住了文明棍的顶头，不快不慢地挪动着，沿着砖墙走了一阵。绕到冷面店后面，那里是崔昆的寓所，他们刚走进院子，“小月波”赵昌振和一个戴眼镜的学生一起从里面走出来。赵昌振见到金星同志非常高兴，金星同志伸手和两个学生握手。

“会长同学，昨天晚上辛苦了。”赵昌振说。

“没什么。”

“我老想去找你。”

“谢谢，希望你一定来。”

金星同志正和赵昌振说话，崔昆在一旁问赵昌振他们为什么这么早就回去。

“我是来借本小册子的。”

“那是好事，应该多看书嘛。”

崔昆和赵昌振他们分手之后，走上放着一双尖头皮鞋的廊台。金星同志也跟着走上去。

拉开房门进去一看，有个穿黑色西服坎肩，前襟上垂着表链的人，正坐在书案前专心写着什么。他猛然抬起头来望着来人，鼻子下面留着黑茸茸的小胡须，脸色苍白得象刚闹了重病。

“月波先生，这位就是我们常提到的会长同学。”

崔昆一进屋就向月波作了介绍。

“哦，是吗？老早就想见见面，来得正好。”

月波站起身来跟金星同志握手。他是那么热情，握得金星同志的手隐隐作痛。

“请坐。屋子里乱七八糟……我们无产阶级的生活就是这样。”

月波在书案前坐下，把烟盒拉过去。他虽然身体瘦削，但精力旺盛。

金星同志听从月波和崔昆的请求，走到炕头坐下。他朝左右看了看，屋子里到处堆着书，一旁还放着一大堆报纸。

“现在社会发展史是写好了，最难写的还是说明私有制的发生那一部分。”

月波把写好的稿子在书案上戳了戳。

目前，崔昆和月波正废寝忘食地为开辟他们的前程而奔走。

同“高丽共青”的严重对立，可以说是现在挡在他们面前的巨大暗礁。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除掉这个暗礁，把满洲的一切社会主义力量集结到“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之下，并掌握住领导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到处脸红脖子粗地大喊大叫，认为只要在满洲掌握了领导权，就可以恢复自己一伙在汉城党内已开始崩溃的火曜派势力。不，只要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可以把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据地移到满洲来。他们眼前高耸着云峰般的梦想，

正在一面研究如何在即将在间岛举办的地方“细胞”负责人讲习会上扩大他们一派的影响，一面由月波撰写讲稿。

“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用一句话说，就是要求天才的运动。要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确是很难的。我听说会长同学昨天晚上讲了话，刚才赵昌振君也说他听了讲话，并且赞不绝口。赵昌振君是我的学生，是头脑清楚的马克思主义学徒。”

月波把稿子推到书案一头，转过身来吐着烟说。一眼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飞扬浮躁的人。好几年前他在赵昌振他们住过的东海岸一个渔村的私立学校当过教员，教过赵昌振，所以他总是说赵昌振是自己的学生。

金星同志望着他眉头紧锁的脸，心想这个正在兴头上的飞扬浮躁的人准备说些什么呢？

“听说讲话始终诚挚感人，能抓住人心不放，这一点很好。不过，有一点我不能理解，昨晚还跟崔昆同志争论了一夜。据崔昆同志说，你的论点是这样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中小工商业者甚至民族资本家也遭受着痛苦……因此，不仅是受压迫、受虐待的，所有可以团结的人都应当团结起来。……而我则坚持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我说，怎么能够一面大喊社会主义革命，一面又主张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呢？资产阶级不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吗？那个学生怎么会犯这样的理论错误？这是我的看法。可是崔昆同志的唯一论据，就是他自己亲耳听见确实是那么说的。我们常常痛切地感到，这种理论斗争实在是令人疲乏的，我自己也不明白是在驳斥谁的什么主张，就争论了个通宵。”

月波笑了，金星同志也笑着回答说：

“那当然是驳斥我的主张了。我是主张在革命的现阶段，为了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朝鲜的社会主义者是可以而且应该同除了买办资本家以外的民族资本家团结的。我看崔昆先生是比较

准确地传达了我的话。”

“那么说，这是事实了！这不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而且也不符合形式逻辑。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怎么能说是社会主义革命？”

月波惊诧得几乎跳起来，他吐着烟，紧张地望着金星同志。

“我是不主张在现阶段马上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那么，那么你主张什么？说会长同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话到底对不对？”

“我是共产主义者。我认为，在现阶段朝鲜革命的任务不是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同它相勾结的封建地主、买办资本家、亲日派、民族叛徒。因此，我认为不应当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反对有产阶级。”

“唔，这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

月波抖抖索索地掐灭了烟，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金星同志觉得没有必要跟他长谈，便准备赶紧结束谈话，起身走开：

“我认为在现阶段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不是我的主观愿望，而是因为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并具有封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我国客观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革命中，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者不应该被资产阶级夺去领导权，而要把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这到底是谁的路线？理论根据何在？我在哪部经典著作里也没有看见过。”

“这是我想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月波先生说在经典著作里没有见过，这是十分可能的。经典作家们并不是针对着现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阐发他自己的理论的。所以，进行朝鲜革命的我们，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们朝鲜革命，去解决我国革命的理论问题。”

“呃，这话我想不通，这个理论令人费解……”

月波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

崔昆一直用讥笑的神情望着月波，这时插了一句：

“月波先生，如今你也应该有这个雅量， 承认世界上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除了你以外还有不少。”

月波遭到崔昆的奚落，脸色更加难看了，可是没有说什么。金星同志猜测到他们两个人为这个问题通宵争论过，月波也曾夸过口，在理论上他能压服任何人。

屋里的空气显得很尴尬。崔昆打破沉默，又说了一句：

“请你不要感到不愉快，往后常到我们这儿来， 多联系联系嘛。”

“这有什么不愉快的。不过，我是学生， 可能不便常来拜访二位。”

金星同志认为没有必要同这种人来往，便斩钉截铁地说。

金星同志离开崔昆的寓所，在大街上走着，暗暗长吁了一口气。这些人就是那么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者吗？这些人和权深不同。权深虽然犯了教条主义， 但他是有良心的， 他为革命着想，竭力要从理论上对革命作出某种贡献。然而月波和崔昆这类人却连这一点也没有，他们想把自己念经式地死背下来的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囫囵吞枣地生搬硬套到朝鲜革命中来，为满足其骇人的政治野心而奔波。他们声嘶力竭地高喊朝鲜必须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这一所谓“理论”，不仅散布在吉林，而且也散布在朝鲜。可是，通过这次见面，金星同志才知道跟月波和崔昆等人是无法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深奥真理的。从他们的身上所能察觉到的 只是为扩大自己派系的 势力施展诡计的阴影。 这一点，尽管同他们交谈的时间很短，却有很强烈的感受。

金星同志在刚吐出绿芽的行道树枝下走着，更深地陷入了沉思，连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喧闹声也听不见了。他今天好象受到了

很大冲动，刚就权深的演讲跟他本人谈了话出来，接着又到月波那里进行了令人不愉快的争论。归结起来看，同权深的谈话也好，同月波的争论也好，其实都是一场抨击教条主义和脱离现实的“理论”的斗争。自从来到吉林的头一天起，他就痛切地感到教条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不仅月波、崔昆他们有，就连许多声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中也有。当然，这也许是月波、崔昆他们的影响所造成的。总之，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站在从事朝鲜革命的立场上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怎么会这样？他们究竟因为有什么缺点才全部陷入这种混乱之中？归根结底，这不就是因为所谓搞马列主义的人，没有真正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思维去研究朝鲜革命吗？

人，本来不就应该作为自己开拓自己命运的主人去认识事物，并且善于能动地使一切服从于自己去创造一切吗？人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和能动的创造性，怎么能说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人呢？人，从他的本性来说，就是自主的人而不是奴隶。丧失了这种精神、这种意识的时候，人就不会相信自己的力量，就不能用创造性的头脑去分析和理解已有的公式和理论，更无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应用了。

权深之所以不能爽快地承认朝鲜工人运动的特点，是因为他有教条主义的局限性；可是满脑子政治野心的月波和崔昆等人，则不仅没有自主精神，而且他们的行为无疑是要把带有反帝反封建的特殊性的朝鲜革命引到邪路上去。

金星同志擦了擦额上的汗，他越想越感到寒心。这种倾向不是存在于一两个人，而是象时代的浊流一样充斥吉林这个政治舞台，所以不能不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金星同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感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这股浊流是放任不得的。这是一股不知要往哪里淌，只是以空谈呐喊和嚎叫逆时代而动的浊流。这个局面必须加以扭转。要

把那些在这股浊流里分不清是非、盲目喊叫的人，一个一个地拯救出来，使他们靠自己的头脑生活，使他们坚定地站在朝鲜革命的主人的立场上进行斗争。我决不能走错路，不管谁说什么，我决不脱离这条路。为了朝鲜革命的胜利，只有这条从朝鲜的现实出发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金星同志感到很兴奋，觉得浑身充满了新的力量。今天他很想就这样不停地走去，不管是什么地方。这也许是因为他进一步肯定了自己找到的真理确是真理而感到喜悦吧。

他沐浴着和煦的阳光，不停地向前走去。

三

在吉林，新的力量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少年会每晚举行集会，各校陆续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毓文中学、文光中学、第五中学和职业学校首先成立研究小组，法政学校也由蔡京组织了研究小组。参加研究小组的还有好几个曾经属于民族主义系统的学生。

朴光植没有找到研究小组开会的合适场所，最后干脆决定在自己家的里间屋。他家是个挺大的四合院，他的搞过独立军运动的父亲现在卧病在客房里，由于患的是骨髓炎，全身不能动弹，自然顾不得过问孩子们的事情。朴光植把开会场所定下来以后，反而觉得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他严厉地警告住在里屋的家属，挥动着大拳头吓唬小弟弟们说，你们要是把学生们聚在我家学习的秘密泄露出去，小心挨一顿狠揍。他还对母亲说：

“妈，您知道我们是在学习什么！要是到哪儿去乱说，那我

们可就这个，这个啦……”

朴光植用手作了砍头的样子给她看。

“我这人是个石瓮，不管什么话听得进出不来。”

“谁知道您到爸爸那里去会说些什么？到了爸爸那儿， 您就说同学们在我们家一起温习功课好啦。我也准备这样说……”

“好吧，就这样。”

“嘿，没有象妈这么好的好人了！……”

“看，你这孩子……”

母亲蹙起皱纹笑了。

这样关照好了，就是在宫殿般的正房里间宰大牛吃，秘密也不会泄露出去了。

研究小组每晚在这里进行讨论。这个小组不象其他学校的小组那样静悄悄地小声说话，而是放开嗓子大喊大叫。

一天晚上， 京珠和白顺熙到这里来。 ——是蔡京叫她们来的，为的是让她们看看怎样进行小组活动，好叫她们在女中和女子师范也组织研究小组。研究小组的成员都闹哄哄地欢迎京珠和白顺熙。

朴光植把她们拉到炕头，别的同学也纷纷让座。

“顺熙，咱们坐下吧。”

京珠拉着白顺熙的胳膊，说。她俩很拘谨地在炕头坐下来。

京珠心头老是突突地跳。虽然听说已经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可是没想到朴光植家的里间会这么热闹。说是已经有好几个学校成立了这样的研究小组，这不是整个吉林已经从根本上开始活动了吗？怎么会一下子就发生这样的变化？

京珠想象着映照在这熊熊烈火那边的伟大形象。

同学们嚷着说，女中和女子师范也应该尽快成立研究小组。

朴光植提醒她们，在女中要特别小心，别让那个戴眼镜的校长发现。屋里很热，有的同学脱下学生服，只穿着衬衫。

这天晚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以《关于朝鲜革命的现阶段》为题进行了讨论。

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有的学生还做出挺文雅的样子，说话都有点结结巴巴的，也许是因为京珠和白顺熙在座吧。

京珠和白顺熙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讨论。有很多术语，不知京珠听说过没有，白顺熙可是头一次听到。同学们的发言中经常出现"剩余价值"、"饥饿工资"、"经济恐慌"等字眼，这些大都是白顺熙从未听到过的。

白顺熙暗暗下决心，今后自己也一定要努力学习。她觉得陷于苦闷中的哥哥去汉城倒成了好事，因为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家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

朴光植听着同学们的发言，不停地在本子上记些什么。他用笨拙的手握着自来水笔写着，有时还对同学们的发言加以鼓励，说他们讲得对。他的评价是很慷慨的，可是如果有谁在发言中犯了理论上的错误，他就连连摇头，或啧啧地咂着嘴。大家都发了言，他的本子上也记了足有五、六张。他拿着本子站起来，拍着本子热情洋溢地作了总结。

讨论会到深夜才结束。京珠和白顺熙走出朴光植的家，经过黑沉沉的胡同走到大街上。

她们默默地走着。

"你想什么，想得那么深？"

敏感的白顺熙瞅着京珠，问。

"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我也一样。"

"现在这个吉林，好象任什么都没有似的， 大街静悄悄的，夜空也是静谧的……可是在那下面奔腾的东西是多么庄严呀！现在还只是个萌芽，就已经这么壮观，当这个嫩芽长得茂盛起来的时候，该多么惊人啊！"

“大地上将会出现一个葱郁的大森林吧。”

“不，将会出现一支暴风般的力量。推翻沙皇俄国的暴风，不也是从这个幼芽壮大起来的吗？”

京珠的话，使白顺熙的心情更加激动。

她俩为了讨论女中和女子师范的研究小组问题，去找吴宝贝。

吴宝贝一家是去年冬天迁居到这里来的，现在住在她伯父家。宝贝的伯父是个顽固的汉学家，有民族良心的老人。京珠她们怕这位老人，蹑手蹑脚地走进宝贝她们住的后屋。

她俩进屋一看，宝贝正坐在小油灯下专心打毛线。炕上，她的几个弟弟腿摞腿地睡着。宝贝的母亲躺在那边炕头上，摊着指节粗大的手酣睡。有个孩子还把腿架到另一个小孩子的脖子上，看来，苦难的生活使他们全家精疲力尽了。

“宝贝，咱们到外边去谈谈吧。”

白顺熙小声说，宝贝笑着点了点头。京珠一面把孩子们的腿摆好，给他们盖好被子，一面摇着手叫她们不要大声说话。

京珠、白顺熙同宝贝走过大街，来到通北山公园的草坪上。

“你看，月亮真亮呀！你打毛线，到月光底下来不更好吗？何必在昏暗的油灯跟前打……”

对白顺熙的话，宝贝又只是报以微笑。

“宝贝，今晚我们到文光中学的研究小组去了。本想同你一起去的，可是太晚了，就没有到城外来。”

京珠说着。宝贝只是揪着枯草，没有作声。

“你们学校准备得怎么样了？掌握了多少人？”

吴宝贝仍然默不作声。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在月光下显得苍白的脸，说：

“唉！看样子，我不能继续在吉林念书啦。”

“为什么？”

“爸爸一心想让我读书，送我进师范学校， 可是在这个地方怎么也没法活下去。爸爸说要到农村种地，不干码头上的活儿，不知到哪儿去了。我想可能是去租地了。”

“那就让你爸爸到农村去种地好了， 你求你大爷供给学费不就行了。”

京珠摇晃着吴宝贝的膝盖，说。

“我大爷日子过得也挺苦，哪能供给我学费？ 我们一家人住在大爷家，已经够麻烦他了……”

“你呀，你，兄弟家都快饿死了，哥哥还能不管？ 哥俩之间还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这回白顺熙忿忿地说。

宝贝两眼泪汪汪的，啥话也不说。京珠和白顺熙眼前浮现出刚才见到的宝贝家屋里的情景， 不由得直咽眼泪。 还是京珠老成，思虑深。她说：

“唉，要上农村，到时候该走就走， 可是现在我们还是先商量商量当前该做的事情吧。就算到农村去，也得继续学习马列主义啊。那就在这儿尽可能多学一点再去不更好吗。你们学校里除了你，还有哪些同学希望参加研究小组？”

“三年级有赵淑姬、韩银娟、李贞爱，二年级还有几个。”

宝贝一个一个地扳着手指头，说。

“她们当中最聪明的是谁？”

“哪有什么特别聪明的？都差不多。”

“唉，你们学校怎么这样稀里糊涂的！”

这话引得她们哄然大笑。 说这话的京珠笑了， 白顺熙也笑了。宝贝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拔着草根转过脸去笑。她们讨论了一阵在女子师范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与其在稀里糊涂的女子师范单独成立研究小组，不如让女子师范的同学参加女中的研究小组，这样更好一些。决定这个问

题由京珠通过她哥哥向金星同志建议。她们坐在草坪上谈得很起劲，一直谈到月亮偏西。

四

金星同志积极地推进要求释放安默的运动。他每天都在学校图书室里写声讨书和呼吁书。

有一天，凭河老师来到图书室，看见他写呼吁书，担心地说：

“是不是太过激了？我倒是赞成，就是怕这个……”

他用手指头在胸前划了一道横线，说怕的是这个。“这个”指的是警务厅、清乡局或者是监狱。

“老师，这不是过激，这是为正义而采取的坚决的行动。我们既然为正义而斗争，那还怕什么？您不是也说过胜利是属于正义一边的吗？”

“对，对……”

凭河心情愉快地笑了。他的两撇胡子，看起来好象稀疏了些。

“老师，您身体不舒服？”

“不，我很健康，你来了以后更是这样。”

“您脸色很憔悴啊。”

“唔，因为埋头写论文……”

凭河捋着胡子笑了。

金星同志和凭河老师相处得很熟，已经到凭河家去过几次，也向他借过几本书。凭河没有子女，老两口子过日子，家里挺寂寞，简直象个寺院。他为人正直忠厚，老实沉静，好象是躺在历史中沉睡的人。那种家庭生活可能同他的性格也有些关系吧。

金星同志到他们家去，老两口子总是非常高兴。平常他们的日子过得暮气沉沉的，金星同志一来，老两口子就一反常态，充满了生气，百般地向他倾注爱意。又是请吃饭，又是请吃水果，又是让他看家具什物。

金星同志看过他的霉味扑鼻的大书库，也看过据说是在黄河流域和豆满江流域发掘出来的旧石器时代的文物。老两口子还劝金星同志搬到他们家来住。

“你可要小心那个姓王的！”

凭河看着金星同志写呼吁书，说。

“您是说体育老师？”

“对，那个姓王的无疑是警务厅安插的密探。前些天，我对美国发生的‘猴子诉讼事件’表示愤慨，你猜那姓王的说什么来着，他说，你也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吗？我对你的史观也有很大怀疑哩。谁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对一个生物教员的事件表示愤慨，这跟我的史观有什么关系？在课堂上讲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被判处五年徒刑，这能不叫人愤慨？难道库利己政府这样办事是对的？混帐东西……咦，他来了，快把稿子藏起来。”

凭河赶紧从金星同志身旁退后一步。真的，透过玻璃窗看见个子几乎碰到天花板的王希东，正穿过走廊朝这边走来。他穿着一身灰色制服，今天还戴上蓝色墨镜。他一看到凭河老师和金星同志，就没有径直走过去，而是转身走进图书室。凭河看到金星同志仍在写稿子，就把稿子夺过来，连同已经写好的都拿在手里，走到另一头去坐在椅子上。他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王希东知道金星同志在写呼吁书。他冷若冰霜地坐在那里一张一张地翻阅，好让王希东不敢冒犯。

金星同志只好装作看书。其实，这个呼吁书，就是叫王希东看了也不能拿来指控金星同志是共产主义者。呼吁书的内容不过是凭着民族的义愤讲道理，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声讨张作霖政府

的罪行。

“听说最近你负责少年会啦?”

王希东走到金星同志旁边，问道。

“是的。”

“那个少年会打的是什么旗号?”

“旗号? 少年组织还有什么旗号?”

“那也得有个旗号。在这思潮繁多的时代， 就是少年组织，也该有个标志自己主张的东西吧?”

王希东用阴险的眼光瞟了金星同志一眼，又斜眼察看坐在那边的凭河的表情。

“老师，要打旗号的话， 你看少年组织该打什么旗号才好?”

“那还用问我? 根据会员一致的意见， 该打什么旗号就打什么旗号呗。”

“如果真有必要打旗号，那就打红旗，让它迎风飘扬。老师，你看红旗怎么样?”

“嘿嘿嘿……好嘛，好嘛。”

王希东以为金星同志是在开玩笑，也就龇着牙笑了。

“我喜欢红旗，是有理由的。首先是颜色好看，为了看颜色，打起红旗来，警务厅也不会搬弄是非吧。”

“嘻嘻嘻……”

王希东又笑了。

凭河看着稿子，也抿着嘴笑。

王希东吹着口哨转了转，随手拿出几本书翻了翻就溜走了。

“这个可恶的家伙……你知道这家伙为什么戴墨镜吗? 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出他的眼珠子往哪儿转，你可要小心他。”

凭河送还稿子，说。

“老师，您也要小心!”

“唔，我又不是社会主义者。”

凭河走出了图书室。金星同志又开始写稿。

金星同志积极地领导各校的研究小组。已经没有一个学校没成立研究小组了。不用说城里的毓文中学、法政学校、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就是城外的文光中学、第五中学、第一中学、职业学校和天主教学校，也都成立了研究小组，真象是雨后春笋一样。

在这么多的研究小组当中，金星同志特别着力地领导基俊他们组织的铁路机务段工人的研究小组。金星同志一面教工人们识字，一面向他们解释无产大众为什么要干革命，资本主义社会怎样剥削无产阶级等问题，并组织他们讨论。机务段青年的觉悟提高得非常快，因为所谈的各种问题都和他们悲惨的生活有联系，只要金星同志说一句，就会深深地打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痛心地想起苦难的遭遇。

一天夜里，金星同志到基俊家去指导研究小组的活动，等青年们都散去以后，他对基俊说：

"基俊同志，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不是别的，研究小组当然要继续搞，不过，你们现在应该成立一个组织。"

"什么样的组织?"

基俊抬头望着金星同志。他注意到金星同志神情严肃，便端正了一下姿势。

"所谓组织并不是别的。我们要想干革命，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建立一个真正从事革命实践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来在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机务段里不是有许多很好的青年工人吗？修配厂里也有……煤水夫当中也有……我们要成立组织，把这些青年全部团结起来。这不是合法的组织，不能一开始就把所有的青年都吸收

进来。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懂。”

基俊用大手掌抓着膝盖，回答说。坐在炕梢的李成男，两眼瞪得象灯笼，一会儿看看金星同志，一会儿又望望基俊。

成男已经转到了活儿较轻的部门，身体也好多了。

“这是秘密组织，必须严格挑选成员，一个一个秘密地吸收。”

“那么， 我们研究小组的青年也得吸收到这个组织里去吗?”

“当然要吸收，研究小组的成员都是骨干，那还用说。”

“好，我一定去组织，一定……只要是你叫我做的， 不管什么事情，我有决心一定做到。”

“要想结束这种受压迫的苦日子，就要尽快建立组织， 开展斗争。组织是保证革命胜利的武器。我常说，同志们应该站到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因此，比任何人都要更坚定地抱着干革命的自豪感，建立起组织，进行斗争。”

金星同志拟定了把在桦甸建立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组织网扩大到吉林和吉林周围农村的宏伟计划，并且准备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转变成为群众性的组织。摆在面前的新的形势要求他这样做。革命的活动舞台遽然扩大，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渴望接受他的领导，都在向这里靠拢。

为了把这些青年群众团结成有组织的力量，他认为有必要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改组成群众性的组织。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他在桦甸的时候就培育起来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现在已经成长为能够实现这种客观要求的骨干了。金星同志准备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名称也改成反帝青年同盟。在实现这个计划之前，还给桦甸的黄鹤写了信，要他把那里的组织继续扩大到农村去，并把当地组织的几个骨干从速派到吉林来。金星同志准备依靠这些骨干，集中力量在这个地区扩大组织。

第 六 章

阳 光 四 射

一

第五中学的操场上正在进行班际足球赛。

操场四周，学生们围起一道人墙，大声助威。球忽而飞向这头球门，忽而飞向那头球门。身着运动服的运动员们纵横驰骋，不时地大声催促“快踢！快踢！”体育教员口衔哨子， 和运动员们一起奔跑，要是球到了球门附近，他就急步跑上前去，弯腰注视在运动员们腿裆里滚动的球，一旦球落到了网里，他就高高地举起两手，兴高采烈地吹一声哨子。

足球踢得最出色的是申东浩。他是他们班里的前锋，只要球一到他的脚上， 他就象飞虎一样带着球向前冲。 他运球从不踢远，一直带在脚尖上。所以，他一抢到球，对方就会有两三个运动员没命地冲过来抢。但是申东浩总想单独突破对方的防线，本班运动员叫他快传的喊声，他连听都不听。结果，球被抢走了。这样，尽管他球踢得很好，却总是受到自己人的埋怨。今天的对抗赛，也因为申东浩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倔劲，他的班级败了阵。

日落以后，同学们都走散了。

申东浩走到操场边上放着他脱下来的学生服的草地里，仰脸

躺下，乘凉消汗，他的手指头轻轻地敲着自己的胸脯。

“申同学，又踢了球啦？”

听到有人问，申东浩霍地站起来，原来是拄着短杖的文学教员下班来到他身边。

“是。”

“球和诗？不，申同学还是应该写诗。球跟我们苦闷的精神毫无关系嘛。”

“诗也写。”

“应当写。唔，那首《自画象》还没有脱稿？”

“是，还没有。”

“快点写完。你写好了，我就替你推荐出去。”

文学教员拄着短杖走出校门。申东浩朝文学教员的背影望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觉得他怪可怜的。文学教员讲的所谓苦闷的精神，奇怪地引起了他心中的波动。这个文学教员原是写诗的，后来才到这个学校来当教员。他的诗，总是用梦啊、哀伤啊、慨叹啊一类的词句引得学生们流泪。有一天上文学课，他在讲台上朗诵自己的一首诗《寒月》。他吟咏着对遥远的过去的回忆，全身颤栗，声音发抖，泪水从眼里淌了下来。那样子宛如一支燃烧的蜡烛。学生们好象骨头都酥了，一动不动地跟着他流泪。文学教员的这种影响，在使申东浩堕入海螺壳里的诗的世界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文学教员时常称赞申东浩的才华，有时还把申东浩的诗朗诵给学生们听。然而他却警告申东浩，说申东浩的诗跟自己的诗的境界不同，有浓厚的自我赞美的倾向。他的理论是，诗在任何时候都要以不幸的民族的某种希求精神和哀伤为基础。

申东浩从文学教员催他赶快完成《自画象》的话中受到了刺激，一面想诗一面走。想到自己的诗将要用铅字印在报纸或杂志上，心就怦怦乱跳。

城里的傍晚异常嘈杂，行人象潮水似地涌来涌去，车道上不停地响着马车的鞭子声。申东浩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仍在苦思冥想地捕捉诗的灵感。

回到家一看，姐姐早已摆好晚饭在等他了。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学校里有点儿事。”

“你快吃晚饭上青年会馆去。英柱的大哥一直在等你回来，想跟你一道去参加学友会召开的会，他刚刚走……”

申东浩一声不响地坐到饭桌前，不知怎的，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到会场去。但同时又感到一种痛苦，好象这就要同另一个自我诀别。现在，吉林正在发生变化，青年学生们都急剧地动荡着卷进一道巨流里去了。显然，这里有一条使朝鲜青年非如此不可的真理。要是这样——申东浩心想——难道我就应当背对着这条真理生活吗？如果说我迄今为止一直否定和唾骂的就是缺少了这一真理的现实，而今既然看到了这一真理正在放射着光辉，还有什么理由要背过脸去呢？

想到这里，申东浩急忙推开饭桌，走到书桌前把一个小本子揣在制服兜里，尔后走出屋子，急匆匆地向青年会馆走去。到会馆一看，会议已经开始，从里面传出大声讲话的声音。

他蓦然站住了。胸口不知所以然地怦怦乱跳。进去还是不进去？他犹豫了一阵，怎么也提不起勇气走进会场。

他从玻璃窗里看见里面挤满了学生。他想，要是现在进去，同学们的视线会一下子集中到自己身上，那象暴雨般的视线，自己能受得了吗？他站了一会儿，倾听着会场里讲话的声音。那是蔡京在讲话。

“直到目前，学友会的干部，不论是谁，都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组织学友会的目的是什么？作为失去了祖国的青年，我们是想不问主义和主张，同心同德，团结一致，钻研

学业，积蓄光复祖国的力量。然而我们忘却了这一目的，没有发展我们的学友会。首先，我作为一个学友会的干部，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这一点，我怀着深深悔悟的心情，做自我检讨。”

“我来说一句。”

场内有个学生站起来，打断了蔡京的话。

“刚才蔡京同学做了自我检讨，说真的， 学友会的干部至今有没有一点要为学友会做工作的精神呢？就拿宋春甫同学来说，虽说最近他有点改变，可是他作为学友会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究竟作了哪些宣传工作？他晃晃悠悠地到处喊叫了些什么？除了挥舞着拳头诽谤社会主义，还做过什么？方才蔡京同学说，不问主义和主张，团结起来一起工作，是学友会的目的，请问，你们过去是按这个目的做工作的吗？”

他大概在用卷起来的书本拍打手掌，发出了啪啪的响声。

申东浩想乘机走进会场去。他朝前走了几步，忽然觉得两腿发抖，又站住了。心想，我有什么脸走进会议正开得很热火的会场？我自己过去一直背对着现实生活，而今就该这样耻辱地在这些人面前露面吗？他无力地垂下双肩，转过身去，一步步地顺着青年会馆门前的坡路朝下走。

他无心回家，宁愿到松花江畔去散步，独自沉思默想一番。走到河南街，街上仍然是人声嘈杂，自行车和马车不停地从面前驶过，黄包车和三轮车熙来攘往。那些不大的——有的还用胶皮补了好几处的车轮，不分白天黑夜，都在不停地飞驰。申东浩甚至觉得要是没有这些有韧性的工具，人们可能要活不下去。

他经过河南街走到通往西门的大马路。马路上，全副武装的宪兵排列在两旁，不让行人来往。他们都端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的刀枪，背对马路站着，一看见有人靠近马路，就厉声吆喝不准靠前。

大概是督军署的督军从什么地方回来了。每当张作相出入的

时候，总要搞这一套。马路两旁，有许多人被阻，嗡嗡地喧嚷着。在吊着路灯的地方，围着一群穿大布衫的中国人，在交谈着什么。旁边，还聚集着一群朝鲜人，他们伸长脖子朝新开门那一头的大马路张望，等着出现什么东西，望了一阵，都小声骂起来："可恶，可恶！"象打扫过似的清净的马路上，只有挎着手枪的宪兵们慢吞吞地踱来踱去。申东浩想越过马路，走到路灯底下。他不愿夹在人群里，就在行道树下孤零零地站着。

"你不是申同学吗？"

他忽然听见身旁响起一个女子的声音，掉头一看，是白顺熙微笑着站在他的身旁。

"顺熙同学，好久不见了。"

"是好久不见了，你这是上哪去？"

"唔，我，没……"

申东浩支吾着，他甚至连要到什么地方去都不愿说。

"最近还写诗吗？"

"偶尔写写，就是写不好……"

"怎么会写不好呢，大家都说你有写诗的才华嘛。"

申东浩满脸飞红，答不出话来。正当写诗的事给他的生活带来波折的时候，听到白顺熙问起这件事，就不由地红了脸。但愿白顺熙对自己写诗的问题什么也不知道。

"顺熙同学，你今晚怎么没有参加学友会召开的会？"

"我有急事要到城外去，来不及参加。"

其实，白顺熙是按照金星同志的指示，到城外基俊家送信去的。

"你是为了写诗才不去开会吗？嘻嘻……"

申东浩又红了脸。他觉得白顺熙也是站得远远的在揶揄自己，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令人难堪的地方。正在这时候，恰巧有一辆黄色卧车轻轻地滑行过来，拐到督军署那面去。随之，解除

了戒严，人们象决了堤的洪水一般，闹嚷嚷地涌到马路上。自行车、马车、黄包车也都飞快地奔跑起来。申东浩匆匆告别了白顺熙，卷进人流里去了。

二

学友会大会上，学友会的干部们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张太浩受到的批评最尖锐，他耷拉着脑袋坐在那里，铁青的脸上渗出了大滴大滴的汗珠。

会上，金星同志当选为学友会会长，全场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掌声。金星同志又掌握了一个可以播布新的种子，培养骨干，把整个组织引向真理，引向革命道路的预备阵地。换句话说，这样的阵地将围绕着非法的共产主义组织，接受它的影响，并要起到把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来的作用。这应当是把群众团结成一个整体的方法和原则。

金星同志把旅吉学友会的名称改为朝鲜人留吉学友会，还采取了将使学友会得到新的发展的措施。

召开了学友会大会的第二天傍晚，金星同志听说白乐振有事情要跟他商量，便到白乐振家去了。

白乐振正趴在桌上写什么， 看见金星同志来了， 立刻放下笔，转身打招呼：

"近来学习好吗？"

"嗯，好。"

"你的住处有没有什么不方便？"

"没有任何不方便。"

"要是有什么不方便，跟我说吧。只要是力所能及， 我一定帮助你。"

"谢谢。"

白乐振拿出一支香烟安在象牙烟嘴上，点着火。最近，他说服了三个府的头领们召开了合并会议，脸上似乎有了一些喜色。

"听说你昨晚担负起学友会的重任，我心里很高兴， 觉得你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不过，我倒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什么事情?"

"听说你也跟崔昆他们混在一起，搞那个社会主义运动?"

"我干吗要跟他们混在一起?"

"咦，不是说你在搞社会主义运动吗?"

"哈哈哈，先生,是因为这个才说有什么事要跟我商量的吗?"

"总不能把学友会交给他们那伙人吧? 如果你跟他们携起手来， 往后学友会会成个什么样子，啊? 不就要变成一个否认民族、煽动破坏的玩意了吗? 听崔昆他们说， 社会主义是不讲国界，不分你我，一概要加以破坏的。我们的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已经被日本鬼子侵占，遭到了全面的破坏，现在还要来这一套吗?"

白乐振满脸涨得通红，提高了嗓门。

"先生，崔昆他们讲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可是他们架子挺大,说比谁都精通马克思主义哩。实际上，我听令尊讲社会主义的时候，可没把社会主义想成那个样子。令尊说，所有的老百姓没有贫富的差别，都一样过好日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叫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也是赞成的。但是，听了自诩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崔昆他们所作的宣扬，我就泄了气。"

听到这儿，金星同志不禁大声笑起来。

"先生，你听了崔昆他们的话，似乎对社会主义产生了误解。

应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干吗要否认民族呢？搞社会主义是为了本国人民，如果否认民族，怎么搞社会主义？今天，俄罗斯民族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他们现在否认民族吗？所谓不分你的和我的，是说全国的财富不落入某个私人的手里，而是归全体人民所有。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我父亲所讲的那种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也就是没有剥削和压迫，大家都平等自由的社会。既然要建设这样的社会，干吗要将一切都破坏掉呢？只有更大量地生产，更大量地创造，我们两千万同胞才能过同样富裕的好日子，是不是这样？”

“是啊，这样的社会主义，我干吗要反对呢。方才你说到了俄罗斯，真的，如果我们朝鲜也出一个象列宁那样的伟人，消灭贫富的差别，建设一个新社会，使我们整个民族、全体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我也会很高兴的。可是，崔昆和月波那样的人，根本不把民族放在眼里，怎么能建设一个使我们民族过上好日子的社会呢？”

“先生说对了。还应当懂得这样一点：现在最害怕社会主义，最恶毒地诽谤社会主义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使工人农民掌握政权的，也就是说，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朝鲜人民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才那样穷凶极恶地反对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样，如果对社会主义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会滚到跟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的侵略政策采取同一个步调的立场上去。象崔昆他们那种要摧毁一切的说法，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或者是无知的妄为。真正为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着想，为祖国和子孙万代的繁荣而战的，是社会主义者。”

白乐振气平了一些，脸红红的，喷了一口烟。

“社会主义是我们应走的真理之路。要搞社会主义，首先要把日本鬼子从我们祖国的疆土上赶出去。而在这样实现了独立之

后，就要建设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差别的社会，让全体人民都能过好日子。社会主义就是要在我们的国土上建设这样一个地上乐园。先生，这能说不好吗？青年学生走这样一条真理的道路，难道不好？”

“这不能说不好。那么，你真地跟他们一伙没有关系？”

“没有。”

“那我就放心了。总之，希望你好好引导学友会。”

白乐振的脸上，这才浮起了喜色，象放了心似地喷着烟，重新盘了盘腿。

不久，金星同志起身走出来，走下客屋的廊台。这时，等候在里屋台阶上的白顺熙快步走过来，为了不让客屋里的爸爸听见，小声地说：

“请到后院去一下，有事跟你说。”

“我说你呀，等会儿吃过晚饭再回去吧。”

白顺熙的母亲打开厨房门，朝着正在听白顺熙说话的金星同志说道。

“好的，吃过饭再走。”

金星同志跟着白顺熙来到后院。后院里洒满了夕阳，花盆里的许多鲜花，在夕阳下争妍媲美。

白顺熙搬过一张凳子请金星同志坐下。她黑裙子上系着围裙，挽着袄袖，象是正在帮母亲做饭时跑出来的。

“那个……能不能教育教育我爸爸呀？”

金星同志刚坐到凳子上，白顺熙就开口了，好象出了什么大事似的，眼神很紧张。

“教育？这是什么话？”

“真是，昨天夜里我刚开完小组会回来，爸爸就问我是不是在外头学那个社会主义。”

“你怎么回答的？”

“没话好回答呀，想了想，才回答说，我学的不是社会主义，是新思潮。”

“你爸爸怎么说？”

“他叫我从今天起不要出去了，还吓唬我说，要是再出去，就要打断我的腿。你看能不能想个什么招儿？我爸爸呀，只有给他个厉害看看，他才会乖乖的。”

“给他个厉害看看，那是怎么个做法？”

“还是我十二岁时候的事。那一回我缠着爸爸，要他给我买皮球和网球拍子。可是爸爸训斥我说，一个女孩子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哥哥也跟着说我……我看怎么纠缠也不行，一气之下把爸爸书桌上的古书、笔筒、砚台都裹在一个布包里，塞到妈妈的柜子的最底层，藏了起来，然后装作一点都不知道的样子。这一来，我们家可出了乱子啦。爸爸连声喊着东西弄到哪里去了，这儿找，那儿翻，跑到朋友家去问人家拿没拿他桌上的东西。爸爸和哥哥还吵了嘴，一个说要把这件事报告警务厅，一个说用不着。爸爸说，非报告不可，别的东西丢了就丢了，那些书可非得找回来不可。哥哥说，那些玩意儿合起来也不值多少钱，去报告也没有用。他们天天这样吵，吵到最后，爸爸坐在炕上伸开两条腿，叹息着说，这可真是个怪事儿，要真地有贼进来，一定会偷别的东西，干吗只偷那些不值几个钱的玩意儿？那唉声叹气的样子，活象个丢了孩子的妈妈，老是灰心丧气地一个劲儿抽烟……”

“后来呢？”

“过了十来天，我把东西拿出来了。爸爸就说，你这丫头真狠，我马上给你买皮球和网球拍子。说完，还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天，他真地到街上去给我买了皮球和网球拍子。”

金星同志哈哈大笑。

“我爸爸就是这样，给他个厉害看看才会变得乖乖的。”

“那是你小时候的搞法，现在可不兴这样。”

“那现在该怎么办？我是非参加小组活动不可！ 前些日子听了你的话，我们决定从明天起，让女中和女子师范一起活动了。”

白顺熙用围裙很快地擦了擦汗津津的额头，又伸出细细的手指把垂在额前的头发掠到后面去，并轻轻地按了按。

“就那样一起学习好了。可是对你父亲， 绝对不能用那种小孩子的办法。既然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应当想方设法让全家的人都懂点道理，要用说服教育的办法让他们有所理解，哪能用那种办法呢。 反正，要逐步地让他们理解， 我也要帮你的忙。今晚听了你父亲的话， 我觉得你父亲是看到那些赶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因而对社会主义产生了误解，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本身。你父亲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赞成的，所以对你父亲的话，你也应该很好地理解。至于小组活动，你一定要全部参加。”

“我一定去，地点定在粉伊家里。”

“就这样吧。做好事，倒惹得大人们讨厌， 行吗？不要操之过急，要一步一步地引导他们。我再说一遍，干革命的人，一定要首先使自己的家庭革命化。顺熙同学，你既要把父母引向革命的道路，还要努力使你的到汉城去的哥哥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一个干革命的人，如果不能把自己的家庭引向革命的道路，还能把谁引向革命的道路呢？”

“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不要焦急，你自己也要一面加强革命的修养， 一面做好工作。”

白顺熙微低着头，静静地听着金星同志的话。夕阳逐渐淡薄下去， 围墙的影子遮住了一多半花盆。 白顺熙立刻换了一副表情，站起身来，兴致勃勃地谈起各种花草来。

三

要求释放安默等人的运动达到了高潮。从吉林迸发出来的一星火花，燃成了熊熊大火，向远方蔓延开去。各家报纸、各个社会团体和学生群众都纷纷谴责说，把朝鲜独立运动者逮捕起来，策划移交给日本帝国主义，是一种滔天大罪。各地的抗议信，雪片似地飞进了吉林督军署，甚至张作霖政府。

“不要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奸计！”

“把朝鲜独立运动者逮捕起来， 准备移交给日本帝国主义，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卑鄙行径。揭发勾结的黑幕！立即停止非法行为！释放朝鲜独立运动者！”

眼看事态如此发展，吉林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的人都轰动了起来。

“这个人真了不起， 一个早上的工夫就发动这么大的力量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你说这个办法惊人不惊人！”

“岂止这一点，他既批判他们的思想， 又拯救他们那些人，你看他的为人多么豁达大度！”

人们这样嚷嚷着称颂金星同志。

开三府合并会议的民族主义者们，每天打开报纸，一边看一边拍着膝盖叫好。 李宣烨牧师一迭连声高兴地说：“会长确是杰出的人物，杰出的人物！”

来到吉林的国孙，一直为引渡被捕者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吉林督军署看到学生的抗议运动猛烈开展，并扩大到广泛的社会各界，才猛然醒悟， 立刻改变对待国孙的态度。尤其是督军张作

相，看到那些被抓来的人都不象国孙或宪兵队司令讲的那样是些社会主义者，心中隐隐感到气愤。他指令警务厅加紧审问，尽快查明这些被捕者的真实身分。

国孙一看自己的计划很可能落空，便打算把他们的驻吉林领事推出来，叫他去把那些在押的人夺过来。

“这个案件，无论如何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还是应当由你这个领事出马。中国方面所以跟我们为难，我看是因为朝鲜总督府的特使出面交涉，小看了对方。首先是我想错了，本应该一开始就让你利用国家的权威出面跟他们交涉的。”

然而驻吉林领事一口回绝了国孙的要求，他对“朝鲜总督府”干涉这个问题是非常不满的。

“难道你不知道领事馆是隶属于哪个行政系统的？ 我这个领事是遵照外务省的指示办事的。尤其是在取缔朝鲜人的问题上，权力属哪一方，根据朝鲜总督府和外务省的协定，早有了明确的规定。这不是朝鲜总督府可以插手干预的问题。”

驻吉林领事跟国孙一样，也是个小矮个，短脖颈。他抖动着松弛的腮帮，厌恶地盯了国孙一眼。

“这是什么话，在逮捕朝鲜独立运动者的问题上， 你死抠协定有什么好处？有协定又怎么样？难道朝鲜总督府伸手干预这个问题就不对了？在吉林，你们这些根据协定办事的人为什么对朝鲜独立运动者听之任之？为什么直到他们搞三府合并的今天，你们都毫无作为？你们死抱着一纸协定坐在那里不动，又不让别人插手，这到底是站在哪个立场？”

国孙拍着桌子吼起来，震得桌子上一个象是花瓶的陶器左右摇晃，领事立刻瞪起两眼慌忙抓住它。这玩意是喜欢古董的领事最近从吉林附近的出土文物中要来的，这件古董差点没滚到地上摔碎。领事更愤怒了，气得青筋直暴：

“你敢如此粗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竟敢拍着桌子大喊

大叫？要知道，这儿不是你家的里屋或书房！还问我站在哪个立场，这是什么话！”

“那你为什么把朝鲜独立运动者置于你的卵翼之下，养着他们？为什么对这个案子只是采取观望的态度？你以为帝国的法律对你们不起作用吗？你们这种态度，不能只看成是怠慢职守，你们在护养敌人，这正是叛国的立场！”

“我警告你说话要检点一些。我是叛国立场？你才是叛国立场！你任意闯进国家机关，口出狂言，这种行为就是叛国立场！”

领事也拍了桌子，他怕打碎那个陶器，一只手紧紧地把住瓶子。

两个人越吵越凶，都恨不得挥拳打扁对方的鼻梁。

国孙始终没能说服驻吉林领事。他回到旅馆，怒气还没消，随手打开放在桌上的报纸。社会各界的抗议越来越激烈，今天的报纸还登了哈尔滨甚至天津的学生也都集会抗议的消息。报纸详细报道了集会的情况，还全文登载了哈尔滨的一次学生集会发表的抗议书。抗议书谴责的是张作霖政府，但在字里行间也隐约地闪灼着排日的锋芒，有些字句则明白地表示了对日本的愤懑和谴责。

国孙看报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个检察官轻轻地叩了叩门，走了进来。

检察官向他汇报了一个情况，有情报证明金星同志曾经去过铁路机务段。

“铁路机务段？”

国孙丢开报纸，盯着检察官的脸，问。

“据说，他到机务段跟工人们见了面，这是一个苗头，说明这次闹事确实不单单是学生运动。”

“知道了。”

检察官出去以后，国孙往安乐椅上一躺，抽出了“敷岛”牌香

烟。他眉头锁得紧紧的，脸色十分难看。来到吉林以后，他一直严密地注视金星同志的活动，并且已经了解到金星同志就是桦甸的共产主义团体——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组织者。而且也正是金星同志在安默被捕的那天，在江南公园开大会发表了讲话，紧接着又撒下了轰动整个社会的火种。所以，他最近在各个方面布下了新的密探网，搜集有关金星同志的材料。

"到机务段跟工人们见面？哼，这可不是单单赤化学生的问题。"

国孙喷着烟这样思忖着。

不一会儿，他霍地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在屋里来来回回转了半天，反背在身后的短小的手指头一曲一伸。诡计多端的国孙不知在想着什么，两只眸子射出了象匕首一样犀利的光。

第二天，国孙又去找驻吉林领事。他是个执拗得可怕的人，只要想干什么，就一定要蛮干到底。

这一天不知他是怎样对付领事的，领事当场就把电话机贴到象蒜瓣一样小小的耳朵上，一会儿给督军署挂电话，一会儿给警务厅挂电话，叫嚷了好半天。

当天晚上，国孙还到领事的家里下了一夜围棋。

但是，尽管领事出面交涉，督军署仍然不把安默他们交出来。督军署的答复是模棱两可的，既不说交，也不说不交。

"老牛筋一样的家伙，等着瞧吧，不接受我们的要求，看你们能挺多久！"

国孙勃然大怒，想跑到北京去把日本公使抬出来，把这个问题直接提到张作霖那里去。为了赶赴北京，他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奉天。可是就在他到奉天去的那一天，"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局长的急电就飞来了。国孙两手发抖，急忙拿起电报一看，果不出所料，是叫他回去。广泛的社会各界的抗议，到底迫使"总督府"的警务局不得不把分派到各地的猎犬都喊回去。

事情以失败告终。国孙气喘吁吁地在屋里转了半天。这样败下阵来，在他还是第一次。从前，就是比这更大的案件，只要一到他手里，总是成功的。然而这一次，他负责这个案件，特意跑到中国来，却碰了一鼻子灰，就要被赶走了。

国孙暗自嘀咕，正是因为金星同志，“朝鲜总督府”才挨了一记耳光。他命令手下的检察官去叫一部马车来，然后走到供着“天照大神”的神龛前面，闭起眼睛，双手合十，虔诚下拜：

“赤子精诚不足，未能报答皇恩……”

他那剃得短短的头发索索发抖。每当这种时候，他就习惯地想起在西乡隆盛的麾下为“王政复古”立过功的曾祖父。此刻，他非常虔诚，全身颤栗，眼泪汪汪。

四

金星同志大胆地开展了有组织的斗争，粉碎了“朝鲜总督府”的阴谋诡计，现在，怀着愉快的心情，带着住在权深家的康昌秀，动身前往光复村。

前不久，他听到了光复村发生的困难。光复村本是一个大家和睦相处、学校也办得很好的村子，自从月波和崔昆一伙去了以后，村里忽然骚乱起来，学校也关了门。仔细一了解，原来学校的两个教员受到月波和崔昆的影响，不安心工作，整天荡来荡去。没过多久，一个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另一个被民族主义者的校长赶出了学校。

金星同志打算派康昌秀到光复村去，首先把关了门的学校重新办起来，同时把遭到宗派分子践踏的村庄重新扶起来，引向正

路。

金星同志和康昌秀穿过无边无际的田野向村庄走去。

康昌秀讲了一通权深写论文的事。他说，自从金星同志给权深指出论文的缺点以后，权深就把稿子塞到书柜里了。一个多月来只管看书，近来才开始将旧稿重新改写，还多次谈到金星同志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他常常忘了吃饭，通宵不睡。家人一劝他注意身体，他就大喊烦死了，然后便在屋子里打转转，有时还整夜在院子里踱来踱去。

康昌秀说，权深的生活虽然有令人感动得流泪的一面，但却是暮气沉沉的，就象覆盖着一层青苔。他说，在朝鲜革命正在沸腾翻滚，将要掀起巨浪高潮的时候，面色苍白地蹲在书房里跟笔尖子拼命，能有什么作为呢。

康昌秀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虽然在日本念过几天大学，却一点也没有大学生的架子，倒是给人以一种在劳动中受过磨炼的印象。他颧骨高，两手大而粗糙，完全象个工人。这大概是因为他在日本是依靠自己半天劳动来读书的缘故吧。

他第一次来找金星同志的那个晚上，金星同志跟他没谈几句话，就认为结识了一个好同志。那晚，康昌秀坐在金星同志面前，眼泪汪汪地说：

“希望你多加指导，我有决心为革命献出一生。我在日本漂泊的时候，曾因找不到职业而哭过，但是今天，我要是找不到革命——而不是找不到职业，就会象那时一样哭起来的。”

康昌秀坦率的谈吐，深深地感动了金星同志。他每天晚上都来找金星同志，并且不间断地看书。金星同志跟他讨论过几次理论问题，发现他对理论也很有研究。

“是个好同志，世界观也很对头。”

金星同志自个儿这样想着，感到非常高兴。他决定把康昌秀派到首次进行农村开辟工作的光复村去。

“康同志，我昨天也说过，要搞好朝鲜革命， 就必须用我们的有组织的力量去彻底清除那些宗派分子造成的后果和流毒。目前在光复村出现的情况，是多么严重啊！弄得全村不安，学校关门……可是他们仍然整天大喊大叫，说是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批驳这些谬论，同时还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壮大力量。”

是风和日暖的天气，蓝天上云雀在鸣啭，路旁开满了不知名的黄花，微风播撒着清香。

“革命， 只依靠几个懂得革命真理的人的力量是搞不成的，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用革命的真理去唤醒群众，让群众自己觉悟起来，团结成一个整体，站起来斗争才成。革命的主人是人民群众。革命是要改变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的命运的。应当由谁来做革命的主人呢？ 只有人民群众成了革命的主人， 站起来斗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拿朝鲜的现实情况来看，把农民的力量组织起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朝鲜人当中，农民占百分之八十。把这一力量全部组织起来，那就几乎等于把全体朝鲜人民的力量都组织起来了。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啊！用革命思想武装农民，团结农民，当然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做好这项工作。最受剥削、最受压迫的，就是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你看……”

金星同志中断了谈话，用手指着一个地方。只见一座小土岗那边的田里，一群农民正在锄草。由于庄稼还没有长起来，看不出锄的是谷子地还是高粱地。他们一人跨一条尘土飞扬的田垄，用锄头一面敲土坷垃，一面锄草。其中有几个是戴着草帽的。

“农民在受苦。他们那样辛辛苦苦地种地， 一到秋天打下粮食，就全部交光了。现在他们可能正在梦想到了冬天米缸里总可以装点粮食，过上几个月安稳日子。然而这个可恶的社会，连农民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都容纳不下，把他们搜刮得一干二净，

使他们只剩下一双空手。这就是朝鲜农民的生活。农民们受着骇人的残酷剥削，却仍然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可是目前，那些宗派分子却不仅不想唤醒他们，反而散布荒唐的谬论，把群众推入混乱之中。我们正是要深入到这些群众中去，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培植我们的力量。”

“我一定牢记着你的话，尽全力做好工作， 决不辜负你的期望。”

康昌秀把金星同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铭记在心里，这样回答说。

眼前仍然是广阔无垠的平原， 间或有小块艾蒿丛生的湿草地。草丛里不时飞出鹌鹑来。康昌秀一看到在草棵下爬的鹌鹑，就急忙捡起石块抛过去。这个看上去有些粗犷的人，却有着孩子似的天真的一面。

傍午时分，金星同志和康昌秀到达光复村。金星同志首先去看学校，学校只有一栋五开间大的长条房子。大操场上，孩子们正在踢球玩。

“等等，那是什么球？”

金星同志盯着在孩子们脚下打转的球，忽然站住了。

他快步走过去，跟孩子们把那个球要过来，看了半天。这不是皮做的球，而是用草绳打网做成的稻草球，做得相当好，乍一看就象个皮球。这只球很硬，足有五斤来重。

“这只用草绳做的球，做得很好。这么重的玩意儿， 孩子们还当作皮球踢哩。要是踢皮球该踢得多好啊。”

他拿着球，掂量着说。

“把球还给我们吧。”

“好，就给。现在你们还不能上学吗？”

“没有老师，怎么上？”

“校长先生在哪儿？”

“在家里。快给球吧。”

“好，看你们谁先踢着。”

金星同志用力把球抛向空中，孩子们盯着飞得高高的球围了过来，互相用肩膀推挤着，想要头一个踢到。忽然一个小脑袋往上一蹿，把飞落下来的球，用前额一下子顶得远远的。操场上立即爆发一阵哄笑。

金星同志也笑了，康昌秀也仰脸大笑。

孩子们大都穿着土布衣裳，没有一个穿制服的。有的孩子挽起的裤腿滑落下来，裤脚老是被草鞋踩着，可是仍然不顾一切地踢球。他们一个个都汗流浃背，浑身冒热气。

金星同志和康昌秀一起在空空的学校里转了一圈。学校显得冷清清的，走廊和院子好象很久都没有打扫过了。院子的一角满地稻草，大概是孩子们做球时撒落的。供值班室烧炕用的柴禾也堆得乱七八糟。办公室的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从玻璃窗口看进去，里面的布置倒很整齐。有一张大办公桌，可能是校长用的，其余两张较小的办公桌，大概是那两个教员用的。天棚和墙都糊了纸，一面墙上挂着大幅朝鲜地图，靠另一堵墙，立着一排漆得黄灿灿的象是新打的书橱，里边不知装了些什么，每一只都上了锁。

“朝鲜民族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这样生活。为了教育孩子，总是很好地盖它一所学校。”

金星同志向身旁的踮起脚跟朝里张望的康昌秀说。

他忽然想起去世的父亲。在万景台和江东，父亲都教过书，就是不亲自任教的时候，也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建立学校，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对后代的教育上。在临江、八道沟、抚松也建立了学校，并且亲自过问学校的管理工作。父亲特别关心办学校，总是亲自募集捐款，购置桌椅，置备风琴和体育用具。在万景台和江东任教的时候，因为没有钱买桌椅，他曾拿起锯子和刨子自己

做。

办学最困难的是解决教科书问题。亲自编写教科书，是父亲耗费心血最多的工作。他抱着一定要对孩子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把他们造就成为热诚的革命战士的火一样炽烈的愿望，常常通宵达旦地编写。父亲编写的教科书，普及到朝鲜全国各地，成了教育后代的精神食粮。

金星同志的眼前浮现出父亲坐在白山学校的教室里弹风琴的情景。那时候，学生们都喜欢唱革命歌曲，父亲一到学校，就常常弹着风琴教学生们唱。他那摁着键盘抬起头来的形象，现在还历历在目。那开朗亲切的眼神，领导学生合唱的浑厚的嗓音，仿佛冲开了漫长岁月的积尘，清晰地传到面前来。

“啊，要是父亲还在世，那该多好啊！不过他要是看到这个学校关了门，又该多么难过呀。”

他察看过学校，叫一个孩子带路，径直到校长家去。

“校长先生，您好！”

“哦，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听到金星同志打招呼，用毛巾扎着头躺在炕上的校长，便坐起来问了一声。这位老人，面相威严，两撇白胡子，使康昌秀才看了一眼就得到了一个象老虎一样可怕的印象。

“我们是从吉林来的，前几天给您写过信。”

“啊，是吗？真没想到。收到那封令人感激的信，我想动身去找你，可你倒先来了。真谢谢你，快请坐。”

校长顿时满面喜色，解下头上的毛巾，收起了被褥。

“看来您身体不舒服？”

“没有，不是什么躺着起不来的病。谢谢你，象你这样为解除朝鲜民族的不幸而奔波的人，真是难得。你对我们这个偏僻山村的学校碰到的困难这样深切关心，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才好。”

“先生，这所学校的不幸，也是我们朝鲜人的不幸，我们年轻人不来关心，谁来关心？我想，这种事情应当由我们年轻人承担起来，我们是常常痛切地感到这种责任的。”

“这话说得对。既然承继了前一辈人的不幸，那么，应当由谁来承担这一不幸，就很清楚了。”

校长眨了眨眼睛，继续说：

“其实，我原先是经历过独立军的风霜的，后来老了，才想把这个学校接过来办好，给独立事业添一份力量，可是没想到学校竟弄成这个样子，我也就泄了气了。凭我这个老朽的一点力量，是怎么也撑不下去的，只好这样瘫在炕上唉声叹气了。”

“先生，您这样泄气怎么行啊？现在，没有学校可上的孩子们，聚在操场上等着学校开门呢。如果我们不早日为他们敞开校门，怎么能说我们是抱着朝鲜的精神在为光复沦陷的祖国而工作呢？”

“说得对。我也是抱着这种想法一直工作到今天的。可是这次的事情，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些号称社会主义者的人，一个早上就把学校弄成了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学校的那两个老师，原来头脑都很清楚，自从喝了社会主义的水，对学校的工作就不起劲了，人也变得不正派了。”

校长首先详细地谈了两个教员的情况。一个教员是义州人，他回到家乡，挥着拳头作了大谈社会主义的演说，被抓走了。另一个教员是间岛人，校长深怕学校留着一个社会主义者会遭殃，便把他辞退了。

金星同志说，他原想请两个教员来，但因为找不到，只请来康老师一个。

“就是一个也很不容易！现在村里有好几个人在外地奔波，想聘请几个教员。今天你专程来此，还请来一个教员，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才好。老乡们知道了，是要高兴得跳起舞来的。”

“同来的这位康昌秀老师,曾经到日本念过书。他家在汉城，退学以后回到汉城待了一个时候，就到吉林来了，我请他到这里来辛苦一下。”

“谢谢。康老师到我们学校来任教，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幸事，康老师往后要多辛苦了。”

“这算不了什么辛苦。”

康昌秀回答着，还下意识地弯了一下腰。他心中不觉产生了一种畏惧，担心这位象老虎一样的老头子以后会说他是社会主义者，把他赶出学校。

金星同志又坐了一阵，了解了办学的经过。据校长讲，这个学校是独立军建立的，来校任教的教员，几乎都是在校长的监督下选送来的民族主义系统的人。

金星同志见过校长以后，带着康昌秀到村里转了一圈。

到村里一看，农民的生活确实非常穷苦，没有一家院子里有谷草垛，甚至没有一家有柴禾垛。在路边玩的孩子们也差不多都是赤身露体的。

金星同志一见到农民，就同他们拉呱儿，问他们这里的人租种谁的地，去年收成怎样，交了几成租，现在缺不缺口粮，有多少家口，孩子们上不上学等等， 几乎无所不问。同他交谈的农民，都惊奇得把眼睛睁得象灯笼那么大，猜想这个年轻人究竟是什么人，怎么这样亲切详细地探问他们的情况。

金星同志走到后村的最后一家，看见一位头上挽着象葱根一样苍白、 只有手指头那么大的发鬏的老人， 蹲在宅旁的地上锄草。

他走到老人身旁， 蹲下来问道：“看你老人家一个人蹲在这儿锄草，想必是家里没有人手干活了?”

“有啊，怎么没有呢，可是能锄草的小子就是不来锄， 硬叫这菜地长满了杂草，简直老虎都可以做窝下崽子了，叫我有什么

办法！我那小子叫邪风吹胀了肺，害得我这个老头子吃苦。”

“您说的是谁呀？”

“我也有一个象你们这样年轻的小子，可我那小子在这忙得连拨火棍都要跳起来的节骨眼上，竟成天喊着什么马上就要搞社会主义啦，平分田地啦，风风火火地跑来跑去。不知是哪个狗娘养的小子鼓捣他的，真恨得我不行。”

老人那仿佛只裹着一张皮的脖颈上，青筋直暴。他气呼呼地接着说：

“你知道我们村里现在弄成了什么样子了？大家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从前那么和睦的村子出了裂缝，分成了几派。一帮小伙子动不动就喊什么打倒啦，斗争啦，弄得人心惶惶，连爹妈都拿他们没办法。因为这样，学校也关了门，那么规规矩矩的老师，跟他们混了一些日子，就把学校搞成那个样子，跑得没影儿啦。”

老人正在大声叫嚷，一个高个子、长脖颈的青年，手里卷着一本书，走进院子。

“爹，您怎么蹲在地里锄草还这样吵吵。快起来吧。”

老人装做没听见，仍在挥着锄头，那样子好象就要朝他儿子大发雷霆似的。他儿子大步跨到地里，一看到金星同志和康昌秀，便咧嘴一笑，弯了弯腰：

“是从吉林来的吧？刚刚在前村听说了。”

“是的。我们刚从前村来到这儿，看见你父亲这么大年纪还下地锄草，正在担心哩。”

听到金星同志这样说，他又露出龅牙，笑了。

“我爹向来就这么倔。我老劝他别干活，可他哪听我的话呀？——爹，您快起来吧。”

他走近他爹，把手伸到他爹的胳肢窝里，想把爹扶起来。

“放开！地荒得老虎都要做窝下崽子啦，你一根草不锄，尽

往哪儿跑？乌鸦沟的高粱地得啥时候耪呀？连头遍都没耪，那地里还能打出粮食来？”

“我这就去耪。”

“耪，啥时候耪？你这小子，总那么疯疯癫癫的， 不怕把家毁了？”

“看您真是，家还有啥可毁的？早都毁啦， 还有啥可毁的！”

“你，你放开！”

老人不肯走。爷儿俩推推搡搡，争了好半天，儿子手里的书《社会主义大义》掉到地上。金星同志捡起那本书，帮助儿子劝老人快回去歇息。老人这才被儿子拉扯着，穿过院子回屋里去。

“咳呀，闹了一身汗。”

儿子又走回来，用衣袖擦着额上的汗，嘟哝着。他的脸象黄瓜一样窄长，两眼却黑亮黑亮的。因为有这样的眼睛，所以尽管个子象长竹竿一样，却并不给人以丑陋的印象。

“你在看《社会主义大义》吗？”

“是啊，这个时代的青年不看点这种书还行？ 普罗列塔利亚革命就要到了嘛……”

他耸着肩膀回答了金星同志的问话。金星同志不禁呵呵地笑了，康昌秀也红着脸笑。这显然是一个“叫邪风吹胀了肺”的疯疯癫癫的人。

“你叫郑金石？”

金星同志瞅着写在书皮上的名字，问。

“对，我叫郑金石。”

“你们村里有多少人看这种书？”

“有十五、六个，都是精华呀。”

“精华？”

“就是在普罗列塔利亚革命中打先锋的人呗。”

“普罗列塔利亚革命什么时候发动呢？”

“我们认为很快就会发动。真的，你们是从吉林来的， 想必认得月波先生和崔昆先生吧?”

郑金石望了望四周，非常小心地问。

“是他们要掀起革命吗?”

“是的。他们说，只要普罗列塔利亚掌握了领导权， 一声令下，布尔乔亚立刻就会被打倒。这样，工人就会拥有工厂，农民就会占有土地，这是多好的事！我爹现在骂我，可是到那时候一分到土地，就会拍着大腿说，‘革命就是好’了。”

听了这话，金星同志又哈哈大笑起来，康昌秀也大声地笑了。

郑金石到底没有锄草。他嘟哝着晚上没柴烧，脱掉上衣劈起木柴来。他不仅个子高，肩膀也很宽，一挥起斧头，膀臂上就鼓起壮实的筋肉。

金星同志听了他的话，看了他的举止，不由地沉思起来。

“月波和崔昆的罪过太大了。 他们把这些不明事理的淳朴的青年弄得这样神魂颠倒。他们讲的那些是多么荒唐啊！应当把这些青年引到正确的路上来，绝不要因为这些青年受了月波和崔昆的影响，就另眼相看。”

金星同志走出郑金石家的院子，边走边说。

“说得对。大概就是因为日子穷，一听说要分土地， 就信以为真，乐不可支了。”

“是这样。他想要土地，这是可以理解的。正是这样的青年，一旦觉悟起来，就会很好地进行斗争。”

当天，金星同志和康昌秀一起，在校长家里住了一夜。

校长先生通宵畅谈他参加独立运动，象踩麹一样跑遍满洲原野，吃尽辛苦的往事。

他最初跟着洪范图的“猎手团”打转，“猎手团”解散以后，又同各种独立团体接上了关系，主要从事群众的启蒙工作和教育工作。他表示，他的一生已经来日无多，很愿意在晚年抓牢一所学

校，把它办好，并且希望年轻人多多帮助他。

第二天一早，窗户还没有泛白，康昌秀就醒了。他在日本时，因为送报养成了起早的习惯，一向是起得很早的。他一看身旁，金星同志已经不在了，便一骨碌爬起来。走出屋子一看，外面还是黑糊糊的。

他在院子里呼吸着新鲜空气，走来走去地踱了一阵。这次到农村来，就象刚洗过澡似地感到轻松愉快，直想象送报时一样飞跑一阵。他想知道金星同志在哪儿，正在四下张望，金星同志已经从碓房那边的路口走过来，不知他这么一早上哪儿去了。

“康同志，起得这么早?”

“嗳，你不是比我起得更早吗?”

“听说前边的平川那儿就有这村农民种的地，刚才去看了一下那儿的土质。”

“已经去过前边的平川啦?”

“一过桥就是嘛。走，咱们到学校去把操场打扫一下，再在周围修个花圃。在被狂风刮得冷凄凄的操场上修个花圃，孩子们该多高兴啊！而且这对孩子们的情感教育也是很有好处的。”

“真的！那太好啦。我就不会这样动脑筋，真是个大毛病。”

“呵呵，这要特别动什么脑筋？不过，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时常研究研究为谁做和怎样做。这是不难做到的。”

“完全正确。”

康昌秀到后院里找工具，他钻到黑咕隆咚的牛圈里，把铁镐和铁耙扛了出来。

“等等，还得有笤帚和锄头。”

他咕哝着把铁镐和铁耙斜靠在廊沿上，又到处找了半天，才在烟筒下边找出了两把锄头和笤帚。

“够了吧?”

“足够了。”

金星同志扛起几件工具，首先迈开脚步。

东边天空燃起了火红的朝霞，仿佛从地球的那一面腾起了熊熊的烈火。

“多好的黎明！黎明，总是这么美。”康昌秀说。

“不要光看它美，还要懂得它的意义。黎明，它教给我们多少东西啊！”

天空越来越火红壮丽，仿佛太阳的嘴唇就要红艳艳地伸到地面上来了。

金星同志来到学校操场，脱掉制服上衣。康昌秀也脱了上衣，只穿着衬衫。

金星同志开始清理凌乱的校舍四周，把烧柴搬到外头码好，把稻草归拢在一起捆成一捆一捆的，抱到那边地头上。康昌秀则把堆放在校舍廊台上的粗原木扛到后院去，这些木头大约是准备破成板来用的。

校舍四周整理好了，金星同志和康昌秀一起又把廊台和操场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便在操场边沿修花圃。金星同志用铁镐刨地，康昌秀则用铁耙刨地。因为地是压实了的，铁耙插不进去，康昌秀刨了半天没刨动，便去拔操场边上的一个大桩子。

“干吗把一个大木桩埋得这么深，这儿又不是牛市。”

“来，咱俩一起拔。”

金星同志也挽起衣袖，抱住桩子。

“嗨哟，嗨哟！”康昌秀喊着。

金星同志也应声喊着号子，脸都涨红了。康昌秀也是满脸通红，气喘吁吁，连小鼻子都不住地咝咝作响。

“歇会儿吧。”

在这场意外的臂力比赛中，康昌秀服了输。

“怎么，还没使上劲儿就歇啦？”

“咳，气喘得很。拔木桩这玩意儿也算革命吗？”

“干革命，什么都得做。”

金星同志擦着汗，笑了。

不一会儿，金星同志又抱住木桩，康昌秀也扑了上去。

“嗨哟，嗨——哟，再加把劲。噢——”

木桩象大萝卜似地被拔了出来，它被埋住的一截足有一庹多长，叫水泡得沉甸甸的，靠一个人的力气抬都抬不动。接着，他们又去刨土。

正刨得起劲，丢失了客人的校长踉踉跄跄地跑到操场来了。

“咳，有这样的事！把校园打扫得象镜面一样干净……挖这个干什么？”

“操场显得太空旷了，想修个花圃。”

金星同志回答说。老人听了很高兴，说年轻人想的到底不同。

“这村子这会儿才象是照射到阳光了！好，就干到这儿，快回去吃早饭吧。”

“您先回去，我们再刨一会儿。”

“咳，吃过早饭再来刨不也行吗。”

“早饭晚点吃倒没什么，我们已经动手干了，就得把花圃修好再去。”

“呵呵，真叫人感激不尽。那我回去一趟再来。今天早晨，我真想跪下来磕头。”

老人说罢就转身大步走去。

校长回去没多久，哗一下来了一群学生。

“挖土干什么？”

“种花。”金星同志回答。

“问过校长先生吗？”

“嗯，问过了，我们就是你们学校的老师。”

“真的？那么学校又要开学了？”

“当然啦，来了新老师，还会不开学?”

“不是说谎吧?”

“说谎? 这么大的人，还能跟你们说谎?”

“那个象脚夫一样的叔叔也是老师吗?”

孩子们指着在另一头弓着背刨土的康昌秀问。

“对，那个脚夫正是你们的老师。”

金星同志一面擦汗，一面笑着回答。孩子们欢叫着直蹦直跳，高兴得互相抱着打转。

一个孩子朝着从村里跑来的孩子们大声喊:

“哎——学校又要开学啦!”

“真的? 老师来了吗?”

“这个人说他们两个人就是咱们学校的老师。”

“你，怎么管老师叫‘这个人’?”

一个个子大一点的孩子朝刚才大声叫喊的孩子捅了一拳，这一下，孩子们都咯咯地笑起来。

金星同志叫孩子们回去弄些花苗、打些水来。孩子们“哇——”的一声，欢叫着朝村子跑去。有个孩子抢过康昌秀的锄头，嚓嚓嚓地刨起土来。小小的孩子，刨得满带劲，比康昌秀刨得还好。

学校重新开学的话一传开，不少孩子都挖了些花苗拿到操场上来。凤仙花、百日红、半支莲，有什么拿什么。他们有的用手托着，有的装在脸盆里，有的怕花苗枯死，连同泥土一块放在破麻袋片上，两个人一道捧着，陆陆续续来到操场上。另一批孩子忙着打水，有的两个一对，把吊着水桶的木杠抬在肩上，一前一后地飞跑，有的用小水罐打水，也有用吊桶打水的，还有半路上摔倒把水泼翻了的。从水井到操场并不很近的一段路上，孩子们象一群蚂蚁似地摆开长蛇阵，奔跑着，吵嚷着。

孩子们一打来水，就哗哗地倒在翻过的土地上。土块叫水一泡，马上就粘糊了。康昌秀光着脚跳进去培垄，金星同志也脱了

鞋进去干。有的地方水泼得太多，脚一踩，烂泥从脚指缝里一团一团地冒出来。

“那儿别再倒水啦，你看你看……”

金星同志好象回到了儿童时代，光着脚，接过水桶来回往地里倒。

“来，把这个角落再浇浇就完了，快……”

金星同志鼓励着孩子们。拿着水桶的孩子们把水桶弄得丁丁冬冬响，一窝蜂朝着水井跑，一路上翻着跟斗，笑着，吵着，热闹异常。

“好啦，现在开始种吧。头一垄种半支莲， 下一垄种矮杆凤仙花，再一垄种百日红，再往后是蜀葵。照这个顺序好不好？”

金星同志问孩子们。

“这跟咱们排队一样，小鬼站在前头， 长脚站在后头，哈哈哈……”

孩子们都拍手大笑。

金星同志开始一垄一垄地种花。

“半支莲，现在看起来这么小，开了花可好看啦。”

“半支莲最好看吗？”

“可不是，来，再拿来……”

孩子们把半支莲的秧苗接连不断地递给金星同志。金星同志一棵一棵地接过来种上，再培上土，压得实实的。

“这一垄种什么？”

“种凤仙花。”

“那就把凤仙花拿到这儿来，种种看。”

康昌秀也开始种起花来。

大家正忙着种花，操场前面的大路上驰过来一辆马车。

“哎呀，这是谁呀，不是会长同学吗？”

随着这句话，马车驰到花圃旁边停住了。出人意外的是，月

波和崔昆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刚从东满来。”

“我以为你们还在吉林呢，什么时候去东满的？ 真是忽东忽西，神出鬼没。”

“嘿嘿嘿，搞社会主义运动嘛，光蹲在一个地方还成？ 会长同学，你在这儿做什么?”

月波走近花圃，问道。

“我们在种花。”

“噢， 种花……真是浪漫的青年人……可是现在已经不是靠牧歌式的趣味来生活的时代了。”

“对。正因为现在不是那种牧歌式的时代， 我们才种花的。总不能让花开在天上吧，它应当把根扎在地上。”

“…………”月波没有听懂话里的含意，一时说不出话来。

“近来吉林没有出什么变故吗?”崔昆问了一声。

“没有什么变故。”

“哦，安默先生有没有获释?”

“没有。”

“会长同学，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月波问。

“今天是星期天，到农村来欣赏欣赏风景。”

“这是好事。年轻时多见识见识，没有坏处。会长同学， 看来，朝鲜革命现在开始走上轨道了。我们到共产国际去的同志现在已经回到吉林， 给在间岛的我们打来电报， 大概会带来好消息。我得马上到汉城去。”

“真辛苦。一会儿上汉城，一会儿上间岛， 一会儿上远东，要是能长个翅膀就好啦。”

金星同志说罢，大声笑起来。

月波和崔昆也跟着笑，然而他们似乎觉察到话语中隐含着批

评，顿时红了脸。

他们向金星同志告别。那副样子，象是连夜坐马车赶了远路，两个人的脸又憔悴又消瘦，尤其月波更显得瘦削。他穿着一身油污的春秋衫，戴着一顶鸭舌帽，显然比金星同志头一次见到的时候瘦多了。

月波和崔昆刚坐上马车，两匹马就各打一声响鼻飞跑起来。可是月波还催车夫赶得再快一些，好象真地恨不得长上一双翅膀。他把边上破了的皮包紧掖在胳肢窝里，惴惴不安地晃动着身子。

他想，在Мл派和自己的火曜派正在汉城为争夺权力而吵闹不休的这个时刻，如果共产国际承认自己一派是正统派，那就得立刻赶到汉城去把Мл派的势力剁成肉泥扔掉。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他一接到电报，就匆匆地结束了在海兰江畔柳树林里铺开的地方"细胞"负责人的讲习会，急急忙忙地赶回吉林去。

关闭了好久的校门今天又开了。

金星同志、康昌秀都上课去了。校长乐得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来，老是坐在办公室里抽烟。他想应当把这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赶快告诉乡亲们。可是没等他去告诉，消息已经传遍了全村。

乡亲们都高兴得简直要跳起舞来。

"多好的青年！在学校操场上修了花圃，让学校重新开了门。这样令人感激的人，怎么会到咱村来？"

"听说是从汉城来的。"

"哪是汉城，说是从吉林来的。"

"要是从吉林来的，兴许是哪个独立军的子弟吧？"

"也许是吧。"

老乡们纷纷拥向学校，还有从附近地里撂下耪地的活儿赶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接接连连地跑来，挤满了学校的院子。他们喊喊喳喳地交谈着，观看新来的老师怎样教书。

在金星同志上课的教室外面，挤满了人朝里看，康昌秀上课的教室外面，也有很多人朝里看，他们都踮起脚后跟瞅着怎样上课。

“这是什么地图？”

金星同志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地图，问道。

“朝鲜地图。”学生们齐声回答。

“白头山在什么地方？”

“在咸镜道。”

“汉拏山在什么地方？”

这一下，学生们有的说是在庆尚道，有的说是在全罗道，哄哄起来。窗外的人连连告诉他们是在济州岛，可是孩子们被自己的吵嚷声弄得什么也听不见。

“不知道吗？ 汉拏山在朝鲜最南端的一个岛——济州岛上。济州岛……懂了吗？”

“懂了。”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在窗外看热闹的老乡中，一个长着黑胡子的农民，把头伸进教室说。孩子们都咯咯地笑起来。

“我儿子说朝鲜文字是李朝时代造的，我说是高丽时代造的，到底哪个对？”

“你儿子说的对。”

孩子们又拍着巴掌大笑。教室外边闹哄哄的老乡们也都拍着大腿笑了。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老师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话也讲得好。

今天， 全村简直象办什么大喜事似的， 村里村外都非常热闹，孩子们高兴得欢蹦乱跳，仿佛要飞上天了。

上完课，金星同志回到办公室，准备向校长告别，离开光复村。

在办公室里的校长，望着人声鼎沸的院子，高兴得有些坐不住了。

“请里边坐吧。康老师在院子里跟老乡们拉呱，真有点象个孩子，我正望着窗外独自个儿笑哩。哈，太高兴了，我一辈子还没有这样高兴过。我想，院子里那些老乡的心情，也都跟我一样吧。”

“先生，天晚了，我得回吉林去。”

“什么，要走？哪有这个道理？我还想要是两位年轻人都留在我们学校里当教员，那该多好！尽管我知道这是非分的妄想。……可是今晚你无论如何不能走。要走，也得再住上一晚，明天再走。”

“先生，我也要上学念书，怎能不走呢。再说，我还有事情一定要连夜赶回吉林去。”

“咳，那太可惜了！要真是这样，我怎能强留你，误了你们年轻人的大事。”

“先生，往后我会经常来的。”

“一定来呀，要经常来帮助帮助我们学校的工作。说句老实话，起初接到你的信和昨天头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心里虽然很高兴，但也着实担心，生怕你们也许是社会主义者。昨天和今天看了你们做的事，才知道我这种怀疑完全是荒唐的。现在，我相信你们，愿意把学校的重任交给你们。”

“谢谢先生。康老师是留在学校里的，自然无须多讲了，至于我，只要是这个学校的事情，今后也一定尽力而为。不过有一点，请校长先生……”

金星同志顿了一顿，望了校长一眼。

“什么事情？”

“有个重要问题，是准备在留下康老师，我一个人回去的时候跟您谈的，现在既然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就说说吧。”

“请说吧。”

校长把桌上的烟盒拉过去，说道。

“先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知道您会吃惊的，但我想还是说明白了再走好，所以才告诉您。”

“什么？你们是共产主义者？”

“是的。我们是为朝鲜的独立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者。”

“那么，是和月波他们一样的……”

“和他们毫不相干。您现在对共产主义还没有正确的认识，但您慢慢会知道，共产主义才是把不幸的朝鲜人民引向幸福道路的最正确的主义。”

“唔……”

金星同志谈得很诚恳，然而校长脸色大变，下巴直颤。

“我们知道您不会马上理解我们。要知道，目前在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们当中，也有一些人为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亵渎共产主义的真理，蛊惑青年，毒害革命。如果不把这一切区别开来看，是很难对真正的共产主义有所理解的。”

校长没有开口，好象在思考什么。

“老实说，康老师到这个学校来当教员，其目的固然是教育孩子，不过也是要把村里的人们团结成一个和睦的集体，唤起他们投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希望校长先生今后积极帮助康老师的工作。我深信校长先生一定会赞同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

校长仍然不言不语。过了半天，才心情沉重地说：

“听了你的话，我只觉得象做梦一样。”

“当然，这是难免的。先生的话我也能够理解。但是，我们是抱着从事正义事业的愿望来的，因此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也说出了我们对先生的期望。”

校长站起来，踌躇着不知所措。

金星同志再次表示希望校长多多帮助康昌秀的工作，然后向校长告别，走出了办公室。

校长晃晃悠悠地在屋里来回走了半天，然后才走回座位，把魁梧的身躯抛到椅子上。不知怎的，他觉得自己象是挨了一顿毒打。

那么好的年轻人竟是共产主义者？ 太不可思议了。 他的言行，他的人品，是那么不同凡响，无疑是胸怀壮志干某种大事业的人，这样的人难道也会是共产主义者吗？

校长又霍地站起来，两腿哆哆嗦嗦地走近窗口，想再看看那位年轻人的容貌。

院子里，乡亲们围着金星同志高兴地谈笑，好象大家现在都伸直了腰板，能够畅所欲言了。尤其是青年小伙子们更是兴高采烈地吵嚷着。不多一会儿，乡亲们跟着金星同志，经过花圃，走上大路。

“哦，也许我没有把主义和人分开来看……”

校长自言自语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第　七　章

码　头　上

一

恰好有便船到吉林去，金星同志便在乡亲们的陪同下来到了松花江边。

校长的心情比在办公室时轻松多了，他也陪着金星同志来到了江边。乡亲们一路上吵吵嚷嚷地说，有谁能这样把老师请来，让关闭了许久的学校重新开门！

江边停泊着一只货轮，正在装货。人们不断地踏着跳板把沉重的货物扛到船上去，船上站着一个矮胖子，大声吆喝着快点扛。扛货的好象大都是农民，他们走跳板不象吉林码头的脚夫那么熟练。江岸上，拉大车来的牛在哞哞叫唤，有的牛还用犄角顶着车子消遣。除了牛，还拴着几匹马，显然也用马车拉货。

金星同志正望着这种杂乱的景象，忽然有个青年出现在他面前，向他弯了弯腰。

“你是谁?”

“不认识吗？咱们在吉林码头崔成根大伯家里见过一面……”

“噢，是春泽同志。你们的船到这儿来运货?”

“是的，早上到的。刚才光复村的一个青年到我们船上来，说

会长要搭这条船回去，才知道您到这儿来了。”

春泽脱下帽子擦了一阵脸上的汗，然后拉着金星同志的手，请他上船。

“正在装货，我上去干什么。 等会儿开船的时候再上去吧。”

“不，快装完了。现在上去，顺便也看看我们的船。”

春泽用大手拉着金星同志的手腕，朝跳板走去。

金星同志只好同前来送行的光复村的老乡们握手道别。

“嗐，真叫人过意不去，希望你以后常来。”

“谢谢，一定常来。希望各位父老多多帮助康老师。”

“我们能帮什么忙呀！来了一位好老师， 我们只有感激的份儿。”

光复村的老乡们 握住金星同志的手不放。 校长不知 在想什么，跟金星同志握过手以后，用长袍的衣带擦眼泪。青年小伙子们则要求金星同志下次来一定要给他们讲讲话。他们已经知道在江南公园发表批驳安默的讲话的就是金星同志。

“康同志，往后你在这儿要把革命的犁头插得深一些。 校长先生是不会反对我们的事业的。我们要把被崔昆和月波践踏过的田园侍弄好，播下我们的种子，培养我们的力量。希望你抱定信心，坚持斗争。”

金星同志在跳板附近对康昌秀说了这些话以后，就跟着春泽上了船。春泽领着金星同志，穿过挤满了人的船舱走到船尾。

船帮上有不少地方油漆脱落，露出了石棉的碎片，甲板上也胡乱地涂着沥青，一眼就看得出这是一只老掉了牙的破船。然而已经做好开航准备的甲板，却收拾得很干净整齐。盘好的缆绳，手把发亮的急用水泵，吊在船尾上的木制吊桶，都在说明勤俭人的勤快和精细。

“春泽同志，你在这船上做什么工作？”

“我是甲板长。船长和我轮流掌舵。”

金星同志站在操舵室的舵轮前朝前望去，只见桅杆和船头在一条直线上，垂在船头上的锚链随着船的摇摆轻轻晃动，一闪一闪地反射着阳光。

货舱里好象差不多装完货了，正忙着盖防雨布。春泽打开操舵室的门，引着金星同志走进船长室。

"春泽同志，到你们住的地方去看看吧。"

"我们住的地方？那可去不得，太脏了。"春泽腾地蹦了起来。

"脏有什么关系，去看看吧。"

"唉呀，实在不能去。"

春泽又这样说了一句，直搔后脑勺。

"反正要去看一下。你们住的地方不管多脏，我也要去看看。"

"那就往这儿走吧。"

春泽无可奈何地朝船尾走去。

"到了，得从这儿下去……"

春泽走到船尾的一个舱口，指着通向船舱的升降梯，迟疑地说。

"下去吧。"

金星同志刚说了一句，春泽就先顺着升降梯往下走，金星同志也跟着走下去。舱里昏暗阴沉，散发着难闻的恶臭，好象新鲜空气都被赶跑了。扶着梯子走下去一看，这是船的底舱，船尾那头象是厨房，放着生了一层绿色水锈的水桶，堆着一堆劈柴。昏暗的角落里放着案板，叠着一摞饭碗和被烟熏得黑漆漆的白铁锅，木制锅盖上落满了苍蝇，人一进去便轰的一声飞走了。这光景，使金星同志心情沉重起来。

春泽打开了底舱一侧的窄门，恰好那面舱里开动了机器，船体忽然象挣扎似地震颤起来。

走进坐舱一看，在通过透光的小圆玻璃窗射进来的昏黄的阳光里，展现出一个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的粗木箱子般的世界。墙

和天棚都被烟熏得黑糊糊的。地上铺着一小片席子，中间焦黑焦黑的，大概是冬天放炉子的地方。就是这么一小片席子，边上也破得不象样子，仿佛叫老鼠啃过似的。墙上和地上，或挂或放，到处都是油污的破衣裳和小布包。到处都有臭虫和跳蚤的痕迹。由于机器房里传来的震动， 这一切凄惨的景象就象挣扎似地在发抖。大概是外面的浪大起来了，船身忽左忽右地摇晃着。厨房那面有什么东西在滚动，紧接着传来了“啪嚓”一声落地破碎的脆响。

“什么东西放在哪儿，又打碎了。”

春泽咂着嘴跑出去。金星同志一个人这里瞧瞧那里瞅瞅，看了半天。用粗木板做的搁板上堆放着几个铺盖卷，地上滚着五、六个漆黑的木枕头，还堆着几个小包袱，最下面的一个包袱不知装的什么，显得特别大，还用黑绳子捆得紧紧的。搁板上挂着顶上破了个大窟窿的草帽。一看木枕的数目，就知道有多少工人睡在这儿了。金星同志想，那么多人挤在这个小房间里怎么睡得下呢。他的眼前仿佛清楚地看到工人们腿压着腿地躺着，翻动汗渍渍的大身板，劳累不堪地喘着气的样子。木枕旁边还凌乱地放着几本掉了封面的书，其中有一本是《蔷花红莲传》， 还有一本是《谢氏南征记》，其余的就看不出是什么书了。 一个木头刻的烟灰碟子，碟底全烧黑了。

金星同志想了解一下水手们穿些什么，便把挂在墙上的衣服一件件摘下来看。衣服都是汗渍渍的，有的背部烂掉了，有的领子烂掉了。这些衣服只要用手轻轻一抻，就会哧的一声撕破，简直无法再穿。有一件棉袄补钉摞补钉，里里外外都是补钉，外面是用白布补的，里面则用各种颜色的布乱补一气。棉袄前襟有个大口袋，一个黄皮子的小本子从口袋里掉了出来，本子里还夹着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

金星同志立即捡起来准备放回口袋里去，但掀开的本子上的字迹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一页里记着这个月领了多少工资，还详

细地记着那钱是怎么用的：伙食费多少、烟钱多少、袜子钱多少、归还金成得多少，等等，最后一行只写了“寄给家乡母亲”，却没写钱数，用铅笔点了几个虚点。

金星同志感到心中有一股什么东西涌上来，很快地把开销的总额算了一下。结果是开销的总额超过了工资总额，可见这个人是没有钱寄给母亲，才没写钱数而只点了几个虚点的。看来，这笔帐不是领了工资花掉以后记的，而是在领工资以前写下来作为预算的。

金星同志连忙把本子合上，看了看书皮上的名字，竟是张春泽。

“哦，是春泽同志的。”

金星同志自语着，陷入了沉思。原以为身材高大的春泽是个粗枝大叶马马虎虎的人，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个很细心的、有着扣人心弦的深厚感情的人。

没过多久，春泽回来了。金星同志随着他走到忙着准备开航的机器房看了看，然后回到甲板上。

在晚风习习的甲板上，金星同志朝滚滚的长河纵目眺望。在这仿佛从大陆一头滔滔滚向另一头的大河之上，他心中不由地萌生起一种遥远而模糊，却又引起庄严回响的东西。

他感到又有一个沉重的担子落到了自己的肩上。心想，这个地方也有要做的事情，就在这松花江的水面上，也有人过着被蹂躏的生活，苦苦盼望革命到来。阳光也应当照进这里。

春泽在操舵室忙着做开航的准备。他怀着激动的心情长长地拉响了汽笛， 这汽笛声总是叫人感到哀伤。 不管停泊在哪个码头，临起锚驶离港口的时候，总是有一缕哀伤象云雾一般袭上心头，而这“呜呜——”鸣叫的汽笛声更增添了人们的感伤。然而今天晚上的汽笛声却截然不同，它宛如从春泽充满激情的胸中发出来的心声。

事实上，春泽最近常到崔振国家去串门，详细地了解了金星同志是什么样的人。金星同志来吉林后组织了少年会，在机务段工人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民族主义的头子安默来到吉林后，由于金星同志象喷火一样激昂的讲话而丢了丑（春泽是这么听说的），整个吉林市的青年学生都开始团结在金星同志的周围。所有这些事实，都使春泽对金星同志无限敬佩。

春泽一想到这样的革命家搭乘自己开的船，心里就十分激动。

船开到江心，两边船舷下的轮子飞快地旋转，江水象开了锅似地卷着浪花，舔着船舷流去。船有力地劈开波浪逆流前进，浪头被尖尖的船头劈向两边，呈现出扇骨子一样的形状，远远地荡开去。船不断地鸣着汽笛，把江岸上一座座黑糊糊的峰峦抛向后面。春泽一点也没有自己的船正在江上航行的感觉，只觉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巨大力量正在冲开险恶的世界突飞猛进。就是这样，他还是很不放心，深怕船的震动会使金星同志感到不舒服，恨不得有一种办法能让船既不震动又无声响地滑行。

"春泽同志，你驾驶轮船有几年了？"

金星同志不知什么时候走进了操舵室，站在他的身旁，问道。

"五年，要是从当水手算起，已经超过十年了，我是从十一岁就开始在船上打杂的。"

"你家乡还有什么人？"

"有母亲和妹妹。"

"母亲过得很苦吧。"

金星同志本想问问他是不是每月都寄些钱给母亲，后来没有问。因为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个上面写着"寄给家乡母亲"后边没有填上钱数只点了几个虚点的小本子，难过得开不了口。

上游漂下了木排，数不尽的木排从船边擦过去。木排上的木棚里，闪着萤火一样微弱的光亮。有的木排，在货轮激起的浪涛里象跳舞似地晃荡着，有时也有黑糊糊的风帆忽地从船边滑过。

帆桅附近，几只夜鸟啼叫着飞来飞去。一刻也不停歇的生活笼罩着江面，春泽的货轮正是在这生活的激流中象龙马般地飞腾。

“春泽同志，从现在起，你也应该学习学习。”

金星同志把手搭在春泽的肩上，说道。

“学习什么？要学习革命？”

“对，这个时代的工人阶级，应当好好学习，弄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我也有这种想法，所以正准备去找您谈谈。”

春泽心头怦怦直跳，忽然紧张起来。嗵嗵嗵的马达声，水声……各种噪音都已消失，只有金星同志的话音清晰地钻进了他的耳朵。

金星同志首先就春泽他们应当从什么工作做起的问题，详细地谈了谈。他说，首先要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入手。不掌握这个真理，就不能认识这个社会有哪些矛盾，更不知道应当怎样解决这些矛盾，也不会懂得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跟今天的社会有什么不同。在革命中，工人阶级应当打先锋，所以要比谁都学得多，懂得多。……

“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懂得，这还能含胡？要是我能经常呆在会长同志身边，听这些话，做您叫做的事，就没有别的愿望了。”

“我们携起手来干，就等于常在一起。干革命的人，并没有非住在一起不可的道理。我再说一遍，你有文化，应该首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需要的书，以后由我给你们送来。你自己要先学好，然后带动船上的同事以及码头上的同事，让他们也一起学习。”

春泽的心情更加激动，觉得眼前雾濛濛的，似乎很模糊，又觉得亮堂堂的，似乎洒满了霞光。

“特别是你，不是固定在吉林一个码头上，而是经常载运货

物各处跑，所以还应当引导各个码头的工人学习。要把你所去的每一个码头的先进工人都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样，松花江两岸的所有工人才能团结成一个整体起来闹革命。干革命，人越多越好。我在崔成根大伯那儿，详细地了解过你的情况。从现在起， 你不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水手， 而要怀着革命者的骄傲，在码头工人和水手中成为骨干，带领他们开展斗争。”

“明白啦，我一定这样做，从今天起，我就要过新的生活。”春泽有力地回答着。

眼前出现了不夜城——吉林。春泽长长地拉响了汽笛，他不是只拉一次，而是断断续续地拉了好多次。此刻，他的心情不象是驾着货轮驶近码头，他觉得刚才听到的话好象渐渐膨胀起来，变成了一座革命的大山浮进吉林，江水哗哗地被劈开，货轮的马达声，象鼓声一样咚咚咚地响得更加欢快。

二

“喂，把船头掉过来，靠这边的栈桥！”

崔振国的父亲崔成根，在黑暗中把手圈成喇叭大声叫嚷着。

“你说什么？”

一个披着雨衣的黑影上身朝前倾着，在挂着绿色吊灯的船楼边，把手掌贴在耳轮上喊道。

“真是的，叫你往这边靠！”

崔成根在有几处木板脱落了的栈桥上一蹦一蹦地跑着，大声回答。

“那儿是浅滩——”

船上的黑影，这次拿起长篙指着下面。不知是因为天黑还是怎么的，连声音都听不大清楚。

“简直是个炕头艄公，这哪有什么浅滩， 你放心把船尾靠过来好啦。”

货舱里装满了货的大轮船，马达声更响了，接着两边船舷下面的轮子猛烈地打着水转开了。乌黑的船身缓缓地横过来，船头斜着向栈桥靠拢。

船舷上的黑影，拿起缆绳，喊：

“喂——”

“放心，扔吧。”

崔成根在栈桥尽头回应。呼——一条粗粗的缆绳在雾蒙蒙的夜空中划了一道曲线，啪嗒一声一头落在栈桥上。崔成根敏捷地抓住绳头往横里拉，然后拴在木桩上。这时，正在掌舵的春泽关了机器，腾地跳到栈桥上。接着，金星同志也跟着下了船。

“大伯，您来啦。”

“噢，这是你开的船，从光复村回来的吗?”

“是，才回来。”

这时候，金星同志走近崔成根，向他打招呼。

“咦，这是谁？你是上哪儿去的，怎么坐船回来了?”

“到光复村去了一趟，碰上春泽同志，就搭船回来了。大伯，您腿不方便，夜里还干活?”

“码头上的活，还讲什么白天黑夜。 刚才船主还来操了一阵心，说是春泽的船一到，要连夜把货都卸下来。”

“二百多吨高粱，一夜能卸完?”

春泽气忿忿地插了一句。

“可他硬是叫卸嘛，说明天就要装日本棉布到嫩江去……”

“哼，完啦。”

春泽朝水运事务所瞪了一眼，“呸”地吐了一口唾沫。

“大伯，您的腿怎么样？”

金星同志问崔成根。

“有啥怎样不怎样，还是老样子。现在哪里有法子能治好这残废的腿？”

“拖着这条腿，怎么能扛东西呀？”

“那也得扛，有啥法子？本想随便到什么地方去找个泥水匠的活干干，可是哪儿也没有活儿干。”

崔成根叹了一口气。

金星同志望着装了二百多吨货的黑黢黢的货轮，暗暗地叹了一口气。一想到崔成根要拖着残废的腿扛那么多东西——尽管不是他一个人扛——就禁不住心酸。这时，从远远的下游传来了拖着长长余音的小火轮的汽笛声。码头卸鱼场上散发出的鱼腥味，混杂在潮湿的夜的空气中，更给这个一向混浊的灰色码头增添了沉重的色彩。离码头不远的灯泡厂、制材厂和修船厂，好象还在开夜班，宛如疲惫的呼吸一样，若断若续的烟在昏暗的光亮中徐徐升起。货轮上，工人们正在掀防雨布。

“喂——春泽——把船再往里靠一靠——”

一个水手在船舷上喊。春泽又跑上船去，绞盘开始隆隆地旋转起来。水运事务所的大门不断地开开关关。紧靠卸鱼场的水手宿舍的院子里，事务所的监工正在尖着嗓门，声音刺耳地叫骂。

如同坟墓一样寂静的水手宿舍里，立刻亮起了灯光。

一群酒醉饭饱的阔人，从富春楼饭馆里涌出来，醉醺醺地大呼小叫。

把一支烟安在长长的烟嘴上叼在嘴里的船主，也从富春楼里走出来。

“喂，春泽，靠岸的时候小心点。”

船主喷着酒臭，喊道。

春泽装作没听见，转动着舵轮。

缆绳绷得紧紧的，湿漉漉的栈桥柱子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声响。货轮的水轮子猛烈地打着水，溅起了一阵水花。

“喂，叫你小心点。”

船主拿着烟嘴的手哆嗦着，嚷叫起来。春泽却不管他这一套，只顾瞅着斜着转过去的船头。机器一停，船又慢慢转回来，紧靠到栈桥上，好象用手贴上去似的，又准又稳。

“这家伙真神。”

崔成根故意大声嘟哝，好让船主听见，叫他知道知道春泽的本领。然后，熟练地支起跳板，丁当丁当地钉上一个两爪钉。

当酣睡的脚夫们被监工驱赶到码头上来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

象一瓣橘子似的月亮升到了龙潭山顶上，在夜雾中颤栗着。方才鸣汽笛的小火轮驶向另一头的栈桥。被汽笛声惊醒的水鸟，丢了伴侣，迎着朦胧的月光，向无垠的旷野飞去。

崔成根肩膀上扛着沉重的高粱米袋，一瘸一拐地从跳板上走下来。眼睛不由自主地老是盯着脚下。为了不踩着两爪钉，他绕过拐角踏上栈桥。可是栈桥掉了一块木板，很难下脚。这时身后已经有急促的呼吸声跟上来了，他斜着眼睛朝后一看，跳板上有两个人扛着沉重的米袋，站着喘气，催他快走。

崔成根很着急，连忙从缺木板的地方跳过去。霎时，僵硬的腿一阵剧痛，险些没有横滚下去。今晚才扛了五、六袋，就觉得特别吃力。

“那是什么脚夫，那个熊样！没吃干饭喝的稀粥吗？”

在栈桥尽头，船主把一条腿蹬在一根木桩上，叼着烟，大声喝叫。一只手里拿着铁勾勾，象偷食的夜猫一样滴溜溜转着眼珠子的监工，恶狠狠地盯着崔成根。崔成根感到脊梁骨上沁出了冷汗。

“该死的，要是被赶出去，又是白干一场。”

他不管怎样咬牙使劲，腿还是不住地摇晃。

“崔老头，叫你别干，怎么又在夜里跑来胡闹?”监工嚷嚷着。

崔成根来了火，很想顶他一句，但是气喘得说不出话来。他爬上坡道，离堆粮食的地方还很远，拖着僵硬的腿，淌着大滴的汗珠，艰难地迈动着脚步。

“大伯，给我。”

“哦?”

崔成根扭过被压着的脖子，看了一眼靠近身边来的身材魁伟的人，没想到是金星同志。

“怎么，你还没有回去?”

“让我扛。”

金星同志没怎么费力，就把高粱米袋扛到自己的肩上。

“别，别这样，这不是你们学生干的活， 我要是愿意叫你们干这种活，何必让我的振国上学呢!”

让金星同志扛米袋，崔成根觉得非常不安。紧追着想要拦他。

但是，金星同志一声不吭，扛着沉甸甸的米袋，倏倏倏地朝堆粮食的地方走去。

“您腿脚不方便，干这种活太苦了。 这都是因为国家沦亡，世道不平的缘故。我们青年人的责任很重啊。”

“咳，别说了。就是不这样，我看见你们，心里也踏实多啦。这些日子，不管多苦，我都不觉得吃力。”

金星同志默不作声地把米袋扛到高高的粮堆顶上放好，然后走下来，把崔成根肩膀上的破麻袋片放到自己的肩膀上。崔成根听了金星同志含义很深的话，打心眼里佩服，也就不想再拦他了。

高出甲板的货物下去了很多，跳板的一头已经放到舱底了，看上去象是伸进无底的深渊一样，令人头晕目眩。

工人们踏着这样陡的跳板，扛着高粱米袋，脚尖使着劲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只要脚一滑，就会掉到舱里去。 喝叫声， 叹气

声，累得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汗湿得发亮的脸……金星同志也夹在这些劳苦的群众中，扛着沉重的高粱米袋，一面小心地踩着跳板一步步地朝上走，一面还关照身前身后的人多加小心。他那汗津津的脸，在灯光照耀下闪着光。崔成根又跑上去拦他，可是他仍然径直走过去，把米袋放到堆粮食的地方，又同工人们一起踩着跳板走下货舱。

"他是谁？"

"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

"哦？那位先生的儿子怎么到这儿来扛货？好象还是个学生嘛……"

工人们窃窃私议。

因为金星同志在扛米袋，春泽也跟着下到货舱里扛了。

"请小心一点。"

"我不要紧，春泽同志，你可要小心。"

"这是我们经常干的活儿，走这种跳板跟走平地一样。"

真的，尽管春泽为了照顾金星同志，频频地朝他看，可走得还是飞快，就象在颤悠悠的跳板上轻快地跳舞似的。

活儿一直到天亮才干完。金星同志搀扶着崔成根走上码头的坡地。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大伯，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快回去，今天好好歇一天。"

金星同志在坡地上和崔成根道别之后，精神抖擞地朝着蒙蒙发亮的街上走去。

崔成根回到家，坐在廊台上点了一支烟。他的儿子、老伴儿都还睡着。屋里屋外寂然无声，只有沉睡中的儿子均匀的呼吸声从门缝里传出来。

崔成根心里热辣辣的。他想，我的儿子，我家里的人，都这样万事不顾地安心熟睡，可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情感，通宵达

旦替别人干那么吃力的活呢？在那笔陡的跳板上扛货的人，有谁会这样体贴我这个跛腿的崔成根！

崔成根连连眨巴着眼睛，抽了一口烟。

三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在城里慈惠医院当护士的邻居姑娘来找崔成根。这个身材矮小、眉目清秀的姑娘对崔成根说，医院的先生请他上医院去一趟。

“什么，我到医院去干啥？”

“先生请您一定去，好象是要给您看腿。”

“给我看腿？看我的腿干啥？要想赚医药费，得给有钱的人看病，给我这种人治腿，治得再好也弄不到钱。再说，我这腿是没法治的，你看，这么直挺挺的，能治好吗？”

姑娘咯咯地笑了一阵，说：

“能治不能治，我说不上。可先生就是要看看嘛。”

“看看又有啥用？”

“大伯，别这样，去吧。先生要我一定请您去一趟。”

崔成根无可奈何地随着姑娘到慈惠医院去了。

他一走进诊疗室，一个胖身材、秃头顶的医生立即站起来招呼：

“你就是崔成根老人？”

“哎，是啊。”

“辛苦了，快请坐。”

秃头医生朴承勋先让了坐，然后自己也坐到椅子上，掏出手

帕轻轻地摁了摁秃得光光的头顶，仔细地把崔成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你的腿什么时候受的伤？”

“去年弄折的。”

崔成根盯着露在朴承勋白罩褂口袋外面的象牙听诊器，回答道。

“是没把骨折治好，膝盖骨才发僵的吗？”

“是这么回事。”

“那么，请你起来走走看。”

崔成根从椅子上站起来，拖着僵直的腿，在诊疗室里转了一圈。朴承勋仔细地察看他走路的样子。然后，让他回到椅子上坐下，伸手将他的裤腿挽起来。接着，把崔成根的腿抬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抬起来，用手摁了摁，然后又拿起橡皮锤子把膝盖骨敲打了几下。

“请到那边去一下。”

朴承勋说着，先走出诊疗室。崔成根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他觉得事情越来越奇怪。首先想到的是医药费。他怎么也猜不出这个秃脑袋到底要拣他什么便宜。他被医生带到了治疗室。刚一进去，又进来一个年纪同朴承勋相仿的身强力壮的医生。那医生嘴上戴着口罩，后面还跟着一个女护士，同样也是长得结结实实的。这一回，那个后来的医生又拿橡皮锤子朝他的膝盖骨上敲了半天，然后同朴承勋咕噜了一阵。朴承勋点了点头，戴口罩的医生立刻就把崔成根的腿放到一个有手柄的木架子上，用针脚缝得密密的宽带子一道又一道地缠上，连胳膊都捆得不能动弹。

“哎，你们这是要干啥？”

崔成根瞪着两眼，轮番瞅着朴承勋和另一个医生。

“你先别问。”朴承勋站在那儿倒背着手说。

这工夫，戴口罩的医生已经把注射针“嗞”的一下扎进崔成根

的膝盖骨缝里去了。

“哎哟！”

崔成根被捆着的腿一哆嗦，大声叫痛。

“这是麻醉药。”

戴口罩的医生边说边把针拔出来，又往另一个部位上扎。崔成根又大叫一声，睁大眼睛一看，那个注射针大得吓人，针管就有煤油瓶那么大，里面装满了药水。

“还疼吗？”

朴承勋盯着一脸苦相的崔成根。说也怪，才打了五、六针，马上就不疼了。

“你们到底要干啥？”

“要给你治腿，你可要挺住。”

朴承勋说着，对另一个医生使了个眼色，便走出了治疗室。他刚出去，崔成根就感到浑身象散了架似地疼痛，不禁大声喊叫，想翻身坐起来，但医生用两条粗壮有力的胳膊紧紧地压住他，使他的腿不能活动，加上那个女护士又跑过来使劲摁住他的胸脯，所以他一点也动弹不得。

医生慢慢地摇动木架上的把子。一个象自行车脚踏板一样上下转动的东西开始转动起来，绑在上头的僵直的腿也跟着一屈一伸。那木架子把崔成根的腿象撅木条一样弯起来又拉直，拉直了又弯起，弄得膝盖骨象刀砍一样痛，骨头象碎裂似地嘎叭嘎叭响，痛得眼前火星乱飞。

“哎呀，你们要杀人咧，快松开！”

崔成根大声喊叫，眼里滚出大颗大颗的泪珠。那医生和护士，脸上罩着大口罩，连头都不回一下，继续摇着把子。口罩上边只有两对眼睛在闪亮，可是不论哪一对眼睛也看不出有一丁点怜悯的味道。

“快松开，你们要杀人还是怎么的！哎哟，还不松开！”

“你可真能叫嚷，上了岁数的老爷子还象小孩似地嚎叫?”医生嗔怪说。

“你来试试怎么样？哎哟，还不松开！哎哟……”

崔成根又气又恨，可着劲叫喊，震得整个医院嗡嗡直响。

“我的腿好好的，干吗要绑上去呀。嘿，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老爷子。”

医生挖苦地说。

崔成根痛昏了，医生的话一句也没听进耳朵里去。

在诊疗室里，朴承勋正在回想昨天晚上来访的那位与众不同的青年。那人说他是毓文中学的学生，先郑重其事地行了个礼，然后提出使朴成勋深受感动的请托：

“我知道先生是因为恨日本鬼子才来到吉林开医院，为独立运动出力的；也知道吉林的独立运动者们曾经得到过您很大的帮助。不过，我要跟先生谈的是，如果您愿意对朝鲜独立运动作出一些贡献的话，那么希望您首先要面向那些受剥削受压迫的、不幸的劳苦大众。诚然，国家沦陷以后，就没有未遭不幸的人，然而自己找到医院来要求治病的，尽管也是流亡在异国他乡，但总还是有饭吃的人。而经受亡国的厄运最严重的是工人和农民。他们不仅失掉了祖国，还被夺去了作坊和农田，没吃没穿，象路边的石子儿一样任人践踏，可是没有人去关心他们。我们不怕流血牺牲，决心光复祖国，是为了什么？不正是为了拯救这些占我们同胞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吗？他们的一切不幸不正是由于国家被侵占的缘故吗？正因为这样，所有的朝鲜人都起来为光复祖国而斗争，但是战斗得最英勇的还是这些工人和农民，也只有依靠这些人的力量，我们的祖国才能得到光复。先生，您要是真正为国家着想，为亡国而悲伤，渴望收复主权的话，那么就去关心他们，照顾他们吧。他们，怀里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因为没有钱只能流泪叹息；手脚溃烂了，连买一块膏药的钱都没有……”

那青年抬起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盯着医生，用感人肺腑的话语呼吁着，还把分散在吉林市内和周围农村的朝鲜工人和农民的悲惨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令人流泪。他也谈到拖着残废的腿，扛着沉重的货物，在危险的码头跳板上走上走下的崔成根。那青年说到这里，问医生说："作为同胞，难道真的没有力量，没有办法去帮助这些人吗？"医生听了这些话，心中不禁感到一阵刺痛。想着这些，朴承勋昨夜通宵没睡。那青年的话好象在鞭打着他这个生活目标不甚明确的人，也仿佛在严肃地质问他是不是真心爱国？医生不禁反躬自问：

"你为什么那样渴望国家独立？拯救那些工人和农民不正是争取独立的头一个目的吗？然而你有医术却不想去帮助他们，难道这是真心爱国？"

天亮的时候，他沉浸在要是再见到那位青年就会拉着青年的手使劲摇晃的兴奋之中。于是叫护士去把崔成根请了来。

没过多久，汗水淋淋的医生走进了诊疗室。

"怎样啦？"

"刚背到病房去了。"

"好。要特别精心地治一治，一定要把他的腿治好。"

朴承勋心满意足地点了一支烟。

遭了一场罪的崔成根，被抬到病房的床上就瘫倒了。他已经顾不上担心什么医药费，也没有力气再骂医生和护士了。

夜里打了一针麻醉药，睡了一觉，觉得好过一些。可是第二天又来了那么一下，简直要把他疼死，不过比起前一次来好受一些。

这样一连折腾了两天，他的膝盖就肿得象个吞了蛤蟆的蛇肚子。可是那医生和护士还是一个劲地把他的腿绑在架子上，天天不停地摇。

过了一个星期，不借助那个木架子腿也能弯曲了，肿也渐渐

消了。 崔成根这才发现了象梦幻一般的事实： 他的腿快要治好了，他不再是残废了。

第十天，朴承勋来看他。

“怎么样，现在可以随便走动了吧？”

朴承勋摸着崔成根的腿，问道。

“先生，可以随便走动啦，这个大恩，我死了也不会忘记的。”

“这哪是什么恩呀，我不过是听了学友会会长的托付， 替你治了治腿罢了。”

“学友会会长？”

“你不认得金亨稷先生的儿子吗？”

朴承勋也是最近听了念女子师范的女儿的话以后，才知道曾经来找过他的那位青年就是自己一向很尊敬的金亨稷 先 生 的 儿子。

“啊？是他，他把我送进了医院？”

崔成根象弹簧似地跳起来，直勾勾地盯着医生，眼泪扑簌簌地滚落在稀疏的胡须上。他深深地垂下了头，心想，我怎么一点也没想到啊？人老了就这样麻木？他实在想不出该怎么说才好，真想一下子冲出去，震天动地地高声呼唤金亨稷先生的名字。

“先生，金亨稷先生，谢谢您，谢谢您！先生在生前为拯救我们受苦受难的同胞费尽了心血；逝世以后，今天又把儿子送到我们身边，关怀我们穷苦的工人，真谢谢您哪！”

崔成根淌着眼泪，在心灵深处反复地低语着。

第　八　章

幸　福

一

盛夏。连日来阳光炙热，满街黄土飞扬，行道树沉重地垂下枝头，马车、黄包车、自行车和三轮车，在漫天的尘土中挣扎着向前奔跑。马车夫和黄包车夫，都是浑身湿漉漉的。北大街、粮米行、牛马行、河南街，越是大街越是拥挤。人行道上熙来攘往的人们都连连地摇着扇子，不少女人还撑起了阳伞。最热闹拥挤的是从熙春里到德胜街一带，那里早已开市，各色小贩在大声叫卖。德胜街一个角落里有个高个儿的年轻人，也许是在卖什么东西，摇着铃铛拼命地叫嚷，人们象屏风一样围着他看热闹。这头的一家馆子旁的胡同里也围着很多人，好象那里也有人叫卖什么。挑担子的小贩不时地高声喊叫着走过，他们挑的大筐子里装着蔬菜，还装着香瓜、山梨之类。卖香烟的孩子们也在拥挤不堪的街上奔走着大声叫卖：

“香烟，香烟，卖香烟啦……”

凄凉的叫卖声，向闹市传开去。

孩子们瘦骨嶙峋的肩胛上，淌着一串串的汗水。

生活，确实是残忍而顽梗的，它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它把人

们赶到街上，叫他们拥挤着奔跑、呐喊、流汗。尽管这是生活，而不是对某种罪恶的惩罚，但痛苦的担子却是如此沉重。究竟到什么时候，人们才能不在火炉一样的街上嗷嗷喊叫着伤心地去消耗精力呢！

烈日当空的中午，安默被释放了。李甲武、沈学、白乐振、崔活、李宣烨、李光镇等独立军干部，都到监狱门外等着迎接出狱的安默。这次获释的，除了安默还有不少人。

其实，前些日子已有几十个人出狱，今天又释放出这些人来，被捕的人等于是全部获释了。

安默瘦多了。漂亮的蝴蝶须早已无影无踪，黄黄的胡须把嘴唇整个盖没了，成了一部络腮胡子。脖子也变细了，被捕前穿的衬衣，领口都显得宽宽松松的。

然而，他接过李宣烨牧师递给他的巴拿马帽和扇子，从容地微微一笑：

“诸位在狱外费心劳神，辛苦了，我在狱中闲坐着，倒没吃什么苦。”

他摇着扇子声音低沉地说。

“毕竟是监狱嘛，监狱岂能同狱外相比。这些时候，我们在狱外的人，因为社会各界都在闹腾，也颇感兴奋哩。”

李甲武老人以从未有过的开朗的神色这样一说，大家都放声大笑。这位老人，在这热天里仍穿着夏布长袍和布袜，却一滴汗也没有。

他们穿过清乡局旁边的路，走上大街，走在一行人中间的李宣烨牧师，讲述着社会各界和学生团体开展运动的经过。

“总之，他的度量非同小可，他动员了别人的力量，捆住了两个政权的手脚，救出了被囚禁的人。”

“是啊，是两个政权。他使日本鬼子和张作霖政权都动弹不得，真不愧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

沈学老人接过李宣烨的话说。

白乐振也面带喜色， 一面倾听大家大声的谈话， 一面朝前走。这次金星同志发动要求释放安默的运动，白乐振比谁都感到高兴。金星同志尽管不喜欢安默的思想观点，但他挺身而出，组织要求释放的运动，营救民族主义运动者。对这一点，白乐振是十分感激涕零的。他觉得，作为搞社会主义的青年，首先这一点就和崔昆他们的做法不同。要是崔昆他们的话，对民族主义运动者们受到的任何损伤， 只会拍手称快， 决不会带头伸出救援的手。再说，那位青年开展释放运动，也是采取了象自己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根本无法想象的惊人的做法。想到度量如此宽宏、胸怀就象浩瀚的大海一样广阔的非凡人物正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时，白乐振就高兴得两眼汪满了泪水。

大家都来到李宣烨牧师的家，高大的客房的上下两间屋里都坐满了人。

李宣烨打开烟盒放在众人面前， 请大家抽烟。 前后门大开着，凉风吹了进来。李宣烨牧师的客房，摆设比较朴素。一边是书架，书架里都是洋装书和线装古书；另一边墙上挂着两个粗糙的镜框子，一个镜框里是赞美耶稣的画，另一个里面是退了颜色的静物画。正面墙上，挂着一张李宣烨牧师年轻时拍的照片，那下面放着一张小炕桌。

座中谈起了三府合并会议的情况。前一段时间，三府的代表经常碰头,会议有了不小的进展。尽管关于合并三府管辖的地区、合并军队、 合并各府的教育和财政等等问题都争议了好几天才决定，但有些问题则没经过什么大的波折就作出了决定。

“反正，困难是有的，会议取得了这些进展， 总算是万幸。现在安默先生出来了，理当使会议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展下去。”

李宣烨一面忙着递扇子，敬香烟，一面说。

“当然当然,大家同心同德,让会议迅速取得进展。 这回他们

再也不敢胡闹了。这次虽然经受了一些挫折，但是总算给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厉害，事情反倒好办啦。”

沈学老人兴致勃勃地接过了话碴儿。大家都热烈地交谈起来，甚至李甲武老人也怀着对安默在今后的会议上将起很大作用的期待，心满意足地倾听着房里的谈话。

安默却一声不响地坐着只顾扇扇子。他那油亮的前额现在刻上了几道细细的皱纹，略呈灰色的眼珠罩上了沉重的阴影。他透过打开的窗户瞩望着碧蓝的天空，没拿扇子的手拿着手帕，不时地擦脑门。

“请抽烟。”

“哦……”

他只漫应了白乐振一声。

他——安默，仿佛只剩下一具躯壳。

这次坐牢，对安默来说，并不是单纯的坐牢，而是对自己的独立运动作深刻反省的过程。关进监狱以后，他一直在想金星同志提出的质问。因为答复不了而停止了演说，固然是令人气塞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自己为什么做不出答复，一想到自己山穷水尽的样子，就禁不住浑身发颤。他想，说到底，自己的那条所谓路线，不过是集矛盾之大成，却披着漂亮的外衣。靠着诡辩的力量把它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连自己都为之陶醉，但是如果哗啦一下剥开来看看，那里面所有的只不过是不合道理的信念的挣扎而已。不，那只是一个孑立在没有一块基石的空地上四只角对不上榫头的房架子。是的，四角不齐，没有基石。不然，为什么一句也答不上而只能中断演说呢？具体地说，在朝鲜，引进外国资本来振兴产业，是可能的吗？在日本鬼子完全垄断了政治和经济的情况下，这怎么可能呢？搞精神修养能培养出实力吗？教育也是一样，在日本鬼子挥舞着刀枪，全面推行奴化教育的情况下，怎么会有具有朝鲜人的精神的民族教育，怎能进行精神修养呢？此

外，美国的发展史，难道不是充满血腥味的历史吗？纵然一再掩饰，还能掩盖得了美国的繁荣是靠灭绝印地安人种而带来的这一事实？我们哀叹国家被日本鬼子吞并，却又亲口赞美灭绝了印地安人的美国，青年们听了能不愤慨吗？尽管这一切是多么苦涩，多么令人作呕，但却都是确凿的事实。我能对那些质问回答什么？就是打我骂我，我不是也无话可说？这么说，我真的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路线了？不，我不是不抵抗主义，然而说我是不抵抗主义，我也没有理由可以反驳呀！

安默觉得自己非常讨厌。他生平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不稂不莠的东西。

在牢狱里，他对金星同志想得很多。他已经知道金星同志为争取释放他发动了大规模的斗争，整个社会都在这场斗争的影响下，象水烧开了似地沸腾着。

安默想，那位青年人确实是令人钦佩的人物，确实是一个具有能把你一会儿抛向遥远的迷宫，一会儿又拉回原地的无所不能的神通和权威的人物。尤其听说他是平壤万景台金亨稷先生的儿子的时候，安默就更加惊讶，感受到一种戳心刺肺般的强烈的冲击。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安默在平壤的一个大会场里滔滔不绝地大谈其依赖外来势力的时候，受到了身穿土布长袍跳上讲台的金亨稷先生所给予的终生难忘的打击。那位热血斗士大声疾呼地说，依赖外来势力是亡国的道路！转瞬之间就推翻了他安默的演说。偌大的会场顿时一片欢腾，对金亨稷先生的烈火般的讲话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当时，安默他是多么狼狈啊！他还没有听完反驳的讲话，就抓起风衣和文明棍，逃出了会场。走到外面的时候，发现自己已是汗流浃背了。

当时的情景，犹如刀刻一般，至今记忆犹新。而今天，又遭到他的儿子的沉重打击。安默直觉得有一股无可名状的滔滔巨流

伴随着岁月奔腾而来，不停地拍打着他，冲击着他。这里的确有一股崇高的汹涌着的精神的洪流，有着令人五体投地的磅礴的朝鲜的气概，新的气概。安默心想，现在我算什么呢？不过是一道长满苔藓的石垣——被凄凉的晚风吹拂着的石垣。不管怎样挣扎，我只不过是这种东西，再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现在，我要走的路已经走完了。看，不是已经日薄西山，残照微弱了吗！

由于这种苦闷，安默在狱中也竭力挣扎过，甚至饿过几顿饭。如果同牢的独立运动者为他的健康担心，他就长叹一声说："干吗要这样爱惜这个壮身板呢？"因为经历了这样的精神苦闷，所以他的身体自然瘦得象个空壳子了。

此刻，安默坐在这里，心中仍然怀着狱中经历的苦闷，根本听不见坐在面前的人们说的话。他只是把惆怅的目光投向窗外的蓝天，独自追溯自己那已经逝去的生涯。

放学以后，金星同志带着同学们来到了图书室。在这依然热不可当的图书室里，开始了整理图书的工作。最近，金星同志负起了管理图书室的责任。他担负这项工作，是另有意图的。那就是要通过这个图书室，把毓文中学的全体学生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洪流里去。

"崔振国同学，你到这边来，把这书皮撕掉。李同学，你到走廊那面去望风，看看有没有人来。王希东确实走了吗？"

金星同志环顾着同学们说。有个学生回答，方才王希东确实下班了。

"那就开始撕书皮吧，因为要换上别的封面嘛。——等一等，得有人到工友那儿去一趟，我已经托他打些浆糊，不知打好了没有。"

"我去。"

一个大个子同学穿过走廊走了。另一个同学站在走廊的玻璃

窗前紧盯着教员室那一面。金星同志随即走到一个角落里，要同学们把空出来的书架都搬到紧靠走廊的玻璃窗那边去。

“要把这扇玻璃窗堵死， 好叫走廊上的人看不见……图书室简直象个市场，在外面可以随便往里看，又可以随便进来乱吵。往后图书室不能再这么搞了。来，使劲抬！”

金星同志用肩膀抵住高得碰到天棚的书架的一头，用力抬了起来，另一头也被同学们抬了起来。高大的书架摇摇晃晃地朝走廊的窗子边上靠过去。

“好，放下……”

由于用力，金星同志脸涨得通红。另一头的同学大喊脚被压住了。

“抬起来，快把脚抽出来，好啦。 这个书架干吗做得这样笨重，玻璃门也没必要嘛。”

“这都是瘤角子的万年大计呀。”

听见这话，同学们都哄然大笑起来。瘤角子是管理学校财务的总务，他的下巴上有一个小瘤，所以管他叫瘤角子。他添置学校的设备用品，从不吝惜钱。他说，学校的设备用品都是将来要传给子孙后代的，所以，就是买一件小东西，也应当买上等货。有一次，校长要他把自己坐的椅子拿出去修一修，可是他把那张修好了的给了别人，却另外买来一张能转动的安乐椅。

“咦？要是开支超过了预算，你打算把衣服脱下来垫上？”

校长睁圆了眼睛，问道。

“把别的款项挪用一下，这是万年大计嘛。”

校长无可奈何，只好呵呵地笑了。从此，“瘤角子的万年大计”这句话，就在学生中流传开了。

当金星同志带领同学搬书架，堆放书籍的时候，崔振国坐在另一头嚓嚓地扯书皮。这里有几十本书是金星同志昨天到书店去偷偷买来的马列主义书籍。《反杜林论》、《土地问题》、《资本

论》、《哲学的贫困》、《国家与革命》，等等，凡是书店里有的，都买来了。

“这也是万年大计嘛，买书可不能舍不得花钱呀！”

看了购书单子，连瘤角子也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崔振国在旁边立刻怂恿地说。

“对，对。”

瘤角子一面拿钱，一面兴致勃勃地笑了。

这些书就是这样买来的，现在要给这些书另换封面。

刚才去取浆糊的同学，端着一小盆滚烫的浆糊跑了进来：

“嘿，那个工友要替我们端到这儿来，我好不容易才抢过来。”

“工友知道了不要紧，已经跟他说通了。”

“是吗？”

拿浆糊来的同学，呼呼地吹着手指头直咋呼。

“快把要贴在这上头的那些书皮扯下来。这是什么玩意儿，放在这儿？”

崔振国把一个碰到他腰眼子的板条子扔到一边，还伸出舌头舔了舔上嘴唇。这是他高兴时候的习惯动作。所以，他的嘴唇常常是象涂了蜂蜜似的油亮湿润。

“给，把这些拆下来，做它的封面。”

金星同志从那边挑出一些书扔了过来。这些书是《长恨梦》、《长叹》、《世界博览记》之类，同学们一本本接过来，拆下封面。崔振国再用这些书皮去包新书。浆糊还没凉，他把嘴圆圆地圈成个鲫鱼嘴，呼呼地吹着气，将封面朝新书上贴。

“哎，王希东来啦。”

在走廊上望风的同学跑到窗口，把两手圈成喇叭状，贴在嘴上，朝里边喊。

“什么，王希东？不是下班了吗，怎么又回来啦？”

贴封面的同学都瞪大了眼睛站起来。要是让王希东看见了，可不是玩的。

“不是不是，嘿嘿嘿，不是姓王的，是大个子英文老师。瞧，瞧，他进学监室去了，不往这儿来啦，嘿嘿嘿。”

“这家伙，连眼睛都是糊涂的。”

崔振国这样一嘟噜，把大家都逗笑了。

“哎呀，干吗把图书室拆啦，啊？”

那个望风的同学，这回真该被骂成糊涂虫了。方才他只顾看英文老师走进学监室，却没看到从身后走来的瘤角子。瘤角子从还没有堵严实的走廊窗口把那长着瘤子的下巴颏伸了进来，也许是怕弄坏什么东西吧，他用惊惧的眼睛东张西望了一阵。

“没什么可看的，把书重排一下。”

金星同志挺起宽大的胸膛挡在前面，然后把手背过去，暗示崔振国他们绝不要让他看见那些拆下来的书皮。要是拆下来的书皮叫瘤角子看见，那就坏事了。且不说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就是随便拆了学校图书的封面，也够他当作严重问题来处理了。

“我真不懂你们在搞什么鬼。反正，我看你是个有神通的人。”

“什么神通不神通？您快闪开点吧。——来， 把那个书架抬到这儿来。”

话音刚落，同学们就“嗨哟嗨哟”喊着号子，抬起了书架。

“可别打碎什么呀！”

“我们又不傻，怎么会打碎东西？”

“那可说不定，都那么愣愣冲冲的，兴许会把什么东西踩断摔碎了。”

这一说，同学们又是一阵大笑，瘤角子咧开嘴笑着走了。

同学们搬了一阵，终于把图书室整理好了。用一排大书架把靠走廊的玻璃窗一堵，图书室就更显得幽雅清静。那些没有安玻

璃门的小书架，都放满了书，一溜儿排在靠里边的地方，马列主义书籍，则都整齐地插在最里头的书架上。

"好啦，都出去吧。"

金星同志带着同学们走出图书室。他锁好门，把钥匙放进学生服的口袋里。

"从现在起，不准再随便进图书室去了。借书还书， 放学以后在这个小窗口办理……怎么样，这样建立秩序好不好?"

同学们表示同意，都怀着在校内搞起一个大武器库的满意心情，走出了校园。白天那么烫人的酷热早已消失，一股凉意围绕着人们。

二

这一天，金星同志寄居的人家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早晨，申东浩上学以后，凤淑妈收到一封信和一份电报。信和电报都说，她娘家将举家迁到吉林来。信是动身前寄的，电报是旅途中在车上打的，说是今天下午到达。凤淑妈惊得怔住了，前些时虽已接到娘家谈及生意破产、生活艰难的信，但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原以为即使酿酒厂倒闭了，家里还有一点地，能对付着过日子，便没怎么放在心上。她跟弟弟东浩嘀咕了几次，催他写回信，弟弟不听，她也就算了。后来，连她自己也把娘家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凤淑妈两手哆哆嗦嗦地换了衣服，然后坐到小镜子前面匆匆地拢了拢头发。由于艰难生活的折磨，眼角上又比去年多添了几道细细的皱纹。"我的颧骨怎么象男人似地凸起这么高呢！"一股

悲凉的感情象潮水一样涌上了她的心头。“我已经落到这个地步，娘家又破了产，他们搬到这儿来怎么个过法？我又怎样服侍那年老的爹妈？”想到这儿，她不由地用衣袖擦起眼泪来。

她先到学校去找东浩。申东浩来到校门外面，听了她的话之后，也许是觉得气闷，颓然倚在校门柱子上一声不响。

“这是怎么回事？要搬，也得先来看看情况再搬嘛， 哪有那么一大家子一下子就搬来的道理。”

“管他呢，看他们来这儿怎么过日子……”

申东浩气冲冲地嚷道，不过他的眼里也噙着泪水。

凤淑妈装作没看见，背对着东浩，坐在草地上，心神不定地揪着草叶子。姐弟俩好半天没说话。松花江上孤独的风帆，显得格外凄凉。

凤淑妈觉得人世间太无情了。

“姐姐，你回去吧。到时候我从学校直接到车站去。”

凤淑妈默默地站起身来。申东浩觉得姐姐的神情很可怜，虽然一直住在姐姐家，可从来还没有看见过姐姐如此凄惶的背影。

“在妈妈和爸爸面前，你可绝对不能露出为难的神态。 他们到吉林来，指望的是谁？要是只有我这一个快要讨饭的女儿，他们是不会来的；他们来，是把你当成家里的顶梁柱。要是你哥哥还在，该是他来做顶梁柱……”

申东浩的哥哥，两年前害肺病死了。 所以， 正如凤淑妈说的，申东浩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了。

凤淑妈顺着学校前面的坡路匆匆走了。申东浩的脚象是粘在地上似的，一动也不动。他觉得原先以为是模模糊糊表面上感觉不到的，与自己毫无关系，可以任其自流的生活，突然带着黑漆漆的颜色直逼到面前来了。“我是来找你的，你要怎样，是你的自由。”那黑漆漆的东西好象在作这样的宣告。 申东浩无力地垂下头，走进了校园。

当天下午，申东浩和姐姐站在阳光炙人的站台上等火车。没等多久，火车就鸣着汽笛进了站。申东浩和凤淑妈的心都象震动的路轨似地猛跳起来。

火车一停， 车厢里就涌出了大批旅客。 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这样络绎不绝地涌到吉林这个城市来。每节车厢的车梯口都有人往外涌。

“姐，来啦，那儿，倒数第三节车厢。”

申东浩把帽子攥在手里飞跑。凤淑妈一看，穿了一身素服的弟媳和那个在酒厂当过总务的人，正扶着头戴巴拿马帽的爸爸从车梯上走下来。凤淑妈急忙分开人群朝前跑，跑得脚下生风，象是脚不沾地地飞了起来，她觉得擦身而过的人群仿佛是汹涌的波涛奔腾而去。

“爸爸！”

凤淑妈跑到爸爸面前，两手把着爸爸的双臂，叫道。

“哦，哦。”

爸爸伸出发颤的手，抚摸着女儿的脊背，微微抖动着胡须很长的下颏。

“都好吗？”

“我们都好。可这么猛孤丁的，是怎么回事啊？”

“这还有啥可问的，凤淑爸活着的时候， 我就常说要搬到这儿来过日子嘛。”

在另一头，申东浩拥抱着母亲站在那儿。头上披了白霜的母亲，抚摸着儿子胖乎乎的脸颊，掉着眼泪。

“妈，别哭啦。”

“嗯，不哭。 你还不知道家里遭了什么灾才变成了乞丐逃到这儿来呐！”

这时，女儿又跑来扑到母亲身上。在父亲面前，凤淑妈没有哭， 可是一投到母亲的怀里， 对死去的丈夫的思念同时涌上心

头，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她的弟媳，也由于想起了死去的丈夫和家境的衰败，根本顾不得和别人打招呼，就孤独地站在一旁，用手绢捂住脸哭开了。弟媳的一对六岁的孪生子，拉着妈妈的裙子，惊奇地望着哭泣的奶奶。

“孩子，你看好行李。”

留着小平头的酒厂总务，接连不断地把东西从车厢里搬下来，并且叮嘱那个站在行李旁边比孪生子大一点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呆呆地看着大人们哭泣。不一会儿，申东浩也跳上了车。

“大叔可真辛苦啦。这也是咱们的行李吗？”

“对啦。——我有什么辛苦的，要不是你父亲老糊涂了，我是不会跟到这儿来的。”

申东浩和总务上上下下好几次，把东西都搬完了，这才把两个双胞胎侄子一把抱了起来：

“仁童，吃了苦吧？”

孩子没有回答，只是咧着嘴笑。

“善童，你也吃了苦吧？”

善童也没有回答，同样咧着嘴笑。

“你们这两个双胞胎，笑也笑得一样。”

申东浩呵呵地笑道。凤淑妈过来把善童抱了过去。

不一会儿，大家把东西扛的扛顶的顶，离开了站台。走出车站，凤淑妈就叫了马车，既装行李又坐人。她跟母亲并排坐在一辆车上。

“在这个穷地方，你们是怎么过的呀？”

“怎么过的？就是这么过的。您干吗一来就操这份心呀？”

“咱们的家业，叫日本鬼子糟害尽了，不过，要不是你爸爸那股子倔劲，我们也不会上这儿来。哎哟，是不是什么东西断了？”

“是车轮子压着石头了。”

“这玩意儿，坐垫怪松软的，可还是颠得厉害。 坐这一趟得多少钱？”

“不多。”

“那也得省着花呀。家有多远，要坐这玩意儿？ 腿脚都好好的，走回去还能瞧瞧风景哩。”

“妈，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爱说话。”

凤淑妈握着母亲皱皱巴巴的手，笑了。这时，坐在前头的父亲申锡根老人象轰雷似地吼起来：

“那是什么房子，不是日本鬼子的警察署吗？”

“爸，您喊什么呀？”

“那是不是日本鬼子的警察署？”

申锡根老人用手杖指着，又大嚷了一声。

“爸，那是领事馆。”

“领事馆？房檐下边嵌着菊花纹章， 不是鬼子的警察署吗？”

“是日本领事馆，其实，跟警察署差不多。”

“那么说，这帮鬼子还跑到这儿来了？ 那个在院子里晃荡的家伙不就是日本蛮子吗？”

“日本领事馆嘛，不是日本鬼子，还能是别的人？”

“哼，可恶！日本蛮子怎么有这么多的崽子， 处处碍我们的脚！”

申锡根气忿地喊了一声，就紧紧地闭起嘴，朝街上凝视。

一提起日本鬼子，申锡根就恨得咬牙切齿。他本来不仅有一个酿酒厂，还置了一些地，积了一笔不少的现款。在他的家乡，可算是一个腰杆挺粗的财主。可是，自从日本鬼子的资本大量涌进以后，只几年的工夫，他就栽了筋斗，丧失了颇为殷实的资财，滚到败落的路上去了。

这个时期，朝鲜的中小企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资本渗透和外

国商品的竞争中弄得焦头烂额，还有过重的税款也弄得它们狼狈不堪。

申锡根老人的遭遇就是这样。酒的销售量越来越少，而各种税款则越来越多。结果，头一年不得不把存在殖产银行的款子取出来纳税；第二年，又不得不卖地纳税。这样反复了几年，他的财产也差不多耗尽了。

到了这个地步，申锡根当然恨得咬牙切齿，于是打定主意立即迁居吉林。他把所剩无几的田地和酿酒厂的设备一股脑儿卖掉了。邻居劝他，就是靠剩下的家产勉强糊口，也该考虑将来让自己的老骨头埋在家乡的土地上。但是，生性倔强的申锡根，断然拒绝了这些劝告，一心只想躲开日本鬼子，便动身到女儿和儿子住着的地方来。

傍晚，金星同志回来一看，他寄居的人家来了好些人，非常热闹。申锡根老人喝了女儿买来的酒，早已酩酊大醉，躺在炕上呼噜呼噜地打鼾。人们都坐在廊台上听那酿酒厂的总务讲述申锡根破产的经过。屋里坐满了邻居妇女，申东浩的母亲嘴里叼着长烟袋，正在夸耀她的儿媳妇心地好。这位爱唠叨的母亲，把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讲得象蚕儿吐丝一样有条不紊、连绵不断，妇女们都听得入迷。

稍后，申东浩走进院子。这一天工夫，他的脸都晒黑了。他走到廊台前，手叉在腰间，一句话也不说。

"你该受苦了。"

坐在廊台上的人们瞅着申东浩，说道。

"什么受苦不受苦，反正总能活下去。"

"呵呵呵，活，当然能活下去， 可是在这个人地生疏的穷地方，要养活这么多家口，该多难哪。"

申东浩一声不响，轻轻地走到厨房门附近。他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走出大门。

不一会儿，金星同志也来到大门外。他看见申东浩正坐在劈柴堆上抽泣。

“你怎么哭了?”

金星同志走近申东浩，问道。申东浩却只顾用手帕拭泪，没有回答，隔了一会才说:

“我得离开吉林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能把我的抱负埋葬在这种痛苦之中呢!”

申东浩霍地站起身来。金星同志瞅了他好一会儿，直望得他局促不安起来。

“申同学，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谈谈。”

金星同志拉起申东浩的胳膊，走进通向碾米厂的小胡同。申东浩不时地叹着气。金星同志引着他走过碾米厂的仓库，来到了体育场。

“就坐在这儿吧。”

金星同志先坐到长条凳子上，申东浩跟着坐在他的身边。

“申同学，你说你要走，要去哪儿?”

“不管哪儿，反正得走。 父亲和母亲也会希望我这个当儿子的能得到成功，总不会希望我在这儿烂掉吧?”

“申同学，你说的成功指的是什么? 是说写诗吗?”

“…………”

“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志愿? 那天夜里， 你不是说下决心要干革命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你对你所碰到的现实，想得不对头啊。现在，你不是从你们家的遭遇中痛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经受的苦难了吗? 你的家属，怎么会被那破产的命运赶到这个地方来? 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哪会有这样的悲剧? 难道你在这场悲剧面前泄了气，打算躲开它逃走?”

“…………”

“申同学，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自己想过没有：我是朝鲜青年，是在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受践踏的两千万同胞当中的一个。你有没有深刻地、真正深刻地想过这一点？”

申东浩又拿起手帕擦眼泪。

“我是真心实意地跟你谈的。过去，我一直劝告你，可是我看，你对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深入地思考过。前几天晚上，你说你下决心要干革命了，这话，也象是没有经过深刻的考虑。所以，我才说这番话。”

申东浩越发低下头，擦着眼泪。

“朝鲜青年没有权利从革命的道路上后退，要认清我们是为了干革命而诞生的。我并不责备你写诗。要是在现实生活中站稳脚跟，抱着革命的理想去写诗，那该多好！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唤起被压迫阶级并鼓舞这个阶级的队伍奋勇前进的那种诗。那在流血的时候，在倒下去的时候唱的歌，那在重新站起来冲向敌人的时候唱的歌，只有这样的歌，才会变成使千百万人激动的，象刀枪一样消灭敌人的力量。想想看，敌人正在向我们开枪，蹂躏我们，饿死我们，践踏我们的生活和财富，把我们的一切都抢光，难道你就不想宁可自己粉身碎骨也要同这些不共戴天的仇敌战斗，而要躲开它逃跑吗？东浩同学，你说说看，怎么不说话呀？”

申东浩再也抑制不住了，终于哭出声来。

三

第二天，金星同志迁居了。凤淑妈又是出去找房子，又是搬东西，忙了好一阵。她几次三番说，让金星同志搬到别的人家去

住，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天很晚的时候， 金星同志才从学校回来， 走进了新搬的人家。

“哎哟，才回来？快进来吧。 白天我就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可这会儿还是这个样子。”

房东老奶奶用抹布擦着糊了油纸的炕，说道。

“老奶奶，往后要麻烦您啦。”

“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听我说……”老奶奶停住手，飞快地瞥了金星同志一眼。

“什么事？”

“这间屋子，你父亲曾经住过两天。 因为是这样一间屋子，我才让你来住的。想念你父亲的时候，我好看看你的脸，懂吗？”

老奶奶用戴着铜指环的手轻轻拍着炕，说道。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在搬到抚松去以前，你父亲到吉林来， 就在这屋里住过两天，是我家大儿子请他来住的。我家大儿子参加了独立军，现在在辉南一带活动，打枪是这个。”

老奶奶说着，翘起了大拇指。

金星同志呵呵地笑了。一想到将要住在父亲住过的房间里，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并且觉得这位淳朴的老奶奶也很叫人喜欢。

“你父亲真会说话，他让我坐着，跟我谈了一夜。 他替我们家的苦日子操心，说是国家光复了，我们这样的人家理当最先分到土地，过上好日子。他还说什么来着，听起来挺新鲜的，说朝鲜独立了，就该换成这样一个世界：象豆腐一样把地切开分给大家种。我们家的人听了这话可高兴啦，说是等换成那么个世界，就要使出劲儿种地。你父亲还要我长寿，好亲眼看到朝鲜独立。唉！现在我这个老太婆还活着，他那么个贵人倒先走了。世上的

事，怎么这样不公道啊！”

“老奶奶，给我，我来擦。”

“好，你自个儿擦吧。”

老奶奶把抹布推过来，撩起裙角擦眼泪。

“老奶奶，您多大岁数啦？”

“我的岁数早已活到别人头上去了。”

“您真地应当长寿，看到朝鲜独立。”

“可不，是得看看。”

老奶奶立刻站起来，把装满了书的行李嗖地拎起来搁到炕角上。力气可真不小。她说要亲眼看到朝鲜独立，恐怕并不是一句空话。

听说金星同志搬了住处，蔡京兄妹立刻赶来了。崔振国和崔基俊随后也来了。基俊告诉金星同志今晚的会已经准备好了。金星同志打算在今晚的会上成立反帝青年同盟。

这几个青年，这个说房间太小，那个说天棚太低，议论纷纷。蔡京还问金星同志，搬到他家去怎么样。

“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这房子有什么不好，要搬到你家去？”

然而蔡京还是心神不定地打转转。京珠也房里房外到处看，然后贴在她哥哥耳朵上嘀咕了些什么。哥哥一点头，她就立刻跑了出去，没隔多久，顶着一个大书柜回来。

“哦，这是什么？”

“把书装在这里面吧。”

“呵呵，这么说，我早就该换个住处了。”

金星同志说着笑了。

崔振国和基俊则在打扫廊台和院子。

金星同志出了屋，走进房东住的屋子。房东全家正聚在一起谈论金亨稷先生，脸上都乐开了花。金星同志一进去，老奶奶就

拉住他的手，给他让座。坐在这间屋里的是三代妇女：老奶奶和她的儿媳妇、孙媳妇，儿媳妇也已经头发花白了。这家的三代男人，都在独立军中作过战，爷爷在刘麟锡部队里作战时牺牲了，儿子和孙子现在还在辉南一带独立军某中队。这一家还有好些个小孩子。金星同志把他们一个个拉过来，问他们几岁，叫什么名字。孩子们推推搡搡的，朝金星同志膝盖上爬。

“都是些大将材料，你们也想瞄着日本鬼子打枪吗？”

金星同志一问，就有个孩子伸直手指头， 贴在眼睛上“嗒嗒嗒”地学起放机枪的样子，逗得大人们都笑了。

蔡京兄妹把书柜抬到屋里，开始往里边装书。

“哥哥，你看，每一页都做了记号。”

京珠唯恐金星同志回来，不住地瞟着门外。

“你知道吗？他学习可专心哩。”

“马克思和列宁准也是这样学习的吧？”

“可不，他们一定也是这样学习的。 哪有人能不费力地通过探索真理的道路呢？”

蔡京兄妹理好书，打扫了房间，又把桌子抬到角落里放好。

这天夜里，金星同志在松花江边为机务段的青年们建立反帝青年同盟，很晚才进城。因为建立了工人的第一个组织，他怀着十分满意的心情在寂静的街道上走着。忽然，他想起了申东浩。今天傍黑的时候，凤淑妈碰见金星同志，说东浩今天没有上学，趴在父亲房间里哭了一整天。 金星同志想起这件事， 便停下脚步，朝申东浩家那边眺望，隔了一会儿，才又移步向前。

他刚回到住处，房东老奶奶还没有睡觉，见他来了，便打开房门走出来，交给他一封信：

“方才白乐振先生带着这封信来，要我交给你， 说是你母亲寄来的……”

“谢谢，老奶奶。”

金星同志走进屋里，坐在炕桌前拆开信。看到母亲的笔迹，不知怎的，心里很不平静，禁不住激动起来。

来这儿办事的朴杨淑说要经过吉林到长春去，趁她的便捎这封信给你。近来你身体好不好？工作顺利吗？我很挂念。我常常眺望着吉林那边的天空，要是那边有低沉的乌云，我心里就觉得挺沉重。家里都平安，详细情况朴杨淑会告诉你的。我很健康，哲柱、英柱也都很好。哲柱成天跟他的伙伴们东奔西走，忙着做新日少年同盟的工作。有时候也把伙伴们带到家里来，或者开会，或者写宣传稿，夜里又同伙伴们一起不知上什么地方去。你走后，英柱也长高长结实了。他老喊着想大哥，常常跑到院子边上问吉林在哪个方向。近来他也在做组织上交给他的联络工作，做得蛮不错。他现在很象你在万景台和江东时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

前些日子万景台有消息来，说祖父和祖母都平安。可是去年是个大灾年，加上地主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搜刮得更凶，今年的口粮怕要更紧了。说是今年夏天你爷爷和二叔常常吃不上午饭，脸色焦黄地去锄草。他们都很担心，因为今年干旱，害怕又跟去年一样没收成。每当听到这种消息，我的心就象撕裂一样疼痛，恨不得早些回万景台去侍奉两位老人家，我要是回去照料照料，兴许会减轻一点两位老人家的负担。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打算啊！不是应当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吗？你从华成义塾回来，组织少年同盟的时候，不是叫我组织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吗？你知道那时候我是多么高兴地把你的话刻在心里。一个继承父亲的遗志走上革命道路的儿子，拉着妈妈的手，引她走同一条路，这是多么好，多么令人自豪的事啊！世界上令人自豪的事情再多，还能有比这更值得自豪的吗？所以，我下定决心要照你的话去做。你走后，我马上开始了工作，昨晚，成立了有二十五名妇女

参加的妇女会。会长、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也都选出来了，还搞了个会员名单。然后大家鼓掌，散了会。来开会的妇女，一个个都很高兴，激动得不知怎么是好。可是，我们不过是才迈出艰难行程的第一步啊。

其实，我今天给你写信，就是为这个妇女会的问题。妇女会成立倒是成立了，该从什么工作做起，怎样做，我就不知道了。你叔叔说应该一股劲地扩大组织；哲柱却说，那好是好，不过首先应该让会员们开展解放妇女的宣传工作。他们将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提出来了。

依我看，现在，领导组织的力量还小，一股劲地发展会员，是有些困难的。要是照哲柱的话，让那些水平低的会员们去搞宣传工作，也有困难。所以，我才急忙给你写信。总觉得只有得到你的帮助，才能把工作开展下去。我想，不管怎样，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肩膀肩起我自己组织的妇女会来帮助你干革命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前面已经说过，现在，我怎么能只做为一个家庭的儿媳妇或妈妈来过活呢！我的心虽然只是女人的心，可是难道我是个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生活的人吗？在你们面前，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我怎么能忘记你的父亲埋在这寒风凛冽的异国土地上呢？你知道我一天几次凝望着向阳村的山坡想些什么吗？

金星同志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然后用手捂住信纸，陷入了沉思。过了半天，他又继续往下看信：

我不是一个因为心里有泪就想悲伤地度过这一生的人。我已经懂得了人应当怎样生活，还能有什么悲伤呢。我跟你父亲学到了人要活得有人的价值这样一个崇高的精神和思想。你父亲在世时我还没弄明白的话，现在都明白了，有了深刻的认识了。我看，人

站得越高，头脑也越清楚，眼界也越开阔。我认识到的道理是，不管是谁，只有站到高处，为着大事业奋斗终身，才算活得有人的价值。你父亲的一生，使我认识到了这个真理。革命是多么崇高的高地呀。建立在那上面的精神和思想怎会不清白干净呢？

由于认识到这一点，我自己都感到自豪，感到幸福。要是人人都能这样，朝鲜的独立将会多么快地实现呀。往后，我要耐心地为革命学习了，要耐心地跟你学了。你知道你妈说这个话，心里有多高兴吗？我还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近来虽然一直在看哲柱带来的《共产主义读本》和别的一些书，可是光读这些怎能全部懂得我应该做的事呢？我总是想起你父亲讲给我听的朴素易懂的话。

你无论如何要努力学习，不要辜负父亲的期望。要牢记着你是朝鲜的儿子，遇到困难不要灰心，遇到艰险不要屈服，要坚强地朝前走。

穷真是个冤家，我无力资助你，心里很难过。我知道，你想看的书一定很多，你的学费大概也欠了好几个月了。我这儿准备了十块钱，装在这封信里寄给你，要是交了学费还能剩一点的话，就买双运动鞋，穿去的鞋大概已经破了吧。你绝不要挂念妈妈，挂念弟弟，要全心全意地干工作。白乐振先生，我另写信给他。替我向凤淑妈问好。我没看也知道，她一定是很苦的，加上你又住在她家，该给她增加多少负担啊。你告诉她，一定要多保重，要咬着牙活下去。想说的话很多，一封信怎能写得完呢。

就写到这儿。我在信里问的妇女会的事情，你一定要尽快写信告诉我。

信的最后一页，真地附着一张十块钱的纸币。那钱不是就那么放在信封里，而是用浆糊贴在信纸的一只角上。

金星同志读完了信，用手帕擦干了顺着两颊淌下的泪水。他

被信中亲切暖人的话语感动得哭了，他为母亲的纯洁、崇高的思想感到自豪而哭了。正如母亲所说，抱着这样崇高的革命精神生活，并因此而感到无限幸福的人，世界上能有多少呢！然而，母亲正是这样生活着的。我有这样的母亲，怎能不感到骄傲，不感到幸福啊！世界上可能有各种幸福，可是有这样的母亲的幸福到哪里去找呢？这一最崇高的幸福，因为有这样的母亲而能够在革命的征途上产生出更多的力量的这一幸福，到哪里去找呢？

金星同志的眼前浮现出许多对母亲的回忆。在万景台、江东、临江、八道沟、抚松等地的往事，仿佛同时从眼前闪过。那曾是怎样的苦难重重的生活啊！母亲哪一天有过舒服的时候！母亲战胜了一切苦难，以她的温和、仁慈以及刚毅而纯洁的禀赋战胜了深深的痛苦。

那艰难的生活终于把母亲推到现在这样崇高的顶峰。展现在母亲那高大形象后面的路途艰险的生活，今天看去就象是一幅雄伟壮丽的画幅。

金星同志当夜就给母亲写了回信。

妈妈：

您托朴杨淑大嫂带来的信，已经收到，非常高兴。想起了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您叫我不要想家，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好好干革命。当时，我一面动身上路，一面几次回头张望。但是，您已经不在马扒犁出发的地方了，只有小英柱一个人站在那里朝我挥手。那时候，我又一次明白了您总是要避开那种令人感伤的场合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一次也没有看到您流过泪。但是我想，眼泪最多的也就是您了。从您的信里，也可看到您滚热的泪珠。我深深地感受到，在您那亲切的话语中，包含着多少对我这个儿子的热爱和热泪啊！

妈妈！

看了您的信，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象我这样幸福的儿子了。哪一个青年会有这样的母亲，这样崇高的母亲，这样革命的母亲啊！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好母亲，但是象您这样的好母亲恐怕是很少的。

妈妈，一个人要认识到应当怎样活着并不容易。我想，因为这是最崇高的，所以也是最难做到的。如果说这是毫无困难，轻而易举的事，世界上的真理还会象宝石一样珍贵吗？妈妈的那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是别人送给您的吗？不，那是您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亲自找到的。妈妈，您多苦啊！贫穷仍然在折磨着您，可是我这个儿子却无法减轻您的负担。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收下了您附在最后一张信纸上的十圆钱。

妈妈，前些时候您组织了妇女会，真叫我高兴。我动身的时候也曾说过，在朝鲜革命中，吸收妇女的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视妇女的力量，革命就会受到很大的挫折，而且这是不应当的。这个问题，不仅在聚集革命力量方面很重要，而且就拿朝鲜妇女自身的解放问题来看也是很重要的。

世界上再没有象朝鲜妇女这样的不幸了。朝鲜妇女走过来的是眼前什么也看不见的黑漆漆的长夜。

几千年来，朝鲜妇女一直被封建的桎梏所束缚，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正因为这样，我们的革命不仅要给她们以解放和自由，同时还要给她们以最宝贵的人权。我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妇女运动赋予更大的意义的。妈妈，您多做一些工作吧，您有很多工作要做。妇女会的工作方向，是扩大组织，并开始进行宣传启蒙工作。叔父提的意见，哲柱提出的意见，都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只跟着哪一个人的意见跑，使工作偏于一面。应当把组织工作和宣传启蒙工作同时推向前进。

我在那里建立新日少年同盟的时候，您也帮助我做过工作。估计您还记得，新日少年同盟也是一面做组织工作，一面推进宣

传启蒙工作的。妇女会的工作也一样，应当同时开展这两项工作。妇女会和新日少年同盟不同的是，妇女会是合法的组织，新日少年同盟是非法的组织。因为是合法组织，妇女会只要很好地利用合法的条件和可能性，就能更快地发展工作。宣传启蒙工作，可以用开办夜校、讲话、开会等方法教育群众，使群众睁开眼睛，这是应当用各种方法来做的。首先可以从开办夜校教授我国文字的工作开始。应当教我国的文字，使群众能够读书。读了书，群众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处境，才能认识到什么是革命。尤其是开办夜校，就能更方便地利用合法条件，可以把大批妇女吸收到夜校里来，教育她们，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巩固妇女会。扩大组织的工作，要同培养骨干的工作结合起来进行。

没有骨干就不能扩大组织。没有骨干的组织是没有力量的组织。因此，必须大量地培养骨干。要更经常地接触骨干分子，给她们更多的任务和更多的帮助，要更爱惜她们，引导她们。我所以写这些话，是因为我相信这些事妈妈是能够做到的。您也说过，成立了妇女会，只不过是妇女工作的开始。这个组织能不能很好地发展，取决于您今后怎样地领导。这是妈妈所承担的重任。

假如不是为革命的利益，我是不会向饱尝了艰难困苦的妈妈讲这些话的。因为我相信妈妈会从我这个儿子的话里得到一些力量，所以才向您说这些话。妈妈，奋勇前进吧，为了革命的胜利，奋勇前进吧！

妈妈，我来到这里，看到很多东西。和我来时所料想的一样，这里有许多复杂而重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

朝鲜民族主义运动的情况和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就象掌纹一样清楚。无论在任何场合，朝鲜的独立问题，朝鲜的命运问题，总是成为谈话的主题，成为争论的中心。有很多拍桌挥泪的人。这有多好啊。所有的人都为收复被侵占的祖国捶着胸脯，以火一般的热情谈论着……尽管是以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色彩和

声音在谈论，但那热情却是多么可贵啊。

但是，妈妈，我到这里来所感到的，就是太多的热情在被浪费掉。谁也认识不到他们正在把自己的热情毫无价值地倾注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空谈之中。所以，他们也就无法认识他们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空谈中一天一天地虚度着价值千金的光阴和年华。

这是多么令人难过和焦急的事情啊！

到这里以后，感到的其次一点，就是任何一个运动都在走着衰退的道路。不，不是在走衰退的道路，而是几乎面临着崩溃的局面。无论是民族主义运动还是共产主义运动，现在都走在再也爬不起来的崩溃的下坡路上。我不想分析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何必把那些任何运动都有的派系斗争的破烂货翻出来呢！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固然是招致崩溃的头一个原因，但是悲剧在于不能不指出这种肮脏的派系斗争也是它们崩溃的原因。既没有路线，又没有方法，只顾从事派系斗争的运动，能往哪里走呢？它只能走向崩溃，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妈妈，想到这一点，我心里难过，简直写不下去了。为什么要搞派系斗争呢！我们民族不正需要同心同德地团结起来吗。现在我们的民族遭受着怎样的耻辱啊！我们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耻辱吗？ 我们曾是自豪的民族、智慧的民族、有力量的民族，是有着灿烂文化的民族。然而我们民族所有的这种种权威和尊严，现在都被踩在日本鬼子的脚下了。现在我们正生活在民族历史的一个被烙上耻辱的污点的时期。我们怎样度过这一时期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决定我们民族的历史是被埋没于地下还是发展成为子孙万代繁荣的历史的问题。

问题就是这样深刻、 迫切而又严肃。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去实现民族团结的话，那怎么能称得上是有五千年历史的尊严的朝鲜民族，怎么能称得上是朝鲜民族的解放运动呢！

妈妈，我是绝对不走这条路的。从华成义塾回来时已经详细谈过，我决心要走我自己找到的真理之路，走我所学到的和认识

到的共产主义的道路。

我要用我自己的头脑思考，沿着我自己找到的革命道路，用我自己找到的方法前进。这个时代，这个现实，要求我这样做。

妈妈，请您绝对不要担心。

我为自己是朝鲜的好儿子而感到自豪。我知道处于厄运的朝鲜在摇晃着我的肩膀悲切地要求着什么。我怎能片刻忘记痛哭的祖国呢！为了光复祖国、拯救民族，我要奋勇前进，一定要攀登祖国和民族大繁荣的理想之峰。

我想起了父亲的话。父亲几次对我讲过：

“你要认识你自己，就要站在对你批评得最严厉、 最苛刻的人的立场上去想你自己。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呼吸、生存单单是因为你有呼吸器官，而应该想到也是因为你的周围有着无穷无尽的新鲜空气。”

妈妈，我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是要我把自己看得低一些，牢记有比自己高的群众和人民。我决心做到这一点。

要以淳朴、谦虚的态度去做无产群众的儿子，人民的儿子，要向人民学习，和他们一起悲他们之所悲，乐他们之所乐。我将把这作为革命工作中的头一项义务。

为了让妈妈学习，现把《共产党宣言》和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寄给您。读过以后，如果妇女会员中有人能看的话，就让她们轮流看吧。

妈妈，希望您多保重，为革命事业多做一些工作。也请告诉哲柱，要他注意健康，把新日少年同盟的工作做好。我很想念小英柱。至于叔父和在万景台的祖父，我准备另外写信给他们。放暑假时，这里有工作，恐怕不能回家了，请妈妈谅解。

再次祝您健康，希望您做好妇女会的工作。

儿子敬上

金星同志写完了信，打开了窗户，东方已经泛白。清爽的晨风带着浓郁的梧桐树的香气灌进了屋里。金星同志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巨大的幸福感冲上了心头。

第 九 章

国 际 歌

一

各学校开始组织反帝青年同盟。在机务段工人的组织成立以后，毓文中学、文光中学、法政学校也都相继成立了组织。

反帝青年同盟刚一成立就很活跃。

一到夜晚，金星同志就跟崔振国他们一起，在崔振国家的后屋里油印准备发给地下组织的宣传稿。宣传稿的行文是多种多样的，发给机务段组织的比别的更加通俗易懂，页数也较多，而且不是油印的，多半是金星同志亲手誊写的。在宣传稿的结尾处，金星同志总是亲切地写上这样的话：

"亲爱的同志们，努力学习吧。你们是我国革命的骨干队伍，因此更应该努力学习。不要忘记自己的阶级地位。"

有一天，华成义塾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三名骨干，接到金星同志的信，赶到吉林来了。他们恰巧是在学友会举行演讲大会的这天晚上到达的。金星同志在上李宣烨牧师礼拜堂去的时候，在牛马行大街上碰到他们——赵学奉、李炳模和黄鹤。朴光植也和他们在一起，不知是什么时候碰到一块的。

金星同志跟他们一一握手，又把着矮个子赵学奉的肩膀，摇

了好一阵。赵学奉的小眼睛里噙着泪花。李炳模和黄鹤也都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金福男同志和大容同志来了没有？”

“因为组织上有工作，黄鹤同志代替他们来了。”

“不管是谁，来了就好。你们那里的同志都好吗？”

“都好。”

金星同志听他们说已经吃过晚饭，就想让他们去参加演讲大会，于是把他们径直带到礼拜堂。这一天的演讲大会，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出席的不仅有学生，连李宣烨等好多民族主义者也跑来看热闹。演讲的题目是各不相同的，但不论哪一个题目，结论都引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向。每一个演讲的学生，都博得了掌声和喝彩。鼓掌最热烈的是李宣烨牧师。

“我们的会长到底是英雄。你看他把学友会会员训练得多好……”

李宣烨牧师简直被金星同志开展的活动迷住了。他甚至绝对不肯相信金星同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暗自说，说他是社会主义者，简直是乱弹琴，社会主义者哪能这么和蔼可亲，这么宽宏大度以至于能够发动起千百万人呢？所谓社会主义者，就是崔昆和月波一类的人嘛。要是有人说金星同志是社会主义者，他就要骂那个人是一个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的不学无术的蠢人。此刻，他看见金星同志走到讲台前面要做总结发言，便立刻端正了姿势，鼓起掌来。

“喂，那个老头子是谁？”

李炳模问坐在身旁的朴光植。

“是基督教的牧师。”

“什么，牧师？牧师还那么热烈鼓掌？”

“基督教的老头子，他也是认为值得鼓掌才热烈鼓掌的呗。”

“呵呵，看样子那样的老头子都已改造成共产主义者喽。”

“那有什么不好。”朴光植扑嗤一笑，回答说。

“真是莫名其妙。”

李炳模直定定地瞅着李宣烨的脸。那张长条脸上，遮没了短短的人中的胡须修得齐整整的，颇有点风度。

反正，在刚从桦甸来的人的眼里，一切都是令人吃惊的。他们仰望着站在讲台上的金星同志，心中充满了激情。

散会以后，李炳模他们跟着金星同志到德胜门附近的一所旅馆里住下。金星同志听了一夜有关桦甸县情况的汇报。

在桦甸成立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由于李炳模、俞大容等人的努力，一直在迅速地扩大。华成义塾学生当中的组织扩大了，桦甸一带的许多农村也建立了组织。华成义塾当局也了解到这个组织已经秘密地打入他们的学校。他们仍然严防共产主义思想渗透，生怕这个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所以有一天，校长把俞大容叫去，问他说：

“你说‘ㅌ·ㄷ’是什么东西？”

校长怒容满面地直盯着俞大容。俞大容意识到组织可能已经暴露，于是想，既然这样，就无须装出那种胆怯的样子。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所谓‘ㅌ·ㄷ’，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思。怎么，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这个组织分布有多广？”

“已经建立了一些，准备今后再进一步扩大。”

“这是个什么团体？”

“是青年团体。”

“可是三中队的军人通报说，华成义塾有社会主义团体扎了根。”

“不清楚。要搞社会主义，何必到华成义塾来搞？”

“这话对。那么‘ㅌ·ㄷ’真地不是社会主义团体？”

“不是。它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青年团体。我怎么会搞社会主义！我父亲是在独立军里去世的嘛……”

“唔……这话说得对。”

俞大容就这样好不容易地骗过了象老虎一样的校长。可是后来又被训练教官叫去审问了一番。这回他也矢口否认，坚持说“ㄹ·ㄷ”不是社会主义团体。有一次，学监又把他叫了去，不问他别的，只是拿出金星同志到达吉林后寄给他的一封信，给他看用铅笔打了杠的几个句子，问他说：“农村是好地方，到农村去吧”这话是什么意思，还有“你要是需要书，就到吉林来吧。吉林有许多很好的小说”那又指的是些什么小说。

这一天，俞大容足足被盘问了一个钟头，急得出了一身汗。但他始终不慌不忙地回答问题。他说“农村是好地方，到农村去吧”是这么回事：过去他同金星同志曾就农村好还是城市好的问题有过争论，当时金星同志坚持说农村好，因此这句话很可能是金星同志重申自己当时的主张。至于小说，大概是指《秋月色》或《雉岳山》一类。反正俞大容是一个粘粘糊糊而又敢作敢为的人。最后他竟反过来质问说，学校当局有什么权利拆看学生的私信。这么一来，那个学监就满脸飞红，叫他出去了。

华成义塾当局一直费尽心机想弄清“ㄹ·ㄷ”的秘密。然而俞大容却干脆公开宣布“ㄹ·ㄷ”是一个反日的青年团体。他甚至还订出这样一个计划：如果华成义塾执意要镇压“ㄹ·ㄷ”，那就要把“ㄹ·ㄷ”的所有成员都集合起来，召开抨击华成义塾的声讨大会。

“俞大容是很可能召开声讨大会来抨击华成义塾的。金福男同学就是因为这事才没有和我们一道来。现在，大家都在摩拳擦掌，闹闹哄哄的。有些过激的同学还嚷着干脆要把华成义塾的教员清除出去。”

金星同志什么话也没说，站起来换了一个位置。

"那帮教员是该清除。他们迫害和开除了多少学生！ 只要有一点不同的色彩，他们就立即开除。"

黄鹤也站起来说了一句。还是赵学奉说了句经过认真考虑的话：

"那样胡搞，是想把'ㅌ·ㄷ'连根断送掉！"

"学奉同志说得对。明天早晨，炳模同志回桦甸去， 你应该回去。"

金星同志说道。

"什么，要我回桦甸去？我干吗要回那儿去？"

李炳模一听说要他回桦甸去，腾地跳了起来。他刚刚很自豪地谈了在桦甸开展的工作，没想到金星同志会这样带着很不以为然的神色要他马上回去，这使他不禁愣住了。

"你应该回去。回去要坚决制止他们， 绝对不许搞什么声讨大会之类的活动。在桦甸那样的地方，要是把'ㅌ·ㄷ'全部暴露出来同当局正面对抗的话， 那会出现什么局面？ 那样做是不行的。"

金星同志把李炳模批评了半天。

李炳模和黄鹤都静静地听着。

"在农村，有几个地方建立了组织？"

"有五、六个地方扎了根。"

"我离开的时候谈到的中村、上村那些地方也扎了根吗？"

"中村没搞成，上村倒吸收了十几个人。"

"那些组织也都暴露了吗？"

"没有。在农村，他们不知道哪里有'ㅌ·ㄷ'。"

"那好。没有暴露的组织，告诉他们绝不要露面。 绝不要搞什么发动全体成员开声讨大会之类的事情……告诉他们再不要进一步暴露了。明天早晨就回去吧。"

金星同志一夜没有合眼。李炳模和黄鹤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也没有睡着。只有赵学奉一个人轻轻地打着鼾。他睡觉象兔子一样睡不沉，稍有一点响动，立刻就大睁开眼睛，转动搁在枕头上的脑袋，朝四下里张望。可是不一会儿，鼻子里又发出细微的鼾声，轻轻地合上了一双小眼睛。

第二天早晨，李炳模不得不离开吉林回去。他没有任何行装，只戴着一顶金星同志给买的宽沿刨花帽，一摇一晃地朝西门那面走去。

二

从李炳模动身后的第二天起，金星同志就深入地思考着一个重大的问题。从当前开始扎根于广大地区的每个组织的情况来看，斗争正在逐步扩大，所有的组织都在阔步前进。桦甸发生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看，无疑也是说明那个组织已经站稳了脚跟就要排除障碍奋勇前进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冲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做什么？要让所有的组织保持现状踏步不前吗？不对，不能这样。必须把各个组织的越来越积极的斗争统一地组织起来，把它推向更高的阶段。要有一个把开始放光的零星分散的宝石用一条链子串连起来，并牵着链子前进的起中枢作用的核心。

经过深思熟虑，金星同志决心要成立一个先锋队。他认为必须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先锋队统一地领导各个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所有的组织就能成为机动灵活、能战能守的有弹性的组织，从而朝着一个目标前进。

这样的先锋队，尤其在整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和

宗派分子的分裂活动而四分五裂的青年运动方面，更是迫切需要的。目前，那些醉心于争夺"领导权"的宗派分子，正在破坏青年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到处阻挠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这种不可容忍的现象，就在这吉林和附近一带也有突出的表现。克服这种现象的途径，就是由那些用符合我国革命实践的战略和策略武装起来的、具有在任何艰苦情况下也不会屈服的英雄气概的、新型的共产主义的一代，把那些腐败堕落的人类渣滓一脚踢开，以自己的先锋组织去掌握并有力地推动整个青年运动。

金星同志连日来彻夜不眠，对作为这样的先锋组织建立的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作了设想。

有一天，权深来到金星同志的住处。他带着一包原稿，非常高兴地走进来。

"按照你的指点，把论文重新改写了一遍。请你看看， 这是一篇六万多字的论文。"

权深拍拍那包原稿，说道。

"祝贺你。"

"不，接受祝贺的应该是你。要是没有你的指正， 肯定写不出这种论文来的。你的意见非常正确。我觉得，这篇论文是我写的论文当中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一篇。请你看一下，要是还有什么意见，我再改。"

权深很兴奋，不住地抚摸着那包原稿。他比过去更瘦了，脸色苍白，眼圈发黑。

金星同志把论文稿子接过来放在桌子上，答应他一定尽快地看。

"请你仔细地看一下。不过，这种论文， 看来汉城的任何一家报纸或杂志都不会刊登的。因为这种论文是不准登的，如果登了，那家报纸或杂志就要受到停刊以至封闭的处分。不，不止是停刊或封闭，甚至连人也会被抓去。要是能把这种论文随心所欲

地印出来散发到劳动群众中去，那该多好啊！”

权深点上一支烟，慨叹道。

这一天，金星同志和权深一道到北山公园去散步。权深说，这是他来吉林以后第一次上北山。因为完成了论文，他显得这样高兴。他把西服上衣脱下来搭在肩膀上，白净纤细的手里拿着一根短杖，脸上架着的眼镜闪着光，全身焕发着一股朝气。一出德胜门，就望见北山的山腰，再往前走不多远，就是一个连城里都无法相比的闹市。金星同志和权深经过一道叫做濂泉的小小石泉，登上了北山。

北山上到处都有寺庙、门楼、亭阁以及宝塔之类的建筑。金星同志在这些建筑中穿行，遇到坡度较陡的地方，还握住权深的手拉他朝上爬。

“啊——一生，确是令人感激啊。这阳光，这清风，多么好啊！”

权深爬了半天山，突然停下来，说道。

看见权深心情舒畅，金星同志也很高兴。他想，这个瘦弱的人，毕竟还是写出了长篇论文，且不说这篇论文究竟能给朝鲜革命带来多少东西，单就他那一股热情来说，也是十分宝贵的。然而令人焦虑的是，他的那股热情却是一种关在地窖里的热情。

金星同志察看着权深汗津津的脸，亲切地接过他的话说：

“是的，这种情趣，呆在同外界隔绝的小黑屋子里是根本无法感受到的。所以，往后别再老呆在书房里了，应该积极地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不是吗？做到这样，就会看到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大自然的天地更加广阔的革命的天地。”

“对。不过，这样的幸福并不是谁都能享受的。”

“怎么这样消极呢？我很重视权深先生的热情，因为重视，我才更要劝你走上实践的舞台。理论当然是推动实践的，我知道没有理论就不会有实践。反过来，要是不承认实践产生理论这样

一个真理，也是不对的。”

“是都很重要。不过，拿其中的任何一项当做斗争的武器来用也可以吧？”

权深用手绢擦掉额上的汗，使劲地拄着短杖向山坡上爬。

金星同志连忙伸手扶住他。

一股清风吹拂着栎树的枝叶。权深一只手扶着栎树，站下来缓了口气。

稍后，他们又迈开了脚步。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

“现在，你正在广泛地建立少年会、学友会、研究小组、反帝青年同盟等等的组织，你打算今后拿这些组织怎么办？你计划用什么方法，怎样去领导这些组织？”

“我想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统一领导这些组织的先锋组织。”

“那是什么样的先锋组织？”

“想建立共青。”

“共青？”

“是的，革命的现实要求这样做。”

金星同志用充满信心的语调说道。

“这就象一层一层往上砌砖嘛！也就是说，整个运动的形式要变成金字塔形。”

权深高兴得叫起来。

他知道金星同志开展革命运动不同于其他所有搞运动的人，不过他认为大概也不会超出群众启蒙运动的范围。可是现在一听到要建立共青来统一领导所有的组织，他才恍然大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

“是不同一般。在如此复杂的时代的运动舞台上，他怎么会走上这样卓绝的独创的道路呢？”

权深赞叹不已。今天他不禁产生了仿佛自己的身边有一座大山遮荫的感觉。

一到北山山顶，清风更其凉爽宜人。

城市铺展在脚下，笼罩着一层淡蓝色的雾霭。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筝的单调的声音。

金星同志和权深一道来到了药王庙。这座雄伟壮丽的建筑，大门没有开，他们只好从旁边的小门走进去。一进门，眼前便是一座四面没有墙壁的楼阁，后面则矗立着药王神主所在的大殿。不知是什么年代修建的，飞檐上的丹青早已褪色，然而雕刻却很精细而且又很雄伟。权深拄着短杖，对每一个雕刻都看得很仔细。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肥胖的庙祝，向金星同志和权深拱了拱手。他们二人便随着庙祝走进大殿。幽暗静寂的大殿里，供着药王的画象，香炉里一缕纤细的白烟袅袅浮动。庙祝讲了半天药王的历史，还说药王有求必应，能使人们的愿望得到满足。

金星同志和权深微笑着听完了他的解说，然后走出大殿，绕到药王庙后面的路上。这里有几个乱发蓬蓬的算卦先生正在给人占卦，人们拥挤着，简直连脚都插不进去。

“唔，大概是拜了药王就来占卜，好象都不想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权深慨叹着，挥动着短杖。

“在清除人类的不幸之前，这种现象恐怕是难以消除的。”

“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共产主义者，假如不担负起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的使命，还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说得对。”

微风迎面送来了草木的芳香，令人感到十分亲切，仿佛是从邈茫的未来送来了喜讯。

…………

到桦甸去的李炳模回来了。他按照金星同志的嘱咐处理好事情，然后把俞大容的毛瑟枪也夺来揣在自己的怀里，兴冲冲地回来了。

没过几天，成立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会议，就在松花江边的车得宝家召开了。车得宝听基俊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便把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打发出去串门，独自把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次所以选择在车得宝家开会，是因为他家离城远一些，而且上屋也比较宽敞。现在，车得宝趁别的青年还没来，正指派几个锻工隐蔽在外面望风。

"今晚的会，金星同志要来参加。听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会，我们工人阶级应当保证让它开好。所以，你们要隐蔽在外面。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就装作上厕所回来的样子走出来，大声咳嗽着跟他拉话，随便闲扯，好叫屋里的人听得见。"

车得宝把锻工们召集到一起，谈了半天。

一个高个子青年锻工，干脆把车间里用的小铁锤子别在后腰里，准备一有警察或密探出现，就给他一锤子，然后把他扔到松花江里去。几个锻工分别藏在院子边上的库房那儿和围墙内外的各个角落里，睁大了眼睛警惕地监视着四周。

这时候，青年们陆续来到。崔振国带着李炳模、赵学奉和黄鹤最先到达。李炳模他们进到屋里，跟车得宝互通了姓名，还向他询问了吉林机务段工人的情况。李炳模老是注意揣着毛瑟枪的洋服口袋，谈话时不时把手插到解开一颗钮扣的地方。

没多大工夫，朴光植和京珠也来了。崔振国得知京珠不认识李炳模他们，就给他们介绍。一遇到这种场合，他就不象个活宝了，总是装出挺斯文的样子，把黑色学生制服上的黄铜钮扣扣得整整齐齐的，一本正经地说："都是同志，互相认识一下，这位是蔡京珠同志。"

今天，大家表情都很严肃，态度都很庄重。这固然是因为大

家初次见面，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今晚这个会议是超出吉林范围的有广大地区的代表来参加的会议，也就是说，意识到革命的规模已经有了惊人的扩大。崔振国清楚地认识到现在自己搞的已经不是只限于学生运动这个范围的运动了。京珠也有同样的感受，她不无感慨地想，革命怎么就能够这样一刻不停地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啊！此刻她正坐在灶屋的炕上看《资本论》。这是她几天前开始阅读的，现在已经读了不少。当她正读到《价值尺度》的时候，金星同志和她的哥哥，还有崔基俊、康昌秀、张德顺等一起走进来。京珠立刻把书合上放在一边，站了起来。张德顺和蔡京一起跨上了灶屋炕。

“京珠同志总是这么用功，那是什么书？”

张德顺说着，捡起炕上的书。京珠脸色绯红地微笑了。

“噢，是《资本论》……有好哥哥，到底不同啊。”

张德顺和蔡京都坐了下来，拿出金星同志起草的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纲领和章程，专心致志地重新学起来。

在上屋，金星同志把自己带来的油印宣传稿交给基俊，并将内容解释给他听。

在外面放哨的青年锻工们，看到金星同志走进屋里，都禁不住激动和兴奋，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聚集到院子一头。

“金星同志来了？”

“刚来。”

“咱们到屋里去听他讲话不行吗？”

“你方才已经挨了批评还说这种话？要好好守住自己的哨位。”

“可是，他今晚要做重要报告呀。”

“声音放小一点！今晚咱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这个院子，连一只蚂蚁都不让爬进去。”

屁股后面别着小铁锤的青年，这样约束着大伙，他边说边摸小铁锤。不一会儿，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哨位上隐藏起来了。

房子四周鸦雀无声。一双双凝视着黑暗的眼睛，象嵌在天上的星星一样隐匿在各个角落里，眼睛的主人都侧楞着耳朵，等待着就要从屋子里传出来的金星同志的话音。

没等多久，在金星同志主持下成立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历史性会议，就在屋里开始了。

金星同志用低沉有力的声音开始讲话。

他首先强调了会议的重要性。他说，今天晚上的会议，就象在沉沉黑夜里高举火炬的时代的先锋战士在出发之前进行宣誓一样。他的话，从头一句起就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弦。

“我们今晚要成立的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对我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组织。为什么现在需要有这样的组织？为什么现在非建立这样的组织不可？这是因为我国革命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正在把许多组织向广大地区扩展。这些组织已经牢固地打下了自己的基础，正在迅猛地开展自己的工作。无论哪一个组织，都在热情充沛地向前迈进，光芒四射，犹如宝石。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运动全面地发展壮大了，这就必须有与它相应的组织和相应的方法，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运动所提出的新的要求。”

讲到这里，金星同志环视了一下在座的青年。大家都低着头，在聚精会神地聆听着。

“具体地说，这个新的要求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在我们的革命运动的中心树立一个核心，在这个核心的熟练的、坚定不移的领导下，把目前所有的组织已经积极开展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满足当前革命运动的合乎规律的要求。再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可以粉碎那些阻碍我们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的宗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开辟一条挽救朝鲜青年运动的道路。目前，朝鲜的青年运动的团结，被那些为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发了疯的

宗派分子破坏了，难以避免地要四分五裂。举一个就近的例子来说，我们都清楚地看到，月波和崔昆等人为了实现夺取‘领导权’的野心，正在用他们荒谬的理论迷惑青年的头脑，凶恶地践踏青年运动。我们必须干净彻底地清除这些腐朽的时代渣滓，以我们新的一代的共产主义核心分子组成先锋组织，去挽救朝鲜的青年运动。

“同时，通过这个先锋组织，要更大量地培养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和具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能够掌握和领导整个朝鲜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新的一代。

“今天夜里准备建立的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正是作为我国革命发展的这种客观要求和革命运动本身所需要的必然事物而出现的。因此我认为，不能把将在今天夜里建立的这个先锋组织和世界上常见的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团体混为一谈。”

朴光植和赵学奉都在仔细地做记录，赵学奉写得比朴光植还要快，他把金星同志的话几乎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

张德顺和基俊，分别坐在金星同志的两旁。

张德顺身旁的康昌秀，神情比谁都严肃。他到光复村做了几个月的工作，身体更加结实了，脸色也更加黝黑了。金星同志的讲话，使他感到刺心的痛苦。

当金星同志讲到朝鲜青年运动正是由于宗派分子们出于政治野心的可耻的派系斗争而遭到破坏的时候，他清晰地记起了亲眼看见的令人气愤的往事。

康昌秀在日本的时候，就看到过宗派集团的黑手伸进朝鲜学生当中，使朝鲜学生互相敌视、闹不团结的种种令人痛心的现象。后来回到汉城，又亲眼看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令人捶胸痛哭的事情。汉城有一个名叫崔英秀的青年，也是到日本念过几年大学中途退学回来的，他们在日本工读时认识。崔英秀回到汉城，想加入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会，但是还没有加入，就被

“МЛ派”和“火曜派”的绳索绊住了。康昌秀每次到他家去，不是看到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家伙坐在屋里叽叽咕咕地朝崔英秀解释着什么，就是看到一个脸色苍白、尖嘴猴腮的家伙摇晃着崔英秀的膝盖起劲地劝说着什么。崔英秀说，戴近视眼镜的是“МЛ派”，脸色苍白的是“火曜派”，他们看崔英秀念过几年大学，就想把他拉到自己的派系里，所以那样火急火燎地不断地找上门来纠缠。又说，这两个家伙虽然都是青年会的领导成员，但却同床异梦，都在挖空心思要把对方打下去。

“简直是一团糟，跟他们混在一起，还谈得上什么青年运动！所以我说我不想加入了，可他们还是这样死乞白赖地缠住我不放，真是死不要脸。”

崔英秀气忿忿地骂他们。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那两个家伙为着根本不再想加入青年会的崔英秀的问题，大天白日在钟路大街的背胡同里拳打脚踢地干仗，结果被警察抓了起来。可是这两个家伙关在拘留所里还是狗咬狗地吵架，以至暴露了青年会组织。这样一来，青年会的会员差不多全部被捕，甚至既非青年会会员，又无任何关系的崔英秀也被关进了监狱。结果，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决心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开展青年运动的青年会，一个早上就被糟蹋得不象样子。

康昌秀想，金星同志就是要把这些肮脏腐朽的败类从革命运动的舞台上彻底赶出去，并且要建立起新的先锋组织来挽救朝鲜的青年运动，这是多么正确啊！

金星同志所领导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一向就是有组织地采取果断的措施，抵制宗派集团的危害行为及其流毒，开辟新的康庄大道；如今又将树立起更加牢固坚强的中枢，可以把那些无耻的宗派的污泥浊水统统荡涤干净。康昌秀这样一想，就禁不住心潮起伏，觉得在这伟大的时刻，自己作为一个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就要怀着最大的幸福获得新生了。他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

泪。他看了看身旁的蔡京，蔡京也象是很激动，眼角上闪着晶莹的泪花。

“我们今天夜里成立这个组织，我们的运动就有了新的旗帜，它的性质和目的就将更加清楚鲜明，我们的整个运动就将具有能够依靠绷紧的弹力冲向前去的姿态。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方向、明确的策略、明确的方法，需要有明确的革命口号。我们认为，如果不能把我们的热情、智慧、努力、血汗以至我们能够贡献给革命的一切用来换取革命的明确的利益，那么这种方法就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这个队伍是具有新的路线、策略以及正确的方法的坚定不移的队伍，是不同于以往任何队伍的、崭新纯洁的威力无穷的队伍。”

金星同志又顿了顿，环视着每个人的脸：

“同志们！今天，在世界革命中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是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问题。我们的面前正摆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去解决这一问题的时代的要求。既然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袖手旁观，等待别人去解决。目前，东方许多国家的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也都在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一问题。这是我们生死攸关的问题，也是所有被压迫人民生死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要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循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先锋战士的道路前进。我们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准备建立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朝鲜革命，有力地领导朝鲜人民进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组织。我们运用这个组织去促进我国革命并取得胜利，就是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作出贡献的途径，进而也是对世界革命的胜利作出贡献的途径。这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困难重重的道路。但是我们可以骄傲地、自豪地深信，只要我们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创造性的立场，我们就一定能够攀登胜利的顶峰。所以，今天夜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历史的面前，深刻地认识到作为朝鲜革命的尖兵，作为向往

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共产主义者，将要站到怎样一个新的重要的位置上，并且要下定新的决心，准备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贡献给革命。”

屋里的气氛紧张极了，只能听到急促的呼吸声，青年们的眼里迸溅着火花。

这时，外面好象有什么响动，大家都警觉起来。金星同志停止讲话，叫车得宝出去看看。车得宝和基俊立刻站起身来。

“基俊同志，你坐下，我出去看看。”

车得宝攥紧拳头，穿过灶屋出去了。没多大工夫，他回来说：

“真是铜墙铁壁，有工人阶级在严密保卫，请大家放心。”

车得宝大鼻孔一翕一张地说，大家都笑了。

金星同志接着又讲了一会儿。他的讲话一结束，蔡京就站起来朗读了纲领和章程草案。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当他们听到“为了革命将毫不迟疑地献出财产以至生命”这一句的时候，心中油然产生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好象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他们才是最有价值的人，这种新的意识使他们都激动得鼻梁发酸。

蔡京把章程读完，大家才轻轻地动了动身子。

接着举手通过了纲领和章程，还选出了领导成员。在全体一致的赞同下，金星同志当选为共青同盟书记，蔡京负责组织工作，崔振国负责宣传工作。之后，又简单地做了分工。

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第一批成员，都沉浸在难以形容的崇高的感情之中，十分激动、兴奋。

会议结束时，大家齐唱国际歌。

蔡京用他那粗浑的嗓音起了头，大家都用雄浑的低音跟着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朴光植象挥动指挥棒似地挥动着骨节粗大的拳头。张德顺粗黑的眉毛一耸一耸的，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黄鹤，合着拍子唱。黄鹤则好象在躲避他的目光，眼睛朝对面墙上望着。只有京珠一个人没有唱，她侧身坐着，连连用衣带擦着眼窝抽泣。

然而，有谁会责怪她不唱歌呢！在这一时刻，她的心里沸腾着比歌声还要炽热的激情，忍不住眼里滚动着感人的热泪！

金星同志怀着充满喜悦的心情望着大家炯炯有神的眼睛。尽管小屋里的人为数不多，但都紧紧地携起手来，汇合成一条心、一个声音、一个整体的革命的先锋队。这烧不烂、摧不垮的钢铁队伍， 这牢狱和断头台压不垮的钢铁队伍， 就在这个时刻诞生了。最美好、最真实、最伟大、最庄严的东西，在这个时刻诞生了！

这样，革命就登上了高高的山巅。在吉林印下的足迹以及在这之先在桦甸、抚松印下的足迹，历历可见。从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起，不，从更早的越过鸭绿江的时候起，就一步一步蹚开的艰苦的道路，是和今天的这个山巅相连的。然而能说已经走过的道路是满值得回顾的吗？拿今后要走的路程来看，它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金星同志用发自内心的炽热的声音，随着大家一起唱歌。

象星星嵌在天空一样散在各个角落里的机务段的工人们，也在低声唱着。他们有的倚在库房的柱子上，有的靠在围墙上。站在库房后墙边上的青年，藏在被微风吹拂着沙沙作响的南瓜叶子后面低声唱。他们知道，这支歌将会给他们那象煤屑一样漆黑的

生活带来灿烂的光明，带来欢乐和希望。正因为这样，他们都激动得哽咽起来，真想象小孩子一样在这黑暗的院子里奔跑跳跃一番。

三

共青同盟建立以后，金星同志派李炳模等许多青年到农村去。他计划将组织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区，所以不让人们集中在一个地点。

他按照自己远大的计划，派李炳模到长春附近的卡伦，派赵学奉到孤榆树，而黄鹤则被派回桦甸县。他叫张德顺从职业学校退学前往敦化，想通过敦化这个地方把组织扩展到整个东满地区。

大家都豪情满怀地动身前往被分配的地区。回桦甸去的黄鹤，从金星同志那里得到关于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更加具体的指示，接受了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并挑选同盟的骨干组成共青支部的任务。奔赴敦化、卡伦、孤榆树等地的人也都接受了组织反帝青年同盟，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搞农村启蒙运动的任务。

革命是不能先从远处开始的，也不能象靠法令来强迫那样一下子把广大地区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而必须先从最近的地方开始，让人们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思考，自己觉悟，进而用一人教育十人，十人教育百人，百人教育千人的方法，去使全家、全村、全社会以一个革命思想牢固地武装起来，团结起来。

金星同志还把工作方法具体地教给了派往各地的同志。大家

都象穿上铠甲、拿起宝剑一样，满怀信心地走向目的地。康昌秀也劲头十足地回光复村去了。张德顺把塞满了书的皮箱装在马车上，吟了一首题为《革命的海洋掀起了风暴》的感情激昂的即兴诗，哈哈大笑。他一面高兴得放声大笑，同时也不免感到有些不安。展开翅膀腾空飞起来的雄鹰，势必会遇到狂风暴雨，有时还要穿过黑漆漆的夜空。但是，不管这一切多么艰苦，也一定要战胜它。

他忽然想起金星同志的一句话：

“即使拳头被烧坏，也要把火炬高高举起！”

他决心这样生活。

金星同志和蔡京一道来到城外，久久地目送着张德顺乘坐的马车，直到远远地消逝，再也看不见了。

“是些多么朝气蓬勃的好同志啊。他们将在所到之处播下种子，那些地方就会萌发出革命的新芽。你想想，我们的未来充满着多么美好的希望！不过……”

他想讲讲培育新芽的艰苦斗争，但终于没有讲。他不讲，反而使蔡京更加领会到他的这一思想是多么强烈。

到卡伦和孤榆树去的李炳模和赵学奉，在车站等候开往长春的列车。他们的心情也是极不平静的。要动身去开辟新的地区，固然使他们激动，但一想到刚刚建立起革命的先锋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就要打出新的旗帜，向革命的新阶段迈出第一步时，就更加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

要迁居到孤榆树去的吴宝贝一家，也在车站上等火车。车站上挤满了送行的女同学，京珠和白顺熙依依不舍地抱着吴宝贝。

“宝贝，你别哭。我们干革命，不管在吉林还是在孤榆树，不都是一个样吗？所不同的，就只是咱们不能经常见面了。无论如何，你要牢记昨天夜里金星同志讲的话，到了孤榆树，跟赵学奉同志他们一道，好好干革命……”

京珠劝勉她说，宝贝点着头回答说一定这样做。

宝贝的父亲想弄到一块地，跑了不少地方，后来在孤榆树弄到了。不，那不是农田，是一片准备开水田的柳树林子。他想从今年秋天起就动手开荒，便急忙回到吉林，把全家都搬去。

李炳模和赵学奉把宝贝家的行李抬上火车，又把宝贝的小弟弟一个个抱了上去。李炳模还跑到小店买了几包糖，给每个孩子手里塞了一包。

“你们只管吃。让你们那哭鼻子的姐姐去哭吧……吃糖，对你们来说是顶要紧的。”

李炳模说着，给每个孩子嘴里塞了一块糖。

吴宝贝一家，也都上了车。

车梯下站满了女同学。这时，文光中学的朴光植攥着两只拳头，甩开长腿跑进站台。他奔向没有女学生的另一个车梯口，伸手把扶手一攥，就跳上了车。霎时，火车开动了。朴光植把着扶手，擦了一阵汗。火车一开，给吴宝贝送行的女学生们就从朴光植站立的车梯前面朝后滑过去。正在擦眼泪的白顺熙猛然看到朴光植，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朴光植发现白顺熙在看他，微微一笑，挥了挥擦汗的手帕。

“你看，光植同学上车啦。”白顺熙朝京珠小声说。

“他要上哪儿去?”京珠擦着泪，问道。

“真是的，他能上哪儿去？准是宝贝走了，才上车的。”

“什么？那怎么会……”

京珠不在意地说。她们都知道朴光植爱着吴宝贝。

一天晚上，白顺熙开完研究小组的会回家，瞥见了比她先走一步的吴宝贝正在小胡同里和朴光植面对面站着谈什么。朴光植挥着拳头说了一阵，一看见白顺熙就跑掉了。白顺熙紧走几步，问吴宝贝刚才跑掉的是不是朴光植，宝贝回答说，是他。

“他说了些什么?”

吴宝贝羞涩地低下头，不声不响地走了几步，才回答说：

“他叫我不要上孤榆树去，要我住在他家上学。”

“那好啊。不过，你既然要留在吉林上学，就住在你大爷家呗，干吗住到他家去呀？”

“谁说不是，可就是他那个拳头真叫人害怕，尽管他很热情……”

宝贝满脸绯红地说。白顺熙觉得宝贝的话怪可笑的，忍不住咯咯咯地笑起来。这样，她就知道他们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了。

火车喷着白烟，奔驰在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在那已经收敛了阳光的原野的尽头，冉冉升起暗黄色的雾霭，悄悄地盖没了整个大地，使一切都显得更加幽静亲切。人们怀着一种惆怅的象是乡愁般的感情，凝望着向车窗扑来的大陆上的黄昏。

在飞奔的火车上，朴光植和吴宝贝在一个车梯口相遇了。朴光植把吴宝贝的象鸡蛋那么大的小手一把攥在他的大手里，摇晃着说：

“宝贝同学，你可千万别把我当坏人看。我可是把你当作革命同志看的，看做是我最亲密的革命同志。天下哪有比革命同志更亲密的呢！”

火车猛地一晃，吴宝贝身不由己地倒向朴光植。朴光植立刻扶住她的肩膀，帮她站直。

“到了孤榆树，马上写信来。要是孤榆树住不下去，就把情况照实告诉我，我立刻就去接你回来。我真地要去接你。对赵学奉同学，我什么也没讲，虽然都是同志，但是要把咱们的关系告诉他，总有点不好意思……真的，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宝贝同学，我就是为了讲这句话才上车的。我得在这一站下车。”

到了一个小站，朴光植急忙下车。他又一次把宝贝的手使劲一握，几乎把它捏扁了。宝贝要下车送他，他却把她推上去，说火车就要开了。果然，火车鸣起汽笛，徐徐地开动了。

李炳模和赵学奉把宝贝的两个小弟弟各自抱了一个放在大腿上，教他们唱歌。李炳模和赵学奉一起唱一句，两个小孩就跟着唱一句。唱的是叫做《麻雀呀麻雀》的儿歌。两个年轻人学小孩子的腔调，固然很逗，而两个小孩儿，一个坐在李炳模的大腿上直盯着赵学奉的眯缝眼，另一个坐在赵学奉的大腿上直瞅着李炳模的瘦长脖子，仰着小脸蛋齐声合唱的样子，更是招人喜爱。宝贝一家人，甚至同一车厢的所有旅客，都瞅着他们。

我妈我爸等着哩。
我妈我爸等着哩。
再见吧，小朋友，叽叽叽。
再见吧，小朋友，叽叽叽。

两个小孩子噘着小嘴唱歌的样子，真象是一对小麻雀。坐在赵学奉大腿上的弟弟，大概舌头不灵活，总是把“叽叽叽”唱成了“嘁嘁嘁”，逗得人们拍着大腿笑。

车厢里笑声不断。人们索性站起来涌到李炳模他们的座位旁边，围成一大圈。从这个圈子里，传出了大人的歌声和小孩子的歌声。到后来，李炳模还把手腕子一伸一屈的，教孩子们跳舞。这样，两个孩子就从他们的大腿上跳到地上，提了提裤腰，也把手腕子一伸一屈地跳起舞来了。人们又大声笑了，还拍巴掌。

不知火车要驶往哪里去，依然轰隆轰隆有节奏地响着向前疾驰。大陆的黑暗不停地朝后闪。间或可听到汽笛声。孩子们睡着了，李炳模和赵学奉也靠着椅背打盹儿。赵学奉好象早已进入了梦乡，他那象女人一样小小的嘴唇上挂着微笑。不知为什么，宝贝的眼里却涌出了泪水。

“这些象小孩子一样淳朴的人， 不正是立志改革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们怎么会象扮家家玩的时节那样天真哪！”

吴宝贝毫无睡意，又走到车梯口。黑暗立刻把她裹住了，冷风呼呼地掠过她的身边。她注意到对面还没有一列火车驶过，料想朴光植仍然站在那个小站上，在黑暗中等车，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热流，扶着门把手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四

金星同志把青年们派往各地以后，自己也下到吉林附近的一个农村，负责那个地方的工作。他去的是龙潭山前面的一个叫做张斗村的村子。

他过去在车得宝家里同车得宝的堂弟车得满见过一次面。那是一个跟车得宝一样结实的小伙子，现今在张斗村种地。那次见面时，车得宝介绍说他的堂弟是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大老粗，并且问金星同志可不可以在张斗村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或反帝青年同盟。

“怎么不可以？工人阶级要学习马列主义， 农民也要学习马列主义，工人农民要携起手来干革命嘛。”

金星同志这样一说，车得满就咧开嘴笑了。那天，金星同志大体了解了一下张斗村的情况。这个村子虽有“正义府”系统的独立军经常往来，却连一所学校也没有。全村只有一个头上盘着发鬏的老学究带着五、六个孩子，教什么《千字文》和《无题诗》。称得起组织的只有一个独立军建立的青年团体， 而且也无所事事，青年们因为这个团体还存有一点靠大家共同耕作积攒下来的基金，才留在里面没有散伙。

车得满连话也不大会讲，加上又过分老实，一说话就脸红。

那天，当金星同志走出车得宝家时，车得满向他一鞠躬，问他能不能到张斗村去一趟。

“当然要去，一定去，下个星期六晚上就去，好吧。”

金星同志爽快地答应了得满的请求。

到了约好的星期六的傍晚，金星同志真地从吉林动身到张斗村去了。虽有四十多里路，但因为走得快，天黑以前就赶到了。

车得满家在长着五、六棵杨柳的池塘边上。金星同志刚走进院子，就听见屋里有青年们哄闹的声音。屋里肯定是点了灯的，但那满是补钉的窗户却透不出一点光亮。

金星同志刚喊了主人一声，得满就打开房门光着脚跑出来，象上次在他哥哥家一样，向金星同志鞠了一躬。不知道得满是怎样宣扬的，屋里的青年们也都奔到院子里来，闹哄哄地跟金星同志打招呼。

从光复村来的郑金石也夹在青年们当中，笑呵呵地走到前面向金星同志打招呼。说：

“还认识我吗？我是光复村的郑金石。”

“嘿，当然认得，你怎么到这儿来啦？”

金星同志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问道。

“外祖父去世了。”

“哦，发生不幸啦。”

金星同志望着个子高大，眼睛黑亮的郑金石，脸上露出了微笑。金星同志前不久听说这个在月波等人的影响下被搞得疯疯癫癫的人，已经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而且挺积极，心里很高兴。

他跟着青年们走进房间。

房间象笸箩那么狭窄，十几个青年人挨挨挤挤地蜷着腿才勉强坐下。再看那灯光，的确不会透到窗外去。在隔扇门门框上挂着的灯座子里，放着一只小碟子，碟子边上燃着只有针鼻儿那么大的小火苗儿。一有人站起来，它就颤颤地抖动。大家的脸，都

被它照成了高粱饼一样的暗红色。

得满打开一包新买的香烟，放在金星同志面前。

“我不会抽烟，请会抽的同志抽吧。”

金星同志把香烟朝大家面前一推，说道。

因为金星同志答应过今天要来，所以得满事先就把青年们召集到自己家来。同时还关照爹妈说，今天有一位革命家从吉林来跟青年们商量事情，叫他们不要插嘴。

这会儿，他的母亲和父亲坐在灶屋炕上，小声嘀咕着。

“老头子，革命家跟独立军不一样吗？”

“不一样，说是比独立军还高一头哩。”

“这么说，刚才来的那个年轻人比独立军还高一头？我看他挺年轻……”

“你不懂就别瞎说。这位先生一到吉林，整个吉林就闹腾起来，真了不起！看样子，咱们朝鲜也快独立了。”

得满的父亲脸色严肃地说着，吧嗒吧嗒抽了几口烟。

“真的，他的人品就不同一般。”

老伴儿从门缝里窥探着上屋，说道。

“别叫他们看见了。”

老头子用烟袋杆捅了一下老伴儿的膝盖。

在上屋，金星同志望着青年们说，干吗点着灯让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青年们都不吱声，他们早就听说过关于金星同志的传闻，现在只顾看他。郑金石笑眯眯地望着大家，心里直翻腾，因为他还没有把光复村开展革命运动的情况讲给大家听，现在金星同志来了，他恨不得马上大讲一番。

“这儿还没有夜校？”

“没有。”郑金石冲口而出。

“也没有学校？”

“是。”

“那么都念不成书了？没有人教，是吗？”

别的青年仍然没有回答。

“其实也不是没有人教。学过文化的青年也还有几个， 可就是不肯搞夜校。”

郑金石耸起他那大高个，说道。

“有文化的都是些什么人？”

“那个伙计就念过小学。”郑金石指着隔扇门旁的一个青年说。

那个青年低下头，下意识地扯了扯袜筒子。

“那就是说，火种是有了。”

“是的，火种倒是有的，这个村子也能燃起烈火来的。”

“好啊，咱们开始干吧。——你在什么地方念的小学？”

金星同志问那个仍在扯袜筒子的青年。

“在吉林。”

“如今在种地吗？”

“是。”

金星同志想进一步了解村里的情况，便转换了话题。

青年们这才不感到拘束了，轻松地说起话来。那个念过小学的叫韩京植的青年， 一开始显得很腼腆， 现在也慢慢变得自在了。他的声音象赵学奉一样柔和，跟赵学奉不同的是，他有哼鼻子的习惯。不过这个习惯一点也不影响他说话，而且使人感到挺自然，几乎觉察不到。据他讲，张斗村也并不象得满说的那样是个无风地带。这里不仅有独立军进进出出，而且“高丽共青”一帮人也来活动过。目前，除了独立军建立的青年团体以外，还有一些在“高丽共青”系统影响下的青年。这两个系统的青年还时常打架。

今天晚上聚在这里的青年，是不属于任何一方的。这是得满事先跟韩京植商量好，专门挑选来的。

“那些青年的文化水平怎么样？”

“也跟我们差不多。‘高丽共青’系统的有一个是文光中学的毕业生，独立军系统的有两个是小学毕业生，其余都是些睁眼瞎子。”

“他们都干些什么？”

“你是问种不种地吗？”

“不是，我是问他们都搞哪些革命活动？”

“哪里谈得上什么革命活动，光是填饱了肚子玩。”

“哈哈哈，玩？”

金星同志一笑，大家也都笑起来。

第二天，金星同志计划举办一个群众讲演会。

“今晚的群众讲演会，要把男女老少都请来。既然是朝鲜人聚居的村子，就该有个革命组织，有个学校，即使没有学校，也该有个夜校，对不对？村里有这么多青年人，村子还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呢？”

金星同志亲切地责备青年们。他还指示光复村的郑金石也跟大家一齐去动员群众。郑金石兴致勃勃地带头去了。

金星同志来到指定作会场的一户人家，帮助房东把编织晒席的机子和坠石搬了出去，还请他们把可以搬到别的屋子去的日用家什也都搬走。他看了看搁板，那上头放着不少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有两个供福神的神龛。金星同志不禁笑了笑，吩咐人们不要搬开。房东知道他是笑那神龛，不禁脸上发热。

整个村子从傍晚起就热闹起来了。青年们纷纷跑到每一家去动员，他们生怕有几家不来，甚至通知了两三遍。村塾的教书先生朴泰淳老人，拉着到他家来动员的得满寻根究底地盘问起来：

“你说，他有多大岁数？”

“不知道，反正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话讲得好吗？”

“正因为话讲得好，所以那个安默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混小子，安默先生是在狱中吃了苦头才走的， 怎么说他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呢？”

“反正您来听听他的演说好啦，听一遍您自然会知道的。”

“哼，这话还差不离。”

朴泰淳点着头，捋了捋胡须。

老乡们听说来了个同安默展开论战，把安默驳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的年轻人，就七嘴八舌地哄哄开了。

“听说他口若悬河哩。他打断了安默先生的讲话， 到江南公园去发表演说，他讲话就象瀑布似地直朝外倒。”

“不知是真是假， 听说他一讲话， 一连十分钟都不喘一口气。”

“不喘气还能讲话？”

“讲完了再喘嘛。反正非常了不起，他一讲起来， 听的人心都怦怦跳。”

这在张斗村，真的是一桩大事。还没等太阳落山，老乡们就成群结队地拥向会场。连老弱妇孺也都来了。郑金石不仅把他那刚办过丧事的舅舅请来，甚至把来吊丧的亲戚也都领来了。

得满和韩京植站在廊台下迎接老乡，郑金石也插进来招呼人们到屋里去。

“你这个光复村的后生，到这儿来辛苦啦。”

人们这样一说，他就笑嘻嘻地说，外公家的村子说不定还能给他找个媳妇呢。

傍黑时分，三间屋简直要挤破了。中间屋里响起金星同志宏亮的笑声。他正和村塾先生朴泰淳等几个老人闲谈，因为他讲得令人心悦诚服，满屋子的人早就被吸引住了。朴泰淳老人起初看他挺年轻，并没怎么把他放在眼里，可是不知不觉之间完全被他那宽广的胸怀慑服了。

金星同志考虑到在他面前的都是些思想顽固的老人，便引出

《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的道理，说通过事物探求真理固然是锤炼知识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实践做到知行合一。这样一说，朴泰淳老人便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心里说：

"精通古书，确乎不同凡响。"

上屋下屋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金星同志，蜷着腿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

他们现在完全忘了自己是来参加讲演会的。因为金星同志待人落落大方，和蔼可亲，大家几乎忘记了他就是那位把安默驳得哑口无言的青年。但是一旦清醒过来，想到有非凡的人物坐在面前，就不禁再次发了慌。他们觉得他虽然很年轻，但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表现出他的高度的成熟和老练。

挤在灶屋炕上的妇女们也在听上屋谈话。郑金石的头戴孝袱子的舅母，探出身子从隔扇门那儿朝上屋瞅了一眼，吃惊地张大了嘴，回头说：

"哎哟，真是年纪那么轻，那么会说话。"

"你看他有多大？"

"我看不到二十岁。"

郑金石的舅母又把戴着孝袱子的头伸过去朝上屋瞅。一不当心，她那孝袱子上支楞着的棱角碰到了煤油灯的灯罩，吓得她赶紧缩回来，说：

"光复村的金石说得对，真是与众不同的人物。"

"他父亲就是统辖朝鲜独立运动的领袖嘛。"

"怪不得，大人物的后代自然与众不同。"

灶屋炕上的妇女，不敢抛头露脸地朝上屋看，只管这样嘀嘀咕咕地议论。

另一方面，不论是独立军系统的青年还是"高丽共青"系统的青年，都挤在人堆里，考虑着准备向金星同志提出的问题。

讲话开始了。今天的讲话可不是那种在大庭广众之中展开激

烈辩论的讲话。

“今晚请大家来，是有话要和大家谈一谈。我不站起来了，就这样坐着，不拘形式地随便谈谈，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看这样好不好？”

大家都说这样好。于是，金星同志改变了发表演讲的计划，开始用座谈的方式讲起来。

大家都静静地听他讲述国内的形势。他详细地谈到三·一运动以后，日本鬼子怎样打出所谓“文治主义”的招牌把朝鲜变成了活地狱。接着又对最近两三年来日本鬼子发布的“治安维持法”、“产米增殖十五年计划”、“朝鲜农会令”、“产业组合令”、“土地改良令”等计划法令的本质，作了具体的剖析。他说，所有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朝鲜放在他自家的案板上，随心所欲地剥皮切肉、抽筋剔骨的凶恶阴谋。

对于“土地改良令”的本质，他作了更详细的说明。

“来，抽烟吧。今天晚上，咱们要谈得久一些，大家都这样蜷着腿，受得了吗？”

“你讲得那么津津有味，咱不觉得累。”

“大家抽烟吧。”

大家这才把蜷曲的腿伸了伸，抽起烟来。满屋子登时烟雾腾腾。

朴泰淳老人的烟袋杆特别长，干脆伸到前面一个人的头顶上去抽。

“那么，我们朝鲜人应当怎么办？听任日本鬼子把我们捆起来吗？听任日本鬼子挖光我们地下的金银珠宝，抢光我们种出来的粮食，牵走耕牛，任意砍伐森林吗？诚然，我们朝鲜人并没有呆坐着不动，我们朝鲜人搞过义兵斗争、三·一运动和独立军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我们朝鲜人流了不少血。象崔益铉先生，虽然年老体衰，还带领着义兵英勇奋战，后来在对马岛逝世。刘麟锡

先生也曾同样奋力作战，以后来到满洲才去世。三·一运动时，全体朝鲜人一致奋起，高呼过万岁。那时候，他们一只手被日本鬼子的屠刀砍断了，就用另一只手举起大旗继续喊万岁，另一只手又被砍断，就用嘴衔起大旗。 此外， 独立军又洒了多少鲜血呀！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朝鲜和满洲的大地。可是，我们还没有赢得独立。我们虽然进行了斗争，却仍然没有光复祖国。那么，应当怎么办？我们就是面临着这样的关键时刻，正处在这一极其严肃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如果不准备新的铠甲、新的武器和新的方法，而仍想用旧的铠甲、旧的武器和旧的方法去推动独立运动，我们的独立运动就势必会重蹈那种流了血也未能实现独立的历史的覆辙。”

人们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坐在上屋的民族主义系统的青年们，一听到崔益铉、刘麟锡和独立军的斗争，都把低垂着的头抬起来，望着金星同志。老实说，他们开初听说金星同志要发表讲话，都以为准是跟过去听过一次的崔昆的讲话一样，通篇都是训斥和谩骂，以为又要诽谤独立军了。但是现在一听，跟崔昆的讲话完全不同，而且对独立军表示赞许，这就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开初的想法。

金星同志首先提出争取朝鲜的独立所需要的新的铠甲、新的武器和新的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接着便提出朝鲜人必须象一个人似地团结起来。他说，我们需要的团结不是一般的团结，而是一种越是遇到艰苦的险境就越是牢固的团结，是象铁桶一般的团结。工人要团结，农民要团结，青年要团结，妇女也要团结。这些团结起来的力量再抱成一个大团，这个大团要按照一个口令步伐一致地阔步前进。

“讲得真好，只要这样抱成一团，还有什么事办不成？”

人们这样想着，眼睛都跟着他的手势转动。

“独立军虽然浴血奋战， 但是由于没有依靠广大朝鲜人民的

力量，所以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少数几个人，腰里别着象鸡腿似的手枪，打死几个日本鬼子就跑，怎么能打败日本鬼子?”

他接着讲了一阵桦甸的李七福去国内时作战受伤，回来以后惨死的经过。

这时候，坐在上屋门边的一个白净脸戴着一副跟这样的农村很不相称的近视眼镜的青年，故意推推挤挤地想捣乱。这个属于“高丽共青”系统的青年， 大概是慑于场内的气氛， 没敢提出质问，显出了焦躁的样子。得满满脸怒气地盯着他，心想，要是他坐在自己的前面，真恨不得挥起拳头对准他的脊背捅一拳。

“这些杂种，啥时候才能把他们治服!”

得满想起了在他堂兄家里看到的铁路工人开会的情景，那简直象一堆通红的火团。他恨不得张斗村也能早日出现那种一团火似的力量，把这些“高丽共青”的花花公子一扫而光， 他想着想着，想得全身发痒，两个拳头也嗡嗡叫。

金星同志继续讲下去。

他说，群众要抱成一团，绝不可带有盲目性，要说清为什么和干什么，知道怎样实现团结。要想认清这一点，就要学会我国的文字。说到这里，金星同志神情开朗地扫视了场内一眼，然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不识字的人，有一回他收到一封弟弟的来信，便拿着信跑了一百里路找个书生念给他听。

“信里只有五行字，可就是因为不识字，来回跑了二百里路，还花钱在客栈里住宿吃饭……哈哈哈。”

屋里爆发了笑声。

“看，靠这样的人能做什么事情？你捅捅他，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靠这种人能够打出朝鲜的独立来吗？我们要想光复沦陷的祖国，就要努力学习，加强团结……要明白我们有什么样的历史，我们应当怎样做；要明白目前世界形势怎么样，我们应当怎么办。把这些搞明白，我们才能竭尽我们的一切努力，去造成

更大的力量。如果一点道理都不懂，人家叫你把这个东西搬到廊台上去，你就搬到廊台上去，叫你把那个东西搬到板炕上去，你就搬到板炕上去，那就办不成什么事情了。可是我到这里来仔细一了解，张斗村的父老们好象就是这个样子，哈哈哈。”

“这话真对……”朴泰淳老人插了一句。

“这话对，那您怎么不教人家呀？”

“他怎么不教啊，他在教‘天地玄黄’嘛……”

“哈哈哈……”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气氛变得象隔壁邻居来串门闲聊一样轻松愉快。郑金石的舅母和韩京植的母亲，这会儿干脆坐到隔扇门前边去，别的妇女也不时地探出头去，望一阵又缩回来。

“啧啧，相貌也这么出众。”

郑金石的舅母和韩京植的母亲脸对脸地坐在一起，连连咂着舌头赞叹。大家都心悦诚服，嗡嗡地发出赞许声。他们听到这样通俗易懂、摆事实讲道理、叫人心明眼亮的话，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

金星同志最后结束讲话说，张斗村的人，不论是谁，都要学会认字，为光复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老乡们觉得听这样的讲话，听个通宵也是叫人高兴的。他们看到金星同志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他们的苦日子关怀备至，都深受感动。

散会以后回到得满家的小伙子们，都嚷嚷起来，说非得把这帮“高丽共青”收拾了不可，郑金石也插进来鼓动他们。连看上去老实和气的得满，这会儿也摩拳擦掌的，那样子还挺吓人。

“这就不对了。应该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排斥是削弱力量的做法，团结才是增强力量的做法。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引导他们走上正路。”

听了金星同志的话，他们才消了气。

金星同志喝了一碗凉水，就离开张斗村。得满、韩京植、郑金石等都跟出来送行。夜已经很深了，银河高挂，璀璨的群星洒着光辉。

第　十　章

秋

一

秋色越来越浓。白天虽有炙热的阳光照射，但整个天空却已笼罩着萧瑟的气氛。一切都在干枯、凋谢，行道树的枯黄叶子不停地簌簌飘落，北极门外元天岭玄天峰的树林也已染上黄色，北山上的牌楼和寺庙的屋顶显露出清晰的轮廓，越发增添了秋日的情调。

就在这样的秋日，传来了在龙井举行“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会议的崔昆等头儿全部被日本警察逮捕的消息。汉城的各家报纸以及“正义府”的《大同民报》、“新民府”的《新民报》都刊登了这条消息。

金星同志打开汉城的报纸，陷入了沉思。这些人专搞派系斗争，严重危害朝鲜革命，是令人愤慨得无法容忍的。但一想到他们为日本警察所逮捕，心里又很不舒服。

朝鲜人为什么要被日本鬼子左抓右抓地全部抓光？我们为什么该是这样弱小的民族？一股民族的郁忿直冲心头，使他简直无法忍受。

他对正在福兴泰碾米厂举行的三府合并会议，也感到不安。

从早春开始的会议，到深秋还没结束。他们究竟讨论什么问题，要拖这么长的时间？谁能担保那些在龙井将共产主义者一网打尽的日本警察，不会再到吉林来逮捕这些民族主义者？谁知道狡诈的日本鬼子收买了军阀张作霖会搞出什么鬼把戏来？

金星同志认为不能把这一切都当作是别人的事情，他希望参加三府合并会议的民族主义者不管是什么玩意儿，赶快搞出个名堂来，实现他们的团结。只要他们团结起来，这支力量也是可以加以引导使之投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的。

一天，他放学回来，顺路走进福兴泰碾米厂，想首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他们怎样开会。

“会长来了，请里面坐。”

秃脑门的福兴泰的老板，在院子里用钳子卷着电扇的叶片，打招呼说。

“您怎么不参加会议，只管干活？”

“我去参加，又有啥可说的？那些能说会道的老爷都在替我说嘛。”

老板呵呵地笑道。

老板是“正义府”系统的人，他对做生意比搞独立运动更肯动脑筋。所谓搞独立运动，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给独立运动者一些资助，就算是参加了一份力量了。

他开碾米厂并不是光出资本不做事，自己也直接开机器碾米。

他一听说金星同志是来看看他们开会的，就赶快请金星同志到里面去。

廊台下乱七八糟地扔着各式各样的鞋子。

屋里传出了李必守大声说话的声音。不知谈的是什么问题，只听他说把个人和集体混同起来是矛盾的。接着好几个人的声音一齐反驳说，那算是什么矛盾！

金星同志一步跨上廊台，敲了敲门。

"谁？"

郑敏秀拉开门，探出脸来。

"哦，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们开会，可以进来吗？"

"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快进来。"

金星同志走进屋里，向在座的人打了个招呼。

"呵呵，你来啦。你是想来考考我们这些老头子运动搞得好不好吗？"

从来不开玩笑的李甲武老人，显得很高兴，诙谐地说。也许他想缓和一下屋里的紧张气氛。

"考就考吧，总不至于怪我们搞得不好就来打倒我们。"

胖子徐根河看出李甲武老人的心思，也用开玩笑的口气接上一句。屋里顿时响起一阵哄笑，唯独李光镇没有笑。不知他们今天讨论什么问题，李光镇满脸紫红色，他身旁的俞相朝则是一脸油滑相，象刚从油缸里打捞出来似的。前一个象狗熊，后一个象狡滑的狐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最近使会议陷入僵局的，是关于组织一个作为"内部核心体"的民族主义政党的问题。主张组织这种政党的，是在会议上最爱制造麻烦的"新民府"。在会议的整个过程中，"新民府"看到"正义府"逐步地掌握了主导权，便突如其来地提出了当初根本没有提起过的组织政党的问题，其目的在于使会议倒退到起点上去，搞垮"正义府"在会议进程中培植起来的主导势力。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至今讨论的种种问题都是有关"外部自治体"的问题，要想搞好这个"外部自治体"，就必须有一个"内部核心体"，就是说，光有国家机构还不够，还必须有一个掌握实权的政党。

无论是"正义府"还是"参议府"，都看穿了这个经过乔装打扮的主张，实际上是妄图把他们三个府几个月来聚集在一起，汗水淋淋脸红脖子粗地争来争去才达成的协议一下子全推翻。所以，

“正义府”一开始就挥起拳头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所有的头领完全做到了步调一致。而“参议府”则不同，象沈学这样的老人早已识破了“新民府”的卑鄙用心，是表示反对的，但也有不少人支持这个提案，因为他们同样不甘心让“正义府”掌握主导权。

今天也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论战。“正义府”方面心平气和地反驳“新民府”方面的主张。

“在行将闭会的时候突然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请问其用意何在？所谓核心体，我们并不认为它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要把‘外部自治体’牢固地组织起来，你们所竭力主张的所谓‘内部核心体’也就存在于其中了。”

金星同志刚坐下，白乐振就抬起头来说道。他这一说，“新民府”的人就哗的一声吵嚷开了：

“‘外部自治体’就是‘外部自治体’，怎么会是政党？你们以为光有个‘外部自治体’就能实行具有伸缩性的政策吗？要知道，没有核心体，只搞个表面机构，是与组织体系相矛盾的！”

“为什么现在才看出这个矛盾？起初看不到，到现在才看出来，原因何在？”

白乐振立刻反唇相讥，把“新民府”代表的话顶了回去。这时候，“参议府”的一个穿西装的起来反驳白乐振，说：

“不管是现在看出来还是怎么的，只要‘内部核心体’是必要的，就应当讨论讨论嘛，难道因为怕会议拖长，就避开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吗？”

争论越来越激烈，“新民府”和“参议府”对“正义府”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上海临时政府”的崔活，涨红着脸大声叫嚷说，双方应当各让半步来解决问题。但他并没有说各让半步是怎么个让法。李甲武老人和沈学老人都神情严肃地倾听着人们的争论。事实上，由于这个问题，这两个老人都产生了奇妙的感情。他们都在想着已

经走了的安默，觉得要是安默在场，会议也许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想起安默在吉林车站登上火车，泪眼模糊地挥动着帽子的情景，不禁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李甲武老人说，既然"内部核心体"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就正式审议一下吧。这一回，"正义府"的人都起来反对，只有白乐振不便违拗李甲武老人的意思，满脸汗津津地点了一支烟。他知道李甲武老人是因为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才作了让步的。他拿起汗湿的手帕连连擦脸。

金星同志注意观察着在这场争论下面的暗流。什么"内部核心体"呀，"外部自治体"呀，表面上好象在讨论着重大而严肃的问题，但剥开外皮一看，实际上是一场围绕着即将合并成立的新的组织的领导权而进行的争夺战，也就是说，他们正在为争夺地位而消磨时光。他们怎么能为地位争吵半年多呢！

第二天，金星同志放学以后，又来到福兴泰碾米厂。不知夜间发生了什么情况，今天已经开始正式讨论"内部核心体"问题了，可是又为核心体的纲领问题争吵起来，吵得比昨天还厉害。

金星同志听了一会儿就走出来。他认为对这种情况再不能置之不理了。迄今为止，由于这种派系斗争，大家都经历了无数的波折，然而他们还在继续进行这种可耻的争吵。他们脱离群众，成天争吵，到底有什么用呢！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就该讨论怎样发动群众，积蓄力量，然而他们却在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成天聚集在一起争夺地位，吵着由谁来掌握领导权，这是多么令人寒心啊！当然，他们落后于时代，有着阶级的局限性，是不可能期望他们为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什么力量的。不过，倘若他们是抱着争取朝鲜独立的心愿而聚集一堂的话，就该同心协力地搞出个什么东西，团结起来才对。

金星同志一方面感到气忿，一方面也感到难过。

他决心要刺激他们一下，当天晚上就开始编写话剧。这是一

出由象征“新民府”、“参议府”和“正义府”的三个丞相登场的讽刺剧。他准备通过这些登场人物的言谈和行动，把隐蔽在三府合并会议里面的派系斗争的丑恶面目揭露出来，给他们当头一棒。

金星同志把陷在烦闷中的申东浩也吸收进来搞话剧。

近来，申东浩的思想苦闷越来越大。首先，家里的情况就很不象话，他每次放学回家，总是看到父亲早已把姐姐打来的酒喝掉了，酩酊大醉地发酒疯。有时候，父亲把儿子当成日本鬼子，对着他破口大骂。姐姐老是躲着父亲，不肯给他打酒。父亲就叫儿媳妇去，儿媳妇不听，又央求老伴去。他央求老伴去打酒的时候，那样子简直象个小孩子，眯缝着眼睛低声下气地说好话。可是一旦把酒打来喝下了肚，火气就上来了，甩胳膊撂腿地使性子。他一上火，申东浩也没法让他硬挺挺的胳膊弯下来，姐姐和嫂子都难过得啜泣。申东浩好几次看见她们躲在库房后边哭，甚至连双胞胎侄子的姐姐也独自坐在灶屋地上哭。申东浩一遇到这种情形，在学校里也整天闷闷不乐。家里人这样哭，不单单是因为父亲酗酒，也是因为艰难生活的威胁越来越逼近。申东浩知道这一点，而且感到了这种威胁，因而心里总是惶惶不安。这时候，他才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和父亲、姐姐、嫂子一样，也无法挣脱大大小小的生活的羁绊。

朴光植家的里间屋里正在加紧排练话剧，京珠家则有一群女学生在排练歌舞节目。因为话剧是独幕剧，决定再安排一些歌舞，凑足一场演出时间。

京珠家里，每天晚上都有女学生在口琴和小提琴伴奏下练唱的歌声传出来。

二

暮秋的阳光暖洋洋的。张斗村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打稻子，每一家都把稻子劈里啪啦地往石头上甩。一小捆稻子要甩五、六下才能脱干净，捆得大一点的就得一连甩十几下，所以要脱净一小捆稻穗也是个累活，往往搞得浑身汗水淋漓，芒刺沾在身上扎得难受。但是，人们无暇顾及自己有多累，因为住在长春的姓洪的地主赶来催租了，活儿一刻也耽误不得。全村的老年人和青年人都出动了。打场稍许迟一点的人家，连小孩子都到村前稻田里去运稻捆，男的用背架背，女的用头顶。也有不少人家已经打完了场。对这样的人家，洪地主的管家早就挨家挨户地去称装在麻袋里的稻子了。要等这些过了秤的稻子都运到吉林车站，农民们才能松一口气。

车得满一家人也已把村前地里的稻子运回到院子里。他们用三块大石头支在木砧子上打。脱了粒的稻草被甩在一旁，堆得高高的，塌下来又堆成了一垛，简直要把他们的小草房给埋掉了。装在麻袋里过了秤的稻子堆在廊台上，已有三十多袋。然而这不是种粮食的得满一家人能伸出舌头舔一下的，要做他们一家口粮的稻子还摊在地上呢。稻草堆旁边有一小堆稻子和两小堆瘪谷。这两堆瘪谷，是在精选那些麻袋里的稻子时用簸箕簸下来的，自然不会有什么稻粒了。可是得满家里的人还是把这些瘪谷扫到一块，想把它再簸一簸，盼着能簸出升把稻粒来。这会儿，得满他们正把碎稻草铺在地上，挥着连枷拍打。碎稻草里有时夹着断了茎的稻穗，他们想拍打拍打也许能掉下一些稻粒来。

得满光着膀子打连枷，每个人的脖子和脊背都是汗水淋淋的，得满的父亲更是满身大汗，他那长着灰白胡须的下颏和胳膊肘子都直掉汗珠。

汗淌得少的是得满的母亲。她打连枷不比老头子和儿子差，可只有布满了细细皱纹的眼角上沁出一点汗。她就是这样一个有刚劲的人。

他们都在默默不语地干活。一年的辛苦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欢乐，而是沉重的忧愁。农忙的时候，他们对于收秋做过美好的梦，也作过种种打算，可是真的收了秋，那些梦想和打算都成了泡影。他们一想到啪嗒啪嗒拍打着的是一堆碎稻草，全身就没了力气，不由地吁出了一声叹息。他们现在的心情，就象不是在拍打碎稻草，而是在拍打他们漏了底的穷日子。

“妈，你歇一会儿。”

“我没事儿，你去歇歇吧。”

母亲和儿子这样互劝了一句，又沉默了。父亲则装做什么也没有听见。三口人的心情都蒙上了一层更加沉重的忧愁。

“辛苦了。”

他们正忙着打连枷的时候，身穿黑色学生服的金星同志，边打招呼边走进院子。大家都停住手，抬起汗渍渍的脸。得满立刻扔下连枷，迎上去向金星同志鞠了个躬，又握了握手。

“这孩子，光着膀子行礼！”

母亲咂着舌头嗔怪着。得满这才搔着后脑勺，急忙朝放衣服的地方跑去。

“先生，今天怎么白天来？”

得满的父亲问道。金星同志前一阵已经来过几次，每次都是晚上来清早走，所以他才这样问。

“是啊，今天星期六放半天假，来得早一些。你们已经脱完粒啦，收成好吗？”

"哎，收成倒是不错。"

金星同志走到稻子堆前，抓起一把饱满的稻粒，放在手心上看。

"成色挺好，今年种了多少水田？"

"种了五码基基 （一码基基通常指可种一斗种子的面积——译者注）左右。"

"五码基基，要是一码基基收三石，那不就有十五石了？"

"十五石倒有，可那又有啥用！"

得满的父亲颓然瘫坐到稻草捆上，拿出了小烟袋锅。

金星同志也在老人的身旁坐下。老人脸上的沉郁之色这才消退了一点，皱皱巴巴的眼角上现出了柔和的气色。

"您是说交了租子就剩不了多少吧。"

"不光是租子，唉，说起来真叫人憋气！"

老人用那使人联想到树杈子的粗糙的大手装了一袋烟，沉重地叹息道。

"除了交租子，土地税也由佃户出吗？"

"是啊，除了这些，我们该出的还多着呢。"

老人打了几下火镰，点着烟，两颊深陷地抽了几口，才接着说：

"光是地租就得交六成， 土地税当然也要我们佃户交……再说，欠的债又多。今年口粮不够，借了一些，可是去年和前年的还没还清呢。三口人背了一身债，好象是都没干活，光拍着肚子吃饭似的。"

"借债要付几分利？"

"七分利。借粮的利息更大，夏天借一袋米， 秋天得还一袋半。"

老人又叹息着，抽了几口烟。

金星同志一开始和老人交谈，得满和母亲就停下连枷，坐到

一边去捋稻穗。

“妈，早点做晚饭吧。”

“嗯，就是愁没有菜呀。”

母亲跟儿子小声嘀咕。

金星同志听老人说了一阵，就和得满一道走进村子。

一到傍晚，就刮起了冷风，象泼了凉水似的，大地顿时变冷了。碎稻草被刮到空中凌乱地飞舞，得满家前面大池塘的水面上也落了一层碎稻草。

“这些日子继续办夜校吗？”

“办不起来。洪地主下来催租催得紧， 乡亲们黑夜里也忙着打场，连眨眼睛的工夫都没有，大家凑不到一块儿。”

“这村的人，都种洪地主的地？”

“大都种洪地主的地，前面的那片平川都是洪地主的。”

金星同志没再说什么。他的眼前浮现出方才看见的得满父亲的紫铜色的脊背。那露在破汗衫外面的脊背，那叫烈日曝晒、汗硷浸泡得脱了几层皮的脊背，已经不象是人的肌肉，简直象烧过了火候的陶器。老乡们就是这样在象把自身熔化在地狱的油锅里一样的苦役中同土地搏斗，打了颗粒饱满的粮食，然而这些粮食就要全部归别人所有了。 这是什么样的强盗逻辑呀！ 尽管这是金星同志了解得极为透彻的矛盾，但是他却觉得生平第一次看到盗贼横行的世道。他忽然想起了万景台。车得满父亲的脊背和祖父的脊背，交替着在眼前浮现。他在彰德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回家，看见祖父也穿着那种露出脊背的破汗衫，忙着脱麦粒。祖父穿的汗衫烂得更厉害， 连肩膀都遮不住。 不知他流了多少汗，土布灯笼裤的裤腰都是湿漉漉的。现在，祖父在干什么活？打谷子还是打豆子？不论做什么活，情况大概跟这个地方一样，也一定会有日本鬼子去逞凶的。祖父也许正点上一袋烟坐在廊台上叹息吧，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沉重的忧愁……

金星同志同车得满一起绕过池塘，朝挨挨挤挤地坐落着小草房的地方走去。因为心里不平静，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朝哪儿走。

“要到京植同志家去吗？”

“要是他在家，就去看看。——事情再忙，也不该停办夜校。”

前些时候，金星同志在张斗村同时建立了农民夜校和妇女夜校，并且指定韩京植和一个民族主义系统的青年做教员。今天他到张斗村来，就是要了解夜校办得怎么样。

当他们快走到韩京植家的时候，路旁土墙院里响起了炸雷似的吼声。

“这是怎么回事？”

金星同志突然站住，问得满。

“象是那个洪地主在发脾气。这是管家的院子。”

“他跟谁发脾气？”

“跟咱村里的乡亲。最近他天天这样折腾人。”

金星同志站了一会儿，谛听院墙里的叫骂声。

那嗓门是个老鸹嗓子，吼得象是要把院墙震塌似的。不时还响起敲打什么东西的声音。金星同志想听听老鸹嗓子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声音，可是始终只有一个老鸹嗓子在大吵大嚷。

“里头有好多老乡呢。”得满从土墙缝里偷看了一眼， 回来小声说道。

金星同志默不作声地转身向有棵柳树的大院子走去。

“进去？”

“进去看看。”

得满见金星同志要到洪地主所在的院子里去，不禁暗暗来了劲。 他悄悄地跟在后头， 猜想金星同志究竟为什么要到院子里去。大门外停着洪地主的一辆马车，拴在柳树上的两匹马甩着鬃毛打响鼻。

金星同志推开大门走进院子。只见满脖子肥肉的洪地主，铺着个绸垫子坐在廊台上，俯视着院子。院子里有十几个被喊来的庄稼人，双手贴在小肚子上低头站着，只有两个庄稼人坦然地蜷着腿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烟。

“你翻翻李治根的帐簿，他不是存心赖帐， 还能不知道自己欠了多少债?”

洪地主转脸朝身旁的管家喊道。他穿着灰哔叽长袍，不停地扇着扇子。他满身肥肉，稍微动一动就是一身汗，所以不论是什么季节，总带着扇子。

他身旁的管家，头发灰白，鼻梁上架着一副白金框的眼镜，正拿着黑皮帐本哗啦哗啦地翻着，身边还堆着许多帐本和钉有借据之类的夹子，以及算盘、砚台和刚用过的细毛笔。这场面象是把佃户们喊来要施加酷刑似地强迫他们马上订什么契约的样子。

片刻之后，管家翻开帐本，报开了李治根欠的债：哪年哪月哪天借了多少，头一年连本带利共欠多少，后来又利上滚利滚成了多少，如此这般，五年前欠的十块钱现在已滚成了八十块。管家的嗓门尖利刺耳，他一发狠，那尖嗓门更象用刀子撕裂院中的空气一般难听。

李治根的债还不止这些，他年年欠租，折合成钱，就象几何级数一样越滚越大。

那个叫李治根的农民低头站在院子当中，呆了半晌，才抬起头来开口说：

“地主老爷。”

“怎么，有话说吗？你说说看，俗话说犯了死罪还让说话嘛。”

洪地主对着自己红红的肥脸扇着扇子，斜睨了他一眼。

“你说帐本上记得清楚，就当它算对了吧， 可是叫我今年还清，我就没办法啦。还是求你行行好，让我今年只交今年租子，那些旧债拖一拖再说。”

“这是什么话！那些老帐，越拖利息越多，你还想拖？真是没有良心。少说废话，你干脆把地交出来。地再多，也没有租给你这号人的！”

“那怎么行呢！”

“有什么不行？地是我的，你不过是我的佃户。”

“这个谁不知道。”

“你知道还想耍赖皮？哈哈哈。”

洪地主整个身子耸动着笑了一阵，然后忽然现出和气的样子，伸手把腿盘了盘，说：

“那就这么办，找个对你我都有利的办法不就行了？我问你，你想把那些老帐再拖一年，那你明年就有本事还吗？或者后年就能还吗？我看你到啥时候也还不清，这是明摆着的。所以嘛，你就听我的话。我要在长春办一个碾米厂，现在正缺人手，你要是给我弄个人手，记在这帐本上的债就不成问题了。当然，你是不肯丢下地不种到我的工厂里去干活的，而且也不该那样做，所以嘛，就叫你的儿子五孙到长春去好啦。五孙去干个四、五年，还怕还不清债？方才跟郑老头也说过，这样办对你们好，对我也好，真是个走六子棋的头一着儿哩。郑老头已经答应送他儿子去了。我是看着你们这些种我的地的伙计们挺可怜才这样做人情，想着法儿给你们解决问题的。”

洪地主举起扇子指着郑老头，边说边重新盘了盘腿。

“真是至理名言。谁不感念你的大恩谁就是牛犊子。”管家帮腔道。

一句话，他们这是不但要抢走佃户们打的粮食，还要抢走佃户们的人。

洪地主这个象毒蛇一样阴险狡猾的家伙，在长春开起大碾米厂时，就已经打好了抽佃户的劳力去办厂的如意算盘。他心中早有了个小九九，认为抽来抵债的佃户劳力，是可以象赶绵羊一样

任意摆布的，只须付一半工钱，就能役使他们。因为这些人全家都拴在他的田地上，生杀大权都操在他手里。他认为，他那新办的工厂兴隆与否，就要看他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大权耍花招了。

单单在张斗村一个地方，洪地主就打算要抽几十个人，所以一到村里来，他就做出饿虎扑食的凶样子，威逼农民立刻交租，然后又气势汹汹地逼着要人。现在被传到院子里来的大都是被逼迫着要交出儿子或者交出弟弟的佃户。

得满也已被暗中圈定，只不过还没有传到罢了。

“地主老爷，”站在后排的郑老头摇晃着有头风病的脑袋，挤到前面来，说：

“你说我答应送儿子去，哪有这样耍奸抢人的理呀？我压根儿没答应你送儿子去，半句也没答应。你知道我家过的是什么日子。要是交出了我的儿子，我怎么过日子呀？交了今年的租子，我家里连个把月的口粮都剩不下，再抽走一个人手，谁来养活家口？你要是真心做人情，就该体谅我们的难处。”

郑老头这么一说，洪地主立刻暴跳起来：

“什么，耍奸？你敢这样无礼！我这个债主照顾你们佃户的苦衷，才告诉你们，要是没法马上还债，就先出个人替我干点活。这是耍奸吗？你这个混蛋，强盗，我马上抽你的地，抽你的地！”

洪地主举起扇子连连敲打着廊台，吼叫起来。

看到这儿，金星同志挤开人群跨到前面去，转身向农民们说：

“乡亲们，你们犯了什么罪，这样低着头由着他混蛋、强盗地骂？是你们讨这个地主在张斗村前川流着汗种出来的粮食吃，才这样低声下气吗？快挺起腰杆抬起头来！你们打的粮食，是你们勒紧腰带流血流汗种出来的。地主是靠抢你们的粮食吃才肥起来的，而不是啃地契啃肥的。可是你们为什么象死人一样连句话都不敢说，由着他这样臭骂呀？强盗不是你们，强盗是这个地主。这个把你们打出来的粮食抢得精光还嫌不够，又想抢你们的人的

地主，才是强盗！”

“什、什么？这、这是哪儿来的学生，竟敢骂我是强盗？”

洪地主两手哆哆嗦嗦地打开扇子，使劲地扇着，气得屁股直打颤。

“小心点儿，他是独立运动的领导人。”

管家捅了捅地主的屁股，小声嘀咕。然而气急败坏的地主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

不管洪地主怎样暴跳，金星同志还是继续向农民们讲了许多鼓劲儿的话，然后转向气得直蹦的洪地主厉声说：

“你这号人才是天底下最残暴的强盗，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常识了。我们认为你们的后台——权力机构本身就是强盗。你要好好记着，这些善良的老人今天虽然象温顺的绵羊一样服从你，但他们不会老是这个样子。你应当明白，他们总有一天不再用自己的血汗给强盗们建造宫殿，而将依靠自己的力量用拳头去砸碎强盗的宫殿。”

金星同志这样痛斥了地主以后，又转身向着农民们，说：

“大家都出去吧，我们应当活得有骨气些，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

他仿佛拥抱大家似的，张开双臂把大家推向大门口，老乡们的勇气被他鼓起来了，闹哄哄地拥出院子去，有的还气冲冲地瞪着地主，“呸”地吐了一口唾沫。

“你们往哪儿去，快给我回来！”

洪地主抬起笨重的身子，霍地站起来大声叫喊。管家慌忙扯住他的长袍下摆：“镇静一点，他可不是普通的学生，是独立军的领导人。”

“什、什么，独立军？他哪是什么独立军，一个年纪青青的学生嘛……”

“咳！你别吵啦，说不定他还揣着小手枪，这儿跟长春可不

一样。”

管家好不容易把要朝大厅廊台底下跳的地主按住，让他坐下。洪地主气得两只腮帮子上的肥肉扑扑直跳，粗脖子和大脸盘上好象要掉血点子，那象癞蛤蟆一样鼓起的大肚子也憋足了气，很快地一会儿凸出来一会儿凹进去。

人们都走光了的院子里，斜躺着房檐的影子，一只好象刚吃过耗子的黑猫，蹲在院子里用前爪擦脸。

“安默先生到吉林来，叫那个学生顶得连演讲都没能讲完。还有，安默先生被抓去以后，也是那个学生发动社会各界把他救出来的。要是触犯了他，小命儿难保啊。”

管家因为自己是把房柱子栽在张斗村过日子的，所以希望他的东家尽可能不要在这个地方搞得太霸道。他知道，如果搞得太凶，东家一走，他就要替东家遭殃了。

“他打断了安默的演说又怎么样？他骂我是强盗，我就该一声不吭地听着？我怎么成了强盗？张斗村前川的地是谁的？我把地租出去收租子就是强盗吗？妈的，你这个败家子，你害怕什么，那么低三下四的？”

“咳，叫你别这样嘛！在吉林附近这么闹，是要吃黑豆子的呀。”

“黑豆子就那么可怕？你这个不争气的混蛋！”

洪地主抱起一叠帐本和文书朝管家的脸上掷去，管家扑通一声仰脸倒下，连花镜都甩到了一边。

三

这天晚上，停了多日的张斗村农民夜校和妇女夜校又重新开

学了，老乡们闹闹嚷嚷地聚集到夜校里来。

金星同志在管家的院子里痛斥了洪地主，然后把农民们领出来，这事很快就传遍了全村，成了大家谈论的话题。

“可不，先生出马了。那姓洪的算个啥，根本不是对手。”

“听说先生一跨到前面去，姓洪的和管家脸色就变了，管家还跟东家咬耳朵，叫他忍着点。哈哈哈……”

“姓洪的没听明白，管家还用拳头捅了捅东家的屁股。哈哈哈……”

上夜校的人们七嘴八舌地谈着笑着。听了这些传闻，过去不上夜校的人也都闹哄哄地跑来了。

两个夜校的房子里都挤满了人，妇女夜校早已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大个子韩京植站在黑板前面，他念一声字母，妇女们就一条声地使劲跟着念。今天晚上新参加的妇女多，所以又从头教一遍。

天下的地主都没啥可怕，姓洪的这等人尽管有土地有势力，可是金星先生一进村，不也就不敢动弹了吗！大家这么一想，胆量大了，读书的声音也就更响了。

“나냐너녀”(na.nia.ne.nie)

“나냐너녀”

姑娘们睁着晨星一样的眼睛，一面看着字，一面跟着念。过去不上夜校的妇女，今天认识到夜校是一股制服地主的力量，也热心地跟着念起来。

“嫂子，那个‘가’(ga)字好象镰刀旁边竖着一根树杈子。”

“真象。这么说，‘갸’(gia)字就象竖着一根长着两个疖疤的木头。”

妇女们念完字母，这样说说笑笑。

农民夜校也开始上国文课了，由金星同志亲自教。他站到黑板前面，一个字一个字地点着教，大家劲头十足地跟着念。

这时候，管家的院子里，姓洪的正准备动身，管家全家出动，又是给东家的马车上铺虎皮坐垫，又是朝车上装东西，忙得不可开交。管家把一瓶白干塞在马车里，悄声说："路上喝吧。"一脸沮丧的洪地主一声不吭地上了车。

"明天开始，一准把粮食运到吉林车站。"

管家对坐在车上的东家说。洪地主仍然一声不吭，显然是憋了一肚子气。说起来，就是他本人不来，租子照样可以收到，他所以亲自来张斗村，倒不是为了收租，而是为了抽人。可是这个计划完全落了空。

管家怕的是黑豆子，姓洪的怕的却是治得人不敢动弹的那个青年人凛若冰霜的气概。他是被这气概打掉了气焰才逃走的。

马车朝冒出了月亮的原野奔跑。姓洪的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子上，瞪着充血的红眼睛向四下张望。他觉得这片土地都不是自己的了，好象这里那里都有农民挥着大刀迎面扑过来向他讨还血债，吓得心都凉了。

这天夜里，夜校放学以后，金星同志把妇女夜校和农民夜校的学生召集到一块，跟他们一直谈到深夜。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团结，要学文化呢？为的就是使张斗村的人不再过象今天这样的苦日子。现在，张斗村老乡们的命运都掌握在惨无人道的洪地主手里，一年到头流着汗种出来的粮食都被他抢夺一空，这还不够，还得供给他人力。白天，郑老头说姓洪的要奸抽人，这话说得千真万确。姓洪的仗着他有土地这样一个天生存在的东西，横行霸道，用尽种种欺骗、强迫、利诱的手法，敲骨吸髓，榨取张斗村人们的膏血，养肥了他自己。我们要在这种人的剥削下生活到什么时候呢？难道就应当一直在这样的强盗的淫威下低首下心，忍着疼痛，让他抽筋剥皮，剔肉刮骨吗？

里外两屋的人都把视线集中到坐在煤油灯下的金星同志身

上，静静地听他讲话。今晚的座谈跟以往不同，因为现在正是大家都感到穷困的威胁迫在眼前的时候，所以他们觉得金星同志的话句句入耳，每一句都说到他们的心坎上。

金星同志继续说，我们必须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这种痛苦的生活绝对不是永久不变的，这个强盗社会总有一天要完蛋。但是这一天不会自行到来，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鬼子，这一天才能早日来到。现在，地主依仗的势力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要打倒地主，就要早日打倒日本鬼子，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打倒不了地主。我们主张团结，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要学文化，原因也在这里。

青年们听着他的讲话，都不由地攥紧了拳头。得满和韩京植觉得乡亲们通过今天这件事都大开了眼界，心中不禁高兴起来。他们恨不得金星同志立即下令去狠揍地主，放火烧掉管家的房子才好。得满的两只拳头直发痒，但他知道不管什么事情，没有金星同志的指示是不能随便行动的，因此他总是自己哄住发痒的拳头。

第二天，金星同志访问了张斗村的每一户人家。他忧心忡忡地想，他们向姓洪的交了租以后能剩下多少口粮？能不能度过寒冷的冬天？能不能给小孩子和老年人做套衣裳穿？他去看望每一家。不管哪一家穷困的情形都一样，交了六成的租子和土地税，还了其他欠款，就毫无剩余了。当他离开的时候，总是迈不开脚步，总想多给这些在黑暗的阴影笼罩下的人们多讲一些安慰的话，鼓劲的话。而那些庄户人则拉着他的衣袖，挽留说，正是收秋的时候，总该吃顿午饭再走嘛。

乡亲们的一片令人感激的心意，更使他心里难过。

他来到得满家，得满的母亲一个人正蹲在院子当中簸簸箕。

原先堆在廊台上的好几麻袋稻子，因为管家催得紧，早托邻居分装在去吉林的牛车上送走了。现在，母亲把昨天用连枷打过

的碎稻草装在簸箕里，不停地簸着。梳了个纂的花白头发上，连条毛巾都没蒙。簸箕前面没有落下一颗稻粒，只有碎草末和秕子朝外乱飞，她的头上和肩膀上也落了一层。

“大娘，没有稻粒儿，干吗还这样辛苦？”

“总以为会有点什么嘛！”

母亲急忙把簸箕里的东西往木盆里倒，强忍着眼泪。这样簸出来的稻粒儿却也装了半木盆。金星同志从木盆里抓了一把稻粒，放在手掌上搓了搓，没有几颗是饱满的，尽是灌浆之后又干瘪了的秕谷。

“剩下的稻子总共有多少？”

“谁也没称过，就那么倒到缸里去了。”

母亲又装上一簸箕碎稻草簸起来。

金星同志转身打开门走进灶房，因为他常来，知道米缸放在厨房角落里。他先把上面点了四个白点的大缸揭开来看了看，这口缸虽然大一些，但也装不下一石稻子，可是连它也没装满。他又把大缸旁边坛子似的小缸揭开看了看，里面装的不是稻子，而是满满一缸高粱糠。此外不管往哪儿看，再也没有可以装粮食的东西了。象煤油箱一样的碗橱里，只有两个饭碗和几只缺了口的大碗，旁边乱放着熏得黑黑的小扁锅和筷子、勺子之类。

把两只饭碗的盖子揭开一看，每只碗里都留有两三勺饭。这两只饭碗，即使盛满了饭，也只够得满和他父亲两三口吃的，可是并没有吃光，大概是留下来当中饭了。

金星同志心中感到一阵刺痛，眼前变得模糊了。

“往后， 他们父子两个大人靠吃什么来支撑那么大的身板？侍候这两个大人的母亲又能得到些什么来糊口活命啊？俗话说腰带便是口粮，难道真要勒紧腰带过日子吗？”

他想起了住在抚松的母亲，心里一阵刺痛。在这间厨房里，他好象看见了母亲的面容，感到了母亲身上的气息。

他走出厨房，看见得满的母亲丢下簸箕，无力地坐在稻草上哭泣。

“大娘，不要哭啦，总有办法活下去的。”

“我不是担心过日子，是觉得你心肠那么好……”

母亲说不下去了，撩起裙角擦眼泪，可是泪水越擦越多。过了一会儿，她那象铁耙一样粗糙的手才又抖抖索索地拿起簸箕，朝里面装碎稻草。

金星同志怀着刀绞般痛苦的心情，走出得满的家。他甚至都不想马上回吉林去了。他想什么时候才能排除这些血泪和痛苦，让这大地变得豁然清明起来呢！

他漫无目的地来到村前。空旷的田野，秋风一阵阵吹过，大地也象是沉重地栽倒了正在呜咽。水还没有干的稻田里，有着数不清的脚印。那是些穿不起鞋子的脚留下的五个脚指头的脚印，有孩子的，有大人的……。这块地不知是谁家的，显然全家大小都来搬过稻子，处处是令人痛心的痕迹。跨过一条田埂，又是一块这样的田。他忽然想起在彰德学校念书时，也曾这样怀着痛苦的心情漫无目的地在平壤城里转了一圈……

淫雨连绵的雨季，许多房檐低矮的破草房挨挨挤挤的土城廊，遍地泥泞不堪。这地方，路就是院子，院子就是路，一走过这里，处处可以闻到爆玉米花、烤红薯的香味和呛人的烟味。土城廊的边沿，到处是被赶出了家园的人们搭起来的窝棚。从这些门口围着草帘，顶上铺着枯草的窝棚里，不时传出老人的咳嗽声。赤条条的孩子们，面色焦黄的妇女和汉子们，老是不知从哪儿背些什么东西来，也有正在削木头的，打桩的。

他们的生活情况比土城廊本地人还要困难，不，与其说是生活情况，不如说是为了过日子而拼命挣扎的样子，叫人目不忍睹！

他们为什么失去了家园，是从什么地方大批涌到这里来的呢？

金星同志绕过水坑，从一个草棚前面走过的时候，猛然听见孩子凄厉的哭声，通过那叫喊妈妈、妈妈的悲切的哭声，他仿佛看见了孩子们面对着巨大的不幸的阴影索索发抖的样子。他那正要跨过泥坑的脚，突然僵住不动了。

他急忙走过去朝地窖似的草棚里看，只见有一对小姐弟正坐在妈妈的尸体旁大声号哭。

“妈呀，米汤都熬好啦，你怎么不吃？妈，你看看我，快睁开眼睛看看我呀。”

小女孩把脸贴在妈妈蜡黄的脸颊上蹭着，呼唤着。

“妈，你别死，死了可不行，不行啊……”

象是弟弟的小男孩，急切地摇晃着妈妈的肩膀，把被眼泪浸湿的脸埋在妈妈怀里战栗着。那个把一切都抛闪在一张破炕席上的不幸的女人，毫无声息地听任孩子们摇晃。没有门的草棚，垂着草叶子的棚顶，棚顶上雨后的积水仍在滴落。当作小院子用的荒草地上，一只小黑狗也在呜呜叫着打转转。院子里放着一只用红粘土烧成的火炉， 炉子上搁着一口小扁锅， 锅盖缝里冒着热气。看来，里面是妈妈没来得及喝的米汤。

怎能就那么走开呢！金星同志走进草棚，摸了摸女人的手，已经冰凉了。他好不容易拉开两个哭得死去活来的孩子，找了块破布盖住女人的脸。然而这块破布，怎能把这女人对这个社会的数不尽的怨恨盖没呢！就是把她的眼睛遮住，也不能把小姐弟俩拼命哭喊的可怜样子从她的视网膜上抹掉啊！

好象天下的一切不幸，一下子塞满了这个没有半间屋大的小草棚，使他感到难受，喘不过气来。

两个孩子象是受到这天大的不幸的重压，忽然止住哭声，肩挨肩地相互倚偎着抬起眼睛呆呆地望着金星同志。看到那小女孩面黄肌瘦、小男孩满脸眼泪鼻涕的样子，他心就收紧了，呼吸也急促起来。

“孩子，你爸爸呢?”

金星同志看到草棚里再不会有别的人，便这样问了一声。

小女孩诧异地望了他半天，才回答说：

“爸爸干活去啦。”

“那就快去告诉爸爸呀?”

“我怕监工，不敢去。”

“监工?”

“工地上有很多监工。我们也是叫鬼子拆了房子，撵出来的。”

“什么，鬼子拆了你们的房子?”

“嗯，他们还打了我们的妈妈。”

“那么，是挨了打才死的吗?”

“是饿病的，又挨了打，就死啦。”

小女孩抬起机灵的大眼睛盯着人看。金星同志听了她的话，不禁涌起一股怒火，不是野兽能干出这种事来吗!

“孩子，跟我一起到你爸爸那里去。”

“大哥，你是哪儿的?”

“我住在万景台。你快跟我一起到你爸爸那里去。”

这时候，邻居妇女们赶来了，一个个气得咬着牙痛哭。听她们说，一个要盖工厂的日本财阀到来的那一天，小姑娘的妈妈拒绝拆房子，就遭到了一帮日本监工的毒打。

“她本来就一直闹病起不来， 日本鬼子又用皮鞋踢她打她，她还活得了吗。咱朝鲜人怎么才能报这个仇呢。——哎哟，嫂子呀，你死得冤，也该闭上眼睛呀，把什么都忘掉好好地睡吧……”

一个妇女掀掉蒙在死者脸上的破布，盯着她的脸，凄惨地哭诉着。

金星同志按着愤怒得猛烈跳动的胸口，一口气跑上了土城廊的坡道。

“快走。”

他紧紧地攥着小女孩的手，走过坡道，来到盖工厂的地方。这里，到处铺着路轨，矗立着一幢幢高大的建筑，遍地都是人，披着监工服的日本监工不时地尖声叫骂。装满泥土的手推车在路轨上奔驰，工人们把大块的石头用粗麻绳吊在木杠上，两人一对地扛起来艰难地迈着步子。搅拌水泥的工人们，有的在平地上，有的在高高的踏板上，搅拌着混凝土，震得铁板哐啷哐啷响。喊号子的声音，捶打铁器的声音，哇哇喊叫的声音混在一起，整个工地象是在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混乱中挣扎。另一头，在乱糟糟地拆房子。不知要盖什么工厂，鬼子们正在把一个个村庄平掉。他们在漫天的尘土中，掀房顶，砸墙壁。这边那边都有土墙哗啦啦地倒塌下来。用榔头敲椽木拔大铁钉的声音，也丁当直响。

在一条河边，架起了许多石头灶，这儿一堆那儿一堆地放着好多行李：箱子、锅碗瓢盆、铺盖卷、破柜子和大小水缸等等，完全是一片流离失所、穷困不堪的景象。人人脸上都笼罩着郁忿的神色，他们这些人连一个临时居住的地方都还没有找到，仍在忍受着烈日的曝晒。一位头发象葱根一样白的老太太，把一口小扁锅放在石头灶上，不知在煮什么。她不停地用扇子扇火，头上和身上落满了白灰。离开的人也不少，这里面有把家当装在牛车上的，装在背架上的，也有把东西顶在头上的妇女，长长的人流塞满了道路，滚滚而去。他们谁也不笑，谁也不哭。

哪儿也找不到小女孩的爸爸。手推车来来往往的地方，搞爆破的地方，都没有。小女孩一看到那些日本监工在大声叫骂，就吓得紧靠在金星同志的身边，紧紧地攥着他的手不放。

“小姑娘，别害怕。你是哪国人？”

小女孩愣愣地抬眼睛望着他，好象在反问怎么突然问起这样一个问题。她那忽闪忽闪的机灵的眼神，太早地流露出过重的悲哀和过多的疑问。

“你说说你是哪国人？”

“朝鲜人……”

“对，是朝鲜人，当然是朝鲜人……所以，你别害怕，这儿是咱们的地方。”

干吗问这些问题，又说这样的话呢？也许是自己向自己发问，在暗自下决心吧！

他走到一处地方，看见一条挖得很深的壕沟。地下冒出来的水，把沟底灌满了，两台抽水机正往外抽水。沟里都是些光着膀子的工人，这情景就象在哪一幅画上看到过的地狱一样。沟里的水，看来总也抽不尽，工人们都泡在水里挖泥。一锹稀泥，要翻三个台阶才能抛到地面上来，每层台阶都站满光着膀子的工人。挖上来的稀泥，象赤豆粥一样老往下流，工人又把流下来的稀泥铲起来抛到上面去。

小女孩在这里找到了她的爸爸。

“爸爸。”

她这么一喊，水沟里的工人都抬起头来。他们一个个头发蓬乱，黝黑的脸象涂了黑漆一般。他们的脸上和光着的身上，淋漓的汗水在烈日下闪闪发亮。一个工人哗哗地蹚着水走过来，这是一个肩膀宽阔、胸脯挺起、看不出有多大年龄的汉子。他往前走了几步，就愣怔地站住了。

“妈死啦，爸爸……”

女孩子哭着喊道。她爸爸的脸色顿时变得象泥土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望着女儿。过了片刻，才走到沟沿，爬上滑溜溜的壕沟。站在上面的工人，伸手拉了他一把。他一爬到地面上，睁着充血的眼睛朝女儿瞅了半天，就往一块土坷垃上坐下去。他的脸上和脊背上，不住地淌着汗。

“别哭，哭能把死了的妈妈哭活吗？”

女孩子的爸爸沉重地叹息着低声说。那女孩子还是跺着脚直哭：

“爸爸，你就不可怜妈妈吗？”

“可怜，她是那么挣着要活下去……”

女孩子的爸爸连连地忽闪着眼睛，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顺着浓密的胡茬不住地往下滴答。对面土堆上，一个戴着豆叶形小帽的日本监工，用半通不通的朝鲜话喝问为什么不干活。

女孩子的爸爸装作没听见，哄着女儿说：

“回家去吧，等会儿敲了钟，我就回去。”

他又坐了一会儿，才从土坷垃上站起来，象醉汉似地趔趄着一步一滑地走下沟去。女孩子蹲在阳光灼热的土坡上，等待着敲钟。

“大哥，你回去吧，谢谢你。”

“好，我走啦，可你还得等多久？”

“不要紧的。”

金星同志想不出对这个机灵的小女孩应该再说些什么，在这令人难过的刹那间，幸亏记起兜里还有两枚准备买书的银币，于是就把渗有爷爷汗水的两枚银币塞在女孩子的手里。女孩子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哭起来，他真想和这小女孩一起大哭一场。咳！我兜里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钱？对这个小女孩，对她爸爸，我就不能给他们大一些的、带有根本性的东西吗？

他跟小女孩分了手，并不想回家，便信步走去，不觉进了城。

那天，他在平壤城里转来转去，为了使痛苦的心情平静下来，作了多大的努力呀！在那日本色彩挺重的街上，在那柳树葱茏的大同江边，他遏制着心中的愤懑，一遍又一遍地想着那些可怜的人。

手里托着两枚银币哭泣的女孩，漆黑的水塘里的工人，失去家园远走他乡的人群……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就是这样蹂躏着这个国度的人民。

假如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这些农民何必漂流到这人地生

疏的外国的张斗村来忍受这种充满血泪的痛苦呢！难道我们的祖国和民族的五千年悠久历史就这样终结了吗？我们的血统就这样断绝了吗？啊，忘不掉的事情太多了！那梳着小辫子、穿着短裙子、眼神机灵的小姑娘啊，现在你在哪儿拉着弟弟的手，失神地望着天空想念着妈妈呢？

第二天傍晚，金星同志离开张斗村的时候，心情越发沉重，仿佛把拉着他的衣襟痛哭的现实留在背后了。广漠的原野上，一群燕鸟在凌乱地飞翔。这些燕鸟，为什么在阴沉沉的天空中边飞边叫？难道它们也在为这充满血泪的大地痛哭吗？

“叔叔！”

当他回到吉林城里的时候，一帮小孩子高声欢叫着朝他跑来。凤淑和双胞胎象赛跑似地飞跑。凤淑一看双胞胎要赶到前面去了，就把鞋子脱下来拿在手里，象张开翅膀一样张着两只胳膊直朝前冲。

“叔叔！”

三个小孩同声喊。金星同志张开两臂，准备把飞奔而来的凤淑抱起来。凤淑好象早料到他会这样，一下子就蹦到他的怀里。

“叔叔！”

“噢。”金星同志的眼睛里汪满了泪水。

“叔叔，我挖菊芋吃啦。”

“怪不得嘴上尽是泥。”

“嘻嘻。”

凤淑还张开小手给金星同志看，手上也沾满了泥。双胞胎跺着脚要金星同志快放下凤淑来抱他们。

“哎，不行，这是我的叔叔。”凤淑白了他们一眼，冲了一句。

“不，不，是我们的叔叔！”

“好，好，我把你们都抱起来。”

金星同志一手抱着凤淑，另一只手把善童和仁童一下子都抱

了起来。三个孩子在他的怀里高兴得咯咯咯地笑。

“咳呀，尽是泥，这还象话？先擦擦嘴，再抱你们。”

他把三个孩子都放下地，掏出手帕， 先给仁童擦嘴。 这一下，仁童瞅着凤淑神气地笑了，那样子似乎是说：你看，叔叔还是先给我擦。金星同志接着又给善童和凤淑擦了嘴。

“凤淑，你怎么把鞋子拿在手里不穿？”

“破啦……”

凤淑把头一歪，垂下了眼皮。

金星同志拿过她手里的鞋子看了看，鞋底已经折断，鞋帮也差不多全破了。他叫凤淑穿上，然后把鞋脸儿一提，脚指头就从鞋底漏出来。凤淑穿着这样的鞋到处跑，嫩脚指头都硌破了。再看善童和仁童的脚， 倒都穿着象运动鞋一样的鞋， 不过也都破了，仁童的鞋帮上也露出了小脚指头。

“走吧。”

他一手拉着凤淑，另一手拉着双胞胎，朝刚才经过的牛马行大街走去。

“叔叔，上哪儿去？”

象喜鹊一样跳跳蹦蹦的凤淑，走了半天，才显出挺纳闷的样子，抬眼望着金星同志的脸，问道。

“嗯，到商店去。”

“到商店去干吗？”

“去玩呗。”

“商店哪是玩的地方呀？”

“我领你们去看看。”

凤淑高兴得又蹦蹦跳跳起来。双胞胎也高兴得直蹦，他俩拉着金星同志的一只手跟着走，总是互相碰碰撞撞的。善童怨仁童不让自己拉叔叔的手，朝仁童瞪白眼；仁童也怨善童不让自己拉叔叔的手，同样也翻着白眼瞪善童。

没多大工夫，金星同志来到卖胶鞋的铺子，给三个孩子各买了一双胶鞋。

这简直是从天上掉下个元宝来，孩子们高兴得直拍手。

“来，穿上试试。”

金星同志把孩子们脚上的旧鞋脱掉，给换上新胶鞋。他怕鞋子不合脚，一个个地摁了摁鞋尖，摸了摸后跟和脚踝骨，仔细地看了半天。

“善童，你的鞋不合脚，脱下来。”

“不，合脚。”

善童生怕一脱下就不给他穿了，拼命想跑开。

“善童，这就不对了。”

“正好嘛……”

金星同志呵呵地笑着，捉住了要跑的善童，然后把他抱在怀里给他脱鞋，善童不愿脱，两腿直踢蹬。

“你看，这儿还有嘛，你怕没有合脚的吗？——对不起，请你给他穿一下。”

金星同志捉着善童踢蹬的腿，向商店老板说道。

老板换了一双鞋子，给善童穿上。

“看，这一双更好。”

善童抹了一把涌出的眼泪，站到地上。金星同志怕这双新鞋还是不合脚，又前前后后仔细看了看。鞋子似乎稍大一些，他又反复地摁了几次鞋尖。

“好，正合脚。”

他买了鞋子给小孩子们穿上之后，忽然想起了得满的母亲的踩在碎稻草上的皱皱巴巴的脚，那象龟甲一样皴裂的脚背，那滴在脚背上的泪水……在这儿想到这些，心中更觉难过。她的脚可曾穿过一双胶鞋？多大的尺寸才合适呢？他想起了住在抚松的母亲的鞋子，觉得这样的尺寸大概可以了。

“掌柜的，再给挑一双带尖尖的胶鞋。”

他挑选带尖尖的黑色胶鞋，挑来挑去挑了好半天。这是特意给大娘买的，他想尽可能买双底厚、帮子结实、经久耐穿的好胶鞋。

“叔叔，那是谁的?”凤淑在身边问。

“是乡下大娘的。”

“乡下大娘?”

“对。”

“叔叔，你自己不买?”

“我的以后再买。”

“干吗以后再买呀，你的鞋子都这样破了?”

凤淑摸着他的球鞋。

“没有钱买你自己穿的球鞋吗?”这回是善童问了一句。

“怎么没有钱?”

“那你也买一双吧。”

三个孩子都叽叽喳喳地喊着叫他买鞋子。然而金星同志没理他们，只替得满的母亲挑了双胶鞋。付钱时，他从制服口袋里掏出十块钱，一股热流又涌上了心头——要是妈妈知道我是这样花这笔钱的，她该多高兴啊！自己的母亲和得满的母亲的脸庞，轮番地浮上他的眼帘，然后又消失了。

一会儿，金星同志一只手拎着孩子们的三双旧鞋，另一只手拿着给得满的母亲买的胶鞋，走出了铺子。

穿上了新鞋的孩子们，象长了翅膀似的，手拉手地跑上马路。

金星同志看见这情景，眼睛里又噙满了泪水。

两枚银币和胶鞋！一种说不出所以然来的痛苦的感觉咬啮着他的心。在这到处是悲剧和痛苦的满身疮痍的大地上，能够给予人们的东西难道就只有这么一点吗?

他抬起湿润的眼睛，凝望着孩子们奔跑的背影，一步步向前走去。

第 十 一 章

松涛国的龙床

一

一天，在龙井遭遇了一场变故的月波和张允三，乘马车回到了崔昆他们的寓所。在街上碰见他们的赵昌振，把形容消瘦象闹过一场重病似的月波扶下马车。月波颤抖的手里拿着拐杖，站到地上。住在对面的、金星同志的房东老大娘跑到门外来，向他们道了辛苦，月波没有回答，张允三则摘了帽子点点头，说：

“老大娘，你好！”

“哎哟，这是谁呀！不是张先生吗？”

张允三凄然一笑，说自己又回到吉林来了。

“那你把女儿放在哪儿了？”

“此刻放在半岛旅馆。”

“啧啧，那孩子没了妈， 该多苦啊！——你们怎么这样没精打采的呀？”

“路上累的。”月波这才吃力地开了口。

“月波先生是从汉城回来的吧？我听说你上汉城去了……”

“去过汉城，还去过间岛。”月波说。

“哎哟，要是去过间岛，那你们也遭灾了吧？”

“呵呵呵，老大娘，你也听说这个事儿啦?”张允三说。

“这事儿谁还不知道？报上吵得那么凶……咳，你们真象车轱辘一样能跑会奔……崔昆先生怎么样了?”

“叫日本鬼子抓走啦。”

“咳，真是……天打雷劈的鬼子……咱朝鲜人怎么都落到了这个地步!”

老大娘一边跟张允三说话，一边拾起他们的提包走进屋。

月波的手提包，连柄儿都脱落了，里面不知塞了些什么，鼓鼓囊囊的，都快撑破了。

张允三的手提包，比月波的稍微新一点。

赵昌振扶着月波朝屋里走。

“我这胳膊，别抓得太紧。”

“我是怕你摔倒啊。”

“摔不倒的，拄着拐杖嘛……”

月波反而晃了晃被搀着的那条胳膊，抬起充血的眼睛，朝好心好意扶着他的赵昌振瞪了一眼。赵昌振知道月波这样气急败坏是什么原因，心中非常失望。崔昆他们在间岛被捕，固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眼前这个月波的一副可怜相，更使他气闷伤心。他感到自己想依靠月波他们去攀登朝鲜革命的巍峨的理想峰，太荒唐可笑。甚至觉得在金星同志的领导下，正以蓬勃的气势向前发展的新的共产主义力量对崔昆他们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近来一直为这些问题苦闷烦恼的赵昌振，今天更加泄了气。

“给我一个枕头。”

月波进到屋里，把手一伸，对赵昌振说。赵昌振打开壁橱拿了个枕头递给他。对门的老大娘插进来说，炕太凉，先不要躺下，说着就跑到外面去了。她用男人一样的大嗓门喊这家大嫂，但没人答应。

“好象没有人，大概都到码头上去了。”老大娘自言自语地走

了。

“我说，咱们再接着谈谈吧。”

刚把耳朵贴到枕头上躺下的月波，又霍地坐起来，闪动着眼珠子瞅着张允三：

“你说他们不是普鲁东主义，不是被小市民式的幻想迷了心窍的人，那他们为什么反对废除佃租的运动？这样下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

月波气喘吁吁地嚷叫着，张允三却一声不吭地点了一支烟。

“当然，我们提出要搞这个运动，这里面是有我们一定的打算的，这是事实。但是，在这样紧迫的时代环境中，难道我们应当躺在炕上等待社会主义到来吗？难道可以不去有意识地使运动加快，而听其自然发展吗？”

月波越说越上火，不知他在路上争吵过多少次，嘴角上的白沫都干了，就象贴着芦苇穗子似的。

在这次龙井会议上，月波提出了废除农民的佃租的建议。他提出这个问题，包含着两大意图：其一，就象他方才说的，企图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其二，更迫切的意图，是要把“高丽共青”的基础全部搞垮。

所谓“高丽共青”，是一个从俄国来到这里扩展势力的团体，这团体钻到“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麾下，疯狂争夺领导权。它所依靠的势力是中学毕业生、教员及其他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

因此，它在农村的基础大体上不是中农就是富农或地主阶级。受到废除佃租的“枪刺”的威胁的正是这些人。正因为这样，“火曜派”积极拥护月波的提议，而“高丽共青”则主张不要触动租佃问题。“高丽共青”责难说，过分关心农民问题，是模仿把农民的“公社”当成共产主义胎儿的“民粹派”的路线。

“荒唐鬼，这是‘民粹派’的路线吗？难道他们打算用青年运动代替共产主义运动？我看，老张同志，你的立场也应该站得稳

一点。为什么不搞夺取领导权的斗争？这里摆着的是革命的命运问题嘛，为什么不搞夺取领导权的斗争？你以为把权力让给‘高丽共青’的那些无知的熊包，社会主义运动就能成功？”

“算了，别再争啦。”

“算了？干吗算了？再说说。”

“你以为咱们掌握了领导权就能有什么高招儿？就能把社会主义革命搞成功？我倒要问问你，咱们直到今天都在吵着干革命，到底有什么收获？”

张允三满脸忧郁地抢白月波。

“怎么，你是说对一切都厌烦了？”

“对了，现在我对什么都烦透了。由于你们搞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这个曾经沸腾过革命热情的胸口受到了创伤，青春白白地浪费了，甚至还失去了妻子。我这个鬓发已经斑白的张允三，现在只剩下一个还不懂事的小女儿和那个装着一捆原稿的手提包。我连仅有的那么一个小女儿都孤零零地丢在旅馆里，一直跟着你们东奔西走，这已经够尽心尽意的了。可你还想折磨我？你以为你抓到了领导权，就能把撒在我胸口上的火辣辣的幻灭的灰烬冲洗干净吗？”

张允三突然狂吼起来。在他这咄咄逼人的反诘之下，月波一时气馁了，嘴唇索索发抖。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冷冷地笑了笑，说：

“你想美化你那不值一钱的英雄主义，来掩饰卑鄙的小市民的劣根性吗？”

月波逼视着张允三的眉心，吐出了象匕首一样尖刻的话语，然后霍地直起腰，象投掷无数尖刀一般倾泻出粗暴的詈骂来：

“你说，你到底为革命做了些什么？你那些不三不四的论文，除了给我们的运动制造混乱以外还能带来什么？有过一丁点儿的好处没有？你老婆死了，你女儿留在旅馆，就那么心疼！难道我

们这些革命家要撇开革命，到你老婆的坟墓前去号丧才对？你呀，你这个人根本就不配干革命！哼，我月波连个死老婆都没有，更没有可寄托在旅馆里的女儿。”

“喂，月波先生，你真的这样朝我的心窝里劈斧头吗？”张允三捶着胸口哭喊。

“住嘴！你还是少哭几声吧。无论是‘高丽共青’的那些无知的蠢货还是你，都不同意废除佃租，也就是说不愿干革命了。可是一讲你们卑鄙，你们就暴跳如雷，摆出一副为无产阶级而战的战士的派头……”

两个人的争论，已经发展到无法讲道理、论是非的地步。为无法实现的或者被冤枉地剥夺了某种东西而感到的委屈，由于自尊心遭到蹂躏而产生的屈辱感，以及为摆脱这种屈辱感而想要尽量使对方多受些痛苦以求得安慰的狠毒的报复心，对于他们的争吵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屋里继续拍着火炕大声争吵，比起张允三来，月波更加气势汹汹，一直在恶声恶气地叫骂。

就在这时候，金星同志回到他寄居的人家，听见争吵声，就走进了对面的院子。

“老大娘，怎么到这儿来烧炕啦？”

“月波先生从间岛回来了，我来看他们。见这炕挺凉的，就给他们烧把火。可是他们干吗这样穷吵哇，简直都是公鸡脾气，一见面就竖起脖子上的毛，扑楞扑楞地跳着干仗……”

老大娘咂着舌头，不满地说。

金星同志站着听了一会儿。屋里又开始了关于废除佃租问题的争论，不知张允三说了些什么，月波大骂那是投到“高丽共青”一边去的背叛行为。

金星同志本想转身回去，但后来又改变了想法，觉得还是有必要进去听听，然后再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他想，他们这样拍

着火炕大声争吵究竟想干什么？这些热衷于派系斗争的人究竟给朝鲜革命带来了什么！为了不让他们继续毒害革命，是应该对他们的谬论进行批判了，他们给朝鲜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多大的混乱啊！就拿白乐振来说，也正是由于这些人，才一度对共产主义持有错误的看法。

金星同志想着这些问题，走进他们的房间。他一进去，他们两个都满脸通红，坐在角落里的赵昌振起身向他打招呼。金星同志朝月波说走远路辛苦了，月波慌忙回答说没什么，还让了个座位。之后，月波便点上一支烟叼在嘴里，瞪着充血的眼睛连连瞟着张允三，好象马上就要破口大骂。张允三也有张允三的架式：挺着青筋暴起的长脖子，坐在一边使劲喷烟。

“听说在间岛发生了不幸，你们能逃脱出来，真是万幸。”

“是经历了一场令人心寒的事故。不过，如果说敌人有抓人的本事，我们也有逃脱的本事，虽然有几个被捕，却也有几个逃脱了。”

月波这才舒展开满脸的皱纹，回答道。

“崔昆先生怎样了？”

“被捕啦。他跳墙的时候挨了一枪，就被抓住了。——会长同学，你来得正好，我有个问题想跟你讨论讨论。”

月波突然正色说道。

“什么问题？”

“不是别的，这次在龙井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具体地说，是废除佃租的问题。过去我跟你就朝鲜革命现阶段的性质问题有过争论，那以后我也做了一些研究，认为会长同学的意见有很多是对的。我们国家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是不能不重视农民问题的，所以我们这次大胆地提出了废除佃租的问题。可是，你知道那些不学无术的‘高丽共青’分子是怎么说的？他们说

这是'民粹派'的观点。真叫人寒心！这号人还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呢……我刚才跟张允三同志争论了一通。”

“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那么张允三先生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

金星同志微笑着，把视线转向了倚着墙坐在那儿的张允三。

“他呀，你先别碰他，他正在气头上。不管是土地问题还是佃租问题，他都觉得烦透了——这就是他的看法。”

张允三只是抬起上眼皮瞪了他一眼，然后默默地喷了一口烟。

金星同志已经看出了问题的荒谬。月波和他的一伙毫不考虑现实条件和可能性，信口雌黄，随便提出这种极左的口号，这对革命运动是有很大破坏作用的。就是他们不搞这一套，青年们也早就对这个腐朽糜烂、充满矛盾的现实抱有敌意了。他们有的灰心失望，恨不得把一切砸个稀烂，有的简直想自杀。对于如此忿激的青年，如果提出这种过激的不能实现的主张，那就犹如往烧红的铁块上浇油一样，势必燃起熊熊的大火，或者引起一场骇人的爆炸。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胡作非为，必然使革命脱离群众，为反动势力发动攻势提供借口，提供诽谤中伤的好材料，并且必然会腐蚀青年们健全的理智。金星同志早就识破了月波和“高丽共青”分子企图乘当前革命形势高涨的机会，为自己的派系打基础、扩大势力的阴谋，因此早就打算要狠狠地批驳他们。今天，既然对方令人可笑地先引出话来想试探我们这方面的看法，就更不能不予理睬了。

“月波先生今天特意提出废除佃租的用意何在？一般地说，土地问题是反封建革命中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同盟者的问题。因此，土地问题或者农民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始终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佃租问题自然也会解决，是不是这样？”

“是啊，这一点我还能否认？列宁也很重视土地问题嘛。实

际上，我们的农民由于这种掠夺性的实物地租，受着多大的苦啊！所以，我主张立即摧毁这一令人诅咒的佃租制度，把它扔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

月波用微微发抖的手点烟。他的手所以发抖，一方面是因为刚刚跟张允三大吵大嚷，过于激动；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听了金星同志无懈可击的话语，对自己贸然引出这个话题深感后悔，甚至产生了一种受到压抑的感觉。

“真是令人痛快的主张！是的，我们不但要废除佃租，而且还要解决土地问题。不，要全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从根本上推翻一切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提出这种主张，而是要用我们自己的手去实现它。因此，我们规定我们的最高纲领是建设共产主义，同时也规定，要实现这一最高纲领，就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革命阶段。”

“会长同学，月波同志提出要废除佃租，并不是主张把它包括在什么纲领里头，而是主张立即把所有的农村发动起来干。这是一种根本行不通的冒进的主张。”

一直闷头抽烟的张允三，脸上仍带着忧郁的神情，插了一句。他觉得月波把自己为了挖“高丽共青”的墙脚才提出废除佃租问题的真实动机隐瞒起来，俨然象是有什么独到见解似地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实在可笑，令人难以忍耐。

“什么，你说这个主张行不通！为什么不能废除佃租？你这是背叛革命，背叛社会主义！”

月波用拳头捶着火炕，向张允三发动了进攻，嘴角上又冒出白沫。他气冲冲地接着说：

“难道我们要坐等社会主义到来吗？我可不想采取这种消极的办法，我要向农民们提出这个积极的口号，并且要实实在在地把废除佃租的运动发动起来。我认为社会主义是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才能取得成功的。”月波用手帕擦着汗。

“哈哈哈，月波先生，别那么激动嘛。我看，主张废除佃租的，除了月波先生大概还有不少人吧。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主张，而在于是不是愿意真正地废除。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废除了佃租，地主将怎么过活？”

金星同志这么一问，月波的眼睛突然睁大了。

“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地主靠什么过活，还要我这个社会主义者操心吗？”

“说得对。我们不能为地主怎样过活操心，相反，我们主张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不过，月波先生的废除佃租的主张，我听起来好象是说：承认地主制度——即地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允许地主占有土地，靠土地过日子，而仅仅废除佃租。是不是这个意思？”

“嘿嘿嘿……”张允三仰天大笑。

月波的脸色铁青，和月波一样，赵昌振的脸色也变了。不知怎的，他觉得理屈词穷陷于被动的，好象不是月波而是自己。他一直把月波看成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理论家，现在看到月波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便觉得一切全都乱了套。他看出金星同志的无懈可击的理论，肯定会把月波的空洞“理论”压下去，叫他不敢吭声。这种预感甚至使他感到不安。然而锐气大减的月波却还挣扎着喊道：

“这是什么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要保留地主。我比任何人都强烈地主张把地主彻底消灭。难道我不赞成搞社会主义革命吗？我是主张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这个，我知道。然而主张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先生，却把废除佃租的问题单独提出来大嚷大叫，这又是什么缘故？”

“那是当前的斗争口号嘛。”

“那么，问题就很明白了。”

金星同志神色严肃地接着说：

“依我看，‘高丽共青’所以不同意月波先生的主张，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基础是靠佃租来维持的，同时也因为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另一个派系的人物，总之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害怕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丧失他们那一派系的势力。反过来说，月波先生的乍一看去似乎很有革命性的主张，就其有害的一面说，也决不亚于‘高丽共青’。我认为，把废除佃租作为当前的斗争口号提出来，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是一种莽撞的行动。为了从根本上废除封建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我们必须正面提出反对朝鲜的地主制度赖以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且同时打击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地主。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根除地主制度；要根除地主制度，就必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不准备开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制度本身的决定性的斗争，那么所谓废除佃租就是不值一提的荒唐的空谈。你说现在要立即废除佃租，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看做是真正愿意废除佃租的主张。我们应当通过争取租佃权的斗争和减租斗争等等，逐步唤醒农民的阶级觉悟，把他们团结起来，把孤立分散的斗争逐步扩大，使之转变成为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斗争，并且把经济斗争逐步发展成政治斗争。我们必须这样来积累经验和积蓄力量，然后再转入决定性的暴力斗争。”

“照这么说，会长同学的见解不是太消极了吗？立即废除佃租，这才是革命，只搞减租斗争，那算什么革命！”

“月波先生，你说我的见解是消极的，我看你还不会区别革命和消极，这一点，恐怕就是你的主张一向都是那么极端偏激的原因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革命地变革旧社会，但是他们知道这不是按照某个理论家的主观愿望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而是必须准备好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主体的革命力量，必须有成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才能够实现。月波先生，不管你多么愿意革命，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是连一个地主都消灭不了的。正因为这

样，马克思和列宁都曾为培养革命力量作了持久的准备，通过种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锻炼了工人阶级。我们把这看做是迎接革命的决定性时机的准备过程， 决不看做是什么消极的做法。 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从根本上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本家， 但在当前， 对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要求提高工资一类的经济斗争也都是加以肯定。并且认为，为了使这种斗争逐步地转向政治斗争， 必须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 在农村，也要正面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即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而不是提出废除佃租。当前，必须使各式各样的佃农斗争都提出更强烈的政治口号来。月波先生，我记得你好象也肯定过工厂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那么，主张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月波先生，却向资本家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提高工资，难道就不是消极的了？对于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你要他们搞一些消极的东西，而对于农民，你却要他们马上提出废除佃租的口号去发动斗争，这不令人感到有什么东西被搞乱了吗？”

“你这是强词夺理，是对我的污辱！本质……对， 本质在于革命的实践。”

月波颤着嘴唇乱嚷一气，他自己也不知道所说的本质是指什么，又在于什么样的革命实践，完全是一副惊惶失措、语无伦次的狼狈相。他额头苍白，直冒冷汗。张允三望着月波受到金星同志的沉重打击而张惶失措的样子，眼里露出了厌恶的神情。然而他又感到自己和月波一样也挨了重重的一击。他想，不管怎么说，自己也曾跟月波厮混在一起，叫嚷着搞什么理论研究，胡闹过一阵， 要说自己跟月波有什么不同， 那不过是自己更高傲一点罢了，自己的立场同样是漏洞百出摇摆不定！

赵昌振也垂头丧气地坐着不动。他很想站起来溜掉，但是象被捆住了手脚似地动弹不得。

“月波先生， 你如果以为用那种‘革命’的词藻能够吓唬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你应当知道，时代已经大大地前进，那种空洞的荒谬的‘理论’，再也说服不了任何人了。另外，我想再谈一下很早就想找机会跟你谈的一个问题。你口称从事朝鲜革命，可为什么总往共产国际跑？你追求的目的是革命呢，还是共产国际？听说今年春天，又有两个派系跑到共产国际去，都说自己是正统派，要求共产国际予以承认，可是哪一个派系也没有得到承认，都空手回来了。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又听说，他们回来的时候，在国境线上还互相拔刀动武，请问，哪里还有这样令人慨叹的事！

“共产国际是不可能把别国的革命承担起来替别国去完成的，不是这样吗？不论是谁，如果作为朝鲜革命的主人，研究了朝鲜的具体现实，定出了与之相符合的战略和策略，负责去进行革命的话，共产国际总要予以承认吧？朝鲜人搞自己国家的革命，还能别人承认了就干，不承认就不干？月波先生，依我看，你应该回过头来好好看一看，你们的派系斗争究竟发展到了什么地步，那种卑鄙龌龊的勾当究竟给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什么。现在你们由于陷进了肮脏的派系斗争的泥坑， 不知道时代在怎样前进。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渡过派系斗争的血迹斑斑的幼年期，踏上了通向作为自己的真正的前进道路的康庄大道。如果你月波先生闭眼不看时代的这种变化和发展，那么，毫无疑问，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一定会把你扔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的。”

月波的嘴巴完全僵化了，点烟的手索索发抖。张允三和赵昌振的脸色也都变得苍白。现在一切都无法收拾了，彻底崩溃了。

金星同志本想再多谈谈，但一看他们那副面色如土，垂头丧气的样子，便说了句告辞的话，起身走出去。

张允三长叹了一口气。他想，说来说去，原来就是这些不足挂齿的人在汉城和间岛高喊朝鲜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火

嚁派却把月波捧成理论家，怀着要搞出一个什么名堂来的梦想到处活动。要是此刻将那些把这个一钱不值的理论家捧上了天的人们统统拉到这里来，让他们好好看看他的狼狈相，该多痛快！

张允三倏地提起提包，站起身来冲了出去。到了外面走在路上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正朝深渊坠落下去。

“该往哪里去？月波应该向哪里走？我应该向哪里走？哪里是收容这些臭不可闻的人们的地方？”

张允三边走边想，是不是去看看权深？他们是在汉城认识的，权深对宗派深恶痛绝，同他有分歧，见面就吵。自从来到这里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不知为什么，现在他很想去看看权深，但是立即又打消这个念头。他厌恶自己，他不愿用他肮脏的脚到处走动，留下龌龊的足迹。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着。

走到旅馆门前，他看见自己的女儿仁顺正在对面库房的墙脚下，跟孩子们扮家家玩。张允三拄着短杖，木然站住了。他的女儿，过早地失去了妈妈，孤苦无依，只好由他带着四处奔波。女儿象一朵在狂风漫卷的沙漠上开放的花，给他孤独寂寞的生活以安慰，使他感到温暖。

张允三掏出手帕轻轻地按了按眼角，然后走进旅馆。

张允三走后，赵昌振仍然坐在屋里没有站起来。面色如土的月波，突然拍着炕桌大声喊道：

“我说小赵，你是怎么个看法？认为攻击我的那套理论是对的吗？”

“我认为那个理论是真理。”

“什么，你说那套理论是对的？”

月波两眼通红，对赵昌振挥着拳头大声叫嚷起来。

“先生，假如那个理论是不对的，那你为什么回答不出一句话来呢？”

“什么？哼，你这叛徒，无耻的东西，马上给我滚！”

“你不赶我，我也要走了。我恨我自己竟把你这种人当成了恩师，对你抱过幻想！”

赵昌振霍地站起身走了出去。月波仍在屋里捶着桌子大声叫骂。赵昌振非常懊丧，想到自己竟然听信这种人的话，东跑西颠地嚷嚷着搞什么共产主义运动，感到十分后悔，直想拍地大哭一场。

“这个政治野心的化身……荒唐的理论家，我竟然崇拜他，把他捧得象上帝似的，甚至同学们称我是‘小月波’，我都认为有损于月波先生的声名，还因此发过脾气。我这个白痴，天生的傻瓜……我真是个不知羞耻的傻子！”

赵昌振茫然地向前走去，他原想去大街，不知不觉却走进了小胡同，好象不属于自己的那双穿着运动鞋的脚，踩在墙影横斜的路面上嚓嚓作响。

“昌振同志！”

前面有人唤他，他抬头一看，出乎意料之外，喊他的竟是金星同志。金星同志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显然是回到屋里不久又走出来的。

“我有件事想托你。”

“什么事情？”

赵昌振心口直跳，惶惑地问道。

“也许你已经知道，我们正在排一出话剧，听朴光植同志说你很会演戏，想请你演一个角色，你看怎样？”

“我怎么能演！”

“昌振同志，你来演吧。我知道你很苦闷，但是我们只要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就好。我相信你是一定会走上真正的朝鲜的革命的道路，并且坚决进行斗争的。”

金星同志靠近赵昌振，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道。

“金星同志……”

赵昌振抬起头，用泪汪汪的眼睛望着金星同志的脸，叫了一声。他不是不知道金星同志请他参加演戏的用意，所以这样亲切地开导他，邀请他，还不是为了让他从宗派的泥坑里跳出来？

“一定要来，你来，大家都会高兴的。”

赵昌振再也说不出话来，脸上泪水直淌，低下了头。

月波一个人大概还在生气，屋里传出一阵阵拍桌子叫骂的声音，好象气极了在狂蹦乱跳。

二

青年们排练的话剧，就要在李宣烨牧师的礼拜堂上演了。演出的前一天，金星同志到福兴泰碾米厂去，向参加三府合并会议的人们说，青年们特意为他们排练了一出话剧，请他们前往观看。他们都喜出望外地答应一定去看，崔活甚至还逗趣地问，入场券要多少钱，有没有女演员？

这一天，天一傍黑，李宣烨牧师的礼拜堂里就成了人山人海。

民族主义的头领们一个还没露面，少年会的会员，学友会的会员，听到消息赶来的男男女女，牛马行大街上摆货摊做买卖的人，北大街的布商们……形形色色的人就早已把礼拜堂挤满了。

张太浩和宋春甫跑出跑进地接待来宾。在金星同志的指导下，他们已经完全转到社会主义一边，宋春甫则已成了很活跃的积极分子。

没多久，白乐振和郑敏秀等簇拥着李甲武老人出现在礼拜堂里。接着，沈学老人和李光镇等“新民府”和“参议府”的人也都到

了。他们的坐位安排在最前边，还铺上了草席，摆上了烟灰缸。李甲武、白乐振、沈学、李光镇的坐位上，特地铺了李宣烨牧师家里的绣着菊花的毛毯。他们一面议论大幕很象样，一面入了坐。

“话剧嘛，一句话，就是艺术。艺术是什么？同学们， 你们知道艺术是什么吗？”

崔活没有入坐，却朝着后面的学生们逗趣。他很爱跟学生开玩笑，这也是他讨人喜欢的一种手段。崔活这么一说，学生们都哄然大笑起来。

不一会，金星同志走上了舞台，礼拜堂里里外外顿时象泼了水似的肃静。金星同志说，他以吉林青年学生的名义，向参加三府合并会议的诸位先生致意，今晚演出的歌舞节目和话剧，可以说是我们尽心尽意准备的献给诸位先生的一束鲜花。

“这话说得好，真是到家了。”李宣烨说道。

这时候，舞台的后面，准备演出头一个节目的女生合唱队，紧张地挤在一起听金星同志讲话。从她们站立的地方再往后走，有一条长着大柳树的小过道，过道的尽头是李宣烨的小女儿的书房，现在作了今天演出的化装室，另一批女学生正在这里练唱，也有的正坐在大镜子前用粉扑扑脸。

演话剧的朴光植、崔振国和赵昌振等，已经换好了服装，正在往脸上擦粉，画胡子，吵吵嚷嚷非常热闹。蔡京在大砚台上研好了墨，给演员们画皱纹和胡子。手上的毛笔直颤，刚举到演员的脸上又放下来。他本来做事谨慎，考虑周密，画个胡子也在琢磨是把末梢画得向上翘还是向下垂，犹豫着不敢下笔。

“快画呀，没时间啦。”

“别忙，胡子也该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嘛。”

蔡京笑着说。

贴了苎麻丝胡须的赵昌振，神情严肃地在屋里兜着圈子。今晚他思绪很乱，一会儿想到自己在月波的影响下彷徨的往事，一

会儿又想到自己来到这很有意义的地方同很好的朋友们一起工作的情景。他悔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汇合到这一清澈的、生气勃勃的洪流里来。他越想越感到后悔和惭愧。

演话剧用的龙床还没做好，这时在小过道旁的柳树下，崔基俊和申东浩两人往树上吊了一盏灯，正忙着在木板上丁丁当当地钉钉子，一会儿又动手推刨子。这本来是用不着做得那么精致的，可他们两个却那么认真，就象在打造一件准备用几十年的东西一样。

“基俊同志，你在机务段做工很久了吗?”申东浩钉了一阵钉子，突然问道。

“差不多有五年了。”基俊直起腰来回答说。

“机务段，谁都可以进去做工吗?”

“谁都可以。”

“真的什么人都要?”

“只要是能干活的，他们都要。怎么，有人要做工?”

“你能不能把我弄进机务段去?”

“咦，你不上学，进机务段去干什么?”

“上学有什么用！得到机务段去挣钱嘛。”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你还是想法让我进去吧。”

他们正在这样交谈的时候，白顺熙跑进过道来，高兴地说：

“好了，弄到了，在点顺她们家弄到啦。”

白顺熙带来了要蒙在龙床上的黄缎子。申东浩立刻接过来把它铺开。呀，好象黄金一样耀眼！

“哈哈，蒙上这玩意儿，真象个龙床了。”

基俊摸着缎子，非常高兴。

不一会儿，龙床做成了。申东浩和崔基俊刚把龙床放好，白顺熙就立即把黄缎子蒙在上面，还粗粗地缝了几针。

“顺熙同学，快去化装，演出时间快到了。”申东浩说。

“化装？化什么装，就这么出去唱呗，又不是什么好嗓子——哎，这些天，你为家里的事操心了吧。”

“操心有什么用，就那么混日子呗。”

申东浩望着白顺熙笔直的发缝，怅然说。之后，两个人都没有再开口。这时，舞台上已经响起合唱的歌声，接着传来震耳欲聋的掌声。演完节目的合唱队一窝蜂地拥了过来，舞台上第五中学男同学的独唱开始了。伴着《望乡歌》悲伤的曲调，小提琴奏出了纤细的象抽泣一般的旋律。

申东浩和白顺熙都倚在柳树上，默默地谛听着歌声。

上场时间快到了，白顺熙才跑进化装室，对着镜子匆匆地梳了梳头发，嘴里轻轻地哼了几句《蓝天的银河水》，真奇怪，怎么泪水直在眼角上打转……

话剧演员都穿好了戏装，闹哄哄地在背诵台词，崔振国象吟诗一般，激动得一上一下地挥着拳头。

演出可说是盛况空前。每唱完一支歌，民族主义者们都热烈鼓掌，崔活一直颠着身子笑。白顺熙穿着白袄黑裙出现在舞台上，她和着伴奏的风琴开始歌唱。风琴是李宣烨牧师的小女儿弹的，柔和的旋律很好地烘托着白顺熙的优雅轻柔的歌声。舞台上展现出一片音乐的天地，仿佛把人们带到了银河畔，带到了天国。

突然掌声雷动，震撼着整个礼拜堂。白乐振笑得脸都红了。

“要是顺基在，也会大显身手的。”旁边的李甲武老人说道。

的确，白顺基也是一个好歌手。他不但唱得好，还擅长舞蹈，在民族主义者中间是很有名气的。

这一晚的演出中，表演唱也博得了喝彩。场内一直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夜色深沉的时候，话剧开始演出。启幕前，一阵敲打洋铁盆的响声惊动了观众。不知是谁敲的，足足敲了一分钟，好象存心

要用敲洋铁盆的响声把观众搞昏，然后才开演似的。在继续敲打洋铁盆的响声中，幕拉开了，舞台上空无一人，从后台响起了解说员的声音：

"……这既非几千年前的传说，也非几百年前的故事，而是几年前在叫做松涛国的国度里发生的事情。松涛国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连太阳、月亮到了松涛国上空也为它美丽的景色所陶醉而流连忘返；天上的星斗降落到松涛国的花草丛中化成萤火虫，也尽情遨游一番之后才回天国；天上的仙女渴望下凡到松涛国里来，有的愿托生为天鹅或大雁，有的愿托生为朱鹭或蓬雀……"

解说员把松涛国赞美了一番，说松涛国的五谷百果一年能收十四次，松涛国草叶上凝聚着的露珠，颗颗都是芳香扑鼻的珠玉宝石。

"好象把乌托邦戏剧化了。"后排的学生小声嘀咕。

解说员的声音继续响着：

"……松涛国虽是如此美好的国家，然而伴随着它的却是民族的悲惨历史，因为与之毗邻的敌人千方百计疯狂地侵略这个国家。敌人起初使用弓弩长矛，后来又发明了大炮和坦克。松涛国的全体百姓，不惜抛头颅，洒鲜血，奋力抵御外敌，不让敌人的铁蹄践踏祖国的神圣领土，然而可悲的历史厄运并没有离开松涛国。就在几年前，松涛国里发生了一场大战，众多的百姓战死，国王也被打死，王宫和龙床都被烧毁。但是，这一致命的创伤并没有使松涛国的百姓屈服。他们终于打败了敌人，又挺立起来开始重建国家。他们搜集金银宝贝，为了打造金龙床，把三位丞相派往神圣的仙乡。身受百姓重托的三位丞相，严命工役一定要在三个月零十天内造好神通广大、稀奇珍贵的龙床。这张供松涛国新的统治者坐的龙床终于造成了，一共用去十八吨纯金。一坐上去就能看到几万里以外，上通天，下通地，东西古今无所不知，天地万物任其驱遣。得坐此龙床者，真乃幸运无比也。

“松涛国的百姓听说龙床已经造好， 都争先恐后地奔到大路上，伸长脖子等待龙床运到。那急切的心情，犹如今晚在座的诸位观众等待话剧开幕一般……”

“唔，我们算是当了松涛国的百姓啦， 编得还真象那么回事儿。”

不知为什么，民族主义者们心里直发痒，忍不住叨咕起来。

“真的，那松涛国简直就象我们朝鲜。龙床不是在王宫里造，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造好了运去，这就很象咱们的境遇了。可是那张神通广大的龙床，到底要从哪儿出现呢？……”

李必守好象懂得什么似地咯咯地笑着说。

“反正这是一出寓意很深的戏，一开场， 就和别的新派话剧不同。”

听解说员的解说词早就听得入了迷的沈学老人神情严肃地说。

正当场内这样闹哄哄的时候，想不到舞台的天棚上响起了一阵放绳子的声音，随即一张黄灿灿的龙床从半空中忽悠忽悠地降落下来。

“嚄，说它神通广大，确实不同一般。让龙床从天上掉下来，想得真妙。”

紧盯着舞台的徐根河，不禁惊叫起来。

一阵喧哗慢慢平静下来，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直盯着放在舞台正中的高大的龙床。可容三个人同坐的大龙床，蒙着黄缎子，就象真正的龙床一样闪光耀眼。可是不知为什么，它前面的腿高得骇人，后面的腿却又矮得出奇，加之，正面很宽，靠背却很窄，样子十分奇怪。

“怎么搞的，派了三个丞相去，竟然造出这么个玩意儿？”

李光镇撅起老虎胡须，嚷道。

“嘿嘿嘿，这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龙床？”

观众席上又起了一阵骚动。这时候，后台又响起解说员的声音：

“……龙床乃国家统治权之象征，故以有无神通为根本，而不问其形状如何也。松涛国此一神圣龙床之所以如此难看，并非天地神明的安排，乃是受命造此龙床的三位丞相之功德，其离奇古怪之经过，实在一言难尽……”

解说员正在继续解说的时候，三位衣冠楚楚的丞相出现在舞台上了。他们各自装模作样，架子十足地仰起脖子，迈着四方步。看上去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副作为一国丞相的十分威风的官派，但一个身材奇长，一个奇胖，第三个又是奇短的瘦猴儿，站在一起，未免可笑，而他们三个极力昂头凸肚竞相显威风摆架子的样子，就更引人发笑了。

“嚄，看他们都系了犀带，足见都是正一品的丞相。哈哈，扮得真象。”

沈学老人连声赞叹，沉默寡言的李甲武老人也跟着点了点头，咕噜道：

“造龙床的大事可不能随便交给普通丞相。虽是年轻人，却编排得很合法度。”

是的，这次排演话剧，为准备服装，的确费了不少劲。扮演胖丞相朴公的朴光植，腰里捆了个坐垫，穿上跟宝贝她爷爷借来的象道袍一样的长袍。他不但做了一条犀带，还用马粪纸做了一对背胸，各画上一对仙鹤，缝在前胸后背上，头上还扣了一顶乌纱帽。扮文公的崔振国，虽不是高个子，由于垫高了鞋后跟，又尽量把脖子伸长，居然也象个高个子丞相。扮崔公的赵昌振，把脸涂得黑不溜秋的，嘴边还挂上了一直垂到胸口的苎麻胡须。

三个丞相神色庄重，慢慢地绕龙床一周，每当他们背对背地朝观众亮相的时候，每人的眼里都象嵌了玻璃球似地发亮。

“百姓日盼夜盼，盼望龙床早日运到，吾等理当戮力同心，

从速将龙床运往王宫。”

文公首先以十分威严的口气说。

“文公之言甚是。天上一天也少不得太阳，国家一天也空不得王座，岂有让龙床在路上迁延不进之理，应即觅近路一条火速回宫。”

崔公欣然同意，手扶着龙床转到左边去。朴公则晃着脑袋走到前面来，说道：

“二位仁兄所言甚当，然负龙床而抄近道，实与小贩走近路无殊，极为不当。崔公说要抄近道，我相信尊意并非要朝阁下旧居所在的西北方走，但我仍以为抄近道而行甚为不当。龙床乃君王之宝座，启运之时，当与君王出行相同。”

文公连连点头，说道：

“朴公世出名门，德高望重，见多识广，我一向崇拜之至。而今面临国家大事，道出如此宝贵的至理名言，实在令人敬佩。正如朴公所言，不该负龙床而抄近道，启运龙床，理当与君王出行同等看待，应择大路，进入皇宫正门才是。”

文公说毕。朴公却又晃着脑袋，往前跨出一步，说：

“文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往日我时常奉陪先王出行，也走过文公旧居所在之西南大道。然而何须让龙床也行经那条常来常往的老路呢？况且此次龙床回宫不同往常，是准备迎接新王登基的，理应记取前车之鉴，做到万无一失。”

“那么，你到底要走哪个方向？不会是要走你旧居所在的东南方吧？”

崔公显出有些不满的样子，问道。朴公面不改色，以更严肃的口气说：

“我自幼喜读圣贤的名言警句，博览史书，对祖先的严正法度深感敬佩。如今回顾往昔，可知君王更替乃是改朝换代，凡是圣明的君王，均有鉴于先王之覆辙，努力另辟蹊径。单就我松涛

国的历史而言，凡遇君王绝了后代，即将一个无父无母、流浪乞讨的小孩，从狗洞推入王宫，捧上君王的宝座。为此，我们也应另觅新王登基正位之路。要想富国安民，必须选择一条有吉祥朕兆的。我可以奉告二位，那条通向王宫后门的大路，景色秀丽，瑞气缭绕，自古以来，占卜者和年老之人都说这是一条新王登基之路，近来又有传言，说王宫后门每日清晨都有瑞光四射，麒麟日鸣三声，护送新龙床进宫，不正应当打这儿走吗？”

没等朴公说完，崔公就仰天叹息起来：

“呜呼——悲哉，悲哉。好个国家栋梁，你们满口忠君爱国，实则是挂羊头卖狗肉，硬把狗肉说成羊肉。且看龙床究竟往何处去吧？”

场内静得连一点呼吸声也听不到。民族主义者们完全被三个丞相就国家兴亡问题进行的无尽无休的争论吸引住了，他们还没有看出话剧的寓意来。

“我看还是文公的话有道理，朴公的话，总使人觉得包藏着什么祸心。

李必守这么一说，徐根河吭着鼻子抢白说：

“我看崔公主张快走，才是有道理的。不过，也许是因为语意含糊的缘故，我觉得三个家伙都象是有私心。”

这时，崔活显出一副挺聪明的样子，轻狂地打岔说：

“嚄，看那崔公演得多好，演员嘛，把这种角色演好了才能吸引观众。瞧，演得多深刻，好象就要淌眼泪了。”

后台，文光中学的一个学生紧挨着里幕，小声地给演员们提词，蔡京在旁边用电棒儿给他照亮。

舞台上，三个人各自引经据典，吵着要走自己选择的路，吵了半天吵腻了，便决定：不管往哪儿走，先走走看。于是，三个人各自把预先系在龙床腿上的绸带往肩上一搭，同时站了起来。各有四、五庹长的綢带一绷紧，龙床就被腾空抬了起来，可是它

只是悬在空中晃悠，并不朝任何方向移动。原来是三个人走了三个方向：文公往西南有自己旧居的那个方向拉，朴公往东南方向拉，崔公往西北方向拉。三个人都拼命地蹬着腿朝自己一边拉，可龙床却只在原地打晃。三个人你拉我拽折腾了一阵，呼哧呼哧直喘气。其中最狼狈、最可怜的是赵昌振扮演的瘦猴儿崔公，每当力气大的文公和朴公一用劲，他就趔趔趄趄地直往后打出溜。可是他不肯认输，索性转过身来硬挺着两腿拼命拉。终于三个人的脑门上都沁出了汗珠，胸脯象拉风箱一样急促地起伏不停。

“这可要累死我了，歇一会儿再走吧。”

朴公这么一说，三个人就同时扔掉绸带，一屁股坐到地上。他们都伸开巴掌扇风，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来，又从另一个角度开始争吵。

“我看这张龙床，理当由身材高大的人来坐。”

高个子文公自言自语地说，身材瘦弱的崔公立刻掉转头来反驳：

“你少说废话。依我看，这张龙床的样子， 顶适合身材短小的贵人坐，那靠背不是窄窄的吗。”

“怎么，你只看见靠背，那么高的腿你就看不见了！ 龙床本是统治国家的君王坐的，所以，请身材高大能够俯瞰天下的人来坐才合适，要是让小瘦猴儿坐上去，那成何国家体统！”

“唉唉， 不懂就少罗唆。”朴公用恶狠狠的目光向左右扫了一眼，吼叫起来：

“细高个儿，没有一个不是无聊的，哪有一点儿君王的风度！单看这龙床的样子就能知道，从古至今，君王都是身广体胖，举止稳重的。毫无疑问应当请身材特别敦实的人坐。”

崔公听罢把嘴一撇，嘎嘎地讪笑道：

“你们一张口就背诵圣贤的伦理道德，却不知道做君王的根本。古语云，君王牧民靠的是德政，若以威势治民，那就是霸道

而非王道了。所以，君王才要自行节制，深居简出，行善积德，这才是做君王的根本。既然如此，该由什么样的人做君王就十分清楚了。要知道，我们在神圣的仙界造龙床时，靠背所以造得如此窄小，正是天意所在，天意就是要请德高而体小的人做君王的。”

听了崔公尖刻的话，场内又爆发了一阵哄笑。

“真有口才。”李宣烨笑了笑，说。

“嘿，龙床造得那么歪歪扭扭的，原来里面大有文章，这戏确实寓意很深。”

郑敏秀神情严肃地自语道。

民族主义者一个个都看得着迷。李甲武和沈学等老人不住地抽着烟，把耳朵侧向舞台，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听一句台词。李光镇甚至咧开老虎胡须掩盖着的嘴笑了。他心想，要是真有那么一张神通广大一坐上去就能成为统治者的龙床的话，那么，不管那龙床的样子多么难看，也得马上把朴公、崔公、文公之类的家伙，一刀砍掉脑袋，好让自己坐到上面去。

这时，金星同志正在化装室里和申东浩谈话：

“《共产党宣言》看完了吗？”

“看完了，可就是不好理解。”申东浩回答。

“不好理解，就要多看几遍。有不懂的地方，咱们一块儿讨论讨论。你也知道，领会真理并不那么容易。”

近来，申东浩已经读了好几本金星同志带给他的书。金星同志那么尽心尽意地帮助他，使他十分感激，暗想自己要是辜负金星同志的这种诚意，简直就不是人了。

“我看你还没有把自暴自弃的情绪完全丢掉。只有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才能认识你所憎恨的这个社会的本质和矛盾，进而懂得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要是不懂得这些，一味抱着满腔的愤慨，甚至自暴自弃只想随波逐流，得过且过，那就不对了。所以首先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端正自己的思想。现在你所需要的

就是这个。只要这样做了，你的前途自然就会豁然开朗，目标也就看得清楚了。否则，你就是拿出再大的勇气去干，最后也只能是一番徒劳的挣扎罢了。”

申东浩默默地听着。

这时候，京珠走进来说，看样子话剧可能会获得极大的成功。

“咱们去看看吧。”

金星同志摇晃着申东浩的肩膀，拉他站起来。

金星同志一句也没有提到方才崔基俊告诉他的话，只是摸了摸申东浩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提出那个要求的。他想，要让申东浩把那个很好的想法付诸实现，就必须鞭策他，使他摆脱对生活的个人的软弱的反抗情绪，并且觉醒过来，弄懂真正的革命思想。

此刻，舞台上，三个丞相都在费尽心机地想着怎样才能甩开其他两个人，自己独占龙床，把它抬到家乡去。文公挺斯文地说：

“二位大人，咱们三个都心照不宣，知道彼此在想些什么，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该坐这张龙床的，反正就是咱们三个当中的一个，既然如此，咱们干脆就在这儿决定谁坐，然后把龙床抬到他指定的地方去。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这太好了。要是老这样下去，咱们三个准定走不到王宫大门就咽气儿了。”

崔公欣然同意。扮崔公的赵昌振，本来就嗓子嘶哑，常常发出嗞嗞的鼻音。这次排练时他想突出这个特点，练来练去竟练出了跟李牧师一样的嗓音。

“哈哈哈，要是头上没有那顶乌纱帽，就完全是李牧师了。”

胖子徐根河好象刚刚发现似地笑着说，其他的民族主义者也都纷纷议论起来：

“个子比李牧师矮得多。”

“个子倒差不多，胡子可不象李牧师。”

这么一来，正看得津津有味，心情愉快的李牧师，就完全扫了兴。他恨不得立刻跳到舞台上，把那个装瓮鼻子的家伙——不管他是谁——狠狠地揍一顿。赵昌振当然不知道台下发生这种事，仍在发挥他善于夸张的本领，更加瓮声瓮气地念起台词来：

“真的要决定承袭国家大统的新君，我们必须以忠诚的心意公平从事，上顺天意，下安民心。如果这样，我看首先必须以德为主，无须讲求外貌。”

文公立即大声吼道：

“即使是这样，崔公也不要指望坐龙床。你这么个丑陋矮小的熊样子，要是当了国王，普天下都会小看我们松涛国的，这就不能说是以国家为重了。所以，我还是奉劝崔公干脆退到一边去。”

“什么，你敢胡说！”崔公勃然大怒，挥起拳头扑上去：

“你有什么了不起，这样臭美？你故意把龙床的前腿造得那么高，我当时就看透了你的黑心肠。既想让高个儿做君王，何不将电线杆子拔出来安到龙床上去？”

“什么，电线杆？你竟这么可恶！滚开，狗东西，天下人都知道你阴险狡诈，是一个耗尽国库、陷害好人、窃据丞相高位的奸贼，岂能让你坐龙床！单看你造的那靠背象裤腰带那么窄，就证明了你打造龙床时已怀着奸诈的鬼胎。快给我滚到一边去！”

“你这个乱臣贼子！我可知道你家的来历，你家世世代代横征暴敛，搜刮百姓的钱财，谄上欺下，弄得百姓怨声载道，竟敢觊觎龙床，你脸面何在！马上给我滚蛋！”

这两个正吵得唾沫四溅，难解难分，朴公却乘机蹑手蹑脚地向龙床靠近。他想趁他们两个争吵的空子，偷偷地一步登上龙床。只要坐上龙床，就不怕他们大喊大叫了，因为龙床神通广大，他们这两个家伙完全是可以任意摆布的。然而朴公的手还没

有触到龙床，崔公早已看透了他的心思，立刻大喝一声。随之，文公也如梦方觉，猛扑过去扯住朴公的官服下摆。

“竟敢这样无耻！偷一个铜碗都要凌迟处死，偷盗龙床，还能饶恕吗？”

文公厉声喝骂，崔公也从旁助威：

“说得极是，应该立刻把这个逆贼斩了！这家伙把龙床的前头做得象鲇鱼嘴，也有他阴险的目的。”

说罢，两个人合伙向朴公扑过去，朴公边退边朝崔公喊：

“你这头蠢驴，他姓文的几次三番引诱我合伙杀你，是我想到情义为重，劝阻了他，可你倒听这奸贼的唆使，反过来害我？”

“什么？”

崔公怒冲冲地转向文公。文公的脸上青一阵紫一阵，但还是朝朴公冲过去。

“你这混蛋，又耍鬼花招！你生在世代奸臣之家，一贯善于挑拨离间，从中渔利养肥自己，你那肚子才鼓得象个大木盆……今天决不能轻饶了你！”

朴公打崔公，崔公打文公，文公打朴公，象走马灯似地厮打，实在是天下少有。他们闹腾了好一阵，都精疲力尽地站住喘气。忽然，呼拉一声又都扑向龙床，他们想，先占住龙床就算大功告成了。

三个人都争着往龙床上爬，刚要爬上去，又被拖下来。三个人你推我曳，竟把贴在赵昌振下巴上的胡须给碰掉了，赵昌振想把它捡起来，伏在地上打转转。

崔振国被扮朴公的朴光植拖了下来，尖声大叫腿被拉断了。臂力过人的朴光植，使劲扭住崔振国的腿往后拖，好象真地要把它扭断似的。崔振国踢蹬了一阵，终于被拖了下来。

不知怎么搞的，三个人同时软瘫在龙床前，肩膀一起一落地喘息着朝台下望。场内爆发了笑声。到这时候，民族主义者们的

表情才发生了变化。他们都紧闭着嘴，脸色紫青地望着舞台。

三丞相喘息了一阵，文公突然提议说，与其这样子，不如干脆照现在流行的三权分立的方法来统治松涛国。疲惫不堪的朴公和崔公也随和地说，随便怎样都行。

三个人摇摇晃晃地走过去，坐上了龙床。龙床本来应该坐三个人，可是造小了，只容得下两个人，赵昌振好不容易才挤了上去。话剧结尾的意图，本来是想以三个人精疲力尽，再也顾不到什么松涛国的统治权，一坐上龙床就闭着眼打盹儿，三个脑袋一顿一顿的来结束这一讽刺剧的。不料，这三个体重都不轻的演员同时往上一坐，龙床吃不住这个重量，立刻吱嘎吱嘎地响，接着“喀嚓”一声，一条腿折断了，三个人同时摔下来，滚成一团。还是崔振国头脑灵活，他马上扶正帽子站起来，用悲痛的腔调大声说：

“一场争权夺利的烂仗， 到底毁掉了龙床，葬送了松涛国！”

这一句台词原来没有，靠随机应变临时编出来的，却也说到了点子上。

他双手合十，低垂脑袋哭了。

幕徐徐降落，遮住了歪倒在地的龙床。场内顿时爆发出掌声和笑声。 坐在前排的民族主义头领们都站了起来， 他们左顾右盼，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只有李光镇忿忿不平的干咳声响得刺耳。他们急匆匆地穿过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溜出了大门。

掌声更加震耳欲聋，仿佛暴雨倾泻一般。最后面的学生也纷纷站起来起劲地鼓掌。只有白乐振和郑敏秀仍旧坐在那里没动，他们也在鼓掌。

“是一出好戏，好得很。”

白乐振大声赞叹。他万分激动，整个身子直晃，不住地鼓掌。

这时，金星同志出现在舞台上，同群众一起鼓掌。群众一见到他，更是象开了锅似地沸腾起来，报以热烈的欢呼。

第十二章

严酷的时代

一

第二天早晨，到福兴泰碾米厂来的民族主义者只有少数几个。李甲武老人和沈学老人没来，崔活没来，李光镇也借故未到，说是血压高，起不来了。

这天是星期天，金星同志没有上学，径直来到福兴泰碾米厂。昨晚他了解到民族主义者们对话剧的反应，认为有必要明确地向他们说清楚话剧的意图。

他欣然走进屋里，向在座的人问好。他们都不回答，板着面孔只顾抽烟。只有白乐振暂停抽烟，说了声请坐，然后又默默地喷起烟来。

“各位先生，昨晚累了吧。”

“什么累不累，昨晚那出戏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攻击谁的?”李必守抬起下巴，抖动着山羊胡子，问道。

金星同志暂时没有回答他。“参议府”一个脸上架着玳瑁眼镜的人责问道，演这种戏给我们看，难道我们三府合并会议跟你们要饭吃了?

“如果先生们受到这么大的刺激，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反

正希望各位先生明白： 昨晚的话剧， 是反映我们青年人的意志的。”

“什么，难道我们三府合并会议是在争权夺利？”

这一回，“新民府”的人插上来说了一句。

“没有争权夺利，怎么会受那么大的刺激？果真如此， 那不成了人家捣米面，你去拿簸箕，多管闲事了吗？”

“新民府”的人无言以对，面孔红一阵青一阵。白乐振的脸色也越来越显得忧郁沉重了。

“各位先生， 你们究竟讨论什么问题， 把会议拖了半年以上？”

金星同志接着说：

“看到你们这样，我们青年都很焦急。我们不能不认为， 你们的会议里包含着卑劣的暗斗。这样的会议，理应受到青年们的批评，就是心里不好受也该受批评。我们并不是喜欢演戏才演戏的，要知道，戏里包含着我们青年人热情的劝告。”

“谁要是看了昨天的戏而说青年们不好， 谁就是跟昨晚舞台上松涛国的那些败家子一样，这样的人很可能象断送松涛国一样断送掉我们朝鲜。总之一句话，就是把脑袋砸碎，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个会议的方向摆正，并且把它开好。我虽然一生都在从事独立运动，但还没有象昨天夜里那样深深地反省过。”

白乐振满脸红涨地说。屋里顿时为沉重的气氛所笼罩，谁也没有再说话。

与此同时，在叫做“大丰合”的碾米厂里，“上海临时政府”的崔活正面对着几十名学生称道昨晚的戏确实是一出很成功的戏。他的脸红得象熟透了的酸浆果，兴致勃勃地说：

“是一出好戏，拿到上海第一流的剧场去演也毫无愧色。 世界各国的戏我都看过，可象昨晚那样令人深受感动的，却是头一次看到。”

听他说话的青年，坐满了两大间屋子，昨晚上台演戏的崔振国和朴光植也在内。这是一间曾经进行过彩排话剧和歌唱节目的屋子，所以一头还堆放着昨晚演出时用过的各种道具。

“可是，先生们怎么不鼓掌，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呢?”朴光植笑嘻嘻地问崔活。

“哪还顾得上鼓掌，批得连脖子都快断啦……哈哈哈。”

崔活晃着身子大笑，青年们也跟着笑。其实，昨天夜里，崔活也受到很大刺激，很不愉快地溜回旅馆去。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并没有理由感到不愉快。因为自己来参加三府合并会议，是要设法把将要合并成的统一体置于“上海临时政府”的统辖之下。这个问题虽然还没有正式讨论，但是从各派在会上的情绪来看，无论哪一派都没有把“上海临时政府”放在眼里，都抱着一种有它没它无所谓的态度。尽管这样，崔活还是想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一会儿站到“正义府”一边，一会儿站到“新民府”或“参议府”一边，一直在窥测着看哪一派占上风。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不管哪一派占上风，都不是“上海临时政府”所能控制住的。一想到这一点，他就恨不得象搅乱注定要输的一盘棋一样把会场搅乱。

恰当此时，昨夜青年们演的话剧令人痛快地打击了三府会议。结果，崔活等于是“人家打石子儿仗，我来拾栗子吃”。

“这样的戏，不该只演一场，应该多演几场，好不断地打击三府合并会议，直到把他们的胯骨打碎为止……”

崔活显得非常得意。崔振国实在听不下去了，终于开口问道，崔先生跟三府合并会议就没有关系吗?

“我跟那个破烂摊子有什么关系? 我是领上海临时政府官俸的财政部长，怎么能跟什么‘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的饭桶们混在一起呀！你们在话剧中已经讽刺了他们，他们那三个府，其实都是愚蠢透顶的集团，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崔活喷了一口烟，挥着胳膊说道。

“那么，聪明的集团在哪儿呢？”

“聪明的集团嘛，那就是上海临时政府喽。你们将来搞独立运动，一定要牢牢记着上海临时政府。不知道自己的政府，还能搞独立运动？”

上屋下屋的青年学生们，都瞅着崔活嘻嘻地笑。他们看这个崔活时常来到学生中间，说些滑稽逗笑的话，想博取人们的欢心，就知道他不是个正派人。

“先生，给我们讲讲‘上海临时政府’好吗？”

崔振国又笑嘻嘻地来了这么一句。

崔活一听说要他讲讲“上海临时政府”，更加得意忘形地干咳了一声，说：

“那好，尽管没有时间，今天还是给你们讲一讲。不知道上海临时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那是朝鲜人的耻辱，所以嘛，你们应该好好地听我讲。”

他眼角上带着笑纹，喷了一口烟。

老实说，他对“上海临时政府”的头子安默到吉林来只宣传美国，一句也没有宣传“临时政府”，是大为不满的。他想，既然是“临时政府”的头头，就该大力宣传“临时政府”才对。这样，参加三府合并会议的“临时政府”代表才能堂堂正正地开展活动，三个府的成员和一般群众对“上海临时政府”也才会刮目相看。

因为心怀这种不满，所以崔活抱着攻击安默的心情，开始讲起了“上海临时政府”。他谈了一阵三·一运动爆发以后，搞民族主义运动的人汇聚到上海法租界的经过。他伸出一只手，接连不断地扳着另一只手的短而肥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报着当时汇聚到上海的人的名字。

“这些著名的独立志士，云集在上海法租界，发表了组织临时政府的宣言。那时候，可真是气势冲天啊！在国内，独立万岁

的吼声响彻云霄；在上海，建立政府的要求日益强烈……人活在这种风云多变的时代，是很值得的……”

“那时候，你也在场吗？”

“当然在场！……其实，不管在场不在场，就是听人说说，也很了不起啦。”

他在卖狗皮膏药，实际上他那时并不在场。但谎言一出口，又怕露了馅，就赶忙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支吾过去。

“先生，你的筐子可真大呀。”

崔振国忽然又戳了一句。学生们以为他要逗趣儿，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什么，什么叫筐子？”

崔活瞅着崔振国问。

“你说的那些都是筐子呗。‘临时政府’啦，还有什么什么啦，这些不是筐子是什么？它得装上政治嘛。”

“它不光装政治，还要装军事，装经济，装教育，样样都要装哩。”

一个学生为崔振国帮腔。

“临时政府是筐子！你们作这样的比方可不对头……”

“你好象很不喜欢筐子这个词儿，我可不这样看。要是用来作比喻的是普通的竹子或荆条编的筐子，可能你会不愉快，可是我讲的是用八角夜光珠编的筐子啊。”

学生们又哄堂大笑了。

“你们胡说些什么，咹？”

崔活看见这帮学生对他抱着那么大的热情讲的话，竟然报之以嘲弄，象掷骰子一样拿他掷来掷去地取乐，不由得火气冲天。

“先生，我们想听听‘上海临时政府’都干了些什么事儿。”

“对，我们想了解的不是筐子，而是筐子里装的东西。”

“你们还是筐子筐子的，快给我住嘴！”

崔活象打雷似地吼叫起来，气忿忿地接着说：

"你们怎么连上海临时政府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它准备兵力，出版独立新闻，发行公债，向巴黎和会呈递独立请愿书，等等，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们都不知道？"

他正在这样大声喊叫，金星同志和蔡京推门走进来。

"你们干吗这样吵啊？"

金星同志扫了屋里一眼，问道。

"我们问他'上海临时政府'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他就发了这么大的火。"

朴光植刚回答了金星同志的问话，崔活又怒冲冲地转向朴光植：

"你们这帮家伙，成心耍我？"

"谁耍你？要耍就耍上海的那个空头政府，干吗耍你？"

"什么，空头政府？"

崔活无可奈何似地咕嘟一声干咽了一口唾沫，然后转过头去望着金星同志，说：

"怎么，你们都这样看吗？"

金星同志俯视着崔活，正颜厉色地说：

"你以为它不是空头政府而是真正在办什么事情的机 构 吗？我方才进来的时候听你说什么准备了兵力，那我问你，到底准备了多少兵力？"

"正在培养嘛。"

"还有，你们发行公债，弄到多少钱？那些钱派了什么用场，被什么人挥霍掉了？"

在金星同志的追问下，崔活顿时哑口无言，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这么一来，朴光植就更加不肯放松了，他咚咚地敲着炕追问道：

给巴黎和会递请愿书，得到了什么？到瑞士去又捞到了什么

便宜？向美国总统哈定提的三项条件有什么结果？从国内外搜刮去的独立资金都被谁侵吞了？

朴光植嘴本来就凶，这会儿更是粗声粗气地一个劲儿追问。

金星同志望着崔活在朴光植的追问下张口结舌的狼狈相，不禁叹了一口气。他们这些人利令智昏，一味争权夺利，把爱国人民的钱财搜刮去任意挥霍，而人民群众拿出捐款给他们的时候，却在巴望着能取得朝鲜独立呢。让这些俨然以"政治家"自居的无耻之徒到处招摇撞骗的，就是那个所谓"上海临时政府"。想到这里，金星同志再也无法忍耐了，他厉声谴责说：

"你们说的朝鲜独立指的是什么？你们除了摆出一个'政府'的空架子，向爱国人民征收运动资金以供挥霍和向列强请愿以外，还做了些什么？ 你说说看， 你们将没脸在朝鲜人民面前抬起头来！"

崔活吓傻了。

"你快说，从国内搜刮去的大笔独立资金， 是谁拿到哪个饭馆里花掉的？快说，今天非把这个'上海临时政府'剥个精光不可。"

朴光植毫不放松地穷追下去。

"什么，剥个精光？"

"对，要剥光，看看你们的真面目。"

崔活急得直喘气，但他也不是一个因为理屈词穷就低头认输的人，而是一个虽然自知理亏也要用骂街来对付，骂街还不行就装疯撒野的人。现在他满脸红一阵青一阵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直响。

"好哇，我看你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厉害。光植， 你想看剥光了的临时政府，好，我就剥光了给你看！你以为我剥得精光，一丝不挂，就不算丢你朝鲜青年的丑？"

崔活腾地站起来，真地脱掉了西装上衣，又哗啦一声扒下了

坠着金表链的西服坎肩，一使劲，竟把坎肩上的几个钮扣都扯掉了。学生们惊愕地望着，以为他要对朴光植动武了，可是他并没有动武，脱掉坎肩之后，又脱掉衬衫。

“上海临时政府丢丑，就不是朝鲜民族丢丑？ 我脱光衣服，赤条条地站到吉林大马路上，你们以为就不是你们的耻辱？反正是谁都不希罕的政府，我何苦要袒护它！”

他那个架式， 是真地要脱光衣服撒野的样子。 学生们再也不能不管了，忽拉一声站起来想扭住他的手，可他的力气很大，挥起胳膊把学生们推开了。赵昌振的下巴被他的胳膊肘子撞了一下，火辣辣地痛。

学生们堵住门，扭住他的手腕不让他跑出去。他一面大声吵着要学生们放手，一面胸脯一挺一挺地硬往门口挤，学生们简直招架不住了。这时候，坐在上屋连声喊着别管他的朴光植，忽地起身跑过来，不知他怎么弄的，一下子就把崔活撇得跪在炕上。

难堪的局面很快扭转了。

金星同志不愿再看崔活那副丑态，立刻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崔活从地上拾起衣服穿上，抬起仿佛就要滴出血来的涨红的脸，大声叫道：

“你们小看临时政府，哼，等朝鲜独立以后再瞧吧， 那时候看你们还敢不敢！”

崔活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威胁的话，就走出房门，拿起黑皮鞋往脚上一套，身子还不住地哆嗦。

往常遇到这种事，大家会哄堂大笑，但是现在却没有笑。屋里的学生们都觉得所看到的并不是引人发笑的事，而是一场发人深省的悲剧。

金星同志打消了要和蔡京一道去光复村的计划，径直回到住处。

他坐在桌前想心思。没坐多久就坐不住了，他怎么也无法使

心情平静下来，便又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了半天，然后重新坐到桌子前面，使劲地把住桌子的两角。

“这哪是一笑了之的事啊，不，是令人流泪痛哭的事；不，不是流泪，是叫人口吐鲜血的事。看到这种事情，怎能不感到揪心的痛苦呢。

“可是他们还居然说自己是在为朝鲜的独立奋斗！‘上海临时政府’不正是由这些无赖汉组成的集团吗？这是个不知道时代怎样发展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落到什么地步的、陷在严重的错误里只顾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的无赖汉的集团，是个顽固守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集团，是个腐烂的集团。这种集团，是应该铲除掉的，对，毒瘤必须毫不留情地割掉。绝不能让这种人在朝鲜独立运动中站住脚。”

金星同志不愿再想他们，但那令人作呕的场面却总是浮现在眼前。

二

由于话剧引起的风波，三府合并会议已经有两天没开了。

福兴泰碾米厂的房子里，每天只有那么几个人来，坐在一起抽抽烟，聊聊天，然后各自回去。到了第三天，大家才又聚齐。李甲武老人、沈学老人都来了，借口血压高躺在炕上的李光镇也来了。李光镇的前额上虽然还带着傲气，面颊却消瘦了，胡子也没有修剪过。他一向是把下巴刮得光光的，只在鼻子下面蓄两撇老虎胡须，现在却连下巴颏上都长出了黑黑的胡茬，两片嘴唇都叫胡须遮住了。这天，只有“上海临时政府”的代表崔活没有来。他在

学生们面前做了丢人的丑事以后，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吉林，一方面是因为在学生们面前丢了丑，另一方面也是觉得没有必要再留在吉林。他多次出席三府合并会议，看出要把三个府置于“上海临时政府”的指挥之下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把随身带来的手杖往膝盖上一磕，折成两截扔到半空中，走了。这是他在事情进行得不顺利的地方常做的一种迷信动作。

三府合并会议被白乐振搅翻了。他大声疾呼地要求大家冷静地想一想这个会议是不是在搞争权夺利，那气势令人生畏。没有一个人敢回答他，“新民府”的李光镇等人也不吭声。其实，他们在前一天已经聚会过，大家议论纷纷，说既然不可能把他们的意志加进党的纲领中去，那就该把建党问题撤回来，如果不撤回来，他们的“新民府”就会单独遭到象话剧《松涛国的龙床》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社会性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李光镇也气馁了。

这样，白乐振的面前就没有障碍了，于是他坚决果断地推进了会议。李甲武、沈学等老人认为，受青年人的非难是有失体面的，觉得不管是什么东西总该早点搞出来，所以对白乐振坚决果断的态度也表示支持。

结果，三府合并会议就在入冬的时候结束了。尽管会议一泻千里地进行下去，但毕竟是处理复杂的问题，在学生们演过戏以后，还是拖了不少时间。

不管怎样，一个叫做“国民府”的统一的组织总算诞生了。

单凭这一点，白乐振就松了一口气。

闭会的那天夜晚，他回到家里，怀念着金亨稷先生，不住地拿手绢擦眼泪。他觉得自己没有很好地遵照前辈的意志去做，现在能做出这一点事情来，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也不禁感到悲伤。白乐振思绪万千。要是没有阴曹地府隔绝的话，真恨不得跑去拜见金亨稷先生，把这一次会议经历的令人冒汗的事情，令人

痛苦的事情，令人愤激的事情，统统告诉他，同时也讲一讲自己决心将来怎样引导“国民府”前进。

第二天，他请金星同志来一起吃晚饭。每当他深切地怀念起已经去世的金亨稷先生的时候， 就 是 看 一 看 先 生的儿子金星同志，也觉得舒坦一些。

“你也喝一杯吧。”

坐在桌旁的白乐振端起酒杯，说。

“我不会喝。”

“苦药都能吃，酒还不能喝？今晚我心情愉快，很想喝一盅。这回我们搞了个统一组织，就要开始大干一番了，不过，我不想搞过去那种运动。我受过令尊的教诲，也看到你开展的运动，所以我也下了新的决心，我对你是另眼相看的……”

“先生，您喝吧。”

“好，那我就一个人喝了。”

白乐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赶紧把手绢放到眼角上。

白乐振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他的客室里每天都有各派的代表聚会，讨论地方机构的人选问题，讨论建立小学、中学等教育机构的问题。

一天清早，白乐振正准备起床，俞相朝挥着手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跑来。

“哦，什么时候回来的？”

“乘昨天的夜车回来的。”

“这么顺利！”

白乐振一面叠被一面说。

俞相朝在会议闭幕后曾经表示，他听说汉城的大富翁崔敏学正在长春逗留，想去见他一面。俞相朝说他跟崔敏学很熟，只要去一趟，就能募集到巨额的独立资金。李甲武老人和白乐振都同意他去，李甲武老人甚至把自己的手枪拿出来交给他，嘱咐他路

上要多加小心。他们作梦也没想到这竟是俞相朝搞的阴险毒辣的阴谋。

此刻，白乐振还以为俞相朝才从长春回来。其实，俞相朝并没去长春，而是去了奉天。

俞相朝到奉天去见国孙。国孙是根据“朝鲜总督”的命令重新回来的，他考虑到上一回的惨痛教训，这回一到奉天就订了个完全隐蔽，不借助军阀张作霖的力量，自己直接动手干的计划。俞相朝这次见到他，就做好了逮捕李甲武和白乐振的万无一失的准备。

“情况怎么样？”

“我见到崔敏学了，可是有个挺棘手的问题。”

“什么问题？”

白乐振边点烟边瞅了他一眼。俞相朝好象是清早一起床就来了，领带打得整整齐齐，头发上还搽了油。

“崔敏学现在住在长春医院里。他是为了贸易的事带着自己公司里的一批人来的，不料患了喉头炎，住院动手术。”

俞相朝点上一支烟，带着高兴的神情说道。他划火柴点烟，手指头连颤都不颤一下。

“我到医院里去看他，他非常高兴，一把抱住我。因为喉咙还没好，说话就象个半哑巴。呵呵呵，我直截了当地跟他把话说开了。他说，他在汉城早就听说我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了，他甚至还知道三府合并会议的情况。反正吉林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汉城去的。”

“这是可能的，是朝鲜人就不能不关心嘛。”

“我跟他一说，他就变得谨慎起来。毕竟是有关钱财的事情嘛，就算他是办公司，开金矿赚大钱的富豪，有人要他拿出大笔的钱来，他能不考虑考虑吗？”

“自然喽。”

“头一天，他说让他考虑考虑，然后什么也不说。我回到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去找他。他仍然板着脸坐着始终不开腔。我想准是落空了，心里气得不行，手老往怀里探，好不容易才忍住了。”

俞相朝说着，还把手伸进揣着李甲武老人送的手枪的怀里摸了摸。

“到了第三天，他的态度稍微有些改变，的确是一个处事慎重的人。他说，我也是朝鲜人，怎能拒绝你们的要求呢。还说，要出独立资金，就不能象小财主似地出那么一点点。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松了一口气。尝到这个滋味，才觉得确实是在搞独立运动，哈哈哈。”

俞相朝拍着白乐振的膝盖笑起来，白乐振的嘴角上也浮起了笑意。

“紧紧地钉住他不放，既然要他出钱，就要狠狠地敲它一家伙……可是他说，象他这样捐献巨款的人，怎么能不见一见独立运动的领袖，就象往蓝色的湖水里扔石子儿似地把钱交出来呢。我就问他是不是嫌我这个人靠不住，他说，正是因为信得过你才说这话的。其实，崔敏学的话也有道理。看他要求见见领袖的样子，兴许是要出一大笔钱……我就答应他说，你要是有这个愿望，我一定设法让你见到我们的领袖，这点小事没什么困难。”

白乐振只顾听，没有表示什么。

“先生，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呀！应当趁这个机会紧紧地钉住他，把他的财产分一半过来。我看是有这个希望的，他是朝鲜首屈一指的巨富，要是弄到他财产的一半，那该是多少啊！我看，李甲武先生和你无论如何得跟我到长春去一趟。”

白乐振仍然紧闭着嘴唇没有开腔，但耳根却在扑扑地跳。心想，眼下没有资金，能办什么事。首先，拿办学校的计划来说，没有资金就实现不了，想在一个区里建立一所小学，就要很多资

金，要是再建几所中学，需要的资金更多。然而这么一大笔教育资金，只要从崔敏学的财产中抽出几十分之一就足够了。现在居然可以分得他财产的一半，即使把俞相朝的话打个对折，也是令人神往的。

白乐振颤着手又点上一支烟：

“李甲武先生正闹感冒，起不来。我去一趟， 怎么样，我一个人去行不行？”

“不能惊动李甲武先生吗？”

“怎么好劳累他老人家呢？带上他写的亲笔信， 我们两个一起去吧。”

这样谈妥之后，白乐振和俞相朝就径直去找李甲武老人，请他写封亲笔信。李甲武老人坐在那里，拿着毛笔的手象青杨树一样不停地颤抖着，用庄重的文体写了一封致崔敏学的信。

白乐振和俞相朝当天就乘上开往长春的列车，白乐振一直很兴奋，认为刚建立起一个机构，独立运动的曙光就照耀着他了。此刻他正埋头考虑怎样对付崔敏学， 才能让他捐献出一半财产来。

列车驶近长春站的时候，通红的夕阳，犹如一个大火团悬挂在西边的地平线上，不，不是悬挂在地平线上，而是悬挂在墨绿色的云海上，一颠一晃地微笑。

“先生，你的手枪藏在哪儿？”

“藏在怀里。你问这个干吗？”

“幸亏没有检查，藏藏好，说不定车站上要搜身的。”

越是接近长春站，俞相朝越是着急地发出警告。他一会儿跑到车梯口，一会儿又跑回来，不停地跑进跑出。

他们乘的列车吭哧吭哧地喘着气开进了长春站。旅客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顶着包袱的妇女，提着皮箱的绅士，各式各样的旅客，乱哄哄地吵成一片。这时，白乐振看见俞相朝替他拿手杖

的手直抖，不禁引起了注意。

“这个人，胆子还没有狗胆大。”

白乐振心里骂了俞相朝一句，就跟着俞相朝向车梯口走去。

他俩都是一身轻装，每人手里只拿着一根手杖。白乐振刚走到车梯口，就感到一股冷风迎面袭来，不由地赶紧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这时，俞相朝也不管白乐振下没下车，只顾朝拥挤的门口挤，还把手杖举在头顶上乱晃。

俞相朝的这种举动，再次引起了白乐振的注意。他觉得十分可疑，赶紧把揣在怀里的手枪掏出来，插在便于拔出来使用的外套口袋里。然后夹在拥挤的人群中好不容易下了车。

下车一看，俞相朝早已不见踪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这家伙的确可疑。”

白乐振这么想着，来到比较空一点的地方。果不出所料，立刻有两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突然朝他扑过来，一人扭住他一只胳臂，接着又有一个家伙冲上来要拿绳子捆他。因为看到俞相朝的举动，白乐振心里已有了准备，不肯轻易就捕，立刻飞起一脚，朝扭着他右手的戴黄眼镜的家伙的腿裆里连踢两下，踢倒了那个家伙，然后飞快地掏出手枪连发数枪，把扭住他左手的家伙和拿着绳子的家伙都击倒了。

“狗崽子，原来你是诱我上钩的，跑哪儿去啦，这个日本鬼子的狗腿子？”

他气喘吁吁地喊着四下里搜寻。然而便衣警察远不止被击倒的那几个，早有几十个家伙把他团团围住，一面大声叫嚷着要他举起手来，一面一步步地向他逼近。就在这些鬼子的后边，俞相朝正拄着手杖，呼哧呼哧喘息着朝这边张望。白乐振直勾勾地怒视着俞相朝，气得两腿直哆嗦。

“你这卑鄙的走狗！”

白乐振轰雷似地大吼一声，一步步踏着血迹斑斑的站台，向

俞相朝逼近。

“要是知道你是日本鬼子的走狗，我早就把你剁成肉泥喂了乌鸦……”

白乐振举起手枪瞄准俞相朝，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包围着他的便衣警察打来一阵乱枪，好儿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腿，他象一根被截断的木桩子似地扑嗵一声栽倒了。但他并没有把手上瞄过俞相朝的手枪放下，猛地抬起头，握着枪的手不住地抖动。他的衣裳整个被血浸湿了，眉心也有一道殷红的血在往下淌。他伸开五指去抠汪着血的泥地，拼命用力想站起来，可怎么也撑不起身子来，他感到头很重，脖颈也是湿漉漉的。

“痛心哪，难道我就这样完了吗？我是多么想依靠国民府这个新的组织干一番事业啊！难道这已经成了泡影了！”

白乐振忍不住哭了，悲痛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脑海里突然出现了金星同志的形象。他默默地说：

“你听着，我是想跟你走的，我从你身上看到了创业主的气概。可是，我还没能走到万民平等的新社会的门口，就落到了这个地步。气人哪，真气人哪！我怎么能怀着满腔的怨恨死去呢！”

白乐振挥起拳头捶地。警察从四面扑过来想抓他。这时，白乐振把头晃了晃，又使了使劲，不知怎么一来，竟然猛地挺身站了起来。一片夕阳染红了他的身躯。他神色庄严，最后一次脚踏着大地，一步又一步有力地向前走去。他的外套的底边，象金色的铠甲一样飘动着。

白乐振走到车站中央稍微高起的地方，巍然站住不动了。他把枪口紧贴到鬓发斑白的耳根上，扣动了扳机。他的脚刚要迈出一步，全身就被血迹模糊的外套裹住，栽倒在犹如铺着绸缎似地洒满阳光的大地上。

三

白乐振的葬礼，是在所有在吉林的朝鲜人都很悲痛的气氛中举行的。继白乐振的不幸之后，又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是“参议府”的沈学老人和其他几个人在去通化的路上落入了日本鬼子的魔掌。听到这个消息，李甲武老人当场就昏了过去。徐根河、李必守等人赶忙请医生，着实忙了一阵才使神志昏迷的李甲武老人勉强清醒过来。他们告诉老人，派到长春去的两个独立军追踪俞相朝，一直追到奉天，终于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把刀子插进了他的心脏。然而老人依然沉默不语，咬着牙躺着不动。

金星同志一直怀着沉重的心情上学。他想，独立军这一代人，虽然进行了浴血的战斗，最后还是未能避免不幸的结局。

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府合并会议混乱的场面，浮现出为了把这个乱七八糟争吵不休的会议引向正路而满脸通红地大声疾呼、挥汗如雨的白乐振。他想，一贯争权夺利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当然是应该谴责和唾弃的，但是，竭力要挣脱这个泥坑走向新的道路的白乐振以及他的反日爱国精神和满腔热情，难道是可以谴责的吗！

金星同志在房间里看书的时候，时常沉浸在这种痛苦的思绪之中。

学校放假以后的某一天早晨，金星同志动身回抚松去，顺路走进白顺基家的院子。白顺基的家里里外外都是冷冷清清的，听到父亲的噩耗从汉城赶回来的白顺基，还躺在里间屋里。他见金星同志来了，才脸色沉痛地坐了起来。

“怎么，身上不舒服吗?”

“有点不舒服。”

“你到汉城去，好象瘦多了。”

“怎么会不瘦呢！抚松大娘身体好吗?”

“嗯，好。”

金星同志说罢，便走进灶间，只见白顺熙和她的母亲都在哭。

“不要哭了，要收起眼泪，横下一条心，顽强地活下去，准备消灭日本鬼子。”

“你说得对，是该横下心，代替死去的人更好地帮助独立运动。”

顺熙的母亲连忙擦着眼泪，说道。白顺熙却仍然对着墙角坐在那里，掩面抽泣。

金星同志又回到顺基的屋里，说：

“你要振作起来！”

“谢谢你。”白顺基叹了一口气。

“我看你为父亲的不幸过度伤心，这可就不对了，应该拿出更大的劲头来考虑怎样斗争才是。我并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和怎样干才劝你，不过，你要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严重的斗争。苦闷并不能解决战斗，要拿出勇气来。有许多问题我很想跟你多谈谈。怎么样，很快就要到汉城去吗?”

“暂时还不能走。”

“那好，等我从抚松回来再见。母亲有信来要我假期回家一趟，今天准备就去抚松，等我回来，请你给讲讲汉城的情况。记得你去汉城的时候，曾为好些重要问题深深苦恼过，所以很想了解一下你在汉城看到了些什么。”

金星同志跟白顺基谈了一阵，嘱咐他好好养病，然后跨出了屋门。

一家人都跟出来送他，白顺基也叫妹妹扶着走出来。

“到了家，一定要替我好好问候你母亲。听送讣告去的赵秉道说，他已经把咱们这儿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她，不过……咳，要是住在跟前该多好。”

白顺基的母亲深情地说。金星同志再一次嘱咐他们不要太伤心，一定要下决心跟日本鬼子斗争到底。然后，他紧紧地握住白顺基的手摇了摇。

金星同志走了以后，白顺基又回到自己的里间屋躺下。他感到浑身松软无力。

“咳，你闹的什么病，瘦成这个样子？”母亲进来问他。

“病倒没什么病。”

“可是你已经瘦成这个模样了，在汉城也是这样吗？”

“在汉城也是这样。”

顺基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母亲一只手摸了摸儿子的前额，又用另一只手抓住儿子的手腕子。

“你到汉城去，书念得怎么样？”

“挺好，比在吉林好得多。”

顺基也抓住母亲的手，那双手，现在已成了皮肤皱皱巴巴的，骨头和血管突露的手了，这可是一辈子跟着爸爸颠沛流离的母亲干种种苦活的手呀！他真想把妈妈的手拉过来贴在自己的脸上痛哭一场。

“我得去请个大夫。”

“大夫，干吗要请大夫？”

“看你身子瘦成这样，我能不管吗？”

“别去啦，我什么病也没有。”

母亲没有说话，对着儿子发青的眼圈呆呆地望了一会儿，就起身出去了。

白顺基闭上眼睛，又叹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好象正朝看不

见底的深渊坠落下去，周围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光亮，耳边却依然响着汉城的喧嚣声。

……夏天，来到汉城的白顺基，按照父亲的吩咐去找在汉城开旅馆的沈昌道，并经他设法进了一所专科学校。从此，白顺基就住在沈昌道的旅馆里，每天上学读书。沈昌道原来是搞民族主义运动的，坐过牢，释放出来以后才开旅馆。白顺基到汉城来并不是想读书，因此没过多久就向沈昌道打听汉城有哪些搞独立运动的团体。

“搞独立运动的团体？你要找哪个团体？”

“难道什么团体也没有吗？”

“呵呵呵。”

沈昌道笑过一阵，说：

“我看现在你是凭着一股青年人的热情在找寻什么， 就象我们在日本吞并朝鲜以后曾经不顾死活地蛮干一气一样。不过，你这样瞎闯可不行，还是老老实实去念你的书吧。象你这样前程远大的青年人，还担心没有团体就不能斗争吗？”

沈昌道说了一通不知是什么意思的话，随即站起来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走到院子里去了。他是在监狱里挨了鬼子毒打才变成瘸腿的。

同沈昌道的首次谈话，使白顺基大为沮丧，但是他还是打算努一把力去了解汉城的情况。

一天，白顺基想去找组织过一个所谓“研政会”的民族主义头领张仁煜，就到北岳山下的他的家里去。张仁煜住的是象宫殿一样的大瓦房。他身材高大，穿着凉爽的麻布衣裳。他是白乐振中学时代的老师，一见白顺基，便深有感触地回想着过去的事，向白顺基问这问那地问了半天。

话题刚转到白乐振目前的情况和他搞的独立运动，张仁煜就露出了非常冷淡而且不自然的表情。他抱着这样一个看法：即便

三个府合并成功，也搞不出什么了不起的名堂来。白顺基看他是这么个态度，心里很不舒服， 就默默地坐着， 只听他一个人说话。

饱经沧桑老于世故的张仁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是把自己该做的事都做了。首先，他也许是想到自己身边出现了这么个难以捉摸的青年，担心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因此主动地讲了一些别人并没有问到的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他说，学生应当专心读书，什么同盟罢课、思想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都是一些被风吹胀了肺的家伙干的勾当。任何力量也抵挡不住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强弱悬殊，现在已经不能期望取得独立，争取到民族自治也就足够了。在目前情况下，要是能把教育和产业变成自己的东西， 就算是天大的幸运。 攀不上去的树，干脆别朝上望，他认为，这是他把一生献给所谓独立运动得出的结论。

白顺基受到这一打击，好象挨了当头一棒，便离开张仁煜的家。

打那以后，白顺基陷入了苦闷，走路总是耷拉着个脑袋。他心里想，假如这就是朝鲜的现实，那未免太暗淡了。吉林还算是沸腾的，没有如此消沉。

但是，白顺基是不愿陷在绝望之中的。

每逢星期天，人们都到昌庆苑、正陵、紫霞门外去玩，他却躺在屋里望着蜘蛛网飘来荡去的天棚消磨时间。

有一天， 他跟同班同学韩昌福一起去拜访韩昌福的父亲韩允。

韩允从前当过“上海临时政府”的什么副部长，一度为了帮助在满洲活动的光复军司令部，秘密地来往于波涛汹涌的西海运送武器。白乐振跟他很熟，白顺基也从父亲那里听说过有关他的事情。这个韩允，如今正在汉城搞鼓励物产和自作会的运动。

在到他家去以前，韩昌福领着白顺基到挂着“国产品专卖店”牌子的商店里去。

商店里的商品果然都是国产的，胶鞋、袜子、高丽纸、墨、毛笔、竹筐、镜子等杂货全是“自作品”。到布匹柜台去看，也都是国产品，各地织的绸缎、丝绢、细麻布、粗麻布摆得满满的。此外还挂着小孩子穿的七色缎子小袄，诸如辫带，裤脚带也样样俱全。再到器皿柜台一看，这里全是铜制器皿，饭碗、大碗、小锅、火锅、烛台、香炉甚至各种酒盅，应有尽有。他们连陶器柜台也看了，花了不少时间。

“呵呵呵，算是有本事，居然自己造出这么些东西……”

白顺基擦着额上的汗，说道。韩昌福红着脸，笑了。

“等一等，我作为一个朝鲜青年， 来这儿白看看就走还行？不管什么，总得买一样。”

白顺基又转身回到杂货柜台前， 东看看西看看， 没啥可买的，其实，也不是没有可买的，只是一些派不了用场的东西。最后只好买了一个带把儿的小铃铛，揣在制服口袋里，同韩昌福一起走出商店。

“我说，去看你父亲干什么呀，还是到汉江边去吹吹风吧。”

“那也该先去见见我爸爸嘛，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他会等你的。”

“他挺忙的，我不去了。要是你父亲问起，你告诉他， 我到商店买了一件争取朝鲜独立的用具就回去了。”

“啥叫争取朝鲜独立的用具？”

“这不就是争取朝鲜独立的用具吗？”

白顺基掏出小铃铛摇了摇。

“哎！看你这家伙！”

韩昌福满脸通红，笑着朝白顺基的背上擂了一拳。

这天傍晚，他俩在汉江边上仰望着暮色苍茫的天空，谈了半

天是应该到海外去还是应该留在国内的问题。韩昌福也是对他父亲搞的运动抱有不满的青年，所以，他拿起白顺基买来的小铃铛摇着，嘲弄地说，摇一下，就会摇出“爱祖国、爱民族的思想”，再摇一下，什么“自治运动”、“经济开发”、“民族改造论”和“修养同盟”等等就会一齐出现，无奇不有了。

不管怎样，对白顺基来说，这件事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汉城的生活所给予白顺基的，并不全是令人泄气的事情，也曾有过从另一方面深深地刺激他的脑子的生活。

沈昌道的旅馆，一到傍晚客人就多起来，尤其是乡下来的多。他们坐在廊台上下棋，打牌，闲聊。沈昌道的女人忙着接待，总是一会儿也不闲。

然而，这家旅馆却经营着与这种表面现象完全不同的、沈昌道夫妻俩为之大费心思的不是旅馆业的旅馆业。这家旅馆的后罩房——这里有主人的住房、帐房和白顺基的住房——的后面还有几间屋，就是派这种用场的。这几间屋，沈昌道不租给一般客人住，专供搞社会运动的人们使用。找到这里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从地方上来的，有从国外来的，也有住在汉城的。这些搞运动的人当中，社会主义者远比民族主义者多。他们把这些屋子既当作住所，又当作会场。除了他们，沈昌道不准其他任何人进入这些房间。

一天晚上，这些房间里坐满了社会主义者。其中一间全部是朝鲜共产党领导机构的人物，另一间全部是劳动总同盟的领导成员，别的房间里还有十几个为矿山罢工问题从乡下来的工人代表。月波也夹在共产党领导机构的人物当中，他是在海兰江畔柳树林里中断了“细胞”负责人的讲习会，赶到吉林见过了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人以后，又赶到汉城来的。

这天晚上，这些屋里不知在争论些什么问题，吵嚷声一直不停。

沈昌道来到白顺基的屋里，坐立不安地直转悠。每当搞社会运动的人大批聚集到后面那几间屋子里来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心神不定。

“你对社会主义是怎么个看法?”

“啊?”

“我问你对社会主义运动有什么看法。”

“呵呵，这个……”白顺基一时被搅糊涂了，答不出话来。

“对社会主义我也不懂，而且曾经排斥过，认为它是不道德的。可是我看，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对社会主义改变看法的时候了。假如它是那么不道德的坏东西，世界上还会这样闹腾?俄国民族也是因为这个主义好，才接受这个主义闹革命的吧……”

“那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搞的，哪是俄国民族搞的呀?”

“哈哈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也是发动民族的力量干的，哪是靠一个人或一个党的力量干的呀?”

沈昌道一瘸一拐地在房里踱着步。在白顺基看来，好象是因为今晚有社会主义者在后屋争吵，所以他才来作辩解的。

“是啊，这正是我觉得想不通的问题。谁知道俄国民族是不是从心底里接受这个主义，并因此而真正发动起来的呢?不管什么时候，真理总是在胜利者一边。胜利者说是真理就是真理。”

“呵呵，你的反攻也够厉害的。不过，你要知道，过分地固执偏见是不会把真理当真理看的。当然，我也不是坚持说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真理……不过，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今天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世界各国都在闹社会主义运动。日本、英国、法国都闹起来了，就连一些小国也都闹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实现了国共合作。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不正是说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是一种绝对不可忽视的思想，是有着巨大的力量在蓬勃发展的思想吗?可见这里面是有点什么东西的，是有着某种

使人类不能不发生共鸣的东西的。”

沈昌道非常兴奋地讲了这许多，可是白顺基毫无反应。他认为沈昌道的思想已经大大地倒向社会主义，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曾经从事民族主义运动的人为什么会倾向这样的思潮。

沈昌道同白顺基谈了半天，然后到厨房去叫人把晚饭桌快点端到后屋去。他的女人正在摆得一地的饭桌之间走来走去，用扇子赶苍蝇。她看厨娘开始往后屋端饭桌，就挪动她的胖身子，把地上的饭桌一个个端起来递给厨娘。

这天晚上将近夜半的时候，从后屋传来了一阵哭声。沈昌道和白顺基以为出了什么事，赶忙跑到后屋去看。那些号称社会主义者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全部走光了，只有从地方上来的工人代表们在廊台上忙着作动身的准备。其中有个工人，用拳头捶打着廊台痛哭。

“你们怎么啦?”

“哎，我们都办完了事儿，要赶夜班车回去。”一个在捆行李的络腮胡子工人回答沈昌道说。

“你们是为罢工问题跑来的吧， 怎样， 讨论出什么办法来了?”

“办法?哪来的办法?指望汉城领导的，都是些狗崽子， 不是人养的。”

工人打着包裹回答。

“先生，你也是搞社会运动的吧，我问你， 咱朝鲜真的就没有人才吗?真的就没有能把我们往活路上引的领导者吗?”

刚才哭过的那个工人，拍着廊台，对沈昌道诉说道。

沈昌道的两腿象抽风似地直打颤。

“先生，我们往后怎么过呀?我们挺了将近两个月，可这会儿我们的活儿都被那些新雇来的工人抢去了。罢工失败了，我们五百多个矿工带着几千家口，该往哪儿走啊?往哪儿去才能挣碗饭

吃啊？”

这时候，那个络腮胡子在旁边冲了他一句：

“废话！你那么哭哭啼啼的，就会有人帮助你啦？ 你见过这种事吗？咱们得靠自己找活路！”

不管别人说什么， 先前哭过的那个工人仍然自管自地 说下去：

“先生，你看，我们罢工以来一直吃这种东西， 这哪是人吃的饭食？”

他打开自己的包裹，拿出一个黑糊糊象石头块似的东西塞在沈昌道的手里。沈昌道一看，简直就是一个石头子儿。这用松树皮和高粱糠掺和起来做的饼，在路上早已干巴了，比石头还硬。

“我们的几千家口，都啃着这种玩意儿，盼着罢工胜利。 可是，罢工失败了，这不糟透了吗？咱那地方的那个劳动总同盟支部的人，和从汉城下来领导罢工的那个叫，叫郑相默的人，好象不是一个派的。我看，兴许就因为这，罢工才失败了。哪有这样气人的事呀！”

那个工人又用拳头乒乒乓乓地敲着廊台，吓人地瞪着眼睛直盯着沈昌道， 好象沈昌道就是那个劳动总同盟支部的领导 人 似的。原来，在这些工人的矿山上组织罢工的是劳动总同盟中央派去的一个叫做郑相默的人，他是为了扩大自己那个帮派的影响才组织罢工的，但一看形势不利，就逃回汉城了。而那地方的劳动总同盟支部的领导成员，则为了把郑相默一派搞垮，对郑相默那一派插手搞的罢工，采取一概不管的立场。结果，夹在当中吃亏的是举行罢工的工人群众。 于是， 工人代表把这个问题带到汉城来。但是，汉城劳动总同盟内部两派的裂痕也很深，没讨论出什么办法就散了会。

“算了，快背起行李走吧。咱们回去把劳总支部的那些家伙都轰出去，自己来干。那些家伙，干脆叫他们别管，咱们把工人团

体都发动起来， 光咱们一个郡的工人团体也不少呀！有车夫组合，店员组合，还有缫丝工组合，咱把他们都鼓动起来干。”

一个工人背起行李， 站起来大声说道。 别的工人也都站了起来。那个工人又接着说：

“有什么可怕的。现在，新招来的工人也都议论纷纷， 正吵着干还是不干呢。咱们要多去接近他们，跟他们拉起手来。他们也是朝鲜工人嘛，还能眼看着咱们被赶出矿山？无论如何，咱一定要把工人大众的力量团结起来，包围警察署和公司，跟他们干。只要豁出命来，还有干不成的事？”

工人们都打点好行装要动身了。

他们向沈昌道和白顺基告别之后，又到厨房去向沈昌道的女人和厨娘告别，感谢她们的亲切接待。

“先生，你还是认为社会主义好吗？”

白顺基送走了工人，回来问沈昌道。

“你说什么？”

“你看那些搞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不是撇开工人跑了？”

“那是那些人不好，不是社会主义不好。”

“不对，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这种东西。”

“咳，不是的，我想不会是这样的。”

对白顺基的话，沈昌道没有表示同意。

白顺基回到自己的屋里，无力地坐下来，想着刚才走掉的那些工人。他把从工人的包裹中拿出来的一块黑饼子放在桌子上，想吃吃看。心里不由得一阵难过。老年人和小孩子吃的都是这种东西！小孩子吃这种东西怎么受得了？即使胃象马皮一样结实，恐怕也消化不了，这东西擦着软绵绵的肠胃朝下坠，叫人多痛苦啊！

他腾地站起来，悔恨自己没有把口袋里的五块钱塞给那些工人。他急匆匆地跑到外面，快步穿过小胡同，走到夜间繁华的大

街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朝四下里张望。但是哪儿也找不到那几个工人，又跑到电车站去找，也没找到。

“已经走了。”

白顺基失望地垂下肩膀，呆呆地站了半天，才无力地拖着脚步往回走。街上，各种光线和音响狂跳乱舞，淫荡的歌声漫空回旋，霓虹灯忽明忽灭。汉江对岸永登浦方向响着隆隆的炮声，大概是盘据在龙山地区的一个日军师团在进行实战演习。鬼子们因为害怕这个汉城，时常搞这套带威胁性的把戏。

这天夜里，白顺基瞅着那块象石头一样的饼坐着，想了很多问题。他觉得自己看到了被践踏的朝鲜人民所过的真实生活。过去他听说过朝鲜的老百姓没吃没穿，饿殍遍地，并且听说过不知多少次，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石头一样的饼会成为人吃的东西。

从此以后，白顺基常常为朝鲜的令人窒息的现实而独自冥想。他的肩膀比过去更加耷拉了，总是没精打采地上学去，又没精打采地回家来。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那些社会主义者又拥到旅馆的后屋来聚会。突然，一队日本警察冲进来抓人，他们又吹哨子又开枪，从前门后门猛扑过来。那些聚集在后屋的社会主义者，有的跳墙逃走，有的钻进客屋藏躲起来，被捕的倒没几个。但沈昌道和白顺基以及正房客屋里几个穿西服的却被逮捕了。白顺基惊呆了。他被关进警察署的拘留所，遭到了残酷的拷打。鬼子天天提他过堂，给他灌辣椒水，用火钳烙他，扭他的胳膊和腿。他们把白顺基当做社会主义者，问他是属于哪个派系的，同朝鲜共产党有什么关系，根据谁的命令作了哪些事。一个身材高大的鬼子骑在他的肚子上，用长长的手指头捏住他的鼻子，撬开他的嘴巴，往里面灌辣椒水。 白顺基整整被折磨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他回到旅馆，听说沈昌道要被起诉，旅馆已被禁止营业，早就没有一个客

人了。那个大大方方的沈昌道的女人看见白顺基的脸色，吓得跳起来，忙着要给他抓补药。白顺基正在养病的时候，收到了父亲去世的电报。他完全陷入绝望之中，悄然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现在回想起来，浮现在眼前的汉城就象是曾经做了一场恶梦的地方，这梦又被搅得一塌糊涂，什么也分辨不清。眼前一会儿是张仁煜飘着几根银丝的秃脑袋，一会儿是在汉江江岸的草地上同韩昌福摇过的小铃铛，一会儿又是给他灌辣椒水的那个特务警察的蒜头鼻子，一会儿却是从工人的包裹中取出来的硬饼，一会儿所有这一切都乱搅在一起忽忽悠悠地打着圈儿旋转。

是的，汉城的确给我的精神世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白顺基想道——有着震撼我的精神世界的东西，确实有某种东西在向我讲述着强劲有力的话语，讲述着对我的生活和前途具有某种重大意义的问题。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我的脑子为什么这样不清醒？ 金星同志的话不是很正确吗？ 那些话不正是揭示了真实吗！金星同志说过，要知道祖国的现实和痛苦以及祖国所大声要求的是什么，要知道被蹂躏的同胞们充满仇恨的呼声，要知道人们所主张的都是些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前进的道路。这些话，不是一百个正确，一千个正确吗！我作为一个朝鲜青年，要是有心为挽救祖国，为朝鲜民族的幸福而斗争，怎么能避开这一由残酷、混乱和令人感到刮骨般痛苦的无数深刻的问题堆积成的现实的大山，去另寻一条出路呢！要是去另寻出路的话，那就是既不想争取朝鲜的独立，也不想解决令人痛苦的朝鲜的现实问题的行为了。

“尽管我们从各自不同的地点出发， 但无论如何都要生活在这个时代，都要立足于这个现实之中。如果我们具有真正的爱祖国、爱民族的思想，真心实意地为祖国的命运着想，无论是谁，都必然会达到一个共同的理念。独立运动的这种或那种理念，归根结蒂，都将是为阐明并解决祖国和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而作出

的答复。”

白顺基的耳边清楚地响起了金星同志拉着他的手那样诚恳真挚地告诫他的话。白顺基心想，这么说，我不是已经获得了那个理念吗？那么，今后我应该往哪里走？是应当跟着金星同志朝社会主义走吗？社会主义，我曾经那么忌讳、那么回避的社会主义！让我现在冷静地想一想吧。如果说拯救被践踏的工人大众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么，这个主义本身不就是正义吗？对，这明明白白是正义。那么，正义和真理……他忽地感到脑子里突然有火光闪亮了一下，不由得倏地站了起来。

正义，真理……真理是什么？什么叫真理？让我具体地想一想。是的，那叫你非得把那些可怜的工人拯救出来不可的正义的要求，那肯定拯救工人是对的的人类生活和人类道德的大声疾呼……难道这不就是真理吗？

白顺基觉得自己有了某种重大的发现。虽然还不很清晰，但他仿佛看到了某种最有价值、最有意义、只要具有人的理智最后就必然会达到的唯一的归宿。

第十三章

人们哟，你们要满怀希望啊！

一

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

康盘石母亲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满屋子的妇女会会员都盯着黑板，全神贯注地照着母亲写的字抄。她们把本子放在膝盖上。有些妇女象小孩子一样总是爱把铅笔尖伸到嘴里蘸口水，她们中间有几个背上还背着孩子。

英柱也夹在妇女中间抄写。他用晨星般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黑板，然后就很快地一连写五、六个字，母亲还没写完，他已全抄下来了，而且字写得方方正正的，挺秀气。

“别怕写得慢，要一笔一划地写清楚，不要随便乱划拉。”

康盘石母亲在黑板上写完字，就一个一个地看妇女们抄写得怎么样。

“长顺妈现在写得很不错，不过这个字可写错了，这儿不该写‘는’(nen)字，应该写‘든’(den)字。”

“嘻嘻，我看这两个字一个样儿……”

妇女们都笑了。

“好啦，现在开始念吧。后院的大妹子，你念念看，你总说

念不好，今晚好好念一念。”

被称作后院大妹子的粉妮妈满脸绯红，开始逐个地念写在本子上的字。先前，她朗读的时候，总是象小孩一样一开口就结结巴巴地“哦哦”一阵，还不时插上“所以嘛”一类的口头禅，引得妇女们哄堂大笑。可是今天晚上，她没犯这种毛病，念得很流利。

“我们妇女要为反对封建制度而斗争。封建制度是把女人不当人看的制度，是把妇女束缚得象牛马一样的制度。我们要起来反对这个制度，要和男子同样参加社会工作。所以嘛……”

她一直念得很流利，到最后却冷丁冒出个“所以嘛”，弄得妇女们大声笑起来。

“咳，真是，得把嘴皮子缝上……”

粉妮妈羞红了脸，自责地咕噜着。

“缝上嘴皮子，就不吃饭啦?”

“你来个‘所以嘛’也挺好呀。‘所以嘛’，我们要努力学习，这不挺好？呵呵呵。”

妇女们七嘴八舌地逗趣，引得大家又笑了一阵。

这个夜校，是康盘石母亲接到儿子的信以后立即建立起来的。她按照儿子信上写的话，努力培养妇女会的骨干，同时积极开展扩大组织和启发群众觉悟的工作。这样，妇女会的组织就在抚松一带的许多农村扎了根，并且在好几个村子开办了夜校。

母亲常常选拔一些骨干，把她们派到农村去，她又亲自深入各地，指导各地的组织。还自己动手编写夜校的教材，有的是从自己读过的书报上剪下来的，更多的则是根据她自己所想到的实际问题编写的。她把妇女解放问题、破除迷信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妇女会的组织问题、扫盲问题等等都写成教材，不仅在自己教的夜校里使用，还发给别的夜校使用。这些实际问题，不论在哪一个夜校，都引起了妇女会会员们的兴趣。

粉妮妈念过以后，别的妇女也一个一个地念了。她们虽然只

不过是刚刚扫了盲的水平，但都念得不错。母亲接着把写了字的本子一本一本地看了一遍，发现不少妇女写错了字。

“把别人肚子里的学问学到手，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不管什么事，只要有恒心，下力气做，就能做到。‘ㄹ’(ri)字该这样写。”

她拿起铅笔，亲手给妇女们改正写错了的字。

“妈，也替我看看。”

“你哪是咱夜校的学生啊？跟大娘们比起来，你都可以当老师啦。”

母亲对英柱的本子看都不看，只是用手摸了摸他的头。英柱虽然是个孩子，可是不光书念得好，最近还把母亲交给的通信任务全部承担起来，有时候，他带着哲柱哥交给他的新日少年同盟的通知，跑十多里路送到邻村去。所以母亲对他总是感到很满意。

看过本子之后，康盘石母亲指点着黑板，开始教妇女们朗读：

“我们妇女……”

“我们妇女……”

“要为反对封建制度”

“要为反对封建制度”

妇女们都一齐跟着念。

“不要光跟着念，要把字看清楚再念。念‘我们’的时候，就好好看看‘我’字和‘们’字是怎么写的，要用眼睛看熟，一面用脑子想一面念……要为反对封建制度”

“要为反对封建制度”

“而斗争。”

“而斗争。”

琅琅的读书声，在房间里震荡着，并飞到外面去。念了一

阵，母亲叫妇女们在本子上重抄一遍，然后就转而讲解意思。她花费了更大的精力举出眼前的许多实际例子，说明封建制度下重男轻女的思想，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双重、三重地压迫和剥削朝鲜妇女。听她讲解的妇女，忽而发现平素那么和蔼可亲的母亲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里，这会儿象喷火似地放射出强烈的光芒。

快放学的时候，房门突然打开了，出乎意料的是金星同志笑容可掬的脸出现在门口。他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提着书包，前额上的汗珠在灯光映照下闪闪发亮。

"呃，深更半夜的，你怎么来了？"

站在黑板前的母亲，向前跨出一步，问道。

"您好，妈妈！"

"好。你也不捎个信儿就来啦。"

"是没有捎信儿。——大家正在学习，打扰了，对不起。"

"这有啥对不起的，连夜赶回来，辛苦了。"

妇女们把他的书包接过来放在房里。他站在廊台上用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这时候，英柱飞跑过来，吊在他身上：

"大哥！"

"噢，英柱。"

"是放假回来的？"

"对啦。"

"要呆好久吗？"

"是的。"

妇女们都站起来，把笔记本和其他东西塞到一边——她们生怕别人看见自己写的象老鼠乱踩一通的脚印一样难看的字，一见有人进来，总是把笔记本胡乱塞到什么地方藏起来。带孩子来学习的妇女，还把孩子连同包被和带子统统揽到怀里。

"那你是一直走路，这么晚才赶到的？"

"不是，是坐马车来的，在离这儿五里的地方才下车。"

“白乐振先生的讣告，我已经收到了。”

“这我知道。”

对于白乐振的不幸，母亲和金星同志没再多谈。

“干吗都站起来，请坐下吧。”

金星同志走进屋里，环顾着纷纷起立的妇女们，说道。

“她们看见你来了才这样的。——你们都坐下， 再接着谈谈嘛。”

康盘石母亲这样一说，大家才又重新坐下。

乘房里乱哄哄的当儿，英柱悄悄地溜了出去，循着黑乎乎的坡路奔跑，要去找正在排演话剧的哲柱哥，告诉他大哥回来了。

他在坡路上跑了一阵，绕过一座大宅子的院墙，又跑了一阵。在路的尽头有一幢ㄱ字形的房屋，这就是排演话剧的地方。

他从虚掩的房门往里一看，屋里并没有排练话剧，人们在敲着大鼓，吹着口琴，非常热闹。

“嘿，真带劲儿。”

屋里不光是敲大鼓和吹口琴，还有笛子的声音。也不知他们吹的是什么曲子，听起来叫人想跳舞。英柱紧靠到台阶上，再仔细地向屋里看。屋里是一帮青少年，留长头发的象是更多一些。一个矮个子少年撮着嘴站着吹笛子，他的旁边，白净脸的杨时焕在吹口琴，两个腮帮子一鼓一鼓的，象在拉风箱。

“吹得真好。”

英柱盯着杨时焕一起一伏的腮帮子瞧了一阵，才发现哲柱哥就在杨时焕的旁边站着，胸前挂着大鼓在敲。不知他什么时候学会了敲鼓的本领， 敲得那么好， 只见他把牛皮做的大鼓挂在胸前，两只手按着拍子动。他用右手的鼓槌“咚咚咚，咚咚咚”地敲一阵，然后又用鼓槌的木柄轻快地敲打着鼓帮儿；而左手则一直轻轻地拍着鼓边，看上去却是似拍不拍的样子。鼓声和动作溶成一体，就象耍什么魔术似的。

过了半天，鼓声和口琴声停止了，英柱这才推门进去。

“你来干什么？”哲柱问道。

“大哥回来了。”

“大哥，什么时候？”

“刚来。”英柱抬起晨星般的眼睛直盯着哥哥的脸。

“你大哥回来啦？不是说谎吧？”

“谁说谎？你们去看好啦。”

英柱朝那个问话的少年瞪了一眼，屋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屋里的青少年，听说金星同志来了，都叽叽喳喳地嚷嚷开了：

“好极啦，准是来指导咱少年同盟的工作的。”

“对啦，前一阵他还好几次写信来叫我们要好好发展新日少年同盟呢。”

这些青少年，就是那年冬天金星同志从华成义塾回来，在上吉林去以前组织起来的新日少年同盟的盟员。

金星同志在建立了同盟以后做了很多工作。为教育盟员，他组织了读书会、故事会、演讲会，搞了军事游戏。同时，为了运用这个组织来开展群众启蒙运动，还建立了一个演艺队到各地巡回演出。

后来，这个少年同盟的根子更加粗壮了，盟员人数大为增加，而且有不少青少年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组织也已经扩大到抚松市内以及附近的农村。

欢腾的青少年，都不管今晚的话剧排练了，一窝蜂地涌到外面，嚷着要去见金星同志。方才吹口琴的杨时焕是负责新日少年同盟工作的，这会儿带头快步走去，大家也都走得很快，英柱攥着拳头拼命跑才能跟上。

康盘石母亲的上屋和下屋都快要挤破了。本来就坐满了上夜

校的妇女，这会儿又来了一大群新日少年同盟的盟员，屋子自然快要挤破了。

“进来吧，尽管窄一点，都进来。今天夜里， 干脆把屋子挤大一点儿也好。”

金星同志站起来，同每个盟员握手。

“大嫂，房子再大点儿就好啦。”

“房子小，挤着坐更加亲热。现在咱朝鲜人还能住上大瓦房？”

康盘石母亲回答妇女们。

哲柱走上灶屋炕问母亲，叔叔回来没有？

“这么快就回来？他走的时候说要到明天晚上才回来。”

“您不知道叔叔是朝哪个方向走的吗？”

“他说连妇女会的工作也要去指导一下，朝烽火洞那边走，从那儿再去哪儿，我就说不上了。”

“听说茂山洞那儿，青年团内部打架啦。”

哲柱带着不安的神情，说道。

“茂山洞， 那不是建立了青年团以后闹得挺凶的地方吗？你叔叔上那儿去干吗？你没听说他们为啥打架？”

“宗派斗争呗，听今天从那儿过来的人说，打的可厉害呐。”

“真叫人伤心。干吗朝鲜人自己打自己，不去打日本鬼子……”

康盘石母亲痛心地叹道。

这天夜里，金星同志让青少年都坐在面前，向他们一一了解前一段时间新日少年同盟所做的工作。杨时焕坐在他的身旁，详细地作了汇报。杨时焕白净脸，大脑门，现在拿着一本皮封面的小本子，讲着各个组织扩大以后的人数、演艺队的演出次数以及群众演讲会的次数，谈得很具体，显出是一个热情而又有组织能力的青年。

“松花洞建立的组织有多少盟员？”

“一共二十二名。”

"负责人是谁?"

"李景福。认得他吧?"

"认得。盟员现在读些什么书?"

"读马列主义，另外报纸、杂志、小说……样样都读。是一个个给规定了任务叫他们去读的，读过以后要写读后感……"

"看些什么样的小说?"

"都是革命小说，象恋爱小说之类就不允许看。"

杨时焕换了个姿势，回答说。

金星同志微笑着看了杨时焕一眼。杨时焕微红着脸，下意识地掏出手绢擦起脑门来，因为他想起了当自己被恋爱小说迷住了的时候，金星同志曾告诫他不要看那种书。

少年同盟的盟员直到快天亮的时候才散。

金星同志正想眯一会儿，金亨权先生回来了。

"嗄，这是谁来啦?"

金亨权先生一边脱着冻得硬邦邦的鞋子，一边用宏亮粗浑的声音问道。

"是我。您这么早，是从哪儿回来的?"

金星同志迎出门去打招呼，然后拉住叔叔的手进了屋。

"好冷的天气。哎，你先替我把这顶皮帽子脱下来。眼睛遮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金星同志立刻替他脱下皮帽子，帽子上全是白霜，还坠着几根银链似的冰凌子。

过了半天，金亨权先生才说脸好受一些了，用冻麻了的手把脸颊擦了一阵。他的脑门上有一块铜钱大的疤，他总是用头发把它遮住，天长日久，那一绺头发就象是固定在那儿，一脱帽子就立刻垂下来把疤痕盖住。

"叔叔，这一阵子您张罗着过日子，够苦的吧。"

"我哪儿管过过日子的事儿，全是大嫂一个人操劳。哦，收

到白乐振先生的讣告，也没能去一趟。他真的不知道俞相朝那家伙是特务，竟跟着他到长春去吗？”

“真是令人痛心的事情，也怪他太淳朴了。”

“淳朴，这是说得好听哩！”

“我们朝鲜人，应该懂得日本鬼子的狡猾！”

“哥哥常说，对于人，必须通过实践去检验他， 这话说得多好！特务嘛，又没有贴标签， 你不检验他， 怎么知道他是特务呢？许多事情，都叫我更加想念去世的哥哥。”

金亨权先生忽然非常想念去世的哥哥，不由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灶屋里雾气腾腾，康盘石母亲已经忙着做早饭了。后院的粉妮妈，做好了自家的饭，也过来帮忙。

“大妹子，你又来受累了。是怕我一个人做不了早饭吗？”

“在吉林的儿子回来了……又没啥好东西招待， 您该多费心呀。”

粉妮妈想起去年冬天她生病的时候， 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康盘石母亲天天跑那么远到井台上去替她家打水，还替她做饭——不光是做饭，并且天天熬米汤喂小粉妮。有时候，母亲在自己家里的火盆上熬好米汤，然后把滚烫滚烫的米汤钵子用裙子裹着端过去。粉妮妈简直不知道怎么报答她才好。

“嫂子，他大叔也来了，这饭够吃吗？”

粉妮妈揭开锅盖，用饭勺搅了搅，问道。在粉妮妈看来，煮的饭显得不大够。

“少就少点儿吧，转锅台的少吃一点有什么要紧。”

“那怎么行。”

“这有什么不行，饭嘛，多就多吃，少就少吃。”

康盘石母亲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在江东、临江、八道沟、抚松，不管在什么地方，她家没有一天断过客人。早上，晚上，

夜里，随时都会有客人来。他们不是来串门的，而是或者来接受指示的，或者完成任务后前来汇报的，或者搬运武器的，或者带有什么密信来的，来的个个都是为朝鲜的独立作斗争的人。对这样的客人，怎能有一丁点儿的怠慢呢！有时往往一夜要做两三顿饭，可是她总是饿着肚子过夜。早晨起来打水，她常常感到头晕目眩，腰酸腿疼，全身直晃悠。每当这时候，她就把腰带使劲扎紧，硬挺过去。

康盘石母亲怕凌晨回来的小叔子身上暖不过来，把烧得很旺的火盆端到上屋。粉妮妈望着慈爱的母亲的后影，自言自语道：

“真是的，世上的钱都滚到什么地方烂掉啦，这么好的大嫂，为什么不让她舒服点啊”

她的眼眶里汪满了泪水。

二

吃过早饭后，金亨权先生谈了他到抚松附近各地农村了解青年群众的动向的情况。大约在一个月以前，金星同志订好了准备把安图、抚松、敦化等白头山附近一带的青年团结到新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里来的宏伟计划，首先写信给金亨权先生，请他了解一下抚松一带青年的动向。金亨权先生收到信后，几乎一直呆在抚松附近的农村。他每到一处地方，还对康盘石母亲组织的妇女会的工作做些指导，同时了解了青年们有些什么样的思想动态和正在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到了有夜校的地方，他就参加教课，还做朝鲜民族应当怎样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讲演。

“总之，这抚松一带是不能听其自然的。这儿本来是受民族主

义影响的地方， 现在， 这一带的青年对那种陈腐的思想早已失望，正在探寻新的斗争道路。那些形形色色的帮派也正处心积虑地想把这股力量拉到自己一边， 火曜派来钻空子， МЛ派来搞鬼，民族主义派系也跑来搞自己的那一套阴谋。瞧，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的力量将会怎样呢？势必会四分五裂，导致一场帮派混战，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这种令人忧虑的状况，能放着不管吗？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这样下去，那会成个什么样子！”

金亨权先生非常激动地说。他走上革命征途，参加斗争已经很久了。金亨稷先生在世时，他就在哥哥的领导下，象踩麯一样走遍了国内外各地，只要是革命需要他做的，不管什么他都去做。运武器，传递密件，一天走几百里路，不停地工作。运武器的时候，他翻山越岭，淋着冰冷的露水过夜。他走过来的确是一段风狂雨暴的路程。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说话，哪怕是只说一句， 也是气势磅礴， 显示出在革命斗争中经受过锻炼的那种气派。

“茂山洞那边，现在是那些宗派分子猖狂活动的中心。 那一带，已经建立了什么青年团，而这些青年团的领导班子里，就潜伏着同床异梦的宗派分子，哪里团结得起来！听说，前些时候在茂山洞搞了一次青年讲习，那些宗派分子就打起架来，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看，得把他们的根据地——这块被狗咬狗闹得乌烟獐气的地方，先来个大扫除……这帮败家子！”

“您说得对，对这种状态我们不能放任不管，所以， 我想假期里就呆在这儿做些工作，过几天，吉林还要来一些同志。”

金星同志注意地听完金亨权先生的话，这样回答道。

“我猜过了，看了你上次的来信，我猜到你已经有了什么设想了。听说现在吉林也在闹腾，咱在吉林大搞，在桦甸大搞，在这儿也大搞，朝鲜革命的地盘也就会逐渐开辟出来了。嘿，真带劲儿。”

“叔叔，您睡一会儿，气色不很好啊。”

“大概是熬了几夜的缘故。”

为了让叔叔睡觉，金星同志到灶屋去了。他看到叔叔精力充沛地工作，心里禁不住高兴。

小南门街上金星同志的家里，每天都聚集着许多青年。金星同志回来，到这儿来的青年就更多了。他们来听金星同志讲国际形势和社会运动，听得入迷，连家也不想回了。上下两间屋里笑声不绝，打闹声不断。有的青年跑到灶屋去帮康盘石母亲干活，有的则在院子里劈木柴。

“别干啦，坐在屋里一块儿听，一块儿谈， 干吗还干这种活儿！”

“大娘，您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您以为我们是到别人家来帮忙的吗？”

青年们这样回答着，照样干活。屋里，有时讨论《资本论》，有时讨论金星同志夏天寄给母亲看的小说《母亲》。 这部小说，康盘石母亲读过以后就转给青年们去读，现在，已经没有一个青年没看过。最近，哲柱正在重新读它。就是这会儿在人声嘈杂的屋子里，他也坐在一个角落里聚精会神地读着，睫毛长长的两眼一眨都不眨。

一到夜晚，金星同志就和母亲一道，到抚松附近的农村去了解母亲建立的妇女会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告诉母亲应当怎样领导妇女会，怎样做宣传工作， 教给母亲一些工作方法。 在一些地方，他还把妇女会员召集起来，辅导她们开会，给她们作报告。每当他在会上讲话或做报告的时候，母亲总是全神贯注地瞅着他的一举一动，把他讲的要点详尽地记在本子上。

有时候，母子二人在夜里顶风冒雪走几十里路。

“妈，这儿是冰。”

"不怕。"

"把手给我，我扶着您。"

母亲把手伸给儿子，儿子拉着母亲的手，然后从溜滑的冰上走过。

"你演讲讲得很好，我怎么就讲不好呢， 看来要干革命，还得学会演讲。"

"妈，演讲不是别的， 就是用话把自己心里所想的说出来。这也不难，讲的次数多了，就会象开座谈会发言那样顺溜了。您不是很会座谈吗?"

"这么说，这也是个胆量问题喽。真的， 站在群众面前，要是一怯场，那就完了。"

"是这样。群众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也就是说， 象一家人似的。他们的思想感情跟我们一样，他们的志向跟我们也一样，在我们一家人里头，他们也算得上最亲近的。所以，您在讲话的时候，应当常常想到您自己是站在最亲近的亲人面前，并抱着这种心情，毫无拘束地讲下去。"

"毫无拘束地讲，可真不容易呀。"

"自然是不容易，不过对您来说， 我看这和熟练程度有很大关系。往后，您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分清条理。重要的地方，发挥透彻，多举些例子；讲到末了，还要把整个内容的要点再强调一下。我们不能为讲话而讲话，所以，即使只讲短短几句话，也要讲得有内容、有意义，并且要让自己的话在革命斗争中发生作用。"

有时，金星同志把向群众讲话的方法这样地告诉母亲。

每逢同儿子一起走路的时候，康盘石母亲的心里就充满了喜悦。即使是风雪漫卷、四周漆黑，她也觉得好象是在光明温暖的路上行走，仿佛幸福的世界就在眼前，所以脚步也就轻快起来。

一个下雪天的傍晚，蔡京和朴光植从吉林来了。他们按事先

约定的，把书店里新到的马列主义著作买了一大包带来。金星同志的一家人闹哄哄地把这两个冒着风雪赶来的青年，象抱小孩子似地抱进了屋里。

康盘石母亲把蔡京的皮鞋拿到灶门口，心情沉重地想：那么远的路，他穿着这么重的鞋子是怎么走过来的呀！其实，蔡京的鞋虽说是皮鞋，可是已经破得不能再穿了。这是一双短统皮靴，是法政学校的一个同学看见蔡京的脚大，认为他穿着合适拿来送给他的。那人说这鞋是自己的叔叔当独立军时穿过的。这双鞋也真大得出奇，蔡京的大脚穿着都嫌大。可是，就连这样的一双鞋也已经破得不象样子了，鞋后跟和鞋帮儿都用大针缝过十几遍。蔡京就是穿着这双鞋那么老远地从吉林走来的。

康盘石母亲敲打着粘在鞋掌上的象石头的冰块，心里一阵难受。她想，这些年轻人几时才能光复祖国，不吃这种苦头呢！也许只有到了那一天，我用绸缎一样又软又轻的材料做双鞋子，让他穿在曾经穿过这种鞋子走路的脚上，才能消除我心中的隐痛吧？

“你在哪个学校念书？”

吃过晚饭，母亲问蔡京。

“我上的法政学校，大娘。”

“家里父母亲都在吗？”

“父母亲都已去世了，只有一个妹妹。”

“那么说，就你们兄妹俩维持着一个家喽？”

“是。”

母亲默默地瞅了蔡京一眼，只见他高高的颧骨上显现出受过穷苦生活煎熬的痕迹，他那粗糙的手，显然也是在劳动中磨练出来的。

“就你们兄妹俩，要熬过这艰难的日月该多苦啊。看你穿的鞋，就知道你们过的是什么样的苦日子了。我们就是为了摆脱

这种苦难才起来革命的，所以你要克服任何艰难困苦坚持斗争。”

“大娘说得对，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进行斗争的。”

听了母亲的话，蔡京感到鼻梁发酸。接着他表示，从现在起就把抚松大娘当做亲生母亲，往后要常到抚松来。

“太好啦。要是这样，我不知道多么高兴哩。我就是一心盼望你们把革命斗争搞好。”

蔡京感到非常幸福。他一一望着这一家每个人的脸，心里想道：儿子和母亲，叔叔和弟弟，全家都踏上革命的道路，互相信赖，互相支持，全都怀抱着崇高的精神进行斗争。这样的家庭哪里还能找得到！一种灼热的、严肃的感情在他的心中油然而起，使他产生了无限的敬意。

蔡京到来的第二天夜晚，金星同志把在金亨权先生的影响下觉醒过来的这一带的几十个进步青年召集到一起，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

金星同志考虑到派系斗争的污泥浊水已经开始涌进来的这一地区的特点，早就想把先进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吸收进来，甚至连同民族主义团体以及和独立军有关系的青年也广泛地吸收进来，在这儿成立一个新的青年组织。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写信给金亨权先生，推进了工作。这个设想今天终于实现了。

白山青年同盟宣告成立以后，就开始讨论怎样扩大这一组织的问题。挤满了上下两屋的青年，都怀着新的抱负，激动地讨论了一个通宵。

这次会议以后，金星同志又把另一个设想付诸实践，那就是创办《新日》报来提高青年群众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他同蔡京他们一起，伏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通宵达旦地为报纸写发刊词，写论文，写教育资料。

“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情？”

母亲也没有睡，问在炕梢写字的儿子。

"妈，您睡吧，您不帮忙也行。"

"办报，就那么容易？你叔叔在对面屋里熬夜修油印机。要有事情，也让我做一点儿。"

"往后您要替这张报纸做的事情多着呢。报纸，不是印出来就完事的，印好了还要发给群众。这件事很重要。当然，我们还得安排一下，以便能分发得好一点，这方面的工作，您总要担当一份的"

"这还怕干不了？心里高兴干准能干得好。再说，这是传播革命的声音的工作嘛……"

母亲带着无比高兴的神情，挑了挑灯芯。

最近，新日少年同盟每天晚上都在排练文艺节目。

几天来，英柱经常去看他们排练，结果也被吸收进去扎扎实实地插了一脚。有一回，大家要他唱个歌，他唱了一段，受到青少年们的热烈欢迎。这样，他就被吸收参加了。今天晚上，青少年们又把他抬出来，叫他唱歌。有口琴和笛子替他伴奏，他那清脆的歌喉就显得精彩了。他的声音，象是很铿锵有力，但又柔和动听。唱完歌以后，他还举起手来敬个礼，青少年们就拼命鼓掌，要他再唱。他每次站出来总要一连唱上两三支歌才能坐下。

始终引人发笑热闹异常的是独幕短剧的排练。这个独幕短剧叫《娘家寄来的信》，是以扫盲为主题的：

一个妇女收到了一封信，说是她的亲娘要来看望她。可是她不识字，不知道信里写的什么，便跌跌撞撞地跑去找识字的人，恰好碰上一个穿西装的绅士，就请他给看看。谁知那位绅士也不识字，拿着信不知怎么办是好，竟然急哭了。那个妇女看见绅士哭了，以为信里写了什么不幸的消息，自己也放声大哭起来。他们正在哭的时候，又一个汉子上场了，他站着看了一会儿，以为这儿是板定要哭的地方，也就哭开了。这三个人放声大哭，使剧情

发展到了高潮。随后上场的第四个人，才是个识字的，他大声念信。那三个哭的人，这才明白了信的内容，全都臊得满脸通红。

这出戏，排练时青少年们常常看，但是大家每看一次都禁不住捧腹大笑。这是因为演员们的哭法越来越纯熟。在排练过程中，他们这样哭哭，那样哭哭，用尽各种办法试着哭，逐渐摸索到一种崭新而又真实的意境，并且深入到这种意境里去，所以现在已经发展到象真哭一样了。

金星同志在出版《新日》创刊号以后，紧接着把一些青年派往各地，然后亲自带领演艺队向茂山洞出发。

“走，好好演他一次，叫大家看了咱们的演出，都大大地睁开眼睛。”

金星同志边说边让少年们坐上爬犁。英柱也在其中，因为大哥看得起他，他高兴得直蹦直跳。两架爬犁，敲着锣鼓奔出了抚松城。前一架爬犁上，一面写有“抚松青少年演艺队”的大旗迎风飘扬。

爬犁驶入了银光闪闪的雪原。阳光有如银障一般明亮，虽然还有点冷飕飕的，轻轻吹来的微风却似乎孕育着春意。拉爬犁的马鼻子里喷着气飞跑。前一架爬犁驾的是两匹枣红马，又肥又壮，赶爬犁的不挥动鞭子，它们也照样昂着头跑得飞快。坐这架爬犁的大都是少年，金星同志也在上面。

爬犁上响起了歌声，金星同志也在唱。

颈上系着红领巾，
背着行装去操练，
了不起啊！你的名字叫儿童团！儿童团！儿童团！
天下人都夸奖你，儿童团！儿童团！

后面一架爬犁上，响着鼓声、口琴声和笛子声，随着也响起

了歌声。

两架爬犁，载着歌声，在耀眼的雪原上不停地奔驰，宛如鲜花点缀的彩车，奔驰在冰封雪盖、寒风肆虐的大地上，预告着春天到来的信息。

“人们哟，你们要满怀希望啊！不管多么寒冷、黑暗、凄凉、痛苦，那也不过是催促新春降生的阵痛而已。欢笑吧，笑着奔向使春天早日到来的决战的沙场吧！大家肩并肩，手拉手，彼此分担着心中的悲伤和痛苦，奔向决战的战场吧！大声地笑着冲向决战的战场吧！哈哈哈。”

是的，彩车散布着笑声滚滚向前，它饱含着力量，带来了希望，整个大地为之惊动，跳跃。

太阳徐徐落山的时候，爬犁到达茂山洞。金星同志决定把彩车首先开到宗派分子们发生争吵殴斗的茂山洞，在青年们的心田里播下新的希望的种子，把他们集拢起来建立新的组织。

近来，茂山洞犹如遭了一场大难，乱糟糟的，仿佛被一股大旋风席卷过一般。前不久，青年团在这里办了一个讲习会，钻进领导班子的火曜派和МЛ派都想利用讲习会作为扩大自己一派势力的舞台，这样就引起了殴斗。他们打得很凶，办讲习会的学校礼堂竟成了一片血泊。茂山洞的青年都大骂青年团领导集团是个腐败肮脏的集团，干脆把这个集团组织的青年团解散了。不仅茂山洞解散了，茂山洞附近各村也都学茂山洞的样子解散了青年团。慑于青年群众的这种反抗气势，宗派分子们全部从茂山洞逃跑了。

在茂山洞，不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没有一个不痛骂宗派分子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抚松青少年演艺队到达了茂山洞。两架马爬犁兴高采烈地在村前大路上奔跑，刚刚跑进长有白蜡树的村口，爬犁上所有的乐器，大鼓、小鼓、大锣、小锣、笛子、口

琴……全都响了起来， 不管调门对不对， 又吹又打的，非常热闹。他们想先让村里的人大吃一惊，然后再向老乡们打招呼，说明从哪儿来和来干什么的。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兴致勃勃。

“这是什么声音，是不是村里又出事啦?”

“刚打过宗派仗，好象又要出事了。”

茂山洞的人经受过一场惊恐，都不禁瞪大了眼睛。打架的那天晚上，他们亲眼看见有三个人打破脑袋，被人背走。所以一有什么响动，他们就大惊失色，生怕又要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情。不过，当村里人听出传来的声音是农乐声时，便都跑了出来。青年人，老年人,小孩子，娘儿们……一齐涌到通往学校的大路上，围成了一道人墙。

“哈哈，这回可热闹了。”

人们都咧开嘴笑。他们看出尽管前次村里发生了不幸，但这回来的不是那种惹祸的人，而是来搞文艺活动的，便都放了心。

“是抚松青少年演艺队。挺不错!”

“嚄，鼓打得真好，鼓槌在头上直转，还跳舞哩。”

“不光是鼓打得好，你看看那吹笛子的，手指头多灵巧， 中间的手指头一个劲儿在颤动。”

“那是打拍子的手指头。”

“哈哈，反正练得不错!”

人们都傻愣愣地望着爬犁上的学生。马也悠然自得地甩着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着光的鬃毛打响鼻，钉了铁掌的蹄子轮番得得得地踩着雪地。连赶爬犁的也都高兴得直耸肩膀，有一个还把嘴凑到老乡耳边告诉他们说，这些演戏的可不是一般的艺人，是搞社会运动的。

“别乱说呀! 这是秘密。”

他最后还这样警告老乡们。老乡们又被搅糊涂了，只要一听说社会运动，他们就会想起那些头破血流的家伙。他们互相捅着

腰眼子耳语，这些人也不是艺人，是搞社会运动的哩。

不管他们怎么叽咕，青少年们的劲头还是越来越足。他们干脆把爬犁停下来，站到地上演奏农乐，使出了浑身解数。打鼓也不是一般的打法，有时把鼓槌从裤裆下伸出来，有时在头顶上甩来甩去；敲锣的小伙子敲一下锣就耸一耸肩膀；吹口琴的、吹笛子的，也不光是吹，还掺合着各种动作。音响和有规律的动作溶成一体，十分热闹。三三两两地站在路边的人，不约而同地涌到前面来，白花花地围成一圈。

“他们是干什么的?”

“是到各地巡回演出的演艺队。”

“从哪儿来的?”

“从抚松来的。不光是青年，还有不少小孩子。”

“唔……”

在发生过流血殴斗事件的学校旁边长着一棵榉树的斜坡上，一个身穿土布长袍的老人正在和村长说话。老人的皱巴巴的大手拄着拐杖，两只深陷的眼睛还在炯炯有神地闪着光，跟他衰老的身躯大不一样。他时不时地用一只手捋着被晚风吹得飘飘的银白色的长胡须。

“老人家，你看怎么办好，让他们进村吗?”

“让他们进村吧。小孩子家老远地跑到这里来， 够辛苦的，快把他们接进村来。”

“是。”

村长急忙顺着树影横斜的坡道跑下去。

村子当中，仍旧鼓乐喧天，白花花地聚集着一大群人，喧闹异常。

那位老人站在斜坡上观望下面的情景，看了好一阵。他名叫朴淳武，是茂山洞一带人人尊敬的老人，这一带的人都称他是老人家，这固然是因为他年纪大，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公认他为尊

长。他一辈子靠种地过活，两只手象铁耙一样。他有着火一样炽热的爱国精神，三•一运动爆发时，带领全村的人冲进了日本警察署所在的城镇。那时，他已经上了年纪，长须飘洒着冲在队伍的最前列，高呼万岁，几乎把喉咙都喊破了。他带领群众朝鬼子的警察署扔石头， 用铁钩子刺倒骑马的宪兵。 这样打了一个多月，许多人被抓走了，他拍着地痛哭，慨叹在这个国度里为什么没有能够正确领导这一场斗争的伟人。打那以后，他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带着家眷渡过豆满江，来到这个茂山洞住下来。现在虽然年老体衰，仍然亲自下田种地，照管着村里的大小事务。他时常满腔激愤地捶着胸口，慨叹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鬼子全部消灭。

正因为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对于上次在学校礼堂里发生的不幸事件，他比谁都更感到痛心。出事的时候，他捶打着自己的胸脯，哭喊道：

“这帮小子……连你们这些青年人都是这号样子， 往后谁来搞朝鲜独立运动啊？朝鲜的百姓，死了能合上眼睛吗？”

这个冲击太大了，他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朴淳武老人回到家中，晚饭桌放在面前了，可他仍然心神不宁。他答应让演艺队进村，但又怕村子里会出什么事。这时候，左邻右舍早已有人嚷嚷着动身去看演艺队的演出。

“不行，我得去看看，这事儿有些不寻常， 况且乡亲们又不是善于分清是非的。”

他匆匆吃完晚饭，也顾不上抽袋烟，便把刚挂到墙上的长袍往身上一披，朝学校礼堂跑去。到那里一看，礼堂里早已挤满了人，村里的年轻小伙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跟演艺队搞熟了，都在忙着跟队员一块儿搭舞台。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似的挺带劲。挂幕布，准备灯火，还扛来一只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大书柜，这许多事情都是村里的小伙子们干的。

朴淳武老人被人们领到正中的坐位上坐下。

"老人家，我看他们这些人都是很正派的。"

方才在斜坡上跟老人说话的村长走过来，低声说。

"嗯，应该正派。"

老人只是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老乡们络绎不绝地涌来，甚至五里外的村子里也来了几十个年轻人，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听到消息的。这些年轻人毫不客气，一来就往坐满了人的学校礼堂里挤。

朴淳武老人目光严厉，只管盯着舞台那一面望。他看到村里的年轻人跟演艺队搅在一起，心里早就不高兴了。他想，这些年轻人到底知不知道演艺队是些什么人，竟然跟他们混在一起，搞得那么热火！做事轻率，毕竟是年轻人的毛病。

没多大工夫，幕拉开了，金星同志出现在舞台上。

"他就是带领演艺队来的。"

在台前同青年们一起忙乎的村长，回到朴淳武老人身旁坐下说道。朴淳武老人一声不响，一个劲盯着舞台。

金星同志首先简短地讲了几句问候的话，然后做了个把钟头题为"团结所有反日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朝鲜疆土"的演讲。观众起初以为他只是讲几句客气话，没想到他作起了长篇演说，大家不由得立刻紧张而又恍惚起来。

"那年轻人是谁？"

"听说是金亨稷先生的长子。"

"哦，原来如此，我看他就是与众不同，确有他父亲的气派。"

"不光气派，讲话也象他父亲。"

"他念的什么学校？"

"说是在吉林读书。"

场内有些叽叽喳喳的声音，有人大声地要求大家肃静。讲话

已经开始攫住了群众的心。场内又象洒了水似地安静下来，只有演讲人庄重而热情的声音铮铮地震动着礼堂。讲话时而使群众屏息静气地聆听，时而使群众激动得攥紧拳头。

“讲得好，叫人吃惊，说得对。”

群众都兴奋得脸上发热，睁大眼睛望着金星同志，暗暗地发出赞叹。朴淳武老人下意识地干咳着，重新盘了盘腿，他胸前的银须在轻轻地摆动。

“要团结所有的反日力量， 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把所有的反日力量都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朝鲜疆土上赶出去。这是我们的头一个目标和义务。分裂就是我们的死亡。大家坐在这个血迹未干的礼堂里想些什么呢？是认为既要干独立运动就难免会有这种现象吗？如果对于这种不能容忍的罪过持这种看法，本身就又是一件罪过。为争夺领导权而践踏独立运动的可恶的宗派行为，必须连根铲除，连他们扎过根的土地也必须重新翻耕，整理干净。同时，全体人民都应团结起来，凡是反对日本鬼子的力量——拿榔头劳动的工人，耕田种地的农民，有学问的人，学者，一般市民，有钱的人，民族资本家，都要团结起来。两千万同胞都要团结起来，汇成一支气势磅礴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了不起，我这才第一次看到了朝鲜的气概！”

朴淳武老人大声说着，拍了一下膝盖，浑身颤栗，不知怎么才好，连连发出“唔，唔”的声音。

“不是寻常人呀。”

村长说道。可老人连理都不理，他觉得“不是寻常人”这句话完全不足以形容眼下站在舞台上的这位青年人。

讲话结束以后，紧接着文艺演出开始。群众都强按着激动沸腾的心情听孩子们唱歌。歌声象银铃一般优美，轻快而又有力，使人禁不住要耸着肩膀直乐。独唱、合唱都受到热烈欢迎，不得

不加唱几支。站在舞台上的英柱，精神抖擞地行了一个举手礼，然后朝拿着口琴准备给他伴奏的哲柱哥瞅了一眼。哲柱哥把粗黑的眉毛一耸，递了个眼色，叫他再朝前跨一步。英柱眼盯着哥哥，往前跨了一步。

“呀，真讨人欢喜。”

“说是哥俩呢。”

“方才讲话的年轻人是大哥。”

“那就是三兄弟了，真不是寻常的家庭！”

人们低声絮语着。由于观众一再要求，英柱连唱了三支。观众要求他多唱不单是想听歌，而是想再看看他精神抖擞地举手敬礼那种招人喜欢的样子。全场里掌声不断，一辈子没鼓过掌的朴淳武老人也用他的大手劈里啪啦地鼓着。

独幕短剧《娘家寄来的信》一闭幕，朴淳武老人又拍着膝盖喊好。他还朝着笑声不绝的群众大声说，这出戏，一字不识的人要好好记住。说罢，有三道深皱纹的脑门一红，自己也笑了。他看了舞蹈《丹心绳》，要求再演一次。这样，舞蹈《丹心绳》就再次出现在舞台上。舞台正中立着一根象征朝鲜独立的大柱子，柱子上垂下许多条彩绳，穿着工人、农民、学者、学生等各阶层服装的孩子们，都拽着各种颜色的彩绳，连唱带跳地打转。

丹心，丹心，丹心，
我们一片丹心，
赶走日本鬼子，
我们一片丹心。

朴淳武老人伸长脖子凝视着舞台。深陷的眼眶里，一对象半生不熟的酸浆果似的眼珠，定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透过灰色睫毛射出了磷火似的光芒。他那睫毛有时飞快地霎一下，闭上又张

开，尽管满布条条皱纹的脸上的皮肤也跟着动，然而那双眼珠子却依然定在那里不动。可见他完全被舞蹈迷住了。

“嗯，用意很深，是个好节目。”

“是表示团结的嘛。”坐在旁边的村长说。

“对对，咱朝鲜人要是都这样紧紧地拧到一起，日本鬼子算得了什么！反正，是个挺好的演艺队，不是一般的演艺队，节目也不是一般的节目，连鼓声也不是普通的鼓声。”

喜色浮上了朴淳武老人的眉梢，他弯起膝盖把腿盘得更高。舞蹈不仅感动了朴淳武老人，也给所有的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尤其是因为在发生了派别斗争的不幸事件之后演出的，人们的心里就受到了更大的震动。

演出一结束，观众就哗地一声站起来鼓掌。朴淳武老人也站起来使劲鼓掌。

涌到操场上的群众都不肯散，开始奏农乐了。村里的年轻人把自己的鼓锣拿出来敲打，大家一个个都情不自禁地一耸一耸地抖着肩膀跳起舞来。

不一会儿，哲柱、杨时焕他们也带着大小锣鼓跑到操场上，立即和老乡们合在一起敲打吹奏。

操场上刮着凉飕飕的冷风，天上一勾宛如白眉毛似的弯月俯瞰着大地。虽然夜深天冷，但人们仍然围成一个大圈子喧闹着。村里的青年们也能奏一手好农乐，尤其是唢呐的声音格外悦耳，吹过门儿时的婉转悠扬的旋律，袅袅地朝那高悬着一勾弯月的天边荡漾开去。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带来的不是歌舞而是春风，是带来了朝鲜独立的春天的气息，好得很，好极了！”

在教室里，朴淳武老人握着金星同志的手，弹着激动的泪水，说道：

“象这样的年纪就能达到你这样地步的人，在我们朝鲜还能

找到第二个吗？啊，这是朝鲜的精神依然存在的朕兆，我相信这是真的。”

朴淳武老人用长袍的袖子擦着眼泪。

处处都跳得很热火，乡亲们跑进场子，张开胳膊一颤一耸地转着。

茂山洞就这样刮起了一阵新的风。从第二天起，不仅是茂山洞，这一带的农村也都接连不断地响起了农乐声。随着农乐的声音，就象竹笋顶破地皮冒到地面上来了似的，不论哪一个村子，都出现了白山青年同盟的支部。

第十四章

校园里的风雨

一

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冬去春来。

同样，春天也在不知不觉之间逝去，夏意又浓了。当人们刚刚发觉墙外的柳树枝儿逐渐泛黄的时候，它已经变成深绿色，接着又变成墨绿色，一遇风吹，沉甸甸的叶子就发出沙沙的声响。

时间，或许可以比做偷嘴的猫吧，在人们还没有察觉的时候悄悄地来了，又在人们还没有察觉的时候悄悄地走了。不过，它不象偷嘴的猫儿那样总要带走点什么，不仅不带走点什么，反而要给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喂奶，低声唱催眠曲，把它们弄得胖胖的，变得十分丰满，然后无影无踪地消逝。这时间，这大自然，这季节，它们抱着什么目的而来，又抱着什么目的而去？它们怎么会来，又怎么会去？是谁把它们送来，又是谁把它们带走的呀？

白顺基躺在厢房里，忽然想起了这类问题。他凝望着墙外的柳树，只见那些柳树枝儿今天好象全都用藏青色装点过了，在微风吹拂下耀眼地闪着光，象荡秋千似地荡来荡去。柳树那边，白色的云朵象肥皂泡似地飘浮着，那里好象没有风，一朵挺象狮子狗的白云，好久好久都没有变样。

白顺基觉得腰酸，翻了一个身。他看到墙上依旧挂着父亲欣赏过的画。不知道那幅临摹申师任堂的《茄子》的画为什么要挂起来看？他上汉城去的时候是没有这幅画的，很可能是喜欢绘画的李甲武老人临摹了送给父亲的。他看见还有李霆的《风竹图》和姜希颜的《山水人物图》。不知为什么， 他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时间的巨流吐出来的东西堆积成的。时间不停地流逝，就形成了一堆堆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不过，对于这些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不管你怎样贴着脸颊去爱抚它，它也不会长出新的犄角，冒出新芽来的。可见，这个爱抚是多么虚幻的哀愁啊！

隔了一会儿，白顺基从炕上爬起来，现在他觉得胸口痛得好些了。在汉城养病的时候还没有发觉，到这儿来以后才诊断出好象是锁骨受了伤。这也不奇怪，那么重的家伙骑在他身上折腾，灌辣椒水，骨头还会不受伤？当得出了这样的诊断结论之后，白顺基就只好在家养病，没法立刻动身到汉城去。

他拄着短杖走到院子里，一阵清凉的风迎面吹来，使他顿时感到轻松起来。他经过牛马行大街，朝德胜门那边走去。虽是傍晚时分，阳光依然灼热。来到北山公园一看，游人很多，有象运动员一样穿着运动服走来走去的小伙子，也有静静地坐在树荫下看书的青年人。每一张长椅上都坐满了人。烫了最时新的发式，穿着粉红色、咖啡色或浅绿色衣服，脸上涂着脂粉的女人，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这个公园，今天显得格外漂亮，香水味、脂粉味直刺鼻子。和往常一样，今天这里也有说书的。说书，本来是在人多的地方讲述《三国演义》等等故事来向听众敛钱的玩意儿。每逢庙会，寺庙的大殿前，就摆满各种货郎担子，还有好多耍魔术的，但最受欢迎的却是说书，所以，说书的地方总是人山人海。不过，近来不是讲《三国演义》， 而是由留着头发的中学生和专科学校的学生来朗读革命小说，很受群众欢迎。今天也有一些学生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地分头说书，每一处都围了很多人。

白顺基走到文光中学赵昌振说书的地方，站着听了一阵。

赵昌振正在一面做动作一面插科打诨、抑扬顿挫地朗读小说。读到有趣的地方，还抬起一只手来，两个手指头一捻“叭”地打个响儿。人们着了迷，傻不愣怔地瞅着他，学生，工人，绅士，各色各样的人，一个个都站着听。连撑着花花绿绿的阳伞，穿着缎子花鞋的妇女也站在人堆里，晃动着珍珠耳坠子，聚精会神地听。

赵昌振用他演《松涛国的龙床》时的那种腔调，不时插进一些自己编的揭露资本家的本质的话，有声有色地往下念。谁也不知道那些话原来不是小说里的。

“是啊，资本家就是这样的。”

“这小说，写得好，念得也好。”

人们一边听一边赞叹。一个耳朵象马驹子一样直竖着的警务厅巡警，走过来瞅了一会儿，把嘴一咧，傻笑着走开了。他以为这儿也是说书的。赵昌振说了一阵，发现白顺基站在人们背后，便朝他笑了笑，举手打了个招呼。白顺基也点点头，用眼睛示意，让他接着说下去。

白顺基走过一段草地，来到关帝庙大殿后边背阴的地方。这里，大个子朴光植正挥着牛脑袋那么大的拳头在说书。白顺基一听，他已不是在说书，而是在发表一篇声讨资本家阶级的演说。其实，他原先在朗读高尔基的《母亲》，念着念着就开始加进自己的话，后来干脆变成了感情激烈的演说。

“管他呢，趁现在大家的耳朵眼子开了，干脆给他们来一次演说吧。”

朴光植忽然灵机一动，把头发甩到脑后，开始慷慨激昂地作起演说来。他是不久前才留长头发的。原先他的脸不大漂亮，两道眉毛连在一起，鼻子很大，给人以一种印象，仿佛是座塑造得不好的雕象，自从留了长头发以后，才变得蛮象一个美男子了。他演说的地方，全是朝鲜人，他们激动得不断鼓掌，朴光植也就

讲得更加起劲。巡警一来，他就立刻停住，赶快翻开小说随便挑一段来念。因为是随便念的，自然对不上号。不过他想，管他对得上号对不上号，反正念下去就行。

听众和演讲的人之间不觉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巡警出现，听众就一迭连声地喊"来啦"。整个公园，到处弥漫着说书的气氛。公园已经不象个公园，简直变成一个巨大的群众课堂，而巡警则完全变成一个玩具滚来滚去。

白顺基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

"真叫人吃惊，这完全是在耍统治者嘛。"

他心里这样想着，望着喧哗的群众。在一条小路蜿蜒而去的那边白杨树林前边，也聚集着很多人，那里也有一个说书的青年，大概是象赵昌振一样在摆噱头，听众常常发出哄然的笑声。

白顺基从兜里掏出一本卷着的小书，是他从妹妹顺熙的桌上偷偷地拿来的。这是一本封面扯掉了的旧书，连书名叫什么也无从知道。书里说的是关于十月革命的事。马克思和列宁的论点都用红笔打了杠，不知是妹妹打的还是别人打的，显然是精读过的。

他看了半天。前一个时期，他通过从前当过学友会干部的张太浩和宋春甫，详细地了解了金星同志的活动和吉林的情况，因此他知道自从金星同志来到以后，吉林所有的学生是怎样突然卷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潮流里去的，知道吉林市以及广大的农村地区是怎样建立了组织网的。

听了介绍以后，他感到的确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白顺基曾经问过张太浩他们，金星同志的路线是不是真的社会主义路线，他们都忍不住发笑，盯住他看，似乎在说："你问得多傻呀!"

他暗暗地长吁了一口气，陷入了深思：同样是靠马克思主义在搞运动，竟然跟汉城的马克思主义者迥然不同。金星同志究竟做了些什么，又是怎么做的，才把这混浊的现实引导过来，造成了这样的变化？

白顺基不断地思索着——他仍在摸索着自己应走的道路。

社会主义是正义吗？是正义。可是，为什么非搞流血的革命不可？那是因为地球上存在着敌对的阶级……那么，什么叫敌对的阶级呢？

白顺基的思想忽而前进忽而后退，然而总的说来，显然是在前进。

可是有一天，他和前来探病的蔡京谈了一阵，突然大发脾气，坐了起来。蔡京在谈到三府合并时说过这么一句话：这等于敲响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最后的丧钟。白顺基听了勃然大怒，大声驳斥敲响了丧钟的说法。他虽然承认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衰败了，但他提出抗议，说是不许给他父亲之死蒙上这种倒霉的言辞的罩纱。他竭力想把民族主义运动的衰败和他父亲的清白的一生区分开来。

对于这一点，蔡京已有所感触，他看到白顺基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便呵呵笑着起身走了。

结果，这件事使白顺基一下子缩了回去。

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天晚上，金星同志来看他。他立刻坐起来，用手帕擦着苍白的额头。

"最近身体怎么样？"

"好象好了些，不过，一到下午总是发低烧。"

"早上常出去散散步吗？"

"散步还能治好病？"

"那也该散散步，看看书嘛，首先要有生的欲望。病会不会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状态。"

"挣扎着活下去又干什么呢？"

"这是什么话！我们朝鲜青年难道有权利把自己抛到臭水沟里去吗？这是犯罪！正因为你有这种情绪，病才治不好。要打消那种自暴自弃、意气消沉的情绪。"

"…………"

"我不懂现在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我问你，你去世的父亲希望你这样吗？你不能这样躺着。我诚恳地跟你讲，你应该生气勃勃地去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我还没有听到你谈起过汉城的生活，不知道它给了你一些什么，可是你应该对自己的体验作出正确的分析和总结。我想，你回祖国去了一趟，绝不会毫无感受的。"

金星同志诚恳地这样说。他虽然没有直接听见白顺基讲过，但是从白顺熙那里听说白顺基在汉城被日本鬼子抓去受到拷打的事。因为白顺基自己不讲，金星同志也就没有特意问他为什么会被抓去，但金星同志已经猜到这里头必定有什么曲折，可以说，他是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才说这些话的。

金星同志又谈了一会儿，然后回去了。

第二天，白顺基午觉醒来，发现桌子上放着《资本论》第一卷，他顺手拿起来，走进里间屋。

"这是谁放在这儿的？"他大声问在厨房里做午饭的妹妹。白顺熙却象是没听见似的，只顾把饭菜朝桌子上放。

"是谁拿来放在这儿的？"

"是我。"

"谁叫你放在这儿的？"白顺基拿书的手索索发抖，大声说。

"是金星同志叫我放在那儿的。不过，希望你看这本书的，不仅是金星同志，我也希望你看。"

"什么？你也希望我看？"

白顺基两眼喷火，直勾勾地盯着妹妹。妹妹那凛然无畏的神态，使他大吃一惊，他终于觉察到连妹妹也在反抗他了。

"那么，你也陷到社会主义里去了？"

"是的，我正在走这条路。"

"…………"

白顺基气急败坏地盯着妹妹看了半天，才转过身来。不知怎的，他觉得浑身无力，软绵绵地直摇晃。

他回到厢房，把书往桌上一丢就躺到炕上，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哀伤。

他毕竟把那本《资本论》看完了。

他不知道应当怎样归还这本书才好，便索性用报纸包起来放到抽屉里，锁上锁。然后，他又到妹妹的屋里去翻了翻，看看有没有别的书，结果找到了一本，就是现在他拿在手里的有关十月革命的小册子。

白顺基坐在长椅上看那本书，直到太阳冉冉落山的时候才起身，从北山公园走下来。刚进城，就看见牛马行大街一家碾米厂前面聚集着一群学生，嗡嗡地谈论着什么，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白顺基以为那里新开了什么书店，便不声不响地走过去。

在象是碾米厂办公室的一间屋子里，一些女学生一面往外递书，一面谈论着什么。

白顺基发现妹妹顺熙也在里面。

"咦，你在这儿干什么？"

"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白顺熙红着脸，问道。

"我到一个地方去了刚回来。——这儿在干什么？"

"这儿是我们学生办的图书馆。"

"图书馆？"

"是的，为了帮助同学们学习……"

听了这话，白顺基已经明白了几分。他抬眼朝四下里一望，显然是学生们自己动手搞的：书架的木板厚薄不齐，准是你家一块我家一块凑起来的。墙上新贴上的"图书馆借书规则"，规定借书还书都在星期六下午办理，还书时必须附有读后感。这份规则用毛笔书写，字写得很漂亮。藏书大多是政治理论书籍和文艺作品，也有新书，但大部分都是旧书，边上破了的都包上书皮，还

写上书名。

“什么时候开始办的?”

“一个星期以前。”

“完全是学生自己办的吗?”

“是的。”

白顺基在书架前走来走去浏览着书籍。顺熙见哥哥看书，心里暗暗高兴。上次金星同志叫她把《资本论》带去给哥哥看的时候，她怕哥哥把书扔掉，没敢贸然答应。金星同志又催了几次，才把书带去。后来，她就偷偷地观察哥哥看不看。终于发现哥哥通宵达旦地读《资本论》，但只要有她在场，哥哥就装作没有看的样子。不管怎样，想着哥哥开始踏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了，她心里高兴得简直象要飞起来似的。

只要是为了哥哥，她什么事都愿意做。

“哥，你坐在这儿看吧。”

顺熙拿了一张小板凳放在站在书架前看书的哥哥背后，说道。

“哦，不要紧。”

白顺基瞥了妹妹一眼，依旧站着看书。白顺熙很快地跑回自己伙伴们的身边，小声说:

“哎，英淑，我哥熬夜把《资本论》看完了，看得很带劲哩。可是他看完以后没有拿出来，也许是把书藏在哪儿，还装出一点没看的样子。我得再把第二卷替他拿去。”

“你呀，他真的看了吗?谁知道他是不是连看都没看，就塞到哪儿去啦?”

英淑听说白顺基是个信仰民族主义的顽固分子，所以不相信顺熙的话。

“什么塞不塞的，我从窗户眼儿里看见的嘛，有几页他不是只看一遍，还翻过来倒过去看两三遍呢。金星同志总是叫我带书

给他。”

“哎！”

英淑捅了她一下，顺熙立刻把话打住。只见她哥哥转过身来，正边看书边朝她们这边走来。

“哥，你要什么书？”

“呃……”

“给你《悲惨世界》，好吗？”

“那本书看过了。”

“《复活》也看过了吗？”

“嗯，看过了。”

“哎哟，那给你看什么呢？”

顺熙急得象小孩子似的。白顺基又东抽一本西抽一本地看了一阵，最后抽出一本名叫《宫中恋爱》的小说，说就借这本。

“真是，你干吗看这种书？”

“这书怎么啦？”

“要看，就该看社会科学……”

“我就喜欢这种书。”

白顺基说罢，就拿着那本书跨过门坎，拄着短杖朝邮政局院墙拐角那面走去。

“你瞧，他是看恋爱小说嘛，哪是看《资本论》？你一说社会科学的书，他不是就很不高兴吗？”

“他的确看了《资本论》，我亲眼看见的嘛。”

“也许是看看小标题吧。”

“不是，他的确是专心读的正文，这一点我真可以担保。”

“这个时候，我看你还是不要袒护你哥哥才好。”

英淑直言不讳地顶了顺熙一句。她俩争论了半天，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要按照金星同志的指示，想尽办法把白顺基引到革命的一边来。

“应该让他成为一个革命者， 我还打算让我爸爸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呢。”

“嘻嘻，你又说这话，你爸爸变成社会主义者，我哥哥也变成社会主义者，该多好呀！”

两个姑娘说罢笑了起来。

英淑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自己当医生的爸爸朴承勋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者。

两个姑娘急忙跑进后屋，从秘密书库里把《资本论》第二卷拿了出来。图书馆后屋的板炕下面，放着两个大木箱似的柜子，里面装满了不能公开借阅的书籍，这些书只借给在共青同盟开列的名单上有名字的人。

白顺熙把《资本论》第二卷精心地包在书包里带回家。她一进院，就看见哥哥躺在铺了一张凉席的柳树下阅读《宫中恋爱》，对她看都不看一眼。她径直跑进屋里打开书包，把《资本论》拿出来，然后穿过走廊跑到厢房里，把《资本论》第二卷放在书桌上。又在房里找了一阵，想看看哥哥把看完的第一卷藏在什么地方。她一眼瞥见抽屉上了锁，猜到一定是把书藏在抽屉里，便高高兴兴地转身走出去。

“妈，煮小豆吗？”

白顺熙跑进厨房，朝在单另支在后院里的灶膛前烧火的妈妈叫了一声。

“哎，顺熙回来啦？”

“哎。”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今天不是星期六吗？”

“嘻嘻，越是星期六，我们越忙。哎哟， 水缸里一滴水也没有啦。”

“你去打一点来。”

“哎。”

白顺熙把围裙往腰上一系，夹起一个水罐往外走。她哥哥仍装作没看见她，只管看书。

“嘿，看到底谁行， 你以为我们就不能把你拉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宫中恋爱》算个什么东西！”

她一边走，一边心里暗暗发狠。要是这样做行的话，她真想把自己的伙伴都发动起来， 哪怕是拉着哥哥的手， 推着哥哥的背，也要把哥哥引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然而她做梦也没想到她们被蒙在鼓里了。

白顺基看的那本《宫中恋爱》，其实不是什么恋爱小说， 而是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原来， 开始建立图书馆的时候，同学们送来大量的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还有很多封面和内容不一致的。负责管理书的白顺熙她们还没来得及检查，就开始往外借了。所以，她们压根儿没想到《宫中恋爱》竟会是《国家与革命》。

晚霞照射下来，染红了书页，也染红了字迹。但是白顺基仍然眼睛不离开书，一股劲儿看下去。

二

这天晚上，金星同志在蛟河站上了火车。在吉林，晚霞烧得象血一般红，这里却刚刚下过一场敲击大地的骤雨，又刮起一阵大风，透露出一种象是秋天的傍晚的情趣。

郑凤秀和他的背着孩子的妻子，同五、六个戴麦秸帽的青年一道，来给金星同志送行。

郑凤秀是个青年人，这次当选为反帝青年同盟蛟河支部负责

人。

火车拉响汽笛，徐徐开动了。青年们都舍不得和站在车梯口的金星同志分手，跟着火车向前跑。郑凤秀脱下麦秸帽拿在手中，在头里跑得飞快。

“先生，谢谢你到咱这地方来指导我们……”

郑凤秀的鼻孔和大嘴一张一合的，脸上带着象是要淌眼泪的表情，喊道。跟在他后面的青年，也都是眼泪汪汪的。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李奉国同志要的书，我一到吉林就寄来……大嫂，再见。”

金星同志脱下帽子挥着，青年们追不上火车，就把麦秸帽和手绢拿在手里举得高高的使劲挥动。

“一路平安！”

郑凤秀的妻子喊着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对着火车驶去的方向低头鞠了一躬。

金星同志也把上半身伸出车门外，更高地举起帽子频频挥动。

不觉间，火车已经开出站台，把白烟喷到喧嚣的高粱地上空奔驰着。金星同志还想看看那些青年人，又把身子朝前探探向高粱地那边眺望，但是站台已经望不见了。

他站在车梯上，把视线转向沿途的景物。开始罩上了暮霭的大片高粱，一起一伏地在鞠躬，亮闪闪的长叶子就象翅膀似地直扑扇。路基两旁的白杨树也是一会儿弯下腰一会儿又挺起来。它们的枝梢向车梯口一歪，铜钱大的叶子就瑟瑟地抖动。天上，亮晶晶的星星，这儿一颗，那儿一颗，从云隙中露出来，就象是青宝石用大筛子筛过了，拣大的撒在天上似的，小星星一颗也看不见，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

天空也很不平静，黑色的云块在挣扎翻滚。

被压到云块底下的星星，不时地露出脸来，射出更加璀璨夺

目的光芒。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什么神奇的生命之光吧。

金星同志心情愉快地站在车梯上，衣角被风吹得飘飘的。

快到吉林的时候，原来很猛的风势渐渐减弱了，天上翻滚的云块也不见了，大星小星密密麻麻，洒下一道道的亮光。深蓝色的天空宛如拱形屋顶环绕着大地，好象只要举起棍子在哪个角上捅一下，就会发出隆隆的声响，使整个天宇震动，而那无数的绿宝石也就会欢蹦乱跳起来。

金星同志回到车厢里坐下，沉入冥想之中。冥想，任何时候都是令人欢喜的。眼睛一闭，就看见碧绿的汪洋大海，海上矗立着一丛一丛的珊瑚林——桦甸、抚松、吉林、孤榆树、卡伦、敦化、柳河、哈尔滨等数不尽的珊瑚林……这次又多了一个蛟河。

……又在一个新地方撒下了种子。这是可靠的种子。毫无疑问，在蛟河这个地方，也必将燃起熊熊的斗争的烈火。

这是早春撰写要送到抚松在《新日》报第二期发表的稿子时的事情。

金星同志了解到《新日》报第一期上的创刊辞打动了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的心，于是决定在第二期上发表一篇进一步唤起反日爱国思想和阶级意识的论文。他正在通宵赶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头发乱蓬蓬的郑凤秀深夜来找他。这位三十来岁的青年，屈膝跪坐在炕上，一面擦汗，一面讲述自己连夜赶来的缘由。

"随便坐下谈吧，干吗那样跪着?"

"不要紧，我这样坐反而舒服。"

他详细地叙说了自己的来意。他说，他一心要干革命，可是眼下蛟河的情况使他不满意，所以，来向金星同志请教。

"蛟河都有些什么组织?"

"有个叫'旅新青年会'的，蛟河青年大都参加了，可这个组织啥事儿也不做。咱这些青年人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是抱着打倒日本鬼子，争取朝鲜独立的宏大志愿的，可是眼前啥也看不

见。”

郑凤秀口音较重，他用骨节粗大的手使劲地抓着膝盖，没说上几句就忙着擦汗。

“那么，‘旅新青年会’目前在做哪些具体工作呢?”

“我刚才说过，它啥事儿也不干。它有大家合伙耕种的土地，开会的时候，就拿这地上出的粮食压冷面吃。那几个领导青年会的人，总是争什么‘正义府’呀，‘参议府’呀，成天吵架。三个府合并成立了‘国民府’，对他们也不顶用。宗派的根子原封没动，所以他们总是叽叽喳喳地吵架。我们想看看社会主义运动是个啥样儿，便去听了听‘高丽共青’的宣传。”

“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搞得挺热火，可不象是有啥实际内容。他们大喊大叫说马上要搞社会主义，我们具体地问他们日本鬼子该怎么个打法，他们竟答不上来。有一天晚上，他们搞社会主义演讲，‘正义府’的人把那个讲话的摁在地上揍了一顿，‘高丽共青’的人就吓跑啦。”

郑凤秀又擦了擦脑门上的湿漉漉的汗，掖在腰带上的毛巾早已湿透了。

“先生，不管怎样，你得给咱蛟河青年指出一条路。我们都想干点什么，心嘣嘣跳，就是不知道怎么个干法。”

郑凤秀用恳切的目光望着金星同志。金星同志的眼前浮现出彷徨无主的蛟河青年们的形象，他切身感受到他们热烈向往革命的心情。

金星同志跟郑凤秀谈了一个通宵。

他谈了朝鲜的革命，还谈了青年们要想走正确的道路，就应当怎样学习和怎样组织革命的地下组织，等等。郑凤秀两只乌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聚精会神地听着。

当金星同志用报纸把《什么叫社会主义?》、《资本论概要》、

《唯物主义概观》等书包好，递给郑凤秀叫他带回去看的时候，郑凤秀低着头发蓬乱的脑袋，一声不吭。

“老郑同志，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实在太感激了……”

郑凤秀说罢，用毛巾擦眼泪。

这天夜里和第二天一整天，金星同志又对郑凤秀谈了有关朝鲜革命的各种具体问题。郑凤秀说，现在他象是在晦日的夜晚看到了火炬，然后回蛟河去了。

郑凤秀回蛟河以后，过了一个多月，金星同志收到他寄来的一封足有巴掌厚的信。拆开一看，说是他已经在“旅新青年会”内部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盟员们都在用他带去的书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可就是看书时，不懂的名词术语很多，理解起来很吃力，现在把这些名词术语抄在信里，请给以解释。信里真的有几张抄了名词术语的纸。金星同志马上逐条做了解释，复了信。

不久前，郑凤秀又来了一封信说，因为对名词术语做了解释，盟员们学习大有进步，开始理解马列主义了。大家劲头很高，都在摩拳擦掌，不少人主张立即解散民族主义团体的“旅新青年会”，准备大干一场。信中还说，现在正在挑选反帝青年同盟的发展对象，遇到很多复杂的问题，不知道应当怎么办。

上次的信可能是别人替他写的，这次才是郑凤秀的亲笔。字写得又粗又大，歪歪扭扭的，看来郑凤秀用粗糙的大手写这封长信，大概得花一整天工夫。

所以，金星同志急忙赶到蛟河。到蛟河一看，青年们真象开了锅似地沸腾着。

砸烂“旅新青年会”！某某人是“敌对分子”，某某人是“动摇分子”。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象水和油一样分开，光把可靠的骨干组织起来，去接受来自吉林的领导。

就在金星同志到达的当天晚上，反帝青年同盟的许多盟员聚集在郑凤秀家里，用黑布把窗门遮起来，议论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毕竟是淳朴善良、理智敏感的青年，金星同志没作多少解释，他们就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看法和主张错了。

金星同志说，要保留“旅新青年会”，反帝青年同盟的盟员要在“旅新青年会”中发挥骨干作用，要教育踏实可靠的青年，逐步扩大反帝青年同盟的队伍。同时还要利用“旅新青年会”的合法性，动员群众，使他们觉醒。我们是为清算剥削阶级而斗争的，要想清算剥削阶级，首先应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能站在狭隘的立场上，应当团结一切反日力量，发动他们投入反日斗争。不要随便给人贴上“敌对分子”或“动摇分子”的标签排斥人家。为了革命的胜利，要把广大群众都争取过来，哪怕多争取一个也好。

听金星同志讲话的青年，都变得严肃了。他们几乎都是农村青年，一个个低着头专心听着。有些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禁红了脸。

这天夜晚，他们一个也没有散，都围着郑凤秀的家，一直熬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郑凤秀两口子大概是商量拿什么招待客人，在灶房嘀咕了很久，隔了半天才静下来。不知道是做早饭还是怎么的，听不到一点儿涮洗碗筷的声响。相反，灶屋炕上却响起了小孩子呜呜咽咽的哭声，郑凤秀赶快轻轻地嘘了几声，不知怎的，孩子的哭声立刻止住了。

郑凤秀这个人，看上去比到吉林的时候还要老实。夜里开会的时候是这样，早上则更显得腼腆拘束。

他家祖孙三代都是扛活的，他爷爷和父亲生前都在咸镜道富宁给人家扛活，他本人在明川当长工，后来投奔他的叔叔，来到了蛟河，在叔叔的张罗下才勉强成了家。现在，他种着别人的

地，一直在地主的债台上过活。他说，他现在的日子就象个小小的鸟窝，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地主捅破。

“先生，很抱歉，没啥菜，就一碗干菜汤……”

郑凤秀把早饭桌端进来，难为情得不知怎么是好。圆圆的小炕桌上，摆着一碗盛得满满的小米饭和一碗干菜汤，还摆着一盘炒黄酱、一碟凉拌茄子丝和一小碗酱油，另外还有两个剥了皮的煮鸡蛋放在一只碗里。

“凤秀同志，咱们一块儿吃吧。”

“我在灶屋里吃。”

郑凤秀象犯了什么过错似的满脸飞红，急忙退回到灶屋去了。接着，他的发缝笔直的妻子出现在隔扇门的门口，郑重地低下头来行礼，说道：

“先生，您难得到我家雷（来）一趟，可我们木（没）啥招得（待）的，有啥法子哇，请您多担得（待）担得（待）。”

一听口音，就知道她是庆尚道人。

郑凤秀也许是怕他妻子说客气话说得粗鲁反而不礼貌，便从妻子身旁探进头来，说他妻子是庆尚道义城人。他的妻子刷地红了脸，退了下去。

郑凤秀坚持要在灶屋里吃饭，金星同志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到上屋里一同吃了早饭。

他们，的确是令人难忘的两口子。尽管穷，但他们的心地却是那么善良，那么朴实。他们做的干菜汤和炒黄酱，那味道恐怕是永远忘不了的。

火车不知在什么地方奔跑着，傍着高高的陡坡飞驰了一阵，又驰进月色朦胧的旷野。

金星同志忽然想起，刚才上火车时郑凤秀的妻子曾经抢先跑进车厢，放了件什么东西，然后满脸绯红地下了车。他抬眼朝行李架上一看，那里果真有一个包着什么东西的麻布包。拿下来打

开一看，几穗煮熟的玉米，还是热乎乎的，想必是临上站的时候从热气腾腾的锅里取出来的。他们那热情的、质朴的心意，又一次拨动了金星同志的心弦。

湿乎乎的热玉米，怎么能说它就是玉米呢！这里面渗透着亡国的悲哀，穷困的悲哀， 各种各样的交织在一起的悲哀， 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拼命要屏除这些悲哀挺身活下去的那种令人流泪的企望。怎么能对这一点毫无感受，而把这玉米只当作普通的玉米来看待呢！

碧蓝的大海上的珊瑚林……即便是在那一丛丛璀璨夺目的革命的珊瑚林中，新开辟的蛟河也由于它的淳朴而使它的光彩格外令人感到亲切。

火车又绕过一个山脚。一粒粒的火星不时飞来撞在车窗上，象打火镰子一样迸溅开去。

三

金星同志到蛟河的时候，在吉林毓文中学的教员当中发生了重大的争执。以校长为中心的进步教员和以王希东为中心的反动教员之间，由于日益激化的矛盾，终于发生了冲突。冲突是从凭河抨击日本帝国主义敷设长大线（长春——大连的铁路）和吉会线（吉林——会宁的铁路）一事引起的。凭河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野心，还痛骂张作霖，说张作霖卖国求荣，以至丢了性命。

当时正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谋杀张作霖的铁路爆炸事件，社会舆论哗然的时候。

“为什么责难张作霖？要是张作霖想卖国，会被鬼子炸死吗？你们思想不稳，我们早就看透了。”

王希东用大拳头敲着桌子喊道。训育主任也跟着攻击校长，说校长默许金星同志搞革命活动。

“这个学校，简直象共产党的大学。校长先生就说过，有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在学校里是无上的光荣。校长先生，你还记得你自己说过的话吗？”

“你们尽管说吧。我不想在你们面前披露我的思想。如果说我有错误，那只有一点，就是我没能让学生更热心地去探求真理。”

校长高高地仰起他的长方脸，坐在那里摆出一副即使有一把匕首迎面刺来，他也会劈手把它接住扔到一边，同时大骂坏蛋的架势。

凭河也毫无惧色，他形容略微有些消瘦，神态庄严地坐在那里，只管抽烟。

但是，听了训育主任关于金星同志的一席话，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说了几句极其深刻的话：

“你们说那个学生是共产主义者，假如共产主义者的性格和品质就是那样的，我看你们倒是应该学习学习共产主义。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学校里，应当请那个学生做老师，你们当学生，这样，才能进行真理的教育。”

凭河说罢，起身走出教员室。反动教员们气得直嚷嚷，大骂凭河强词夺理，胡说八道。支持凭河的进步教员，都认为凭河说得好，大快人心。他们嘴角上挂着嘲讽的微笑，望着那几个反动教员。

在这间教员室里，这样的争论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

王希东开始拼命纠集右翼学生。有一天晚上，他把几十个右翼学生叫到教室里，扇动他们去搞一场驱逐校长和凭河的运动。

这些右翼学生中有一个个子跟王希东差不多大、把王希东当爷爷一样看待的学生。他棒球打得很好，但行为恶劣，说话粗鲁，甚至得了个绰号叫“撒旦”。这次最先举起拳头对王希东的扇动表示响应的就是这个“撒旦”。这是有原因的。有一次，金星同志指责他不应该独占棒球场，应该让大家共同使用，并且当场叫别的学生也到棒球场上去运动。对这件事，他一直怀恨在心，所以气焰很嚣张。

“撒旦”叫嚷要用学生的力量把拥护金星同志的教员都轰出学校。别的一些学生虽然也属于右派系统的，但他们对“撒旦”的话，并不怎么当一回事。不过，他们也在注视带着思想上的尖锐的对立逼到跟前来的悬崖峭壁。从前，他们看到全校沸腾着的共产主义热潮，并没有过问，但现在再不能置若罔闻了。他们紧张地听着王希东拍着桌子说话，当王希东要同意他意见的人举手的时候，他们便一个个地举了手。

就在这时候，金星同志回到了吉林。他一听说发生的冲突，就立刻着手了解情况。学校的共青支部已经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因为蔡京也到张林洞去了，还没有回来，共青支部就在没有听取干部们的意见的情况下采取了紧急措施。他们决定用说服的方法分化以“撒旦”为首的学生中的主谋分子，使右派系统瓦解，至于王希东，则准备在某个小胡同里让他受一受棍棒的洗礼。

金星同志回来的那天夜里，崔振国赶来汇报这些情况，并说，如果说服不了“撒旦”，也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暴力是不能随便滥用的。”

“那他们得听话呀。”

“不听话就用群众的力量压倒他们。”

金星同志知道学校里很早以前就存在着这种对立，但是一想到这种对立已经尖锐化，就要招致一场决战，心里也禁不住腾起

一股怒火。

第二天早晨，他到学校去， 发现学校里的气氛变了。 操场上，学生们这儿一群那儿一群地站着，不打网球，也不踢足球。

他一走进操场，同学们便从四面八方跑来围住他，并且悄声问他听到消息没有。

“听到了。”

“狠狠地干一场吧。”

同学们晃着拳头小声说。有个学生还说，王希东今天早晨又在仓库后头跟“撒旦”碰了头，嘀咕过什么。

金星同志急忙走进教室。教室里也有五、六个学生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他们看见金星同志，都欢呼着迎上前去，高兴地问他怎么会在事情变得很棘手的时候突然这样出现。

金星同志放好书包，想先去看看校长，便走出了教室。教室里的学生也都闹哄哄地跟出来。他们顿时来了劲，又开始撒起欢来了。有两个学生跑进体育室隔壁的仓库里，一个抱了一堆球网和网球拍子跑到操场上，另一个抱了两个足球出来。他把一只球高高地踢到空中，然后又把另一只球放在稍稍凸起的地面上，用穿着短统球鞋的脚尖，很漂亮地踢出去。这一下，原来东一堆西一堆的学生，便都涌到操场上来。操场上顿时一片欢腾，这一边在打网球，那一边在踢足球……

金星同志正往校长室走，在图书室前面的走廊上碰见凭河老师。

“老师！”

“噢，你回来啦？”

“昨天晚上回来的。”

“上哪儿去啦？”凭河摸着胡子，嘴唇轻轻颤动。

“有事到乡下去了一趟。听说这几天学校里出了事。”

“总有一天要爆发的，我可不怕。”凭河深陷的眼睛突然一亮。

“老师，正义是不会失败的，下决心干吧。”

“你说得对——最近怎么不到我家来？不光我盼望你来，我老伴也很盼望。有人送我一箱桔子，我老伴说一定要等你来才打开。”

“谢谢，我一定去。”

“你一定要来。”

走廊拐角上传来脚步声，金星同志立刻离开了凭河。

他走进校长室一看，总务瘤角子正在跟校长谈着什么。总务说，昨天校长不在的时候，省公署的一个官员和监察厅的一个监察官来查问学校的办学情况，翻了帐本，还到图书室检查图书。

总务瘤角子怒冲冲地问，他既没有贪污又没有盗窃，为什么检查他的帐本。好象校长就是省公署的官员或监察厅的监察官似的，他对着校长大喊大叫，气得连刚剃过的小平头的头皮都涨红了。

“呵呵呵，你快回去吧，发了疯的风还会顾及寺庙的门？”

校长无可奈何地劝慰他，总务瘤角子这才气咻咻地走出去。

“校长先生，我昨天夜里回来了。”

瘤角子出去以后，金星同志才向校长行了礼，说道。

“这儿坐。这回又出了什么事吗？”

“这次到乡下去，本想很快就回来，不料多耽搁了一下。这几天，您受了很多苦吧。”

金星同志坐在校长对面的椅子上，说。

“受点儿苦又算什么。人要想站在真理一边，就得准备吃苦头，遇到最坏的情况，还得准备上断头台……哼，他们还检查财务！真地想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

“他们包围我们，我们就准备实行反包围，绝对不能泄气。我昨天夜里一回来，就详细地了解了校内发生的事情。我现在这样急着来见校长先生，是希望您自始至终坚持强硬的立场，绝对不

要辞去校长的职务或者答应他们的任何要求。”

“谢谢你，我急切地盼望你来就是为了想听这句话。弄得不好，花坛有被钉了钉的军靴践踏的危险。在他们的眼里，哪有什么教育神圣？太可恶了，怎样才能铲除这个时代的弊病呢！”

“不铲除这个时代的弊病，就不可能有神圣的教育。因此我认为，学校也应当成为同时代的弊病作斗争的一个战场，这正是维护教育神圣的道路。”

“对。”

校长鼓起了劲头，直扇扇子，斑白的鬓发不停地飘动。

这一天，校长和凭河又精神抖擞地去给学生讲课了。校长本来没有担任课程，因为地理教员没来，他才到各个班去讲课。他觉得金星同志的话一直象擎天柱似地矗立在自己的心里。怕什么？看看跟着那位英才前进的青年学生象晨星一样发亮的眼睛吧！那些眼睛里不是正在闪灼着炽热的智慧的光芒吗？不是正在喷涌着思想的泉水吗？校长不禁心潮翻滚，鼻子一阵阵发酸。

这一天，凭河正在一个班里讲历史课的时候，突然被传到警务厅去了。

当凭河被传去受罪的时候，王希东又在学校里召开反动系统的教职员会议，决定从此以后一切问题不再向校长请示，并且写一篇排斥校长和凭河的声讨书交到省公署去。他们还决定废除《社会发展史》等好几种学科。训育主任趾高气扬，他用纤细的手指头卷着鼻子下面的猫胡子，用揶揄的口吻说，往后校长室就当仓库用。

对立越来越尖锐。反动教职员都把肩膀抬得高高的，大摇大摆地晃来晃去，似乎学校已经成了他们的王国。

这天夜里，金星同志在崔振国家召开了毓文中学共青支部会议。他计划趁此机会划清校内进步教员和反动教员的界限，实现学校的民主化，并通过这个过程把全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争取到革

命一边来。为此，共青会议认真讨论了举行同盟罢课的问题，并拟出了提交学校当局和省公署的几项要求：

第一，改善学生的待遇，保证对追求真理的学生实行民主。一切事情应根据学生的自由意志来处理，食堂管理、图书室管理、体育用具管理等一切学校的管理工作交由学生负责。

第二，保证开设学生要求讲授的学科，优先讲授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科。

第三，不许对校长和凭河老师施加压力。

第四，罢免体育教员王希东和训育主任曹尚培。

拟好要求之后，又开始草拟揭露王希东和曹尚培罪状的声讨书。崔振国早已把这两个教员的罪状写在自己的小本子上了。他说，王希东的头条罪状是以官僚的皮靴践踏学校，应当指出这种人不是教员，而是军阀统治集团的密探。第二条罪状是王希东是个色盲，凡是新的进步的东西，他都一概看成是共产主义。崔振国滔滔不绝地列举王希东的罪状， 旁边的人都来不及记。 金星同志仔细地看了写好的声讨书，亲自动手修改。王希东一个人的罪状就有十多条。等到把蓄着猫胡子的训育主任的罪状写完，天已快亮了。

第二天，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这是一场冷飕飕的预告秋天来临的雨。小白山、龙潭山上云雾茫茫，松花江的水面上也是一片雨雾，寒气袭人。

然而，毓文中学的每间教室里却都是热气腾腾的，学生你捅捅我，我捅捅你，交头接耳地低声交谈。

“今天下午四点钟，要开全校学生动员大会。”

“是哪一方开的？”

“进步的一方。”

“看样子，这次真要正面交锋了。刚才‘撒旦’还捧着声讨书跑来跑去要别人盖章哩。”

“你在上面盖章了？”

“我怎么会在排斥校长先生的声讨书上盖章！”

四处都在这样小声议论着。

这时候，“撒旦”跑到一个班里，要学生在声讨书上盖章，却碰了一鼻子灰。

“这是什么玩意儿？是声讨书！”

同学们就在“撒旦”面前念起声讨书来，一个还没念完，又叫另一个同学抢去念，他们是带着嘲弄的挖苦的腔调念的。有个学生还故意读破句，极其巧妙地把声讨书念得象是执笔人自己招认罪状的谢罪书。声讨书上已经打了许多指印。不过，大部分都并非实有其人，而是“撒旦”往自己的大拇指头上抹了印油摁上去的。他们准备把这份声讨书向全校师生公布，然后上交省公署，并且还准备送去登报。

然而这篇声讨书，被大家念来念去的，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不知是谁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窗外滴着屋檐水的地方去了。盖满红指印的美浓纸，早被屋檐水滴穿了好多窟窿，象投进了造纸厂的纸浆槽一样。

“撒旦”正同另一个同学谈话，还不知道声讨书被扔到窗外。把声讨书扔掉的学生都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闲聊，有的坐到自己的坐位上“得得得”地敲着桌子，发出象马儿奔跑似的马蹄声。

“咦，声讨书呢？”

谁也没有回答。聚在窗前的几十个学生，互相推推搡搡地打闹戏耍。

“声讨书在谁的手里？”

“喂，声讨书在谁的手里？”

一个尖下巴的学生学着“撒旦”的腔调，也朝同学们喊了一

声。可是大家都装作没听见，仍然大声吵嚷。不知谁说了句什么，突然爆发一阵响亮的笑声。

“呵呵呵。”

“哈哈哈。”

笑声简直要把教室震坍了。“撒旦”丢失了声讨书，眼珠子直转，慌里慌张地到处乱找。大家觉得他的样子很可笑，忍不住更大声地笑起来。

“声讨书弄到哪儿去了？”

“我们不知道。”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这已经不是什么开玩笑，而是准备硬碰硬地干了。“撒旦”仍在翻检每张桌子，翻了半天，才看到窗外滴屋檐水的地方。

“啊？”

“撒旦”两腿直打战，他傻了眼，连转身都转不过来。在他向窗外看的时候，屋檐水又滴到那打了手印的声讨书上，穿了几个洞。

“是哪个小子把声讨书弄成这样？”

隔了半天，“撒旦”才转过身来朝大家嚷道。他气得不得了，撅下巴左右乱晃。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不知道。”

同学们齐声回答。一张张严肃的面孔象一堵墙似地对着他。“撒旦”的下巴晃得更厉害了，两只眼睛象匕首一样射出寒光，好象用粗毛笔划了两道杠子似的眉毛一耸一耸地跳动。

“好哇，说不知道，就没事儿啦？”

“撒旦”砰的一声捶了一下桌子，转身跑出教室，一阵风似地穿过走廊。教室和食堂间的空地上有个凹塘进了水，“撒旦”用他

穿皮鞋的脚扑嗤扑嗤地蹚着水走去。他一推开训育主任室的房门，跨进门坎，就抖着肩膀哭了起来。

四

到张林洞去的蔡京跟光复村的康昌秀一道回吉林。两个人在下着瓢泼大雨的路上大步流星地走着，康昌秀穿着带尖顶帽的胶布雨衣和长统胶皮靴，蔡京撑着一把纸伞，也穿着一双长统胶皮靴。两双穿着长统胶皮靴的脚，踏着烂泥，踩着草茎，横穿过雨雾濛濛的原野。他们连裤子上都溅满了赭红色的泥点子。四处响着水声，雨点不停地击打着大地。路上淌着红水，草丛里也哗哗地流着混浊的雨水。

“反正，光复村现在没有问题了，一年之内搞成这个样子，是个很大的成绩。”

“就是妇女运动还成问题。因为封建的旧习惯过于顽固，没法很快地改变。”

康昌秀回答蔡京。一年来，在金星同志的指导下，康昌秀为使光复村革命化倾注了全部精力。由于他不懈的努力，共青支部建立了起来，反帝青年同盟、妇女会、少年团等组织也都在共青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地进行革命工作了。

目前，康昌秀正倾全力辅导少年团，同时在准备建立一个农民组织。他今天跟从张林洞回吉林的蔡京一道走，就是想找金星同志讨论这些问题。张林洞离光复村不远，蔡京从两个月以前就经常到张林洞活动，他照着金星同志使张斗村革命化的办法去搞张林洞的革命化。这个村子，已经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开办了

夜校。但是，这里有几个火曜派系统的青年，蔡京正费尽心机想粉碎他们的阴谋。

“张林洞的人都很羡慕光复村，说你们那儿组织搞得很严密，全村抱得紧紧的……昨天晚上有个青年找我提意见，问能不能把你请到他们村子里去。”

“我到张林洞去，光复村怎么办？”

“他认为光复村搞到这种程度，已经能够自己走路了。”

他俩边谈边进了城。他们虽然都带了雨具，衣服还是打湿了。康昌秀穿的雨衣，肩膀上有个窟窿，雨水漏进去湿透了他的衣服。

他们走到大街上，径直跑进一家书店。康昌秀买了几十本书，要了张牛皮纸包好捆起来。他每次到吉林来，总要买好多书带回去给村里的人看。

“劳驾，请你保管一下，明天一早就来拿。”

“你每次都是这么热心。”

“呵呵，反正给保管一下吧。”

康昌秀听了书店老板的话，一面呵呵笑着，一面把捆好的书推给老板。蔡京也买了几本给张林洞的青年看的书，挟在胳肢窝里走出书店。

这一天，京珠打学校回来，刚要做晚饭，听说警察和宪兵成群结队地朝毓文中学那边跑，连忙奔出去一看，只见果真有不少穿着雨衣的宪兵，在从布店和冷面铺之间的空隙里可以看见的马路上发疯似地奔跑着，有的采取象在战场上打冲锋的姿势，弯着腰，嗷嗷地叫。还有一队警察也跑过去了，有些警察没有雨衣，光穿着制服。京珠的心口突突直跳。昨天，她听说毓文中学出了事，一夜没有合眼，晚上两次跑到金星同志的住处去看，金星同志都没回来。今天，警察和宪兵都朝学校涌去，究竟是怎么回事？能担保金星同志一定没有危险吗？一种不祥的预感扑到她眼

前：金星同志被捕，组织被破坏。要是弄到这种地步，革命将会怎么样？京珠的眼前顿时发黑了。

京珠返身跑回家去，走进堆东西的房里，把挂在墙上的雨衣取下来披在身上。这是她哥哥过去替人家送牛奶时下雨天穿的短雨衣。京珠穿上雨衣又跑出屋子，冒着大雨，循着小胡同飞跑。跑着跑着脚下一滑，连忙伸手撑住湿漉漉的泥墙。当她跑到大路上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雨滴不停地敲击着她的脑袋，抽打着她的眉心。

她跑了半天，才跑到金星同志的住处。明知不在，还是跑来了。她打开门进去一看，屋里凉飕飕的，好象比昨天晚上来的时候还要显得冷。屋里放着一张桌子，毫无摆设，但整整齐齐插在书架上的书却闪闪发亮。桌上有一本书翻开着，书上面压着一支红铅笔，跟昨晚一模一样。

京珠在屋子当中站了一会儿，然后朝对面房东老奶奶住的屋子跑去。老奶奶一家人也已经听说毓文中学出了事，一个个忧心忡忡，脸色沉郁地坐在屋里，望着门外紊乱的雨柱。

“昨晚我来过以后，他一直没回来吗？”

“没回来。我们也一夜没睡，一直在等他。今天早上我们想到学校去找他，听说警务厅不准外人进出，没敢去。”

房东老奶奶的孙媳妇回答了京珠的问话。

“那些家伙敢随便碰谁呀？别胡说八道的！”

房东老奶奶嗔怪道。但是，她那布满了皱纹的脸上也笼罩着忧虑的神色，不安地凝望着门外的雨柱。京珠身上滴着雨水，站了一会儿又走出来，冒着大雨朝朴光植家跑去。她想，要是朴光植在家，就能打听到毓文中学到底出了什么事；就是他不知道，也能跟他商量一下采取什么紧急措施。可是到朴光植家一看，朴光植上学去还没回来。她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了半天，才想起到德胜门外去找赵昌振或宋春甫，于是又奔出去拐进了胡

同。这时，康昌秀和蔡京正拖着长统胶皮靴迎面走来。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哥哥!”

京珠站在大雨中，惊愕地喊了一声，嘴唇不住地抖动。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这样象个落汤鸡似地跑来跑去?”

京珠咬紧牙关忍住哭。

“出了什么事，你快说呀。”

蔡京走到京珠跟前摇摇她的肩膀。京珠这才抬起头来，被雨水打湿了的脸涨得通红。

“哥哥，快去毓文中学看看! 方才警察宪兵成群结队地涌到毓文中学去了，金星同志有危险!”

“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出了事， 我看他们准会紧盯着金星同志的。我对你们有意见，对金星同志的安全，为什么这么不关心?”

“你说得对。”

“昨天晚上我到他那儿去， 房东老奶奶告诉我他常常忘记吃饭……不管多忙，你们也该照应他按时吃饭呀。”

蔡京和康昌秀都开不了腔。京珠的话，刺得他们的心火辣辣地痛。

“到学校看看去。”康昌秀先叫道。

“走。京珠，为了防备万一，你去准备召集共青会议， 要是有什么意外，一定得商量个办法出来。”

“知道啦。”

京珠又咬咬牙，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雨水，然后一转身，向着瓢泼大雨里跑去。

康昌秀和蔡京来到毓文中学的大门前，有两个警察端着枪在站岗。蔡京抬眼一看，院墙外象屏风一样围满了警察和宪兵。走

在前面的康昌秀，穿着咕嘎乱响的雨衣，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靠近了大门。蔡京也用穿着长统胶皮靴的脚蹚着积水，泰然自若地跟在后边。

“站住！”

“不准进去。”

然而康昌秀已经跨进了大门。

“你们不认得人吗？”蔡京大声呵叱着，也走进了大门。两个警察见他们这样大胆，反倒愣住了，只是面面相觑。

“是谁？”

“好象是学校的老师。”

“这么横……”

两个警察嘟哝着，抓牢被雨水淋得滑溜溜的枪托。

康昌秀和蔡京走进操场，看见大雨滂沱的大操场上出现了令人吃惊的情景。操场上站满了学生，偌大的操场全被雨伞罩住了。有象蝙蝠翅膀一样的雨伞，有圆圆的纸伞，也有象女人用的小阳伞。雨点象打鼓一样敲打着雨伞，雨伞的上面腾起一片白濛濛的水雾。金星同志正站在每天早会时校长训话的讲台上挥着手臂讲话，宏亮的声音压倒了雨声，震得整个操场嗡嗡响。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更加露骨地全面推进对满洲的侵略。他们妄图先把满洲变为独立的特殊地区，然后强盗式地垄断这个特殊地区的全部利权。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在今年五月发表了《维持满洲治安宣言》，扬言日本武力应带头全面维持满洲治安。如果他们没有同张作霖政府搞什么黑幕交易，能发表这样的宣言吗？这是连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的。这个黑幕交易，即使不是张作霖政府公开出卖满洲，谁又敢说它不是默许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亲日的黑幕交易呢！”

操场上爆发了掌声和欢呼声，有的学生把雨伞高高地举起来欢呼，有的转着雨伞欢呼。大家虽然撑着雨伞，衣服却都淋湿了。

有两个学生站在讲台上替金星同志撑伞，想让他不被雨淋，但因为他很激动，总是从雨伞下走出来，高举着拳头讲话，没法给他遮住雨。他的衣服湿透了，脸上也不停地流着雨水。他讲话的声音刚变得高亢激烈，院墙外面就响起了警笛声，随即又传来跑步声。围着院墙的警务厅的警察摇摇晃晃地跑到斜坡上聚集在大门口，嗷嗷地喊着准备冲进大门。这时候，十几个宪兵从墙外的另一头跑过来，大声叫警察不得轻举妄动。正要冲进大门的警察，都在风雨交加的门口站住了。

"别乱动，都回原位去！"

"他们攻击我们的政府……。"

"学生不冲出大门，一概不准碰他们。这是督军署的命令。"

金星同志接着讲了学校的民主化问题：

"我要问大家，现在咱们的学校里有一点点民主的萌芽吗？"

"没有！"

"学生有一点点探索真理的自由吗？"

"没有！"

全体学生的回答震动了大操场。

"别的先不讲，就说现在墙外又用刀枪围成了一道墙吧，为什么要给学校围上一道刀枪的篱笆？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想伤害哪一个政府？我们只有探索真理的明亮的眼睛和红色的心脏。我们不能饶恕践踏学校的人。为了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希望，为了学校的神圣的自由，为了探索真理，我们必须同那些践踏学校的人斗争到底！"

他的语气越来越激昂。蔡京站在学生当中，望着被雨淋着的金星同志的脸。京珠批评他不关心金星同志的安全的话，又一次刺痛了他的心，使他感到喉咙梗塞，眼前模糊，觉得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

金星同志号召全体学生为学校的民主化，为制止对进步教员

的迫害，一致举行同盟罢课。操场上的全体学生立刻高声欢呼响应，他们高举起雨伞，把帽子抛向空中。

金星同志把湿漉漉的头发往后一掠，朝大家挥了挥手，走下讲台。

欢呼声经久不息。

金星同志刚走下讲台，崔振国就跳上去，宣读了声讨书和几项要求。

这时候，在训育主任室里，训育主任曹尚培和王希东正急得坐立不安， 不知所措。 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势力。金星同志一回来，进步学生的气势大为高涨，王希东搜罗的右翼学生集团很快就象一盘散沙似地垮了下去。他们叫"撒旦"搞了一个征求在声讨书上盖章的运动，但由于"撒旦"蠢笨无能，也完全失败了。这样，右翼教员当中就发生了动摇，他们看出今天要在操场上举行学生动员大会的苗头，吓得没到下班时间就全溜了。现在，王希东和曹尚培所能指望的，只有围在墙外的警察和宪兵，但就连他们也是毫无动静。

王希东走近电话机，抓住摇把拼命地摇着。他找警务厅厅长想动用警察。但是警务厅长没来接，有个象是打杂的小孩子的声音嗯嗯地响了一下，马上就断了。王希东气急了又摇起把手，这时，紧挨着电话机的门吱呀一声打开，"撒旦"跑了进来。

"哼，你这个大饭桶！"

王希东活象一个挨了婆婆的骂踢小狗出气的媳妇， 扔下话筒，扬手照着"撒旦"的瘦脸上打了一巴掌。训育主任站在玻璃窗前，冷冷地朝跌跌撞撞摔在地上的"撒旦"瞪了一眼。

学生们向校门外面拥去，蔡京和康昌秀保护着金星同志走出校门。康昌秀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给金星同志披上，自己则撑了一把不知从哪儿要来的小雨伞， 就连这把伞他也是尽量朝金星同志那面斜着打，以便给金星同志遮雨。

当天夜里，蔡京家挤满了共青盟员。然而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召开共青会议了，大家挤在上下两间屋里，高兴地谈论着学生动员大会。

京珠在灶房里把稻糠塞进灶膛，拉着风箱。她的眼睛里晶莹的泪珠正在闪光。

瓢泼大雨也止住了。乌云象浓烟似地一团团飞过，脱净了水气的月亮高悬在空中，整个宇宙仿佛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灾难，变得空旷而又清冷，就剩下一轮圆月。然而亲切的生之歌正在四处回荡，雨珠晶莹的草窠里，各式各样的虫子放声叫了起来。

唧哩哩，唧哩哩，窸窸窸，窸窸窸……

第十五章

拥向广场

一

毓文中学寂静无声。

教室里，操场上，看不见一个学生的影子。空旷的大操场，一早一晚都有成群的喜鹊飞来，扒摔跤场上的细砂，喳喳喳地叫唤，然后又扑棱棱地扇着翅膀腾空而起，擦着屋顶飞去。

没有学生的学校，就象是水干了露出了石头和淤泥的湖泊。其实，学校也并非完全空了。

校长和总务瘤角子仍然天天上班。凭河等进步教员因为知道同盟罢课是自己一方的进攻手段，所以也都坚持天天上班。王希东和曹尚培有时也瞪着匕首般的眼睛出现一下。他们天天跑省公署和警务厅，不管学校变成什么样子也不肯抛弃原来的打算，想让官方开除校长和凭河，逮捕金星同志。进步教职员也联名向省公署和警务厅提出了抗议书，指出学校停课是省公署和警务厅怂恿王希东等人而招致的不幸事件，并警告说，如果对这一事件不秉公处理，就将发动社会力量加以抨击。与此同时，校长已经同好几个新闻记者进行了会晤。

总之，校长意气风发，一天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总务瘤

角子很欣赏校长的这种态度，常常到校长室来鼓励校长说：

“不管怎样，校长先生，请你牢牢地守住你的岗位， 这样，我们心里才踏实，才能坚守自己的位置。总不能让你下台，叫那猫胡子或姓王的坐到你的位置上去吧？哼，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总务瘤角子把牙齿咬得喀嘣喀嘣响。

他叮嘱校役不要给训育主任和王希东抹桌子，有给他们擦地板、抹桌子的力气，还不如把校长先生和凭河老师的桌子擦个十遍二十遍，擦得象鸡蛋一样溜光。他还特意买来一盆栽了矮松的盆景，放在凭河的桌子上。

在毓文中学里，看不见的角斗正在这样继续进行着，一时还很难预料谁胜谁负。不过，毓文中学事件对吉林市的各个学校震动很大，学生们议论纷纷，到处一片沸腾。警务厅和省公署干涉学校事务，派警察宪兵包围学校的无理行为，激怒了学生，各个学校都嚷着要举行同情罢课。法政学校一马当先，法政学校的反帝青年同盟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作出了举行同情罢课的决定。随后，女子中学、女子师范、文光中学、第五中学的反帝青年同盟组织也相继作出了同样的决定。整个吉林市都在闹哄哄地准备战斗。

现在的形势是，只要金星同志一声令下，吉林市所有的学校就会举行同盟罢课。但是，金星同志没有做这样的指示。

“最好不搞同情罢课，再等一等。”

“不，趁这个时候显示一下我们学生团结的力量， 争取实现学校的民主化……有什么不好？学校的民主化问题，可不是只限于毓文中学一个学校的问题呀。”

“不行。毓文中学的事件，矛头是指向张作霖政府的。 现在要是各个学校都举行同情罢课，就意味着把无数的矛头集中指向张作霖政府，打得它遍体鳞伤——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有比打击张作霖政府更重大更紧急的任务。”

“…………”

“我们的矛头应该始终集中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毫无疑问，张作霖政府是亲日政府。但是目前，由于张作霖被炸死这一事件，反日情绪正在滋长，我们何必再去把它打得遍体鳞伤呢？相反，我们应大大鼓励这种反日情绪，使它掉转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

“听了你的话，我们才认识到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对的。这一层，我们谁也没想到。”

各学校反帝青年同盟的负责人，又一次为金星同志深谋远虑的洞察力和正确的见解所折服。

“现在，让我们宣布同日本帝国主义打头一仗吧。这次不要搞同盟罢课，而要点燃起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大火。”

金星同志断然说道。但是他没有讲用什么和怎样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似乎他正在独自深入地思考着什么。

最近，他收到了去敦化的张德顺的一封信。

信中写道，日本鬼子从敦化车站开始，正在加紧推进吉会线铁路的敷设工程，他们掠夺了农民的土地，有些地方甚至拆毁了整个村庄，使农民陷入倾家荡产的境地。

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这里人心惶惶，对日本帝国主义怨气冲天，甚至发生了这样的骚动：有的人家，因为测定的线路恰恰从他家屋脊正中穿过，气得挥起铁耙扑过去跟鬼子的测量员打起来，扎破了鬼子测量员的天灵盖；有的农民放火烧了房子走了。对这种事情，我们怎能听之任之呢？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单靠我们这里的组织的微薄力量，开展斗争是有困难的。情况紧急，希望尽快给我们指明工作方向，作出具体的指示。这种状况，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致以同志的敬礼！

张德顺敬上

金星同志接到信后，马上就给张德顺写了回信：

张德顺同志：

来信收到，那里的情况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望你暂且等候一下，等到具体的指示下达的时候。现在，你要把各个组织用一个思想团结起来，并训练每一个成员，使他们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能拼死投入战斗。

我们要熟练地引导你所谈到的那种反日情绪，把它纳入我们的斗争。人民群众的反日情绪高涨，是好事情。只要我们正确地指导他们，就能战胜任何敌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考虑到的是，单凭群众的愤怒是不可能把斗争引向胜利的。必须使群众的气势变成有组织的，并且熟练地加以引导。希望你把他们组织起来。让我再强调一遍：团结，一定要争取团结。

胜利是团结的报酬。

今天就草草写到这里。

金星同志寄出了这封信之后，一直在设想怎样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他想的不是什么同盟罢课一类的斗争，而是规模更大、意义更深的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

他天天晚上到北山公园去散步。有时在树林里徘徊，有时兀立在山顶上，很久很久地想着什么。他这样想了几个晚上，终于下了断然的决心。

同盟罢课就此告一段落吧。从事态的发展看，同盟罢课所想达到的目的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既然如此，就不应该停留在这一

点上，必须把它引向更大的斗争，要在更大的斗争的序幕中结束同盟罢课。

他的心脏猛然地跳动起来，仿佛要展开翅膀飞向长空。

迄今所做的主要是组织群众、唤醒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而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则是把这一切工作推向一个更高阶段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斗争。这是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对抗的斗争。应当把各个组织都放到斗争的烈火里去烧一烧，使所有的组织、所有的人都在烈火中受到锻炼，成为铮铮作响的钢铁。时机既然已经成熟了，就让我们立即转入斗争吧。

他兴奋起来了，踏着草地走去。月亮似乎也有什么想法，在云朵之间忽隐忽现地捉迷藏，把蓝茵茵的光洒在金星同志的肩上和脸上。

二

北山药王庙大殿前的门楼下边有个地下室。不知道为什么要建造这么个地下室。顺着梯子下去有一个天棚挺高的房间，一面墙壁的石头上还刻着一尊手拿大铁棒的凶猛的力士半身象。

某天晚上，就在这个地下室里召开共青会议，各个学校共青支部的负责人都来了。

不知金星同志是怎么说服庙祝的，那个庙祝竟然站在正门前面的桑树底下跟前来开会的学生打招呼。学生们循着地下室的梯子鱼贯而下，潮湿的地下室里一支蜡烛晃动着火苗，嗞嗞地燃烧着。

蔡京早已来了，他在蜡烛前面的桌子上摆了一堆文件，坐在

那里不停地写着什么。京珠和刚加入共青同盟的白顺熙，也许有些害怕，抬眼看了看天棚方才坐下。其实也难怪她们害怕，天棚上凝结着许多水珠，看去都象是牛眼睛似的。

“喂，墙上刻的什么？那眼睛多怕人呀。”

白顺熙把身子靠在京珠身上，小声说。京珠也朝墙上的雕象看了一眼，那玩意儿真比天棚上的水珠还要可怕。墙上的浮雕线条虽然柔和精细，看上去却象是要打人似的。

“古代的雕刻，还相当有水平呢。”

“哎哟，你不害怕？还把它当雕刻来欣赏。”

听了京珠的话，白顺熙又小声嘀咕道。

这时候，基俊和车得宝走进地下室。接着，码头上的春泽和玄泰凤也来了——码头上已经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建立了共青支部。在码头上当脚夫的玄泰凤，是年纪和车得宝差不多的青年。但他比车得宝胆子大，主见强，码头监工也不敢随便支使他。现在，春泽和玄泰凤一起主持码头上的工作。

地下室里，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挤满了。金星同志领着权深来到地下室，他想方设法把权深引到实践斗争中来。

“咦，这是什么东西？”

天棚上的水珠一直没有滴下来，不知怎么搞的，权深刚进来，就有一滴水珠啪的一下恰巧落在他微秃的头顶上。权深猛然一惊，地下室里爆发了一阵哄笑。

“这儿不危险吗？”

权深掏出手绢，擦着滴在头顶上的水珠，抬眼看了看天棚。

金星同志说：

“据说这是盖药王庙时砌的地下室，一直都是好好的，怎么会偏偏在今天晚上塌下来呢？请坐吧。”

“那也说不定，因为来了个倒霉的权深嘛。”

权深的回答，又引起一阵笑声。

会议到深夜才开始。金星同志就开展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的问题做了报告。他详细地说明了开展斗争的必要性，然后拿出张德顺的信，给大家读了一遍。

“情况就是这样。敷设这条铁路的目的， 是要进行强盗式的侵略，而铺路本身， 已经给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对这种情景，我们能够无动于衷，默默忍受吗？不，我们要通过这次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让日本鬼子看看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有多大，并且要在这一斗争中锻炼和发展我们的队伍。”

大家都仰起红扑扑的脸，静静地听着。朴光植攥紧拳头，仰望着金星同志。身材较小的崔振国坐在他旁边，用好象略微有些凸出的黄眼珠，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京珠不管在什么地方态度都很稳重， 她垂着睫毛很长的眼睛，微低着头坐在法政学校共青支部负责人旁边。她的一只手，被握在白顺熙手里。白顺熙已经兴奋起来了，一会儿把京珠的手捏得紧紧的，一会儿又放开，有时还弯起手指头使劲去摁京珠的手掌心。京珠随便她怎么捏来捏去都不动声色，光是把手放在她手里，象画中人似地坐着。

“我提个建议：请你把张德顺同志的信再念一遍。”

金星同志刚讲完，朴光植站起来说。

金星同志又把张德顺的信念了一遍。

“可恶的鬼子，铺铁路从人家屋脊正中穿过？”

朴光植眼睛里直冒火，嘟囔着。

“我提一点，”车得宝举起了手， 从座位上站起来：“不是别的，就是在这次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中，希望把最艰巨的任务分配给我们工人阶级。”

“老车同志的意见很好。不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工人阶级不发挥先锋作用还行。”

金星同志微笑着回答车得宝。

“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是有关铁路的问题嘛。”

车得宝的脸，象是用青铜铸出来的，戴过铁路工人帽子的脑门光滑发亮，更象铜铸的一样。

“你坐下，瞎说些什么！”

象块大岩石似地坐在他旁边的基俊，伸手拉拉他的裤腿。可是车得宝没有坐下，却接着说道：

“这是反对铺路的斗争，我认为我们铁路工人在这个斗争中理当打先锋。”

“好，很好。反正我们一定很好地安排任务，让你们铁路的工人能扎扎实实地独当一面。不过，你们光摆工人阶级的架子来代替独当一面，那可不行。我看，老车同志略微有那么一点味儿，一点点……哈哈哈。”

金星同志纵声大笑，大家都跟着大笑起来，春泽和玄泰凤也咧嘴笑了。

会上，拟定了斗争口号，对准备工作做了分工。召开共青支部会议的问题、召开反帝青年同盟会议的问题、用一个思想去动员和团结学生的问题、准备鼓动演说稿的问题、准备各种旗帜的问题、学生编组的问题、准备传单和檄文的问题，等等，要做的事情很多，象山洪爆发一样提了出来。大家都象准备打仗似的，气势高涨，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接受任务。

结束了会议走出来的时候，权深向金星同志说：

“真了不起，我觉得今天才睁开了眼睛。可是，为什么不给我任务呢？”

“权深同志，你不是共青盟员，身体又弱……希望你以后积极参加。”

金星同志注意观察权深的情绪。

权深回到家里，禁不住产生了一种自我厌恶的情绪，但同时也很兴奋。他直挺挺地站在屋子当中，站了半天，才坐在椅子

上，搭在椅子靠背上的一条胳膊，无力地晃悠了一阵。

“是的，是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我自己了。我这个人，到底算什么，我为什么活着，又是怎样生活的呢？在朝鲜革命中，我果真象崔基俊、车得宝、蔡京、朴光植他们那样不可缺少吗？我的存在，是不是象今天夜里聚集在药王庙地下室里的任何一个青年人那样必要呢？论文是写给谁看的？送到汉城去的论文即使发表了，又会有谁需要它？概括了工人运动……而且还有，这篇，这篇论文到底什么地方需要啊？这一篇概括了农民运动的论文……，它同现实中的呼号声有什么关系？我走我的路，革命走革命的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吉林为中心的这一带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看见了这一条漫长的新的战线没有？我只是盯着书本坐着，都做了些什么呀！”

权深发了一阵抖，砰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

“我也要挺身而起投入这条新的战线，要记住金星同志的话，文章也得在战斗中写，如果忘了这话，我必将走向毁灭。”

权深使劲地抓住桌角，周身又索索发抖。

散会后，车得宝在返回城里的路上，被崔基俊抱怨了几句。基俊说他方才的建议是根本用不着提的。

“要是没必要，往后就不提啦。不过，我是觉着咱工人阶级的体面还没保持住。”

“凡是跟我们有关的事，金星同志总会首先考虑的。往后别老是卖弄你的什么工人阶级了。今晚会上决定的问题，明天再跟申东浩他们碰碰头，具体地讨论一下执行的办法。”

车得宝同基俊分了手，他坐在路边的草地上，眨巴着眼睛想了半天，才倏地站起来去找申东浩。想到就要开展轰轰烈烈的斗争，他浑身来了劲，甚至等不到明天。他想在明天讨论实行的办法以前，先跟申东浩交换一下意见。

他走进申东浩家一看，申东浩家的人都已睡下了，只有申东

浩的母亲坐在廊台上抽烟。申东浩的母亲看见有个人影走进黑黝黝的院子，就问了一声是谁。

“是我，机务段上烧锅炉的。”

“哎哟，烧锅炉的来啦？这么深更半夜的，有什么事儿？”

申东浩的母亲拉着车得宝的手，显得很高兴。

给车得宝起了个“烧锅炉的”外号的，正是申东浩的母亲。她当初听说车得宝在火车头上干加煤的活，就说了一句“哦，那是烧锅炉的嘛”。从此，车得宝每到申东浩家去，看见申东浩的母亲就打招呼说“烧锅炉的来啦”。这样，“烧锅炉的”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车得宝的外号了（从今年春天起，车得宝已经是助理司机了）。

“老申睡了吗？”

“可不，早睡啦，睡得死死的。哎，我说，机务段的活儿都那么累吗？就没有轻一点儿的？”

“轻活儿有倒是有。可是叫他干轻的他不干，说是要锻炼锻炼，自个儿跑到锻造车间去抡大锤。其实，轻活儿也不怎么轻……”

“我说呀，不知他干的活儿有多累，连睡觉也在抡大锤呢，‘吭！吭！吭！’这是什么声音？是不是抡大锤时要这样喊？”

车得宝看见申东浩的母亲摇晃着他的肩膀“吭！吭！吭！”地喊，忍不住大声笑起来。

“他这么喊的时候，身子还一动一动的，有时候抡起石头一样硬的拳头乱捶，我都不敢让孩子睡在他身边，生怕被他捶断了腿，或者打破了脑袋。我也是刚才下巴上挨了一下才醒过来的。哎呀，我的老天爷……我骂他，‘不管睡觉多么不老实，还兴打自已的娘吗！’可是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妈，铁要凉啦，得趁热打呀。’你看他说的！大概是天底下所有的地方都成了机务段的铁匠炉啦，真叫人伤心……俗话说，山越爬越高，河

越蹚越深，我怎么把孩子弄成个铁匠了呢?”

这位爱唠叨的大娘又开始叫起苦来。

近来，申东浩经历了不少波折。去年秋天，演话剧《松涛国的龙床》的那天夜里，他跟基俊说过要到机务段去做工，但他并没有立即这样做。他一面继续上学，一面阅读金星同志叫他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对马列主义理论，慢慢地产生了共鸣，开始懂得用新的眼光观察各种事物了。同时，他的家境也越来越困难，口口声声咒骂日本鬼子，终日忿忿不平的父亲，则因心脏麻痹突然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去世，给了他更大的打击。能维持一家生计的真的只有他一个人了。父亲在世的时候，不管好歹，他总还觉得自己是站在什么个山荫里，然而现在，连这点依靠也没有了。父亲带来的钱财，为了丧事花得精光，姐姐和嫂子，一直在眼泪中过日子。

申东浩感到前途渺茫，拼命地挣扎。他连学校也不去了，躺在家里翻过来掉过去地折腾。就在这时候，有一天，金星同志来找他，送他一本《国家与革命》，叫他看。

“还有，申同学，你自己曾经表示过想到机务段去做工，怎么样，不想去了吗?”

“上机务段去?”

“你不想体验一下劳动吗?”

“现在，不管什么地方我都得去。恨不得把这个可恶的生活……”

“不是什么地方都得去，而是因为有必要才叫你去的。我看你还没有抛掉自暴自弃的情绪。”

“…………”

“上机务段去吧，到机务段去体验体验劳动，同时在体验劳动的过程中学习写诗……”

申东浩的心一阵猛跳。

"你到机务段去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一面向工人学习，一面教育工人。现在，工人们的思想水平和革命觉悟比谁都高，但是缺少知识，由于缺少知识，领会马列主义慢，进步也就不够快。所以，要你到机务段去，一面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一面教他们。希望你一定到工人阶级里面去，担负起一份责任。我相信这事你是干得了的。"

"我去。我觉得我去倒不是去教别人，首先得象训练野马似地改造我自己。我是什么？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不，不是失败者，是一个甚至算不上参与者的生活的奴隶。"

申东浩这样嚷着。去当工人，虽然他自己提起过，但一直犹豫着没有这样做，现在则一口答应了。他从金星同志的鼓励和信任中得到了力量和勇气。

这样，申东浩就在今年五月由基俊介绍，进了机务段的修理厂。前一段时间，他在修理厂替车工们打杂，后来当了两三个月煤水夫，不久前又转到锻造车间抡大锤。

他开始慢慢地认识到生活的真谛。开始了解到在混浊的泥倬中挣扎，吞咽血泪和痛苦，并非是生活的全部；那种同把这种处境强加在人们头上的敌人战斗，从而为被蹂躏的人们带来幸福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所以他下定决心，不管有什么样的痛苦迎面扑来，也要把它踩在脚下。他用榔头捶打通红的铁块时，也是把这当做自己认识真正的生活、锤炼自己的思想的一个过程。

申东浩的母亲叹了一阵苦经，才到房里去点上灯，把儿子叫醒。

"孩子，烧锅炉的来啦。"

"您干吗呀。"

"烧锅炉的来啦，快起来。"

申东浩这才揉着眼睛，起身来到廊台上。

“半夜三更的，你干吗来了？”

“有事儿要跟你商量商量，咱们出去一会儿。”

车得宝领着申东浩走出大门，面对面地坐在漆黑的空地上交谈起来。

“有一项重要任务提到了咱们工人阶级面前。”

“什么任务？”

“不是别的，吉林市的全体青年学生就要起来反对日本鬼子铺设吉会线铁路了，反帝青年同盟打先锋……咱们工人阶级是不是也该独当一面！尤其是这个斗争关系到铁路问题，所以我看，咱铁路上的工人应该甩开膀子扑上去大干一场。”

车得宝兴奋地大声说。

“上头有什么指示？”

“我是刚刚开了会来的，具体任务还没有交代，光叫咱们去编组，十来个人编成一个组。”

“那就得编组。基俊同志没说什么吗？”

“他跟我一块儿回来的，可是具体问题没谈。”

“他是组织的负责人，应该先跟他商量。”

“负责人又怎么样！如果咱反帝青年同盟的盟员都一致说要干什么事，负责人还能不同意？”

申东浩无可奈何地呵呵笑了。

“就不能靠咱们自己的力量搞个罢工吗？”

“那可不行。要照上头的指示办，还要跟负责人讨论。我们干革命，要是无视组织和指示，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成个什么样子？”

“嘿，真是，你也说起有分量的话来了。”

“谈不到有分量没分量，事实就是这样。你没听金星同志说吗？他说，组织要有纪律，每一个加入了组织的人，要把组织的纪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并且应当遵守这个纪律，是不

是?”

“说的也是，要是不照上头的指示做，不听负责人的话， 那准会坏事儿，这是明摆着的。”

“对啦，一定要服从组织。”

“要是金星同志把最带劲的任务交给咱工人阶级， 那该多好……”

在车得宝看来，叫他把机务段搞个天翻地覆也好，把松花江铁桥抬起来拧成个麻花也好，不管啥事情，他都能干。

车得宝走后，申东浩再也睡不着了，熬了一夜。他想得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想到了。他想，金星同志办事确实令人惊佩，要发动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打算怎么搞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朝鲜不是也真要发生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伟大的风暴了吗？啊，革命要是能早一点取得胜利……要是能早一点驱散这黑暗世界的漫天乌云……

申东浩想着想着，从铺上爬起来。他听见嫂子吭吭地咳着在准备早饭。嫂子的肺显然是越来越坏了。嫂子身体那么不好，还天天到松花江码头上去买鱼，顶在头上到乡下转悠着叫卖。姐姐的身体也不好，她脸色焦黄，颧骨突起，时常喊头痛，一躺下就起不来。可是看见嫂子顶着鱼筐出去，她总是跟出去。她们一出去，总要走上几十里甚至几百里才能弄到一点米，提着鸡心那么大的米袋转回家来。尽管这样，她们还是勉强支撑着这个家庭。申东浩在外面受苦， 往后不知怎么样， 目前还挣不到一斗粮食钱。

嫂子蹲在厨房地上不停地咳嗽。申东浩难受得忍不住，开门走出了屋子。只见两个双胞胎的小侄子和小凤淑不知什么时候醒了，紧挨着坐在廊台上。因为家境越来越糟，连孩子们也都变得蔫不唧儿的毫无精神，到哪儿都是不声不响地躲在角落里只顾瞅大人的眼色。因为没吃的，下巴颏瘦尖了，眼眶变大了。尤其令

叫人心疼的是，双胞胎中的一个，也跟他妈妈一样不停地咳嗽，呼噜呼噜地喘气喘得挺急。

"仁童，你看看我。"

仁童把眼一瞟，仰脸瞅着叔叔。

"昨天夜里又咳嗽啦?"

仁童点了点头。

"我给你买的药，都吃光啦?"

"没，还有。"

"怎么不吃？吃了咳嗽才会好呀。"

仁童忽地站起来跑进屋里，大概是进去吃药了。

申东浩看见他这样机伶，心中象刀绞一样难受，不忍再看。善童和凤淑，把小小的身子蜷做一团坐在那里，眼睛一眨一眨地直盯着东浩。善童一只手拿着雪花膏瓶子，另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凤淑的手。他们的表情，简直不象是小孩子，脸上显出冷冷的、可怜的神色。但他们似乎是充满戒心的眼睛里，却都闪着刺人心脏的光。面对着这可怕的抗拒，申东浩不禁打了个寒噤，立刻掉转视线，走出院子。他恨不得用快刀把这惨苦的、病态的生活剁碎扔掉。

三

就在召开了共青会议的两天以后，省公署罢免了王希东和曹尚培，无条件地接受了学生的要求。毓文中学的同盟罢课，至此告一段落。

学生们又重新聚集到学校里来了。复课的头一天早晨，通往

学校的路上和学校的操场上，变成了激情的海洋，学生们互相拥抱着、欢呼着。

“祝贺胜利！”

“再接再厉，继续前进！”

大家都这样嚷嚷，使劲地握手，并且高呼团结就是生命。

操场简直就象一块大跳板，大家蹦着跳着，快活地喊着，吵成一片。所有的体育器材都搬出来了，一头在打网球，另一头在打篮球，还有一处在玩单杠。足球本来只有两个，不知从哪儿又冒出来一个红皮的，大概是总务瘤角子买来以后一直保管着，今天看见又开学了，心想索性连这个也拿出来，让学生们在这高兴的日子里踢个痛快的吧。三个足球，一个接一个地飞上了天。会踢足球的人很多，有的球飞得真高，简直象学生们说的那样，快要碰到老天爷的鼻子，叫它打喷嚏了。大家一会儿拥向球落下来的地方，一会儿又哗地散开，不时地爆发出哄哄的笑声。

网球场上，金星同志和凭河老师展开了一场“激战”。凭河精神抖擞，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他是短胳膊，又是左撇子，可是不知道怎么的，抽得很猛。球一碰上他的拍子，就变得扁扁的，象烙饼一样飞过网去，他的短胳膊动得挺快。但不管球来势多猛，金星同志都能从容不迫地接过去，而且总是迅速地找到对方的弱点，把球抽到死角上。

金星同志冒了汗，凭河老师也冒了汗。学生们在网球场周围黑压压地围成一圈，有的给金星同志鼓劲，有的给凭河老师加油。

“撒旦”也到学校来了。他坐在通往厕所的路口上，不停地用树枝子抠泥土，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的眼睛往下落。

学生中纷纷传说王希东已经逃往天津，曹尚培则脑袋上扎着布条躺倒了。

这天早上，校长把学生们召集起来，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话。

他不时地拿手绢揩着眼角， 令人激动地转述着金星同志讲过的话：

学校也应当成为一个同时弊作斗争的战场，这正是维护教育的神圣性的道路。这话完全正确。要是没有这句感人肺腑的话给我以力量，我是难免要被那些“教育界的强盗”打败的。我们的胜利，还不能看做是保卫教育的完全胜利。时代的浊流仍然包围着教育事业，所以，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揭开了斗争的序幕。所有的学生和教职员，要进一步牢牢地武装起来，用团结得象铁桶一样的力量，为教育和真理而斗争。

校长的讲话，不仅感动了学生，也感动了站在他两旁的凭河等所有的教员。讲话一结束，全体学生就打破了早会的常规，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实际上是借校长的讲话向金星同志表示热烈的欢呼。校长以有力的步伐走下讲台，向教务室走去。其他教员和学生们一起鼓了一阵掌，然后才跟在校长后面走了。

毓文中学学生的胜利，又一次大大地震动了吉林市的全体学生。学生们到处谈论这大快人心的胜利，高喊团结就是力量。有些学校的学生团体还给毓文中学的学生写祝贺信，勉励他们今后更加顽强地战斗。

群众这样高昂的气势，进一步推动了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的准备工作。各共青支部发动了反帝青年同盟组织，各反帝青年同盟组织又去发动全体学生， 并把广大青年学生团结在一起，组织在一个斗争队伍里。这样，斗争的火焰就在无人察觉之中席卷了每一个角落，象胎儿发育一样迅速地成长为一支巨大的力量。

文光中学的朴光植，每天晚上把准备作鼓动演说的鼓动员都叫到自己家里来进行训练。各个学校也都在这样训练鼓动员。

女中的共青支部甚至还指导女子师范反帝青年同盟，目前这两个学校的准备工作进展得最快。 它们还分别准备了几十面旗

子。京珠把工作安排得非常出色。

尽管她具有感情特别丰富的一面，但在领导学生方面却是很严格的。学生们从她那儿接受了什么任务，不管怎样都得完成，绝对不能马虎。正因为这样，女中和女师的反帝青年同盟就比别的学校成长得快。

女子师范后墙的墙脚跟掉了一块砖，有一个小洞。女中的学生经常把京珠写的条子拿来放在里边，压上一块石头，并把女师放在里边的条子带走。

因为她们联系频繁，有时候墙里墙外的女学生的手在洞里碰到了一起。

“喂，你是谁？”

“我是仁爱，咯咯咯。”

“咯咯咯。”

两个姑娘交换了条子，还在洞里握握手。

“喂，一定要交给婆婆！”

“哎，放心吧。”

女子师范的学生都管京珠叫婆婆，这一方面是因为京珠是她们的负责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京珠要求严格，一丝不苟。

在这次准备工作中，这个墙上的小洞起了很大的作用。

权深的家也暗暗地闹腾起来。金星同志终于把权深引入了斗争。现在，权深已经写好了号召书，拟好了各种传单的草稿，然后接连不断地刻到蜡纸上。他是怀着跟他过去写论文时截然不同的心情来干这些事的。他过去的论文好象是对准了天上的浮云，现在写的这些稿子，则洋溢着某种新鲜的感情，自己也不禁为之激动起来。他刻好一张蜡纸，就送到里间上屋里去，那里，有四个学生正满头大汗地忙着印刷。他们用的两部油印机，都是过去民族主义者使用过的。

传单已经印了不少，印好的传单几百张一捆几百张一捆地都

用绳子捆好。有两个女生，各人顶着一袋谷糠，轮番地出出进进，一捆一捆的传单，装在谷糠袋里，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弄了出去，连搞油印的学生也不知道这些传单都送到哪儿去了。

权深时常过来帮他们印刷，裁纸，推滚筒。

“同学们，这有多好啊！斗争，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权深推着滚筒，嘴巴也不闲，脑门上汗水淋漓，不住地说话：

“是伟大的创造，也是一种艺术，如果不是艺术，斗争就将是一种最大的痛苦，谁去遭那份罪呀！因为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稳稳地矗立着信念之塔，塔顶上有共产主义的旗帜在迎风招展……所以，我们才这样写文章，印传单……满怀热情地干着这一切工作。热情，要有热情，要有火热的心，要让它翻滚沸腾，没有这个，便没有创造，没有艺术，没有斗争。”

他激情满怀，脑门上大颗大颗的汗珠滴落在油印机上。在这个时候，他那藏在眼镜后面的凹陷的眼眶上，浮现出红红的血色，好象换了另一个人似的。

工人群众也在暗中闹腾着，加紧做准备。在松花江码头上，春泽和玄泰凤已经在船舱里把共青盟员们召集起来开了两次会。反帝青年同盟的盟员深入到船工和脚夫中间，宣传斗争即将开始，要好好干它一番。在制材厂、灯泡厂、修船厂的工人群众中，也悄悄地进行了这样的宣传。春泽的货轮起航的时间已经误了两天，可是春泽仍然借口修理机器迟迟不开。他那油渍渍的手里拿着老虎钳，跟轮机长一起晃晃悠悠地走来走去。要是货主或船主来催促，他反而皱起眉头发脾气，说机器又老又破，把人累死了。这样瞒着船主，推进了准备工作。

既非共青盟员，又非反帝青年同盟盟员的崔成根，也兴致勃勃地同青年工人一起扛着东西飞也似地跑下踏板。

“你也听到什么风声了吧？”

“早就听说了。”

“这个时候，年轻人应该做出个样子来。”

崔成根一遇到年轻人，就这样鼓励他们。他碰上年纪大的脚夫和船工，也照样鼓动：

“就象治好了我的腿一样，这个世界也得赶快治一下。不要舍不得这把老骨头，难道想把它带到棺材里去吗？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豁出来干。”

机务段的工人比码头工人还要热火、紧张。整个机务段，捶铁的声音，哧哧哧冒烟的声音，唰唰唰吐汽的声音，汽笛的声音……，这种种声音响成一片，仿佛是有很多人正在推推搡搡、吵吵嚷嚷地攀登一座山峰。工人们一见面，就互相用满是油污的手捅一捅，问道：

“指示还没下来？”

大家都急切焦躁地等待着。煤水夫们也都兴冲冲地跑来跑去。在漫天的煤灰中，喊声笑声不断。修理厂也不同以往，工人们都是气势冲天，好象要把熏得令人窒息的天棚一下子掀掉似的。工人们连走路都带起了一股风。过去背着煤箱爬梯子总是摇摇晃晃的李成男，现在象个大力士一样，这一年里，他已经成了一个熟练的修配工，现在正在车床上削铁。他一直在嘈杂的音响中哼着《赤旗歌》，有时还用脚尖打拍子，两只肩膀一耸一耸的。一个锻工，干脆脱掉被汗水泡烂了的破衬衫，坐在砧子前面，转动着一块烧红的铁料。他胸口上汗水直往下滴，可毫不在乎，只管大声招呼打锤的人要象打鬼子一样使劲捶。汗如雨下也好，骨头断了也好，他们都不放在心上，因为一个满天红旗的庄严的新世界正在他们眼前冉冉地上升。

一天傍晚，金星同志秘密地通知崔基俊，叫他到松花江边碰头。

基俊接到通知，急匆匆地走出了机务段大门。他向新市街那

面走了一阵，折入文光中学后面的巷子，径直来到松花江边。金星同志已经在杂草丛生的江岸漫步了。

“近来很忙吧。就在这儿坐下来谈谈。”

金星同志同他握了手，先坐在草地上，又拉着基俊的袖子叫他也坐下。

“你挑选几名骨干分子，明天夜里上敦化去，搭晚上九点钟的车。你们的任务是，到敦化找张德顺同志，发动群众，破坏铁路敷设工程。”

“去敦化？”

因为事情太突然，基俊惊愕地望着金星同志的脸。他听说要搞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只当是要去搞一些游行示威呢。

“愣什么？嫌太远？”

“不是。”

“张德顺同志已经在敦化作了不少工作。你们去，他们一定很欢迎。他们现在正焦急地等着，所以要早点动身。”

基俊脱下铁路员工的帽子，擦着汗，精神专注地听着金星同志的话。

“要把编好组的人都带去吗？”

“不，光带几个骨干去。不过，一个车间只能抽一两个人，要是一个车间一下子走了一大批，敌人会察觉的。”

“明白啦。”

“请你今天夜里把负责人都召集起来，作好周密的准备。因为这次斗争很不容易才派你们去的。首先要好好准备一下。”

金星同志具体地谈了一阵到敦化去应该怎样开展斗争，然后交给他一封写给张德顺的信，要他好好收藏起来带去。

这天夜里，车得宝、申东浩他们在基俊家里小声地反复讨论了一夜。顶起劲的是车得宝，他说金星同志果然最理解工人阶级作出的保证，高兴得不知怎么是好。然而，工人们怎样去敦化却

成了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带着一大包传单，不能坐火车，但也不能徒步走去。车得宝提议把护路段的手摇车借来开去。

“坐手摇车怎么能到敦化呀？干脆别提啦。”

基俊责备车得宝说。虽然车得宝总说基俊胆小，但实际上基俊并不胆小，他思虑周密， 很有魄力。 现在他正按照自己的习惯，一面抽烟，一面深思。

第二天晚上，到敦化去的工人整理好了行装来到车站，一个个兴高采烈，仿佛要上战场，走起路来雄赳赳的，胳膊大腿都是劲。每个人都背着一个装了传单的背囊。

他们聚在仓库旁边的空地上嗡嗡着，闹腾着。一个站上的人走出来，大声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一看见基俊，就一声不响地进去了。

他们对面，一群搬运工人正吵嚷着将粮食之类的货物朝开往敦化去的货车车厢里扛。乘客不断地往客车所在的那一头涌着，灯火通明的客车车厢里，早已挤满了人。

“打算坐哪一节车呀，坐客车不会坏事吧？”

申东浩以为基俊打算坐客车，不安地小声问。

“看样子得坐煤水车。”

基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回答。

等工人们都到齐了，基俊往前头一站，说一声“跟我来”。他把背囊朝上撺了撺，甩开膀子走了。大家都跟在他后面。他带着工人们迅速地从一长串客车旁边擦过去。

不一会儿，他们到了机车旁，机车正喷汽，冒着烟，声音嘈杂。驾驶室里，戴着风镜的司机和助手正指着煤水车谈什么。基俊不管三七二十一哧溜一下跳上机车。

他拍了一下司机的肩膀，司机赶忙转过身来，很不高兴地盯着他。

“刚才谈到的那些人都带来了。”

“你硬要坐煤水车是怎么回事？”

“怎么，你刚才已经点了头，等我把人带来又不认帐了？ 他们都是修理厂的伙计，往后你就不想修机车啦？”

“修理厂的伙计可以坐满好的客车走嘛， 何必要坐煤水车，呛煤烟呀？”

“所以才托你帮忙嘛。让他们坐吧，往后修理车的时候， 叫他们好好报答你。”

基俊这样卖好地说罢， 就叫工人们快上。 车得宝首先跳上去，别人也都跟着跳上去。

“你们干吗这样，用得着瞒我吗？我跟你们一样， 也是工人嘛。”司机心照不宣地说。

“是工人就该帮工人的忙，对吧？”

“也得明白是啥事儿才能帮忙呀。我知道石镇在干社会主义，可我对谁都没讲，就是拿刀砍我的脖子也不会说出这种秘密的。”

司机说的石镇，就是他的助手。站在他身后的石镇，这才知道他是个思虑深沉的人，不禁红了脸。

“请你别生气。”

基俊一把握住司机的手，为在这儿又遇到一个可以成为同志的工人而高兴。

煤水车上顿时热闹起来，工人们抢过在煤水车上铲煤的另一个司机助手的铁锨，争着往火红的炉膛里抛煤。

汽笛响了，他们一阵欢呼：

“开啦！”

“拿起铁锤向前进！”

“扛起榔头向前进！”

“高举红旗向前进！”

他们各自喊着口号，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并不是坐在光秃秃的煤堆上面，这部机车的助手们早已放了几条草袋，他们把它摊

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

不一会儿，机车终于噗哧噗哧地徐徐开动了。工人们又是一阵欢呼，原来在驾驶室里的基俊和车得宝也跳到煤水车上来了。好几个工人同声唱起《赤旗歌》，车得宝同另一个工人挎着胳膊站在煤水车当中，也跟着唱。

申东浩枕着李成男的大腿躺在煤堆上，睁着泪水模糊的眼睛凝望着长空。他觉得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遇到如此幸福的时刻。忽然，他的眼前浮现出姐姐颧骨隆起的瘦脸，嫂子苍白的脸，还看到孩子们直刺心脏的目光和似乎对于世事无动于衷坦然过活的母亲的面影。这些脸，在车轮声、机器声、歌声等各种各样嘈杂的音响中，凝聚到一起，旋卷着扑到眼面前来。

车轮下传来了双胞胎侄子的喊声、哭声、奔跑声，传来了他们的呼救声和悲号声。不，他听见的好象是嫂子踉踉跄跄奔跑着向谁哀求的声音，是姐姐的喊声和去世的父亲的吼声。震耳欲聋的声响，按照申东浩的联想，一会儿变成这种声音，一会儿又变成那种声音。啊，凄惨的生活，为什么这样缠人呀！革命正挥起铁锤要把这种生活砸得粉碎，为迎来新的生活而庄严地向前奔驰……

滚热的眼泪，终于从申东浩两眼的眼角上扑簌簌地淌了下来。

煤水车上，又响起了《国际歌》的歌声。基俊一把把申东浩拉起来，搂住他的脖子唱，申东浩也跟着他唱。火车在黑暗中一直象打冲锋似地拼命奔驰，一会儿震得人乱颤，一会儿又轻轻地摇摆，象给人催眠似的……烟筒里飞溅出无数的火星。那璀璨的火星，在歌声荡漾的人们的头顶上划着抛物线坠落下去。

四

机务段的工人去敦化的第二天下午，在吉林，事情爆发了。各个学校的学生打着旗帜不断地拥向体育广场。揭开斗争的序幕的群众集会即将开始。

从城外朝阳街穿过新开门拥进城里来的第一支队伍，是文光中学的学生，队伍的头顶上，飘扬着一杆杆大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

旗上都这样写着漆黑的毛笔字。

队伍浩浩荡荡地拥上宽阔的马路，马车、黄包车、自行车都被挤到了一边。

队伍里响起了喊口号的声音。

朴光植走在队伍的当腰，倏地举起大拳头，带头呼口号。他踮起脚，脖子伸得长长的。只要他一喊口号，队伍里无数握紧的拳头就象树林似地朝上举，并爆发出一阵喊声。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人全停下来看热闹，做生意的站到了门口。胡同里也有人朝外奔，有大人，有小孩。眨眼之间，看热闹的就挤满了街道，形成了一片人山人海。

学生的队伍越来越大，被挤到路边上的马车和人力车，根本无法走动，只好停在那里。脚步声和口号声震得整个大街发颤。

文光中学队伍的后面，是第五中学和第一中学。带头喊口号的好象有几十个人，这儿喊一声，那儿喊一声，大家都来不及跟着喊。

有个学生走在队伍外面呼口号，看热闹的群众瞅着他的突起的喉结和咧开的大嘴，都称赞他矫健有气魄。打头的队伍已经拥过北大街，来到了离督军署不远的地方。到了这里，队伍一面更加大声地呼口号，一面向西大门拥去。第一中学和第五中学后面还有师范学校的队伍， 但他们不跟着前面的队伍走， 一过新开门，就沿着城折向朝阳门那面，大概是想抄近道上体育广场去。师范学校的后面，跟着天主教学校的队伍，他们的前锋已经转向大马路。当天主教学校的队伍在朝阳门前拐向电影院那面的时候，女子中学和女子师范的砖墙里，各种旗帜也都举了起来，并且传出了哇哇的喧闹声。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因为学校当局的阻挠，走不出校门，正在和教员搏斗。

在女中的操场上，戴着银丝眼镜的女校长，正在竭力劝说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学生不应当过问政治，应当跟学校外面发生的一切社会事件绝缘，专心致力于学业。参加社会运动，那是学校毕业以后的事情，作为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参加示威游行是非常不好的。因此她要大家赶快回教室去。她嘴里冒着白沫，声嘶力竭地喊着，发髻下边的脖颈涨得通红，小小的拳头不住地挥动。长脚的男学监则宣布说，如果女学生们执迷不悟，硬要出去参加示威游行，他就要报告警务厅，动用警察的力量来加以制止。

队伍碰到了困难。学生们有的坚持要冲出去，有的主张不出去，发生了争吵。旗手们把旗横放在地上，擦着汗。瞬间，京珠奔到学生们的面前，昂然挺立着，大声说：

“同学们，冲出去！”

京珠举起拳头晃了晃：

“校长先生的话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上她的当！ 我们干吗上学校来读书？我们努力学习的目的，并非在于掌握学问本身，而是为了做一个新时代的女儿，去同践踏我们祖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作

斗争。我们的学习，除了这个目的而外再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目的了。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该去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呢？叫我们对学校外面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叫我们不要参与政治，这就是不让我们做新时代的女儿！”

“对，对！”

“对，对！”

学生们鼓掌响应，把放在地上的旗帜又举了起来。

“冲出去！”

一个旗手高高地举起大旗喊道。校长和学监跑到京珠跟前，一面叫她不要进行扇动，一面抓住她的手腕子朝后拉。京珠飞快地把手抽回来，跳上了方才校长讲话的讲台：

“同学们，冲出去！冲破一切障碍，奔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学监说要喊警察来制止，这根本不象是教育家说的话，大家不要怕他的威胁，向校门外前进！毓文中学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同这些阻碍我们行动的人作斗争。老师们，让我们都想想王希东和曹尚培的命运，前进，毫不犹豫地前进！”

京珠用手指着校门，大声疾呼。校长和学监心中一震，没敢再扑向京珠。旗帜都竖直了，学生们呐喊着开始向校门那边涌去，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嚷嚷排好队出去。京珠跳下讲台，飞也似地冲进队伍，叫那些领呼口号的人和旗手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把旗举起来，举得高高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京珠自己首先喊口号，大家都齐声响应。狭窄的校门，几乎要挤破了，旗杆互相碰撞着挤出了校门。

冲出了校门的白顺熙，从队伍里走出来，朝女子师范跑去。

“顺熙，你往哪去？”

“给她们敲警钟去！”

白顺熙一边回答同学，一边跑。跑到女师的门口一看，这个学校的当局搞的花样更毒辣：他们把铁栅门反扣上了，又用粗铁丝

绑了四、五道拧紧，干脆把学生象关在鸟笼里似地关了起来，大概正在进行劝说。她想把拧得紧紧的铁丝解开，但凭她那双手休想掰得动。她又沿着墙跑，想找地方翻过去，然而墙太高，没有地方可以跳过去。她朝四下里看了看，发现墙外有一棵榉树，就跑过去搂住树干，两只脚使劲一蹬，嗖嗖地爬了上去。这么一来，围墙里的操场就呈现在眼面前，操场上黑压压的女学生，乱哄哄的，有的举着旗子在挥动，有的大声喊叫什么。一个老师出来讲话，他的声音被嘈杂的喧闹声淹没了，听不清楚。

“同学们，我们女中已经出发了，快出来！”

白顺熙站在伸向院墙里边的树枝上大喊，她喊了好几遍，操场上的学生才发现，跑过来一批，问她：

“你怎么爬上树啦？”

“喂，你们都在干什么？我们出发啦，已经到了河南街，你们快出来！”

“哎呀，我们的校役听了学监的话，用铁丝把大门绑上啦，铁丝有这么粗。”

女生们说着，还抬起胳膊比划给她看。

“喂，那铁丝我刚才也看见了，哪有胳膊粗呀！废话少说，快去把它弄断，冲出来！”

“你们学校真地出发了吗？”

“当然是真的啦，你们看，澡堂的房顶上不是有旗子在飘吗！”

这群女生呼啦一声又跑回操场去了。女中已经出发的消息，大大震动了女师的学生。“出发！冲出去！”的喊声，顿时震撼了整个操场。有两个女生不知从哪里弄了一把斧子，飞快地朝校门跑去，随即传来了拼命砍铁丝的声音。

这声音变成了信号，操场上所有的学生都朝校门涌去。

白顺熙满心高兴地望着这情景，想道：斗争，斗争有多好！

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事啊！斗争，快打开胜利的大门吧！快打开光荣的大门吧！

没过多久，校门那面响起了哇哇的喊声。

白顺熙敏捷地从树上滑下来，然后拼命地向爆发了喊声的校门那面跑去。

“喂，顺熙！”

冲出了校门的女师学生围住了白顺熙，激动地喊起口号，有不少学生由于太激动了以至流下眼泪。

女师的队伍开到大路上的时候，法政学校的学生队伍在北极门那面的马路上出现了。两个学校的队伍汇成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前进，到了体育广场的入口，又和从德胜街方面来的职业学校的学生合到一块。职业学校的学生队伍好象是工人队伍，一色穿着工作服，其中还有好几个胡子拉碴的教员。

广场入口发生了混乱。三个学校的队伍汇在一起，一时进不去，人们一会儿拥向这里，一会儿拥向那里，吵成一片，旗杆互相碰撞，四处都在喊快些进去。

这时候，从牛马行大街涌来了毓文中学的队伍、机务段工人队伍和码头工人队伍。身穿铁路员工工作服的机务段工人队伍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没有拿旗子，却在两庹多长的宽木板上贴上纸写了口号，抬着。这样的标语牌一共有好几十个，每当呼口号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些标语牌高高举起， 有的标语牌因为柄子很长，一举就举到半空。在码头工人队伍的前排，身材高大的春泽在前，胖敦敦的玄泰凤在后，打着旗子喊口号。崔成根乐呵呵地走在脚夫队伍里，因为他戴着麦秸帽又裹了一条毛巾，乍看竟不象是他。他的儿子崔振国，走在毓文中学队伍的前列，手里拿着一杆大旗，嘴里喊着口号。

广场上站满了几千名青年学生，到处都在喊口令整顿队伍，闹嚷嚷地好象大海在翻滚。晚风吹拂着旗子猎猎作响。女学生的

队伍喧腾着直朝广场的中央插过去。京珠踮起脚跟大声叫大家不要挤，但毫无用处，学生们还是拼命往前挤。挤得大家好象被压榨机压扁了似的，大喊骨头都快挤断了，有个女生甚至挥起拳头乱打周围的人。她们的脸象红莓果一样，嘴唇干得裂了皮。

整顿队伍的人，把用厚纸做成的喇叭筒贴在嘴上，大声喊叫着维持秩序。

广场的外面也发生了骚乱。

警察和宪兵已经在对面商店胡同一带摆开了阵势。好几个戴着大盖帽的官儿，摸着别在腰上的手枪走来走去。离他们稍远一点的地方， 来看热闹的群众络绎不绝， 广场周围的大街成了人海。

在牛马行大街，"国民府"的干部都出来站着看热闹。 徐根河、李必守出来了，李甲武老人拄着短杖出来了。自从白乐振去世以后，李甲武老人越来越消沉，现在连要把民族主义运动搞上路的意念都已消失了。

"旗子上写的什么?"李甲武老人问徐根河。

"写的是打倒日本鬼子。"

"唔，这个口号提得对。 毕竟是吸收了朝鲜的精气出生到世界上来的英才，办事的气魄就是与众不同。"

李甲武老人若有所思地长嘘了一口气，望着群众。

在从牛马行大街那面拐过来的另一条街上，月波也出现了。不久以前他又去过一次汉城，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逮捕，差一点没被抓去。现在在围着月波的穿洋装的人当中，还有穿着尖头皮鞋的女人。他们都是从汉城来的。

马路上，房顶上，都站着看热闹的人。申东浩家的屋顶上，有一大群孩子，象是一串葫芦瓢，原来是凤淑和双胞胎兄弟把邻居家的孩子都带上去了。不一会儿，广场上响起了掌声，又爆发了哇哇的欢呼声。 金星同志走上高高的讲台。 他身穿黑色学生

服，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儿，举起手来挥了挥，欢呼声仍然没有停息。他张开两手老往下压，意思是叫群众停止欢呼，但是掌声和欢呼声依然在响。站在讲台下面的人群更是热烈地鼓掌。蔡京和权深的眼睛闪着泪花，京珠的眼睛也凝着晶莹的泪珠。

欢呼声和掌声终于平息下来，广场上只有无数的旗帜哗啦哗啦地飘动。

"同学们，同志们！"

金星同志向广场扫了一眼：

"今天，我们是为了履行朝鲜的儿女应尽的最崇高的义务到这个广场上来的。现在我们就要揭开庄严的斗争的序幕来完成我们的任务了。"

他把话顿了顿，扫视了一下密如树林的旗帜和展现在旗帜下面的亮晶晶的眼睛的海洋：

"什么是我们最崇高的任务？那就是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里收复失去的祖国疆土。离开了这个任务，作为一个朝鲜人就没有任何价值，也找不到任何生的意义。正因为我们肩负着这一任务，我们才这样坚毅顽强，这样热血沸腾，这样机智聪慧！"

讲台下又响起掌声，霎时震动了整个广场，隔了一阵，场内才安静下来。金星同志接着分析国内形势：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用最狡猾、最奸险、最残忍的方法掠夺我们的土地，掠夺地下资源，掠夺生产品和劳动力以及其他一切。先看看我们国家的工业吧。我国的工业，没有一项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垄断。纺织、生丝、纺纱工业被三井系统所垄断，无烟煤采掘工业被三菱系统所垄断，肥料工业和电气工业被野口系统所垄断，而垄断电气工业的则不止是一个系统，长国系统也在群山开了一个南朝鲜电气株式会社。甚至制糖工业也被藤山系统所垄断。他们开采的、制造的、运走的，一切都用的是朝鲜的原料和朝鲜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农民失去了土

地，中小企业家失去了工厂，商人失去了店铺，朝鲜民族失去了自己的一切。如今，我们的母亲——祖国已经遍体鳞伤，全身发紫，整个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怨声冲天。以农民问题为例，仅在三年前的一年里，失去了土地背井离乡的农民就有十五万一千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租种的土地，一家人东零西散，离开家乡的农民就有十五万一千人……那么这些农民都哪里去了呢？在国内当工人的有六万九千人，被卖到日本当工人的有两万五千人，流亡西伯利亚的有一千人，流落到满洲来的有三千多人，失业的有四万多人……就象这样，都挥洒着血泪失散了。这就是我们亲爱的祖国，就是祖国的惨状。”

场上突然爆发了口号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疆土上赶出去！”

整个广场震荡着愤怒的吼声，无数的旗帜竖起来直指青天。

金星同志接着谈了工人的悲惨处境。具体地说明了工人的脊背上怎么会鞭痕累累，劳动时间有多长，劳动事故有多频繁，工资又是怎样的一种饥饿工资，等等。他说，现在，工人的生活极度贫穷，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所以，工人的罢工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仅在最近的两三年间，就有过汉城电气会社工人的总罢工，平壤印刷工人的总罢工，平壤袜厂工人的总罢工，木浦炼油厂、汉城纺织厂工人的总罢工，去年又发生了永兴黑铅矿山工人的总罢工，上个月还发生了文坪石油会社工人的罢工。总之，罢工斗争正在接连不断地发生。

金星同志讲话的特点，是始终根据准确的资料和统计数字进行深刻的分析。因此，他的讲话没有一点抽象的东西，都很明确，逻辑严密。他的热情激昂的讲话，令人感到那是一把粉碎一切虚伪和谎言的科学的利剑。

风停了，旗帜也不飘动了，夕阳映照的广场犹如波浪不兴的

海洋一样安静，仿佛天下万物都在侧耳聆听他粗浑的声音。现在，看热闹的群众和示威的队伍已经没有区别了，他们一步一步地靠拢到学生队伍的后边来，在学生队伍的周围重重迭迭地围了几十圈。张作霖政府的地方驻军奉天队的营长和一个宪兵军官，在讲台下边走来走去听金星同志讲话。看样子，只要金星同志谴责张作霖政府或动员群众同张作霖政府作斗争，他们就会立刻吹起警笛进行镇压。

金星同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做了彻底的揭露和谴责，然后号召群众积极投入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首次斗争的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呢?”

金星同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之后，又看了看场内。

“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我们朝鲜， 不仅尽量掠夺我们的一切财富，而且正在利用我们朝鲜的国土去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驻扎几个师团的兵力，他们开设军港，修建铁路，建立军事工业，其目的不仅在于霸占朝鲜，而且还想利用朝鲜来做他们侵略中国和苏俄的兵站基地和前哨基地。在满洲，有些重要的东西已经落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手里。 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日本帝国主义完全霸占了原来俄国租借的长春以南的铁路，侵占了‘关东洲’。此外，他们还掌握了敷设铁路的权利和租借权等许多权利。实际上，说满洲的实权已落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手里，也不是过甚其词。”

在讲台下来回走动的宪兵军官， 赶忙把警笛拿到嘴上， 但是，没等他吹响，奉天队的营长就把他的手腕一拍，拦住了他：

“不要轻举妄动，人家讲的是事实嘛，你吹什么警笛!”

奉天队的营长这么一说，原来把警笛拿到嘴边的宪兵军官就满脸通红地点了点头。

讲话在继续着：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到单靠利用朝鲜这个兵站基地，单靠通过朝鲜这个基地这样一个麻烦的办法去侵略大陆是不行的。这样做会消耗大量物资，并招致时间上的损失。因此，他们就想找出一条能将日本本土和大陆直接连结起来的道路，摸索的结果就是敷设吉会线铁路。他们已经铺完了吉林和敦化间的铁路，现在又着手铺设从敦化到会宁的铁路。只要这条铁路一完工，日本帝国主义就会把日本本土的武力和军需物资运到清津港，再经过会宁直运到大陆来，并且将把在中国掠夺的财富通过这条铁路运到日本去。我们应该看清这条铁路是经过会宁和清津直接通到日本本土去的这样一个事实。”这时又响起了口号声，旗子竖起来了，拳头举起来了，着实乱了一阵。

“我们必须把这条毒蛇的脑袋砍掉，必须敲掉它的流着毒液的牙齿，砸烂它的脑袋。尤其是目前，日本鬼子铺设从敦化到明月沟的一段铁路，侵占了农民的大片土地，拆毁了房子，破坏了村庄。对于这样的惨状，我们怎么能够熟视无睹呢？我们必须起来战斗。为了光复失去的祖国，为了亚洲的安宁和世界的和平，必须起来战斗。日本帝国主义是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相信中国人民也一定会响应我们的斗争的。我们怎么能听凭日本鬼子铺设铁路把坦克、大炮和军队运过来呀？我们怎么能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吞并全中国，侵略苏维埃俄国呀？全体朝鲜人民要站起来，全体中国人民要站起来！不论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组织和个人，如果热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都应当紧密团结，象一个人似地站起来，投入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圣战中去。让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前进吧！”

整个广场又举起旗帜，欢呼。看热闹的群众也跟示威的人打成一片，对金星同志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欢呼。人们不断地涌过来，牛马行大街和广场前面的大街上又形成了人山人海。警察和宪兵也和群众混到了一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金星同志最后举起拳头，喊了一声口号，结束了讲话。整个广场都跟着他喊口号，并且爆发了一阵欢呼声。人们挥动旗子，举起帽子，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乱晃，大声叫嚷。

金星同志向群众挥帽答礼，走下讲台。台下的群众又向他热烈鼓掌。奉天队的营长点了点头，他也被讲话感动了，脸上直发烧。

“金星同志，我也加入这个队伍了。”

金星同志万万没有想到，白顺基会等候在台下，这样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看见白顺基的眼睛噙满了泪水。

“你怎么来了？病还没好……”

“病好啦。请你把我留在队伍里，引导我向前走吧，我一定咬紧牙关跟上。”

“好极了，好极了。”

金星同志一把抱住白顺基，大家更热烈地鼓起掌来。

白顺熙赶忙把头扎在京珠的肩窝上，眼泪汪汪地低声说：

“京珠，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天呀！怎么才能把这高兴劲儿藏之永久呢！我哥哥挤到讲台下边蹭来蹭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抱着这样的感情来的呢。京珠，天下还有比我更幸福的人吗？”白顺熙因为太激动了，简直不知道怎样才好。

被金星同志拥抱过的白顺基，跑到蔡京面前，用力抱住蔡京，说：

“我也跟你们一起战斗了。”

“呵呵呵，不要过于兴奋啦。”

蔡京为了掩饰自己的泪水，不住地眨巴着眼睛。

白顺基又和权深拥抱了。

金星同志看见了，就为他们鼓了掌。

接着，蔡京走上讲台。他首先建议青年学生动员大会发表两

份文件：《告全体朝鲜人民书》和《告中国人民书》，然后开始宣读这两份文件的草案。他打开长长的书卷，一面念，一面把念过的一头哗哗地放到地上。两份文件，在全场热烈的欢呼中一致通过。

太阳照射过的广场，罩上了暮霭。又起风了，象树林般矗立着的旗帜哗啦哗啦地飘拂着。揭开了斗争的序幕的学生们，为了进行第二次进攻，又闹嚷嚷地整顿队伍。拿着厚纸喇叭的人，到处在喊一号队伍开向某地，二号队伍开向某地。——所谓一号二号，是队伍的代号。现在，各个队伍就要开到被指定的地点，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这次斗争，当初就不是只打算搞一次示威游行就结束的，而是有一个大规模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要发动全体青年学生的力量坚韧不拔地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在群众中播下火种，让它熊熊燃烧起来，最后使整个吉林市变成一个大火团子，投入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去。总之，要把青年学生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更大的力量联合起来去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金星同志提出的宏伟的斗争计划。

青年学生的队伍开始涌出广场。有的队伍经过广场前的马路向朝阳门方向走，有的队伍经过牛马行大街向松花江那面走，有的队伍向德胜门那面走……整个城市又变成了翻卷着的旗帜的海洋，高吭的口号声此伏彼起。

吉林市完全变成了一口沸腾着的大锅。城内城外一片欢腾，铺天盖地的旗帜迎风飞舞。太阳落山了，黑夜来临了，口号声仍然没有停息。

第十六章

火红的青春

一

敷设吉会线铁路的工程，使敦化城人声鼎沸，犹如煮开了一锅粥。来自各地的工人不断增加。承包铺路工程的“岛田组”派人到各地去招工，火车一到敦化站，工人们就从车上涌下来，卡车也一辆一辆地把工人运来。不管是朝鲜人还是中国人，凡是能雇到的，他们都用预付工钱的办法雇来了。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个挂着“岛田组”牌子的办公室。

“岛田组”的老板正坐在办公室里向各地打长途电话，尖着嗓门大叫：人手不够，赶快把钢轨送来，赶快把枕木、水泥、钢筋送来，赶快把电线、电线杆送来！又说：政府的指令叫在上冻以前让车通到明月沟，要是材料来迟，上冻以前就修不到明月沟了。脑门突出、下巴削尖的老板直用拳头敲桌子，有时恼火得抓起面前的文件乱挥着吼叫。另一间屋里，有好些鬼子正在绘制图纸。由于测量和铺轨同时进行，架电线的工程也一齐搞，真是一场闪电式的大抢劫。

枕木源源不断地运到车站，有些车皮装的是已经安好了路轨的枕木。这样的车皮就不卸车，直接挂在开往工地去的机车后

而。车站上只把分别运来的枕木和路轨卸下来，并且就在停车场的空地上安装。大批工人挥着大铁锤哨哨哨地在枕木上钉道钉，声音震得停车场里里外外直发颤。水泥、电线杆子和钢筋等材料也同样直接运到工地去。

从敦化站起，铁路已经铺了很长一段，每天延伸几百米。在新铺的路轨上，火车头挂着两三节车皮，不断地鸣着汽笛开过来又开回去。 催得很急， 有些地段连路基都未打好就让火车通过了，所谓路基也不过凑合着把路轨放上去连起来就是了。

铁路铺到离敦化四十里左右的地方。这里正在一面打路基，一面铺路轨， 十里多长的地段上， 铺开了劈山平地筑路基的工程。工人们象一群蚂蚁似地在蠕动，刨土，凿石头，推车子，打眼放炮，乱成一片。时而响起轰轰的爆破声，哪怕炸起的石头砸死了人也不管。

在工人们集中干活的地方，突然哐的一声，大大小小的石头随着一阵暴风飞上了天。工人们惊叫着跑开。鬼子们以为已经用工钱拴住了工人，不管怎么对待他们，他们也不会跑掉。在鬼子的眼里，人命不是问题，按照政府的指令加紧铺路才是问题。

路基一打好，等候在路轨的尽头吐着黑烟的机车就开动起重机，把钉上枕木的路轨吊起来，十几个工人扶住在空中转动的路轨放到路基上，然后把两条路轨接在一起，拧紧了螺丝钉就算铺好了。这时候，披着背上画有圆标志的监工服的监工，就摇着绿色小旗喊“向前开”。接着，机车就在刚卸下来的路轨上缓缓滚过去，然后又开动起重机吊起一节路轨。隔不一会，监工又照样挥着绿旗喊“向前开”。“向前开”，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张领土的口令。

架电线的工程，比铺路工程进行得还要快。不用说铺了路轨的地方都已竖好了电线杆，就连还没有铺上路轨，工人们正在打路基的地方也都竖好了电线杆。四面八方都响着搬运白头山上的

长原木的号子声。电线杆一竖起来，肩上背着电话机的电工就象松鼠一样爬上去。他把电话机朝接连不断地伸展开去的电线上一挂，叽里呱啦地嚷嚷着，跟什么地方通电话试线。

离工地五十多里远的地方，正在测量线路。看来，弄不好很可能出现铺轨、架线要抢到测量前面去的怪现象。总之，因为铺轨、架线工程紧紧地咬住尾巴跟了上来，测量员们天天都忙得满头大汗。

"岛田组"一味地催促他们一定要测量出工程费花得最少的线路来。

测量员们被工程追赶着，被"岛田组"催促着，急得什么也顾不上。他们的主意是，尽可能把线路划在平地上，避免开山洞打隧道。于是，不管是水田旱田还是村庄，只要是平地，他们就直插过去，有房子挡路就拆房子，有村子阻挡就毁村子。跟农民发生冲突，铁道守备队就开枪威胁，或者使用怀柔的手段，说什么要出大价钱赔偿。沿路的各个村庄，都发生了张德顺信上谈到的那种惨事。

崔基俊一下火车，就带领工人去找张德顺。张德顺按照金星同志的指示，在敦化市里开了一爿小店住着。他已经在敦化周围的农村成立了白山青年同盟，在中学里也建立了组织，还从这些组织中挑选骨干组成了共青支部。

基俊一走进屋， 张德顺高兴得不知道怎么是好， 看过金星同志的信以后，激动得眼睛噙着泪水。

"别的同志都在哪儿?"

"就在冷面铺的前面等着，不知道警察会不会找他们的麻烦。"

"这个地方没有那种危险，满城都是工人， 警察只会当他们是来做工的，绝不会以为是来干革命的。咱们走吧。"

他动作敏捷，身体比从前结实，话也比从前说得快，黑黑的眼睛里温和的神色不见了，忽闪着炽热的坚毅的光。

他俩一同走出了小店。所谓小店，其实是没有什么货物的鼻孔那么大的房间。即使这样，张德顺弯腰钻出小门以后，还是咯嚓一声用圆锁锁上门。

张德顺来到冷面铺的前面，带着工人走了进去。

“来，每人要两碗。”

张德顺朝压面机吱吱作响的下屋喊了一声，然后转向工人们说，敦化的冷面很有名，每人来双份，吃他个两碗。

“眼下这个地方修铁路，开冷面铺的、开旅店的， 可吃得开啦。据说这个地方连狗的嘴里都叼着钱哩，你们到这儿来，可算找对了路子，不到这儿来挣钱到哪儿去挣。”

他说着还挤了挤眼睛。他生怕工人们的嘴里蹦出什么有关斗争的话，抢先堵了他们的嘴。

这天夜间，他们在一家旅店的客房里讨论斗争计划。有几个工人坐在关闭着的房门外面的廊台上聊天望风，连旅店跑堂的都不让靠近。

屋里，张德顺坐在工人中间，低声讲了一夜，基俊和车得宝的说话声偶尔也传出来。大家都很兴奋。

天快亮的时候，三个工人背着挺大的背囊，跟着张德顺走出旅店。他们急匆匆地走过大街，来到了张德顺的小店。张德顺在黑暗中接过工人的背囊，扑通扑通地扔进地下仓库。

他们订出了从三个方向进攻的斗争计划：机务段的工人分成两组，一组由基俊和车得宝带领，到打路基的工地去发动工人；另一组由申东浩带领，到测量现场去破坏测量。张德顺则深入到农村去发动青年组织，动员农民群众开展斗争。方才放到地下仓库里的传单，就是张德顺要带到农村去散发的。

崔基俊和车得宝带领工人来到了打路基的工地。他们一到工地就有活干，于是有的去推车，有的去挖土，有的去凿石头。鬼子雇来的工人非常多，漏洞也多得很。尽管几十个监工到处大喊

大叫地监督工人，有的工人还是躲在草地里整天睡大觉，有的工人把铁锹插在地里什么也不干，只有监工来的时候才动铁锹敷衍一下。因为工具不够，天天早晨都吵着抢工具，但是有心计的人就是领不到工具也照样上工，只要有一根没有铁锹的锹柄或着随便什么棍子， 把它插在地里整天捅来捅去装着 撬石头的 样子就行。到快下工的时候，拼着淌一身汗把一块石头撬出来，蠢驴似的监工有时还会在工票上多开几个钱呢。

鬼子们因为急着赶工，没法对工人实行严格的管制。

机务段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宣传工作。但是搞宣传，跟用锤子砸石头、用铁锹挖土不一样。尽管他们到处鼓动说工人们应当起来反对这个工程，但由于这些工人都是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所以不象基俊和车得宝所想的那样，把这个斗争当作很迫切的问题。事情确实很棘手。

基俊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坐在土堆上叹气。

“把大家召集起来，来一场演说怎么样？”

“你尽说糊涂话！鬼子的守备队象野狗一样到处乱窜， 你能把人集合起来演说？”

基俊把车得宝的话顶了回去。

“那怎么办？ 我们工人阶级还能不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就那么回去？”

“别急，再想想看。”

基俊抬起好象略微凹进去一些的眼睛凝视前方，陷入了沉思。

“不好。得让到测量现场去的第二组先闹起来， 好叫这个工地也发生混乱……”

基俊想到这里，暗暗地攥紧了拳头。他当夜就派人通知到测量现场去的第二组，叫他们毫不犹豫地马上开始行动。第二组一接到通知，立刻就开始行动了。

他们当天夜里出动去拔掉测量标桩。到正在测量的地段去的

时候拔，回到打路基的工地那面来的时候也拔。拔出来的标桩就扔在草甸子上或者河沟里。直到把近三十里长的地段上的标桩全拔光了，鬼子们还没有发现。后来移动工地找测量标桩的时候，鬼子们才发现标桩都被拔掉了。

工地上的两个监工整天找标桩，找遍了十里以内的荒草地，一根也没有找到。他们光火了，骑上自行车就朝测量现场飞跑。穿着象猪蹄子一样岔开两只脚趾头的牛蹄式胶鞋的脚，飞快地蹬着脚踏板，牙齿咬得喀嘣喀嘣响。哪有搞测量不打标桩的蠢驴！这明明是他们嫌我们追得太紧，故意在这个地段不打标桩。两个监工都这样想。他们在晚风刮得挺厉害的野地里碰上了测量队。一场殴斗开始了。测量工程师、技术员以及打标桩的都挨了一顿毒打，骨头几乎打散了架。一个测量技术员，连眼镜都被打碎了。

第二天，停止测量，检查标桩。连老板也亲自出马，结果发现不光十里长的地段没有标桩，进行过测量的所有地方几乎都没有标桩。昨天被打得最厉害的测量工程师在荒草丛里找到了一根标桩，吓得索索直抖。

老板也捡到了一根标桩，这下他们才意识到革命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工地上来了。他们这才恍然大悟。于是守备队有三个鬼子骑着马出动了。鬼子们在扬着白蒙蒙的尘土的工地上跑来跑去，对着天空，啪啪地打枪。

申东浩小组， 不管鬼子怎么逞凶， 都躲在红叶飘落的山沟里，躺在地上哼歌，只要鬼子们重新打标桩，就决心把它拔起来扔掉。

拔标桩的事使整个工地大为震动。工人们看见鬼子重新开始测量，都唧唧喳喳地议论开了：

“是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标桩拔掉了？真有本领……”

“准是有什么组织打进了咱这个铁路工地。 我亲眼看见有几个青年人偷偷地进行鼓动，还听说吉林发生了反对这个工程的大

游行。这可能都是一条线上的。”

“要是真地叫鬼子们没法搞这个工程，该多好哇。”

“等着吧，肯定要大干一场的。”

工人们这样交谈着，他们都被一种不寻常的预感攫住了。崔基俊看准这个机会，趁势对工人们积极地进行宣传，并且开始在敦化城里散传单。

一到夜里，敦化城里就撒满了白花花的传单，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水井旁，车站上和学校的操场上尽是传单。面向马路的土墙和木板墙上，贴着致工人群众的号召书：

“工地上的工友们：

“吉会线铁路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压迫和掠夺朝中两国人民，卡朝中两国人民的脖子而铺设的侵略的铁路。大家都起来反对铺设这一条糟踏我们的房子和农田，从我们同胞的身上铺过去的吉会线铁路吧！

“大家都停止干活，回到你们的父母妻子等着你们的家里去吧！

“显示工人们的团结的力量的时候到来了，大家都来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战斗吧！”

在上工的路上，工人们围成一圈看号召书，交头接耳地说“打响啦！”“开始啦！”工人们悄悄地溜走了，因为已经领了预支工钱，不干也不吃亏。工地慢慢地冷落了，有一天爆破工一个也没上工，打锤子的声音完全停止。车子也没人推，好几辆车子倒在路旁。监工们光是扯着嗓门瞎叫唤。

这时候，张德顺在农村发动了农民群众。他首先发动青年组织，把十几个村子的农民都集结到一个叫大村的村子里。大村，是一个有几百户农户的大村庄，它也差一点没整个叫吉会线铁路

压在底下。

因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达到了顶点，农民群众象潮水般地涌到大村来。不论是哪一个村子的农民，没有一个是空手的，都做了旗子打着。不拿旗子的带了镐把一样的棍棒、镰刀、背架的支棍，甚至扛着铁耙。被鬼子占了地或者毁了房子的农民，咬牙切齿地说，不打死几个鬼子就不再姓自己的姓了。

大村一片人山人海，小伙子们匆忙地跑来跑去整顿队伍。

张德顺计划在大村简单地举行一个声讨大会，然后整队分三路冲进敦化城。

还没到中午的时候，擎着大旗的农民队伍就呼着口号拥向敦化城，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冲了进去。

城里， 吉林机务段的工人正在到处做鼓动演说， 一方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大陆的侵略，一方面号召工人和市民参加示威斗争。基俊站在一家杂货铺的洋铁屋顶上，向十字路口的工人大声说：

“你们是工人阶级，是应当站在革命的前列的工人阶级， 要勇敢地站到前边来，排好队伍向前进！”

他喊过以后，把洋铁屋顶踩得哗啦哗啦响，向四面八方撒传单。又喊道：

“我们是用自己的拳头砸碎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工人阶级，大家都要站好队伍向前进！”

拥到街上来的工人开始喧哗起来，爆破工和搬运工们带头站出来，挥着手大声地叫大家排队。霎时，工人们排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游行，象潮水一样向前推进。

这时，敦化中学的学生队伍也涌了出来，他们个个手里拿着旗子，高呼口号，紧紧地跟在工人队伍后面。

游行队伍的脚步声和口号声，震撼着整个敦化城。

二

吉林市内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学生们每天向群众发表讲话，号召群众参加斗争。马路上，胡同里，甚至大杂院里，到处都在讲话。青年会馆、五星会馆、学校、礼拜堂、电影院，每天都召开群众演讲大会。

城里城外，连日沸腾着。

指挥部的成员，每天晚上都聚在药王庙的地下室里总结当天的斗争情况。金星同志每夜坐在蜡烛前听汇报，做指示。各共青支部的负责人和反帝青年同盟的负责人，络绎不绝地从地下室的梯子上走下来又走上去。

金星同志指示在吉林市周围的几十个农村也要散发号召书和传单，向群众进行宣传演说。张斗村、光复村、张林洞的反帝青年同盟盟员被指定做这些工作。有一天，敦化的张德顺来了一封急信，信里详细地介绍了敦化的斗争情况：在敦化，一开始示威，日本鬼子就全部跑掉了，有的鬼子藏在货车车厢里，叫群众拖出来打得四肢直挺挺的。铁路守备队也被群众的气势吓破了胆，在城外放了几枪跑了。群众把堆在车站上的枕木和电线柱子洒上煤油放火烧掉，还烧了“岛田组”的办公室，整整一夜敦化市内火光冲天。目前，工人几乎都已走散，各自回家乡去了。由于不知道现在是应该继续守在敦化，不让日本鬼子重新回来，还是应该怎么办，所以写信来问。

“干得好，大大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气概。”

金星同志感到很满意，摇了摇带信来的李成男的肩膀，然后

当场写了回信，叫张德顺他们立即回来。

“给你，成男同志，你再去一趟。把这封信带去交给基俊同志或张德顺同志，告诉他们立刻回来。你衣服有里兜吗？”

“有。”

金星同志把信揣到成男上衣的里兜里，还替他扣上钮扣。

成男走的当天傍晚，有个叫金益哲的青年从长春来找金星同志。

金星同志在一家旅馆的二层楼上会见了金益哲。乍看上去，他是个性格呆板的青年人。但是交谈几句以后，这个印象就打消了，看得出他是个性格开朗，甚至有些豁达过分的人。

他一见到金星同志，就指斥在卡伦的李炳模是个庸人。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在的长春也想建立反帝青年同盟，可是李炳模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暗中阻碍。

“他为什么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你呢？”

“老实说，我是在日本鬼子开的武器店里当店员的。可我当店员不是为了给日本鬼子吉田挣钱，进那个武器店是有我自己的目的的。单拿我供给独立军的毛瑟枪来说，就有四五十支之多。那些独立军，搞不成朝鲜独立，光把武器拿去糟蹋了。”

“那么，李炳模同志有什么根据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你呢？”

“他说我是日本人商店的店员，不知道我的真面目。还嚷嚷说，蝙蝠晚上是鸟，白天是老鼠，应当用既把老鼠当鸟看，又把鸟当老鼠看的眼光去看天下万物。特别是对我，有相当的根据应该用双重的眼光来看待。”

“你是怎么认识卡伦的李炳模的呢？”

“我的父母亲就在卡伦，我经常去。”

“那么你见过不久前才到卡伦去的康昌秀同志吗？”

前些时候，金星同志曾到李炳模、赵学奉等所在的卡伦和孤榆树去了解情况，回来时为了加强这些地方的工作，又把光复村

的康昌秀派到那个地区去了。

“你说的是那个过去靠卖报纸上学的人吗？ 前几天倒是见过一面。不过我以为他一定是听李炳模的话的，根本没跟他提起反帝青年同盟的问题。听说反帝青年同盟的老根在吉林，就光想到吉林来了。”

金星同志让他坐在对面，向他询问和了解了许多问题。问到了他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关系，文化程度以及同独立军哪个系统的人有什么关系。他谈得很坦率，简直是兜底翻。他的出身很好，和独立军的关系，是暗中把手枪、步枪和弹药卖给“新民府”的人和“正义府”的人，有些武器甚至是通过造假帐的方法白送给他们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不过已经读过中学课本和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

“在长春，有多少可以和你携手合作的青年?”

“很多，多得很。我看卡伦组织的反帝青年同盟， 都不是什么特殊的人嘛。有那种思想觉悟的青年，长春也很多。”

金益哲谈了半天长春的情况。

“益哲同志，你在这里住几天，参加一下示威斗争，怎么样?”

“好，参加。我到这儿来一看，即使你不叫我参加， 我也不想就回去。”

“就这样吧，咱们也可以多谈谈……”

金星同志想进一步接触和了解他。

这时候，旅馆的院子里喧哗起来，学生宣传队举着旗帜拥进院子，要向住旅馆的客人进行宣传。金益哲跟着金星同志走到底楼，马上向学生们鼓掌，问候他们，说辛苦了。

金星同志在见过金益哲的几天以后，向所有的组织发出了指示，叫他们转入大规模示威。整个吉林市马上出现了犹如炸药爆炸一般的壮观的景象。从清晨起，到处是高吭的口号声，城里城外象大火炉一样沸腾起来。

这次示威，完全不同于揭开序幕时的游行。旗子更多了，照机务段工人的样子， 用木板做成标语 牌拿在手里的 学生也更多了。西门外新市街上出现了长长的市民队伍。牛马行大街冷面铺门口，也有很多群众正在大声喊叫着整理队伍。

这天早晨，白顺基把下巴颏和鼻子下边刮得干干净净的。现在他跟刚从汉城回来时不同，身体好起来了。一早醒来，常常觉得精力充沛，浑身都是力量。今天早晨更是这样，洗过脸作了颈部和腰部运动，就开始整理书籍。

这些时候，他已经读了许多金星同志送给他的书和从别的地方借来的书。 不仅有政治理论方面的， 也有不少文学艺术方面的。 他把还没有归还的书都挑出来堆在一边， 准备今天全部还掉。他对满满一书架的书扫了一眼，考虑该怎么处理。这些书，如实地反映了他的曾经是很复杂的精神生活，其中有他认为现在已经毫无用处的，有给彷徨的灵魂罩上过浓雾的，有浸满堕落的毒素，向挣扎不已的心灵伸出过诱惑之手的。他一面想要告诉顺熙，等自己走了以后，把这些书都扔到库房里去，一面把书橱上的皮箱搬下来，挑了几本需要重读的和尚未读过的装进去，又把母亲昨天连夜整理好的一套西服也折起来放进去。他的母亲把父亲生前用过的怀表也拿来送给他，说学费不够的时候卖了用。这只怀表有巴掌那么大，大概是母亲只上了发条，没有对好钟点，时针指的地方完全不对，秒针在一颤一颤地转动。白顺基并不想把这只怀表卖了当学费，把它重新放在桌上，心想要是在动身之前把时间对好挂在墙上，母亲不就能象看父亲一样看这只表了吗。

他又朝四下里望了望，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要放到皮箱里。

他一开始忙着准备动身，眼前就浮现出汉城的情景。沈昌道这一阵怎么样了？要是被起诉了，一定会判刑，但是至今哪一家报纸上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消息。难道鬼子们不把这个案件公开出来，就秘密判决了吗？韩昌福还在汉城读书吗？他的爸爸韩允仍

在专门销售国产品吗？还有，不知道那个“研政会”的头子张仁煜是不是仍在北岳山下象宫殿一样高大的公馆里宣扬自治运动？他那穿着麻布衣裳的肥胖的身躯，油光闪亮的皮肤，傲慢的举止，瞧不起任何人的带有威慑性的言行，背地里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以及那卑鄙的媚态……现在一想起来，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去找这些肮脏的人类渣滓。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到伏魔殿一样的地方去，到底想从那些腐烂发臭的家伙们的嘴里听些什么呀？可是自己还以为曾经摇着从国货商店里买来的小铃铛嘲笑过韩允哩。现在回想起来，禁不住满脸发烫，臊得难受。在到达了新的思想高度的今天，对于在汉城经历的事情越想越难过，浑身冒冷汗。到什么时候才能感到轻松愉快，好象不曾有过这些事情一样呢！

但是，如今，白顺基并不把汉城看作过去的汉城了，他甚至觉得遥远的地平线尽头有着自己的活动舞台，有着将燃起烈火的活动舞台。

他草草地打好了行李，走进灶屋，只见母亲一个人在忙着收拾碗筷。

“顺熙出去了？”

“可不，她一早吃了饭就出去了。你听不见街上的喊声吗？”

“怎么会听不见。”

“刚才出去朝街上看了看，可真了不起，我从来没见过。”

母亲给儿子摆饭桌，说道。

“妈，我还不想吃早饭，先到街上去一趟，回来再吃。”

“干吗又要上街？你到底什么时候动身？”

“要去和金星同志商量一下。妈，我走以前有话跟您说，对顺熙做的事，希望您尽力帮助她。这次我上汉城去，也不纯粹是去上学念书，是去干革命的。”

“我早猜到啦。”

“所以，全家都应该走这一条路。干革命，人人都有应该做的事情。您也常说，要以康盘石母亲为榜样。”

“知道。我也是心里有谱的人。就是想到你爸爸死得冤枉，我也不能呆着什么也不干呀。”

母亲似乎想起逝世了的父亲，脸上罩上阴影，但她很快地收敛起这种神色，用抹布擦锅边。

白顺基跟母亲谈过这些话，走出屋来，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认为现在只要象箭杆一样沿着笔直的道路为革命前进就行了。他过去曾要求金星同志让他留在吉林干革命，但金星同志劝他说，既然在汉城进了学校，最好还是到汉城去，以便在祖国的现实中进一步学习和锻炼，同时把彷徨在黑暗的现实中的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起初，他怀疑自己在那复杂的汉城能否完成这一任务，不免有些畏惧。现在，这种畏惧和杂念都已消失，心情很平静，决心也更加坚定了，一种新的兴奋在胸中跳动着。

来到牛马行大街一看，示威的群众挤满了宽阔的马路，一支学生队伍正在浩浩荡荡地行进。旗帜和标语牌遮没了人们的头顶，一呼口号，这些旗帜和标语牌就象要刺破青天似地直竖起来。朝北大街望去，那里有更多的群众在行进。整个吉林市好象浩瀚的花海在汹涌激荡，又象一条滔滔大河在滚滚奔流。河南街那面高高举起的旗帜，看去不象是旗帜，倒象是什么东西有力地拍打着翅膀。这里也是喊声，那里也是喊声，四处都是喊声，整个城市在喊声中一阵阵地震动。

白顺基也加入了学生队伍走在牛马行大街上。他终于到达了这个革命的广场，终于在这个广场上把他的步伐汇入了斗争的行列。一颗掉进了苦闷和幻灭的泥坑里的水滴，拨开草丛，汇入水流，投到这一长河里来，该经过了多少痛苦的挣扎啊！

白顺基的身边有个年纪很小的学生，手执大旗，汗流满面地走着。白顺基掏出手帕让他揩汗，想把他的旗接过来。

"不要紧。这面旗能随便让别人打吗？"

那个学生不以为然地睁大眼睛瞥了白顺基一眼，把旗杆攥得更紧。

"呵呵。那我替你擦汗。"

白顺基用手帕替他擦脖子上的汗水，发现他脸上的绒毛未退，后脑勺还留着尖尖的燕尾发。这些没有经过任何阵痛就步入真理的广场的幸福的新一代……他们肯把自己手里的旗让给别人吗！

在德胜门附近的一个山岗上，白顺基见到了金星同志。金星同志正在观察城里的示威情况，并把一项指示交给蔡京，派他到城外去。

"开始了。你看，那震动地心的正是我们精心培养的力量，多么庄严呀！"金星同志暗暗压抑着兴奋的心情，说道。

"朝鲜在呼吸。"

"是的，这正是新朝鲜的顽强的气息。有这样顽强的气息，我们还不该为自己的力量自豪吗？还不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吗？"

他这样回答了白顺基，接着说：

"斗争就是这样有意义。你看，传单飞起来了，这不是单纯的传单，是新社会的象征，多美呀！好象是一群鸟在飞翔，一群踢开了安乐窝的鸟……哈哈。"

他叉着腰笑了。是的，那不是传单，是一群鸟一闪一闪地扑打着翅膀，遮住了天空。

金星同志和白顺基一起走在野草覆盖的坡顶上。

是多么盼望这一天到来啊！自从在桦甸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起，就为了这一天倾注全部的心血和炽热的爱，团结了一个又一个的同志。正是这一理想……千万人抱着一个思想意志排山倒海地冲向敌人的堡垒的梦想，如今在这头一个决战的广场上已经变成了并非梦想的现实，变成了滔滔巨浪。而这一声势浩

大的洪流正席卷着世上一切非正义的东西，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向着胜利的彼岸奔腾。要是这一洪流更大、更高、更猛，那就更好了。啊，那庄严的洪流，正在他眼前滚滚奔流！

金星同志感触很深，认为自己提出的路线和方法是对的。他想：力量就是要这样来集结。在贯彻革命路线方面，怎样集结革命力量，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这样以共产主义势力为核心，把一切反日爱国力量团结在它周围，以其巨大的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的独立。否则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此刻显现在这条街上的伟大生命力，雄辩地证明了这条真理。

“我想今天乘夜车去汉城。”白顺基说。

“去吧，早一些去，我们要在全国的版图上设计革命，组织革命。”

“我曾经要求在吉林工作，是想在您的领导下多学习怎么干革命，并没有别的意思。”

“这种想法虽然好，但是到祖国的现实中去学习，对那些在黑暗中彷徨的青年给予革命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希望你在临动身的时候，要估计到将来在某一个时期可能会有更重大的革命任务要你去完成。”

金星同志先迈步走下山岗，白顺基跟在后面，一种激越的感情不觉油然而生。他看到金星同志的英姿，心里既踏实又高兴，认为朝鲜即使在不幸中也有着巨大的幸福。

现在，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里，正在举行处理吉林事件的秘密会议。参加秘密会议的有日本外务省的特使、铁道省的特使和陆军省派来的两个大佐，还有“朝鲜总督府”派来的国孙等人。除了国孙是前几天到达的以外，其余几个特使都是昨天夜里乘专车来的。他们一到吉林就听取了敦化事件的通报，吓得跳了起来。陆军省的两个大佐，拍着桌子攻击负责取缔在满朝鲜人的外务

省。他们临动身的时候并没有露出什么苗头，但是一到吉林，就把责难的矛头指向了兼任外相的田中义一总理。

“在摇篮里荡秋千，不就是政府的政策吗？ 到底有什么果断精神？要想吞并满蒙，就必须用武力一举占领……什么，神经不应软弱？这是什么话！我们需要的是强硬的政策。为什么忽视取缔朝鲜人？为什么放任那个所谓留吉学友会会长的青年？什么，你说他还是个学生？你住口，他不是学生，是威胁帝国的非凡人物，是领导群众的英才！烈火烧草原，新芽更茁壮。要是不懂这条真理，只以为朝鲜已烧成了灰烬，那才是一个天生的白痴！”

两个大佐气得暴跳如雷， 外务省特使和驻吉林领事面如土色，不敢吭声。一个大佐让翻译紧靠电话机往督军署打电话。他用坚硬的拳头通通地捶打电话机旁边的桌子， 责骂督军署： 你们为什么对这场骚扰放任不管？难道这场骚扰成为给你们和日本帝国的邦交带来不可挽回的大悲剧的祸根也毫无关系吗？面对着这一吉林事件，日本帝国正严重地注视着你们的动向。如果在治安受到扰乱的情况下，你们仍然容忍朝鲜民族进行骚动，帝国将不得不以断然的态度予以回击。我们甚至准备采取武力对付的紧急措施。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想不想在今天把骚动平息下去？大佐大肆威吓，命令手拿话筒的翻译一句不漏地翻给对方。然而督军署方面却始终是同样的答复：没有奉天大都督的指示，我们不能采取行动，要想叫我们采取行动，请你们去跟奉天交涉。翻译战战兢兢地传达了督军署方面的答复。

地下室的空气异常紧张。外务省特使仍然神情沮丧，呆若木鸡。铁道省特使和国孙只是痴呆呆地瞅着站在电话机旁边的陆军省大佐，喷着烟。外面，仍然喊声震天，间或传来好象是什么东西被推倒的声音。一个紧靠电话机站着的大佐回过头来对领事大喊赶快下令开枪。外务省特使蓦地站起来厉声说不得轻举妄动。

外面响起了喊口号的声音：

“打倒日本侵略者！”

“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

群众围着领事馆，四面八方都在高呼口号。这时候，领事馆大门前的马路上，武器店店员金益哲站在机务段锻工的肩膀上，用日语开始讲话。他把帽檐推到脑后，向在领事馆门前站岗的哨兵大声说：

“我站得这么高，为的是想跟你们说几句话。你们为什么要拿枪守着这个强盗的魔窟？我们不把你们这些工人、农民的子弟当敌人看。我们的敌人是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田中义一、齐藤实那样的家伙，还有地主、资本家。”

“嘿，说得好，说得很漂亮。”

站在后排的蔡京自言自语地说。他鼓掌鼓励金益哲讲下去，站在四周的机务段的工人也都鼓起掌来。金益哲的劲头更高了，他摘下帽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把手举到半空中摇晃着：

“你们快把枪放下！不，带着枪投到我们这边来，把枪口转向领事馆！不要害怕，把枪口转向领事馆！这才是你们应走的真正正确的道路。”

他象挥铁锤似地挥动着拿帽子的手，喊道。两个哨兵叽咕了几句，其中一个咧嘴笑了。大门里边也有几个把帽带拴在下巴上的鬼子探头探脑地朝外望。

金益哲讲了半天，看见哨兵仍然握着枪，气得嗖的一声从自己的怀里把手枪拔出来：

“狗崽子们，你们以为光你们有武器吗？我们也有武器！”

金益哲挥着手枪喊道。

“哎，这是干什么！”

蔡京吃惊地叫起来。他急忙挤开人群冲到前面，朝金益哲的小腿上打了一拳。金益哲扑通一声从锻工的肩膀上掉了下来。

“怎么，我有什么不对吗？”金益哲圆睁着眼睛问。

“你挥手枪干什么？要讲话就讲话嘛， 难道我们现在就要拿枪打仗吗？”

“嘿，我只是吓唬他们一下。”

四周响起笑声，金益哲红了脸，把手枪揣到怀里。

队伍开始移动了，包围倭人街和日本领事馆的队伍，一部分经过文光中学往城里走，另一部分绕过车站前面的马路向朝阳门那面走。

“那是什么枪？”

金星同志一边走一边问金益哲。他已经从蔡京那里听到了金益哲随便拿枪乱挥的事。

“是勃朗宁。”

“干吗揣在怀里？”

“武器店的店员，还能不拿支枪？”

听了这话，金星同志微微一笑，说：

“益哲同志，这样随便拿枪乱挥是不应该的。枪可不是玩具。你以为敌人看了那么一支手枪就会害怕吗？枪应当用在革命形势需要的时候，用在迫切需要用的时候。拿枪干革命的时候是一定会到来的，那时候，我们再好好干吧。”

“明白啦。”

“将来长春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也不兴乱挥。革命， 不应当象恐怖分子那么干。目前，要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和宣传，把群众团结成一道铜墙铁壁。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耸人听闻地大喊大叫，这不是革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向群众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和教育，使群众认识革命的真理，自觉地团结在组织里，同心同德地进行斗争。这样做才是革命。”

“懂啦。”

金益哲手里拿着帽子，边走边回答。

“那么，示威斗争就参加到这里，今天夜里回长春去吧。 你

要带头在长春建立革命组织，同时，今后要和康昌秀同志建立联系，我会给卡伦方面做具体指示的。”

“我一定照你的话好好干。”

金益哲伸出汗湿的手，紧紧地握住金星同志的手，表示了决心。

三

李甲武老人写手记已经是第三天了。他一向喜欢历史，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了把有关国家命运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的习惯。开始时他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模糊地想到，在国家已经沦亡，既无史官又无史馆的时期，总应该把在国家光复以后能够填补国史空白的事件和伟大的勋业记录下来。不过，这也是他投身于独立运动以后才想到的，起初是只凭兴趣。近二十年来，他详细地记录了国内各地的事件和独立军各部在满洲的活动。但是到了最近，他几乎完全扔掉笔墨，甚至连快要堆满一书橱的旧稿也不愿再看，干脆上了锁。白乐振的死和目前“国民府”的衰败气象，使他再也不能指望自己的疲顿的肉体和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他抛弃了撰写史稿的念头，无聊的时候就研墨画梅、兰、竹、菊四君子消遣。然而画出来的竹子和兰草都缺少气魄。从前，认为画得不错的，还送给要好的亲友，并且也由于有这种兴趣而想画画，近来则连这种兴趣都没有了。只因为无处寄托自己郁闷的心情，才以纸张笔墨为友来打发日子。

就在这样消磨时光的时候，前几天他被徐根河拖到体育广场，看到了象汪洋大海一样汹涌澎湃的民众的力量，听到了培养

出这一支力量并引导它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金星同志的讲话。

老人原来已经冷却的心突然开始发热了。他无法入睡，在屋里逡巡了一夜。他看见炕上摊着一张前几天开始画还没有画完的《竹梅图》，就不假思索地拿起来揉做一团丢进了字纸篓里。他坐下来想了半天，跟老伴儿要了钥匙，打开了书橱。拿灯笼一照，书橱里堆满了二十多年陆续写成的史稿。压在底下的都已变了颜色，被蠹虫蛀了，散发着霉味。想到这些史稿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阳光，就在这一瞬间，也感到渺茫。但是，一想到渗透在每一张纸上的令人痛心的事实，一想到斑斑驳驳地附着在每一张纸上的自己的眼泪和叹息，就觉得尽管自己是暂时对它疏远了一下，也象是没有信义似的。

"朝鲜一定会光复！"

这样的信念突然象一块巨石一样沉甸甸地占据了他整个的心灵。体育广场上看到的磅礴的气势和金星同志的讲话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将要肩负着朝鲜前进的新的一代已经可靠地成长起来了，他们已经在向敌人宣战。光复祖国的斗争，今天终于走上了自己的轨道。

李甲武老人又想起那些时而哭时而笑时而倒下，仍抱着拯救祖国的信念，不屈不挠英勇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人们，使他迫切地想回顾一下过去艰苦曲折的血战的足迹。

他把灯笼挂在柱子上，取出了几本原稿。最后一张，记录着丁卯年（一九二七年）冬白乐振中了逆贼俞相朝的奸计，在长春车站惨遭日寇杀害的事件。

李甲武老人两手发颤，自言自语道：

"可惜呀，如今救国的英杰已出现于世，你却没有得到未来的保证就成了隔世之人……"

李甲武老人回忆着没有看到祖国光复的曙光就流血牺牲的无数志士，一张又一张地翻阅着原稿。他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

头：即使是为象自己这样的独立运动中的老一辈着想，也应该把新的历史记录下来。

他回到自己的屋里研好墨，裁好纸，端端正正地坐在小小的黑檀木书案前，轻轻地闭上眼睛，回忆着波澜迭起的独立血战史，拿起了毛笔。凝在眼角上的一颗晶莹的泪珠，首先落在刚刚裁好的纸上，印下了一个斑点。

“不肖甲武思忖：”他开始写道：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当此外有虎狼大肆入侵，内有枭獍蠹梁挖基之际，岂能望国家之兴盛。欲支撑行将倒塌的房屋尚且困难，况重扶业已倾倒之大厦乎！经乙巳、丁未、庚戌之国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无数忠义之士血染山河，同胞怨恨冲天。三千里槿域（槿域系朝鲜古代的别名——译者注）依然惨遭倭寇掳掠，老人死于沟壑而无葬身之地，少年入学而无国史可诵，父母缺养儿之粮，妻子乏栖身之所，工农之血汗成了填充敌寇肠胃之膏腴。试问，其故安在？原因究竟何在？”

李甲武怀着挥洒血泪的心情，通宵达旦地写着。老人的精力虽不及从前旺盛，但深陷的眼睛里却透出了一种新的神采。

“与禽兽不共穴居，与仇人不共戴天，乃人之正理，故杀灭倭贼的喊声震撼三千里各个角落。然而义兵的长矛，断折于豆满、鸭绿江岸，独立军的刀枪，锈蚀于异国荒郊。悲哉，崔益铉的忠魂羁留于对马，刘麟锡的白骨长埋于满洲。为延续行将断绝的国家命脉，高举义旗的无数忠义之士，相继倒下，徒增民族的怨恨。己未年万岁之声在倭寇的刀剑挥舞之下湮没于血海，五千年的国史已经日落西山，悠久的古城遗址杂草丛生。

“甲武早有史癖，常追溯祖先古老的足迹，为久远的过去忽喜忽悲。而今国难当头，岂有不愿为国捐躯之理！自胸怀壮志，敬告天地神明不击退敌人决不罢休以来，已历二十余载。虽心情急切，奈生就庸材，无将之卒，依托无所！

“悲哉，天道无心！天帝不赐予统率万民之人杰，朝鲜独立运动成了有兵无将的战阵，日趋土崩瓦解。落日催夕照，深秋雁声悲。然而在虚度年华的老书生耳边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喊声，此何声乎？

戊辰十月×日”

李甲武老人停下笔抬起头，眼前浮现出人山人海、喊声震天、汹涌激荡的体育广场的情景。肖然站在犹如大海一般波动着的群众当中的高台上演说的金星同志的宏亮的声音，现在似乎还在耳边铮铮作响：

“什么是我们最崇高的任务？那就是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里收复失去的祖国疆土。离开了这个任务，作为一个朝鲜人就没有任何价值，也找不到任何生的意义。正因为我们肩负着这一任务，我们才这样坚毅顽强，这样热血沸腾，这样机智聪慧！”

这话就象渗进了干旱龟裂的大地的生命水一样，一句一句地渗进了李甲武老人衰老的心田，鼓起了他的生的希望和斗争的意愿。

什么地方传来了鸡啼，寂静的后院里树叶沙沙作响——大概是晓风起了。烛火忽明忽暗地摇曳。老人猛抬头一看，东窗已经泛白，远处好象传来了喊声。寂然无声的夜间的城市开始呼吸了，他听到了匆匆行走的脚步声和浑厚的歌声。

李甲武老人郑重其事地重新提起毛笔，饱蘸了墨水。他概括了金星同志的讲话内容，以兴奋的心情写道：

“无数忠义之士，胸怀亡国恨，卧薪尝胆，切齿腐心，以血为墨，写下倡义之书，昭告于天下，数目浩繁，不胜枚举。然而何曾有过如此打动两千万同胞心弦之高见卓论！古书云，国家受辱，忠臣殒命。可惜一片丹心，怀着爱国忠诚的志士仁人，未能聆听惊天动地光复祖国的雄图韬略而瞑目长逝。谁说天降人杰是空言？一个学生踏进脏土年余，已培养出震撼四海的力量，能说

这是人为的吗？正如他所指出：这要唤醒是非曲折颇多的这一国度的光复运动，使之趋向同一个神圣的目的，集滴水而成小溪，合小溪而成大河，汇大河而成江海。视此庄严力量，谁敢说朝鲜的血统、朝鲜的灵魂不能谱写新的民族历史！

“伟大呵，培养了这一力量的朝鲜的儿子！今天，新的曙光照耀于五千年历史的竹帛。语云乱世出人杰，在这亡国的黑暗中，我同胞迎来了使民族再生的太阳。

“灿烂啊，朝鲜的前程！将在世界上昂首挺胸，豪情满怀，高歌猛进的朝鲜的新历史已经打开了第一页。”

写到这里，李甲武老人又重头读了一遍，才吹灭了烛火，然后象迎接盼望已久的贵宾一样，大开双页门。这时，灿烂的朝阳，映衬着火红的朝霞升起来了，把那万道金光射向晴朗而又辽阔的秋日的长空。

四

大规模的示威在继续。今天早晨，文光中学、师范学校的队伍，在日出以前就来到松花江边，喧闹了一阵之后，象潮水一样拥向朝阳街。毓文中学和法政学校的学生集合在职业学校的操场上，制定了新的战斗计划，然后经过德胜门拥进城里来。东方刚露出晨曦，全城就沸腾起来了。

吉林附近的农民队伍也向城里拥来。光复村、张林洞的农民都快把西门挤破了。

松花江的对岸，出现了张斗村、李家村、会阳洞的农民队伍。两只渡船穿梭似地在江面上来回渡人。

由于水手们都丢下工作参加示威去了，松花江上停泊着为数甚多的船。该开的一艘也开不出去，进来的却老是不断地开进来。江面上帆樯林立，木筏从上游漂下，放筏的人大喊大嚷，叫快给他们让路，有的木筏还嘭的一声撞在船帮上，滴溜溜地直打转。

这天的示威气势磅礴，简直把整个吉林市都闹翻了。到了这个地步，吉林督军署好象也不能再袖手旁观，置若罔闻了。

督军署派出了宪兵，警务厅派出了警察。在领事馆待命的日本守备队也象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冲进大街。这里那里响起枪声。每条街上都筑起防线，响起敌人的喊叫声。

朝督军署前面的大马路前进的法政学校和毓文中学的学生队伍，在一道防线上同宪兵发生了冲突。宪兵们端着枪象一堵墙似地站着。学生们不管他们阻拦不阻拦，直朝横挡在路上的铁丝网逼过去。宪兵们喝令学生后退，还开了枪。但是，学生们气势冲天，决心拼一死战。

"冲啊，冲啊！"

"不要怕开枪，冲过去！"

法政学校的学生首先碰到宪兵，跟他们展开了肉搏战。有的学生抱住宪兵使劲把他掼到地上，两三个学生扑上去打一个。枪掉在地上被人践踏着。有个学生被宪兵的枪托打倒在地，但他马上站起来，照那个身架有一抱多粗的胖宪兵的脑门子一头撞去，那个宪兵张开手臂在空中划拉了一下，象个大木墩子似地栽倒了。把头当作利斧撞倒宪兵的学生，也抓着自己的肩膀摇晃起来，旁边的学生立刻奔上去扶住他。

防线终于被冲破了。学生队伍高喊着万岁，象怒涛一样涌向新开门。

在河南街，女学生的队伍被阻在防线上，展开了英勇的搏斗。警察开出两辆消防车，支起水龙头向学生喷水。五、六个警

察把着水龙头站在两边，不分前后朝着女学生的队伍乱扫。有的家伙还一面喷水一面嘻嘻地笑。水哗哗地泼在女学生们的头顶上。

"不要停步，往前冲啊！"

后面的女学生挥着拳头喊。

白顺熙一看队伍挤在一块冲不上去，便跑到一棵行道树底下，抱住树干喘吁吁地喊道：

"你们来托我一把，队伍冲不上去，我得说两句。"

好几个女生跑上来，托起她的穿运动鞋的脚。她就势爬上行道树，把被水淋湿的头发向后一甩，大声喊道：

"你们怕什么，这样磨蹭？难道怕水就不前进吗？大家快冲！"

水龙喷出的水柱冲断树枝，直扑到她的头上和脸上，但她仍然昂首挺胸，大声号召大家把死亡泼到敌人的头上去。

原先站在后面指挥队伍的京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冲到队伍的前面。她不顾水柱直冲她的脖子，挥着拳头喊大家快冲上去。队伍的前锋开始冲开劈头盖脸倾泻过来的大水，冲到了警察队的第二道防线。警察开枪威胁，叫她们散开。这时候，文光中学和第五中学的学生队伍恰好从朝阳门那面喊着口号冲过来。这一下，警务厅的警察就夹在两支队伍当中陷入了困境。从背后逼上来的男学生队伍，大声责问："我们反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跟你们警务厅和督军署有什么相干！"他们推开警察，忽拉一下冲到女生队伍这面来，跟女生队伍打成了一片。万岁声，欢呼声顿时响彻了四方。警察们来不及脱身逃窜，好象掉进了滚开的粥锅一样，跟学生混在一起打转转。男生队伍又回过头来向朝阳门方面行进，女生队伍紧紧跟上，一路高呼万岁。

这时候，到敦化去参加斗争的机务段工人到达了吉林车站。他们在敦化搞垮了铺路工程，现在气势冲天地走出了车站。他们当中有的胳膊受了伤，缠着绷带吊在胸前。基俊的脸晒得黑黝黝的，斗志昂扬地走在工人队伍的前面。车得宝和申东浩也都是一

副威风凛凛的样子。车得宝穿的工人服，背上撕了个大口子，用拴行李单的细铁丝稀稀拉拉地缝了几针。他们走出车站不远，就听见新市街方面震天的喊声，看见哗啦啦飘扬在屋顶上的旗帜。再往前走了一段，听见城里也传来了喊声。

“嘿，真是赶得巧，这儿已经大干起来了， 咱们再显示一下工人阶级的气概吧。”

基俊领头走着说，别的工人听了都来了劲儿，异口同声地嚷着要再干一场。连吊着一条胳膊的工人也挥着另一只手喊“再干”。

工人们朝新市街走去，看见朝阳门前展开了白热战。刚才替女生队伍突破了防线的文光中学学生和第五中学学生正在和守备队的鬼子们搏斗。守备队在朝阳门入口布了好几道铁丝网，开来两部消防车，从两边向学生们喷水。机务段的工人们立刻投入了这个战场，径直扑向几个拿水龙头的鬼子。站在城墙下的守备队鬼子大声叫他们闪开，不然就要开枪了。但是工人们不管这一套，抱住那些拿水龙头的鬼子扭打起来。有的工人已经把水龙头抢到手，掉过来对着举枪瞄准的鬼子喷去。水一扫过，鬼子们就哇哇叫着逃跑，有的乱开枪，被水柱打倒在地。

基俊把好几个掌水龙头的鬼子打翻在城墙下的水洼里。不知鬼子们喷了多少水，城墙下早变成了一片水洼。基俊又揪住一个鬼子的脖颈子往城墙上撞，撞得那个鬼子头破血流。申东浩也在城墙下扭住一个鬼子，跟那个鬼子互相抓住脖颈子和皮带，在没膝深的水坑里直转，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申东浩突然把鬼子腾空抱起，鬼子蹋蹬着滴水的穿皮鞋的脚，想揪住申东浩的头发，申东浩用手把鬼子的腿一拉，狠狠地把他掼到水坑里。

防线终于突破了。学生们推倒铁丝网和消防车，冲过城门。机务段工人和学生汇成一支洪流，万岁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基俊被学生们拥抱着，黑黑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队伍继续向车站那面的马路涌去，拐过十字路口，直奔日本

领事馆。

这时候，朝新开门方向前进的法政学校和毓文中学的学生队伍，也突破了新开门的防线，象潮水一样涌向了日本领事馆。结果，敌人布下的防线完全垮了，被分割成一段一段的示威队伍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洪流，新市街又成了人山人海。日本领事馆和倭人街一带，挤满了群众，不断地呼口号喊万岁。到处都有学生站在大箱子上讲话，有的学生还爬到日本鬼子商店的屋顶上讲话。

在领事馆前面的马路上，也就是金益哲用日语演说的地方，朴光植站在一个木箱子上发表了一通声讨日本鬼子的罪行的讲话。朴光植刚从木箱子上下来，全身滴着泥水的申东浩就跳了上去。他脸膛黑红，剪得短短的头发在额头上轻轻飘动。他环视了一下群众，紧紧地攥住青筋突起的两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宏亮的声音朗诵即兴诗：

> 我不曾知道
> 斗争就是这样的风暴，
> 斗争就是这样的生之歌，
> 斗争就是焚烧黑暗的美丽的火花，
> 斗争就是奔向未来的火车头！
>
>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条路，
> 革命的天才引导着我们，
> 使被践踏的我们
> 从苦痛的漩涡中
> 象大力士似地站起来，
> 汇集到这个广场上。

申东浩一朗诵诗，周围霎时就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把视线

集中在申东浩身上。女生队伍中响起了“申东浩，申东浩”的叫声。

申东浩不仅在男学生中享有盛名，而且在女学生中也是有名的人物。他之所以出名，固然是因为会写诗，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突然退学，到机务段去抡大锤。

“喂，让开一点，我看不见谁在朗诵。”

白顺熙明明看见是申东浩在朗诵，却还是推开身前的同学，踮着脚尖，眼泪汪汪地望着。在她看来，申东浩真象一个大力士。的确，飘浮着朵朵白云的壮丽的蓝天，映衬在申东浩的背后，使他象一尊英雄的雕象一样突出。

申东浩停住朗诵，环视了一下群众，眼里闪着泪花。突然，家里大人小孩的形象扑到他的眼前，把他的诗情赶跑了。

“接下去。”

“干吗停住？快往下念吧。”

群众闹哄哄地鼓励他。

眼泪终于从申东浩的两颊上簌簌地淌了下来。他猛地举起拳头，两眼闪着炽热的光，又接着朗诵下去：

泪水为什么沾湿我的两颊？
在这阳光明媚的广场上，
我心里是这样的痛苦、悲伤，
难道是在贫困的地狱中
那些祈求生存的可怜的眼睛，
是它这样刺痛了我的心胸？

我怎么能忘记
那怀抱着支离破碎的苦日子，
忍受着火苗烧炙皮肉的痛苦，
不呻吟不叫唤沉默凝望着的脸庞……

这哪是木石，哪是木石啊！

申东浩又停了下来，兀立不动。群众直定定地盯着他，仿佛要把他不住跳动的筋肉看穿似的。

啊，难以忘怀的脸庞啊，
我们现在已经宣布了革命！
一颗颗沸腾的红色的心脏，
在这广场上排满了队伍，
将象大海一样呐喊着前进。

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多么凶狂，
也阻挡不住我们的怒涛。
我们要粉碎敌人的堡垒，
把它变成沙石，把它变成齑粉。
我们有火红的革命的青春，永恒的青春！

申东浩高高地举起拳头晃了一下，泪痕闪亮的两颊上掠过一丝微笑。底下响起了欢呼声。锻工和修理工们把从箱子上跳下来的申东浩抬到空中，大家都嚷嚷出现了一个革命诗人。白顺熙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激动得简直什么也看不清了。她强忍住呜咽，踩着别人的脚背，挤到一边去。

不久，队伍开始移动，一头绕过车站向朝阳门前进，一头经过倭人街朝新开门前进。被水打湿的旗帜已经吹干，迎风招展，猎猎作响。但是人们身上的衣服还没有干，女学生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队伍蜿蜒曲折，走得飞快，前锋不知接到了什么指示，带着后续队伍象跑步一样前进。

没过多大工夫，经过朝阳门的队伍首先进入体育广场。

广场上，金星同志已经开始讲话：

“我们早就料到守备队要阻止我们的示威，早就料到吉林督军署会滚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路上去。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他们为了镇压我们的示威，今天调动了全部力量。现在，我们正面对着敌人的刀枪。敌人干了令人无法容忍的野蛮暴行！”

金星同志刚刚听到权深被捕的消息，现在针对着这件事讲话。权深是在示威群众突破新开门和朝阳门的防线拥向新市街的时候，在他住房的里屋印号召书的情况下被捕的。

“同志们，绝对不要害怕。刀枪挫败不了我们团结的力量，历史上从来有过这种暴君的挣扎取得胜利的先例。我们要把这一斗争推向胜利的顶峰，向天下赤裸裸地揭露敷设吉会线铁路的侵略本质，挫败铺路工程，进而显示我们朝鲜人的气概，显示朝鲜民族的威力。”

金星同志的语调越来越激昂，群众不断地报之以欢呼，表示热烈的拥护。

从新开门那面来的队伍，这时候才拥进广场。因为广场挤满了人，人们开始在广场外面占了位置。京珠带领的女学生队伍呼着口号，经过牛马行大街进入体育广场。

也就在这时候，广场对面的各个胡同里冲出一批守备队的鬼子，瞅准人少的讲台后面直扑过来。

“这些鬼子，这些鬼子往哪儿去？快挡住他们，金星同志有危险！”

京珠大睁着眼睛叫喊，然后攥紧拳头冲上去。

“抓住那最前头的鬼子，金星同志危险！”

跟在后面的女学生们也大声叫喊。女生队伍象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拥向前去。京珠跑在最前面，抓住了向讲台后面跑的一个鬼子的衣襟。那鬼子想甩开她继续朝前冲，京珠咬着牙使劲拉着他的衣襟不放。

“快抓住鬼子，死也不要放！”

京珠向同学们连声喊叫，别的学生也都一个个抓住鬼子往后扯。接着是四、五个学生围住一个鬼子扭打起来。几十个警察都被顽强的女学生团团围住了。女学生们有的抓住鬼子打人的枪托不放，有的朝敌人的眼里撒泥土，有的用鞋掌击打敌人，展开了一场残酷激烈的拚死的战斗。

京珠被刺刀刺了一下，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裳，手背上也滴着血。十几个女学生扑上来，围住她抓住的鬼子痛打。

“那家伙跑了，快抓住他！”

京珠又大声喊道。她隔着街头的屋顶瞥见了站在讲台上的金星同志的上半身。

“要保卫金星同志，要誓死保卫他！”

京珠急得快要哭了，两眼直冒火。她紧握着血污的拳头，箭也似地朝前跑去。刹那间，她的背后被枪托猛击了一下，顿时透不过气来，两手在空中一划拉，倒在地上。

这时候，机务段的工人和码头工人为了救援女学生们，拥出了体育广场。他们高声喊着杀呀，杀呀，直冲过来。跟女学生们打急了眼的鬼子连连放空枪。但是，鬼子们一看见群众气势汹汹，就开始抱头鼠窜了。群众大喊打鬼子，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紧追不舍。

体育广场上，旗子在晚风中飘得更有力了，金星同志的声音也更加宏亮，更加激昂地震荡着。

第十七章

颂　歌

一

慈惠医院收了伤员，人声鼎沸。医院前面的空地上尽是学生，闹闹嚷嚷，里院和门口也都是学生、机务段工人和码头工人，简直没有插足之地。在响着呻吟声的病房门外，有很多女学生挤在一块儿，朝里面张望，她们把头伏在别人的背上哭泣。

站在院子里的人，也都忧心忡忡地望着病房。

身材魁梧的朴承勋从病房里走到廊沿上。他摘下眼镜，站了一会儿，掏出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汗。他当了一辈子医生，还头一次这样激动。这固然和他的女儿被枪打伤了住进医院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医生似乎同庄严的示威结下了某种血缘的关系。他披着下摆被风吹得飘飘的白罩褂，走进了会客室。

这会儿，毓文中学的校长和凭河以及其他各校的老师都聚集在会客室里。曾经说学生不应参与政治，不让学生参加示威的京珠她们学校的女校长也来了。

“怎么样，有没有生命有危险的学生?”

教师们围住朴承勋问。

“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诸位也不要太担心。难道我们就救不活这些青年的宝贵生命吗？常言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

“听说我们女中的京珠受了重伤，有危险吗？”

“京珠是哪一个？”

“噢，你还不认识她。”

女校长摘下银丝眼镜，很快地擦了一下眼泪。

“大家不要太担心，都坐下来抽支烟。学生们的生命， 由我们医生负责……总不至于发生什么不幸吧。”

朴承勋用手绢擦着又沁出了汗珠的秃脑门，然后，从放在房角上的书桌抽屉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走出去了。

尽管朴承勋说了些安慰的话，大家还是心情沉重地坐着，一股劲地抽烟。毓文中学校长本来不会抽，但是进了这会客室以后已经抽第三支了。他把烟吸到嘴里然后呼的一下吐出来。凭河在坐着的人们的背后不停地走来走去，觉得现在好象突然开始了新的历史，应当重新看待展现在眼前的一切生活，重新看待人类这个庞然大物。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人的力量，虽然搜遍了人类走过来的历史的丛莽，但是就是在记载上也没有看到过这种人的力量、人的热情、人的庄严形象。他觉得这实在是令人敬佩的，心想：我有什么力量去教那培养出这种力量来的英才啊，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教他了， 人类现在所具有的知识对他已经没有用了！凭河陷在这种思索之中不停地走来走去。从敞开的窗口传来了松花江边沸腾的群众的呐喊声， 看来从松花江对岸来的张斗村、李家村、会阳洞的农民现在才渡江。

病房开始输血了。

注射针扎进了血管，京珠仍然毫无知觉。她的脸象蜡一样苍白，两眼紧闭，嘴微张着，呼吸急促，肩膀不住地抖动。她刚被抬进医院，护士就替她把脸擦干净了，但她的头上还凝结着血污和尘土。

“哎哟，妈呀……”旁边床上的一个女生在呻吟。

“唔，忍着点，一会儿就好。”

朴承勋一面注视着血液滴入京珠的血管，一面安慰那个女学生。

“爸爸，这口气怎么忍得下去？”

英淑霍地从床上坐起来，那架势好象是要不管不顾地大干一场。朴承勋急忙跑过去，护士也跟着跑过去。

“你这是干什么，还不快躺下！”

“爸爸，您还不了解我的心情。我怎么能从斗争中后退呀，我这满腔的悲愤，该向谁诉说呀？”

“你疯啦？不知道内出血很严重吗？快躺下！”

“我一点事都没有，干吗老抓住我？”

英淑猛地把想扶她躺下的护士的膀子推开，两腿踩着地，腾地立了起来。然而被打伤的腰一阵酸痛，忽地倒向爸爸的怀里，朴承勋赶紧抱住她。

“说你站不起来，你还这样任性！”

“爸爸——”

“唉，别哭。”

朴承勋哄着哭泣的女儿，对护士使了个眼色，叫她把枕头放好，然后晃着下巴把女儿放在床上。

“爸爸，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在斗争中不能败北的共产主义者，您知道我们的心情吗？”

“嗯，我知道，怎么不知道……”

“那您为什么叫我躺在床上，不让我去参加斗争？”

“嗯，往后再斗嘛，还能输给日本鬼子？”

朴承勋硬把冲到喉咙口的哭声咽下了肚子。女儿的话，从来没有这样打动过他的心。他好不容易地哄住了女儿，擦着汗转过身去。

另一间病房里有几个受伤的男学生，他们也一样吵嚷不休。医生给他们折断的腿上了夹板，缠上绷带。他们是为了援救女学生，追击守备队的鬼子，在胡同里打起来的时候受伤的。一个上了夹板的学生霍地站起来大喊大叫，两眼滴溜溜地转着，找寻守备队的鬼子。另一个学生气愤难忍，用拳头捶着铁床架子哭。

“大家让开点。”

白顺熙来到京珠的病房门前，把头伸到人缝里。不知道怎么这么挤，简直没有一点空档可以穿过去。但是她把头一阵乱晃，终于挤进了病房。

方才抬京珠来的时候，她来过一次，后来不知上哪儿去了一趟，这会儿又跑来了。身上还穿着示威时穿的那件沾满泥土的衣裳。

“还没有醒过来，京珠！”

白顺熙跑到京珠身旁，两眼霎时汪满了泪水，低声唤道。

“不准喊她。”

朴承勋严厉地制止。他聚精会神地看着玻璃管里的血液一滴滴地往下滴。

“先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白顺熙问朴承勋。

“当然不会……”

“那为什么呼吸这样急促？”

“不要紧，因为脑子受了震荡，神经机能稍微发生了点障碍，心脏倒没问题。”

白顺熙还是不放心，非常着急。

男学生的病房里突然响起了歌声：

民众的旗，鲜红的旗，
　裹住了战士的尸体。

歌声一响，英淑就猛地坐起来跟着唱，躺在她旁边的女学生也坐起来唱，还有一个正在打针的女学生也忽地坐起身来，急得护士抓住她的胳膊直叫。

霎时， 病房里歌声震荡， 连站在院子里的学生也想一齐唱了。一个医生急忙跑出来制止，大声叫他们不要让伤员兴奋。

白顺熙跑到英淑身边，挎上英淑的肩膀，她俩步子整齐地一步一步朝外走，一面走一面唱：

把红旗高高举起，
我们在它下面宣誓。
胆小鬼要走就走吧，
我们誓死保卫红旗。

“好啦，现在别唱啦……”

朴承勋张开两臂挡住女儿和白顺熙，说道。

但是歌声越来越高昂，男生病房和女生病房的学生都抱成一团，胳膊挎着胳膊纵声高唱。

这样一来，朴承勋等医生和护士只好闪到一边去。医生们不住地眨巴眼睛，有的护士用手捂住脸背过身去哭。站在院子里的群众脸涨得通红，各学校的老师们也都把激动的脸从会客室敞开的窗户里探出来，望着歌声震荡的病房。

“真是些不死神哪！”

毓文中学校长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过了好半天，医院才静下来。

奔忙了一整天的朴承勋实在疲乏不堪，走到诊疗室里坐在安乐椅上，点了一支烟。他心里很激动，拿烟的手似乎在轻轻地发

颤。面对着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他不知道究竟说什么才好。

这样的事情，他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碰到。他怀着忧国之情来到吉林，给无数的独立军治过伤，但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动人的情景。他觉得青年们的精神世界是惊人的，简直无法理解他们那崇高圣洁的精神从何而来， 难道是出自青年人的血性吗？ 不是，只凭血性是难以产生那种精神的。那么，是什么使他们具有那种惊人的精神？莫非那就是来源于真理的力量吗？那么，真理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呢？

朴承勋觉得，真理和伟大的英才的形象是无法区分的。那位曾经来找过他给了他那么大的冲动的英才，今天又这样震撼了整个世界。

朴承勋低下头，沉浸在深思中，吐着烟。

就在这时候，金星同志和蔡京、崔振国一起来到医院。朴承勋立刻推门出去，把他们迎进诊疗室。

"先生，你太辛苦了！"

"啊，金星同志！"

朴承勋激动地眨巴着眼睛。

"这些天没能常来看望你，很抱歉。"

"哪里的话……"

朴承勋终于抹掉了眼角上闪亮的泪珠，给客人们让座，然后忙着拿香烟和烟灰缸。

一个医生进来说，京珠的脉搏跳动正常了。

"神志清醒了没有？"

"还是昏迷状态。"

"唔……"

"…………"

"不用担心。假如救不活那个学生，我们还算什么医生！"

朴承勋对那个医生做了新的医疗指示，送他走了。然后又点

上一支烟，说：

“今天我非常激动，这种事我生平第一次遇到。”

金星同志呵呵笑了，然后转了个话题，说：

“伤员当中有没有生命垂危的？”

“有一些，但我们一定要治好，一定治好他们……”

“先生，我们想去看看伤员。”

“是应当去看看。”

朴承勋连忙站起来穿白罩褂，一面穿，一面眼睛直盯着金星同志的脸。他虽然过去也曾这样注视过金星同志，但这次还想再看看金星同志和别的青年有什么不同。他望了一会儿，心想：金星同志是一位眼神温和的青年，怎么能干出那样惊天动地的事！不过，当金星同志转过脸去的瞬间，朴承勋心里不由自主地“噢”了一声。因为他看见那眼神温和的眼睛里闪射着耀眼的光芒，分明是不同凡响的神采。

“确实不同于一般青年。”

朴承勋暗自点着头，走出诊疗室。大家也跟着他走出来。点着一盏电灯的院子里，人们还在嗡嗡地交谈。

金星同志一跨进男生病房，躺着的学生都忽地坐了起来。朴承勋一再劝他们镇静，但他们还是抽搐着脸，激动不已。

金星同志刚走到一个学生的床旁边，那个学生一把握住金星同志的手，喊道：

“金星同志！”喊了一声，就说不下去了。

“不要激动。”

“瞧，革命才开始，我这算什么样子！真没想到肉体这么叫人讨厌。那枪托算什么东西，挨了一下，腿就成了这样！”

那个学生捶着床，叫着。

金星同志好不容易才把他劝住，让他重新躺下，然后又朝另一张床走去。那床上的学生也紧紧地握住金星同志的手，不知怎

样才好。金星同志好象爬了一道陡坡，感到心里发紧，十分难过。

另一张床上睡着一个鼻子尖尖的小学生。金星同志在那张床旁边停住脚步。

“他流血过多，可还是唱歌，就给打了一针麻醉药。”

朴承勋来到金星同志身边，小声说。

“伤在什么地方？”

“腹部受了伤。”

金星同志抚摸着学生的额头，久久地注视着他。

在女生病房里，京珠睁开眼睛，缓缓地环视四周，似乎在寻找什么。

“你醒过来啦？”

医生俯视着京珠，京珠这才把视线转向医生：

“这是……”

“这是医院。”

“…………”

京珠的眼睛又闭上了。

“很快就会好的。”

医生欣喜地向护士说了一声，打开病房门奔了出去。不一会儿，他领着朴承勋进来。

金星同志一行也跟着进来，围在京珠的床边。然而京珠又象睡熟了似地躺着不动，嘴唇仍然微张着。大家都默默地望着她。

金星同志带着沉思的表情，一声不响地俯视京珠的脸。

蔡京把妹妹露在被子外面的攥得紧紧的手指掰开展平。

女生病房还算安静，受伤的女生都睡着了。英淑也因为她爸爸替她打了一针麻醉药而睡熟了。金星同志和朴承勋一起，绕着病床转了一圈，他在每张病床旁边都停了停，看了一阵病人苍白的脸。走到英淑的床前，还替她掖好滑落下来的被子。

“是我的女儿。”

“我知道，是个好同志。”

“她妈去年死了，我指望的就是这么一个女儿。”

朴承勋俯下身子，伸手把女儿额上的头发朝后捋了捋。

金星同志又回到京珠的床边。这时京珠再次睁开了眼睛。大家都紧张地注视京珠的脸。京珠又象刚才那样朝四下里张望。

“京珠，认得出我是谁吗?”蔡京俯身问。

“哥哥……”

京珠顿住了，大睁着两眼朝上望。

“气喘吗?”

京珠没有回答，用整齐的牙齿咬住下唇。蔡京一伸直了腰，她就朝围在旁边的人扫了一眼。看到金星同志，她的视线就停住了。霎时，脸上浮起了血色，恢复了常态。

“京珠同志!”

金星同志唤她。但她仍然没有回答，只是用炭火一样灼热的眼睛望着他。过了一会儿，她的脸色又慢慢苍白起来。

京珠变得煞白的两腮微微颤动着，两只眼角上扑簌簌地淌下泪水。

“京珠同志，不要哭。”

“我……不，没哭。”

京珠尽管流着眼泪，还喃喃地说自己没哭。

“京珠同志，气喘得厉害吗?”

金星同志又问。

“不……”京珠望着金星同志，把枕在枕头上的头轻轻摇了摇：

“这儿有一点……”

不知道她说哪儿疼，说话断断续续的，半天一句。

“为了我，为了我……”

京珠又用整齐的牙齿咬住下唇，并且象等待金星同志说什么话似地睁着两只眼睛，紧张地望着金星同志。

“京珠同志，你的心情，不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更加有力地开展斗争，你要怀着参加斗争的心情养伤，争取早日治好，重新回到斗争队伍里来。这样，革命才能胜利，才能去报仇，报敌人给你带来这种痛苦的仇。现在，对你来说，养伤就是斗争。”

“知道，我有这个决心，何况我又不是重伤。”

京珠仍然神情紧张地注视着金星同志。现在，眼泪止住了。尽管京珠说不是重伤，但不知怎的，崔振国和法政学校共青支部负责人都象是在听取京珠最后的遗言似的，心中非常难过。他们赶紧掏出手绢擦眼窝。金星同志也掩饰不住凝结在两只眼睛里的泪珠，只有蔡京一个人没有流泪。蔡京先前象是马上就要流泪了，但是现在，不知怎的，泪水好象凝在胸口变成一个疙瘩，只觉得两只拳头不住地打颤，浑身冒着热汗。

“你不说话，难道就会放松斗争？干吗这样自己骗自己？气喘得肩膀直抖，干吗还说‘不’呀？要是气喘，干吗不说呢？”

蔡京心里这样想着。

金星同志首先离开床边，因为心情激动，无法长久地站在那儿。

他绕过另一个女生的床，走到外面，心里很难过，在廊台上踱来踱去。他甚至怀疑京珠受了重伤是不是瞒着自己，是不是医生也替她隐瞒着。他简直克制不住焦急的心情。

他在廊台上踱了一阵，刚才进去过的男生病房里传来了呻吟声。——那不是呻吟，简直是喊叫。

金星同志赶快朝那个病房走去，打开门进去一看，只见刚才睡得那么安稳的小学生坐在床上，喊肚子痛。医生和护士抓住他团团转。那个学生看见金星同志，张开两臂一下子扑过来呜呜直哭：

“鬼子们用枪托捣我的肚子，当时还不觉得疼，我用拳头对着鬼子的胸口使劲打了一拳，把他打倒了，还踹了他几脚。可是

进了医院，肚子就越来越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星同志一摸他的肚子，小肚子肿得象个大葫芦瓢。

“不要哭，躺下来定定神。”

“好象烧得通红的铁条子穿到肚子里，这儿烙一下，那儿烙一下似的。”

护士又给他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以后，他才勉强躺下。

金星同志坐在那个学生的床头，久久没有走开。他掏出手绢给那个学生擦拭额上的汗，还把露在被外的手塞到被子里。

过了半天，金星同志才走出男生病房，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医院的会客室。蔡京他们已经先来了，一个个都沉默不语。

进到屋里来的金星同志，也一声不吭地走到窗前，朝黑暗的窗外凝望。不会抽烟的蔡京，把茶几上的烟盒拉过来取出一支点着了。墙上的挂钟当当敲了两下，崔振国提醒金星同志该回去了，但金星同志仍然不言不语地凝视着漆黑的窗外。在浓重的黑暗中，京珠的脸，小学生的脸，英淑的脸，刚才看见过的脸，都交替地出现在眼前。还看见了权深苍白的脸。权深挥着短杖反抗日本警察，被鬼子一个耳光打倒在地。金星同志还想起先前到权深的住处看到的情景：推倒的书架、撕破的书、翻乱的原稿和印在原稿上的无数脚印……印号召书的屋子更加凄惨：地上血迹斑斑，油墨倒了出来，油印机的滚筒断了把子，滚在一边……

金星同志用手绢擦了擦前额。

同大家一起离开了医院的金星同志，仍然不说一句话，默默地走在空落落的北大街大马路上。晚秋的清风习习吹来，行道树的枝条沙沙作响。马车在飞驰，偶尔有一些人低声交谈着走过。小胡同里还有一些黑影一闪即逝。这是一条只要把夜幕揭开，马上就会喊声震天的大街，是顽强的呼吸在底层奔腾着的大街……

然而，金星同志的心情依然难过而又沉重。刚刚在医院看到的情景始终不离眼前。脚踏着同志们洒下鲜血的马路行走，心中

更感到疼痛。

斗争！要是不让更大的斗争烈火、更大的浪漫的波涛席卷这条大街，怎么能把心中如此沉重的负担甩掉啊！

这天晚上，金星同志到水声喧响的松花江畔的草地上漫步，想了很久：既然敌人挥舞着刀枪从正面来拼杀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斗争方法呢？

是啊，是得找出一种既能把准备冲锋陷阵的群众引向更大规模的斗争，又能压制和打击手执刀枪从正面进攻的敌人的办法。没有这种方法，是不行的！

松花江的水浪，冲到他的脚下，哗地一声碎成泡沫。也许是在呼吁什么，江水也彻夜呼嚎。

到天快亮的时候，金星同志才怀着新的决心，在江边上有力地迈开大步，连水浸湿了脚也不知道。

二

大示威的准备又重新开始了。为了把斗争推向更大的高潮，金星同志又选定了一个新的箭靶子。他决心要大力推进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同时也要推进抵制日货的斗争。换句话说，他又提出了一个口号，以使愤怒的群众转而注意象侵略大陆的触角大量涌进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商品。

金星同志就是这样打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身上多设几个靶子来加以打击。他还指示在这次斗争中要组织纠察队，还要准备棍棒。

各共青支部和反帝青年同盟组织都按照金星同志的指示，紧

密配合，推进了新的示威的准备工作。不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象经过一次陶冶和锤炼的钢铁一样，抱着一个思想意志，坚决果断地开展活动。

一到晚上，指挥部的成员就一刻也不离开药王庙的地下室，听取各组织关于准备工作的汇报，下达新的指示。

金星同志一直和联络员们对坐着谈话。从各地送报告来的联络员，有学生，有工人，有农村青年，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示威就是以这么巨大的规模在准备着。不仅是吉林市内，就是附近的农村也都积极采取了动员的态势，热闹非凡。据报告，光复村与其说是准备示威，不如说是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农民群众每天聚集在学校操场上吹奏农乐，等待吉林下达指示。一度为康昌秀调往卡伦而情绪消沉的校长，也重新活跃起来，激励着村民们的斗争热情。

使指挥部成员感到高兴的是女中的消息。女中在白顺熙的领导下正在做示威准备，连戴眼镜的女校长也有了觉悟，参加到示威的准备工作中来了。

“过去我是为了你们学生才反对的呀……不过目睹了那庄严的示威以后，我就象看到了某种不朽的思想，看到了嘴里一股劲抽象地叨念过‘真理’‘真理’的那个真理。”

一个小眼睛的女学生，两腮上现出两个酒窝，学着女校长的样子。金星同志哈哈大笑，指挥部的其他成员也跟着笑起来。

码头的共青支部送来的报告说，春泽的货轮已经开航，他打算回来时把哈尔滨的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和其他几个码头的研究小组成员全部带来。

有关城里市民群众如何积极准备的报告也送来了。

“这回规模更大咧。”

“比上回大多了。”

店铺里，大街上，人们公开谈论着。有些老年人在铺子里大

呼大叫地说，攻打的准备做好了。因为组织纠察队和削木棒的消息走漏出去，所以他们以为是做攻打的准备。

文光中学报告说，朴光植把纠察队员拉到操场上训练，连被任命为纠察队总队长的车得宝也去了。

金星同志接到光复村和文光中学的报告后，立即派指挥部的成员到这两个地方去，交代说：

"不要把准备工作泄漏出去，要是泄漏了，会使敌人警觉，他们也会做准备的，而且我们在准备过程中有可能受到镇压。你们快去纠正一下。第一是保密，第二还是保密。"

时间一直在紧张中流逝，心情一刻比一刻兴奋，一刻比一刻急切。金星同志有时到深夜才从地下室出来，在药王庙大殿的屋檐下散散步。一到这时候，在外面警卫的赵昌振和李成男他们就更加警惕地注视着门楼前边的坡路和树林。

"成男同志，不累吗？"

一天夜里，金星同志走到成男跟前，低声问道。

"不累。"

"刚才的饭吃了没有？"

傍黑的时候，崔振国给金星同志送来晚饭，金星同志没有吃，叫人拿去给成男吃。他现在就是问成男吃没吃那个饭。

"吃啦。"

成男有力地做了回答。其实，这饭成男也没有吃，把它放在门楼的栏杆上，想等到夜深以后联络员来往少一些的时候再送去给金星同志吃。

成男刚做了回答，心里就嘀咕起来：既然自己说已经吃了，待会儿怎么送去呢？他后悔没有回答因为吃了家里带来的饭，这个饭还原封不动地放着。他低着头用鞋后跟蹬着泥土。

"你的身体好象强壮一些了。"

金星同志摸了摸成男的结实的肩膀，说：

"往后，要在革命斗争中好好发挥一份作用。"

"是……"

"我已经听说了，你这次到敦化去干得很好，这使我很高兴。以后，要继续努力学习，怀着工人阶级的骄傲，做一个出色的革命者。"

"是。"

成男在黑暗中咬着嘴唇回答，每当听到金星同志这样勉励他的时候，他总是禁不住流下泪来。

不一会儿，金星同志又回到地下室。成男擦掉眼泪，想着怎样才能让金星同志吃上晚饭。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出好办法来，于是悄悄地绕过门楼去找赵昌振。

赵昌振正靠在一棵树上注视着前方，这时回过头来问成男：

"刚才谁出来过？"

"是金星同志。"

"他没说什么吗？"

"没讲什么别的。可是，他还没吃晚饭，怎么办才好？"

"待会儿你再给他送去吧。"

"刚才金星同志问我吃了没有，我回答说吃了。"

"那有什么关系。"

"说了谎，心里不舒服。"

"哈哈，那好，待会儿我去。你在这儿坐一会儿。"

赵昌振摁着成男的肩膀，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我看到你，就想起死去的弟弟。"

"除了现在的弟弟，你还有一个弟弟？"

"嗯，我们本来是三兄弟，还有一个跟你一样大的弟弟。唔，成男，你知道我现在望着天上的星星想什么？"

"想什么呢？"

"想着一件忘不了的事情……"

赵昌振紧紧抱着成男的肩膀，讲起了那件事：赵昌振的家乡是东海岸上的一个村庄，汹涌的波浪常常冲到小草房前的沙滩上碎成泡沫。赵昌振的父亲天天出海打鱼。风浪大的时候，三兄弟总是爬到房后小山包上坐着等爸爸；下雨天，他们三个缩在一顶大草笠下面，睁着乌亮的眼睛眺望有房子那么高的浪峰。

爸爸偶尔在他们三兄弟等他的时候回来。这时，脸色黝黑的爸爸就把最小的弟弟抱在满是鱼腥味的怀里走回家去。但更多的时候是夜里回来。这时，三兄弟就不知道爸爸回来，已在小草房里横躺竖卧地只顾沉沉甜睡了。

后来，爸爸又出海打鱼，一去就没有消息。

赵昌振三兄弟一直等着爸爸。爸爸走了两年多，他们仍然爬到小山包上，白天等，夜里也等。夜里，水平线上总是有星星闪耀。每当海上起雾的日子，大星星小星星就象眨巴眼睛一样忽明忽暗，三兄弟以为星星在说话，就喊着爸爸朝海边跑。

“哎——大星星，小星星，俺爸爸在你们那儿吗？”

最小的弟弟喊得更加凄惨，边跑边喊，直跑到海水挡住了去路，才颓然坐下。

“因为想起了那颗星星，我方才一直望着天空。”

“那个弟弟，后来怎么没啦？”

“我上这儿来的前几年，他死啦。在家乡， 我还上过几天私立学校，可他连学校都没上过，一直病恹恹的，脸色焦黄，不久就死啦。现在他躺在那一直等爸爸回来的海边松树林子里，也许这会儿还望着那天上的星星想爸爸呢……”

“真可怜。”

“啊啊，没什么可怜不可怜的。冲着死了的人说可怜有什么用。成男，我现在可不是用过去的那种心情在看那星星了。我觉得，现在那些星星都象我们，不，是我们象那些闪亮的星星。”

“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它们一个个都嵌在自己的位置上，燃烧自己来放射光芒。咱们也一样，咱们大家都这样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把自身贡献出来，放射光芒。正因为这样，革命这个巨大的历史的火车头才突飞猛进。这样看来，我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你也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领导革命的金星同志就是这些星星的中心——太阳……"

成男好象发现了某种伟大的真理，倏地抬起头来仰望星光闪耀的雄伟壮丽的天空。他想到自己也是一颗星星，禁不住心潮起伏，欣喜若狂，感到对革命，对自己，对一切，都有了新的认识。赵昌振也被自己的话感动了。他想，我这个曾经跟着一心只想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陈腐的败类跑过的人，是怎样才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象星星一样在自己的位置上放光的呢！他越想心里越激动，止不住要流泪。

大规模的示威基本上准备就绪。现在，各个组织都集中力量训练纠察队。学生，工人，都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说一两天之内就要开始了。

就在这种时候，在桦甸工作的俞大容和黄鹤来到吉林，在卡伦工作的康昌秀和李炳模也来了，是金星同志叫他们来的。金星同志认为，让他们这些在农村做工作的人来体验一下吉林开展的斗争是必要的。

由于他们的到来，药王庙地下室更加活跃起来。

俞大容在桦甸地方已经建立了许多组织。他在华成义塾同训练教官大闹过一场以后，干脆离开了学校。他一退学，黄鹤也跟着退学。从此，他们一直隐蔽在农村，扩大了组织。他们在好些地方建立了共青组织，并且使反帝青年同盟在桦甸一带的几乎所有的农村都扎了根。每当收到金星同志的来信时，他们总是劲头十足地去开展工作。

俞大容和黄鹤由于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坐在药王庙的地下

室里，感到自豪和高兴。身材修长的俞大容，连坐的姿势都挺神气。

金星同志说，将来桦甸的革命力量和扎根在敦化中心的革命力量要联合起来，迅速实现整个敦化地区的革命化，并向安图、和龙方面扩展。他说的是开辟整个东满的伟大设想。

他向康昌秀和李炳模说，要和金益哲携手合作，在长春建立组织。

在他讲话的时候， 也有好几个联络员噔噔地踏着梯子走下来，有的交条子，有的做口头汇报，然后带着新的指示，爬上梯子回去。

有个女学生飞快地从梯子上朝下走，看见地下室里坐着很多人，就停住了。

"福女同志，干吗不进来?"

坐在蜡烛前的金星同志，瞅着敞开的地下室门外说道。福女这才下了梯子跨进门坎。

"有急事吗？同志们怎么样?"

"没有什么急事。今天京珠同志的体温稍微下降一点。"

福女是分配在医院里护理伤员的女学生。

"其他同志呢?"

"其他同志也比昨天好多了。学根同志今天肚子不疼， 睡了一整天。"

"谢谢你来告诉情况。 请你回去向同志们转达我们的问候。还有，对照顾伤员的同志也打个招呼，就说她们很辛苦，我们向她们问好。"

金星同志送走了福女，又坐到大家的面前来，说：

"好，分分工吧。在这次斗争中，大家要准备经受考验， 要是不经过多次有如在碱水里洗涤、在烈火中陶冶的斗争，我们怎么会成为革命者呢！"

接着，根据各种条件，给大家分配了任务。

金星同志没有一分一秒的余暇，时间一直绷得很紧，要做的事情很多。历史的风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第二天清早，从拂晓起，整个城市就开始沸腾起来。

松花江水映着曙光，象玻璃器皿一样一闪一闪地发亮，大街小巷还是一片漆黑，然而这里那里已经有活动的响声了。

最先受到曙光照射的西面城墙之下，队伍正在行进，无数攒动的人头从染上了一抹淡黄的城墙前面经过。看来队伍还没有排好，当中有一些间隙，隔一阵才又出现人头。

工人队伍从铁路机务段那面拥来，到达朝阳街宽阔的草坪后暂时停住了。阵阵晓风吹拂着草坪，不时地传来基俊的浑厚的嗓音，却听不清在喊什么。

天大亮了。

突然，喊声大作，所有的东西仿佛一齐从地下冒了出来，十分壮观。北大街、牛马行大街、通天街，旌旗蔽空。从德胜街和熙春里拐过来的马路上，传来了群众敲打什么铁器的声音。河南街、粮米行大街，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

人们的眼神犹如匕首在闪光，表情都很严肃，令人生畏。

太阳升到三、四庹高的时候，农民队伍涌进了西门。松花江上的渡船开始为农民摆渡。今天，船上甚至奏起了农乐。

“来呀，快快排队！”

负责组织市民队伍的人在城里四处叫喊。今天指挥市民队伍的人都是由共青选派的，康昌秀、俞大容、李炳模也被派来参加这项工作。

康昌秀在电影院前面的空地上组织市民队伍，因为市民来得多，简直无法排成队伍。究竟是站两行还是站三行，争论不休。高个子康昌秀站到群众面前，伸长喉结突起的脖子大喊：我来指挥，大家听我的口令。

“他是什么人?”

“听说是车站前面的理发匠。”有个人揣度说。

“这个理发匠挺不错，好象喝了点社会主义的红水。”

群众望着康昌秀，纷纷议论。

李炳模在体育场后街上整理队伍的时候，被宝贝的伯父痛骂了一顿。他看见这位老人戴着宽檐乌纱帽，就说这个帽子容易被挤坏，参加游行最好不戴。老人听了勃然大怒，一蹦多高：

“你这混帐小子，要我不戴乌纱帽露着发髻去参加游行?三•一运动时，我就是戴着乌纱帽去喊万岁的哩!”

“我是怕挤坏乌纱帽呀。”

“挤坏了也不是你的……”

李炳模再也无话可说了，退到了一边。

“吉林，真是什么人都有。要是卡伦有这么个老封建，我早把他的乌纱帽摘下来用开水煮成个瘪葫芦扔掉了……”

李炳模心里这样想，脖子上青筋暴暴地转身走开。

做好一切准备的纠察队员，都象星星嵌在天上似地隐蔽在每条胡同里，准备敌人一出现就马上把他们包围起来，使他们无法逞凶。因此，只要有什么东西晃一下，他们就会大声叫着互通声气。

车得宝穿着一身黄色工人服，戴着一顶帽檐张开了嘴的破帽子，手里拿着一根棍棒，这儿一闪那儿一晃地到处转悠，他恨不得带领纠察队冲进日本领事馆去砸它个稀巴烂，心里才痛快。

今天，城内城外，到处翻腾着抵制日货的新的浪潮。传单也多半是鼓吹抵制日货的。

“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

“抵制日本货!”

口号声接连不断。

走在马路上的示威群众，每个人都向空中抛掷一两样日货。

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用过的。铅笔、小刀、梳子、狮牌牙刷、仁丹、手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飞上了天，又象骤雨一般落到地上。

学生们噼里啪啦踩着这些东西朝前走。

学生这样一抛，市民队伍里的群众也开始抛随身带的日本货。鸽牌烟盒、仁丹盒、手绢等不断地被扔到半空中。

马路上，到处乱七八糟地丢着日本货，叫人们踩破了，压扁了，踏碎了。

日本领事馆的门前，不知是谁干的，打翻了一辆日本制造的自行车，扶手被什么东西砸得弯弯扭扭的象个麻花，踏脚上的链条砸成一段一段的散在地上。后轮的铁箍弯了，轮胎也被剥下来割成几截。日本商品还不断地飞落到领事馆的院墙附近。

整个城市，燃起了新的斗争烈火。

在这样的热潮中，宣传队开始对朝鲜商人和中国商人做宣传。他们要唤醒商人的觉悟，发动商人站到抵制日货运动的前列，每家商店，都有宣传队拥进拥出……

就在这样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示威的时候，春泽已经在许多码头播下了斗争的火种，正开着船驶向哈尔滨码头。尽管吉林码头共青支部打过报告给指挥部，计划让春泽发动哈尔滨的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和各地码头的研究小组成员，并且把他们带到吉林，但是金星同志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交给他另外一项任务。春泽驾驶货轮，冲开浑黄的水流象海样一样翻腾的松花江，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哈尔滨码头。他要在这里撒下斗争的火种，让这灰色天空下的大陆来个天翻地覆。他驾着货轮在好些两三千吨的轮船缝里穿行，抱着激动的心情长长地鸣响汽笛，这也是想让总是露着龅牙笑的哈尔滨码头的脚夫洪泰善听见声音，到栈桥上来接他。

在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里，权深今天又受了一场审讯。国孙照例带着一个手下人，一面让手下人记录，一面审讯。国孙对权深还没有施用拷打、灌水、火烙这样的酷刑。刚抓进来的头一

天，陆军省的两个大佐扑上去要行凶，国孙立刻强硬地制止了。

“这位先生由我来对付。他不是可以倒吊起来施刑的人， 请你们回去，就这次事件而言，这位先生说不定会成为我们极其宝贵的人物哩。”

国孙边说边推开了粗野暴戾的两个大佐， 把权深带到地下室。地下室有好多象监狱一样的房间。国孙把权深带进其中最大的一间，还给权深搬来一把椅子。这样，从被捕的头一天起，权深就一直关在这间屋子里。

国孙在汉城审理“朝鲜共产党事件”的时候就看到过权深发表在报刊上的几篇论文。他看到贯串在每篇论文中的对现实的深刻分析和理论的科学性以及内心的激烈挣扎，禁不住拍着桌子说发现了一个大家伙。为了逮捕权深，他在汉城以及朝鲜各地布下了搜查网，甚至把权深的父母抓来关在牢里审讯过，但是始终没有弄清权深的去向。想不到这次到吉林来，竟然抓住了权深。国孙认为他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捉到了一只活老虎。

为了从权深身上弄清楚金星同志领导的组织网，国孙眼睛都急红了。

“快，快说，你们的组织分布在哪些地方？”

“你别问这些了。我已经讲了几遍， 共产主义者是不会用这些话换取自己的生命的。”

“那我就不问这个了，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啦， 秘密据点在哪里？”

“这也是不能说的。”

国孙也许是觉得无可奈何了，他竖起眉毛恶狠狠地盯了权深一眼。自从逮捕了权深的头一天起，他为了找到这条线索，破例地一直拿好话哄骗，但权深的回答却始终是一个腔调。

“你想过你自己的幸福问题吗？”

“想过，当然想过。 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幸福是人类所能想到

的幸福中最高尚的幸福。”

“在这时候你还认为你是幸福的?”

“只要是为了革命，别说是这时候，就是上了断头台，也会感到幸福的。”

怒视国孙的权深的眼睛里闪着火花。他的眼眶塌下去了，但是深陷的眼珠却更有光彩。国孙噔地把桌子一拍站了起来，霎时，房门象打雷似地突然打开，一个鬼子提着水桶走进来。——国孙今天另有打算，早命他的手下人做好了准备。

“叫你尝尝味道，你以为我是大慈大悲的菩萨？我是嗜好屠戮的日本检察官！你还谈什么幸福?”

国孙嗥叫着向手下人递了个眼色。

“给我往死里打!”

国孙把脚一跺，大声吼叫。他眼珠子充满了杀气，剪得短短的头发直竖竖的发颤。突然他兽性大作，野兽的黑血在他身上倒流。

皮鞭嗖嗖地抽打在权深的脊背和后脑勺上，抽打在脸上。权深来不及喊痛，就从椅子上摔到地板上打滚。国孙撅起下嘴唇，绕着打人的地方转，用恶狠狠的眼睛斜视着权深。他的两腮一直扑扑地跳。

“上了断头台还感到幸福？哼，马克思的忠实信徒。”

国孙讥讽了一句，然后用皮鞋咯噔咯噔踩着地板，开门走了。

这时候，在领事室里，去敦化回来的铁道省特使和陆军省大佐们，同外务省特使和领事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开始密商最后镇压吉林示威的问题。参加今天这次密商的还有一个“满铁”的头头。

最恼怒的是到敦化去过的陆军省的两个大佐。他们瞪着充血的眼睛，连连拍桌子。“满铁”的头目和铁道省特使也因为工人散伙铁路敷设工程陷入停工状态，感到极大的不安。他们都咬牙切齿地表示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扑灭吉林的烈火。

国孙一走进领事的房间，他们就一齐转过脸来。

“怎么样，有点收获吗?”陆军省的一个大佐逼视着国孙问道，那眼光就象匕首一样刺人。

“看样子得让他多受点火棍子的洗礼才行。”

“他还没供出秘密据点?”

“没有。”

国孙有气无力地回答，把疲惫不堪的躯体投进了安乐椅。陆军省大佐立刻指责国孙说，这简直是老虎骑马逛山水。

这天，权深受了残酷的拷打，还被灌了大量的水。那个鬼子先把他毒打够了，然后骑在他身上捏住鼻子往嘴里灌水，同时催他快把金星同志的据点供出来。权深终于昏了过去，倒在淌满了水的地上爬不起来。

权深睁开眼睛，已经是深夜了。在漆黑的牢房里，他开始想不起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会到这个黑咕隆咚的地方来的，又是怎样睁开眼睛的。只觉得眼睛睁开了，其他什么也想不起来。苦苦地想了半天，才想起自己挨了一天打，被灌了水。他摸摸衣裳，衣裳全湿了，摸摸地板，地板水淋淋的。他慢慢地感到浑身酸痛。

挨打的上半身固然很痛，被捕的那天被刺刀刺伤的大腿更是火辣辣的疼痛难忍。一摸大腿，肿得都快裂开了，脖子也转不动了。他拼命想坐起来，但是身上重得象背了块大石头似的，动弹不得。

“我怎么啦，难道就这样死去吗？真的要死？就这样死?”

权深又使了使劲，好不容易坐了起来。他分不清哪儿是哪儿，不知道自己坐过的椅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国孙的手下人写过字的桌子放在哪儿。他东摸西摸地摸了一阵，才摸到一段四角方方的木棍，分明是椅子腿，大概就是自己坐过的椅子。他把椅子拉过来，扶着它用力一站，浑身一阵痉挛，火烧火燎似地难

受。没有支持多久，又瘫了下来。

“死？我怎么能死？革命才开始，就跟革命永别吗？”

他的眼前浮现出金星同志的面容。

“权深同志，拿出勇气来吧，革命可能要求我们经受比你现在的痛苦还要大得多的痛苦，但是我们必须战胜它。战胜了它，革命就会冲过难关，大大地向前迈进。”

“谢谢，谢谢。这一点痛苦我还战胜不了？不，比这更大的痛苦，就是死，我也顶得住！”

权深喃喃自语，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他又霍地站起来，金星同志站在他面前的幻觉使他一步又一步地移动了脚步。他渴望见到金星同志，不停地向前走。他碰到了墙壁，使劲地推了一下，墙一动也不动。他的眼睛迸出了火花，又推了一阵，终于颓然坐下。

“金星同志！”

他一面呼唤，一面向绝壁似的黑暗寻觅。眼前出现了杂乱的民族主义者、独立军、共产主义者的群象，也看见了夹在其中挣扎不已的自身的苍白脸庞。一推开这些幻影，看见了有一回发表演说后的第二天早晨头一次找到他家来跟他握手的金星同志的面影。金星同志，是这样指引他、开导他的救星，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把革命引向高潮的英才，是根据朝鲜革命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制定出独创的路线和战略策略，坚韧不拔地加以实践的革命的领导者。群众簇拥着他——伟大的领导者，在欢呼。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投入了战斗的示威队伍在汹涌奔腾，无数的红旗在迎风招展，“金星同志！”“金星同志！”群众向他欢呼……权深蓦地感到自己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那阳光灿烂夺目，令人神往！

权深挺起战栗不已的腿重新站起来，靠到墙上，伸出滚烫的两手抚摸墙壁。这一回，他面前不是墙，不知是什么东西倒塌

了，他的脚迈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之中——金星同志的形象又一次清楚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啊，朝鲜哟朝鲜，耗干了心血的朝鲜， 今天终于迎来了你的伟大的儿子！革命的太阳冲开血海升起来了！让三千里江山放射光芒，让全世界变得灿烂辉煌的太阳升起来了！”

权深扑在墙上，流下了热泪。

三

吉林的示威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各家报纸都大书特书，报道消息。昨天和今天，各报都登了哈尔滨紧接着吉林爆发了示威的新闻。吉林的示威群众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当中哄传着平壤、汉城、釜山都将爆发示威的风闻。码头上的搬运工还传出了哈尔滨码头的工人把两千吨级货轮上装的日本货全部扔进河里的消息。

今天，宣传队开始对商人进行新的宣传：你们做买卖的敌手是日本商人，盘据在新市街的大批日本商人在压制你们做生意。日本鬼子倾销日本商品，你们也出售日本商品，你们能同日本鬼子竞争吗？应当压倒日本商业，只有压住这个敌手，你们的买卖才会兴隆。只要全体吉林市民投入抵制日货的斗争，日本商人就必然会破产。一句话，这次运动是打倒你们的敌手的运动，你们应当带头参加。

今天的宣传是这样深深地触及了商人的利害关系。结果，在商人当中也烧起了一把火，纷纷高呼不要出售日货，要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在这次示威中，农民队伍干得很猛。从松花江对岸和光复村

一带来的农民，干脆用牛车把粮食运来，自己做饭吃，坚持参加示威。一到夜晚，德胜门外的职业学校就热闹起来。农民队伍就在这里吃饭睡觉，天不亮就起来敲锣打鼓，摇旗呐喊。

张斗村的农民队伍，今天在示威途中在车站附近砸了一车日货。当他们经过朝阳门拥向车站方面去的时候，碰见了一辆从倭人街驰来的由两匹大耳朵的骡子拉着的大车。大家觉得这辆大车很可疑，喝叫车把式停车。车把式根本不理，反而挥鞭打骡子。夹在小伙子当中的车得满一步蹿上去揪住车把式的衣领，把他拖下车。

“你这小子，叫你停住你就应当停住，干吗还挥鞭打骡子？拉的是什么货？”

车把式没有回答，他那样子怎么看也不象个赶车的。

车得满跳上车去检查，车上尽是一把抱不过来的箱子，最上面一只裂了个缝，往里一看，全是洋铝盆。

“嘿，全是日本货！你这混小子给哪家商店运的？拉脚还拉这种脏东西！要检查。”

车得满朝大家喊了一声。大家蜂拥而上，一部分人往地上搬箱子，一部分人追问车把式这是谁家的货。看车把式仍不开口，人们就大声说他准是日本鬼子。的确，他真是一个日本鬼子。把他头上象豆叶似的小帽一摘，一个象麻雀似的、抹了油的发鬏就露了出来，颤颤悠悠地直晃动。四周哗然，大喊打死他。这时，从城里的一条胡同里跑来一群纠察队员。

“这小子由我们带去处理，你们只管收拾这些东西好了。”

纠察队员们说罢，把那鬼子带走了。

箱子一打开，日货就滚得一地。

农民们有的主张把日货扔到松花江里去，有的坚持就地烧掉，吵了一通，最后决定重新装在车上拉到城里去，交给群众处理。

农民们扔掉摔破的空箱子，把日货乱装上车，赶着骡子高声呐喊着，经过朝阳门进了城。

这时候，学生队伍和市民队伍恰巧高呼着口号怒涛般地涌进河南街。在市民队伍的正中，宝贝的大伯头上的宽檐乌纱帽映着阳光闪闪发亮。他昨天和今天都积极地参加示威，可令人惊奇地没有碰坏乌纱帽。

队伍中还看得见拄着短杖的李甲武老人、戴着中折帽的李宣烨、蓄了三角胡子的李必守、胖子徐根河。李甲武老人不时举起短杖高呼驱逐倭贼。

农民队伍里响起了“扔啊，扔啊”的喊声。站在大车上的车得满他们开始扔东西：纸伞、学生服、肥皂、粉盒、连衣裙等，不断地朝学生头上飞过去，学生们掏出小刀哧哧地把东西划破。

棉布扔到了市民的头上。

“撕掉，撕掉！”

人们喧哗着把布匹展开。花花绿绿的棉布，有的踩在脚下，有的罩在人们的头上，不一会儿，都被扯碎撕烂。一车日货转眼之间完蛋了，满地都是一片片扯烂了的碎布。

示威斗争持续了好几天，群众斗志昂扬，毫不松劲。

由于示威愈益激烈，慈惠医院的伤号躺不住了，都跑出来扒着后墙的墙头往外看。医生和护士怎么拦也拦不住，干脆给他们把桌子椅子搬来放在墙脚下。伤号都爬上去看，向示威群众拍手鼓掌，和示威群众一起高呼口号。

京珠躺在病床上听着外面的喊声。那象轰雷似的喊声，把玻璃窗户震得直响。

京珠觉得自己好象也在示威的队伍里，眼前浮现出那天消防车喷水阻止队伍前进的情景：在她的前后左右，都有一些浑身湿漉漉的同学在喧哗拥挤。突然，白顺熙在人丛中扬脸大声呼喊，她那湿淋淋的脸变得铁青，声音象刀锋一样尖锐，每喊一声，她

特有的整齐好看的牙齿就象宝石一样闪亮。在另一头，朴光植在大声讲话，崔振国也挥着旗帜在呼喊，哥哥爬到屋顶上撒传单，白花花的传单象雪片似地飞落在人们头上。哥哥为什么老往屋檐上走呢，掉下来怎么办？然而哥哥并没有掉下来，仍不停地撒着传单。哥哥的后面站着金星同志，听见了他讲话的声音。屋檐下，红旗飘扬，掌声雷动。金星同志把手高高地举起来挥动。京珠想再看一看金星同志，踮起脚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她浑身是汗，气喘吁吁。

这不是梦幻，是睁着眼睛看到的生动的画面。外面仍然喊声震天，示威队伍好象来到了墙外，连脚步声都听见了。

医生领着护士进来，替她的伤口消了毒，还打了一针什么药。京珠轻轻地闭上眼睛。片刻之后，朴承勋进来诊察了一下又出去了。四周寂静下来，外面的喊声也停了。

几个女生一窝蜂地跑进病房，她们询问了京珠的病情以后，告诉她今天群众的气势比先前更加高昂，叫京珠安心养伤。

“敌人没有出动吗？”

“好象在通天街那面有股敌人来捣乱过，可那顶啥用！我们的纠察队真了不起。”

“工人、农民还在参加示威吗？”

“那可不。他们的气势越来越高，昨天张斗村的农民抓到一辆拉日本货的马车，把日本货全毁掉了。”

“刚才，张斗村的一个青年还站在竖起大耳朵的骡子背上喊口号哩。嘻嘻嘻。”

这几个女生在京珠的病床边嚷了一阵，走了。她们每天这样来看京珠。因为她的伤已经过了危险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放了心。凡是示威斗争中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女同学们都来告诉她。

稍后，女中的又一个同学汗流浃背地跑了进来：

“今天怎么样？”

“好些了。你那么忙还老往这儿跑？ 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医院里，你操啥心？”

京珠握住女同学的手，说道。

“我也放不下心来。再说，斗争也有些紧张。”

“怎么回事？”

京珠惊愕地瞅着同学，只见她袄袖撕破了，沾满了泥，连裙子上也尽是泥。

“示威碰上暗礁了， 督军署的几十个宪兵挡在路上用枪托打人。他们也气火了，听说朝阳街那边，我们的纠察队跟宪兵打起来啦。”

“那你们的队伍在哪儿？”

“就在这后面北大街上。你听听那声音，咦， 看样子又开始肉搏了，我得走啦……”

那个女同学把一个什么 东西放在 京珠的头边， 飞也似地走了。京珠转过脸一看，是一包饼干。

京珠闭起眼睛想心事。同志们的火热的情谊使她感到无比温暖。在这残酷的斗争中，同志们还念念不忘，经常跑来看她，而且从不忘记给她带点什么东西。不仅是这个女同学，所有来医院探望的同志都不空手来。倘若不是一个队伍里的革命同志，能有这样令人感动的感情上的交流吗！不觉之间，京珠的眼角上凝着泪珠。

又响起了喊声。分明是从北大街那边传来的。那是女学生们尖利的叫喊声。京珠紧张地睁开眼睛听了一会儿，这次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呼口号的声音。

京珠使劲握紧两只拳头，咬住嘴唇。她认为对被敌人拦在防线前面的队伍不能再那么不闻不问了。

她昂起头接连使了几次劲，从床上坐起来，摇摇晃晃地勉强

站到地上，顿时感到头晕目眩，赶紧扶住床闭上眼睛。过了半天，她才睁开眼睛勉强独自站住，鼻梁上沁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她匆匆地把滑到额前的头发朝后拢了拢，又捡起掉在枕头上的发针插在头发上，然后摘下挂在床头上的细棉布上衣穿好，还想把哥哥拿来的藏青色的裙子穿上，但一转念又没有穿，觉得还是身上的黑斜纹布裙子更合适。

她好不容易地走出病房，站在院子里朝后院一看，只见男女同学都靠在后墙上往外看。前院里一个人也没有。敞开着的诊疗室门里，只看见朴承勋的背影，好象是跟护士们在说话。外面仍然是一片喊声。京珠赶紧穿过院子走出大门。

医院前面的空地上，有几十个农民聚在一起谈着什么，其中还夹着几个学生。空地对面杂货铺的屋顶上有几面红旗在飘扬，还传来了哇哇的喊声。

京珠一想，要是穿过空地，准会被人们看见，又得拖回医院来。于是避开空地，从医院侧面绕过去，走进一条小胡同。

尽管北大街近在咫尺，却觉得好象远在十里之外。她走了几步，就扶着墙喘息一阵，恨不得有人一把把她抱起来轻轻放到北大街上去。她走了一会儿，前面出现了一个陡坡。要是绕过去，就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北大街，于是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径直爬了上去。她觉得胸口发闷，呼吸急促，扶着象山坡一样向上伸的红砖墙，一步步地往上爬。

爬了半天，才到了坡顶，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北大街就在脚下，这里的坡象刀砍的一样形成绝壁。

这时候，停在北大街上的女生队伍，正在高声痛骂宪兵，有的学生挥着拳头讲话，白顺熙站在一面红旗下大声讲着什么。

百货商店前边站着一排宪兵，正在用卡车运些什么东西来构筑坚固的街垒。一辆卡车从警务厅那面疾驰而来，飞快地卸下一捆捆铁丝网。有个宪兵朝女生队伍吆喝着，似乎是叫她们散开。

京珠吃力地迈着颤悠悠的两腿走到坡的尽头，一手扶住电线杆，一手高高举起：

"同学们！"

因为口干，喊不出声来，喉咙里好象有一团火迸出来似的。"同学们！"她又喊了一声，人们这才注意到她，响起了"是京珠""是京珠"的叫声。坐在地上的学生也都站起来，朝山坡下跑。顿时，坡下面一阵骚动，大家都很惊讶：受了重伤的京珠干吗出来？好几个女生想爬到用石头垒起来的陡壁上去，爬了一阵，一个个都滚了下来。

"同学们，怎么停住不动？快冲破防线前进！我们要是这样迟疑不决，敌人就会更加疯狂。"

京珠一开始大声说话，喧哗的女生队伍立刻就安静下来，犀利的目光集中到京珠身上。

"同学们！"

京珠呼吸急促，一时说不下去。两腿无力，全身打战，她咬紧牙关稳住了身子。

"前进吧，同学们！在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刻，我们怎么能做片刻的停留！怎么能叫敌人看到我们的这种样子！不要给敌人一分钟的喘息时间，要坚决地冲过去！用嘴咬敌人，朝敌人的眼睛撒砂子，用砖头砸他们……，突破防线！在这神圣的决战的疆场上，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青春迸出革命的火花！为了胜利，前进！向未来前进！"

京珠抬起手连连指着敌人麇集的防线。她的脸色越发苍白了。

"对，冲啊！"

"冲啊，前进！"

女学生们大声响应。有不少学生望着脸色苍白的京珠，哭了。

"京珠，你回去，你不来喊，我们就会输给敌人吗？"

白顺熙也挥着泪哭。

“姐姐，你以为我们害怕吗？是在等男同学的队伍呀。”

女师的一个低年级同学几乎攀到陡壁的顶上，向京珠说道。说完，就滑了下来，呜呜地哭了。

白顺熙擦掉眼泪，大声命令大家赶快整顿队伍。霎时，北大街象汹涌的怒涛一样沸腾起来，大家把旗帜举得高高的，喊开了口号。

“反对敷设吉会线铁路！”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抵制日货！”

逼近防线的女生队伍象决堤的洪水一样扑过去，吞没了一帮宪兵。女学生队伍真地一准备拼个你死我活，宪兵们就惊慌失措，来不及动手了。白顺熙把旗杆照准一个想动手抵抗的宪兵的脑门打去，然后大声号召大家往前冲。不知怎么搞的，有好些女学生还爬上了停在路上的卡车。五、六个女学生蹿上货箱把一捆铁丝网朝宪兵的头上扔去。有两个女生站在司机座的篷顶上把两只手圈成喇叭贴在嘴上喊口号。霎时间，宪兵象一下子掉进滚沸的锅里熔化了似的，逃得精光，一个也看不见了。只有女生队伍象江水似地一泻而出，向旗帜飘扬、喊声震天的朝阳门快步前进，准备同那边的队伍汇合。

京珠朝她们望了半天，才扶着电线杆吃力地转过身来。忽然，她觉得天旋地转，映入眼帘的一切景物都象病人一样焦黄。

“我这是怎么啦？”

她咕哝着想振作起来，但是刚要迈步，大地就急剧地旋转，而且还剧烈地摇晃。她不知道自己又出血了，血一直淌到脚背上。她的神志渐渐昏迷，觉得眼前似乎有道黑色的帘幕在飘拂，耳边似乎听见有人在什么地方喊自己的名字。她用尽全力一步一步朝前迈，没走几步，眼前突然一阵发黑，就失去了知觉。身边的一棵小柳树扶了她一把，又把她放掉了。倒在草地上的京珠，

抖动了半天嘴唇，跟耀眼的太阳低声絮语。

四

药王庙的地下室里，一支蜡烛吱吱地燃着，火苗下面的蜡烛油不住地朝下淌。大家都神情严肃地坐着总结一天的示威情况，人人都预感到斗争愈益接近了艰苦的关头， 一场决战就在眼前了。基俊、蔡京、康昌秀、崔振国、俞大容、黄鹤、朴光植，一个个脸色黑红而又严峻，眼睛里喷射出火星，紧闭的嘴唇让人联想起岩石的重量。

“好，今晚大家都出去吧。在今天的冲突中， 既然敌人露出了准备大举出动的迹象，我们对明天的战斗就不能简单地准备一下了事。要到各个组织去检查一下纠察队的准备情况，组织大家准备投入决定性的战斗。”

金星同志的话音带着从未有过的分量在地下室里震响。大家都望着他，谁也不开口说话，仿佛在沉默中下了决心。实际上，正如他们所预料的，对今天的示威，敌人突然开始了全面的武力镇压。因为敌人疯狂镇压，队伍到处受到阻挡，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流血的搏斗。据指挥部收到的情报说，为了镇压示威，日本领事馆正从别的地方抽来部队。由此可见，明天的战斗无疑将是更加残酷更加激烈。

过了一些时候，到各个组织去的指挥部成员一个一个地走出药王庙的地下室，迅速地消逝在黑暗中。

“不要哭。”

站在林子边上的赵昌振小声地劝成男。

“我不哭。不过，要是那位姐姐真地有个三长两短， 往后谁来领导女中和女子师范呀？再说，这不叫人痛心吗！”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这种感情？我心里也一样难过， 简直受不了。刚才上医院去看见京珠同志脸色象白纸一样，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就想起了好些心事，甚至想起了死了的弟弟……咳，不讲这些了。为革命献出生命，跟我弟弟的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为了革命嘛，革命同志的不幸当然要令人难过几倍。所以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我们眼里流多少血泪， 就叫敌人付多少代价，不，要千百倍地向敌人报仇！”

“这话对，可是方才你好象是说对你弟弟的死不感到恨， 难道你弟弟就不是因为有日本鬼子和资本家，才弄得没饭吃，受尽了苦才死掉的吗？你怎么不可怜弟弟呢？”

“是呀，你说得对。我爹出海打鱼没回来， 也是因为有这些敌人的缘故。成男同志，反正，咱们要咬牙发狠，无情地报复那些把痛苦和死亡加到我们头上的敌人。”

赵昌振握紧拳头，低声说道。他嘴里的热气直喷到成男的脸颊上。

指挥部的成员一走，地下室显得很空洞。烛火已经快把一支粗粗的蜡烛熔光了，烛芯弯到汪满烛油的桌上吱吱作响。

金星同志在地下室里来回走着沉思。眼前浮起刚才看过的京珠的脸，心里象刀绞一样痛苦难过。

“京珠是不会死的，绝不会死。 谁能打断她那充满热情的翅膀，谁能扯碎她那闪着智慧的两翼！”金星同志想着。但是他的宽阔的胸怀仍然平静不下来。蔡京背着脸趴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写新的宣传稿。烛火快要灭了，他象没有感觉到似地只顾写。他那弓着背写字的样子，更令人感到刺心的疼痛。他的心情是不会坦然的，比谁都难过的可不就是蔡京吗！

“蔡京同志，不要写了，咱们也到城里去看看。”

“好。要先到职业学校去看看，不知道农民群众是怎样过夜的，虽然有崔振国同志照顾他们……”

“是该看看他们，别的地方也不是令人放心的。”

蔡京匆匆地收起稿子，站了起来。烛火终于灭了，地下室顿时变得漆黑。金星同志伸手拉住蔡京的手。

“不要紧。”

“咱们拉着手出去。”

蔡京心里热乎乎的，让金星同志牵着手，跨过了门坎。他也知道金星同志想着什么，为谁费心。尽管他们都极力想掩饰，但是彼此心领神会，都知道彼此心中的难过。蔡京忙掏出手绢擦掉眼泪。

“蔡京同志，我们都是革命者，革命者就应当抱着坚定的信念去想革命同志。”

“知道。你这样深信我们的京珠会活着，我很感谢你。要是我的妹妹能重新站在革命队伍里高唱革命之歌，我就是……”

“相信吧，京珠同志绝不会有任何不幸的。”

听了金星同志充满热爱和信心的话，蔡京的喉咙直发哽，他好不容易地忍住了哭。

金星同志走出药王庙的黑暗的院子，来到赵昌振站着的一棵树下停住了脚步，说：

“昌振同志，天天夜里这样辛苦。”

“这有啥辛苦的，革命任务嘛。”

“我们上城里去，要是有人来找指挥部，让他等一下。”

金星同志向赵昌振交代了一句，就同蔡京一道走下了北山。

来到职业学校一看，崔振国把农民都召集在大讲堂里，向他们做鼓动演说，告诉他们示威就要转入一场决战。这是一个把三、四个教室打通了的大通间，听众挤得满满的，盯着讲台，静静地听着。脸色红润、两眼炯炯有神的崔振国，不时地拍着桌子

大声叫嚷。

就在金星同志瞅着的一会儿工夫，崔振国喝了两次水，显然是口干得很厉害。

“别打搅他们开会， 等一会回来时再进去看农民的卧铺吧。”

金星同志拉了拉蔡京的衣袖，小声说。蔡京马上转身走了。

他们经过德胜门进了城。城里更加寂静。孕育着一场风暴的寂静，仿佛正在气喘吁吁地向着明天的黎明移动。

第二天。

浩浩荡荡的示威的洪流又淹没了城市。示威的群众因为有了前一天的经验，这次都以不管碰上什么样的敌人也要把它冲垮的气概，摆好架势，猛烈地向前冲。他们不呼口号，一直在呐喊，那喊声就象要把天震塌似的。工人、农民、学生、市民都咬牙切齿，尤其是京珠病危的消息使整个学生队伍燃起了复仇的烈火，女学生队伍更是怒火中烧。

“怕什么，往前冲， 冲啊！”

“谁来阻挡就揍谁。今天怎么看不见一个敌人?”

女学生的队伍怒吼着向前冲去。

一夜之间，旗帜增加了不少，旗杆也换了粗的，想必是准备既当旗杆用，又当棍棒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城里的商人也行动起来，排好队伍，高举旗帜参加了示威。

“我们不卖日本货！”

“我们抵制日本货！”

商人们不断地挥着旗帜，高呼口号。

北大街一爿大杂货店的秃头老板和象是他老婆的女人，正在把店里的胶鞋接连不断地朝街上扔，扔得满街都是。 铅笔、 牙刷、仁丹盒也扔了一地。电影院对面一家商店的仓库里咕噜咕噜地滚出了不少日本批发商的货箱。前几天，一个日本批发商不把

运到车站的货物往自己的仓库里送，反而串通电影院对面的商人，藏到他家的仓库里。这个秘密被觉醒了的商人们揭发出来了，所以现在参加示威的商人们正在把这些货箱朝外搬。有的被摔破了，东西倒了出来。

河南街也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仓库。狡猾的日本商人跟仓库主人讲好，只要把货保住，就白送他几箱，然后把店里的货全部装箱连夜运进这个仓库。由于附近居民的告发，这事被揭露了，法政学校的学生赶来把货箱朝仓库外搬。示威的学生们纷纷叫他们把货箱全部打碎砸烂。

这时，一支搬运日货的队伍已经组织起来了。在车站附近缴获的一辆大车派上了用场，张斗村的车得满和光复村的郑金石把日货飞快地装上车，然后往车上一坐，朝骡子的背上抽了一鞭。大车飞也似地朝松花江边跑去。他们把马车停在江边，然后把日货撇到江里。胶鞋、花布、趿拉板儿、领带、童装、搪瓷品、唱片等不断地被抛掷在水面上，顺流漂去。

在同一个时候，码头也燃起了斗争的火焰。脚夫们把堆在码头上的"满铁"的货物朝松花江里扔。他们全是大力士，把只有用扛棒才能抬得动的沉甸甸的大箱子扛在背上，在栈桥上飞跑。栈桥的尽头接连不断地响起扑通扑通的声音。箱子里不知装的什么东西，落到水里咕噜噜地直冒水泡。

"哈哈哈，痛快！"

崔成根象大力士一样扛来一个大箱子往江里一扔，淌着汗站在栈桥上大笑。

城里，群众把日本货堆成一堆一堆的，点上了火。到处是一团团的浓烟烈火。烧日本商品，日本的"松树"牌煤油起了很大作用。不论是什么东西，只要堆起来泼上一桶煤油就行了，没有一样烧不着的。全城到处都是胶皮和煤油燃烧的焦臭味。天上阴云低沉，没有一丝风，令人恶心的焦臭久久不散。

敌人出动了。督军署的宪兵和警务厅的警察联合起来同时出动。今天不但他们出动，日本领事馆也孤注一掷，调来守备队的骑兵。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纠察队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因为纠察队人数众多， 敌人起先毫无办法， 他们尽管开枪挥刀进行威胁，还是无法阻挡从四面压过来的纠察队。后来他们又中了纠察队的诱引战术，到处挨打。纠察队佯做逃跑，等敌人一追上来，就从各个胡同里蜂拥而上，冲散敌人的队伍，分散敌人的力量。只要纠察队一扑上去，敌人就陷入重围招架不住。

在朝阳门前边的电影院附近，纠察队甚至把几个日本警察和警务厅的警察绑了起来。但是，敌人还是拼命挣扎，有的逃出纠察队的包围冲到示威的队伍里，挥着军刀想阻止示威游行。

因为斗争残酷激烈， 连妇女也都出动了。 为了帮助示威群众，妇女们束紧了裙腰，跑来跑去地忙碌着。白顺基的母亲从自家水缸里打了满满一罐水，汗流浃背地奔到西门街去给示威群众喝。 崔振国的母亲把石头和破砖头包在围裙里跑去送给示威群众。凤淑妈和她的嫂子也加入了妇女们长长的行列。

“得给他们送木棒去！大家都上制材厂去搬吧。”

凤淑妈把头巾摘下来挥着喊道。她想起自己的丈夫，几乎要放声大哭。

丈夫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独立运动，但他什么时候见过这样令人痛快的场面，如果真地有灵魂的话，飞到吉林上空来看看多好啊。凤淑妈这样一想，心里一阵难过，喉咙就梗塞住了。她带着妇女奔到松花江边的制材厂，拆了碎木堆。制材厂老板也兴致勃勃地叫她们随便拿。妇女们头顶着一捆捆的木条子飞快地跑回大街，还不住地高喊打呀，打鬼子呀！

通天街上，好几个警察冲进了第五中学的队伍；河南街上，农民队伍里也冲进了十几个警察，挥舞着军刀；在通往督军署的大百货商店前的马路上，群众喊声震天，亮闪闪的军刀在人们头

上一起一落。守备队的鬼子兵骑着马横冲直撞，妄想迫使群众散开。机务段工人的队伍和毓文中学、文光中学的队伍在北大街那面停止前进，和敌人搏斗，附近的纠察队也都向这里集中。敌人在群众的头顶上挥着军刀，喝令散开，有的策马朝焚烧日货的大火熊熊的地方冲，马尾巴被火烧焦了，散发出刺鼻的臭味。

“不要怕，打呀，打断马腿！”

车得宝两眼喷火，大声喊叫。纠察队员躲在人群中瞅空子打马腿。有的纠察队员用从敌人那儿夺来的雪亮的军刀刺敌人的马。有匹马，屁股上挨了一刀，痛得竖起前蹄，刺耳地嘶叫一声，淌着血狂奔起来。崔基俊、崔振国、俞大容、黄鹤、康昌秀、李炳模等指挥部的成员也都投入了决战。他们不管是铁条还是劈柴、棍棒，有什么拿什么，专打骑在马上的敌人，打敌人坐下的马。俞大容用一根粗铁条，照一匹马的前腿狠狠地一击，那马惊叫着直立起来，把粘粘的唾液喷在俞大容的脸上和后颈上，弯着前腿往前一扑，爬了个嘴啃泥，骑在马上的家伙摔了个倒栽葱。

赵昌振和成男也参加了决战。为了不让马队冲到金星同志所在的前沿阵地，他们两对眼睛里打着灯笼，专找马队打。赵昌振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这个地方把马队全部打倒。

“不要让马队到前面去，打呀，砍呀！”

赵昌振连声大喊，弯着腰跑来跑去，见到马就挺起身来砍一斧头。成男也提着一根铁条敏捷地钻来钻去，用铁条抽马腿。他摔倒了好几次，爬起来又去打。

赵昌振终于用斧头砍了一匹马。但是，当他把砍在马腰上的斧头往外抽的刹那间，他的肩膀被从头顶上劈下来的军刀砍了一下，接着刀尖又刺中了他的胸膛。

尽管这样，赵昌振还是高举起斧头，恰巧后面有匹马从他的身旁擦过，他趁势挥起斧头照那骑兵穿着马靴的脚砍下去，那家

伙象野兽嗥叫似地惨叫了一声。赵昌振丢下斧头，往前扑倒了。他淌着鲜血，又站了起来。

"狗崽子们……"

赵昌振索索地抖着，趔趔趄趄地走过去拾起斧子，抬眼找马队。马队正在那边街上逞凶，幸好不是金星同志所在的地方。马刀一闪一闪的，看上去就象白蛇在蠕动。赵昌振抬起被血打湿了的脚，一步一步地朝前迈，学生们想过来扶他，但他抡起斧子把他们赶开，然后又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他眼睛盯着前方，走几步，就停下来喘口气，脚步渐渐沉重了。

"这群强盗，怎么治他们才好？这帮狗崽子， 把我……把我弄成这样……"

他站了一会儿，又迈开脚步，使劲抬起老往下耷拉的手臂，举起了斧头。但是斧头又忽地垂下来，手臂象荡秋千似地前后摇晃。

"这么快就没劲儿啦，我这个赵昌振……"

他咬紧牙关挺直了身子，握着斧子的手仍在打晃，鲜血染红了斧柄。

"金星同志！"

他喊了一声，手里的斧头落在地上。

"金星同志！"

赵昌振叉开沾满鲜血的两条腿站着，又喊了一声。他的上身已经保持不了平衡。学生们赶来扶住他，他突然失去了弹力，垂下了头。

成男跑来了，头上的帽子已经丢失，头发下面淌着血。

"昌振哥，你怎么啦？"

成男直扑向赵昌振，学生们勉强把他拉开。

"哥哥，哥哥！"

成男晃着身子叫唤。 倒在学生怀里的赵昌振已经停止了呼

吸。学生们把赵昌振背起来，急匆匆地向人少的地方跑去。

"昌振哥！"

成男没法跟上去，瘫坐在地上，两手直抠泥土，扑簌簌地掉眼泪，忍不住愤怒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膝盖。

过了一会儿，成男猛地抬起脸，睁着充血的眼睛四下里看，只见马匹仍在狂奔，群众仍在闹腾。他不由得浑身战栗，眼前出现了一把沾着血的斧子，他猛然想起那正是赵昌振拿它跟敌人搏斗过的斧子。

成男腾地站了起来，伸出结实有力的手握住斧子。热血集中到他那在阶级的怀抱里变粗了的臂膀上，握着斧子的手索索发抖。他象愤怒的雄狮，朝马队逞凶的地方跑去。

残酷激烈的搏斗仍在继续。

赵昌振牺牲的消息立刻在群众中传开了，大家义愤填膺，高呼要替赵昌振报仇，气势更加凶猛骇人。人们象怒涛一样向马队狂奔的地方冲去，石头、砖块飞向骑马的鬼子，铁条在半空中拦击鬼子闪亮的军刀。到处响起敌人的惨叫，有些敌人丢了马，摔到地上，被众人的脚一顿乱踹乱踢，舌头都拖了出来。

学生们把赵昌振的遗体放在体育广场前面的草坪上，捶胸痛哭。附近的学生连忙跑过来，文光中学的学生连声喊着昌振，昌振。朴光植揪着地上的草淌眼泪，泪水滴落在赵昌振的脸上。赵昌振的眼睛还没有合上。

崔振国、车得宝也赶来了。

稍后，金星同志和蔡京、崔基俊一道快步走来。大家围着赵昌振的遗体站着，金星同志也站着看了一阵。他望着经历许多曲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的战友赵昌振僵硬的脸庞，默默地长叹了一口气。他坐到遗体旁，用手帕替赵昌振把额上的灰土和血迹擦干净，然后把赵昌振抱在怀里站起来。基俊和蔡京在一旁扶着。金星同志抱着赵昌振朝前走去，大家谁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都

强忍着哭泣跟在后面。蔡京和基俊托着赵昌振的头和脚。

金星同志走进体育广场，把赵昌振放在长椅子上，又看了一会儿死者的脸，然后替他把眼皮抹下来。赵昌振垂下眼睫毛，两只眼睛轻轻地阖上了。

金星同志示意让站在后边的一个旗手过来。等那旗手一靠近，他就拉过旗杆，解下旗子。鲜红的旗子在他的胸前起伏不停地飘动。金星同志又望了望赵昌振的脸，然后用红旗轻轻地把遗体裹起。

现在，赵昌振永远离开同志们了，把自己的一切宝贵的东西，把自己的希望、理想、热情和精神裹在红旗里跟同志们永别了。但是，围着他的人，谁会认为赵昌振离开了自己的身边，谁会认为他那崇高的灵魂在革命队伍中停止了呼吸！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只不过是作为一颗灿烂的星星在革命队伍这一宏伟的太阳系中获得了永生而已。谁也不会忘记赵昌振，不会忘记这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

裹好了赵昌振的遗体，成男又扑上去痛哭。他刚用那柄沾着赵昌振的鲜血的斧子结果了一个骑马的鬼子。金星同志听着成男的哭声，心里象火燎一样疼痛。

人们能够用眼泪战胜悲哀，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身体里已经拥有比能够战胜悲哀的眼泪更强大的力量。但是，在靠眼泪也无法克制悲哀的时候，那时候，只有人们所具有的感情全部爆发出来，也就是说，只有高度的愤怒和敌忾心，才能战胜那痛苦的悲哀。

金星同志两眼象闪电一样射出了犀利的目光。早已开始萌发并且逐渐成熟的一条明白的真理在心中发出了吼声。它犹如劈开乌云直射而下的鲜红的光线一样清楚明白。

要拿起武器来！要想打倒武装的敌人，就必须拿起武器转入决战。这刺心的痛苦，这犹如镂刻黑色的花纹一样，深深地刻在、嵌在我们的革命队伍和我们的浪漫主义上面的痛苦和难过……，

如果不拿起刀枪，我们就无法把它铲除掉！在这我们已到达的山岗上，我们必须再次大声疾呼着站起来，拿起武器前进，奋勇地向前迈进。

在马队行凶的北大街上，示威群众完全压倒了敌人。马队向松花江那面逃跑了，守备队的鬼子也逃到城外，督军署的宪兵和警务厅的警察全拥进督军署的大院。有不少家伙被群众逮住了。北大街上有好几个守备队鬼子被纠察队绑起来，蹲在旅馆的墙根下发抖。德胜门附近，也绑了十几个宪兵和警察。群众高呼万岁，纷纷要求把队伍组织得更加坚强些。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象大海一样汹涌澎湃。

就在这时候，金星同志出现在北大街的高岗上。蔡京和基俊站在他的身后稍低的地方。

金星同志不声不响地俯视了一会沸腾的群众。接着，雄浑有力的声音在群众的头顶上震响了：

"老乡们，同志们！"

群众中爆发起"金星同志！""金星同志！"的喊声。

大家睁大眼睛象仰望驱散了乌云的太阳一样仰视着高岗，学生们不断地朝他站的高岗下拥来。

"金星同志！金星同志！"

学生们都举手欢呼，工人农民也朝山脚下拥，呼唤着金星同志的名字。

从河南街来的市民队伍看见了站在高岗上的金星同志。队伍中的郑敏秀、徐根河、李必守和李宣烨等人也挥手欢呼，李甲武老人再也迈不动步了，站下来仰脸望着金星同志，喊道：

"站得再高一些，好让三千里江山都看到你，让两千万同胞都看到你！"

老人泪如雨下，垂在胸前的白胡须轻轻飘拂。一群妇女从体育广场后面的巷子里走来，她们一看见金星同志站在高岗上，就

摘下头巾挥动着欢呼，崔振国的母亲和白顺熙的母亲都哽哽咽咽地喊着金星同志的名字，频频地挥手。夹在妇女队伍里奔来的凤淑妈，突然停下脚步，象钉在那儿似地不动了。她觉得站在蓝天下的（她把阴沉沉的天看成了蓝茵茵的天）金星同志好象刚从天上下来似的。她仰脸望着金星同志，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老乡们，同志们，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正在奋勇前进。但是，这一场斗争也给我们留下了痛苦的创伤。"

他顿了顿，象风暴一样翻腾着的广场顿时屏住呼吸，在他的周围播下了静寂。

"但是，通过在这次斗争中受到的惨痛的损失，我们得到了宝贵的教益——知道今后应当怎样推动我们的革命了。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正在学习，正在认识我们应当具备的最珍贵的东西。因此我认为，这场斗争是为革命的发展和国家的独立，给我们带来宝贵的经验的斗争。"

金星同志又停了一会，环视着群众。群众仍然屏声静气地仰望着他的脸。

"同志们，那么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得到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样一条真理：只要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汇聚到真正的革命道路上来，紧密团结，坚决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就是说，智慧勇敢的我们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所有真心热爱祖国的人，只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凝成一团火，进行斗争，就可以战胜任何敌人。所以，我们必须牢牢掌握这条真理，并且要这样推动我们的斗争。凡是真正爱祖国的人，不论是谁，都应当抛开个人的和小集团的利益，象一个人似地奋起投入光复祖国的神圣斗争，在真正的革命道路上团结战斗。"

突然，欢声雷动，掌声震耳，旌旗招展，犹如大海翻腾，呈现出一派壮丽的景象。

郑敏秀、徐根河、李必守回忆着衰败的独立军的血战史，沉入了深深的悔悟中。只有受到新的曙光照耀的李甲武老人，抬起胡须长长的下巴颏儿，用燃烧着新的英气的眼睛，望着金星同志，把金星同志的话铭刻在心里。

“那么现在，我们应当怎样做呢？

“我们的整个队伍要毫无停滞地、团结一致地肩并着肩转向这场斗争的决战的战场。我们的最后一个进攻目标，就是日本鬼子盘据的巢穴新市街。我们要冲进新市街，把我们的长矛扎进抵制日货运动所瞄准的最后的靶子。我们的整个队伍都要奔赴这个决战的战场。

“现在，鬼子的领事馆里还关着我们宝贵的革命同志。我们要救出这个宝贵的同志。我们是具有不屈的尊严、澎湃的力量、磅礴的气势、纯洁的正义感的朝鲜民族。我们要显示出朝鲜民族的本色。大家一起前进吧！”

爆发了震天的欢呼，旗帜的海洋掀起了波浪，万岁声此起彼伏。

群众喊着“金星同志！金星同志！”朝高岗拥来，无数的人跑上了岗顶。他们围着金星同志，挥着旗帜，高呼万岁。

“唉，京珠呀京珠，你怎么还不醒来，你要是跟我们一块看到这个场面该多好！”

白顺熙把脸埋在一个女生的背上抽泣着。凤淑妈也呜咽着向抚松的天空喊：

“抚松大嫂，抚松大嫂，虽然大哥去世了，但你的儿子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太阳，现在还有什么遗憾啊，我们也没有憾事啦……”

凤淑妈深深地怀念着康盘石母亲，扶着行道树流下了眼泪。

群众沸沸扬扬地整顿了队伍。稍后，队伍喊着口号，挥动着旗帜，开始行进。队伍犹如浩瀚的大海，向北大街、河南街滚

动。那景象庄严如画，脚步声震撼着大地。天上开始飘下初雪。一朵朵鹅毛似的雪花，飘落在旗帜上、头顶上、肩头上，飘落在红扑扑的脸上。祝福的花屑盖没了宇宙。沙沙的耳语声，亲切的耳语声……学生队伍唱起了《赤旗歌》。机务段工人的队伍和码头工人的队伍里响起了《国际歌》。队伍逼近新市街，越过朝阳门和新开门。

金星同志在蔡京、崔基俊、康昌秀、崔振国、赵学奉、黄鹤、俞大容以及十几个纠察队员的护卫下加入了群众的行列。由金星同志领导的示威群众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前进，前进。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E0MjA5MT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420910.zip",
"filesize": 39244446,
"md5": "a1670a6f1130c8ce68d08451788d550b",
"header_md5": "bc944d068f2447cea8a21ab6e2e89020",
"sha1": "f41f92ba2c60dfe0bbc4d1d494ecb32f68d00569",
"sha256": "96b2c7c61206a81d77703e68b043d06ef8c8785f78e4841da79a92fa6a67a353",
"crc32": 1532975935,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
"uncompressed_size": 39766445,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557,
"pdg_main_pages_max": 557,
"total_pages": 563,
"total_pixels": 214896582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